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六・經部・春秋類

春秋直解十五卷讀春秋一卷 〔明〕郝　敬撰……一
春秋歸義十二卷 〔明〕賀仲軾撰 〔清〕范　驤刪訂……一七九
春秋三發三卷 〔明〕馮士驊輯……五一九

1892

春秋直解

讀春秋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遮拾遺文闕畧未備可據纔半耳其於聖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吁嗟春秋幾成覆射矣

春秋魯史之提綱也仲尼憂五霸之亂借魯史標題見義其所難言與所欲言之情仍具舊史自舊史亡

聖意遂晦後儒揣摩之說興而春秋不可讀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沓蕞其事而不領畧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羊穀梁因左爲短長耳非能與左方駕也

○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人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字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荊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爲夷狄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

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知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是并無經矣因三傳以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乃爲眞知春秋

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爲左丘明作司馬遷杜預信之愚按左丘明爲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丘明又爲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丘明自作耶若孔子自爲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於乞鄰而予者果爾此傳旣受旨於仲尼公羊穀梁

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抵梧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又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闕而無考。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而疏戾若此乎。竊意此傳周秦間人僞撰。不足盡信也

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此五霸之事也。又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因魯史作春秋也。故謂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即左丘明所作。魯史則非也。察其精神。全在藻繪。於聖人作經之意。都未領畧。只如後世新進辭人。借玄晏先生求名而已。公穀輩以爲此書真出左丘明手。揣摩起例。至使明白易簡之旨。釀爲爭訟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皆由於信左過耳

仲尼筆削之舊史。作自丘明者。不可復見矣。古史削竹記事。文不能多。然定不如經文之簡。經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纔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今後世何所取徵乎。惟舊史亡。後人以離襲起蘇補綴別典。參以

臆見。妄起凡例。後世誤信爲左丘明。一切依憑。依憑不合。牽強附會。而聖人之情遂晦矣。使舊史若在。因目求綱。是非自見。何紛然覆射之有

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考。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愚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至於公穀疏鑿鹵莽。而公羊尤甚。胡傳爲宋經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識者自辨

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奬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司馬遷序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脩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私志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於春秋若何。齊人滅紀。以爲

復讎衛輒拒父以爲大誼許止弑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此矣遷史一書紕漏不可枚舉其言烏足據乎

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竊取垂戒之義也史垂戒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脩飾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明是非之蹟寄憂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誑語也

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揜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隱括成文而世儒僞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月秦楚吴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不月卑國不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逐奔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强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譸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意哉嗟夫古今雖隔聖凡同心善者必可喜惡者必可

惡讀其事而人必有喜心即仲尼亦喜之可知讀其事而人有惡心即仲尼亦惡之可知何必問例也

春秋不爲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勲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世儒未達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温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了然若謂字褒字貶以行賞罰此後儒妄說仲尼斷斷無是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後儒緣飾仲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真對癡人說夢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之事褒貶當世公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簑救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筆扎空言妄稱命

討此後世磔鼠詰猫戲謔之文豈聖人經世之典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
惡必致愼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
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
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
受垢累也第存其征伐盟會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
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愚每伏而讀至廢
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寛仁之至也其言
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
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

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
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
禮恭憂深而辭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翬弑之也而
書公薨桓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
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
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
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
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
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
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

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
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
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
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召至溫書狩凡此皆天
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弑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
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髠頑書
卒于鄵莒展輿弑父密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
圍弑其君麇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
祭仲衛黚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
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魯僭禮

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
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
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
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
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
而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
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脩辭之誠出于
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
操刃而書弑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由
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

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辭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礉刻剥爲韓商之祖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也詩之美刺其目在序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可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世儒未知詩烏知春秋乎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弑君賊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而已殆以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

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簒弑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况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仲尼者稱之大旨悖矣他尚何言今檢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霸不言罪我矣

齊晉與楚爭功假尊周爲虛名易曉也儒者以尊周說齊晉抑楚驅諸侯以事盟主則是仲尼亦鶻突還就教天下假也開詐力之門啓奸雄之漸烏乎可其謬起于攘夷尊周一語千載耳食習而不察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奬齊晉奬齊晉故不得不抑魯衛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爲攘夷爲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爲有禮以盟會徵召爲當然以囚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

爲伯討一部春秋止爲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悒鬱千載是誰之咎

嗟夫王迹熄矣孔子作春秋以繼詩明王熄是卽孔子尊周也若謂孔子不能尊周而藉詐力之桓文以尊周謬也謂桓文尊周孔子懼天下後世不知而作春秋以表章之尤謬之謬也

昔人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氏亦以五霸與三王較故世儒謂霸未易訾也夫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所由作而世儒更以春秋爲奬霸其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卽爲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

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爲蘇秦張儀作俑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法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統于王比肩事一人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霸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之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事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言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仲尼爲齊晉資斧而率天下以亂也誰爲此言左作俑公穀襲之司馬遷董仲舒輩和之轉相傳述至于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不明久矣獨賴孟氏七篇在耳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謂諸侯可無禮于齊晉也惟是挾詐用強稱霸主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于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自爲天子也五霸者皆自爲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

仁義可爲而不可襲也唐虞君臣讓而燕子噲襲之夷齊兄弟讓而吳光襲之伊尹攝政而莽操襲之文王爲西伯而小白重耳襲之後之君子高唐虞夷齊而討燕噲吳光進伊尹而誅莽操孔子作春秋師文王而獎桓文其可乎然則春秋未嘗與桓文明矣未嘗與桓文則何以有尊盟主稱伯討進齊晉諸凡例乎儒者之說春秋奸雄之走狗也

尊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若晉重耳命周如臣僕何周之能尊世儒謂桓文攘楚即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爲之十二諸侯誰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齊晉猶以燕伐燕也春秋于楚生正其爵而稱子死沒其謚而不書葬如此而已未嘗擯其爲夷狄教齊晉攘之也

尊五霸頌桓文此當世時人之見仲尼所以難言而寓志于魯史也惟其罪五霸惡桓文春秋所以作也苟尊五霸頌桓文何必春秋哉五霸何憂不尊桓文何憂無名而仲尼更爲此書潤色褒大之無謂也學者明乎此則春秋之義瞭然指掌何隱謎卜度之有然則尊魯又何也非尊魯也春秋魯史也魯史自尊魯魯後周公而諸侯之僭莫如魯因魯史自尊而尊之直也以魯之臣脩明魯史因周公之子孫申明周公之法度春秋微意不過如此初無隱謎可卜度也俗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陋也

說者謂春秋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此其明且直矣然則春秋之義可知而春秋之于五霸亦可知奈何誣仲尼奬五霸春秋尊盟主乎諸傳揣摩所以不可信也

五霸之亂莫甚于晉楚春秋所惡莫甚于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興其子孫强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于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盟會楚自

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慎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乃所以遠夷狄也至于九州幅隕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擯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與盟會尤少亦夷狄矣如是則四隅盡翦棄僅餘中原一撮土仲尼何苦自窘蹙如此兩君相見有先王之禮諸侯不王而日殺牲塗血以相盟會是春秋所惡也與者何榮不與者何辱仲尼豈以此分夷夏之貴賤乎後儒妄說耳

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儻盡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既謂楚爲夷又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幷稱五霸是

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爲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爲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眞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唐虞以來東南爲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殷商之季周泰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爲聖門高弟吳季札來聘熟諳先代故典閱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輩是

素知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減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往來如故也儻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鴃舌則舜禹何以往泰伯何以與吳札豈其神慧一朝傾蓋通敏乃爾不然必矣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酲者晏起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耳六經以三五爲法春秋之局不小于四代豈守衰周補苴之天下而設棘籬于堂宇間以自蹙也世儒耳食遷史附和攘夷之陋說悲夫仲尼之志

千載而下無知已矣

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强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逆欲

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接遇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間事聖人之志千載如見世儒謂爲擯楚眞無稽之言

何謂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霸桓文爲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按宋襄摧頽不振不足稱霸秦穆未預盟會不在五列據春秋始末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强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

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哀定閒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

春秋善善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臧否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眚不事吹求而陰謀必見其隱心苟不正卽震世之功人所艷慕不齒理有可原卽湮滅之事人所遺忘必録可否不模棱而不以筆舌恣訕謗聞見不詳瑣而不以省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亦

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亦近人情之至其文質而忠其義簡而備其情直而婉其法平而恕不剛不柔不亢不屈春秋之義也

人情者聖王之田故聖人不爲已甚王者無命討聖人無是非則大亂滋而名教壞苟屑屑然刻核以爲是非則人不堪而世滋擾故臣弒君子弒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春秋録之以稽世變防天下而示之嚴也小過不舉有疑必闕以諧人情安天下而示之寛也如世儒說春秋吹求洗索不遺餘力則秦灰之刑矣

春秋之志在平康熙皞萬物得所而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惡囁嚅不忍出口弒逆之事踟躕似不欲言是聖人之仁也然而亂臣賊子罪狀暴于簡策風裁凛乎百世三綱正五常敘是春秋之義也天時地紀內夏外夷國賦民稅水火災祥有典有則是其禮也五霸陰謀奸雄隱慝雖百年往事如見肺肝是非明賢否定危行言遜而人不以爲罪是其智也及乎脩辭陳事標本撮要一洗史氏粃綴之習二典三謨不得與之較忠質是其信也其辭韻風旨温厚深永反覆味之而不窮左右折之而皆合

苞孕含毓可舉千百言約之一字亦可據一字敷榮爲千百言經緯自然是其文也上下纔二百餘年興亡之故賢否得失之林禮樂刑政規模畢具是其經濟也言多而是非不以已事陳而可否不預設其法森然其旨淵然六通四達不爲城府五霸之功利二十餘國之爭戰如蚉飛螘聚謀臣勇士奔競馳逐掀揭震感之氣以無可無不可之量睨而視之㙋然如飄風過影是其局量也兼斯數者可以觀春秋矣

世儒稱胡安國解春秋每事必求處分苟徒書其事則是附之長大息而已此言非也夫理無與奪義無

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其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以豫定權不可以先設今言五霸壞王章諸侯僭天子此經之不正可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至于易霸而爲王反亂而爲治化篡賊而爲忠厚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問其所以可所以成仲尼亦不能預設也今日設之明日用之卽仲尼不能而況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所以穿鑿模擬爲春秋之畫餅也夫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止是非不明則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而已也五霸之震耀于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皆醉而不知其非也聖人直以告天下後世使愚夫知其不可而後權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孟氏之言也非愚之臆說也千載而知春秋孟氏一人而已矣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所以爲直道而行千古如大路也是故無往不適之謂路適一鄉一邑之謂徑一入一塞之謂山蹊天理人情之極則自無所取而不當無所折而不中春秋據理正辭以待天下後世人之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之而爲左合也公穀得之而爲公穀合也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嘗名字而謂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毀誰譽見爲褒貶而聖人實無褒貶見爲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爲命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爲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春秋于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盟會第書會某人盟某地不言其故何也春秋不信盟會不問爲何事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春秋重戮大臣不問何罪也大抵春秋于時事無樂道之者若其詳舊史具矣

春秋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曾何也內曾也凡稱天王不以謚號何也天下知有王不分爲王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稱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爲君某也卿以下則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家

事也王葬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春秋詳畧多因舊史或舊史載而聖人諱之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畧或彼善于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書與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夫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甚著不在褒貶也如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弒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

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春秋所書無益德事所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杌天下之至惡也其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視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也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豈其竄端匿跡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使天下後世有不知奚貴爲經也世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而不知明白易簡正聖人所貴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司馬遷謂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今其文辭具在是欲爲隱諱者乎有不可以書見者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與人同耳今不求于人心之是非而求于諸傳之凡例舍的然可據之心不信而謂聖人有不見之隱豈不誤哉嗟夫讀春秋而能盡洗其厖雜之說千古一快也

何謂春秋曰魯史錯舉四時以表年耳仲尼則奉天時而無私也世變有古今王霸有升降人事有得失聖人有是非皆天也猶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燠所以爲春秋也

春秋紀年止二百四十二年不已狹乎蓋東遷以前

文武周公之澤在則文武周公之事不敢干也東遷以後文武之迹熄天下無王二百四十二年以爲多矣上不敢逼文武周公是聖人之恭也後之學春秋者自任無前僭也有天子而亦爲春秋治亂不分昏也僭且昏烏知春秋

南宋諸儒自謂窮理明經而其于春秋貿貿爾邵雍作皇極經世以五霸配帝王以易詩書春秋牽强湊合不成義理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此背理傷道之言不可以爲訓今且列之學官使人誦法賈生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

嗟夫使春秋淺卑無味一覧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深刻隱晦終于不可解何以爲聖人之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覩諸傳之紛挐而嘆春秋之難罷諸傳虚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讀春秋取傳中事經所不書者以質諸所書者意亦可見今人徒見其所書不見其所不書則并其所書者亦蔽于偏見耳故有非名而不書者如周殺萇弘謝晉之類有没其功而不書者如齊人城郏之類有黜其榮而不書者如命小白重耳爲侯伯之類有借而不書者如楚不書葬之類宜書而不書其故皆可知已

善觀春秋者見聖人精神心術不善觀春秋者見聖人名法科條夫名法科條非所以爲經也

世儒解春秋但借作擁架信自己鋪張及其不似曰聊以裨世教云爾春秋自裨世教何假鋪張及其紆濶難行反以累經是故可憎耳

帝王之治因乎民心春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顯其刑之教也因心于民藏天下于天下春秋之義也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典謨訓誥不廢文也世史敘事代口鋪張都非實録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惟春秋之文標旨撮要簡當精切爲萬世史學傳信之宗

春秋直解卷目

一卷　隱公
二卷　桓公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元年至二十年
六卷　僖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七卷　文公
八卷　宣公
九卷　成公
十卷　襄公
十一卷　昭公
十二卷　定公
十三卷　哀公
十四卷　非左上隱至宣七公
十五卷　非左下成至哀五公

卷目終

春秋直解卷一

郝敬習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一年

元年

春秋紀年不以周以魯何也春秋魯史也始隱公元年何也或曰此平王四十九年周東遷之始也孟軻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隱公以國讓桓而桓弑之是無君之始也周之亡也平王黨外戚率犬戎弑幽王而得國是無父之始也說者謂周東遷未亡也夫周之東何以異於杞宋乎苟東遷可存周則杞宋亦可存夏商矣是周亡之始也夏商亡湯武興周亡二百餘年明王不作是無王之始也三桓專魯萌孽于隱桓之際是魯衰之始也春秋之亂由鄭莊公始挾天子摟諸侯擅征伐射王幽母殺弟是五霸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晉楚吳又繼之隱公初年霸之始也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相終始也是時天子不觀風廟朝無制作是詩亡之始也凡此七者春秋所以始也其取于魯史何也魯周公之胤文王之昭也周禮在魯猶夏商之禮在杞宋也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爲杞宋乎或曰春

秋天子之事若何以與魯仲尼曰非我與也昔者成王嘗以天子禮尊周公矣子孫行其禮奏其樂自謂不與列辟同我魯民也焉得而詘之惟國史在我不沒其實而已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誰毀誰譽我不敢預焉爾

春王正（政）月

王正月何也元年魯年正月則王之正月也國以君紀年魯史用魯年春首書王使普天同日知共主也正月謂之王何也周正月也月以寅爲正周正建子則是王之正月也正月稱王而春不王何也王以建

子改正天不以王正改時四時之春三代不能易也不能易而王正月爲春何也三代各以所改之正爲歲則各以所改之月爲時周之正月是卽周之春也然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不可不可而書之何也曰乃所以爲春秋也是故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春秋之義也胡安國謂用夏時冠周月非也如用夏時必以建寅爲正乃可不然必王正月上冠以冬乃可夫聖人旣憂天下無王矣而又改王之正朔乎然則子云行夏時何也曰此聖人之志也春秋聖人不得志所爲也志行夏時而不敢用夏正是聖人之愼重也胡安國用夏時是後儒之妄作也開卷第一義而大旨已乖矣一代正朔可率意而改又何怪乎擅褒貶制命討肆言無忌以誣吾仲尼也然正月有王有不王何也王者筆削之新義不王者猶魯史之舊文也春秋有義無例以例是後儒之春秋非仲尼之春秋也仲尼之春秋易簡也後儒之春秋隱僻也元年正月不書公卽位何也隱攝也不朝正不行卽位史無書故經亦不書也或曰成隱之讓也夫隱之讓非待不書卽位而成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甫）盟于蔑（凡邾公皆作邾婁蔑魯地公穀作眛）

儀父邾君字也魯稱公邾稱字史尊內也仲尼脩春秋而欲爲褒貶則五等之名宜首正矣二十餘國公侯之稱苟非僭王不革其舊則仲尼未嘗數數然也故夫春秋者聖人遜默謹言之書也因舊史芟繁存要使其辭明事顯歷錄焉如日星麗天有目共見委蛇焉如江河行地游者自知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以俟諸千萬世人心之公論焉耳豈區區書名書字曰某賢吾褒之某不肖吾貶之之謂哉至於言有微婉意有抑揚因時取裁而非爲例也隨事見義而不求同也論春秋者惟例惟同所以惡於鑿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偃）
段鄭莊公母弟也母姜夫人愛之鄭伯惡之段以鄢叛鄭伯攻而克之遂幽其母不稱弟不弟也鄭伯亦不兄路人之謂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暄上聲）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鳳）
宰官名咺人名車馬送死曰賵魯惠公元妃孟子死而無子繼室以聲子仲子仲子生而有夫人之瑞惠公愛焉生桓公幼聲子生隱公而長惠公卒隱攝將以及桓而仲子尚在平王助惠公葬及仲子則信以爲諸侯之妻與諸侯之母明以諸侯與其子矣隱不

讓焉得雖然以天子而下賵諸侯之妾未死而豫凶事皆非禮也非待名宰而後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魯及也凡內稱不備君子曰諸侯講信脩睦交於鄰國先王之教也刑牲歃血要鬼神爲質市井駔儈之禮也以爲信乎春秋何歲不盟而信者誰與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書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故盟也者盜賊之事而苗民之俗也凡春秋書盟皆惡之
冬十有二月祭（債）伯來

祭伯王卿士來魯也無王命私交也舊史亡其事不可考後多倣此
公子益師卒
內責戚之卿卒重大臣也不日因舊史非例也後多倣此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魯地）
書戎戎之也會戎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以兵入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非奉討而以師入人國亂也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侅）
無駭魯大夫展氏極近魯小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
九月紀裂繻（須）來逆女（裂繻公穀作履緰）○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姒姓之國裂繻紀卿也紀侯娶于魯使其卿來迎逆莊公四年紀亡伯姬死魯無婚姻之誼此誌其歸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莒地 伯左作帛）
紀子伯闕文也左傳改伯從帛以爲紀大夫裂繻字

春秋不以大夫先諸侯可知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桓公母仲子也稱夫人薨貴之何以不書葬君母死赴于諸侯以君母葬桓未立不成葬不書

鄭人伐衛

此五霸專征伐之始師出無名伐國無罪亂道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凡書侵書伐書圍書入書滅書取皆惡之說者多爲之目鑿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日食書誌變也不朔史闕也後多倣此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崇高而墜曰崩終春秋十二王書崩書葬者周來告魯往會也書崩不書葬者周來告魯不往也崩葬俱不書者周不告魯亦不往也平王崩魯不會故不書葬禮天子崩諸侯爲三年喪同軌畢會周公之後不能守禮而諸侯可知已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

君氏隱公母聲子也稱君氏從子也不稱薨以別于子氏成隱之讓也子讓子則母讓母無兩君則不得兩薨禮也公羊改君爲尹謂周卿士尹氏魯主之譏世卿非也夫世卿不當譏矣三桓世魯六卿世晉齊世高國宋世華向衛世孫甯何事于尹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周大夫武氏之子也平王喪魯不會故來責賻書求譏也天子崩諸侯不至嗣王煢煢在疚而使人徵賻皆非禮也或曰大夫武氏子在喪者自求也若是則家事不書然無王命何也嗣王諒闇也使大夫子何也春秋大夫世官父在子預政如齊慶舍之類非古也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亦大夫子也書皆非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卒舍其子馮而立兄之子與夷是爲殤公子馮奔鄭禮諸侯卒曰薨史臣尊內於外諸侯稱卒日不日名不名因舊史非例也或卒或不卒告則書不告則否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

春秋魯史也魯與諸侯盟宜書外諸侯相盟魯不與亦書故春秋非獨魯史也他倣此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

凡外諸侯書葬魯送也凡葬稱謚葬而後謚也質死

者生平而爲之謚觀謚而生平可考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邑
諸侯土宇夫有所受之有過則削有罪則移自天子出諸侯而相兼併亂也故凡伐國取地書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穀作祝
州吁衛莊公之孽庶子也莊公卒子完立是爲桓公州吁弒之書曰衛州吁弒其君完直也說者謂以國爲氏削其屬籍鑒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衛地
相見不備禮曰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懼諸侯之討也謀于陳蔡而以伐鄭媚宋宋人許之陳蔡從之是三國之師爲保寇爾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大夫羽父弒隱公于鍾巫者也三國不得志于鄭謀再舉而請于魯公辭焉翬以師往君子曰强不用命又一州吁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陳地
凡殺弒君者稱人人皆可殺無問誰也凡弒君者見殺不稱爵賤矣無問爵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死國人立公子晉君子曰春秋諸侯之繼世誰其受命于天子者乎無事則承考自立有事惟國人所置是謂狐埋而狐搰焉得不亂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棠魯地
衆漁曰矢魚書公誌慢遊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宋爵公也葬書公衛爵侯也亦書公何也凡君薨必序爵正名以成終也葬則因臣民私稱不沒其存也惟僭王則沒之楚吳越不書葬僭王也

秋衛師入郕 郕公穀作盛
初衛之亂也郕人侵之此衛人報怨之師也諸侯脩怨是以大亂儒者貴復讐豈其然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工成曰考仲子桓公母也隱爲之立廟將讓桓也
初獻六羽
六佾也舞列曰佾初獻六前用八也天子八諸侯六魯八佾獻周公非也羣公用之尤非也仲子庶妾不可祔于祖故考其宮又不可用羣廟之舞故獻六佾六之是也若曰惜乎獨仲子之宮云爾

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銜宋人之奪其田也因鄭人伐宋而助之先邾惡黨也宋告援于魯使者失對公辭

螟

內災也蟲食苗心曰螟民事莫大乎歲災則書後多倣此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寇平聲

臧僖伯卒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鄭邑

報怨之師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初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鄭人執而囚之及鄭伐宋宋求援于魯公弗許鄭人德之請輸魯平八年歸祊十年伐宋以二邑與魯輸也魯寔貪而曰鄭輸平儆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魯地

齊魯相鄰之國而世相讐也凡會盟則書後多倣此

秋七月

公羊謂無事非也豈有三月無事之國乎事非要則不書猶書時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秋左作

宋圍鄭長葛經年而後取之夫宋之甘心于鄭也以鄭之匿其亡子馮也背先公及己之恩而謀取其子殤公於是爲不仁矣積惡滅身宜夫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諸侯一娶九女歸必同時所以定名分防偏暱廣祚胤也伯姬二年歸紀叔姬遲之六年後是廢禮也叔姬賢迄紀亡不失爲婦

滕侯卒

外諸侯卒來赴則書不名史佚也不葬魯不會也後

倣此

夏城中丘

城書重守也夏失時也凡興作時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使弟親魯也齊魯相依之國其能親睦焉可矣胡氏謂責齊侯寵其弟啓諸兒之亂非也聖人豈願有國家者終遠兄弟乎遠兄弟而有天下聖人不爲也

秋公伐邾

爲宋伐也元年與邾盟于蔑無故而渝之是以君子賤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來聘聘魯也楚丘衛地也衛忘賓旅使王臣顛越于
境内魯戎同盟而不能問仲尼所以有左衽之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衛地
齊人將平宋衛于鄭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鄭地公穀作邴
初成王賜周公許以爲東都湯沐之邑而近鄭宣王
賜母弟鄭伯祊以爲祀泰山之邑而近魯鄭利許先
歸魯祊踐輸平之約其實欲得許也宛鄭大夫不氏
史奪内也君在臣不族説者謂爲削之謬也後多倣

此
庚寅我入祊
受鄭歸也
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
蔡赴也
辛亥宿男卒
宿小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周地
鄭讐宋而衛宋黨也齊鄭黨也齊平三國盟于瓦屋
鄭不受盟以齊人見於王而以不朝討宋於是有會
之師朝王不書諱也
八月葬蔡宣公
魯送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紀邑公穀作包來
諸傳謂書人爲大夫不盡然也君臣民通謂人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侅
内大臣也公命以其祖字爲展氏不書展從君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之内王使三至矣而公畢世不一朝仲尼所以

致不恕之意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夏之正月雷尚蟄而震電震電而雨雪異也雪
平地尺爲大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内大臣也説者謂挾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
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絶書何以獨不主
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與大夫皆不官不族豈其
皆未賜而其君皆攝者與傳之無端類此
夏城郎

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會地公作邴）
謀伐宋也是時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宋不書假
也五霸挾天子摟諸侯自鄭莊始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天下有道諸侯無事不越國大夫無事不
出境諸侯東盟西會而天下紛如矣儒者侈言盟會
豈仲尼之志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前年伐鄭今年伐宋皆翬主之是役也公在不書翬
專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奸）辛未取郜（告）辛巳取防
敗宋不書翬不與其爲功也鄭以子馮之故假王命
以魯伐宋魯欲得地行是鄭忿而魯貪耳如傳言則
三國皆勤王之師吾誰欺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宋以衛伐鄭報菅之役也師入而鄭師還二師進無
所薄退無所歸乃招蔡人共伐戴鄭乘其敝一戰併
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盛）
鄭伯以郕人不附己與齊伐之討其違王命也不書
王命假也先齊惡黨也
十有又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魯滕薛皆周東藩也序爵皆侯也魯不朝王而受友
邦之朝滕薛不知有王而知有強鄰旅見不以爲屈
爭長于人之宇下而不以爲恥蓋王制不明諸侯以
力相臣亂也說者謂諸侯相朝正也夫諸侯五年一
朝天子畢世一相朝今畢世不王而歲唯大國之朝

也正乎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下有五月字時來鄭地公穀作祁黎）
鄭將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人無罪而鄭以諸侯伐之分其地逐其君而左氏
猶謂鄭伯有禮豈春秋之義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仲翬弒隱公而書公薨何也史文也史不敢直而仲
尼因之何也弒君篡國行道人知之且得而匿之謂
公薨公其薨也與哉不書葬何也桓不治葬史無書

一第一三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正內

故經不書也奚不諱乎曰諱之而天下後世耳目塗
焉諱之不可苟天下後世耳目昭然何必於稱之然
則不書葬諱乎曰不葬而書不葬則稱之矣不葬亦
不書言諱而情直矣故曰明白易簡者春秋之義也

春秋直解卷一終

春秋直解卷二

郝敬習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凡書即位必正月何也禮嗣君踰年朝正于廟即位
改元始成爲君也若莊若閔若僖國亂不朝正即位
則史無書非仲尼以意增損爲褒貶之說也世儒謂
桓弒兄削即位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衛地

桓公弒兄得國懼諸侯弗與鄭伯爲王卿士求好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初鄭以祊歸魯名爲易許實輸魯平以酬狐壤之怨
緩救宋之師而未敢斷然責償也于今五年許不出
鄭亦不請一旦而責五年之負何也桓公氣餒於簒
國情迫於親鄭鄭持其急而因以爲市以璧假要之
也先王之胙土可以璧假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經
所以微其辭耳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鄭地

許田歸鄭而後得鄭盟盟鄭而桓之位始定春秋之
事同盟則爲諸侯雖有弒君簒國得盟則已五霸會

盟所以得罪于三王也

秋大水

內災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自子馮奔鄭殤公構鄭十年而十一戰孔父爲之司馬國人怨焉子馮在鄭內私華督齊魯陳三國外助之十年而後發難亦已晚矣書弒君及大夫直也說者區區名字官爵云桓無王此書王正之鑒也

滕子來朝

桓公簒弑而小國朝之世道可知已滕侯稱子魯子之也近魯而小魯人卑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督之弑殤公也以子馮爲金注而外倚四國之助也殤公死四國至子馮入而華督相矣書成宋亂從臾之辭也教人臣子謀人君父以爲市四君其弗爲人君父者乎卒也襄公死無知桓公死彭生陳侯死五父鄭伯死繻體相殘天道所爲還也

夏四月取郜告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泰廟

宋之賂器也周公其享諸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桓公簒國挾齊鄭之助取宋賂受滕朝其以震矜于杞而來朝非志也滕杞皆侯也滕以子來魯人以爲敬杞以侯來魯人以爲不敬明年討杞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地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諸侯朝于諸侯不敬猶討諸侯不朝天子其誰討焉

公及戎盟于唐

公新立尋盟也

冬公至自唐

禮君出比及皆告於廟告則史書後倣此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齊地

文姜始議婚也傳謂遂成昏于齊無乃惡而甚之乎夫其往逆也猶稱女春不書王史文也而說者謂桓無王夫春秋諸侯其誰有王乎苟不書王而可懲無王則二百四十二正皆不書耳又曰元年書王正桓之罪二年書王正宋督十年書王以數之盈十八年

書王以桓之終皆無是而强爲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衛地
胥命相命也不刑牲不歃血結言而退說者謂仲尼
善之夫善信以義春秋之信利而已奚善之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旣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〇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魯地
諸侯親送女非禮也禮卿送

公會齊侯于讙
受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不書常事嫁娶常也文姜之于魯詒之罹矣故
書後倣此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問姜氏也
有年
凡書災紀變也其書祥蓋幸之春秋憂亂之書也
四年〇春正月公狩于郎

先王之于田以講武也春田夏苗秋蒐冬狩非時不
舉祭祀燕享非正不殺山林丘藪非地不焚行此謂
之禮易此謂之禽荒狩于郎荒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得國身逋天討王使慇懃下問何以爲紀
法之宗非必名宰始見其失
五年〇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有疾其弟佗弑太子免自立甲戌亂作越十有
六日己丑陳侯卒春秋于弑君無不書者戌下當有
闕文諸傳謂爲再赴爲傳疑爲包舉謬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謀襲紀也後此十七年齊遂滅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王使一歲再問而魯無一往乎曰往矣何以不書諸
侯不朝以陪臣報不足錄也仍叔之子大夫子之未
爵者
葬陳桓公
城祝丘
魯城也齊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爲王卿士。王奪之政。遂不朝王。以三國之師討
雖其甚哉。子之於父。大杖則走。臣不當爾邪。乃使陪
臣拒戰。矢集王肩。仲尼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首
三國。罪其不劾也。不書敗。諱也。王不稱天。傷至尊之
卑也

大雩（于）

吁嗟禱雨曰雩。雩。禮也。大雩。非禮也。惟王稱大。天子
大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境內山川。魯大雩。僭也。昔者
成王尊周公。祀以王禮。非謂百神之祀皆可僭也。周
之衰也。諸侯亡等。而禮由周公之子孫先壞之。事多

不可枚舉。國惡不可直陳。借舊史書事表義。如旱書
大雩。失時書大閱。六羽書初獻。牛災書不郊。千古有
直道。是非指諸掌矣

螽（公作螺）

內災也

冬州公如曹

州小國。如曹。大去其國也。其詳不可考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來魯也。寔來。大來也。歸曰大歸。去曰大去。來曰
寔來。終之也。不書州公。承如曹也。如曹。寓也。來魯。寔
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魯地 穀作郕）

紀有齊難。諮于魯。以二姬故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天子所以簡車徒也。魯大閱。非禮也。八月不時
也。仲冬乃閱

蔡人殺陳佗

誅賊之辭。陳賊而蔡人殺之。人皆可殺之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魯莊公始生。文姜之子也。國君生子不書。此書何也

雄狐亂倫。人言莊公非桓子也。夫文姜歸魯。於今三
年矣。詩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然。
故詳誌其始生月日。以折羣疑。戢訕謗。表世系。正國
統。明慎。忠厚之至也

冬紀侯來朝

紀因魯請于王。求平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魯地）

焚林而田。非禮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古之制
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近楚小國失地奔魯也書名史文也是年不書秋
冬闕也說者謂仲尼削二時以見天王之不能用刑
猶桓無王之迂說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周正月仲冬也仲冬烝時也時不書此書何也周正
雖改歲須朔之類郊廟大事猶順四時之正也周衰
禮廢錯亂無章未冬烝或徂冬烝惟此爲時而五月
又烝書以著再舉之失
天王使家父來聘
八年而王聘三至矣

夏五月丁丑烝
周正月烝則四月禘矣五月莫春猶用冬祭慢也四
時之祭冬烝夏禴禴薄烝備物夏烝非禮也公羊謂
之譏亟夫五月一祭猶謂亟乎禮三月一祭
秋伐邾
冬十月雨去聲雪
仲秋雨雪異也
祭債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王娶于紀使魯爲主禮天子與諸侯昏同姓諸侯
主王室卑而此禮存猶之媒妁耳常事何以書紀遠

齊因魯託于王爲紀書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魯主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亦姑來朝
來朝史尊內也曹伯病而使世子來懼魯也比歸曹
伯卒孟子云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君子不盡人
之情不奪人之親甚魯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
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地
衛將與齊鄭伐魯公求好焉衛人辭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魯地
初齊有戎難鄭帥諸侯之師救之魯爲齊餼以周班
後鄭鄭伯怒以齊衛伐魯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備魯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世子忽[illegible]出也突宋出也宋人執鄭祭仲與之盟

而立突忽出奔衛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郕地公作
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魯地
宋旣納突而多責賂突患之求平于魯魯四月內與
宋會者三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
于曲池魯地杞公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宋地
平宋鄭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宋地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地
以鄭之故踰年六會而宋不可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
魯遂卽鄭鄭伯突也
丙戌衛侯晉卒
衛宣公納子婦而殺二子天下之大惡也其卒也猶
稱諸侯一字之貶安在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鄭失利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鄭再伐宋紀人助之宋連齊衛燕四國之師拒之
而敗是役也紀切齒齊人勠力所以勝也故內主紀
而外主齊鄭則定而紀之禍深矣
三月葬衛宣公
宣公之未葬也衛朔越紼而從戎非禮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備宋也

無冰
恆燠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脩曹之會也夏五不月闕文也史闕乎非也仲尼筆
削史而獨存夏五爲闕疑迂矣蓋傳寫之漏世儒詑
奇可爲莞爾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粢盛之藏也火曰災
乙亥嘗
周八月仲夏也夏嘗先時也御廩災三日耳粢盛不

潔不可以祭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怨之師也齊有新喪而孤預外事非禮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車服天子所以庸也求車于諸侯非禮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謀殺祭仲見逐不書逐非名也後多倣此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是為昭公突終有鄭故稱伯忽未定故稱世子春秋
之義道其實而是非可知也
許叔入于許
初鄭之入許也許男奔衛鄭伯使人監許叔居許東
鄙鄭亂許叔乃入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
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天子喪諸侯不奔而相朝非禮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邑）
鄭二君矣突遂以有鄭是為厲公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袲宋地）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
定突也宋始納突旋舍突而黨忽魯始平宋復黨鄭
而攻宋挾私忿而搆人兄弟紛紛不定于今四年矣
忽突相持而宋魯又助突攻忽親怨罔極唯利是視
春秋之事君子不欲觀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定突也諸侯多與突者忽所以不免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告至書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朔譖殺二兄二兄之黨怨之至是作亂立公子
黔牟朔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齊地）
為紀平齊也宋之戰齊人怨紀深矣盟黃齊詐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趡催上聲魯地
邾稱字史文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魯地穀作郎
君子是以知黄之盟詐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公弟獻舞也桓公卒無嗣蔡人召而立之
癸巳葬蔡桓侯
凡葬稱公書侯誤也胡氏謂以請謚賢蔡季季不請
立而請謚乎謂季與獻舞二人非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魯及也春盟而冬伐之君子所以賤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禄洛二音公與夫人
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齊襄公淫女弟遂殺魯桓公天下之大惡也其書法
止此一字之貶安在乎或曰若是則何以明戒曰不
啻戒矣奚醜詆而可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葬我君桓公

儒者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援隱爲例也夫隱不書
葬以桓不治葬也桓葬則書何例之有例窮則曰外
賊難討夫義苟討也弗與共天下豈以越國遂置之
儒者誣春秋類此

春秋直解卷二終

春秋直解卷三　　郝敬習

莊公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父死于外不朝正卽位故無書

三月夫人孫遜同于齊

諸傳謂文姜畱齊非也公之喪至自齊則夫人歸矣歸而復有齊之行避也與君同出而不同入彭生死而姜生國人詫之故避也書孫微辭也說者謂削姜氏貶也夫與其削姜氏無寧削夫人乎春秋之義無此

夏單善伯逆王姬逆公羊作送

單伯周卿士也王姬嫁于齊王使單伯來逆曾主也嗟夫一抔之土未乾枕戈之恨方始而乃墨衰絰與不共天之人効執柯之役築親迎之館往則逆之喪則服之是怨賊爲腹心而淫母殺父爲生死肉骨之感矣昔申侯以犬戎殺幽王而平王爲之遣戍齊諸兒以淫惡殺魯桓公而莊公爲之主婚此一王一侯者其空桑之子與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爲齊築也于外避喪也知避喪之爲禮而不知忌父讐之非禮猶放飯而問齒決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弒兄得國生逋天討艷妻誨淫身死名辱在位十八年不一朝王而王使慇懃存則問之死則錫之天命有德豈濫若斯何必削天乃見其失矣

王姬歸于齊

自魯歸也

齊師遷紀郱平鄑兹郚吾

三邑皆紀也諸侯有罪惟天子六師移之紀罪伊何而齊擅遷其民兼其土明王不作弱肉而强食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邾邑也慶父公庶兄也帥師專也凡無君之惡成于專然亦書公子春秋未嘗貶大夫而況天子諸侯乎

秋七月齊王姬卒

記曰齊王姬卒魯莊公爲之服大功釋殺父之怨而喪讐人之妻禮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公羊作郜後同

姜氏長惡不悛閫外之行十八年閒不絕書而莊公爲子無幹蠱之孝無幾諫之言敝笱出入宣淫道路何以齊其家無忝秉禮之國哉詩人所爲賦猗嗟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會齊伐衛黨讐人伐兄弟也書會惡專也伐鄭由翬伐邾由慶父伐衛由溺魯政下逮豈待定哀之季故春秋託始于隱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天子七月葬卻尸七年非禮也

秋紀季以酅齊地入于齊

酅亦紀邑齊人饕食餘一丸土而猶甘心焉紀季遂以入齊爲附庸存先祀也非紀侯志故曰紀季以

冬公次于滑鄭地公穀作郎

會鄭謀紀也國恥未雪二姬告難苟義旅一振則親怨兩酬乃趦趄不進信宿而返書次懦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婦人享外諸侯非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

魯女也紀亡伯姬以憂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突也桓公十七年鄭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明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子儀立十四年而突弒之然有鄭國者突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無如齊何矣義旣不臣力又不敵女于周而王不能芘控于魯而魯不能援故委而去之嗟夫魯安得不任其咎矣夫齊紀讐尤魯讐也紀所恃惟魯宋之

戰爲魯戰也紀畏齊而卽魯魯背紀而親齊紀季何不以酅附魯而甘入于齊乎亦知魯不足賴矣及酅入又不免而棄以去去將安歸不聞魯割一席地處之亦不聞遣一个使存之伯姬之葬猶齊葬也魯人薄而懦齊人佷而貪春秋惡之說者顧稱齊復九世之讐且曰百世可復也按史周夷王殺齊哀侯紀侯譖之也譖之者之讐百世可復則殺之者之讐千世復矣千百世之讐期于必復則千百世之世道人心將若何夫虛舟遊世達人之度也白刃報讐任俠之私也人世恩怨何常而一一求復豈宥寧日則爲之

說曰國君可爵人不可若是恩怨視貴賤而祖父有厚薄愈舛矣則又曰齊人以卜夫盜疾主人非疾之利其財不得不殺之殺無名不得不託之苟無辭猶託而況有辭乎齊貪紀託讐耳何卜之有善乎仁者之言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伍員之報楚也夫差之報越也春秋皆不錄而錄齊九世之怨乎如世儒言高任俠之名長盜賊之風縱禽獸之行者為孝先滅人宗祀者為名誼是春秋為怨毒嚆矢矣曰若是君父之讐可忘乎曰烏乎可臣子之情同君父之禍異無罪而殺吾君父報之在旦夕旦夕不能期月期

月不能三年三年不能沒齒而已九世之後不已晚乎天子殺其臣子孫駕禍他人不已濫乎春秋非遠于人情者苟質諸人情而可仲尼亦必曰可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薄會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搏稚兔而忘雄狐恥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也君子畏十目而況三軍之衆乎所謂公而

無恥不如鼠之有皮者矣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 黎左作犂）

郳小國黎來其君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莊王惡朔而助黔牟諸侯不從書王人救衛傷王之微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入遂放黔牟殺二公子王命蔑如矣

秋公至自伐衛○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作寶）

衛賂也齊歸齊主也稱俘諱也抗王命黨賊而以猶于貨故諱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尹）如雨（穀作辛卯昔）

記異也恆星常見之星也

秋大水無麥苗

夏正之五月無麥又無禾苗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公作祠兵

將伐郕也治兵習伍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

郕魯同姓輔讐人而伐兄弟又不得受功焉是爲讐人走狗爾

秋師還

春出而秋還師與有無名乎討賊乎勤王乎毒民搆怨耳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諸兒之淫惡君子識其不祥無知者其從弟也先僖公愛之諸兒絀之無知遂弑之自立召忽管仲以子糾奔魯鮑叔牙以小白奔郲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技魯地公穀作暨

謀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穀作納糾

既盟而復伐之小白之黨不從也書入逆辭也弑兄得國故不與蔡季同歸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說者謂君弑賊討而後書葬無是也宋萬弑閔公賊討矣亦不書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干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以師納子糾齊人拒而敗之因索管仲魯與之命殺子糾魯殺之卵翼不成遂翦以謝敵何其不承權輿也不書魯殺諱也

冬浚洙殊

備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魯地

齊伐魯報乾時之役也魯人敗之傳曰凡書敗詐春秋書敗多矣非必盡詐也戰匪信之物宋襄好信貽笑千古亦書敗不罪戰而罪不信是操刃而禁其割也禁其操刃可也

二月公侵宋

宋未有隙于魯魯驕于長勺之勝爾

三月宋人遷宿

宿小國間于宋魯宋人挾魯怨而遷之非天子可以廢置人國乎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
齊宋報怨之師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
息侯以蔡侯無禮于其夫人息嬀致楚師以敗蔡師
書執蔡侯甚楚也書荆史文也說者曰春秋夷楚不
與其爲國故州之夫禹貢九州而朝者萬國周一州
爲二百一十國州非小于國也楚居荆荆以畀之吳
亦夷居揚而何不揚之祇可笑矣夫國於天地皆王
土聖人於人皆同類惟六服之外大漠窮島遠不可
至其俗不可習其地不可任其民不可臣其政教不

可通不得不置之勢耳若夫襄鄧汝漢近在侯綏商
頌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也揚越之地會稽
之山具笠之澤皆職方內尤貢入焉正朔加焉巡狩
至焉朝會同焉帝王盛時以封賢哲爲藩輔仲尼一
切割爲夷狄僅僅守一規之中原曰此王民王土耳
不亦觸蠻之天下也與哉而禹湯文武不亦棘端之
王也與哉其說始于漢司馬遷謂楚故蠻夷吳自壽
夢始通中國夫壽夢時春秋之末造矣九州闢自唐
虞歷夏商周千有餘歲豈春秋定哀前荆揚尚爲異
域乎齊桓伐楚問王祭不共未嘗詆其爲夷管仲遣

蒙孫通好宋襄求霸乞盟于楚世儒何據創爲此例
古稱荆蠻猶魯淮夷齊萊戎周之陸渾晉之赤白狄
不以累周晉齊魯奈何以羣蠻故弃累吳楚也世儒
欲諛霸無名而取諸攘夷攘夷無名而取諸服楚僭
起凡例非春秋本義春秋惡吳楚爲王非惡其爲夷
狄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初小白出亡過譚譚子不禮焉及國又不賀齊人遂
滅譚夫諸侯失禮于天子一則貶再則削非天子而
失禮罪不抵滅春秋書滅國自齊桓始君子所以惡

于霸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魯地
宋脩乘丘之怨也
秋宋大水
外災弔則書
冬王姬歸于齊
過魯也齊魯方搆故魯不主婚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初紀季以酅入齊存宗祀也紀侯大去九年而叔姬

復歸君死不忘先祀從一之義也錄叔姬所以甚齊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乘丘之役魯俘宋大夫長萬釋歸宋公與之博而婦
人在側萬視婦人而誇魯君美公斥之遂弑公仇牧
救之并殺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人立公子御說是爲桓公賂陳請萬醢之凡弑君
之賊殺無不書者殺人醢非祥刑故不書說者謂君
弑賊討而後書葬宋萬討矣閔公亦不葬何也閔公

弑于蒙澤五族内亂明年春齊人徵會于外不成葬
魯不會故無書也暴君父之柩而以討賊賊不得將
終不葬乎或曰不書非眞不葬然則春秋之義可言
不可行愈非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北杏齊地
齊桓公謀霸因宋亂召諸侯會于北杏以是嘗諸侯
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滅之三年之内滅國者二霸

之與小國之害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齊邑
始及齊平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盟也
夏單伯會伐宋
齊以宋亂請于王王使單伯會師此王臣受盟之始
重耳襲之召天子徵兵畿内桓作俑也
秋七月荆入蔡
蔡侯譽息嬀以蠱楚子楚子滅息取嬀而嬖更爲伐
蔡詩云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蔡哀侯之謂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鄄衞地
宋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諸侯從齊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諸兒死矣小白脩内政而姜猶未改步則其帷薄亦
可知矣所以卒亦有中冓之禍與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倪公作兒
郳宋附庸也齊爲宋伐故主宋

鄭人侵宋
乘宋之有事于郳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爲宋伐也
秋荆伐鄭
鄭厲公自櫟入鄭殺子儀告楚緩楚人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宋地 公作公會 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齊桓公始霸也會不列公內稱不備也說者謂公不

赴諱之旣書會何爲不赴不赴而諱是貴盟也春秋之義賤盟是年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晉之始不書春秋于晉亦可知也
邾子克卒
凡諸侯卒皆書爵穀梁謂稱子爲進之迂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作瞻 下同）
鄭大夫也鄭侵宋又不朝齊齊人執之此霸主執人之始書惡之世儒謂伯討謬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音尖 公作瀸）
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人醉戍者酒盡殺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
來魯也君子遠恥以禮蒙難以貞書逃賤之
冬多麋
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日不朔史闕也
夏公追戎于濟（上聲）西
戎侵魯也
秋有蜮（域或二音）
短狐射人者也書異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印）陳人之婦于鄄（絹）遂及齊侯宋公盟
結以媵人之婦行涖盟非誠也是以有三國之師諸傳拘一字之例爲遂事謬也
夫人姜氏如莒
書蕩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子結之慢也稱鄙遠之之辭不使敵師踐我郊牧及我門闕然則不及乎曰及矣聖人終諱之皆所謂

脩辭之誠游夏不能贊者也後多倣此
二十年〇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火也
秋七月〇冬齊人伐戎
說者謂齊桓公攘夷狄此類與
二十有一年〇春王正月〇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春秋未嘗以字貶人明矣文姜之惡其薨也猶夫人
穀梁謂爲婦人弗目也則奈何他事而又目之胡氏

謂已爲君母難于貶也則奈何他事而又貶之是故
春秋無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〇春王正月肆大眚（損公作省）
聞赦小過者矣不聞肆大眚莊公以母喪推恩未可
爲典刑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
陳宣公殺子書陳人不父也傳不詳所以
夏五月
凡紀時以首月夏五月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魯及也盟高傒乞婚也乞婚而以盟徼大國之寵而
忘其讐也
冬公如齊納幣
禮親迎不親納幣莊公生于桓六年今三十有六歲
矣婚豈其繼室與始婚不書而繼室書爲其偶讐人
之子也
二十有三年〇春公至自齊
祭（債）叔來聘

周卿士聘魯也
夏公如齊觀社
慢遊也
公至自齊〇荊人來聘
楚聘魯也行人不名史逸也凡大國人來書聘如王
人齊楚之類小國來書朝如杞滕薛穀鄧邾牟葛人
之類苟春秋卑楚宜比滕薛不然宜無書今入春秋
五十年書大國之聘惟楚與齊說者謂楚不得與齊
魯齒何居又謂書人所以進之苟不進之宜何書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叔其君名朝公于穀也

秋丹桓宮楹

脩禰廟將逆齊女也君子曰先公之讐齊女之父也丹楹可以慰厥考乎禮有大于丹楹者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鄭地

以婚齊之故再盟一遇如齊者三

二十有四年〇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將見齊女也君子曰先公之讐齊女之父也刻桷可以謝厥考乎事有厲于不刻桷者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也

秋公至自齊〇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凡婚姻無故不書哀姜之歸自盟而納幣而遇而再盟而親迎而至而入何詳也忘父讐耦淫女以貫禍書入難之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大夫妻也夫人歸而大夫與其妻覿禮也贄用幣非禮也婦贄不過棗栗腶脩

大水〇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赤皆曹莊公子戎逐羈而納赤是爲僖公

郭公公羊連上文作赤歸于曹郭公

闕文也詳夏五

二十有五年〇春陳侯使女汝叔來聘

書字史文也諸傳謂爲嘉之大夫書字多矣豈必盡嘉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朔殺二兄抗王命以篡逆得國其卒也亦諸侯春秋未嘗褒貶人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陰侵陽告于社社陰主也伐鼓用牲是謂巫風

伯姬歸于杞

其詳不可考其莊公之愛子與當時必有踰禮者故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土妻水秋祀門皆委巷之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〇春公伐戎公無春字

報濟西之役也
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不名史逸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有罪以請不敢專也刑不上大夫近君也殺大夫必書慎刑也有罪無罪質其事而可知名不名非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近魯之國宋齊爲魯伐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
會洮爲愛女也諸侯非民事不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從齊也說者以書同爲同尊周于是而後授之諸侯焉夫桓何能尊周同盟與同尊周遠也且桓不能得諸侯而待仲尼授之乎譸張之言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友也朋友死而越國送私交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冬杞伯姬來
婦無外政出則書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自逆其爲君逆不可考矣
杞伯來朝
伯姬在魯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衛地
將伐衛也是年惠王命齊桓公爲侯伯不書春秋于齊桓之爲伯可知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新爲侯伯王命討子頹之黨衛人不量敵而與戰所以敗也然不書王命何也假王命受賂還非誠

王命也書人君大夫國人皆人也說者謂將卑師少苟將尊師多非人乎或曰貶也王命何貶之有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婁人
說者謂書救爲善之春秋諸侯之相救猶揚堁而弭塵也奚善之有
冬築郿郿公穀作微
病民也是歲饑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麥又無禾饑甚也于冬書無以卒歲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拔
加塗曰新禮年饑馬不秣新廏失務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沸
蝗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錄無告也以薄魯
城諸及防
饑歲相仍役不時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齊人伐鄣魯自備也

秋七月齊人降巷平聲鄣
鄣近齊小國力服曰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沸
濟水經齊為齊經魯為魯遇謀山戎也山戎病燕
齊人伐山戎
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戎狄殘王室滅友邦蓄
縮自保伐山戎卷甲千里懸車束馬無遺力舍腹心
而護手足霸者所以求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營不急也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魯地
周四月夏二月也築臺非時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凡諸侯有四夷功獻于王侯國不相遺俘也濟之遇
齊謀戎于魯及捷來遺之俘書獻史尊內也
秋築臺于秦魯地
作無益害三時書屢也
冬不雨
恆暘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魯城也春城不時也不書魯內稱不備也左傳謂為
管仲夫管仲食干穀齊地也而小穀魯地也惟魯地
不國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地介曹邾閒去齊八百里宋齊方睦桓與宋謀
楚而遠為遇當將必有資于宋者故書先宋然其詳
不可考矣桓之謀諸侯也自宋始諸侯之從齊也宋
為先故齊宋親睦無會不與蓋齊霸宋與力焉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友叔牙慶父皆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病哀姜無子公召季友而屬子般叔牙謀立慶父季友酖叔牙殺之書卒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君薨必於路寢禮也時方內亂書公薨得正以明微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班)卒公子慶父如齊(己未公穀作乙未)

季友立子般慶父使圉人犖弒之季友奔陳慶父立莊公幼子啓方爲閔公求好于齊子般不書弒季友不書奔何也子般賤而未樹也莊公淫于黨氏女生

般哀姜之娣生啓方成風生申舍申啓方屬子般公之溺愛也季友芘般殺兄亦未仁也茄曰公命何不與諸大夫國人共立子朝而卽位黨氏以誨禍是子般未成爲君季友于先公之託未效也然慶父以弒般出奔書如齊何也從容之辭見魯不討而齊爲主藏也聖人于內惡蓋亦不忍直之

狄伐邢

凡戎狄薦居中土皆有國邑不書國書狄以別于諸夏此春秋待夷狄之明法也

春秋直解卷三終

春秋直解卷四

郝敬習

閔公名啓方莊公庶子在位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何也公時方九歲强臣牽率以爲君國亂無朝正卽位禮史無書也

齊人救邢

邢有狄難也此所謂彼善之師亦書人人豈貶乎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公穀作洛齊地)

是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落姑之盟爲立閔公和慶季也季友書歸慶父不書何也外之也然則予季友乎非也季友以託孤不效出奔其歸也不能戢武闈之難又不能討慶父之惡何爲予之國亂無主大臣離散畧志其還所以魯有季氏也

冬齊仲孫來

齊大夫仲孫湫也不書使不名隱也國亂無主齊來覘我故隱何以知之歸而桓公問曰魯可取乎曰不可言及慶父曰若何去之君其待之則敵情隱可知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人偪而遷之霸之興小國之害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禮三年喪畢納主于廟而後吉祭莊公喪未兩期用吉祭非禮也禘帝祭也三王之始祖皆帝子春而祫祭始祖所出之帝曰禘禮不王不禘魯禘僭也然則自閔公始乎曰禘非自閔公始喪用吉禘自閔公始因吉以表禘因事以表義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使賊弒公于武闈書薨

諱也不地微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書孫諱逃也慶父書奔諱弒也淫如姜氏猶稱夫人逆如慶父猶稱公子春秋未嘗以字貶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子申莊公庶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善事季友季友立之是為僖公高子來盟定僖公也是時魯無君三年矣當慶父奔齊齊桓苟仗義討之則武闈之難不作而哀姜之醜不暴于外乃始落一盟從臾賊子及中冓禍起舉國奔竄使高傒來立子申數哀姜殺之境外齊威名立而魯摧蹈甚矣儒者猶謂仲尼喜高傒來不名書字之例誤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自宣公以來帷薄之醜極已有夷狄之禍宜哉是時齊桓公稱霸遠伐山戎救燕而近不能卻狄以全衛說者猶言安攘何與

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使帥師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克奔陳君子曰行法制命之謂君有罪不討而以三軍之衆羈勒一夫是投鼠以千金之璧也豈不愚哉

書曰鄭棄其師顯非之也故春秋無隱

春秋直解卷四終

春秋直解卷五

郝敬習

僖公名申，莊公庶子，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國亂損禮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

齊桓公以三國之師逗遛不進，狄遂滅邢，君子是以知霸者急人之難之不誠也。仲尼謂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夫不以兵車合諸侯可也，不以兵車而亡諸侯，孰如以兵車存之之為愈也。愛兵車而不愛諸侯，是亡兵車重于亡諸侯也，故曰管仲之力，猶曰管仲之謀云爾。讀管子書而後知聖言之精也，管子者貪亂為功以取為予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儀公作陳儀）

不書齊遷，不歸齊功也。霸者巧于市恩而精于計獲，苟魯不內亂無立孤之績，邢衛杞不亡無興滅之恩，救邢而戰則受敵，不戰而遷則受功，救之未亡其德小，而賑之既亡其施大，避敵而徼功，舍小而取大，仲尼所以不齒桓之存三亡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地）齊人以歸

齊桓公取哀姜于邾殺之于夷，以尸歸魯，稱薨，諱也

楚人伐鄭

鄭從齊也。荊書楚，史文也，胡氏正名之說，詘楚也。詘楚以伸齊晉，春秋未嘗與齊晉，未嘗詘楚，三國皆不寧侯也。楚稱王而齊晉不稱王，楚僭名而齊晉僭實也。春秋于楚生稱子而沒其王，死不書葬而沒其謚，如此而已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宋地公作朾）

謀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地公作纓）

脩哀姜之怨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歷魯地）獲莒挐（女平聲酈公作犁穀作麗）

魯請慶父于莒殺之，莒人來責賂，季友敗之而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田及費，季氏之盛自此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哀姜之柩也。說者謂不書姜為貶，夫不書姜而書夫人，非貶也。姜之不淑，何待于貶乎，君母而死于人手，暴尸境外，臣子恫乎有餘悲，奈何更持深文似申商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曾與諸侯爲衞城也衞滅于狄營楚丘以遷此齊人功而不書齊何也康叔故宇已淪爲腥土矣何功之有不存之未亡而遷之旣滅霸者自以爲功春秋之義責大公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之不能小君甚矣未有以貶之

虞師晉師滅下陽（虢邑下公穀作夏）

晉伐虢以璧馬假道于虞虞導晉師入虢滅下陽書先虞戎首也說者于齊桓之霸也謂爲安中國而中國日吞併也謂爲攘夷狄而夷狄日侵陵也謂爲九合諸侯而晉楚日橫行也謂爲一匡天下而小國日顚危也謂爲尊周室而王室日卑微也讀春秋而霸者之事若燭照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公作貫澤）

江黃楚與國也盟江黃謀楚也說者謂人爲大夫豈江黃大夫而與齊宋之君齒乎可知書人之非微矣

冬十月不雨

秋旱也

楚人侵鄭

鄭從齊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冬至夏恆暘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前此不雨者凡九月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

再謀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後同）

公不與陽穀之會使上卿往受盟書涖史尊內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地）

齊以諸侯伐楚蔡楚與國侵蔡致楚也次于陘待乎也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謂許男死于師不地內桓師非也蔡近許許男以病歸卒何以知之宣公九年書晉侯卒于扈成公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襄公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昭公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定公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凡諸侯客死未

有不地者故許男卒於其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諸侯之師次于陘楚使屈完來師遂退次于召陵盟說者曰桓公服楚矣春秋與之非也當是時桓公稱霸二十餘年諸侯力能抗齊不受盟者惟秦與楚秦遠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震而齊益張故桓公拳拳以楚為事而心畏楚之強也不得楚盟而心畏諸侯輕齊也故先舉蔡嘗楚以示諸侯而次于陘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于楚使來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托之辭苟求完局恐逢彼之怒至戰而自損也守口如瓶畏敵如虎奚貴為討哉陳師以出未踐郢國之郊未覩楚子之面僅僅屈完一來遂振旅歸歸未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自召陵一見楚大夫後同盟有事未鬬楚一介一旅從其桀驁如故也齊何嘗能服楚而仲尼與之然則楚不當伐與曰春秋諸侯無日不相伐[redacted]數諸侯之罪可伐不但楚論討罪之權征伐不在齊謂王室不尊乎無如子頹叔帶

之難惠襄之播遷矣然而非楚也謂中國不安乎無如狄滅邢衛戎入曹曾內亂晉亡虢鄭伐許齊滅遂滅譚遷陽降鄣伐宋與曾陳之甚矣非獨楚耳謂夷猾夏乎楚本非夷也管仲讓楚不謂猾夏而後儒以為猾夏謬也春秋以夷猾夏者莫如狄與戎齊不能攘而欲攘楚左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召陵城濮皆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奚取焉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陳轅濤塗語鄭申侯曰諸侯之師還過陳鄭陳鄭病可給使東循海申侯以告齊齊人執轅濤塗夫師行而人病之師可知也不罪己而責人否臧凶也書執以力服也孟子曰以力服人未有能服人者春秋惡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討其誤師

八月公至自伐楚〇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

再伐也陳服乃歸轅濤塗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娶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世子申生賢驪姬譖之遂自縊也自縊而書晉侯殺猶晉侯殺之也陳宣公殺太子御寇書陳人猶陳人也故春秋無例

杞伯姬來朝其子

歸寧也因以其子朝

夏公孫茲如牟

其事不可考傳謂娶焉未聞大夫娶而書者其必有故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衛地公穀作首戴後同）

諸侯有事王室不朝京師而枉世子于侯國非禮也傳曰惠王欲易世子立叔帶桓公合諸侯定之然則世子無王命爲私會也背父植黨託外援脅內無父也桓公不能以忠義匡王而誘世子樹私惠無君也要君脅父大亂之道也及世子立叔帶以戎伐周王室再亂齊爲逋逃主而說者謂首止定儲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惡諸侯之盟也召鄭伯從于楚鄭伯逃歸君子以是知周未嘗患楚也而齊晉殭爲周患之齊晉未嘗爲周擯楚也而世儒殭爲周擯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因江黃附于齊楚滅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再假道于虞伐虢滅之還館于虞遂滅虞不書滅虞虞自滅也書執虞公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鄭伯逃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圍許救鄭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新城之役未得志也

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郳犂來也書子爵也說者謂齊桓公始請王爵之無稽

鄭殺其大夫申侯

齊討逃盟鄭伯殺申侯以說夫逃盟非申侯罪而申侯不爲無罪初陳轅濤塗之紿齊師也與申侯謀申侯遂以告齊是申侯爲鄭不如轅濤塗爲陳也人孰無君而賣友誤國罪一齊執濤塗賞申侯虎牢夫虎牢鄭之錫土也齊焉能奪君之有與臣申侯亦不請於君受之罪二既受之遂美其城自炫知有霸主蔑視其君罪三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宜其及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魯地 穀作寧毋）

謀鄭也是役也鄭世子華以鄭叛于齊管仲辭焉明

年鄭伯遂受盟子華由是得罪

曹伯班卒（公作班 穀作般）○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曹地）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惠王崩世子患叔帶告于齊爲洮之會鄭伯悔逃乞盟

夏狄伐晉

狄人滅邢滅衛伐晉滅溫儵所謂猾夏者非與齊人皆不能討而世儒特以伐楚爲攘夷何居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僖公夫人聲姜也不書氏公夫人不別也遠則氏以別之歸魯不書何也無故不書文哀出三姜故詳也魯禘非禮五月禘非時致夫人用禘是以夫人禘也諸傳謂祔哀姜哀姜無祔禮五年而後祔乎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按傳惠王崩于去年之冬世子以叔帶故秘不發喪至是始來告書後期史文也經因之皆所謂無毀譽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悅）卒（公穀正月作三月 御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地）

定襄王也宋稱子襄公在喪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未歸書卒其故不可考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而後盟也說者謂此舉爲齊桓公盛事春秋無以予之

甲子晉侯佹（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 佹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晉獻公殺申生爲奚齊也獻死而奚齊不免焉慈父

之爲愛子計者宜何如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也不書至不告至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周大夫蘇公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狄人滅之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
初申生之死也獻公以奚齊卓子屬荀息君命雖頗
國可無主乎里克旣殺之立卓子又殺之吁甚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之役不憚再舉狄蠶食中土而置不問是舍根

本灌枝葉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初驪姬之亂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梁是歲王人與
齊秦共立夷吾爲惠公惠公入殺里克討其殺二君
與一大夫仲尼無以非之胡氏曲爲之辭書爵之例
誤之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鄭殺其大夫丕（丕）鄭父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會于陽穀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旱禱也
冬楚人伐黃
黃貳于齊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黃以齊見滅而齊人不能救君子是以知霸力之難
恃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狄之禍衛甚矣世儒猶謂春秋有攘夷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衛地）
子帶召戎伐王諸侯謀戍周是時子帶在齊桓公主
藏而外與諸侯謀戍霸者之事如鬼蜮有虛名而無
實意也
秋九月大雩
夏正七月也或曰譏後時非也雩後時旱旣甚矣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

左傳謂諸侯不書其人有闕也經有闕而傳不知何
以輔經或曰舊史闕也舊史闕書諸侯凡書諸侯者
皆史闕矣城緣陵何也遷杞也杞逼于淮夷齊率諸
侯遷之不書齊何也齊旣稱伯矣狄滅邢滅衛滅杞
三國而齊不能保一勞諸侯之衆紛紛改作齊任功
而諸侯憊是以書諸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後同
左傳謂鄫季姬歸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不朝也夏季
姬期鄫子于防以朝若是則季姬已爲鄫夫人何以
不書鄫季姬季姬旣室鄫矣明年九月又書季姬歸

于鄫何也公穀謂季姬奔鄫子成約使鄫子求娶如
後世公主自擇夫之類書來朝諱之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山崩書異也重耳將入晉楚爭而天下紛
紛儻其兆與
狄侵鄭
冬蔡侯肸穀欣入卒
十有五年〇春王正月公如齊〇楚人伐徐
徐卽齊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衛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後同
自霸者有盟會而中原無寧歲矣仲尼所憂不在徐
也晏嬰有言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方命虐民盟會之
謂也儒者顧亟稱之曰某衣裳之會某兵車之會嗟
夫春秋第書會耳何擇其爲兵車爲衣裳也巧言夸
毗歆艷霸功而竊附于仲尼之徒所可爲公穀恨者
識不足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〇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救徐也厲楚與國也

八月螽〇九月公至自會〇季姬歸于鄫
乙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月之盡也夷伯魯大夫展氏霆擊其廟異也
冬宋人伐曹
春同盟而冬伐之不信也時曹從齊伐厲宋伐曹是
宋有貳志于楚也齊稱霸以來宋無會不與桓公方
以繼嗣託宋宋有異志何與舊史亡其詳不可考
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
宋曹相攻故救徐無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淫瀆而好殺背施而貪災秦予之秦復取之故曰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作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公穀作鶂）退飛過宋都

記異也不數年而襄公戰死儻其兆與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以援立之恩公爵之世卿獲莒拏賜費與汶陽田遂爲强宗竟以弱魯古盡臣所以戒于寵利也說者謂春秋賢之書公子豈其然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齊人又以諸侯城鄫役卒夜呼遂不果城自葵丘之會諸侯無歲不勤十二年會于鹹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會牡丘今年又會于淮城邢城衞城杞皆諸侯也禮曰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勞人而自以爲功頻數亡厭欲以全交難矣宋齊至相得也往年伐曹已有貳志今與盟是陽諾耳霸者之澤如潦水立涸烏能使人不倦乎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屬也齊不能救徐遷怒于英遂以徐伐之

夏滅項

魯滅也季孫之謀公在會齊人止公不書諱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權臣賈禍而君因妻以求免反國不問欲季氏不擯得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弑兄得國不可以爲人弟身爲侯伯舉世不王不可以爲人臣嫡庶不正羣子閱牆不可以爲人父內寵外嬖釀成身後之禍幾致亡國不可以爲人

君大本先撥矣晚節荒耄以後事屬宋襄牡丘之會宋有二志貢託不明貽謀不善宜身死不殯而一敗瓦解也碌碌經營四十餘年說者謂存三亡國定王世子葵丘五盟爲高誼質諸春秋無顯蹟論語九合一匡本管子書中語桓公嘗自稱聖人因言節取成人之美云爾世儒緣飾一匡爲尊周九合爲安夏春秋具存何有影響千餘年承訛不察足以見霸術迷人而春秋大義蔀蔽于世儒之附會志士所爲投筆歎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

有會字
桓公甫卒諸侯伐齊霸者之澤可知已是時齊易牙竪刁因內寵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忘平生之言帥諸侯伐之衛人以怨報德曹人黨惡伐喪人情叵測如此

夏師救齊

魯救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言齊地齊師敗績

宋以諸侯之師伐齊齊人懼殺無虧四公子爭立與宋戰宋人敗之而立孝公夫救焚者不齊棄解鬭者不控拳操戈入室非所以拯孤也故夫齊桓之屬後嗣禍後嗣者也宋襄之託人孤數人孤者也

狄救齊

齊桓公身死未寒而人攫其遺孤非我族類猶相救恤宋衛之君獨為匪人此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為齊伐也齊人之德狄人之怨邢與衛爭邢狄助齊而衛背之詩人所以賦木瓜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小國也書執惡宋也齊桓公主盟四十年九合之會滕不至不討恤其小也宋襄公行誼未著竊竊然自大以求諸侯侮弱為強諸侯所以愈不附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作宋人○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欲為盟主乎諸侯大者若齊魯衛陳鄭皆未至也一鄫子何能濟既至矣而又討其後使邾人用以為牲施于氓隸不可況友邦之君乎以此希小白之名猶挾彈而求鳥也

秋宋人圍曹

宋伐曹數矣曹南之盟歃血未乾雖曹反覆已則不德而人誰肯從曹雖詘矣諸侯皆不附將若何所以竟為世嗤也

衛人伐邢

報怨之師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

諸侯不忘齊桓而相與脩好于齊楚人與焉則是楚於齊素交也蒙孫通好管子之書在不然桓公死矣楚其突至邪以是知桓公擯楚非獨力不能亦弁無是事以是知仲尼黜楚非獨理不可亦弁無是心世

儒謂春秋夷楚何據春秋于戎狄不書族書戎戎之
書狄狄之楚與諸侯同人同爵同國其微也與陳蔡
齒其盛也列于諸侯上如以爲夷則宜書蠻與山戎
長狄等況茲始盟豈其無别而輒與諸侯齒乎與諸
侯齒是初未嘗夷楚也

梁亡

梁伯淫酒興作無度國内大潰秦人攜而有之公羊
所謂魚爛而亡也書梁亡梁自亡也故不及秦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不時也新作創造也

夏郜告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宫災

魯别宫也

鄭人入滑

滑從于衛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謀衛也

冬楚人伐隨

隨叛楚也

春秋直解卷五終

春秋直解卷六

僖公下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爲邢侵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

宋求盟也霸者以力服人卑矣人不服而求服卑尤
甚語曰以德尊上也以義尊次也以强尊下也宋襄
强之未能烏乎尊

夏大旱

魯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盂宋地公作霍穀作雩

初齊之得諸侯也宋與有力焉召陵之役致江黄以
撓楚者宋也僖二年齊宋江黄盟于貫三年齊宋江
黄會于陽穀則楚之銜宋久矣十二年楚人滅黄豈
遂忘宋乎十七年齊桓公死宋襄公不量力而欲爲
桓之事夫以國無齊之富以兵無齊之强以謀臣策
士無齊諸大夫欲得志魯衛不可況微倖于强忿之
楚乎牛耳未執身先爲虜詩云老馬爲駒不顧其後
宋公之謂矣故直其事以爲霸者之戒不書楚執諸

侯志也如世儒之說惑矣齊桓未嘗擯楚强謂之擯楚以成其霸宋襄乞盟于楚又不責其不擯楚亦予其為霸無論霸非春秋所予卽擯楚之說亦自背矣或云齊桓不與楚盟宋襄與盟所以失之夫桓不與楚盟非不欲也楚自不來耳楚雖不來而齊力獨强故可無需于楚宋力不能得諸侯其勢不得不求于楚故當時霸者原無擯楚不與會盟之事不然宋襄偏執豈肯乞楚為鹿上之會哉世儒臆說以誤霸而于春秋之旨戾矣

冬公伐邾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須句風姓公風出故為伐邾母夫人成風之志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伐宋之役魯人不會楚執宋公使人告魯書獻捷史尊内也惟王有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會懼楚也不書楚釋諸侯志也孟子曰順天者存魯弱能下人故免于辱宋無德好上人故及于禍必若儒者言是仲尼以霸予宋矣春秋不以霸與人豈以霸予人乎宋襄之事千古笑端聖人不遠於人情耳

二十有二年〇春公伐邾取須句瞿

須句滅于邾魯取而復之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以鄭人朝楚而伐之力小好勝竟底于亡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地

邾以須句之怨伐魯公與之戰而敗不書敗諱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伐宋救鄭宋人禦諸泓水之陽楚師濟不畢不擊濟已不成列不擊濟已成列戰宋師敗宋公傷股病

七月而卒君子曰霸者之事不可狃也齊桓偶一鋪張末路蹶矣宋襄效之迂闊挫衄以死晉文又效之其子孫驕奢先諸侯亡力可暫而難久假可襲而難持是以君子賤霸也說者謂泓之戰文王之師孟浪之言與

二十有三年〇春齊侯伐宋圍緡宋地民敫作閔

乘宋之敝報其伐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玆作慈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秋楚人伐陳

討其從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凡卒諸侯以爵杞侯卒以子說者謂仲尼夷杞也夫杞神禹之胤商周之嘉客始封中原東徙介于齊魯即其地夷而其君本非夷即其君夷而爵命班自先王仲尼以己意降一等可乎然則何以書子小國來赴史降稱以尊內也不日不名史畧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鄭與衛爭滑襄王爲衛請于鄭鄭伯囚王使王以狄

師伐鄭取櫟遂納狄女爲后叔帶自齊歸通焉王絀狄后后與叔帶召狄師攻王王奔鄭居于氾凡狄隗也不稱隗狄之也伐鄭者王也不書王罪狄也天王出居諱奔也于鄭依讐也倏伐之倏依之威福無常政焉得不替初周之東遷也鄭爲輔及桓王蒙喪師之恥襄王罹播遷之禍鄭爲戎故君子曰因不失親亦可宗也向使其君不以私意爲愛憎其臣不以寵利居成功豈不令聞長世哉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未幾重耳入殺懷公自立是爲文公君子曰重耳小白心跡相方也出奔同反國同戰而入同生實殺子糾高梁殺子圉婁同然小白書入齊重耳不書入晉何也桓公四十年經營於諸侯小補焉晉文殘險刻薄詐短而瑕多未可同日語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毁滅邢
衛與邢皆以飢燼之灰受齊桓吹噓而衛居多桓死衛伐其喪邢人助狄攻之爲齊也衛侯用二禮陰謀遂滅邢其凶殘險鷙殊無飲水知源同病相憐之意君子曰不仁哉燬也是以書名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上書滅邢下書卒因以爲戒云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歸宋蕩氏娶魯女爲婦自逆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無傳其事不可考是歲晉重耳納襄王于周殺叔帶于隰城王出則書入不書何也其出也以天下共主變起房闥禍連夷狄非細故也比其反也非有少康復讐之師殷宗撻伐之武諸侯亡公子借播遷亡王以博一局之勝而侈譚秖樹寵利之幟爲世道羞故

城濮勝楚踐土受命彤弓大輅策命爲侯伯世儒務顯驚賞而春秋視猶腐鼠也吁可知春秋矣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逼于陳奔楚楚人納之往年秦納重耳今年晉納王皆不書書楚納頓子何也其不書者人所欣艷之霸功也其書者人所陵暴之寡小也則仲尼未嘗夷楚亦可知也

葬衛文公

是年晉文公伐原約三日不降去之而原人服儒者稱伐原之信春秋不錄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及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

衛文公卒嗣君懼齊難脩好于魯爲莒人求平莒子書字史尊內也居喪會盟衛子於是爲失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魯地 速公作遬

謀齊難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奚弗及 酅公作嶲 弗左作不

衛齊讐也魯衛同盟故齊侵魯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衛爲魯報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魯欲報齊乞師于楚毀藩籬而納外寇計之左也終春秋魯齊不睦坐受晉制所由失策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夔楚同姓楚成王討其不祀先滅之說者以書人書爵爲疑夫諸侯無討而擅滅人國大罪也豈待書名始見舍明白之大義索一字之隱無謂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

楚師爲魯出以宋善晉過而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取穀居桓公子雍也使易牙奉之楚人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桓公新立也稱子史尊內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齊孝公之卒也以今年之夏魯導楚師伐齊取穀節去年之冬齊赴魯會哀死而釋怨禮也春秋于齊魯不睦蓋屢致意焉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襄仲爲政也桓公二年杞來朝不敬魯討之今嗣君
來朝又討之舊史亡其故不可考然魯人侮弱可知
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令尹子玉也楚子在行而令尹剛愎自用以至
于敗故不稱楚子說者謂書人夷之豈其然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以諸侯圍宋魯受盟于師從楚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諸侯多從楚伐宋者曹衛寔不與晉不能得楚嫁禍

于曹衛以楚親曹衛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使公子買從楚戍衛晉克衛魯懼殺買說于晉又
以買不卒戍說于楚詭辭兩大之間幸免矣然無罪
而殺大夫若之何凡殺大夫不書其事此書直也書
戍衛甚晉也書刺史文也禮惟王三刺以鞫內也直
事之失而不訐諱國之惡而不黨所以爲春秋
楚人救衛
宋圍乃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曹無罪晉以楚故入其國執其君畀宋人挾詐力而
行喜怒博一戰之勝而顛連諸侯曹人所爲歌下泉
也其辭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有賢伯重
耳所以恣其毒螫矣故聖人刪詩以曹風終列國誌
王迹熄詩亡春秋所以作也千古而知其解者惟孟
子輿氏世儒顧謂春秋尊晉賢重耳豈不謬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儒者之言曰此一役也楚詘而諸侯始從晉晉霸而
中國無楚禍矣城濮之戰召陵之盟千古韙之愚謂

不然夫聖人所憂者天下無道耳有道何擇于楚無
道何擇于晉此一役也而王室可興民生可綏十九
諸侯朝覲會同煥然復文武之舊若是則何愛于楚
城濮之功九廟承之竹帛書之可也而今楚詘惟詘
其晉之所忌耳勝楚惟晉之自成爲盟主耳楚勝即
諸侯從楚楚不勝亦諸侯從晉總之王室無賴焉民
生無濟焉楚衡行中國與晉衡行中國等又誰擇乎
故城濮勝而晉始驕奪人之國邑貪人之貨賄殺人
之臣子執人之君父諸侯終歲奔走惟晉東西非赴
晉朝則納晉幣從晉征討天下擾擾不得即安仲尼

憂之乃作春秋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晉與楚均遺仲尼之憂者也使晉霸天下安春秋不作可矣或曰楚不敢兼中原非晉之力與曰然顧晉亦不敢兼諸侯非楚之力與晉自重耳納王請隧包藏不軌召天子朝諸侯睥睨神器所不得滿志惟楚人控其膂耳故有晉不可無楚無楚亦不必有晉存則兩存絀則幷絀彼執夷夏之例爲安攘之說守章之見而不識天下之機者也然則仲尼稱管仲曰吾其披髮左衽所謂披髮左衽者非楚與曰非也聖人之寓言也春秋諸國無披髮左衽者雖陸

渾赤白狄居中國久亦無披髮左衽者昔戎狄伐周伐晉侵曹侵杞滅衛齊桓公伐山戎管仲平戎于周隰朋平戎于晉城緣陵遷杞城楚丘遷衛城夷儀遷邢所謂免于披髮左衽以此爲在其謂楚乎昔者西周之亡也以戎而東周之有戎也以晉晉人遷陸渾于洛以逼東周楚子伐之春秋書之予楚功也豈其伐戎者反斥爲夷而豢戎者反爲攘夷乎先王之制蠻夷要服去王畿二千里戎狄荒服去王畿二千五百里楚上世爲文王師受封先齊魯都郢郎今歸州去中原纔千里而南蠻遠在炎徼北向之外楚宅南方侯服之中惟是洞庭彭蠡稱三苗唐虞已分北是地爲華壤久矣豈仲尼作春秋尚追數四凶乎江漢汝墳二南首善斥爲蠻荒則五服缺一面而中原無南土矣豈春秋之義然則春秋無惡于楚乎曰有之惡其僭稱王惡其蠶食諸姬吞併小國惡其與兵構怨與齊晉汨亂天下凡春秋所惡于楚者晉皆有楚所得罪于春秋者晉不無然則天下何賴于晉何獨責于楚晉欲致楚不能而說者解朝曰夷狄不可同盟會夫盟會非聖人之禮不同盟會非聖人之禁世儒豔霸功而臆爲例何可以論春秋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令尹子玉也城濮之役楚子欲退令尹主戰而敗楚子誅之說者曰晉再勝楚再敗非也禮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戰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

衛侯出奔楚

晉以楚故伐衛衛成公請受盟晉不許立其弟叔武成公出奔執而囚之遂使兄弟相夷君臣交訟凡重耳所爲深刻怨毒之無已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淺）土（鄭地）
重耳召襄王會踐土以諸侯見遂諷王饗醴策命爲
侯伯賜大輅彤弓矢虎賁皆不書春秋之意可知衛子
叔武也不成其君故稱子
陳侯如會
後至也陳初從于楚楚敗故卽晉
公朝于王所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何也天子不與諸侯齒書王所
而王會可知也重耳氣燄方張明禮義以正之故書
朝王公朝則諸侯皆朝矣不及諸侯何也不與諸侯
朝也其不與諸侯朝何也諸侯之朝晉以之也不與
諸侯朝不與晉之以也凡朝王三年五年于京師于
方岳脩禮比瑞召王而朝非禮也其與魯朝何也非
與魯也春秋内魯君舉必書其不書地而書王所何
也不巡狩述職不御明堂祭告以萬乘廬于野之謂
王所爾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名衛侯以別于踐土之衛子也
衛元咺（玄上聲）出奔晉
晉立叔武使元咺奉之成公入前驅射叔武殺之元
咺奔訟于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莊公女歸寧也伯姬適杞今二十有六年矣父母沒
而歸寧非禮也
公子遂如齊
齊魯復通好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
會不列王殊至尊也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卽温也王會于温晉再召也踐土召王不書再
召不書是藪亂也書與諸侯列是履冠也故別書天
王狩于河陽温在河之陽也若曰天王出狩云爾所
以振頹風折奸雄而弭兇節也寔同會而別書寔應
召而書狩寔召王而書王狩寔温而書河陽不使强
臣陵暴之氣得加乎至尊名正言順辭曲義暢所以
爲春秋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入春秋五公上下八十餘年矣諸侯不朝而踐土河

陽皆天子枉招，草野遠廬，苟簡之禮，聖人記錄唯謹，以婉轉維持於姦雄陵厲之秋，使名義凜然千載而下想見忠愛之心，正直之氣，非聖作烏能及此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以元咺之愬也，歸于京師，譎也，叔武之死，實重耳致之，非天子而變置諸侯，人誰肯已，固宜其有歎犬之禍也，乃黨賊臣囚君，不避冠履，按重耳之事，而不𢿁然者，無是非之心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臣訟君，囚其君而縱其臣，不可為典刑，左氏謂晉

文一戰而霸，禮義之教也，嗟夫，重耳焉知禮義

諸侯遂圍許

晉以不朝王討許也，夫許不朝見討，諸侯朝不書，何也，諸侯之朝不足錄，許不朝，亦可討也，然則與晉乎，非也，晉討不附己，以不朝為名，春秋不獨罪許，亦惡諸侯之從晉圍許者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文公有疾，曹人貨筮史，稱曹叔振鐸之為祟也，乃釋曹伯，按是年夏至冬，凡數月，書重耳事十有五，大抵陵上暴寡，兇殘猾賊，譎而不正，不厭枚舉，所謂書

用譏哉，五霸之罪無如此，獨詳矣，世儒顧左祖奸雄，使春秋大義虧蝕不明，可勝歎乎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小國，葛盧其君名，時公在會，不書朝，其有他故不可考矣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狄泉，周地，公作狄，會上有公字）

尋踐土之盟，謀伐鄭也，霸者合諸侯，屈王臣下盟，是天子受盟于諸侯，自翟泉始也，六國皆大夫，魯君往

故不稱公，諱也

秋，大雨雹（傳）○冬，介葛盧來

春未見公，故復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重耳方張，何以不攘狄，詩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其霸者攘夷之謂與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元咺歸，復立公子瑕，甯俞賂晉，乃釋衛侯，衛侯歸，殺元咺、子瑕而後入，嗟乎，大夫若元咺者，亦可殺矣，世儒猶執書爵之例，迂矣哉

晉人秦人圍鄭

初重耳出亡過鄭鄭不禮焉至是與秦人圍鄭秦人私與鄭盟去之秦晉之隙始此

介人侵蕭

中原有霸蘼國不爭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入春秋八十餘年魯無如周之使非無使也使陪臣不書此書何也王以河陽之會致謝懇懃魯以陪臣報禮且爲如晉行故直之說者謂譏遂事謬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初晉執曹伯以曹地分諸侯曹伯復而魯猶取其田失不獨晉也諸侯土宇受之先王霸者以意奪此予彼亂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公子遂如晉

拜濟西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祭王者所以祀天也天子祀天禮也諸侯祀天非禮也昔者成王尊周公使魯大廟用禘漸及僖公遂郊天三望而魯之僭多于諸侯矣仲尼諱之郊不書于卜不郊免牲書因所廢志所舉也禮大享不卜魯郊禮乎何必卜非禮卜亦不可再三瀆況乃四乎免牲免牛也猶三望不望可也禮四方嶽瀆天子至一方則望三諸侯望不越境內魯三望僭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婦人越國議婚非禮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穀于作沴

衛爲狄滅遷楚丘今三十餘年狄又滅之重耳爲方伯亡其同姓而不問愧小白多矣小白之霸也可以爲名也者取之不可以爲名也者置之重耳之霸也可以爲利也者取之不可以爲利也者置之小白以

存衛爲名勝狄爲無名故遷衛而不與狄爭也重耳以勝人爲利救人爲無利故弃衛之遷亦不問也二霸心術人品相去遠故楚丘遷書城帝丘遷書衛無預于晉與諸侯之辭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是年晉楚平不書可以觀春秋待晉楚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衛人之不忘狄宜也然自強無策乘其亂使之無功又與之盟其無能爲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重耳貪殘之主斗筲之器出亡所過唯酒食是議唯女子車馬是好蹣笑脏朏必刻骨書紳懷螫圖報是姦猾之老宿耳當其臨深爲高擠人于淵不遺餘力茍求快意無復怵惕之心覆曹傾衛何怨毒之深也主盟八年春秋所書十有八事皆陰險刻薄無一當人意而世儒嘖嘖稱爲康侯賢伯豈非諂乎豈非陋乎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晉邑

秦穆公聽杞子計潛師越晉以襲鄭師及滑鄭人弦

高詐犒秦師秦謂鄭有備入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襄仲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無師字

秦師還及殽晉人邀擊獲其帥孟明西乞白乙丙夫人文嬴請釋之君子曰晉之託于秦厚矣重耳復國秦人復之也城濮之戰河陽之會翟泉之盟無役不與共是秦有大造于晉也背舊好而邀一旦之功晉實孤恩乘人喪而掠其鄙邑秦實開敵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說者曰書人不正之安見不書人者皆正乎又曰書秦狄之且不稱秦將何稱乎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傳謂因晉喪也重耳在狄人亦圍衛其有晉喪乎且既爲殽之役又何辭于狄傳之諛霸偏曲類此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報升陘之役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甚魯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侵晉晉人敗之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朝齊且弔狄難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以燕息禮君終于路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霣

記異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附楚也

春秋直解卷六終

春秋直解卷七

郝敬習

文公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〇春王正月公即位〇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左穀無朔字）〇天王使叔服來會葬〇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〇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使會葬又錫之命懷魯厚矣繼立不稟命喪畢不入見孰謂周公之後知禮乎君子曰懷不寧侯亦不足榮也

晉侯伐衛

衛成公不朝晉晉襄公使人告于諸侯伐之先且居謂晉侯曰勿效尤乃朝王于溫遂使且居胥臣伐衛夫晉衛兄弟也兄弟不相朝何至布告諸侯朝王而後伐衛是教諸侯事晉如事王也故不稱先且居胥臣而書晉侯伐衛誌悖也凡此皆春秋惡晉之大者

叔孫得臣如京師

聘周也非朝王不書此書何也王使再至以陪臣報禮不敬也君前不氏稱叔孫陪臣不敢上屬天子也

衛人伐晉

晉以不朝討衛衛人不服遂伐晉君子曰師直爲壯書伐晉壯衛也春秋惡晉可知已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晉侯取之疆其田魯使往問書會尊內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均公穀作髡）

儒者論春秋以字爲褒貶有如商臣弑父何字以貶之亦惟直其事告諸天下後世而已天下後世人有目胸有心不待辭之畢而瞿然栗駭氷兢者春秋之義通諸天下後世也漢董仲舒云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陷簒逆之罪所謂義非毀譽可私所謂通豈褒貶後傳故曰春秋之直在民其不書父何也春秋之事非家事頵爲父不君也寵庶紬嫡名弗正也傅其子以兇邪之潘崇教弗端也議繼而婦人江芊（弭上聲）何以得預幾事弗密也仲尼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君不可爲父不臣不可爲子故禮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養世子不可不愼此之謂也

公孫敖如齊

公新立通好也

二年〇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報殽之役晉人禦而敗諸彭衙初孟明視之敗也繆公舍之是役也又敗又舍之雖後效可期殺之骨朽矣繆公貪而不悔孟明喪而不戒法不行何以馭臣臣無恥何以事君春秋奚取焉而世儒競爲美譚也

丁丑作僖公主

傳謂書不時非也禮有喪主有吉主喪主既葬反虞作矣吉主小祥作矣一尺之木豈不辦而後時乎非也是時議躋僖閔上作新主納于大廟祫非禮也禮三年喪畢新主乃入僖公薨甫十五月練主之外更

作新主壇故鬼廟以納新鬼豈禮也哉國之大事在祀據事實錄而其失可知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公及也晉以魯不朝爲討公往晉侯使大夫陽處父盟公慢也往不如反不至不書公諱也君子曰諸侯之相朝如滕薛鄶杞朝魯已非矣齊桓圖霸斯致諸侯重耳承風以力脅之天子往而諸侯甸矣自是朝晉以爲常衛不朝而受師魯不朝而受辱終春秋諸侯朝晉百有餘年鄭游吉語張趯曰文襄之霸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則晉朝諸侯亦久矣諸侯以王禮事晉置文武之肆于何地世儒猶謂春秋獎晉豈非醉夢之言乎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穀作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斂鄭地）

晉諜衛也敖會公在晉也晉使大夫盟諸侯故書晉士穀以誌晉之無禮而宋鄭之君甘與齒晉所以日驕也凡晉之横始于重耳而甚于驩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祫禘也合羣主祭于大祖廟曰祫禮諸侯五廟

昭穆以世閔公先僖公三十五年而後僖公薨魯人以僖爲兄先非禮也衰絰未除而用吉祭失哀敬之情矣繼世而弟爲之後亂昭穆之序矣亡新鬼于故鬼之前枉生死之期矣故君子謂之逆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取汪而還

公子遂如齊納幣

親喪未除而議婚非禮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附楚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官未有卒者卒虎魯私交也赴則書

秦人伐晉

報三敗之恥也師及晉郊晉師不出取王官封殽尸還儒者歸功孟明夫以三敗博一勝可謂功乎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障天而下曰雨外災甚則書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再往始得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君子曰救小而攻堅其弗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公自逆也婦有姑之稱逆女而稱婦夫人而稱婦姜公逆而諱公何也公與姜氏已伉儷于未歸之先故逆不使卿入國不至稱婦直也君子曰無禮鮮終敬嬴匹嫡二嗣不祿所由來也夫

狄侵齊

狄之害甚矣此豈亦有晉喪與

秋楚人滅江

君子固知晉之不能救江也

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君子曰晉襄公之于秦已甚矣厥考受施不為不厚文嬴歸晉穆姬歸秦兩君之好不為不戚背父之德違母之親而以斂怨豈人情哉覆于殽勝于彭衙取汪三施而報一猶謂不平乎其求之無已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尋舊好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其子君矣其孫又君矣說者欲奪其夫人千乘之君而不得親親尊祖豈人情乎書風氏別于嫡也稱夫人遂所尊也嗚呼盡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贈喪風氏也君子曰天子而含賵諸侯之母可其含賵諸侯之妾不可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作毛伯

重諸侯母也雖然莊公有二嫡乎子可以伸情君不可以過禮

夏公孫敖如晉

成風之葬王使再至大夫謝晉而公不報周非禮也

秦人入鄀若

鄀背楚即秦復貳于楚秦人伐之

秋楚人滅六

六近楚小國皐陶之後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脩好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聘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作讙

晉襄公卒靈公爲世子在襁抱文公庶子雍長而仕于秦趙盾使先蔑士會迎之且至襄夫人抱世子哭于趙氏趙盾違初議而立靈公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是年秦繆公卒不書秦不赴也或曰惡其殺三良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亦姑出奔狄射穀作夜

狐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初襄公謀以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問于陽處父處父請以射姑佐盾射姑銜之公薨射姑殺處父奔狄然則何以書晉殺曰主少國無政苟能正射姑之罪則射姑殺之也不能正射姑之罪則晉殺之也

閏月不告谷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頒朔諸侯奉之藏于祖廟遇月朔朝廟以其月之令告而集羣臣布之備遺忘防廢格也閏月不告廢禮也猶朝幸之繼此併廢朝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句公作朐遂城郚吾

初魯復須句邾人再取之至是邾世子叛歸魯魯取須句居叛人非禮也城郚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穀作壬

不書葬有公族之亂也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公惡公族偪謀去之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非其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平聲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以徒送公子雍還晉而晉人已立靈公矣趙盾潛師薄秦人于令狐敗之先蔑遂奔秦士會從之

狄侵我西鄙

魯以狄難告晉晉趙盾因狐射姑而讓狄焉仲尼所

以猶取于齊桓與管仲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鄭地
晉靈公新立趙盾爲政合諸侯固盟也大夫而合諸侯自垂隴始仲尼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書會晉大夫直也說者謂公後至諱不敘國夫後至何足諱不敘國何足諱後至迂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有徐難求平于魯書敖涖盟不書莒請盟何也敖非爲盟往也爲逆己氏其逆己氏也又託爲襄仲襄仲攻之惠伯平之書其志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 豚上聲 盟于衡雍 鄭地
扈之盟公後至晉以爲討襄仲往謝遂受盟
乙酉公子遂會雒 洛 戎盟于暴 公作伊雒戎
雒戎將侵魯襄仲受盟左傳謂書公子珍之夫受盟于戎何珍之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無而字
穆伯奉幣如周葬襄王不至而從己氏于莒禮天子喪則諸侯奔魯使陪臣又不達非禮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昭公不能于其公族又不善事其祖母襄夫人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書司馬何也司馬者昭公弟公子卬 昂 也昭公欲殲公族而用子卬爲司馬禍由司馬也司城蕩意諸避亂奔魯不名不成其避也未幾求復遂及于禍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王卿士求金求賻也不稱王命諒闇也天子不私求財求金非禮也王室有大事魯使失致書求甚魯也且諱之

夫人姜氏如齊
出姜不安于魯公嬖敬嬴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毛伯來魯使乃往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初晉襄公欲登箕鄭父先都于上軍以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忘也乃以趙盾將中軍先克爲佐士穀梁益耳銜之蒯得于先克有爭田之忿遂共殺克晉人殺梁益耳及都禍不始都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按傳作亂者五人釁由士穀梁益耳不得中軍而怨先克阻之也故箕鄭父先都可原而五臣駢戮濫矣書及累也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大夫也非大夫不書何也春秋之政在大夫刑上大夫則士以下可知該賤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鄭三大夫鄭受平晉率諸侯之師救之不及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

越椒也不氏比內臣也春秋未嘗外楚可知胡氏小變其說公穀謂楚無大夫終春秋書楚大夫屢矣世儒強為例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遂

禮贈死及尸僖公喪九年成風喪五年而後襚非禮也先僖公從子也稱成風殊嫡也說者謂仲尼罪僖公之夫人其母豈聖人崇孝之意與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傳謂大夫卒君與小斂則書日不與則否春秋無是也舊史詳畧耳

夏秦伐晉

報令狐之役說者謂仲尼狄秦若是則書狄伐晉可也豐水不改岐山如舊周人居之則夏而秦人居之則狄何稽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謀弑楚子楚子覺而殺之賊臣亦稱大夫無削爵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魯及也蘇子周大夫頃王新立求諸侯也

冬狄侵宋

中原無歲無狄難謂晉攘夷謬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蔡侯將導楚子伐宋宋公逆楚子與鄭伯相楚子以田孟諸蔡方媚楚宋鄭因蔡求平故獨書蔡侯惡黨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君小國公作圈

說者以書君為自將書人為微非也君不在不稱君君在稱君可稱人亦可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公穀無仲字匡公穀作筐鄭地）

晉謀諸侯之從楚者是後晉楚無歲不爭中原益紛然矣

秋曹伯來朝

即位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歸蕩意諸且賀楚師之不害

狄侵齊

諸侯患狄無寧歲矣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作盛）

失地奔魯也

杞伯來朝

請絕叔姬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之女弟也不書歸不允于杞也不書大歸未歸卒也稱子從夫也不繫杞杞絕也

夏楚人圍巢

近楚小國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

告伐晉也術不氏尊內也君在臣不族說者曰大夫書名秦無大夫亦名賢繆公非也仲尼未嘗曰我大夫而名非大夫而不名也爵有公侯伯子男則有卿大夫士春秋不黜秦伯而世儒欲黜秦大夫是秦有君不得有臣何居或曰繆公賢名其使吾聞賢不名未聞名而賢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伐晉趙盾帥師禦于河曲臾駢謀老秦師秦師遁臾駢欲薄之胥甲趙穿不用命秦師遂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後同）

魯與莒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穀作籧篨）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晉姬生捷菑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旱也

大（泰）室屋壞（公作世室）

大廟寢室也屋壞志慢也屋壞則烝嘗可知烝嘗據則曾孫可知春秋之義簡而至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踏公會下無公字）

公朝晉也衛因公求平于晉

狄侵衛

狄之禍衛終于無已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鄭地公作棐還上公穀無公字）

鄭亦因公求平于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凡如晉往至必書甚晉也是歲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故不書崩魯不會故不書葬友邦

君薨赴然後會王崩不赴亦宜會崩不知葬不會史不書無王也春秋因之而魯與諸侯之罪可考而知矣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人以魯不會葬來伐魯亦伐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趙盾主盟晉大夫長于諸侯矣

秋七月有星孛（佩）入于北斗

書異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趙盾以車八百乘造邾城下納捷菑邾人正辭晉師退說者謂春秋善盾非也捷菑不當立審矣豈以大國之出而皆奪人嫡事不慮可而動退晚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初穆伯從己氏于莒魯人立其子文伯文伯卒立其弟惠叔惠叔請復其父未至死于齊遺二子于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元妃魯叔姬生子舍弗愛公子商人桓公庶子也驟施于國得衆昭公卒舍即位三月而商人弒

之或疑舍未踰年不宜稱君夫一日君矣況三月乎或疑弒君猶稱公子夫商人非公子而誰豈公子遂得弒君而弒君即非公子乎世儒所以轇轕于例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來奔往年蕩意諸亦來奔不稱名書司城國難之辭也詩云正大夫離居不誠意諸也未幾求復遂及于禍子哀來奔不復禍亦不及故書名以信之聖言如化工隨物惡在名之賤而爵之貴也儒者辭窮則稱變體吾末如之何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第13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

齊商人弑其君舍魯因王請叔姬王使單伯往商人執王使亦執叔姬

齊人執子叔姬

公穀謂叔姬與單伯私蓋商人構之果爾則經宜書及別書乃所以昭微故春秋之義微而顯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叔姬王命不行而微惠强霸世道之羞也

三月宋司馬華(去聲)孫來盟

子哀來奔華孫來盟宋岌岌亂作矣華孫者華督之孫督弑其君而孫猶為司馬用人如此欲無亂得乎

魯君與盟又與宴是誨之貳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死于齊魯不許歸葬朞年而惠叔猶毀以請乃許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以晉故乃釋單伯賊臣執天子之老周不能討魯不敢問徼晉之惠脫于梟囚說者猶謂書官書名所以貴之謬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從楚新城之盟不會晉郤缺帥師伐之取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難且請伐齊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謀伐齊也晉與宋衛蔡陳鄭許曹人盟魯不會以齊難也商人懼賂晉遂不果伐故不列諸侯嗟夫商人辱天子弑君囚君母而竟以賂免晉之謂逋逃主萃淵藪非乎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以扈之盟也不言叔姬來言齊歸歸由齊也與哀姜同辭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孚)

諸侯之師寢商人益驕侮魯怨遂伐曹討朝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求平于齊季孫往受盟齊侯弗許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公疾也疾不視朔常也四則書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西)丘(齊地公作犀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菑丘)

公不往使襄仲納賂乃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文公母聲姜也泉宮有蛇出似先公之數而夫人薨謂臺爲祟毀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饑庸人叛楚以秦巴之師滅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作處
宋昭公無道子鮑公庶弟驟施于國國人附之襄夫人王姬昭公嫡祖母也私于鮑昭公田夫人使帥甸卒攻殺之立鮑爲文公司城蕩意諸死焉不及意諸賤其不智也已去求復不逮高哀遠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以諸侯之師討宋弑昭公者事雖不克猶書四國稱伐與其進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師至公乃親往
諸侯會于扈
定宋鮑也往年諸侯討齊盟于扈納賂退今年諸侯討宋會于扈立賊還事同書同稱諸侯畧之傷無王也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非薨所也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納閻職之妻而御其夫尸邴歜之父而僕其子二人謀弑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仲遂賀新君得臣拜會葬也仲遂因與齊人謀廢太

子太子齊出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出姜生太子惡及視敬嬴生接阿文公欲立接以屬襄仲惠伯不可襄仲請于齊齊侯許之遂殺惠伯弑二子立接爲宣公不書弑諱也稱子在喪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公奪嫡出嫡母襄仲弑君逐君夫人齊人黨惡殺甥以絕姑天下之大惡也書夫人歸齊傷之
季孫行父如齊

奪嫡之謀行父與焉仲尼譏三思以此

莒弑其君庶其

傳稱莒公無道黜其太子僕愛季佗僕因國人弑公遂出奔春秋不書僕書莒禍由國人也弑父大惡聖人詳審之至文致附會非春秋義也

春秋直解卷七終

春秋直解卷八

郝敬 習

宣公名接文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大喪未期昏急于親齊也本仲遂之謀故逆至書遂婦有姑之辭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且乞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討不用命也初晉與秦戰于河曲胥甲趙穿違命縱敵今七年矣討不已後乎不及趙穿趙盾之私也君子知惡成之漸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行父賂入平州乃會定公位也

公子遂如齊

拜平州之成也

六月取濟西田

為謀奪適者齊也出君母致新婦者齊也成會定位者又齊也取濟西田猶曰彼我木桃耳

秋邾子來朝
　邾子新立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鄭人以晉受齊宋之賂從于楚遂侵陳宋討其從晉
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
林伐鄭（棐公作斐）
　不書救宋楚師先陳也胡氏謂宋弑君削之鑒也于
　棐林不成伐也遇楚師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

　崇秦屬也晉欲與秦成而難請趙穿謀侵崇要之無
　功書帥師專也弑君之賊專而後動于惡
晉人宋人伐鄭
　棐林之役楚人囚晉解揚鄭故也晉以宋伐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被執而逃據事
　直書詳明如此何世儒之鑿說也
秦師伐晉
　報崇之役也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趙盾以三國之師禦秦師遂侵鄭楚救免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皐公作獋）
　晉靈公無道趙盾驟諫曰以殺盾為事盾出亡使姪
　趙穿弑靈公于桃園盾遂返世儒謂盾不弑君春秋
　責備賢者耳仲尼曰吾之於人誰毀弑君大惡盾嚮
　然無染而漫加之夫非毀與盾為政穿為從子河曲
　違命不問伐崇無功不討何為者與桃園之事路人
　知之豈盾不知乎始謀先去自掩事成則返釋賊不
　討又使迎立新君以遁舊罪盾為穿計非自為計乎

　史稱晉司寇屠岸賈作亂討靈之賊滅趙盾之族當
　時已明知盾弑君矣豈無罪責備道其實而已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郊非常祭而魯為常常則不書牛傷改卜死非常書
　非常以表常也終春秋書魯郊九龜違四牛災四非
　其時一議禮者可以觀矣是時天子新喪用吉祭禮
　與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穀皆無之字渾穀作賁）

伊雒之有戎晉遷之也豢犬羊於堂室爲私屬以逼天子晉之惡可勝道哉子帶之亂襄王蒙塵皆陸渾爲之齊桓主盟不能討重耳納王誅子帶而戎無恙文宣以來夷狄之禍不絕書晉雖彊梁虎視諸侯以此屬爲爪牙其敢誰何昭公九年周詹伯讓晉之辭可知也楚宅南邦于戎非切膚非有精忠勤王奉辭伐罪之誠視友邦相攻猶彼善於此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名正言順世誇召陵城濮未昌言若此而乃孰夷楚之例謂夷狄相攻果仲尼之意乎昔周之盛也玁狁居焦鑊侵朔方詩人憂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棘今戎逼處畿甸天子不能討楚人一舉文罪之其若王室何或曰楚子不當問鼎夫恒情貴耳過周郊問九鼎其誰不然左氏因事脩辭以蔽罪是腹誹之律也或曰春秋奬楚乎曰非奬楚也書伐陸渾以惡夫遷陸渾者爾

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也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宋文公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伐宋宋報之

圍曹宋書曹不書何也舉其甚者宋鮑殺母弟殘宗室國內糜沸豈曹之爲患耳身爲大逆九族解體外搆怨於諸侯樂其所以亡者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大之恤小也平其忿而服其心疇敢不從以禮字人若之何伐而取也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稱弒靈公者公子宋也歸生與聞之非也魯宣公十年鄭人討靈公之賊斲歸生之棺國人有輿論矣書歸生實錄也豈其責備如世儒之云乎

赤狄侵齊

夷狄之禍不絕書其誰能攘夷者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朝齊也以齊得國故事齊惟謹

冬楚子伐鄭

鄭從晉也

五年○春公如齊

朝也齊高固欲娶叔姬止公盟而後遣

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叔上有子字）
叔姬歸高固非公志也語云受人施者常畏人魯宣公之謂矣
叔孫得臣卒
不日史闕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諸侯女爲大夫妻常也夫以其婦來婦家亦常也此書何也止入君父而摟其處子其駢然而來也易所謂寇婚媾與
楚人伐鄭

鄭從晉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也趙盾身爲賊主內弑君而外爭諸侯書侵惡之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宣公不朝晉晉使衛人囮之良夫來盟詐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助齊伐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公以孫良夫之盟朝晉晉人止公責賂而後與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疾也禮大夫奉使出聞親喪徐行不返身死以尸將命中道復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大夫卒當祭不告終事告明日不繹聞計而繹舞入去籥皆非也爲國以禮防禮以微雖羽籥楹桷事小必詳故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才如管子不辨反坫樹塞不爲大器察邇謹微春秋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文公之妾宣公母敬嬴也私襄仲而奪嫡其薨也猶之夫人何例之貶焉
晉師白狄伐秦
以夷狄攻親戚春秋所甚惡也
楚人滅舒蓼（蓼公作鄝）○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
子爲諸侯母焉得非小君說者譏貶謬也雨不克葬惡不戒也左氏以爲禮大事不克而可謂禮乎禮不

書爲雨止有禮則不書
城平陽
凡城書重守也
楚師伐陳
陳從晉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拜會葬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使來徵聘孟獻子往宣公立九年矣朝齊無歲不
親如京之使纔一見且以徵行非禮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邾婁之邑魯取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會扈謀伐陳也陳從于楚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卒于會荀林父以師還不書葬魯不會也何
以不會衛黑壤之怨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卒不書葬魯亦不會何以不會衛孫良夫之
詐也
宋人圍滕
伐喪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書爵晉書名卽如儒者例未爲絀楚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鄭穆公之女夏姬陳大夫夏御叔之妻徵舒之母御
叔死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衷其衵（匿）服戲
于朝洩冶諫箏行父言于公殺之傳謂仲尼不直洩
冶有是辠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上書公如齊下書歸田田之歸其以勞公也若曰十
年事我勤以相酬耳嗟夫此一濟西田也昔何以往
今何以來詩云旣往旣來使我心疚其濟西田之謂
與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齊世卿惠公卒而出奔其素席公之寵耳書氏
以族行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齊喪也禮親喪子奔君喪臣奔諸侯相奔喪非禮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淫于夏姬徵舒惡之遂弒靈公孔寧儀行父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子宣公不忘齊侯故亦不忘仲遂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從楚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也諸侯之大夫九年一如京師天子之貴介弟不踰年而報禮比于滕薛之事魯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蘱）

仲遂死而其子驟貴矣所以不忘東門之勳爲豎子急成名也抑或憤三桓之專引媢子爲腹心乎卒以如晉之謀遂見逐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賀新君歸父獻繹捷事齊極備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奔喪也往來常禮何足書魯數往而齊一來魯君往而齊臣來齊倨而魯恭也故夫君子恭近於禮宣公之恭於齊亦遠於禮乎

饑○楚子伐鄭

鄭受晉盟也是役也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皆不書何也楚盛於莊王之世晉政衰矣栽培傾覆天之道聖人何擇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鄭與楚盟書與晉盟不書春秋之意可知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宣公寵利歸父內典軍政外結鄰好使無替先勳也疎老成而任新進豈爲東門氏計長久乎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

欑函狄地晉患狄使郤成子求成衆狄苦赤狄之役許晉晉侯往會之許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討賊之辭說者謂不告天王貶稱人迂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討賊可也賊討矣而又入之甚矣納公孫寧儀行父是除草而養其萌也二子淫惡從臾以亡君殺徵舒

謂陳侯亦殺二子謂洩冶可矣左傳謂爲有禮是何
禮與

十有二年〇春葬陳靈公
陳靈公死二十有一月葬以亂故說者謂賊討後書
葬楚不殺徵舒靈公不得葬乎

楚子圍鄭
楚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請降楚子曰能下
人不可幾也退與之平而舍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弼晉師敗
績

不書晉救鄭何也楚旣舍鄭不直晉之後戰也書及
楚子戰戰非楚子得已也書敗績直也說者謂楚長
見絕于春秋無稽之言與

秋七月〇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貳于晉楚伐之宋救之蕭人執楚熊相宜僚公子
丙楚請勿殺退師蕭人殺之楚遂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衛地
拒楚也

宋師伐陳〇衛人救陳
宋爲晉伐陳衛爲楚救之夫衛朝盟而夕貳孔達所
以不免也

十有三年〇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
莒不事齊也

夏楚子伐宋
討其救蕭也

秋螽〇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作縠
先穀負晉多矣邲之戰違命喪師已又召狄伐晉晉
殺之宜爾然書與洩冶孔達同爲有削爵之例

十有四年〇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使人問衛之救陳者不首將加師孔達自縊君子

曰晉之迫諸侯何以異于秦之迫六國哉人知秦如
虎而不知晉如狼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〇晉侯伐鄭
報邲之役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初宋救蕭伐陳楚子銜之楚使人適齊過宋不假道
宋人殺之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〇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新進主諸侯行父諸人所以側目也

十有五年〇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薦賄于楚孟獻子之謀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圍宋久宋華元夜入楚師告令尹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子反曰何子之情也告楚子楚子退師三十里與平君在書人此亦一徵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赤狄族晉侯姊爲潞子夫人潞相酆舒虐殺之晉人滅潞殺舒以潞子歸

秦人伐晉

晉景公東畧狄魏顆禦秦師敗之輔氏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天子之大夫爭政相殺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邾邑公作牟婁）

傳不言其故君子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不自天子出矣無何諸侯與大夫會無何大夫與大夫會又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職此之由

初稅畝

宣公在位十五年盟會薦賄之事多而饑歲相仍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三年螽十五年又螽力詘舉贏焉得不苟取履畝加稅公田之法壞矣

冬蝝（員）生

螽子也

饑

終春秋書饑三宣公十五年間二其甚者爾厚斂冗費無荒政故足書

十有六年〇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甚晉也始會以驕之離其黨以弱之遂滅之欺犬羊無知而納諸刀俎凡晉事類此然則狄可縱乎曰聖

人防其害不殄其無辜

夏成周宣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周宣王廟之檐榭天子宗廟災來告書

秋郯（談）伯姬來歸

出也

冬大有年

幸之也

十有七年〇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〇丁未蔡侯申卒〇夏葬許昭公〇葬蔡文公〇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

初晉郤克入齊徵會足不良于行而聞婦人有笑帷中者銜之是役也齊侯不敢往以四大夫盟晉人併執之而逃

秋公至自會

初宣公事齊謹及齊晉有隙魯遂去齊齊魯離而晉得間自盟斷道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欣入聲卒

叔肸宣公母弟初宣公篡立叔肸辭祿織履食至是卒書惜之說者謂書叔仲賜姓而世官也書卒大夫

也有始叔肸不仕亦氏亦卒大夫世官也與哉人死不稱卒遇伯兄不稱叔季若何可凡世儒說春秋迂誕類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斷道之盟齊不會晉衛共伐之齊侯受盟以公子彊質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牆鄫子于鄫

不虞而遇害曰戕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

楚莊王亦一時賢諸侯也據經傳所載無論晉文幾事而不如齊桓伐陸渾討夏南縣陳復之得鄭舍之圍宋不取敗晉不驕念子文之勳爲立後知叔敖之賢委以國斯亦春秋諸侯巨擘矣雖欲擯之焉得而擯諸說者曰夷狄不卒卒不日卒而日簡之例窮而辭支也不書葬沒其以王也

公孫歸父如晉

謀去三桓也或曰宣公不死三桓可去乎曰未可行父忠勤聞于諸侯歸父新進物望未允公得國不正外失齊好其弗濟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公穀作檉遂

奔齊

公薨季文子與臧宣叔逐東門氏歸父還自晉及笙使介復命壇帷而哭遂奔齊君子曰行父之逐東門氏也妒宣公之寵也初宣公奪嫡行父與有力事成公惟襄仲是德襄仲朝死子夕貴典重兵銜使命委任權力出行父上行父衷不平而歸父又謀去之謀未成宣公捐館而歸父爲朝露何怪乎雖然君死未殯逐其親臣是以君死幸也行父惡得爲仁哉

春秋直解卷八終

春秋直解卷九

郝敬習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卯葬我君宣公

無冰

冬燠也

三月作丘甲

備齊也先是魯背齊即晉復與楚謀伐齊會楚子卒不果齊人銜之及公孫歸父奔齊三桓懼而設備作丘甲加賦以益兵也田曰丘兵曰甲或曰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其詳不可考其横歛可知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初歸父謀以晉去三桓及歸父亡三桓懼晉討使臧孫許受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不書戰不以戎敵天子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魯圍龍取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地)衛師敗績

齊師自魯伐衛報子臧之役孫良夫禦之而敗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穀作手)及齊侯戰于鞌(安)

齊師敗績

魯衛乞晉師報齊郤克以齊婦之恨從臾晉侯出車八百乘會諸侯之師敗齊于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

鞌距齊五百里袁婁齊郊外五十里敗于鞌盟于袁婁師及城下矣郤克問昔婦人之笑于帷中者責齊

侯母爲質齊使國佐賂晉反魯衛侵地乃許平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公作遬)

取汶(闕)陽田

汶陽魯田之見侵于齊者魯取之袁婁之盟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初宣公求好于楚楚莊王卒宣公亦卒不克好公即位受盟于晉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子重侵衛衛服侵魯及楊橋孟獻子賂楚求平公子出質是時季孫行父爲政不能捐忿布公保輯境内而以私怨搆敵敵師入境乃屈身請盟質君嗣所損寔多

春秋不獨罪楚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是役也蔡人許人皆在二君幼不與盟不書楚人卽公子嬰齊也前與公會故名今十一國大夫并省書人說者謂尊晉詘楚然經旣先楚矣郤克以婦人一笑辱人君母甥舅之國比于戎狄獻捷于王豈然有飛揚之志說者尤欲詘諸侯事之謬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人以邲之怨再伐鄭鄭人覆而敗諸丘輿宋衛之

君有新喪卽戎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猶新延廏之新脩葺之也遷舊主改塗易檐將納新主故書新宮方新遇災三日哭哀之也戴聖記以爲禮公穀因之胡氏謂不稱宣宮主尚未入無主哭非禮故書

乙亥葬宋文公

生而褻國死用人殉春秋之属諸侯也焉得文

夏公如晉

拜汶陽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不事鄭鄭伐之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人不肯歸魯魯以師圍之君子曰衆心不附圍何可長也

大雩

旱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牆咎高如廧公作將 穀作牆

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入春秋百三十有五年矣而魯未受晉聘荀庚來一旦有禮何也東諸侯大者魯與齊如鞍與郤晉新盟齊使衛人招魯齊盟而魯懼魯盟而齊孤[redacted]附晉益堅二子來要盟也書聘諱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殊盟非禮也論周班衛爲先論同姓衛爲戚謂晉爲盟主乎先歃可矣

鄭伐許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去疾未得志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朝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晉侯不敬公公將求成于楚季文子止之
冬城鄆 運
書重守也
鄭伯伐許
鄭病晉楚而頻年伐許貪亂[redacted]無已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見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穀 公作于穀 齊地
晉荀首如齊逆女魯使叔孫餉之君子曰齊之女于魯非得已遠懼晉而近患魯魯樹近敵亦何利焉晉所以收漁人之功耳
梁山崩
晉地山春秋書山崩二皆晉也易曰地道變盈儻亦晉分之兆與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地

鄭爭許田訟于楚不勝求成于晉晉會諸侯于蟲牢盟鄭備楚也蟲牢密邇京師天王新喪咫尺諒闇過而不問春秋所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武公至是十一世已毀之廟也鞌之役謂國有武功倣周制爲武世室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諸侯五廟而有世室僭也
取鄟 專
邾邑魯取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蟲牢之盟晉欲再會宋人辭晉人衛之至是使伯宗
夏陽説衛孫良夫侵宋鄭與戎蠻之師皆在獨書衛
惡良夫也東方之多事良夫爲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晉召使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秘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非有深怨于宋徒以蟲牢辭會使衛人伐之不已

又使魯伐之晉驅諸侯如臣僕而魯奉命惟謹四年
宋聘魯五年魯聘宋兩國方睦魯甘心棄宋好畏晉
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去故絳遷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
楚師還晉遂侵蔡楚救之晉師亦還
七年〇春王正月鼷奚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鼠小曰鼷免牛不郊也魯郊牛之異屢見詩云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其斯之謂與
吳伐郯談
吳周太伯之後儒者以其居吳謂之夷有如楊拒泉
皐居伊雒可謂之華族乎春秋于吳書盟書會書國
書爵與諸侯同何知仲尼本夷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書不郊則郊屢矣猶三望望亦非也春秋之義婉而

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〇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伐鄭晉以諸侯救之爲馬陵之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初楚申公巫臣竊夏姬奔仕于晉楚子重
子反分巫臣室而殺其族巫臣爲晉使吳教吳車戰
叛楚至是伐楚入州來巫臣與晉之謀也
冬大雩

旱也不月史逸也八九月猶不雨旱甚也穀梁謂冬
無為雩矣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良夫之子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本魯田見侵于齊鞌之役晉取以歸魯茲復奪
以與齊詩云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君子所以惡晉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附楚也
公孫嬰齊如莒

其事不可考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伯姬也伯姬賢來媵者三國
夏宋公使孫壽來納幣
徵伯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趙嬰晉趙盾弟盾子朔娶于成公女莊姬
趙嬰通焉同括共逐嬰莊姬愬于晉侯曰同括為亂
使欒郤誣證之遂殺二子春秋書殺大夫多矣此尤
無罪而書法同未有以發貶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錫左作賜
禮諸侯繼世新立覲天子則錫之命人臣有匡天子
功則加錫命魯成公在位八年無朝覲之禮無敵愾
之功而王使來錫命是僭賞也賞僭則為善者不榮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卒于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郯從吳也晉徵兵于魯伐之季孫行父請緩士燮怒
魯師遂出書聘諱也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禮諸侯夫人歸以姪娣從同姓二國媵之
亦各以姪娣從一娶九女也伯姬歸宋而衛晉齊三
國皆媵是十二女也惟王十二宋以先代後用王禮
魯尤而效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婦人生見出而死歸葬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諸侯以汶陽田不直晉晉遂與諸侯盟君子曰晉之
行詐久矣何獨一汶陽田耳汶陽田既不信而蒲之

盟又足信乎盟非古也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歃血皆市井駔儈之約晉人挾以爲大權而諸侯信以爲大事顧朝盟之夕背之今日盟之明日背之其背之也閧然相爭爭之不已譎然又盟此謂蜮之心飾人之貌狌之血塗虺之口烏足信乎然且兢兢奉之曰盟主曰齊盟是何晉人狡而諸侯愚也亦可笑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使卿致之禮也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私與楚盟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殺鄭行人伯蠲遂使欒書伐鄭楚子重侵陳救鄭不書無功也書執甚晉也殺行人不書史不備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邑）

楚子重自陳伐莒莒無城郭之備浹辰之閒克其三都渠丘莒鄆

秦人白狄伐晉

晉以白狄伐秦秦亦以白狄報之始作俑者晉也後世踵其敝使神州沈沒華夏腥羶春秋垂戒遠矣哉

鄭人圍許

鄭人以晉執其君故出師圍許示不急也

城中城

魯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討其圍許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踰年不遣鄭人用叔申謀立世子髡頑爲君晉乃以諸侯伐鄭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不書史不備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奴平聲）卒○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晉人以公貳于楚止公使送葬惟天子葬諸侯送春秋所以甚晉

冬十月（公闕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公作州後同
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晉止公九月公請受盟乃遣使郤犨來涖盟書聘史
諱也是役也郤犨求婦聲伯女弟爲施孝叔妻奪以
與之凡晉人貪淫無異狗彘謂春秋與晉者無是非之
心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拜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脩好也齊魯自鞌之役不通聘者凡十年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與伯與爭政不勝出奔晉天子不能制其大
夫則紀法斁天子之大夫爭而告于諸侯則體統乖周
弱晉强春秋所由作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善于晉楚之執政者欲成晉楚會于瑣澤成
也鄭伯在不書聽也書三國少之不書成成未可也
晉楚大夫盟于宋晉侯與楚大夫會于赤棘皆不書
楚不誠也楚僨于吳詭求息肩于晉晉人信之以誇
于鄭曰楚與我矣夫鄭楚所必爭也楚欲得鄭晉不
欲失鄭雖盟何益故曰成未可或曰苟成也不亦可
乎曰亦不可不利于周不利于諸侯夫晉已橫矣益
楚始兩狼必分南北約兄弟王而周室危別屬國弁
朝貢而諸侯危則東周之滅不待秦政得志劉項之
勢已分于簡王之季矣故曰成亦不可善乎孟軻氏
有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離晉楚以攜虎狼
之羣借交摯之勢延東周一線之脉聽天命人心所
止以徐待眞主之出亦春秋之意卒未可與章句之
士譚此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侵晉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己來乞師
徵兵伐秦也昔荀庚郤犨來爲涖盟也士燮來爲徵
兵也皆書聘今郤錡來又徵兵書乞師惡晉之無厭
也惟天子討罪甸卒不行乃徵兵諸侯未聞諸侯相
伐而徵兵諸侯者也不然則寡小乞援于强大且晉
國寡小乎徵書旁午不勝供億之煩千里奔命不勝
跋涉之苦疲憊小國殲殺無辜孟子所謂服上刑者

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三月公如京師
　徵兵于周晉命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京師遂朝王不書不誠其朝也書自京師遂會
　晉侯所謂悠悠行路知有晉而已周劉子成子從不
　書以王卒行也以王卒行是天子而從征故諱也或
　曰二卿行非師行夫惟師行宜祉成子受脤于社非
　師行乎秦未嘗得罪王室與諸侯呂相數秦晉入

　米鹽私忿而摟九國之師發天子圻甸之卒以報睚
　眦斯亦張皇不軌之甚矣至使曹伯客死成子輿尸
　麻遂戰勝經不書不齒其功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曹伯廬卒于師
　晉爲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以孫林父見衛侯不可晉強歸之書自
　晉歸惡晉也春秋世卿禍人國多矣而孫氏亂衛季

氏專魯實晉主之則諸侯何賴有晉說者強諸侯事
　晉悖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使非其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入其郛許人割地求和鄭人侮寡猶書公子其例安
　在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婚姻常禮此書義有三公在位至是十四年矣而始
　娶世子是年生又四年公薨大昏後時非所以重祚

　胤一也禮諸侯冕而親迎共承宗廟公不親迎使其
　大夫以婦至禮簡事輕非所以重承先二也大夫若
　蔑若行父輩不往僑如烝君母穢德彰聞非所以重
　嘉禮三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志而晦盡而不汙有
　所受之又謂前書族尊公後不書族尊夫人則無稽
　矣後不書族蒙前文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秦伯桓公也不書葬魯不會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奔齊東門之族盡矣魯人憐而使嬰齊後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

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不書弒未君也稱曹伯終爲諸侯也殺嫡而終爲諸侯必有主者誰執之誰歸之則主者矣歸于京師假也世儒起伯討之例謬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成未三年楚復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恭）公

凡諸侯葬會則書穀梁謂爲共姬書鑿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山爲司馬山弱公室而殺文公之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其罪敢賴寵乎遂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之奔晉也魚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之無祀于宋也自止元于河上元請討山許之乃反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歸率國人攻蕩山殺之

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既殺蕩山魚石出舍于睢上元止之不可反閉門登陴而拒之石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楚邑）

晉招吴人撓楚率諸侯大夫會吴王壽夢于江淮之

間書會吴晉志也諸大夫不往則吴無由會吴雖欲會而不能自致諸大夫卽能致諸大夫而亦不能致晉也故曰晉志晉以諸大夫往故曰會吴儒者謂殊吴夷之夫儒者不夷楚乎楚會不殊又何也楚自爲會而吴則諸侯會之楚則晉不欲會而吴則晉欲之也古公之苗裔竄遁江介何夷之有

許遷于葉（攝）

依楚以避鄭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凍林木皆冰書異也二氣淫沴爲菑不祥可知必

曰某宜應某事不可知也不可知故可畏可知其誰
不避之謂某宜應某事一不應而百皆妄矣春秋于
宜異不可知耳非如世儒之鑿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是年楚以汝陰之田畀鄭鄭從楚子盟伐宋宋魚石
在楚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掩來乞師

是年四月晉復命衛伐鄭六月郤犨之衛之齊欒黶

之魯皆徵兵復伐鄭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徵諸侯兵而戰不列諸侯何也諸侯之從晉非得已
也厲公無道三郤驕恣頻年徵發諸侯苦之故鄢陵
戰後而諸侯懈晉遂替矣公羊以晦爲晝冥君子謂
公羊爲朝菌之知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戰楚子傷目兩軍自旦接至夕詰朝將復楚
子召司馬子反謀子反醉楚子宵遁及瑕賜子反死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晉敗楚師遂會諸侯于沙隨謀鄭也公後至晉侯以
郤犨之譖不見公先是魯叔孫僑如通于君母穆姜
姜請逐季孟公辭以晉難姜怒謀廢公公遲于壞隤
申宮設守而行遂後期僑如賂郤犨訴于晉侯曰魯
人待壞隤侯勝者晉侯遂不見公書甚晉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復徵王卒與諸侯之師伐鄭宋衛皆在不書公後
至不會也二國晉黨故不殊周齊魯邾人皆牽率行
故書春秋之義昭然說者謂春秋善晉何居

曹伯歸自京師

晉執之亦晉歸之假王命市威權直其事而情僞自
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條公作招丘

叔孫僑如使人告于晉曰殺行父我殺蔑以魯事晉
晉遂執行父于苕丘公待于鄆使嬰齊請范文子爲
言于欒武子乃釋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命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讐盟于扈

釋行父也

公至自會

未成伐故書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成公庶弟穆姜嘗指以示公曰不殺行父蔑此莫非君也及僑如敗公殺子偃夫僑如凶淫獲免子偃無罪見誅曾于是爲失刑書刺微之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公作結）帥師侵鄭

鄭侵晉衞人救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謀伐鄭也鄭世子質于楚楚人伐鄭晉復以諸侯伐之楚救至諸侯師還

秋公至自會

未成伐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君母聲孟子鮑牽以語國佐于朝會頃公以伐鄭行高無咎鮑牽處守公還孟子愬之曰高鮑將不納公公刖牽逐無咎無咎奔莒其子高弱以盧叛

九月辛丑用郊

禮冬至郊祀天故大饗不卜魯郊無時而日用辛卜吉則舉九月非時書用微辭也取器試曰用終春秋書郊九皆以故無故不書常且諱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二年之中書會伐鄭者三中原繹騷皆晉人爲之說者謂晉安中國非謬與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楚人救鄭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卒于貍（犂）脤（審公作軫穀作蜃）

還自鄭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叏）且（疽）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己）郤犫郤至

晉厲公無道欲盡去羣大夫用嬖人三郤多怨與嬖人胥童長魚矯陽五等隙欒書妒郤至之敗楚也使楚人來告曰郤至召寡君厲公問書書曰有焉公使胥童率甲八百長魚矯抽戈結衽詐爲訟者殺郤錡郤犫于榭殺郤至于車皆尸諸朝君子曰厲公之爲此舉甚矣而書與凡殺大夫同春秋是非豈待襃貶

後見乎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叛楚楚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厲公以討郤氏功使胥童為大夫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遂弒厲公葬以車一乘書曰殺其大夫雖嬖人亦大夫也曰弒其君雖厲亦君也春秋之義平直如此而書偃之罪何待名而後見乎然則趙盾歸生名又何也盾歸生匿不名則幸免矣二人彰彰然無可免

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使崔杼慶克帥師圍高弱于盧國佐救之殺慶克齊侯伏甲于內宮之朝殺國佐

公如晉

晉悼公新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亡臣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而以三百乘戍之塞吳晉交通之路書復入本宋地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告嗣君且拜朝此賓聘也而晉寖弱矣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營不急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鄭救之

晉侯使士魴（房）來乞師（魴公作彭）

伐彭城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汀）

晉謀救宋也此諸侯之大夫與諸侯會未幾諸侯亦不會而大夫自為會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直解卷九終

春秋直解卷十

郝敬習

襄公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掩)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晉以諸侯之師圍宋彭城執石魚等五大夫以歸

夏晉韓厥(公作屈)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公作合)

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諸侯之師次于鄫

以待晉師之侵楚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遂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諸侯不會而自相朝聘非禮也春秋是非明白易見類此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命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袞去聲)卒

鄭成公病子駟請曰有不諱晉楚誰從公曰楚君以我故親集矢于其目若背之是棄力與言也免寡人唯二三子公卒僖公立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伐喪也成公二年衞有穆公之喪鄭從楚伐之甯殖報之故獨書名此穀梁之說然則春秋于報怨可知

也儒者大復讐不自相左與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仲孫蔑教晉城虎牢以逼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謚齊也

叔孫豹如宋

公新立聘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之險也鄭不能守晉用魯仲孫謀率諸侯城
之以逼鄭鄭人懼而受成或問曰晉楚之爭鄭何為
也哉曰欲代周而王耳鄭密邇東周得鄭則包舉雒
邑據九鼎以號召諸侯曰若是則何不爭周而爭鄭
曰周室雖微猶為共主晉楚雖強其勢莫敢先發以
爭鄭為名以得鄭為僞爭鄭所以爭周也得鄭所以
得周也然則春秋以鄭與晉乎與楚乎曰鄭烏可以
與人與之鄭是與之周不可以與楚尤不可以與晉
曰何謂其尤不可以與晉也曰天下一日無王則亂
春秋無王二百有餘年矣仲尼以天下為己任思藉

賚于齊魯而不偶屈指諸侯晉為戎首受朝受貢無
異王者其子孫業牛耳其卿相驕恣語云人滿天棄
識者知晉祚將不長故屬意莫如楚楚地廣民衆用
之如順風而呼其適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
身待于陳蔡之間者數年驅車行其野而聞鳳兮之
歌千載知心無如狂接輿生平足跡不入晉境臨河
一望太息而返每云吾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則其
絕望中原之日久矣子西之沮昭王之不祿天祝予
天祝予曰若是則仲尼以天下與楚矣曰非以天下
與楚不得已而思以楚與天下耳文武不作東周不

振徒然護此瘻痺之軀坐觀生靈塗炭累百年不為
之所而優游以待霸王之會盟仲尼不若是其迂也
然則將奈何曰周可輔則輔之不可則用伊周之權
乘湯武之資削除僭亂以安天下春秋之志也苟有
用我其何擇于楚曰若是則外中國與曰非也天地
之運自北而南洪荒以來帝王起自西北至周衰迄
于五霸二百餘年之間中原元氣銷鑠殆盡識者謂
王氣將在東南聖人儻亦前知之故其刪詩首南風
而篇終服楚春秋之于楚若惓惓焉詩與春秋二經
聖人心術隱微所寄也學者亦可以窺一班矣若夫

守章句之說謂春秋獎霸尊晉則仲尼之作春秋也
守其為春秋而已邪仲尼之視春秋敗局焉耳儒者
區區執尊中國攘夷狄一語以該十二公之筆削豈
不淺陋迂拙而可哂也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子申為右司馬責屬國賂楚子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無功以憂卒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晉地

謀致齊也是役也公見晉侯稽首禮諸侯見天子則

稽首諸侯相見稽首非禮也春秋所以惡晉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衛地

晉求好于吳合諸侯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吳子不至夫晉之求通于吳也爲撓楚耳儒者謂楚吳皆夷稱晉攘楚而不責晉事吳持論豈得其平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楚令尹子辛貪陳侯去之使袁僑求成于晉晉使諸大夫與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討其不會雞澤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楚將伐陳聞喪而止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

成公之妾襄公母也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傳曰聽政謂聽晉所命諸侯貢獻之數友邦交際有先王之禮在賓主承筐非有常數取盈也晉于諸侯限以多寡視國大小是責諸侯以職貢而身都王者之奉矣世儒猶竊竊然以尊周諛晉豈不謬哉然春秋不詳舉其事何也凡貪淫瀆禮之事非弑逆則不書下之慢上也極于弑君而上之殘下也極于殺大夫春秋之義包舉矣

陳人圍頓

楚使頓侵陳陳圍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魯請屬鄫以助歲幣之貢晉許焉叔孫以鄫世子見晉成屬也夫以諸侯之附庸皆由晉制寧復知有天子乎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復以諸侯會吳使魯衛告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問陳叛對曰令尹貪楚子殺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晉爲吳會也吳子不至使其大夫來按傳魯穆叔以屬鄫不利使鄫大夫自會故鄫稱人大夫也則吳稱人亦大夫也吳大鄫小自宜先吳後鄫皆大夫自宜先諸侯後大夫豈以夷狄抑吳以鄫不如夷狄知父子之謂乎當是時晉之需吳亟矣雞澤之盟迎之不至善道之會魯衛居閒十四國公侯世子相與欽遲吳一大夫豈不辱哉儒者曲生異說以掩會吳之失

其技梧牽強亦甚矣

公至自會○冬戍陳

魯與諸侯戍之晉命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楚子囊新爲令尹討陳晉以諸侯之師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爲宋司馬欒轡與之戲于朝而梏之以弓平公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逐之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先是鄫以魯屬事晉輕莒無何魯歸鄫莒人襲而滅之按傳晉使人問魯何故亡鄫八年莒人伐魯疆鄫田則鄫之見滅于莒明矣穀梁說爲例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胡氏謂如李園進妹不韋獻妾之類未知二傳何所據或謂昭公四年魯復取鄫疑鄫寔未亡蓋是時鄫已爲莒邑猶稱鄫者本初也日月時舊史有詳畧

非例也

冬叔孫豹如邾

脩平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代父政如晉見且謝亡鄫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誅其君𩏩其田書甚齊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來朝

城費（秘）

季氏城私邑也行父歷相三君死無私積宿新代父政首營私邑豈負荷之子與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元年公孫剽之聘且謝緩之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拜武子之謝且尋盟爲事晉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地

救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鄭地公穀作操

鄬之會鄭伯任子駟爲相鄭伯不加禮焉子駟夜使賊弑之于鄵明日以瘧赴故書卒史傳疑也然則奚不正之曰弑君大惡趙盾歸生情狀顯著則閱實以敵罪鄭駟楚虔蹤跡曖昧則因史以傳疑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此類是矣

陳侯逃歸

鄬之會爲救陳也而陳侯先逃既周章可哂矣諸侯亦不量而預鄉鄬之闕使主人避客躑躅無歸儻所謂爲合非與會盟之事至晉悼之季愈無足觀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命朝聘之數往聽也魯往則諸侯皆往前年命貢今年命朝兼制八柄九賦寧詎吳楚竊虛號而已也故如晉不絕書世儒猶謂春秋與晉豈不謬哉

夏葬鄭僖公

簡公嗣立羣公子以僖公之賊謀子駟子駟先辟羣公子殺之

鄭人侵蔡獲公子燮穀作溼後同

爲晉侵也獲蔡司馬子燮國人皆喜子產憂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改議朝聘之數使諸大夫聽命公親往鄭伯以獻蔡捷往晉侯不會公而會季孫是使季孫無君也諸侯朝聘天子三年五年有常期晉焉得受諸侯朝而改舊章謂爲方伯乎重耳攘得之非文武治命也昔者文王嘗爲方伯未聞受朝貢也其專恣不軌始于重耳甚于驩而滿于周晉惡什伯吳楚而春秋不毛舉第書其盟會侵伐謂千古是非自在不謂後世言春秋者反艷稱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鄆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鄭及楚平
晉侯使士匄（蓋）來聘
徵兵伐鄭也
九年○春宋災（公作火）
外災弔則書是年秦約楚伐晉楚子師于武城應之不書史不備也當是時晉誘吳人撓楚楚亦連秦以脅晉晉近秦遠故史于晉詳于秦畧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公作繆）姜
成公母也與僑如亂徙居東宮十有二年至是卒亦夫人小君何貶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希鄭地）
晉以諸侯伐鄭鄭受盟曰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晉使改盟鄭不可遂再伐師老而歸
楚子伐鄭
鄭復與楚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偕作査楚地）
晉會吳子壽夢也三勤諸侯而始得一會吳會而東南多事晉人爲之也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穀作傅）陽
妘姓之國晉以諸侯之師滅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從楚伐宋衛人救之鄭遂伐衛衛獲其將皇耳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從楚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鄭尉止樂諸侯之師獻獲子駟抑之尉止因子駟五姓之讐助羣公子作亂殺子駟及子國子耳于西宮之朝不稱大夫非國辟也稱盜黨衆而賤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魯與諸侯戍之晉命也諸侯侵鄭楚救之
公至自伐鄭
是歲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訟于晉范宣子聽之不書爲天王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公侯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三軍制也中業不足猶在公季孫宿始三分[illegible]三家各一而公守虛名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不郊幸之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欲從晉而難于背楚子展謀曰伐宋以致晉怒晉以鄶楚遂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討其伐宋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穀作京）城北
鄭從晉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受晉盟又從楚伐宋所謂怒晉而後辭楚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復以諸侯伐鄭盟于城下遂會于蕭魚鄭從晉也終子展之謀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宵）
鄭使良霄石㚟（辭）以從晉告于楚楚人執之
冬秦人伐晉
救鄭也戰于櫟晉師敗績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穀作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初莒人滅鄫疆鄫田及魯五年之內三伐魯季武子帥師救之乘勝入鄆所謂應兵也說者起遂事之例春秋大夫何事弗遂而獨譏遂[illegible]于出疆季孫之專豈在入鄆耳
夏晉侯使士魴（彭）來聘
拜服鄭之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王壽夢卒長子諸樊讓國于其弟季札季札不受棄室而耕諸樊乃立不書葬沒其僭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令尹子囊與秦庶長無地伐宋報晉伐鄭也不書秦楚主也
公如晉
朝也拜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詩公作詩
邿妻之邑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
冬城防
防臧孫氏之食邑大夫城私邑非禮也語曰大其都者危其國傳謂書時非也時不書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敕去聲公作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地
吳入伐楚楚敗之而獲吳公子黨吳使人告晉爲向之會范宣子問其伐喪也數吳而退是役也晉以二卿往三桓專魯爲足恭以媚晉晉恍而輕魯人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是役也晉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無功而還昔者小白之合諸侯也莫盛于召陵葵丘惟齊魯宋衛陳鄭六七大國滕薛而下不與焉所以恤小而節其力也重耳褒侈然會不數悼公之世無歲不會雖杞小邾不得免焉詩曰何草不黃何人不將仲尼以是蒿目而憂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衛獻公期孫林父甯殖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朝服從公不釋皮冠與言林父之子見公使人歌巧言之卒章林父懼作亂殺諸公子獻公奔齊衛人立公孫剽林父殖共相之
莒人伐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人要于隘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衛地
謀衛定公孫剽也戚孫氏邑孫林父逐其君殺君嗣諸侯不討而𨿅就賊子會于私邑亦惟晉人爲之
十有五年〇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魯地
宋向戌來聘不盟于國而盟于劉故不書公三桓專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魯爲主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

齊貳于晉伐魯討其事晉也至遇不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郭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〇邾人伐我南鄙
備齊也外城曰郛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〇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葬速也將爲湨古梁之會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晉有親喪而會盟非禮也

戊寅大夫盟
諸侯有盟衰世之風也大夫盟風愈下矣前此大夫會猶曰君不赴而使其臣故列名書地今諸侯已盟大夫又盟是君盟不足重必大夫盟而後可也故書大夫盟于云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討其使魯通齊楚之使也大夫盟而執之是晉執諸侯由大夫也以歸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魯附晉也

夏公至自會〇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病鄭請遷于晉晉會諸侯遷之許大夫不可晉使荀偃帥諸侯之師伐之鄭伯怨許請行楚救之晉敗楚師于湛成阪反伐許而還先鄭戎首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郕左作〇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告齊難也
十有七年〇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經公穀作瞯卒〇宋人伐陳〇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林父之子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而毀其人瓶重丘人詬之曰爾父逐君衛人爲之伐曹取重丘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無齊字）

甚齊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戕殺公族宋公欲逐之向戌請蓋之會國人逐瘈（音制）狗闌入其家華臣駭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伐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求好也不言聘卑之不言朝不以齒滕薛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討其伐曹也

秋齊師（穀作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伐魯諸侯不直齊故書同敗齊師于平陰至城下焚其郭門東侵及濰南及沂而後還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嘉謀招楚師以去諸大夫而背晉楚伐鄭至純門再宿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晉人執邾子

諸侯還自沂上遂爲祝柯之盟謀邾也邾子再侵魯故再見執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音畫）水

晉與諸侯之師次泗上疆魯取邾田自漷水皆歸于魯

季孫宿如晉

拜伐齊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伐齊之師還及河晉荀偃病死晉欒魴復與衛孫林父伐齊不書晉甚衛也不書欒魴甚林父也林父身犯大逆爲晉走狗求免小人之尤者與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公作瑗）卒

齊靈公嬖其妾戎子而立其子牙靈公病崔杼立太

子光執子牙殺戎子尸諸朝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傳不詳其故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初盜殺三卿子嘉預謀又招楚師爲純門之役國人
惡而殺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衛地
備齊也
先是齊及晉平爲大隧之盟魯疑齊人間已于是有
柯之會晉人所以馭齊魯者甚譎而齊魯不悟也
城武城
備齊也齊晉合而魯之防齊愈嚴矣齊魯相疑晉之
利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 公作遬 會莒人盟于向
釋怨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廛 淵 衛地
齊及晉平說者謂感于士匄之不伐喪非也亡脣棄
輔雖欲不平得乎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以漷田故侵魯魯人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燮欲以蔡從晉蔡人殺之子燮之弟子履懼而
奔楚
陳侯之弟黃 公穀作光 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愬公子黃于楚曰是與蔡同謀楚以爲
討子黃如楚自理春秋于其出其歸皆錄之惡在其
爲外楚也
叔老如齊
脩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以二邑叛于魯季武子納之妻以公姊
使即其邑食臧孫紇謂之賞盜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之妻欒祁范宣子之女生盈而寡私其家老州
賓懼盈以討譖盈于宣子曰是將叛宣子遂逐盈奔
楚盡殺其黨十大夫嗟乎毋淫而譖子臣侈以逼君
四維不張晉其可知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宋地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再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齊會詐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為令尹也寵觀起而富之楚子轘觀起殺追
舒尸諸朝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公穀作鼻）來奔
畀我邾大夫來奔則書說者謂夷狄無大夫誕也
邾莒猶然而況秦楚乎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朝于楚二慶以陳叛楚圍之陳人殺二慶子黃
復國說者謂春秋罪子黃之自楚歸也何居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納
于曲沃因大夫胥午率曲沃人伐絳士鞅禦之盈敗
走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乘晉亂報平陰之役遂取晉朝歌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
此魯人報德之師也然遠事晉而近讐齊其于輔車
之計左矣雖然齊魯世讐力不能得志于齊而恭順

有禮于諸侯諸侯親之故鞌之役平陰之戰齊僨矣
皆魯也律以春秋之義齊魯等而較其時勢情形爲
魯計無以踰此此老聃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剛者春秋之義亦備矣
已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有疾子秩長而未樹庶子羯欲奪之謀諸公
鉏（鋤）公鉏者季武子長子也武子先用臧紇謀廢之
而立其庶悼子公鉏於是賢羯于季武子曰唯才何
長之有請爲孟孫立之蓋承父之弊而樹德于羯以
報臧紇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覈）出奔邾
孟孫羯立乃爲公鉏譖臧紇于季氏曰臧氏將爲亂
不使我葬臧紇聞之設備季孫疑之攻臧氏紇斬關
出奔邾還入于防使其兄臧賈臧爲請立後魯立爲
乃去仲尼所謂要君也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其族黨君子曰晉之錮欒
盈也無復世臣之禮而欒盈之爲臣亦無復事君之
義所謂犬馬寇讐也故春秋不稱大夫書晉人殺欒
盈討賊之辭

齊侯襲莒
齊莊公還自伐晉遂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省齊難也
仲孫羯（結）帥師侵齊
晉命也齊魯脩好未三年而還相讐皆晉爲之齊魯
睦晉不利也
夏楚子伐吳
以舟師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

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公作陳）儀（衛地）
謀伐齊以水患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齊以晉難乞師于楚楚爲伐鄭以救之
公至自會
陳鍼（虔）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郟會賀成也不書城齊事也
大譏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娶棠公之嫠（離）而美莊公通焉崔子稱疾誘莊
公入室弒之立靈公庶子杵臼是為景公與慶封相
之嗟乎齊光殺弟尸庶母以崔杼為心膂一朝反噬
裁及其身未幾慶封滅杼盧蒲癸王何滅慶封天道
好還豈爽毫髮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伐齊也齊賂晉晉人許成嗟乎弒君之賊法所必討
晉為盟主而惟利是視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為晉
爪牙十年保首領沒使其君流離老于他邦惡如崔
杼竟以賂免亂臣賊子釁孽滔天輦致金帛西向事
晉則君可弒國可篡莫敢誰何矣以此主諸侯儒者
猶加獎藉豈春秋之義與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從于楚子伐鄭鄭人怨之所以報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定齊光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衛邑）
衛獻公奔齊至是十年矣夷儀之會晉使人召之遂
居之於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叛楚也
冬鄭公孫夏（公作蠆）帥師伐陳
子產獻入陳之功于晉遂再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公穀作謁）伐楚門于巢卒
吳王諸樊伐楚報舟師之役攻巢門門者射之殪千
乘之君而死于一矢故書卒以諱之闔閭之死亦然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瓢去聲）
納獻公也殖逐君而立一君喜弒君而復一君父子
濟惡世卿所以禍人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初甯殖之逐君也林父實主之獻公復林父遂以戚
叛于晉衛人攻之晉人戍之于是有澶淵之會
甲午衛侯衎（看去聲）復歸于衛

獻公見逐今十有二年乃復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徵會討衛爲孫氏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平公使趙武彊戚盡取衛西鄙田與孫氏衛侯至則執而囚之齊鄭二君爲請不許衛侯納其女而後許之其貪淫無禮横目而豺狼耳說者猶謂爲盟主彊諸侯事之何居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座平音）

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内師無寵楚使過宋太子享于

野伊戾爲坎用牲加書馳告公曰太子與楚客盟將叛公囚痤痤自縊死書公殺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以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執弒君執不附已者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初晉之伐許也以諸大夫行獨鄭伯請從許靈公欲報之如楚乞師遂卒楚爲之伐鄭墮南里乃葬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景公新立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晉趙文子又善楚令尹子木以弭兵說晉楚晉楚人許之諸大夫會于宋議晉楚之屬交相朝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者獻公之勲殤之賊也獻公惡其專殺之非爲討賊也故不與殺陳佗夏徵舒欒盈同辭

衛侯之弟鱄（轉殺作專）出奔晉

初甯喜之納獻公也獻公使鱄盟喜喜誅鱄恥食言去之終身不仕書以惜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晉楚各以其屬諸侯見乃盟不列諸大夫蒙前會宋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朝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娶東郭姜之子與羣子交搆慶封乘亂殲其家遂殺杼經不書書慶封奔何也崔杼之惡極于弑君齊不能討而以家難羣小自殞不足書慶封以賊黨父子濟惡欒高陳鮑諸大夫相與圖之伐國門犯公宮不克亡命書誌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朝也書如楚與晉同辭則是春秋未嘗殊楚也說者

以如楚爲事夷狄何居時諸侯皆如楚不書而書公史以君舉書也儻事夷狄乎外諸侯亦書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按傳靈王崩于癸巳書甲寅以赴日爲崩日史誤也經因之傳疑也不書葬魯不會也朝楚而不葬王不待貶而失可知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卒諸侯之朝楚者中道反魯公往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止公送葬使襚不書諱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聞季武子取卞不敢歸榮成伯勸之乃歸大夫取公邑而不能問何以爲君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儥）

吳子俘越人而刑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弑之禮謂不近刑人本此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公作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穀莒人下有邾人）

杞晉平公母家也晉使諸侯城之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晉使魯反杞侵田與杞盟

吳子使札來聘

札不書族史僔內也君在臣不族而春秋未嘗夷吳亦可知也說者謂惡其以讓國禍宜傚貶書名鑿也吳王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札諸樊舍其子光立弟欲以及札夫越三君而寄及之難必之數也諸樊立十三年餘祭十七年夷昧四年凡三

廿四年而三君盡適然耳使三君永年而季扎早世安所委國哉是國之及扎本無心不受之志已決于諸樊死之日豈侯夷眛卒而後責扎之不受也邪今不罪餘祭夷眛貪以奪嫡而責季扎廉以賈禍豈不迂乎夫才如管仲節如子臧求名不得書扎來嘉予厚矣若夫族氏官爵不書者什九春秋是非不在一字之增減而在理之得失與人心之是非奈何數數然多端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專公孫蠆公孫竈共逐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〇春王正月楚子使薳（委）罷（皮）來聘

楚郟敖嗣立通好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班）弒其君固

蔡景侯淫其子婦其子弒之所謂不父不子天下之大惡也姤世儒例若為書而可不[illegible]日史逸也穀梁謂為夷之夫盟會侵伐死喪出奔之類不日多矣豈皆夷之乎日亦多矣豈皆與之乎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公穀無宋字）

卒于災也伯姬寡居夜失火左右請出伯姬以婦人無傅姆宵不下堂逮焚而死按成公九年伯姬歸宋為婦者四十年宋共公以成公十五年卒姬獨居三十五年老矣變起倉卒不肯宵行而守禮以死其女士也哉書惜之

天王殺其弟佞（公作年）夫王子瑕奔晉

周儋括作亂謀立景王弟佞夫佞夫寔弗與知王遂殺佞夫儋括奔晉書曰殺其弟甚之也三年之喪未除而殺其母弟甚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恭同）姬（穀無宋字）

書共姬恭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酗于酒使侮宗人子皙以駟氏之甲伐之良霄奔許復入駟帶率國人殺之不書殺大夫蒙出奔之文也無例可知

冬十月葬蔡景公

蔡般葬父會會故書說者謂賊不討不書葬若蔡般其誰討之胡氏謂書以責諸侯之會者若是則聖人不欲人之哀死[illegible]與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自宋之盟諸侯無兵車之會者三年矣二十九年會于杞城也今年會于澶淵宋災也故經皆詳其事是會也諸侯議賑宋而魯不與何也伯姬魯女也叔弓先如宋故不與會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別寢也公適楚作故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稱襄公之喪公子野立次于季氏毀而卒季孫立子裯是爲昭公按春秋魯喪書子卒者三莊公喪而卒子般文公喪而卒子惡襄公喪而卒子野皆微辭子般死于慶父子惡死于仲遂而子野獨死于毀乎居喪而毀孝子也季孫所以不利公子裯年十九而有童心居喪不哀季氏所欲立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按傳莒子虐國人患之又廢其樹子展輿展輿因國人弑父自立不書展輿謀始國人也非聞實不敢薇詳愼之至也說者信傳而疑經有隱胡氏信經而謂傳有錯皆不達于春秋之義也

春秋直解卷十終

春秋直解卷十一

郝敬習

昭公名裯襄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〇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作酌宋向戌衛齊公作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公作軒虎許人曹人于虢公作漷穀作郭

尋宋之盟也宋虢之盟楚皆先歃禮不以新間舊故書晉先晉

三月取鄆

虢之會以弭兵也豹會而季孫取鄆楚人遂執豹趙武爲請而釋之不書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虔出奔晉

鍼秦景公母弟國人如二君母夫人戒之去勿及禍鍼遂適晉書弟甚秦伯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晉地公穀作大原

是役也晉以步卒薄狄于險胡氏遂謂譏改車戰鑿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穀無輿字

初莒人弒其君立展輿展輿之弟去疾奔齊出也奔齊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齊人納之展輿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乘莒亂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麇公穀作卷卒

楚子有疾令尹子圍入問疾遂縊弒之以卒赴故書卒不正之何也子圍素行無禮衆惡皆歸宮庭事隱傳疑故與鄭髡頑之死皆不書弒君莒子庶其密州死皆不書弒文[redacted]慎重之至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康王與子圍子比子晳棄疾五人皆共王子也子麇康王子麇死子圍自立是爲靈王葬麇于郟甲謂之郟敖

二年〇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新爲政聘魯遂適齊執政而爲行人重失齊魯也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子皙旣殺良霄愈侈將攻游氏代其位子產使吏數其罪縊殺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平公嬖妾少姜死魯昭公往弔及河晉使人辭公季孫宿往夫諸侯而奔諸侯妾之喪非禮也晉以非伉儷辭是也胡氏謂公不當遂復果仲尼之意乎仲尼謂晉不有公有季孫云爾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公作泉）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魯襄公之葬滕子來滕葬故魯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去聲）雹（薄）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欲去諸大夫立嬖人諸大夫作亂公奔齊稱北遠也燕距中原千里而遥與山戎雜處仲尼未有以夷之世儒欲夷楚何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審）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圍無道其合諸侯也亦序于諸侯上執徐子伐吳討慶封滅賴皆據事實錄春秋無私如天地美惡聽物之自肖而何擇于晉楚若淮夷夷也則夷之以後于諸侯春秋之義無隱乎爾

楚人執徐子

楚子以諸侯伐吳徐子吳出也疑其將貳于吳執之書甚楚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初慶封奔魯齊人讓魯遂奔吳居于朱方楚子入吳執而殺之討賊之辭也

遂滅賴（公穀作厲）

甚楚也

九月取鄫

鄫以襄公六年併于莒至是魯人取之鄫由魯亡而魯不能復猶稱鄫以存亡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釋）中軍

襄公十一年魯作三軍三桓各取一季氏盡入之孟氏叔氏歸稍于公至是四分公室季取二孟叔各一而公家無與焉舍言釋也若曰公將中軍今釋之云爾本臣奪而曰君釋本公辭而曰中軍春秋之辭微

亦婉正直游夏所以不能贊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以其貳于吳也

公如晉

朝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以其食邑牟婁及公邑防茲叛于魯魯納之季孫宿爲政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以魯納牟夷愬于晉晉將止公范鞅請釋之以師討

戊辰叔弓帥師于蚡（蚡魯地公作濆穀作賁）泉

莒討納牟夷魯人敗之

秦伯卒

不名史闕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以朱方之怨伐楚楚以諸侯之師報之無功還頓沈徐越皆楚屬書與陳蔡齒越後禹徐後伯益皆神明之冑烏得而夷之世儒鑿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季孫懼晉之討納牟夷也以賂往晉享之辭加籩平公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夫納人叛臣貪其土蔑視其君而側媚强大以求容春秋所以惡于晉與季氏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謀誅柳柳譖于宋公逐合比寺人禍薦紳自古然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伐徐吳救之楚遂伐吳吳敗楚師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納簡公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魯暨也先是齊慶封在吳齊景公病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也時魯昭公娶于吳又善楚故齊人求平魯暨之平左傳謂燕與齊平誤也春秋外事未[illegible]月不國者惟內事稱及暨及也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求諸侯落之會昭公往季孫聞公于晉謂公之貳于楚也晉始銜公
叔孫婼（公羊作舍）如齊涖盟
暨平也公時如楚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子元立是爲靈公元母兄孟縶足不良于行故廢
九月公至自楚
章華之遊七月而後返季氏之譖行而放逐之謀成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武子卒悼子嗣悼子卒子意如嗣是爲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嬖妾生留公以留屬其弟招與大夫過公病招殺偃師立留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招殺世子國內亂陳侯自縊死
叔弓如晉

晉平公築虒祁宮成諸侯皆賀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使于徵師以喪赴于楚且告立君楚執而殺之討其殺世子也非使者罪故書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懼楚也
秋蒐于紅
革車千乘三家自閱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招歸咎子過以說于楚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公作瑗）
楚滅陳以爲縣使穿封戌爲陳公
葬陳哀公
哀公故嬖臣袁克葬公而殺其馬毀玉爲義也倉卒舉事曾會未可知經亦書葬不欲亡陳沒袁克之誼也春秋可以例求乎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時楚子在陳魯宋鄭衛皆使其大夫問起居是年晉與周爭閻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爲天王諱也

許遷于夷
初許遷葉後自葉遷夷夷城父也楚遷之不書楚猶
齊遷邢衛不書齊也春秋之義責大公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陳亡後六年乃復猶書陳存亡也
秋仲孫貜（公作玃）如齊
復通好也
冬築郎囿
營不急也左傳于凡冬役稱時時則何[redacted]書政善民
安春秋不作矣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公作晉）欒施來奔
齊子雅子尾惠族也子雅之後爲欒氏子尾之後爲
高氏欒施高彊嗜酒信內而多怨與陳鮑交惡或告
陳無宇鮑國曰欒高將攻汝陳鮑先發欒高劫公伐
之不勝奔魯陳鮑分其室陳桓子盡以所分獻于公
請老焉公與之高唐欒高去而陳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公作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家同伐莒取郠（郠）用莒人于社臧武仲聞而佻之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諸侯之大夫會者十三國天王之喪蔑如也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班）殺之于申
蔡般弒父簒國十有三年諸侯不討幾幸免矣楚虔
一舉身死國亡詩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叔向所謂
天之假手者與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罪人既討而又貪其國甚楚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妾昭公之母也

大蒐于比（皮）蒲
魯自中軍毀而公賦盡歸三家矣書大蒐傷委轡之
不收也君母新喪而講于戎政叔向謂魯有三年之
喪無一日之戚宜其見哂于君子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
新喪而會盟非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駝）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銀去聲公作屈銀）
謀救蔡也晉使人請于楚楚弗許蔡旦夕亡矣諸侯
不纓冠往而使二三臣築舍道旁其何能濟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說者謂仲尼有取于厥慭之會不
然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歸姓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滅蔡城不羙以公子棄疾為蔡公夫蔡般雖賊父
之子楚虔非討賊之君賊討則已矣又滅其國取其
子用以為牲貪如狼毒如虺靈所以為靈也當是時
蔡有以彈丸土君死國危楚以方張全力環而攻之
者八月流離之子枝梧飲血力屈就義雖不共之恨

未酬而枕戈之志已畢春秋所以惜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簡公奔齊十年至是歸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晉也先是三家伐莒取郠莒人愬于晉故晉辭公
公使子慭往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然 穀作虎）
楚子以譏殺之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公穀作整）出奔齊
南蒯為費宰季平子不加禮焉蒯與公子慭叔仲小
謀出季氏慭從公如晉蒯以費叛于齊慭還及郊聞
變遂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使蕩侯潘子等帥師圍徐身次于乾谿以為援
晉伐鮮虞
白狄之種也晉荀吳偽為會齊師而假道遂入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秘）
討南蒯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干谿）
初觀起之誅也其子觀從在蔡棄疾為蔡公靈王次
于乾谿觀從說棄疾召公子比以所統不羙之衆納
子比為王靈王聞變還及訾梁衆潰自縊死夫始謀
者觀從也動衆者棄疾也而為王則公子比也弒君
主為王者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子比謂圍可代兄則已亦可代圍棄疾謂已亦可代

比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轉相屠戮烏乎宜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自會襄公二十五年夷儀之會失諸侯十九年矣康靈張楚晉同寒灰熊虔死晉突發其甲車四千乘耀武邾南脅齊入盟聽邾莒之愬辱魯君臣于會是滅紂所笑齊莊之功如鼠者也世儒強春秋與之何與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會而後盟齊不服強而後可也

公不與(前)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初晉以公貳于楚銜之是會也邾莒人共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遂不見公不與盟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棄疾立是為平王使蔡世子之子廬陳世子之子吳各還其國書歸不與楚復也諸侯自有國非天子誰得而亡之誰得而復之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般身死國滅二年矣蔡廬復國乃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執于晉昭公將往葡吳辭釋季孫也公往不利于季孫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〇春意如至自晉〇三月曹伯滕卒〇夏四月〇秋葬曹武公〇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奎)

莒子卒大夫茲父殺公子意恢迎莒子弟庚輿于齊立之

十有五年〇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魯有武宮自季孫行父始諸侯五廟而增脩世室非禮也祭舉樂作聞大夫喪而徹是輕祖考而重臣庶亦非禮也

夏蔡朝(公作昭)吳出奔鄭(公無出字)

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與觀從謀復蔡亦蔡之忠謀臣也費無極間于蔡人使逐之平王弗察卒以無極之譖出蔡侯朱廢太子建殺連尹伍奢啓吳師入郢之禍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可不畏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之叛人以城降不受未幾鼓人叛遂滅之是二鼓兩吳也君子曰假仁不成詐力鮮終故經書伐鮮虞而不及鼓功說者謂書名氏為予之謬也
冬公如晉
平丘不會兩及河見卻復往晉人遂止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景公及徐子郯人莒人盟于蒲隧徐子賂齊以甲

父之鼎齊主東盟而晉業衰矣
楚子誘戎蠻（公作曼）子殺之
書甚楚也
夏公至自晉
昭公以去年冬如晉至是始歸不書晉止諱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以力服人諸侯不可況大夫乎春秋之事聖人難言之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公作賁）之戎（穀無之字）
伊雒有戎晉人寔植之植戎于雒將以逼周戎貳于楚遂滅戎戎滅而晉壤界周京矣討周逼于戎與逼于晉何異顧周未亡而晉先分天道所以概夫滿者
冬有星孛（佩）于大辰
記異也彗為孛心星為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
楚敗吳師獲其王舟餘皇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火異也
六月邾子入鄅（舉）
邾人襲鄅盡俘其帑以歸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楚邑）
初許逼于鄭而依楚遷葉魯昭公九年遷夷十五年反葉又遷白羽五十餘年間國四遷詩云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明王不作寡弱何以自存乎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郳君夫人宋向戌之女向寧爲請于宋公伐之而盡歸其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藥而卒太子奔晉書弑直之也公羊紆其說謂止爲孝子故公羊者春秋之楊墨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也
冬葬許悼公
凡葬會則書公羊以爲春秋赦止穀梁以爲不使止爲弑父是何言與蓋求諸討賊書葬之例不合而肆爲邪説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穀梁作夢）出奔宋
公孫會曹大夫出奔宋傳不詳其故公羊揣爲子臧之後以邑叛爲賢者之後諱夫子臧之節春秋不錄何爲其子孫諱逆大夫多賢者後而皆諱則無一書矣春秋政在大夫出奔必書何諱之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衛靈公母兄孟縶惡齊豹豹薦宗魯爲縶驂乘使入剌縶于車中宗魯死之故書盜殺是舉也北宮喜褚師圃惡縶公子朝通于君母襄夫人皆與謀靈公避之境上北宮喜之宰殺豹子朝師圃奔晉靈公與北宮喜盟而入遂殺襄夫人是殺其嫡母也聖人于此不欲直之第提其本事云爾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公作甯）華定出奔陳
宋華向二族專元公惡之華亥僞病誘羣公子于家殺之刼公與盟質公子司馬華費遂攻之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時叔孫婼執魯政季孫婇之使有司殺禮以怒晉使魯人懼而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具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貙爲少司馬貙弟多僚爲御士多僚譖其兄于公曰貙將納亡人公告費遂而逐貙貙與其臣張匄等刼費遂殺多僚招華亥等入南里以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公作痤）卒

冬蔡侯朱（穀作東）出奔楚

蔡侯廬卒子朱立蔡東國者楚靈王所誅蔡世子之子也費無極徵貨于東國使蔡人立之而逐朱朱歸楚自愬平王不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謂晉有鮮虞之役辭公非也晉六卿魯三桓之黨昭公不見悅于晉而欲見禮于晉平往故卻豈必鮮虞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莒人欲賂齊莒子弗許齊伐之爲城下之盟莒人於是尤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初宋華向之亂也華登奔吳吳人助之齊晉曹衛助宋殺張匄進圍南里華登乞師于楚楚救至亥等出奔

大蒐于昌間（公作大蒐）

昭公之季三蒐矣顧公室焉得一卒之用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景王太子壽早卒王欲立庶子朝劉摯單旗不可王崩劉單立子猛子朝因百官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作亂書亂不專罪子朝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避子朝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初景王欲立子朝與賓起謀殺劉摯單旗未發王崩摯亦死旗與摯子蚠殺賓起立子猛子朝帥三邑之甲逐劉單戰于平時劉單殺羣王子八人納子猛于王城事由劉單也大臣建國本而以私怨獨行宗室未協諸大夫未同若之何不亂故其奉君也書以其復王城書入臣不名而名其君示不爲君臣也晉人以師納王猛亦不書仲尼于王猛劉單意可知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子書名書卒不葬不成其爲王也子丐立是爲敬王館于子旅氏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邾人城翼道出武城武城人要之取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以爲討叔孫往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叔孫不可貢賂不可遂囚諸箕書甚晉也

晉人圍郊

郊周郊晉人滅戎併伊雒于周為同室矣周有難而晉不急子朝在京乃圍其郊周人告閒師遂大還向使晉人盡忠王室無懷貳圖周惟恐晉師不至何告閒之有告閒則晉之師可知也書圍郊志不急也郊不繫周莫非周也王者無外所以尊之內稱不備所以親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好劍用人試大夫烏存以國人逐之遂奔魯齊人納去疾之子立為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作甫）胡子髡（坤）沈子逞（公作楹　穀作盈）滅獲陳夏齧（臬）

吳人伐州來楚令尹子瑕帥七國之師救之卒于師吳人乘之胡沈之君沒于陳陳大夫夏齧被擒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昭）

天王敬王丐也猛卒丐立春秋不王猛而王丐何也

猛立于單劉之手丐自立也猛不踰年卒敬王立四十有二年為共主久矣君臣之義久則定稱天王而絀猛朝不二之義也居狄泉在外也立子朝據王城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河下有公字）

晉之卻公屢矣其復不徒以疾也臣不以為君故强鄰輕之大國不與同盟故賊臣侮之而竟播遷以死豈獨季氏之罪春秋所以惡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公有叔孫字）

晉執魯叔孫至是釋歸嗟乎始魯事晉何以不得免其君為僕其臣為虜甚矣哉春秋所以惡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公作鬱）釐（離）卒

冬吳滅巢

楚邑也不日不月史逸也說者謂夷狄時顧經書時者過半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季平子娶于宋元公女昭子聘宋遂爲季孫逆婦執政爲大夫逆婦非禮也

夏叔詣（公穀作倪後同）會晉趙鞅宋樂大（公作世後同）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謀周也趙鞅令諸侯輸周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嗟夫天子蒙塵强宗據京師諸侯優游觀望[redacted]四載使其臣口舌遷延以待來年可謂譚笑而道之者矣胡氏謂免于譏貶者求一字之例而不得也

有鸜（瞿）鵒（欲）來巢（鸜公作鸛音權）

鸜鵒鴝鵒也性不能巢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魯有鸜鵒來巢異也君子曰無成知始其道反常其臣

擅君之象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月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穀作乙）亥公孫（遜）于齊次于陽（公作楊）州

公忿季氏專與季公若公子爲子果子賁郈昭伯共伐季氏入之平子登臺請盟請囚請亡公皆不許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曰亡季氏是亡叔孫也率其徒助之與孟孫殺郈伯攻公公奔齊書孫微之也

齊侯唁（彦）公于野井

弔失國曰唁齊魯形親之國也自魯附晉而齊始孤魯鬨于晉而齊遂盟東諸侯矣魯亂齊之幸也故其言甘而禮恭書齊侯唁公見齊詐而悲二國之失計也苟二國親睦豈患于晉雖有陳恒三桓未敢動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叔孫婼之死後矣方昭公之謀季孫也婼無故而如闞其眞不知邪其知之而先去以避邪其已授指于鬷戾而預爲備邪不然季孫已歸命矣鬷戾輒敢帥其徒以伐公邪其語于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也此非婼肝膈之要邪國有難而執政不赴君出而後歸

歸無一言詰鬷戾讓季孟而從公于齊故公徒欲殺之而乃甘言于幄許納公間道脫歸竟無所短長以死何邪左氏爲祈死之誕說世儒遂以婼爲社稷臣豈仲尼之意哉說者曰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日今公出亦日爲之解曰公在外非無恩理窮辭遁春秋無此例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

宋公之女爲季孫妻故宋公謀納公憂季孫也行未踰境而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謀以千社居公從者子家辭遂取魯邑鄆以處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齊侯將親納公季氏賂其嬖人梁丘據阻之遂使公子鉏師師徒孟孫僞以成降緩齊師設備而後拒之公以齊師圍成不書齊諱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專）陵

謀魯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初楚平王爲世子建娶秦女費無極以蠱平王自取之遂出子建于城父誣以叛殺其傅伍奢子建奔宋秦女生子壬而幼于西長而賢令尹子常欲立之子西不可遂立壬是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晉知躒（歷）趙鞅以師納敬王于成周天子而植諸陪臣之手故諱不書也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書天王入于成周憂無道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光謀弒久矣光諸樊之子也壽夢愛季札不得立諸樊承父志而舍其子凡爲札耳札不受國當歸光僚宜昧之子焉得而干之僚旣干其位又無道以讐其民光日夜伺隙伍員專諸之徒從臾之七年而後難作故書國非一人一日之辭也光立爲闔閭

楚殺其大夫郤（郤殺作）宛（苑）

費無極與鄢將師惡郤宛搆之于令尹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又謂宛曰令尹欲飲酒于子且曰令尹喜甲兵擇其好者寘諸門令尹來以酬之及告子常曰吾

幾禍子必勿往使人視郤氏門有甲子常遂攻郤氏殲其族國人誂之子常懼殺無極與將師亦殲其族夫無極之禍楚烈矣殺不書當也無極之罪非殺可償書無極所殺者耳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謀戍周且將納公季孫賂晉士鞅遂不果納嘻乎晉衛於魯爲同姓兄弟淹恤在外無急難之義而徒使其臣因亂以爲利晉之爲盟主如何哉王室有子朝之亂遷延數載迫于游吉諸君子之督過而後有成周之役其又奚有于魯齊晉衛也魯齊䢵郕也自魯

附晉而齊受禁久矣齊景公稍振魯遂有季氏之難
當是時公能用子家計適晉晉其或納之然五如晉
而晉五辭公知季氏託于晉者厚不往亦宜舍晉則
唯齊齊方病魯一旦來歸謂天以魯與我矣喜而遠
勞之許四千社居之將以魯爲禽以公爲囮以巳爲
羅從者子家不可而齊意遂懈然猶以師從公圍成
取鄆塞前諾耳豈眞有納公之志乎齊不納公而恐
公之從晉也晉不禮公而又惡公之好于齊也遷延
四載至齊人以宰夫飮公以主呼公然後乞哀于晉
晉果責魯無一个之辱兩棄之而公遂無歸矣季孫

之賂絡繹于外朋黨徧諸侯公出不復固其臣逐之
亦齊晉交擠之也世道人心爲鬼爲蜮可勝慨哉魯
弱而齊晉先亡天道所以罰不衷也讀春秋者置此
不論而區區書人書名之例愈比而愈不合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傳不詳其故凡外臣來奔則書世儒强執無大夫之
例迂僻不可曉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孟懿子與陽虎伐鄆敗公徒公如齊齊侯卽安而使
其宰夫飮公酒明年公遂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干侯

晉地也公使人請逆于晉晉人辭曰其使齊人逆君
出公于境外乃逆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公作甯卒○六月葬鄭定公

是年晉祁盈家臣有淫亂者盈殺之荀躒譖盈于晉
侯遂滅祁氏之族及其黨羊舌氏分二氏邑爲十以
封十大夫不書史不備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公作甯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

齊惡公如晉而喜晉之不加禮也陽使人來唁辭稱
主君公遂復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意如之逐昭公狡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爲不敢請盟
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既出矣請改事君稽
首叔孫僞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
外也則車馬遺于外齒及君則憂恤之言不絕于口
君之左右衣屨不絕于館是以內有逐君之實而外

連彊大結歡羣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於
衍而不返也悲夫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公不與小斂亦書日例之無稽明矣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內亂曰潰鄆潰公遂去如晉次于乾侯傳不詳其鄆
人受指于季孫而倒戈于公乎未可知也昭公昏庸
不厭衆心三家勢重國人何賴孤主而開罪于權門
當時民情變態可思也嗟乎公之出也季孫不欲其
歸鄆人亦不欲其歸季孫不欲其歸篡也鄆人不欲

其歸則公失人心矣故書曰鄆潰鄆潰公安之有千
乘之國而措躬無地詩云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昭公
之謂矣彼季孫何足誅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正月必書公在何也春首歲君首國也國者君之國
君者國之君未有有國無君有君無國者君不得有
國則必知君之所在不敢干其器也國不得事君則
必問君之所往不敢忘其主也不敢干其器義也不
敢忘其主仁也春秋人倫之至若之何游夏能贊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公作禹）奔楚
吳王僚之死也其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闔閭討
之二子遂奔楚吳執鍾吾子滅徐徐子亦奔楚楚封
吳二子處徐子于城父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立公作櫟）于適（的）歷（晉地）
晉定公新立將納公范鞅止之曰試召季孫不來則
信不臣矣使私謂季孫曰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
荀躒于適歷爲練冠麻衣跣行伏而見晉侯曰事君
臣所不得也敢有異心晉侯信之遂不納公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公次乾侯四年晉人若罔聞也定公新立使唁公勸
之歸而趙鞅荀躒爲季氏中主昭公畏懦不決遂使
如河之誓竟成客死之讖悲夫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公作弘）以濫來奔
濫邾邑近魯邾大夫黑肱以叛于魯魯納之二十七
年納快今納黑肱不書邾一之爲甚云爾左傳曰邾
黑肱以土地來不求名必書謂之欲蓋而章齊豹殺

衛公孫書謚謂之求名不得夫殺人非以求名也以土地叛非爲欲蓋也比類屬辭而已與公羊通謚之說譸張爲幻皆春秋之稂莠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亦邾邑季氏取之旣納其亡臣叛土又取其分邑故經皆不殊邾屢也以表亡厭

夏吳伐越○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穀作大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公莒人下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敬王以子朝之黨雜處王城請晉城東郊將遷居焉是時公在乾侯會無君故大夫會他國有君亦大夫會則同乎無君故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嗟夫季孫之惡滔天矣魯人不敢問諸侯不能討春秋焉得不作史墨當世所謂君子也亦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世衰道微邪說橫行春秋焉得不作

春秋直解卷十一終

春秋直解卷十二

郝敬習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元年

凡卽位必于正月此不書正月卽位者公卽位後也凡改元必踰年未卽位而先書元年者昭公卒于去年十二月踰年矣定立之年卽定之元年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世儒以定元年書春王三月爲之例曰定無正昭公喪未至定公未立魯無君故無正夫春秋二百四十

年間不書正書春王三月屢矣前此昭公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八年襄四年六年十二年成十一年皆然非獨定耳不書正月無事也二月無事亦不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書以誌晉之無王非爲魯無君也城成周王事也魏舒以諸侯大夫涖王事僭也仲幾一不受功而遂執之以諸侯大夫執諸侯大夫于王所不請王命而遂以歸其陵暴無禮亦甚矣數十年以前天下惟知有晉君數十年以後天下惟知有晉臣王綱不振政逮大夫說者猶曰伯討也夫所謂伯討者仲尼有是名乎文武有是舊章乎譸張以文[illegible]

而說隨以揚功故夫公羊者春秋之揚墨也
夏六月癸未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于外七月矣意如廢昭公世子衍及務人而
立昭公弟公子宋遲回至六月始即位季氏之謀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之葬季孫不使附于先君塋于墓道之南及仲
尼為司寇始溝而合之
九月大雩
旱也九月夏正之七月百穀方實若之何不雩穀梁
之說謬也

立煬（漾）宮
煬公魯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逐昭公而禱焉昭
公不復季氏以為煬靈也為之立廟嗟夫煬公豈亦
淫昏之鬼與
冬十月隕（允）霜殺菽
十月夏正八月隕霜異也菽晚成故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祀）門及兩觀（去聲）災
記曰魯庫門天子皋門也雉門天子應門也禮天子
五門自外而內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
門雉門有兩觀中闕兩觀高起懸象于上以觀民故
謂之觀天子之制也諸侯三門無兩觀魯制非禮春
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使議禮者考焉所謂竊取之
也若夫褒貶命討世儒之妄說耳
秋楚人伐吳
吳人誘而敗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更新改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立三年始朝晉晉人卻之
二月（公穀作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
平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楚令尹子常止唐成公索驌驦之馬止蔡昭侯索佩
裘皆三年得乃遣蔡侯銜之納質于晉請伐楚諸侯
既集荀寅徵蔡貨不至辭歸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公作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沈楚屬也晉以沈子不會召陵使蔡人伐而滅之虜其君歸殺之書甚蔡也蔡欲報楚不克故遷怒于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
定公立四年矣春秋之事不同盟不成爲君故因召陵求盟不列諸侯魯志也
杞伯成（公作戊）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劉卷即劉蚠周卿士魯主之卒赴故書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滅沈也
晉士鞅衛孔圄（公作圉）帥師伐鮮虞
往年鮮虞人敗晉師晉報之
葬劉文公
魯會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穀作伯莒公作伯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蔡昭侯困于楚又不得志于晉遂因伯嚭事吳導之伐楚敗楚師于柏舉子常以貪賈禍又不用司馬戌謀敗故書奔禍始圍蔡故主蔡侯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囊瓦之謂也
庚辰吳入郢（公穀作入楚）
吳師乘勝遂入郢楚子奔隨楚大夫申包胥乞師于秦以卻吳師
五年○春王三月（公作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說者以納子朝罪楚非也子朝王猛敬王皆非樹子也而子朝爲長敬王在位久不得不絀子朝非謂子朝必可殺也使子朝有不赦之辜如陳佗州吁欒盈其見殺無不書者不書春秋之義可知

夏歸粟于蔡
蔡饑魯餽之
於越入吳
吳師入郢越人乘虛亦入吳莊生所謂雕陵之鳥見利而忘身吳人之謂也故書入同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爲桓子君子曰果哉春秋未嘗褒貶人也仲尼而有筆削之斧鉞意如死何惜一字之誅而亦

書卒書氏書日春秋是非在人心耳人臣若季氏貌
以榮名被以華衮猶不免于世之許詬而奚事屑屑
者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姑之子不敢卒子州仇嗣是爲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前未得志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公作遬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
許畏鄭委其社稷亡命四徙五十餘年而鄭猶未厭

乘楚亂滅其國虜其君何怨毒之深也楚昭王反國
乃復其後
二月公侵鄭
王人殺子朝于楚餘黨儋翩以鄭伐周晉使魯侵鄭
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獻鄭俘也仲孫陽虎所使報夫人幣也報夫人
而以卿往家臣而使執政魯事之失經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趙范交惡宋樂祁犂使于晉主于趙鞅獻楊楯六
十趙飲之酒范鞅譖于晉侯曰未致使而私飲酒不

敬遂執之三年而後遣死于途
冬城中城
三家張陽虎亂公室懼而城中城詩曰宗子維城强
宗內叛雖有高墉百雉難乎免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初齊取鄆居昭公鄆遂貳于齊魯人圍之嗟夫一鄆
也季孟臨以兵而不服仲尼一言而齊歸之禮之服
人遠矣哉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是時周儋翩作亂天王處于姑蕕經年不書諱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
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是時晉微而齊稍振矣鄭人從齊會于衛衛侯亦欲
從齊諸大夫不可衛侯私使齊執其行人乃盟君子
曰齊晉一轍也齊衰則晉興晉衰則齊興其興也以
詐力先諸侯其亡也亦先諸侯齊晉亡春秋畢故孟
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此
知春秋之備者也諸傳奬齊晉大旨已悖餘不足觀
矣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不附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西鄙之役也
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
前未得志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衛地）

晉救至也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公作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飢齊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助晉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拒晉也
從（穀如）祀先公
先公昭公也生不得享國死不得合
于祖祭不得祔于廟皆季氏爲之也陽虎將討季氏
納昭公主從祀大廟家臣叛主而講于禮事是以仁
義竊國也周禮在魯而賊臣僭秩祀周公之典刑不
掃地乎直其事微其人諱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謀殺季桓子詐享于蒲圃桓子逃之孟氏虎劫
公伐之孟氏宰公斂處父禦而敗之虎入公宮取夏
后氏之璜封氏之繁弱以行二物先王之分器也故
書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釵去聲 公作蠆）卒
得寶玉大弓
陽虎入讙陽關叛魯人伐之歸寶玉大弓奔齊齊人
執而囚之逃奔晉夫一寶玉大弓也失則書得則書
雖先王之命器乎未重于土地人民與周公之詒穀
也寶玉大弓之不能守而況其重焉者乎書誌慨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
齊景公伐晉夷儀衛靈公助之同次于五氏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穀作頰）
公至自夾谷
齊魯之不相能久矣遠附晉而近讐齊非魯之利也
齊毆魯使歸晉亦非齊之利也二國親睦則晉不得
間而東方以寧故夾谷之會仲尼爲輔行其非失計
可知說者必欲以諸侯奉晉則仲尼不當與于斯行
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五氏之役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穀田上有之字）

齊人歸三邑以夾谷之會也仲尼相禮于會而齊人
悅服反侵地此豈口舌之力與諸傳競爲譽而說愈
卑非聖人所以感人動物之本善乎子貢有言夫子
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諸傳所言皆人之求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作后）○秋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郈（公作費）
郈叔孫氏私邑家臣侯犯以郈叛州仇與何忌圍之
不克秋再圍之侯犯奔齊君子曰陽虎侯犯叔季氏
之叔季也未能事君焉能使臣再書歎[illegible]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行人樂祁犂死于晉晉人止其尸求成宋公使樂
大心往大心辭以疾祁子譖于宋公曰將爲亂大心
奔曹
宋公子地（公作池）出奔陳
宋公寵向魋取弟公子地之馬與之子地抶（叱）而奪
之公閉門泣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齊地公作牽）
三國成而晉勢衰矣
叔孫州仇如齊

侯犯以郈叛于齊齊人以歸魯州仇往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駝）石彄（寇平聲）出奔陳（公穀暨下有宋字）
公子地之出奔也辰寔使之曰君必止子弗止辰曰
是我廷兄也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與仲佗石彄奔陳
二子皆宋卿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奔陳猶可返國據邑叛則惡矣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叛黨也

冬及鄭平叔還（旋）如鄭涖盟

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逐昭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內鬩同盟解體齊張于東衛鄭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而晉遂失諸侯不復可收矣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灰）郈

三家專魯各殖私邑孟氏有成叔氏有郈季氏有費皆高城深池大都耦國三桓以此拒公室家臣亦以此拒三桓南蒯陽虎侯犯公山弗狃接踵叛而三桓

亦自病矣時仲尼爲司寇子路仕季氏教之毀三都叔孫乃墮郈季氏墮費未幾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三桓疑竟不墮成子路遂去仕衛而郈與費亦終不復歸公矣夫子歎道之將行有命將廢有命以此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秘）

陽虎既去公山不狃叔孫輒相繼以費叛季孫仲孫帥師毀其城從子路之請也二子遂奔齊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公作晉）侯盟于黄

魯始背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三桓不信子路用公斂處父計不肯墮成定公遂圍成圍成則公之失計也夫以季路忠諒不能勝讒間之口定公綿弱而欲鋤强梗之臣乎克則可不克則重自辱書公至自圍成悲國事弗濟而憂公室之愈卑矣夫三家專魯非徒以三都也魯公室弱亦非盡由三都也三子悔禍墮之可若其不墮存此無傷上下有禮君臣輯睦其孰非國之險與不然雖在同室無城府乎子路爲魯計必有正本清源施爲次第而

紛紛毀境內城郭何爲諸傳好誂寡識如此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衛地公作瑕穀無衛侯）

齊衛同伐晉河內

夏築蛇淵囿

作無益且不時也

大蒐于比（皮）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前師未得志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昭）歌以叛（荀寅下公穀有及字）

趙鞅殺邯鄲大夫午而圍邯鄲荀寅范吉射善午為代鞅鞅奔晉陽圍之荀躒魏曼多韓不信范夷皐梁嬰五人以晉侯伐寅吉射寅吉射亦伐公不勝奔朝歌晉陽圍解趙鞅入于絳春秋無所是非同書叛何也蓋晉之强食諸侯數世矣昭頃以降政出多門而諸侯遂去平丘耀武而齊去召陵辭請而蔡去沙鹹之盟鄭去五氏之役衛去夾谷之會魯去而其執政大臣益招權市利宋樂祁以楊楯六十被執而死蔡侯以荀寅責貨不堪而從吳魯昭公以范鞅受季孫之賂死于乾侯邯鄲午以衛貢五百家不入囚而殺

之遂啓門庭之禍故凡晉之叛人與人之叛晉其孽夂鑄多不待三子交攻而三子發難者耳勢同行同叛同禍晉同故經皆書叛君子曰晉之先諸侯亡也宜哉重耳狙詐立國仲尼以一字按之曰譎天道易簡人道中庸鬼神正直譎非所託基也其子孫襲之貪淫奢侈無復恭儉履謙之度受降納款朝聘貢贄儼然王者而身假仁義之名盜竊威命百有餘年籠罩百世學士大夫謂晉尊中國攘夷狄聲施到今未有知其譎者植本若彼取盈若此若何不重受傷也據春秋所書晉事什九當入情者無一故五霸罪之魁而晉主霸之魁也春秋畢晉祚終聖人知幾其神乎

晉趙鞅歸于晉

三臣同叛而趙鞅獨歸鞅黨衆而寅士吉助寡也語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鞅歸而晉日危矣

薛弑其君比

傳不詳其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公穀作晉趙陽出奔宋

衛公叔戌謀去夫人南子之黨夫人愬于公公逐戌與其黨趙陽

二公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公作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公作牄歸

頓子事晉絕陳背楚楚滅之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醉公作醉李○吳子光卒

闔閭驕于入郢之易而侮越人之葸爾也伐越越王句踐逆擊之闔閭被創死斯亦可為逞忿好勝之戒矣卒也二國交讐夫差以父死報越而越敗句踐以失國報吳而吳亡為千古怨毒之表脩脽眦者喜稱

焉經于檇李之事書于會稽之事不錄聖人欲偕天下于平康正直無怨無惡春秋之志也說者謂春秋大復讐果爾伍員夫差宜深嘉予而何其泯泯邪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晉地公作堅又作掔）○公至自會

晉人圍范中行于朝歌齊魯衛三國共救之以狄師襲晉不克而還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滔）

謀救范氏也君子曰晉之助人叛多矣人亦助其叛宜夫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辰上聲）

魯不脩貢而王使歸脤仲尼所爲蹋蹐也

衛世子蒯（快外）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衛夫人南子會宋朝于洮靈公弗禁也世子適齊過宋聞野人謠惡之謀弒南子不克而逃孟彄其黨也公逐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求好也

城莒父及霄

魯助范中行而懼晉故設備是年不書冬闕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鼠食牛死小減大異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初楚有吳難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至是楚子滅胡執其君以歸

夏五月辛亥郊

郊魯常祭也牲牢具而無菑卜從舉以時則不書今年正月鼠食郊牛死五月郊未幾公薨詩曰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君子謂是享也不宜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正寢也

鄭罕（公作軒）達帥師伐宋

鄭宋閒有隙地六邑相與盟棄之宋子地奔鄭鄭伐取三邑居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除）

謀救宋不果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

邾之事魯過于恭矣去年冬月會今年正月朝公喪邾子來奔惟君喪奔君子恥于足恭也是年冬魯城

漆明年取郭東沂西田又五年入邾詩云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俾予靖之居以凶矜其邾事魯之謂與

秋七月壬申姒(穀作弋)氏卒

姒氏定公之妾哀公母不書夫人不薨哀公未成君也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穀作稷)乃克葬

哀公幼諸大夫不敏于事也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漆邾庶其之叛土魯受而城之誌貪也左傳謂不時告雖時告其可乎

春秋直解卷十二終

春秋直解卷十三

郝敬　習

哀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時甫四歲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入郢之怨也說者曰書圍蔡仲尼怨楚也夫春秋書圍多矣何獨此爲怨導吳者蔡人入郢毀宗廟徙陳器撻平王墓者非蔡人吳人也楚不能報吳而肆毒于寡小之蔡何爲怨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郊牛下有角字)

書異且不時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魯衛三國共伐晉救范氏也遂取棘蒲不書魯諱也主少在喪權臣背舊好而助叛人非公命故不書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郭)東田及沂西田

邾之事魯何以不免三桓貪而自用兼其地而非公有盟其君而公不知藐然三尺孤無異寄生仲尼所

以憂之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約)繹

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圍邾胡氏謂以所得田酬二氏救難之功可謂不恐季孫者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蒯聵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子郢辭公卒夫人欲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蒯聵因晉趙鞅以兵入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公作栗)

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中行粟于朝歌鄭人送之趙鞅禦之于戚敗鄭師于鐵獲粟千車荀寅自朝歌奔邯鄲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與鄭平而背之從于吳子駟不可吳人襲蔡蔡懼殺子駟以說而遷于吳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聵入戚輒使石曼姑帥師圍之告于齊齊以師助之君子曰輒非人子矣齊不為人父乎其助人之子以攻人之父也書先齊惡黨也公羊謂輒為父命故

公羊者春秋之楊墨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耳曾自桓至哀十一公矣三家私其祖而不肯祧桓曾人順僖而不肯祧僖曾之廟多于天子矣故因災誌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公作開)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死無嗣其妻南孺子有娠以屬家臣正常曰男則告而立之女則肥也可南氏生男正常抱以告諸大夫于朝曰夫子有遺言康子使人殺男而殺殺男者正常奔衛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子駟之黨子駟非不忠于蔡者吳為政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受盟矣而又圍之季孫所以不受盟也盟不普季

孫非季孫志也伐書叔仲非二子得主也春秋之義
直而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公穀作弑）蔡侯申
蔡昭侯違諸大夫議從于吳吳人放殺諸大夫公孫
翩因昭侯之如吳也射殺之事隱故書盜嗟乎一裘
開釁身死國遷儒者貴報怨竟何如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盜黨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其故不可考書執惡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作生）公孫霍
盜黨也
晉人執戎蠻（公作曼）子赤歸于楚
戎蠻叛楚楚圍之子赤奔晉楚軍于上雒以請晉人
執而歸之稱戎蠻夷之也
城西郛
不時也
六月辛丑亳（公作蒲）社災
社災社屋焚也禮國有殷社戒亡也亡國之社則屋
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
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
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討其伐曹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討助范氏也先是衛與齊助范氏據邯鄲趙鞅圍降
之荀寅士吉射奔鮮虞鮮虞人與齊納荀寅于柏人

晉圍柏人二子奔齊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公作處）臼卒
齊景公夫人燕姬無子庶子六人公愛子荼立之以
屬國夏高張五子皆出奔
冬叔還（旋）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弔且會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葭）
瑕邾邑魯人城之以逼邾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討其納范氏也

吳伐陳
初吳入楚召陳懷公辭元年吳侵陳未得志故再伐
楚子軍于陳父救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謀廢立搆諸大夫於高國曰是將謀子又謂
諸大夫曰高國恃君謀二三子諸大夫信之與陳乞
鮑牧以甲入公室逐二子出奔魯
叔還會吳于柤
君子曰魯之事諸侯其猶陽鳥與煖則就之寒則去
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經喪敗之後改紀其政孔子去魯司寇將往
焉陳蔡人阻之王興師迎之欲封以書社地七百子
西不可昭王遂卒嗟夫天欲平治天下則子西之說
不行而昭王不蚤死矣儒者强謂春秋擯楚何居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公作舍）
齊公子陽生荼之庶兄而景公庶子也陳乞立之廢
荼為安孺子陽生欲殺孺子使朱毛私于乞乞為荼
辭而泣毛遂弑孺子于野幕之下不書朱毛受之陽
生也不書陽生受之陳乞也陽生殺弟陳乞弑君從
弑君也嗚乎此一時也衛輒兵父陳乞弑君陽生席
諸母陳氏簒齊三家據魯六卿專晉務宄蟊賊娶于
一時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仲尼當吾衰之年手
障狂瀾春秋安得不作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貪無厭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未逞志也
七年○春宋皇瑗（院）帥師侵鄭
為晉侵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從齊也
夏公會吳于鄫（穀作繒）
吳子謀霸諸侯魯人先往吳徵百牢于魯如數供之
召季康子子貢辭[redacted]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復欲伐邾諸大夫不可康子伐之入其公宮
晝夜剽掠執邾子歸獻于亳社囚于負瑕嗟夫邾何
所獲罪肥何所奉討而若此其甚也卒使吳人克東
陽齊取二邑强臣階禍國受其殃故經書公伐尤魯

之無君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遂亡
吳伐我
邾人以魯難愬于吳吳爲伐魯盟于城下而還故不稱鄙直也君子曰國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書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歸邾子益于邾
初齊五子之亂悼公奔魯季孫妻以妹即位來逆季魴侯通焉不敢以歸齊侯怒稱邾來討季孫乃賂齊

以讙闡之地而歸邾子于邾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戈卒
齊人歸讙及闡
傳云齊侯逆季姬歸而遂嬖返魯讙闡君子曰非然也我歸邾子齊受賂無名是以求全責于改圖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聲公嬖許瑕欲邑之取宋雍丘宋皇瑗敗鄭師盡俘以歸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也
秋宋公伐鄭
報雍丘之役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反國無道吳人執而囚之至是來奔已又奔齊益齊出也
公會吳伐齊
初齊悼公以邾故召吳伐魯及邾子歸季姬嬖而齊魯平吳人怒更以魯伐齊君子曰昔晉之得志于東

方也魯爲之介吳得志于中國又魯爲之齊魯唇齒也納遠讐而樹近敵則不智棄親戚而長寇讐則不仁哀公幼昏強臣專恣春秋所以尤于魯之無君也
故書公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謂齊人殺陽生以說于吳嗟乎陽生死已晩矣子荼之立父命也而奪其國旣得國矣又使朱毛殺之是弑君也逐鬻姒殺胡姬是弑諸母也先君之愛子與愛姬屠戮殆盡是甘心于其父也鮑牧立已人言一慼廩之境外是背德而擕大臣之心也召吳人伐

魯中道背之還以自伐是府國人之怨而借以報吳
之名耳積惡滅身豈曰不宜然則何不書弑君齊人
以卒赴也猶鄭髡頑楚郟敖疑則傳疑聖人之愼重
也說者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迂闊之言
也

夏宋人伐鄭

前未得志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乘齊難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師于鄎聞齊侯卒吳子哭諸軍門外而潛師由海入
齊人敗之還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蒯聵之黨也

薛伯夷公作寅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陳即吳也吳公子扎年九十餘帥師救陳少壯執節
老耄伐國不亦可已乎楚書結吳不書扎為賢者諱
也世儒謂仲尼與吳夫退與楚擕救陳豈為高誼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其以吳伐也君子曰齊未嘗負魯也邾子復則讙
闡歸矣與魯盟則吳人辭矣魯何為又與吳伐之書
伐我齊直也故亦不書鄙

夏陳轅頗公頗出奔鄭

陳轅頗為司徒賦田嫁公女而沒其餘國人逐之此
可為葺蓋不飭之戒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自艾陵之役衡行中國魯陪之屬也是役也伍員

欲圖越諫伐齊不聽吳子予之劒自殺不書殺大夫
畧之也伍員傾險士背宗國而噬其主如豺狼然其
謀吳僚也如鬼蜮然屬鏤之賜天之假手不足惜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衛世叔齊妻宋朝之女也而齊有妾嬖衛亂宋朝出
奔孔圉使齊出其妻妻以女齊私于前妾圉以女歸
齊淫于外圉使人奪其軒獻于公齊奔宋君子曰夫
婦人道之始春秋男女之際殆于禽獸比其敝也諸
侯而喪國大夫而喪家詩所以首二南也故夫詩亡

春秋作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魯稅畝不足作丘甲丘甲又不足用田賦傳不舉其數而數可知夫國猶家也中人之家始造必儉事簡費省産不多而用有餘至子孫奢侈不經之費浸廣計産數倍于昔而以狼戾暴殄日憂不足自然之數也通乎此義者可以經國制用長保其富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之夫人陳司敗所稱吳孟子也昭公不得其死二子齊夫人薨而仲尼弔之季氏不絻不絰無臣子居喪禮故不書葬不稱夫人薨直也

公會吳于橐皋

尋鄫之盟是會也公不欲盟蓋畏齊而悔之顧無如吳何使子貢辭免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云

吳徵會于衛先是衛殺吳行人衛輒懼不敢往乞援于魯宋而後行吳人果止輒魯使子貢說吳免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初鄭取宋地築嵒戈錫三邑以居宋亡公子至是宋伐取錫圍嵒鄭罕達帥師救之

冬十有二月螽

夏正十月也仲尼謂季孫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司曆欽閏是夏正九月耳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岩

鄭罕達救嵒敗宋師盡俘之墟其六邑

夏許男成公作戌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是會也吳與晉爭長歃先吳說者謂書先晉夷吳非也晉長于中國舊矣吳楚雖強不以遠間近新間舊禮也夫歃血烏足以明禮春秋之有霸也聖人未嘗過而問焉霸之有會會之有盟盟之有歃血歃血之有先後聖人尤未嘗過而問焉豈以此差貴賤定名實乎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乘吳有黃池之役也

於越入吳

夫差信句踐之成拒子胥之諫進與諸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其虛入之遂滅吳易曰天道虧盈楚自熊虔暴虐棄疾淫昏昭王之季吳入郢辱及廟墓吳自柏舉得志强梁衡行越人一舉覆厥宗祀履盈得禍

若此其烈也故春秋書入郢入吳先後一轍吳亡而五霸盡矣嗚呼眞萬世有國家者之龜鑑哉

秋公至自會

是時三桓專魯哀公幼昏每書公尊君也哀以前國有長君每書臣誌專也是故春秋有義無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魏下無曼字）

討助荀范也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佩）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公作彄）

陳大夫也傳不詳其事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以魯事終何也魯史也以魯事始故亦以魯事終終哀公何也魯至哀而公室小於三家不可以國矣春秋爲五霸作五霸始隱至哀而齊微晉分吳亡五霸終矣上下十二公二百四十有二年天行窮于十二君取十二週矣年取二百四十再週矣以法天也其終于哀十四年春何也是時齊陳恆弑君夫子年已七十有一沐浴請討三家不可而公不能令慮陳恆之事將及魯而傷周公之後之不復振故慷慨絕筆終焉已矣其終于獲麟何也春秋感獲麟而作也昔者商紂之末麟趾兆而文王興今周衰麟至文王沒矣文不在茲乎王者不作二百餘年天下芒紮紛拏干戈相尋無寧日不祥之人與不祥之事生民以來未有者二百年間備矣子弑父臣弑君弟謀兄妻逆夫夷猾夏殺人父兄毀人宗廟係人子女滅人國家人情之兇毒極矣天子降而事諸侯諸侯降而事大夫大夫降而事家臣支大于本尾豐于腰四分五裂世道之阽危極矣而又捐廉恥壞大防裂衣裳爲毛羽貶人類爲鳥獸倡獲下賤羞爲之事王公薦

紳冒昧嘗試而不恥與人善易室而處與人不善殺之而分其室君淫臣婦于其家卿大夫要寮友之妻于路縱夫人宣淫于境外率將士班處于人宮甚者如衛子頑之妻其母宋襄姬之通其孫齊諸兒之淫女弟楚熊比之奪子婦名教掃地秉彝凋喪三五流風餘脉蕩然無復纖絲之維繫矣嗟乎天道沍寒而啓陽和長夜昏漫而生朝曦豈其鵂鶹晝鳴于灌莽狐狸長嗥于通闤而無嘉祥之來復乎或曰七國之禍慘于春秋夫七國之禍春秋之餘孽耳有五霸自有七王濫觴于春秋而滔天于七國是故兵莫慘于

人心莫邪爲下邪説之害甚于洚水人心之惡毒于猛獸迨乎漢唐以後春秋之教行六經炳焉同風迄于今家誦户説雖田夫紅女厮養下隷莫不知仁義爲美而名節凜然寧以身膏鼎斧蹈湯鑊不敢輕以身爲鑾髦狗彘學士大夫彈冠振衣立于天日清朗之下貴以身爲聖賢載詩書悦禮樂無復有輕視撿押敗壞廉節如春秋世者則誰之功人情貴耳賤目耳聞三五藐爲不可及目覩清時則薄爲叔季顧漢唐以來士林之清議與英君哲后之崇奬人懷夸飾揚芬來許雖三五何以加焉當其治世化行無遜詩

書所稱比其亂也名義相扶不至如春秋之腐敗嗟夫是誰之功三五帝王不能使其後無春秋而仲尼能使千萬世不復爲春秋三五帝王不能以其道行于死後而仲尼能使其道明于萬世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春秋成而禎祥至禎祥出而春秋終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非人之所能爲也後世乃有續獲麟而再作者愚以爲春秋不可再作矣夫春秋非未就之緒也寓其志則不必具其事裁其義則不必舉其全志苟明矣義苟備矣十二公足矣今欲補少于定哀之後亦宜增多于桓隱之前畫蛇續貂爲贅而已矣春秋之義不言而信無毁譽而直今人爲一説家持一端可否同異尚未通曉而徒勦襲聖人之辭學步效顰爲訛而已矣仲尼謂文勝則史故春秋之辭尚體要立經不立傳國史在使人自考而是非可知今自爲綱自爲目吾説我志心口相證爲私而已矣聖人持世不過五百西周以前有文武周公在東周以後自謂竊取蓋澤過五世遠不相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爲多矣今欲盡取秦漢以來千餘年是非包舉獨任挾山超海爲狂而已矣春秋明王不作而寓義斯文良非得已漢唐宋之興也眞主輩出大

業無遜湯武謂一切無明王以比于五霸十二國之閏數王石俱焚爲溷而已矣春秋起隱公下迄獲麟十二公世未遠也仲尼猶慮見聞失眞斷自隱始而且闕其疑今悉憑簡策闖然直決千餘年以上事信爲得情捉風捕影爲誣而已矣春秋雖寓是非而寛厚微婉直而不倨正而有體後世妄起凡例褒貶黜陟恣口舌行胸臆不顧君父之醜曖昧之疑譏讓詆訶無異怒罵爲亂而已矣六經名教之規矩規矩一而方圓不可勝用非盡方圓之器爲規矩也今欲毛舉千百世亂臣賊子奸雄隱慝都爲一部蘇洵氏所

謂雷霆轟轟然日下求不孝子擊之爲震而已矣若使春秋爲殘緒不可不續昔者孟軻雄辯願學孔子卽宜輟七篇而爲此漢唐以來非之博雅寥然中斷者千五百年士縮手結舌待考亭氏出而後了此是伯牙絃絕子期再生爲巧而已矣夫抱聖人之道者不遇聖人之窮遺聖人之窮者不求聖人之志有聖人之志者無聖人之才有聖人之才者無聖人之識有聖人之才識者無聖人碩德重望卓然爲千萬世師不敢作春秋故夫揚雄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王通續六經朱元晦綱目續春秋之數子者日月出而爝火然爲僭而已矣

春秋直解卷十三終

春秋直解卷十四

非左序

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据左言例而人始爭爲例耳故左諸傳之嚆矢也其材富而辭艷予詭而好奇世人喜之以爲羽翼聖經其實風影滅裂去道離經遠惟假託丘明人莫敢指遇紕漏寧呵護揜飾不知其爲僞筆耳左傳誠出丘明手親炙先聖同心之言隻字奇易隻字可易卽非丘明而況踳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尼父見而知之者乎漢司

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輩雖然和之末學承訛至以周易文言爲魯穆姜語毛詩古序爲附會左傳作臧宣叔媚晉卿權辭引爲王制論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祖王廟晉人得罪周室極力崇奬使三王罪人貌千古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今畧舉其謬已三百三十餘條輒附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左不非公穀何居曰公穀則誠公穀左實非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者與言春秋幾矣

皇明萬曆庚戌六月朔日京山郝敬自序

春秋非左卷上

郝敬習

隱公凡二十條

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傳曰非公命非也凡內城書重守也其不書舊史畧也如謂非公命不書魯事非公命者多矣晩年三桓爲政非公命者什九皆不書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豫凶事非也以天子而下賵諸侯之妾失禮之大者區區論豫凶事猶舍放飯而問齒決也

冬十月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非也改葬非禮古者不脩墓況改葬乎故不書非以公不臨也謂公弗臨者以公攝政不主喪也旣不主喪又誰主改然則謂公不臨亦非也又曰太子少葬有闕是以改葬夫惠公葬甫逾年耳太子豈遽長乎亦非也又曰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豈有攝國政舉大事賓至不會者尤非也此爲隱將讓桓附會之耳

邾人私於公子豫請師助鄭伐衞盟于翼非公命不書非也已盟而終不果助故不書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亦非也豈有國門新作公不知者凡役非禮失時則書常事不書

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非也不書日史闕也其書日史詳也大抵入春秋初世遠事多闕襄昭以後世近史詳經據史耳漢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本此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上當有闕文傳蒙上文紀裂繻來逆女以繻訓帛改伯從帛謂裂繻字子帛夫裂繻紀大夫終春秋未有書大夫先諸侯者豈以裂繻先莒子乎非也

三年鄭莊公爲平王卿士怨王之貳於虢也質王子又

取周之禾麥其狂悖無禮已甚而傳且曰信不在質非也雖信在質烏乎可又曰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夫周鄭無等豈春秋立言之法

宋宣公卒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卒亦舍子馮立與夷是爲殤公子馮奔鄭殤公與鄭搆兵十年至于身死國危此小讓之害義非春秋所予也而傳曰宣公命以義烏在其爲義也又曰其子饗之烏在其能饗之也

晉曲沃莊伯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六年翼人立鄂侯皆不書史畧也經未嘗以爲霸國加詳而傳

特爲補苴鋪張唯恐失之其奉晉也如雷霆鬼神屈
天子諸侯事之大旨謬矣故愚疑是書三晉辭人作
耳
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先是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陳
五父諫不聽傳謂陳侯長惡不悛遂自及也夫不與
鄭平非惡也不聽賊子計非不悛也陳侯見弒非以
不平鄭也傳欲附會陳桓公被弒爲偏曲之論耳
京師來告饑不書公爲請糴于宋衛齊鄭傳以爲禮非
也天子告饑于諸侯諸侯爲天子請糴于鄰國卑矣
諱故不書以爲禮是何禮與

七年滕侯卒傳曰不書名未同盟非也按宣公九年成
十六年及此三書滕子卒皆不名年遠史闕也昭公
以後四書滕子卒皆名近故詳也盟春秋所賤也豈
以同不同爲例未同盟而卒名者如桓十年曹伯終
生卒十一年衛侯晉卒之類昭以後尤多考之非盡
同盟也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謂必不免此因五父將
弒君見殺附會之傳凡人死必爲兆讖緯之陋習也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稱鄭伯
以齊人朝王爲有禮非也夫諸侯不朝霸者以之朝

又不以諸侯朝以其人入見不敬莫大乎是何禮之
有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所以如
以不告不書爲例經書侵伐多矣未必皆因告如以
告鄭莊首霸有四夷功無不告者矣
十年夏鄭與魯伐宋取防郜二邑與魯傳曰鄭莊公可
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非也夫鄭之伐宋
假王命報私怨非眞王命也牽帥魯人助已取地酬
之非眞不貪也凡春秋之義黜霸而傳皆譽霸也
齊人鄭人入郕傳曰討違王命非也鄭以私怨伐宋郕

不助鄭非不共王命也霸者之口實可以解經乎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稱鄭莊公
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爲有禮非也無故而
分人之國逐人君出君弟于其鄙又使私人監之何
禮之有
周桓王以蘇忿生十二邑之田易鄭四邑傳曰已不能
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此言非所論於天
子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室雖衰春秋之義
不衰王室何爲其不能有乎
傳曰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故不書凡諸

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未知此為仲尼之例乎其舊史之例乎如仲尼之例隱桓遠矣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如舊史之例傳何以冒為舊史也傳非舊史又非為舊史作傳何為守舊史之例守舊史之例又焉用仲尼為也然則如何曰魯史書不書或因告不告仲尼書不書實非因魯史告不告也史不告不書者傳詳之故知傳非舊史世儒誤也

桓公凡十九條

傳二年晉曲沃武公伐翼不書不言其義

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傳曰桓公與文姜成昏于齊非也此因文姜不淑臆度而甚之經書公子翬如齊逆女稱女未成婦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不盟而不詳其事芒昧若此何以為丘明此類甚多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稱書時有禮非也春秋聖人傷時失禮而作以時以禮則不書狩于郎譏遠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非也是時陳佗弒太子春秋于弒逆未有不書者甲戌下有闕文當云陳佗殺世子免己丑陳侯鮑卒傳謂為再赴一人之死焉有兩期紕漏若此而託之丘明千餘年

人不察可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書弱非也弱何足書蓋卿大夫子弟未爵而奉使者世官非古因事以表義耳

六年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其故以不告為例非也是役也諸大夫皆在魯為齊饋餼後鄭來戰于郎何待告蓋鄭莊始霸好戰亟功隱九年突敗戎今年忽又敗戎二子恃功爭國禍及累世故不書不齒其功也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書名賤之非也穀鄧近楚小國東距魯千里來朝非無事而傳不知公穀謂為失國之君似也禮不臣寄公何為賤之然則書名何也凡魯事多僭小國諸侯來史書名書朝尊內也經因之直也所以謂之吾誰毀譽也傳不達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此大事不書史闕傳不言其故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又烝皆無傳按五月夏正三月也四時之祭冬烝夏禴禴簡烝備物夏用冬祭失禮故書此烏可無傳

楚武王伐隨傳載其事甚詳是時楚始稱王經不書傳

亦不及經以告不告爲例傳豈亦以告不告爲例乎經之不備也以史史之不備也以不告傳又不及安在其爲輔經乎

十年王師伐虢爲虢大夫詹父伐其君也不書傳不言其義

四年秦人執芮伯十年納芮伯經皆不書其皆以不告邪大抵秦楚晉遠隱桓間又遠故事多闕齊衞宋鄭諸國近記聞較詳耳

十一年楚屈瑕盟貳軫敗鄖入于蒲騷不書十二年瑕又伐絞爲城下之盟十三年伐羅兵敗自縊死俱不

書傳皆不言其義按此類事非要故不書卽傳亦可以無贅矣而他事經書者傳反缺詳畧往往失中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傳曰書不害非也夫御廪藉田所供粢盛之藏災矣猶謂不害乎不害則何書周八月夏六月也嘗不時也燼餘之粟以供粢盛不敬也

十六年冬城向傳曰書時非也凡城書重守也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闕耳官雖誤何遂不日事不日多矣豈盡官失邪

鄭高渠彌弑昭公忽此大事不書傳不言其義按傳稱忽爲世子救齊有功辭昏有禮惡高渠彌有智若是則賢世子哉而詩存狡童褰裳揮兮有女同車皆刺之春秋于見逐不書世子已立不書鄭伯被弑不書弑君大似不滿焉則傳言未盡信耳

齊襄公執鄭高渠彌轘之不書弑君無書故殺賊亦不書蓋世遠史闕而傳影響湊合故鄭事始終可疑若使丘明作傳豈茫昧如此

莊公凡三十三條

元年不書卽位傳曰文姜出非也父死于外嗣君在喪

不朝正卽位則不書傳因前年書公之喪至疑姜留齊今年三月夫人孫于齊是姜已歸而再往也前後八往往書歸皆不書歸常也傳不達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非也春秋無此等隱僻之例禍先公而孫齊者有二夫人乎故氏可省也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此蒙前之文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傳以爲知禮非也莊公有親喪而主齊昏王不當命魯亦不當受命父母之讐不枕戈而反爲讐人役曾是爲知禮乎

傳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

曼曰王祿盡矣行遂卒于樠木之下夫齊而能不蕩者其唯心齊者乎且何以知王祿之必盡也傳之迂誕多此類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傳曰稱名未王命非也按郳海濱附庸之國犂來其君名小國諸侯來稱朝稱名史尊內也非以無爵無爵何以朝且春秋諸侯有爵誰其有王命者乎不獨一郳犂來耳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按王師救黔牟而齊魯宋陳蔡五國之師共逐黔牟立朔殺公子洩公子職是王師挫衄于五

國而力詘于救衛也書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敗諱之也傳釋此不講而罪二公子之不度豈不悖與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非也常謂之恒常見之星忽不見而星隕落如雨書異也

秋無麥苗傳曰無麥苗不害嘉穀非也周之秋夏之五月也大水為災麥傷又無五穀之苗今云不害嘉穀是以苗即麥也五月而麥尚為苗乎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豈禾亦麥乎蓋無麥有苗無苗有麥非大菑麥苗俱無饑甚故書而傳之紕漏甚矣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兵即于郎耳謂為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郕黨仇人伐同姓雖治于廟又豈禮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傳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非也按是時慶父與齊爭功欲伐之公辭以脩德故傳稱善抑不思黨讐人伐兄弟不善之大者懼不敢爭而詭云脩德何為善之

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兹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非也經書敗多矣豈敵皆未陳者邪又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

曰王師敗績于某凡此類文義隨宜豈可局以為例

秋宋大水魯使往弔宋人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此對行人常語臧文仲何遽以湯武比之聞其為公子御說之辭曰宜為君于義何取此因宋將立御說附會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按傳萬奔陳宋人請而醢之春秋于弒君之賊見殺如州吁陳佗類無不書者殺人而醢非祥刑昔者商紂用之文王歎息衛蒯聵用之孔子盡覆其家醢刑之不祥不可以訓傳不達

十四年鄭厲公突自櫟歴侵鄭傅瑕弑子儀而納突不書傳不言其故鄭事始終未見了然

鄭南門外蛇與内蛇闘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此委巷之譚後世讖緯符命之作倆也

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不書蓋曲沃簒晉而王命奬亂故諱不書齊桓晉文受命爲侯伯亦不書即此意春秋黜奸權而薄榮寵志在撥亂耳一切以不告爲例鶻突甚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不言來諱之非也書追則其來可知何諱之有

十九年楚鬻拳諫楚文王不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遂自刖傳謂鬻拳愛君非也夫人臣事君盡禮不可則止何得迺爾

夫人姜氏如莒明年又如莒莒非父母之邦再如必有故無傳

二十年周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鄭厲公以惠王歸處于櫟二十一年厲公與虢公納王殺子頹及五大夫王錫鄭地虎牢以東皆不書傳不言其故豈盡以不告邪

傳稱王子頹之簒立也以樂享五大夫鄭突聞之知其將死惠王反國亦以樂享鄭伯原伯見之知鄭伯將死何奇中哉附會之說也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謂殺太子非也御寇非太子也若晉殺世子申生宋殺世子痤則直書世子矣是時公子完奔齊是爲田齊之祖顧經義不在陳完奔齊而在宣公殺子傳置殺子不言侈譚陳完辭爵與懿氏之卜周史之筮緣飾繇辭以神其占皆術士之說耳

是年夏五月不書事無傳按經無事紀時必首孟月五月下必有闕文傳不知

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必有故傳不知

二十有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俱無傳竟不知何事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汝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非也春秋大夫不名多矣名者亦多矣豈名者皆賤之而不名者皆嘉之此類無大義因舊史非例也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俱無傳顧汲汲譚晉事不休知有霸而已矣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爲侯伯不書如以不告爲例桓公之始爲侯伯也豈有不告者哉不書

是不齒其爲侯伯也不齒其爲侯伯而傳汲汲尊觭
非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廏傳曰新作非也公羊謂爲脩舊是
也凡創造曰作脩舊曰新改作曰新作成公三年新
宮災謂脩飾舊廟祔新王耳魯廟多矣故不創亦不
必改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兩觀燬于火改作也僖公
二年新作南門亦謂改作新延廏不書作故公羊說
是也孰謂丘明不如公羊乎
冬城諸及防傳曰書時非也是年秋有蜚去年大無麥
禾告糴于齊國非其國矣而築郿城諸城防焉得時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傳曰爲管仲非也魯自城耳經惟
內事不稱國傳誤于管仲邑穀而不知穀與小穀異
穀齊小穀魯也時桓公方厚施諸侯豈勞諸侯城齊
管子亦必不以私邑役諸侯人可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傳曰宋公請先見齊侯非也梁
丘去齊八百里齊桓遠來非宋往見之蓋齊之霸宋
與有力焉諸侯從齊宋爲先齊盟江黃宋預謀故二
國最親梁丘之遇桓有諮于宋故書先宋豈宋公請
見而桓反靦就之乎
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
牲于社于門世俗以日食爲陰蝕陽社陰主故求于
陰土制水秋祀門故求于社與門皆委巷之禮而傳
曰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是何禮與雲漢
之詩曰靡愛斯牲非天災與十月之雅非日食與脩
省而已不聞鼓也
是年秋有神降于虢之莘虢公享之神賜虢公土田周
史過虢史嚚皆知虢將亡此因晉將滅虢附會之
閔公凡三條
元年傳曰不書卽位亂故非也禮新君踰年而改元朝
正于廟卽位于朝始成爲君時閔公甫八歲內亂不

行卽位故史無書如傳言則是公卽位而經以繼弒
君不請命削之耳夫位大寶也體元正始君父之大
事也仲尼輒以胸臆舞文詭稱貶削豈垂世之訓與
季子來歸傳曰嘉之非也仲尼未嘗曰我書字則嘉之
皆世儒臆說耳魯季氏之始何嘉之有
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卜偃謂萬爲盈數魏爲大名占
其後必大此市兒觀枚拆字語因魏後爲七國附會
之故愚疑傳戰國時晉人作耳
僖公凡四十條
元年春傳曰不稱卽位公出非也國君踰年改元往年

八月成季以公適邾慶父奔莒成季以公入立之冬
齊高子來盟公入久矣何謂公出又曰公出復入諱
國惡不書亦非也哀姜慶父之惡不諱公出復入何
諱乎然則何以不書不朝正卽位史無書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侯伯救
患分災討罪非也方狄師困邢桓公以諸侯之師觀
望不進安在其爲救患也邢滅未聞齊以一旅問狄
何爲討罪邢人奔師乃以之遷因敗爲功霸者好名
之事不書救邢而書次于聶北誌慢也其遷也書邢
遷其城也書諸侯不與齊功也昭公十三年楚子復

陳蔡亦書蔡侯歸蔡陳侯歸陳不言楚復義正同春
秋貴至公不鉏私惠後儒言春秋誤五霸皆自傳始
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檉(稱)傳曰謀救鄭非
也七月楚伐鄭八月鄭伯在會楚師退久矣何救之
有蓋謀報楚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歷)獲莒挐(女平聲)
傳曰嘉獲之非也季友獲莒挐公賜之費及汶陽田
季氏之强自此始奈何又嘉之
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六月乃雨傳曰不書
旱不爲災非也三時不雨猶不爲災乎不災何書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
非也是時諸侯從桓公伐楚侵蔡蔡近許許男病歸
而卒于國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卒于外必書地宣九
年晉侯卒于扈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年
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師昭二十
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皆書
地許男不地故卒于其國也傳又曰凡死王事加二
等于是有以衮斂亦非也春秋諸侯焉知王事用禮
焉知等死內死外總之僭而已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曰晉來告非也告書不
告無書爲史臣例則可爲經義則不可申生之死自
縊也告則謂世子自縊縊而曰殺仲尼闕實之義非
所告也獻公無道嬖庶釀亂豈爲告而書與
夏公孫茲如牟傳曰娶焉非也大夫娶未有書者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傳曰謀寧周非也是時惠王欲
易太子太子不得于王而與諸侯盟是脅父也諸侯
無王命私盟太子是要君也春秋人倫之至豈以要
脅君父爲寧乎與稱鬻拳愛君同謬
冬晉人執虞公傳稱晉之伐虢也圍上陽問于卜偃偃

據童謠知虢亡在九十月之交凡傳所載歌謠繇胄辭窮奇極怪皆脩飾爲之

傳稱虞公以道假晉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曰虞不臘矣按歲終獵取禽獸祭先祖五祀曰臘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左丘明先秦宮之奇又先丘明安得預稱秦制其爲後人語可知

六年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傳曰鄭所以不時城非也夫伐鄭以首止逃盟非以不時城也地名新城非城新築也伐鄭以夏非必城作于此時宋亦有新城文公十四年爲新城之會豈亦不時城邪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致哀姜主于廟非也哀姜薨七年矣豈至是始祔不稱氏與謚而稱夫人卽公夫人始歸而廟見也吾聞以祭而廟見者未聞因廟見而祭者也魯禘非禮七月禘非時傳不達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伯姬未聞適人而書卒其故不可考傳不及

十年晉世子見神于狐突此因晉惠公將有韓之敗而附會之

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史過知其不長世此本子貢料魯定公執玉事而演之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王討子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不能正其罪又爲之請入居齊六年歸而復有狄后之亂不書傳不言其義一切以不告爲例可乎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曰遷杞不書其人有闕也經有闕而傳不知何稱素臣或曰舊史闕也史闕遂書諸侯凡書諸侯者皆以史闕與

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曰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怒季姬遇于防使朝非也夫季姬既爲鄫夫人則宜書鄫季姬季姬既歸鄫明年九月不宜又書季姬歸鄫傳言妄也公穀謂季姬與鄫子

謀于防使來請已胡安國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是也孰謂丘明不如公穀乎

十五年傳稱秦穆公將伐晉使卜徒父筮卦遇蠱占知必勝遂虜晉惠公于韓晉獻公嫁伯姬于秦使史蘇筮遇歸妹之睽并懷公死高梁事皆見于繇凡傳所載繇辭類漢焦貢易林占與經不合蓍策老變亦後世筮家之法不見于經世儒據左解易正墮其雲霧中耳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非也風則凡鳥皆退何獨六鷁書誌異也

冬十一月乙卯鄭文公殺其世子華不書傳不言其故
按七年甯母之會華背君父賣國當誅故不書傳不
及豈亦以不告邪
衞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速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請
伐邢師出遂雨豈其然乎此因衞將滅邢附會之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逼王室經不書
傳不言其故而稱平王初年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
于野者知百年後有戎是舍明法而譚隱怪也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傳曰書子杞夷非也夫杞
神禹之裔始封陳留雍丘何謂之夷豈東遷近徐淮

遂變先代之舊乎必不然矣又曰不書名未同盟尤
非也諸侯不同盟而卒名者不可勝數旣告卒焉得
不逼名不同盟不告名于義何居有之亦衰世之禮
春秋不由也
二十四年王以狄人伐鄭富辰諫王引詩小雅常棣謂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非也按詩序天保
以上皆文武之雅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作禮樂常棣
其燕兄弟之樂歌也召穆公相宣王當周末詩宜次
江漢常武間焉得與天保采薇同什傳惑于周公殺
管蔡之說而國語又謂爲公作無卓識可知丘明而
若此與
鄭殺子華之弟子臧是九年內殺二子也不書傳不言
其故初子華誅子臧奔宋是同甯母之謀者有罪當
誅子華不書故子臧亦不書傳謂其好聚鷸冠不衷
自災非也一冠何遂殺身而君子尤之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無傳殺大夫非無故何以無傳
坐不知耳
晉重耳納襄王誅叔帶王予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不
書非以不告可知傳不及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北鄙傳稱魯使展喜犒齊師受命
于展禽辭稱周公太公此老生常譚師何遂得寢齊

知魯有備非以辭耳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非也杞聖
王之後以其東遷遂謂之夷則齊魯不在東海之濱
邪凡傳云用夷禮則貶之之說皆非也豈有中諸侯
而顧用夷禮者與
傳稱子犯治晉始入教民三年欲用之曰民未知義于
是乎出定襄王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
未知禮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出穀戍釋
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此言非也重耳以魯僖公二

十四年反國二十八年救宋與楚戰于城濮僅僅五載間補葺枝梧朝不及夕孔子謂善人教民七年僅可即戎子犯之教抑何速化也夫納王非教民之事伐原非肄信之舉重耳殘忍刻薄焉知禮義信聽臣訟以囚君而假定王以明義攜曹衛以間楚而借伐原以市信要會盟以召王而託大蒐以習禮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緦功者也子云上好禮義信天下襁負其子至豈僅博一戰之利道聽塗說以獎霸功曾丘明而爲此言與

楚子玉治兵于蔿孫叔敖父蔿賈尚幼料其必敗此因

明年子玉死于城濮附會之傳欲屬文辭每事撰先兆爲照應聯絡之經義無涉

二十八年四月晉敗楚師于城濮傳稱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占謂楚伏罪晉柔之子玉爲瓊弁玉纓夢河神求不與遂及禍皆迂誕無稽

五月晉盟諸侯于踐土傳稱王來會踐土享重耳醴命爲侯伯錫弓矢車服秬鬯虎賁經皆不書傳不言其義夫使春秋而獎晉則此類無不書者矣不書則仲尼之待晉可知而傳過爲揚詡非也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諱也諸侯朝王不書晉召王朝故不書也書晉朝以君舉書非以朝也春秋之義了然傳皆習貿貿爾

冬天王狩于河陽傳謂爲明德非也重耳何德而春秋明之以臣召君猶謂之德豈丘明而悖謬若此與

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傳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成公命祀相以帝丘本顓頊之墟夏后相之祖故附會之奪享似沙門因果語何當解經

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稱柩出絳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將有西師過擊之必大捷此因明年敗秦師于殽附會之而誕罔尤甚

三十三年狄侵齊傳曰因晉喪非也中原無歲不苦狄重耳在而狄滅衛其亦晉喪乎

文公凡三十條

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稱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此爲八年公孫敖奔莒死于外附會之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傳曰書士穀堪其事非也大夫書名常耳是役也伐衛士穀爲將故名豈爲堪其事乎

丁丑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非也是年冬大祫將躋僖

公于閔公上別作主書逆祀也僖公葬已十月非今
始爲主何謂不時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禮無不順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
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
公廟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禮祀周公
其後嗣郊天禘祖夫子傷之故脩春秋世儒不達春
秋之義以宋郊爲天子之事守本傳祖帝乙之意宋
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幷以祖厲王爲上祖世遂謂諸

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僭而周
公不爲衰矣魯頌誇誕季孫行父史克從臾爲之夫
子刪魯風存魯頌卽詩亡之意非以魯頌爲有禮也
諸侯祀天祖天子至亡等也而以先尊後親爲禮曾
是丘明而謬若此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卿不書爲穆公故尊
秦謂之崇德非也德雖三五春秋不崇何也春秋非
頌德之書其何有于秦穆卿大夫書人多矣何獨此
爲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謂君卽位脩婚姻娶元妃以奉粢
盛謂之孝非也夫君娶誰不納幣者而不盡書豈皆
爲不孝乎僖公以前年十二月薨猶在兩期之初而
議婚非禮也書以誌急欲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以弔如同盟爲禮非也同盟
赴名傳例耳非經之義翟泉之盟謂王人卽子虎亦
傳臆度耳非經有明據也王官與諸侯同盟者多矣
何獨卒一子虎其魯之私交與弔則書非爲同盟也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人不出秦取王官封殽尸而還遂
霸西戎以用孟明故非也夫孟明三敗博一勝得不
補亡而是役也晉堅壁淸野秦師空還何足以雪三

敗之恥穆公稱霸在定襄吾納重耳之時不待取王
官之後矣豈孟明之功與
秋雨螽于宋傳曰墜而死非也死不爲災則不書謂螽
飛集如雨之多爾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貴聘而賤逆非也與前
書納幣皆直公之急欲耳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敘國
與人避不敏非也後至不敏世儒尊霸之例春秋賤
霸羞盟豈以後至爲諱書諸侯晉大夫惡晉以臣盟
君也豈爲其避不敏乎

按傳晉襄公卒在六年秋秦康公送子雍令狐之戰在
七年夏是時趙盾始立靈公豈晉經年無君乎既稱
先蔑如秦逆子雍且至又稱先蔑將下軍敗秦師豈
晉有二先蔑乎先蔑既敗秦又奔秦皆不可曉
八年春晉使解揚歸衛匡戚之田與所取封公壻池之
地皆還之趙盾新政以此睦諸侯告可知而經不書
小惠近名不足錄也傳爲趙盾揚厲耳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于暴傳曰書公子遂珍之非也受
盟于戎何珍之有慶父出奔亦書公子豈賊臣亦珍
之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曰書皆以官皆貴
之非也宋昭公欲盡去羣公子而以子卬爲司馬昭
公嫡祖母襄夫人率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夫司
馬皆非端人司城者蕩意諸也出奔未幾而求復遂
及于禍亦不知止者此二子烏足貴乎
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救鄭傳曰緩
不及楚師故諸卿不書名以懲不恪非也春秋書人
多矣無此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春秋
之事同盟則爲君天子立而求諸侯盟春秋傷之傳
若以爲嘗然爾
楚范巫矞似知楚成王子玉宜申皆將强死其後成王
果遇弑子玉死城濮宜申謀弑穆王誅巫言禍福有
之未必中卽中于經奚取而傳亟稱之多此類
十二年正月郕伯來奔傳謂郕世子以邑夫鍾郕邽圭
奔魯公以諸侯禮逆之故書伯非也此郕君避難自
奔魯耳豈有子叛父以土地獻他人仲尼反進稱伯
者乎
子叔姬卒傳曰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然則何
以稱子從夫之義傳不備

十四年春頃王崩不書傳謂王室有王孫蘇之難不告
故不書懲不敬也夫天子崩豈待告然後書不告不
書是喪亦不會也如是則魯自不敬將誰懲且所謂
懲者其舊史懲之乎其仲尼懲之乎舊史懲之不可
以言春秋仲尼懲之當時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天子
崩不下告不爲不敬今不以諸侯不奔喪爲不敬而
以王不告喪爲不敬倒也則何以不書周不告魯不
會故史無書經亦無書而魯之不敬可知懲不敬懲
魯可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稱周內史叔服占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此爲宋弑昭公齊弑懿公晉弑靈公而附會之也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貴之非也按華孫華督之孫督弑君而其孫猶爲司馬蓋昭公之黨也國亂自託于魯仲尼之不責此等人明矣

夏曹伯來朝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非也夫朝者臣見君也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無諸侯自相朝之禮五霸强僭始朝同列故小國來皆書朝史文也經因之直也後儒遷就其說遂謂諸侯世相朝此在齊魯比鄰則可若徧千八百國日亦不足而

況五年而再乎傳爲晉朝諸侯地不知其謬矣

單伯至自齊傳曰貴之非也按單伯奉王命爲魯請叔姬于齊齊人執之以晉故然後得釋至辱也而反以爲貴豈不謬與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傳曰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非也夫五霸假會盟要脅諸侯春秋未嘗以盟爲善豈以不盟爲惡甚違仲尼之意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傳曰討其朝魯齊討有禮謂之反天非也伐曹固齊之罪朝魯亦非曹之禮

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按傳襄夫人使昭公田孟諸將殺之公知之載其寶以行蕩意諸請公出奔公曰不能于其大夫祖母人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而死非也蓋是時昭公欲逃不克賂左右而不得免耳又謂襄夫人使蕩意諸去公意諸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遂死之亦非也意諸八年奔魯十一年復求歸歸六年而難作鄙夫患失死非其志不得已耳又曰書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尤非也春秋明大義雖以桀紂之虐湯武不能掩放殺而況其餘乎君弑矣猶數其罪以謝亂賊春秋無是也然則何以名其君蓋事至此之謂不諱惟明惟允惟審惟直

以告諸天下後世而已且君而若夫已氏者何可以弗別也名以別之不獨名一杵臼耳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傳稱遂歸言齊君語偷將死因明年商人遇弑附會之

十八年春齊懿公將伐魯有疾醫言其將死魯聞其來伐使楚丘卜惠伯令龜楚丘知公與惠伯亦將死此因懿公遇弑魯文公薨襄仲殺惠伯附會之

宣公 凡二十六條

二年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傳稱孔子曰趙盾古之良大夫爲法受惡非也夫弑君何等事豈盾不弑君妄

加之其必不然矣傳言靈公無道趙盾驟諫至盾所以出奔與趙穿弑君之故紕漏不詳第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反竟不言宣子何以出穿攻公何以正當宣子出時聞君死即反反不討賊其何辭以解故書趙盾弑君實錄也不然弑逆之惡可以誣良大夫乎既書弑君矣又稱良大夫是非不譸張乎至謂越竟乃免則愈小人之腹矣因啓世儒責備之例君子無求備豈春秋而獨不然乎餘詳解

三年晉伐鄭及郔鄭及晉平不書傳不言其故蓋是時晉趙盾弑君專國晉政卑矣楚莊王賢而脩政故楚

事詳晉事畧傳不達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辭非也過周郊問九鼎人情好異耳援天命國祚以美文辭而世儒遂蔽楚子之罪以附合尊周攘夷之例未見其允也陸渾害王室爲晉私人諸侯不敢問楚子此舉無功即無罪王使人來勞蓋亦喜之故其書法甚堂堂傳不與其功而反加之罪豢戎者無罪而伐戎者罪之豈至當之論乎

傳謂鄭穆公母燕姞夢蘭生穆公事或有之至謂穆公有疾刈蘭而公遂卒則怪誕甚矣此因穆公名蘭附

會之

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弑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非也果若此其君無道其臣遂無罪乎顧天下安[redacted]得有道之君弑之甚矣其說之謬也

鄭靈公遇弑國人立子良子良辭立子堅是爲襄公春秋諸侯之子弟讓國者多矣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扎楚子西衛子郢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成風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視其國如巖牆然其讓也皆利害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取也傳

不及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傳曰不與謀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經書會多矣同伐同盟皆稱會是役也公夏往秋歸焉得不與謀凡傳例無端類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黑壤傳謂晉人以公久不朝不與盟故諱不書盟非也不盟何足諱不朝不盟未有得免者晉人止公責賂乃得盟故諱也傳甚貴盟未知春秋本賤盟也

八年晉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甦非也殺人而尸諸市離其身首矣六日復蘇理所必無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傳謂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雨不克葬禮也非也
傳以不葬爲懷親夫送死大事不夙戒而因雨廢其
慢甚矣謂爲懷親則無雨克葬者皆爲忘親乎禮雨
霑衣失容廢者如諸侯朝見之類倉卒失備葬卜日
皆備矣何有于雨若日可易何必卜禮不違卜並不
犯日月敬嬴庚寅日中定公戊午日昃違卜皆慢也
何得謂禮禮疑而並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踐之
城平陽傳曰書時非也是時冬十月夏正八月耳城焉
得時前此六年螽七年大旱是年葬敬嬴旱無麻用

葛絺歲儉可知而城焉得時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謂孔子引詩云民之多辟勿
自立辟譏之非也陳靈公君臣宣淫洩冶進諫孔子
何以致譏與譏齊鮑牽同謬皆非孔子之言
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傳稱鄭伯敗楚師于柳
棼經不書是春秋未嘗專重晉鄭而黜楚也傳知有
晉而已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
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非也按魯成
公十七年齊靈公始命崔杼爲大夫是後此二十五

年也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君後此五十年也計
齊惠公時崔杼始生遂已擅君寵逼高國乎崔氏世
卿何止一杼而傳紕漏如此又曰書崔氏以族來告
亦非也春秋大夫出奔多矣如以告豈崔子獨氏他
人皆名乎告大夫無不名者書崔氏挈族行耳崔氏
已去齊崔杼不知以何年反傳亦不詳
楚子伐鄭傳曰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
戍鄭此晉人之功不書是春秋未嘗專予晉也
鄭子家卒鄭人討靈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子家
卽歸生也四年書鄭歸生弒君此國人公論而傳謂

事由子公故傳譸張難信信經而已
十一年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傳謂有禮非也二
子淫惡從臾以亡君旣不與徵舒同誅又從而納之
何謂有禮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傳謂歸父見齊晏桓子
而稱魯樂洛高固知歸父將亡此因魯將逐歸父附
會之
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稱晉侯復立黎侯而還黎侯
卽詩所爲賦旄丘者也不書傳不言其故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秦武士杜

回初顆父嬖病且死欲以所愛妾殉顆不從及輔氏之戰妾父化爲鬼物結草于路以亢杜回遂獲之夜見夢于顆此沙門因果語非仲尼不語之教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傳不詳其事按此大夫與大夫會之始爲可無傳

冬蝝生飢傳曰幸之非也春秋書飢二皆窘急乃書反曰幸之竊所未解

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天奪之鬼矣爲魯成公八年晉殺趙同附會之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非也

災即是災何天人之異

十七年晉與諸侯爲斷道之會傳稱郤克以齊婦一笑之恨執齊使苗賁皇爲說于晉侯免之語與哀公十二年子貢爲衛侯說吳太宰嚭語相似脩辭常套也

冬公弟叔肸卒傳曰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非也按禮莫尊于父同母得稱弟而異母不得稱弟是重母反輕父也父死禮亦稱公子則是無此例也

春秋直解卷十四終

春秋直解卷十五

郝敬習

非左卷下

成公凡二十九條

元年三月作丘甲傳不詳由不知耳若使丘明爲傳此類自當曉然

二年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謂衛伐齊非也新築衛地衛師未出境而與齊戰何爲伐齊蓋齊來伐衛耳齊旣侵魯乘勝及衛故戰于衛地不書齊伐蒙上伐我之文而戰于新築

則齊師過魯入衛境可知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曰不名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非也十國大夫在而皆名則瑣矣他會皆然何獨此爲畏晉畏非春秋所惡也是會也楚共王幼不行使陳蔡二君行二君亦幼强冠之乘楚子戎車爲左右經不書陳蔡未與盟也傳謂乘楚車謂之失位不得列于諸侯鑿也

成公二年晉敗齊師于鞌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五霸未終不

應豫稱五霸此爲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豕韋昆吾等解而終不悟傳爲後人作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定王與之宴而私賄之且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夫周自平王東遷其威命不及魯衛之君以禮假人不知其幾獨此兢兢自愛乎無是也

三年楚歸晉智罃楚共王問罃何以報我罃對與重耳對楚成王語同脩辭熟套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傳曰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位居三孫子

於衛爲上卿誰先對曰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晉爲盟主宜先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爲禮非也禮序昭穆衛文之昭而晉武之穆也序爵良夫上卿而荀庚下卿也則當先衛今舍周班而較叔季之强弱豈禮與孟子敘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故書言列爵惟五五禮五玉五器唐虞時已然中外之爵未有過五等者漢博士作王制因襲傳語則是五等之中又有中卿下卿上大夫共爲八等豈古之制與蓋誤以傳爲丘明作而不深思耳

晉作六軍不書傳不言其故唯天子六軍晉作僭也春秋于諸侯僭亂之事不毛舉言不順也惡極于弒君亡國包舉也傳不達

四年公如晉傳稱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爲後十年晉景公陷廁死而附會之

五年晉放趙嬰于齊嬰夢天神索祭祭之明日見放故免于死此沙門道士誑愚俗語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過于楹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爲是年六月鄭悼公卒附會之

取鄟傳曰言易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

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欒書帥師伐鄭傳稱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書執鄭伯而不書殺伯蠲豈亦以不告邪傳不言其故

五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按傳鄭伯之見執也鄭公孫申謀曰我別立君以示不急晉必歸君遂立太子髡頑晉人果伐鄭而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與弟叔禽皆不書夫急君難而故棄之是以君徼倖也因夫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誅有功也鄭既有君而後歸君是歸不爲德也事皆反覆傾險

不可以訓後世有用此立功其得禍相似始信春秋慮遠識深非聖人不能作故曰言之必可行傳不及

丙午晉侯獳卒傳稱晉景公疾趙同趙括之祖爲厲也公夢疾化爲二豎伏膏肓之閒小臣夢負公升天而以爲殉皆附會不經之譚

凡春秋書事據實而已未嘗好爲隱語也是年五月晉景公將伐鄭而病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父在子立父將死而預外事皆非禮然亦即書晉侯此類不待貶自見其何有于隱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非也夫經既書出奔矣又云無出變幻譸張啓後儒穿鑿皆此類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乞師傳稱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亡以一人客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誅三郤附會之獻子如周周劉康公以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爲常甚覺其厭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非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亦非也前書叔孫後蒙前之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則不書于義何居

十五年晉三郤譖伯宗及欒弗忌殺之伯州犂奔楚經不書傳不言其冤凡殺大夫未有不書者如以不告爲例他大夫書未必盡因告舊史備不備耳

鄢陵之戰敘事支誕士燮佐中軍業已爲將而戰惟恐勝是豈人情蓋因三郤將敗晉政將衰而附會之其實晉臣無此識量也晉侯筮遇復繇曰射楚王中目魏錡夢射月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兩壘相拒必非甚遠伯州犂登巢車望晉軍何其了然也臨陳矢石交接楚子以弓問郤至郤至免冑從容致辭欒鍼執榼飲子重子重飲而復鼓皆夸飾之誕說也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不書衛爲晉侵鄭則書鄭與楚盟楚伐鄭不書晉伐鄭則書春秋不直晉曉然豈謂屛楚專尊晉耳

晉士燮自鄢陵歸以戰勝君驕祈死夫君苟無道雖不戰勝且得免乎未亂祈死非人情而果死然乎魯昭公出叔孫婼亦祈死果死傳之熟套耳

齊靈公母聲孟子私慶封恨鮑牽言之于朝公刖之傳謂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此謂笑語不似聖人法言與譏陳大夫洩冶同謬

魯聲伯夢涉洹(桓)水食瓊瑰盈懷此因聲伯將死而舍

用珠玉附會之又云三年不敢占占之夕死怪誕尤甚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曰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殺大夫非也有如民與郤氏胥童不道君亂不書殺大夫將何書乎經無此等例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傳曰棄命專殺以穀叛故非也傳意以書名為有罪之例不知陳大夫洩冶衛大夫孔達名又何罪焉後儒記禮遂以殺大夫為義皆傳誤之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曰入以惡曰復入非也魚石以宋臣逃楚復入于宋文義自爾何足為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傳曰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非也曾朝晉屢矣晉不加禮焉諸侯朝而大夫報聘何禮之有傳之尊晉類此

襄公　凡五十七條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非也按彭城本宋地後併于楚而時尚未定屬楚也去年夏楚子伐入之今年春晉遂圍之其不當書楚甚明何謂追書苟非宋地經豈誑言乎或曰春秋書邑皆不繫國此繫宋何也夫不繫國者盟會于其地之類若攻圍未有不繫國者昭公二十一年書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宋又何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傳曰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傳又曰禮也皆非也夫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奔而友邦私相朝聘春秋之義了然謂之禮豈不悖哉

二年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夙沙衛以索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夫

諸侯之為靈者非一君招權納賄者非一臣其弒君篡國皆以賂免孰多于晉而何獨于齊發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傳稱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之櫬務之謂之非禮且曰虧姑成婦逆莫大焉引詩其維哲人順德之行譏季孫夫曾千乘之國豈乏一櫬用于婦未遂缺于姑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何遂為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redacted]不在此

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傳稱匠用季孫所樹檟為櫬曰多行無禮必自及意謂季孫用穆姜之櫬葬齊

姜人亦用其擯葬定姒夫七尺之木何遽當無禮之及其言偏曲不關大義即此類亦可無贅矣

冬公如晉傳曰聽政因請屬鄫以助魯之賦晉許之按諸侯于晉有常貢子產壞晉館垣以納車即貢幣之車也其賦重故魯請鄫為助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聽朝聘之數是晉受諸侯朝貢無異天子而傳若以為當然可怪也故愚疑傳本晉人作耳

是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邾人敗之于狐駘台死者多國人不備凶服髽挝以逆喪其敗衂已甚不書諱也傳不及豈亦為不告邪

五年王使王叔愬戎于晉晉人執王叔使士魴如京師言王叔貳于戎也夫天子之卿士不忠使命有天子在晉焉得遂執之此其助戎託辭以辱天子不書諱之傳不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非也壬夫執政貪以蒙誅雖無[illegible]盆水加劍之禮亦賢于官邪寵賂之章晉六卿貪饕不法所以亡謂此舉不刑刑將安施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非也初桓公十二年盟杞侯于曲池比卒亦不名

會杞婚姻何必同盟春秋無此例也前所以不名世遠史闕耳

八年正月公如晉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曰命朝聘之數夫諸侯惟朝貢天子有常數東遷以來未聞諸侯貢王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周此晉責諸侯朝聘于晉耳傳侈譚不以為僭豈春秋之義又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夫晉已侈矣何為又尊之公如晉鄭伯會而公不與與季孫重臣卑君是誨季孫無君也春秋所以惡晉何為反尊之

九年春宋災傳敘宋諸臣救災甚講張閭閭失火何至舉國倉皇晉士弱謂宋居商丘為火正閼伯之墟是多火災悠謬之譚也

夫人姜氏薨傳稱姜以僑如之亂徙東宮筮卦遇隨引易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孔子乾卦文言名理奧義姜焉及此而姜之徙在成公十六年孔子尚未生晚贊易作文言距姜徙時已八十餘年姜安所得此語而稱之則傳之為後人作甚明宋歐陽脩謂文言引用穆姜語

揚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爲害道朱元晦謂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寧詘文言而不敢議傳退孔子而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蔽可笑也

是年秦侵晉不書史不備也傳謂秦使士雅秦乞師于楚伐晉子囊曰晉官不易方舉不失選六卿相讓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非子囊之言傳譽悼公之言也是時晉楚交構晉招吳人撓楚楚連秦人脅晉吳近故詳秦遠故闕耳謂子囊辭秦非也

戲之盟襄公歸自晉晉悼公宴于河上問襄公年對曰十有二歲矣晉侯命之冠季孫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行及衞冠于成公廟夫衞去魯近矣不歸醮于廟而假備鄰國傳以爲禮非也禮諸侯未冠除喪服入見天子天子賜冕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晉欲以天子自處以諸侯視魯而季孫爲此以悅晉侯何禮之有

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爲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戰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向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良霄石㚟將辭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嘗勝楚未嘗敗鄭人往來晉楚閒如陽鳥何爲楚不能與爭猶穀梁稱齊桓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一皆譏霸之陋說讀者信以爲丘明語不加察耳

十年諸侯會于柤查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不敬士莊子知高厚太子光皆將不免此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光遇弒附會之不敬不免竟成常套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之樂晉侯見舞師題旌夏懼遂疾卜桑林爲祟禱而愈意謂桑林殷先王樂宋所以事神故爲祟其悠謬已甚

傳晉人滅偪陽俘偪陽子以歸居其族于霍傳謂爲有禮非也無故滅人國俘人君而以居族爲禮其爲晉人護短類此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遂侵魯還克蕭孟獻子曰師競已甚鄭其有災其執政之二三士乎此爲鄭尉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競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

楚使鄭人使衛。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云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遂追之而獲鄭皇耳亦附會之說

冬戍鄭虎牢傳曰書戍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非也蓋因二年冬戚之會書城虎牢不繫鄭遂謂仲尼不以虎牢與鄭謂虎牢爲華夷之防也夫堂宇之間而以限華夷謬矣況天王既以予鄭仲尼焉得而奪之且何待仲尼而後歸之也不書鄭則爲奪書鄭則爲將歸世儒以爲天子之事云爾而其誣仲尼甚矣蓋晉悼之季中原擾攘諸侯無歲不役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書戍蓋傷之奈何更侈譚之也

十二年冬公如晉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非也晉以諸侯朝于諸侯晉以大夫報諸侯朝而又往拜辱足恭何可爲禮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以孟獻子書勞于廟爲禮非也襄公十一年曾從晉會諸侯于蕭魚鄭服于晉魯何勞之有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碌碌奔走爲人役何勞之足書仲尼豈以是爲禮與

夏取邿詩傳曰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狄人入衛衛遂以遷是入亦地耳凡傳例皆本無

强作也

傳稱晉侯蒐于緜上士匄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非也夫晉六卿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爲遷延之役以至欒鍼死敵欒黶逐士鞅自是以後諸卿日侈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豈非妄語邪

冬城防傳曰書時非也防臧孫氏之私邑大夫城私邑書以譏之非爲時也時不書

楚子囊請歸鄭良霄曰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此爲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附會之

十八年晉荀偃將伐齊夢與晉厲公訟不勝厲公以戈擊偃首墜地偃奉以走問于梗楊之巫巫夢亦然偃果死于伐齊之役怪誕不根何足述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稱晉師曠云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此術士風占之譚

十九年傳稱晉伐齊之師還荀偃疽發于首目出口禁以其未卒事于齊也欒盈撫尸誓之乃瞑受含此爲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弒君之賊而急公事若此與

衛石買卒其子石惡不哀孔成子曰是蹷其本必不有其宗此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附會之

二十年衛甯殖疾將死屬其子喜納獻公賊臣逐君焉知悔時剽在位已十年又使納衎何以處剽是明教其子弒君耳何情之迫也非實錄

二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商任傳稱齊衛二君不敬叔向知皆不免此因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甯弒剽附會之

二十四年王城大水齊人城郏是時齊方背晉欲市德于周春秋以爲齊事耳不書傳不及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非也是役也晉人疆衛田與孫林父書惡之名不名史闕也且書人何必盡大夫苟大夫也君前臣名不名尊公於義不類

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爲請不釋衛侯納其女于平公遂釋之皆不書春秋于諸侯貪淫敗禮事除弒逆會盟征伐外不毛舉言不順皆諱之寬仁博大之至也傳不達

鄭簡公與齊景公同如晉爲衛獻公請旣而得釋鄭伯歸復使子西入晉謝傳稱其善事大國夫以晉侯貪淫無禮而鄭爲足恭何爲善之傳亟于尊晉如此

二十七年晉楚諸大夫會于宋爲弭兵也楚令尹子木欲衷甲赴會伯州犂不可子木曰苟得志焉用信伯州犂知子木不及三年必死此爲明年子木卒附會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謂季孫以君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書族以違命故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事同人同故從省如謂魯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

諸侯舊矣禮不以新間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非獨此耳

二十八年魯梓愼以歲星過次淫于子知宋鄭飢鄭裨竈以歲星過次占周楚君亡爲是年八月旱大雩明年天王崩楚子昭卒附會之

蔡侯朝晉歸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知蔡侯不免曰淫而不父恆有子禍此因三十年蔡世子弒君附會之子產焉知其將淫子婦也

宋之盟晉楚之屬諸侯交相見也是年宋公陳侯鄭伯許男皆如楚不書然則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書

也春秋未嘗以朝楚爲事夷狄可知如以中國事夷狄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不達

鄭伯使游吉聘楚及漢楚辭鄭伯親往游吉謂楚子貪昧逞願將死君其送葬歸夫春秋諸侯誰非貪昧者何獨楚子爾此因楚子將卒而附會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則是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聞赴乃書經据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直不恪不書葬以見魯之不會傳妄語也

公如楚傳稱公過鄭鄭良霄迎勞公不敬穆伯知良霄

必有大咎此爲三十年鄭殺良霄附會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非也每歲首公在旣不書朝正公不在何必釋不朝昭公十六年正月在晉不書知此非爲不朝正爲楚止公莛葬强公䢌書甚楚耳

城杞之役齊高止宋華定與晉荀盈相見司馬侯相禮知二子不免爲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公二十年華定出奔楚附會之

吳季扎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將有豎牛之禍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與國之興亡如燭照果爾則季扎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必假以時月而扎立譚懸解豈其有神慧與按扎聘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季扎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爲後人附會甚明而世以傳爲丘明作蔽而不察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譚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大夫言自外入非也非大夫則已茍大夫也豈以外入

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復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文義以鑿求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不書以賑宋失信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賑之七月叔弓已如宋澶淵之會魯實不與耳

三十一年叔孫豹自晉歸告孝伯曰趙孟語偷將死又以孝伯語益偷知孝伯亦將死爲是秋孝伯卒明年趙孟卒附會之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謂公自楚歸作楚宮穆叔謂公欲楚矣必死是宫六月果薨此附會之尤誕者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傳謂滕成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料其將死為後三年書滕子卒附會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告適晉欲朝晉而畏楚稟命也傳以為禮何禮之有

莒人弑其君密州傳謂密州已立其世子展輿廢之展輿因國人弑父書莒人言罪在密州非也子弑父而猶云罪在父豈春秋之義

昭公凡五十五條

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虢趙孟過雒汭王使劉定勞之指洛水嘆禹功以譏趙孟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劉子歸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武卒夫朝不謀夕孜孜汲汲恆言有之何遂當死容非誕邪

秋莒展輿出奔吳傳謂展輿立奪羣公子之秩羣公子逐之立其弟去疾君子謂莒展之不立以棄人非也弑父之子雖不奪人之秩且得長世乎傳言偏蔽多類此

鄭子產將放游楚于吳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周公遭兄弟之謗避位居東二年成王殺管叔公實不預詩書具在可考而其誣起于古書蔡仲之命書有古文猶傳有左丘

明也而傳又取徵焉是何足徵乎

二年韓起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夫易象作自周公是矣春秋于時猶魯史耳孟子曰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何國無史而春秋獨能重魯苟不經聖裁周公其衰而何德之足知此後人因孔子推重春秋甚明也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葬平公妾少姜晉張趯與言晉如火中將退矣齊晏平仲與叔向言陳氏將有齊叔向亦數晉公室將卑夫與外臣言而揚國惡非禮也三

子必不然傳欲附會其先見而反以彰其薄非春秋諱過之義

秋楚子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稱慶封辱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

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謂叔孫豹死于家臣豎牛之手與庚宗婦人遇而夢天壓己號牛其事甚怪又稱穆子初生父莊叔筮遇明夷之謙卜人楚丘預知有豎牛皆悠謬之譚也

楚子求婚于晉晉使韓起叔向送女于楚楚子謀刖韓

起宮叔向欲以辱晉薳啓彊止之夫晉女于楚使二
卿送其事甚備矣新婚而辱人使何爲此惡楚虐橫
而甚之事未必有
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晉士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
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是年六月鄭災火亦附會之
譚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謂燕與齊平非也誤蒙前文
齊侯伐北燕爲一事遂云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
斝此他事牽入春秋惟魯書國書及定公十年春王
三月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皆魯

及也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與十一年
書同若齊伐燕與平當云暨燕平何爲反主燕而暨
齊乎是時昭公善楚娶于吳齊畏魯求平而魯暨之
平故公如楚使叔孫往盟傳無稽强說世以爲丘明
不察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晉侯問士匄誰當之對曰衛君魯
上卿此爲是年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附會
之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遂以成邑與之失地不書此正所
謂非公命者也傳及不及

鄭子產聘于晉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寢子產曰鯀也
此術士厭勝之譚子產旣知人道邇豈作此解又鄭
伯有死見夢曰壬子將殺駟帶壬寅殺公孫段如期
死子產云伯有生而取精多用物弘族大而憑厚强
死爲厲夫春秋大族强死者多而皆爲厲則厲鬼滿
人間矣豈聖人民義之教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謂衛襄公長子孟縶足不良次
子元立爲靈公靈公未生孔圉之祖孔成子與史苟
之父史朝兩人同夕夢康叔命立元使圉與苟相之
至是孔成子立靈公爲此類游言無稽而刻意造作

其識甚卑聖人脩辭立誠春秋之義而有是與殆於
左丘明恥之者矣
八年春晉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師曠對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此因平公築虒祁
宮成覺附會之
冬十月楚師滅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歲遇鶉火而
滅遇析木而復又明年四月陳地災鄭裨竈以水火
之數推之知五年陳將復五十二年而亡此星土
緯度之言果爾君之存亡國之興廢惟星惟度而人
道無權矣豈聖人成春秋之意

楚殺陳孔奐無傳竟不詳其故
九年晉與周人爭閻田晉率陰戎伐周不書傳不言其故
冬築郎囿傳曰書時非也魯之不競甚矣猶作無益故書豈謂其時乎
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此為晉平公將卒附會之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禮也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傳又曰禮也夫國有大喪而講武預會盟皆非禮豈蒐則非而會盟則是乎

秋諸侯大夫會于厥慭傳稱周單子視下而言徐晉叔向知其將死此為十二月單子卒附會之
魯昭公送母葬不感晉史趙聞之知昭公不歸此以昭公客死附會之
十二年楚靈王伐隨次乾干谿與右尹子革言甚侈子革歌祈招之詩諷之王至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楚虔剛愎何感悟乃爾亦脩飾之辭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以不書族尊晉罪己為禮非也不書族蒙前執季孫意如之文省耳春秋未嘗尊晉意如未嘗罪己何禮之有

晉叔向弟叔魚攝理納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殺雍子于朝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三人同罪晉遂殺叔魚傳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歸魯季孫稱其詐邢侯之獄言其貪殺親益榮義也嗟乎仁人之于弟也殺之而以為榮乎謂其為義豈仲尼之旨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籍談如周會王后太子之葬王宴之而求晉彝器二子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樂憂其不終乎夫求器何以知其不終此因二十二年王室亂附會之

傳稱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不書晉人止公諱非也去年冬書公如晉今年夏書公至自晉留晉者半年不言止而止可知如謂諱之襄公二十九年楚止公送葬亦踰年正月書公在楚又何以不諱也不諱所以甚晉故凡如晉至自晉必書
齊景公伐徐徐人行成郯人莒人皆受盟于齊魯叔孫招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是時晉衰而齊振魯人忌之故云爾然晉霸而魯何嘗息肩詩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有賢伯春秋所以惡于霸傳不達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慎占知宋衛陳鄭災為

明年四國災附會之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按傳同盟例書名曹平公與魯昭公未同盟亦名傳例非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稱子產救火與襄公九年宋災哀公三年魯災語雷同夫拯焚可也舉國張皇甚無謂告于諸侯可也陳不救火許不來弔二國遂先亡非謬與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穀因之遂謂許止孝子

與稱趙盾良大夫同謬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傳凡書出奔必有事昭公世近而傳不知豈丘明之筆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平公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泠州鳩謂鐘大則摦化摦則不容其生心疾死此爲明年景王崩附會之

七月壬午朔日食傳謂叔輒哭日昭子知其將死八月果卒夫日食何哭哭日何預死事誕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謂居華里而助公者既戰脱甲于公乃歸居于公里助華者亦脱甲于華氏歸言無私爭也豈其然乎

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以不稱族爲尊晉非也蒙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省文耳晉倚強大辱諸侯使臣何尊之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因是年秋大雩附會之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杞平公亦未同盟赴名之例非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將賣之珪變爲石周大夫陰不佞取之王也以獻于王得邑夫王焉能變怪誕不根如貨郎作賺眼法虹小子豈可譚經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宋樂大心與語自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此主人對客常語而婼謂無禮必亡爲定公十年心出奔附會之又宋公與婼飲酒語泣樂祁謂君與叔孫皆將死爲是年冬宋公叔孫俱卒附會之

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鸜鵒不踰濟濟水

在魯鸛鵒非絕無一名鴝鵒性不能巢而孚子穴中故以名司空時居鵲巢故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臣道也而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擅君象作為書所無耳傳又謂文成世有童謠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邪蓋脩飾附會之辭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傳例大夫卒公與小斂則書日是時昭公在外亦日例非也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未與魯同盟亦

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止之齊魯甚近豈齊見而魯不見不書何也杜預謂在齊分野然則凡書星變者盡在魯分野乎非也不書蓋史闕耳傳不及豈亦以不告為例乎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按曹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二君未同盟皆書名昭公世近史詳非由例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是時公在外不與小斂亦書日傳例非也

有龍見于晉郊魏獻子問古豢龍氏于蔡墨舜世有董父能畜龍夏后氏有劉累能擾龍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夫龍神物焉可畜謂古可畜今不可畜窮于辭矣於是引五行之官為証夫五行陰陽之氣非官所得司少皥之四叔顓頊共工烈山之三子人邪鬼邪鬼則何以事人人則不能司神悠渺之譚非民義之教

傳稱晉賦鐵鑄鼎以著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而為刑鼎民在

鼎矣何以尊貴按此非仲尼之言也晉文公執秩被廬之法與范宣子刑書不可考要皆衰世苟且之令非先王之典刑仲尼何為貴之晉之亂政多矣其亡也豈在刑鼎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傳曰同盟故書非也前此不同盟書者比比矣赴則書不赴則不書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邾以二十七年邾快來奔魯人納之今年又納黑肱蒙前事再而甚魯也傳曰以地叛雖賤書名謂之欲蓋名章非也叛臣亡子人共知其惡名何足懲不名何足芘春秋微婉

之義不在此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歌明日遂日食史墨謂為後六年吳入郢之兆入必以庚辰迂誕之甚

定公 凡九條

元年諸侯大夫會城成周齊高張後至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意謂天厭周而萇弘欲遷都存周是謂違天高張後至是謂違人以此料二子死因哀公三年周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附會之

四年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按陳魯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衛靈公將為昭陵之會何預知與蔡爭長使祝佗從因佗有口才附會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世儒以楚納子朝為大惡然經不書殺是未嘗以亂賊律子朝也景王太子早死子朝為長庶王猛敬王皆其弟也敬王在位久為天下共主故尊之非以子朝為可必殺也傳不達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稱孔丘相齊以萊兵劫公孔子以公退辭却之此欲譽孔子而不知其謬也夫魯既與齊平矣何為又劫之兵既集孔子以公退退將焉往齊人謀之積日而以口舌解之臨事未可幾也又謂齊將詐享公孔子言于梁丘據免夫齊不劫公則已劫公而失之于萊兵又謀于飲酒不已拙乎見幾不早先事不備以至狼狽虎口求小人免智者不為而況聖人乎凡傳無識類此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帥師墮費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仲孫墮郈季孫墮費不詳始末未知子路勸二子使墮邪抑威之使不敢不墮邪又謂孟氏宰公斂處父不肯墮成然則子路之力何能伸于仲孫季孫而獨詘于孟孫也其後成不可墮不知既墮之郈費作何狀傳皆不詳論語云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季孫惑志于公伯寮孔子謂道之將行將廢有命即此事也若使左丘明作傳當時目擊自然親切豈茫昧如此

十三年薛弑其君比無傳此大事烏可無傳也大抵傳于凡小國之事皆畧不載非春秋之義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以雨不克襄事為禮非也大事不戒作而且緩其慢已甚焉得為禮詳宣公八年葬敬嬴

冬城漆傳曰書不時告非也漆邾庶其之叛土也魯人

納之遂城之爲盗主藏故書

哀公凡十三條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經不書傳謂吳不告敗非也當是時吳求霸甚亟敗越豈有不告者夫差殭梁自用殺諫臣信奸邪以覆泰伯之宗皆驕於夫椒之一勝昔者齊晉之霸也一戰而强吳之霸也一勝而滅故夫椒之捷不與召陵城濮同齊晉遞衰而吳先亡五霸之業足以觀矣傳不達

三年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傳叙諸臣救火事與昭公九年鄭災襄公九年宋災類皆脩飾之辭又謂孔子

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此因桓僖二廟宜毁不毁附會之

八年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按杞伯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十年夏薛伯夷卒未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未同盟亦名時事詳也傳不達

吳子夫差不用伍員討舍越伐齊員知吳將亡屬其子于齊鮑氏吳子賜員劒自殺經不書殺大夫何也蓋伍員叛宗國孱故主弑王僚以殘險導君而欲保其身難矣當時奇其蹟後世惜其死而春秋不録吁所以爲春秋與傳不達

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非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爲君生不歸國葬不附祖廢其二子又何有于其妻仲尼弔季氏不絻不絰是不以爲君夫人也不以爲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蒙虚名而季氏擯無君之惡春秋無毁譽傳信而已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

衛侯會吳子于鄖吳人止衛侯會使子貢往說曰衛君來之緩也其臣之黨吳者欲之讐吳者不欲也今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與宣公十七年苗賁皇說晉侯語同脩辭活套也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不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何例之有

於越入吳按吳與越猶唯與阿耳吳敗越不書而越入吳書何也春秋畢五霸二百四十年間五國興亡盡矣其儵忽莫如吳詩云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其霸者之事與仲尼之徒所以羞稱傳

不達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終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豈卒之日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矣終于獲麟則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爲舊史然何簡約肖經之甚也經文簡恃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今謂獲麟後三年所書即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史矣又焉用仲尼筆削爲也正月書王此新義也獲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獲麟作經欲以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子

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止將自成一家之書非專爲輔經作也使丘明輔經作傳經終傳止何爲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出論語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先輩而夫子嚴事之故稱名以附之猶竊比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矣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八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于孔子與游夏齒乃可既與游夏齒則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是爲孔子先輩不爲孔子作傳又甚明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以至牽強附合求通其說而其誣春秋誤後學多矣故不得不辨

左丘明見論語而論語定孔子傳神之筆其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孔氏家法六經典刑春秋之繩尺也今據傳語皆犯此四者如蛇鬬石語人死六日復生王變爲石柩作牛聲之類此語怪也如魯秦董父狄虒彌齊殖綽郭最晉州綽邢蒯輩蠢悍武夫傳皆枚舉其人此語力也春秋誅爲亂臣賊子作于弑君賊父事皆詳審精確如不得已而後書有疑寧闕寧從

輕如鄭子駟楚子圍弑君之類皆書君卒而傳皆執信不疑其他貪淫瀆亂諸委瑣事經不及而傳津津喜譚此好語亂也至于神降鬼厲卜筮童謠夢兆種種杜撰連篇不一而足此又好語神也爲後世讖緯方術之濫觴凶邪譎詭之徒託占象以誤忠良造符命以媚亂賊借春秋爲嚆矢皆傳啓之經術不明流毒罔極聖人之慮豈不深遠哉故夫編年指事其功不可泯而粉飾誇誕過情其瑕疵甚多學者惟徹其事勿溺其辭超然遠覽乃可與言春秋矣

或問曰左則非矣春秋何爲而作也曰爲絀五霸而

作也天下無天子五霸假方伯擅征伐挾輔王室以令諸侯其名正而事假其實爭利自為强大耳謀王室少而自謀多安天下少而亂天下多如晉朝同列受貢幣無異天子所少改正朔稱王號耳天下見吳楚稱王以為僭見齊晉不稱王以為義見其東征西伐以為方伯名其為霸王降而霸無王不可無霸號為仲尼之徒者亦云不知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天子則方伯何所受命而自以胸臆會盟征伐是大亂之道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故夫春秋者庶人議之者也故曰丘竊取之罪我者惟春秋莊周謂春秋經世議而不論此也逮乎孔子沒經義亡諸傳紛紛穿鑿其旨愈晦惟孟子知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世衰道微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此春秋明鏡指掌而諸傳顧謂春秋尊五霸獎齊晉是何其蒼素倒置也學者審乎此則十二公文義迎刃可解合不信孔孟而信諸傳不由坦然明白正大之路而紆曲穿鑿謂春秋有隱嗟乎世儒自隱仲尼無隱乎爾曰請問無隱曰可枚舉也最大者弒君父其次叛亡其次僭竊其次滅人國其次擅侵伐其次會盟其次私朝聘其次專殺大臣其次妄興作其次昏喪其次菑異如斯而已矣雖其旨涵蓄不盡而其是非了然在人心目故曰直道而行無所毀譽其他非禮委瑣事一切不書故春秋包荒如天地寬仁博大之至也或云刑書或云命討或云褒貶諸如此類後儒之鑿說

春秋無是也

春秋直解卷十五終　萬曆丙辰仲夏京山郝氏刊刻

春秋歸義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孔子傷道之不行天下之不復治故以其志託諸春秋以達王事正名分差功罪存勸戒明治亂得失之故以定百世之是非其義深切著明猶日月之懸象也日月有陰霾則其光有時

而晦春秋有疏釋則其義有時而隱語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自古慨焉蓋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顯於世者惟公羊穀梁左氏三家左氏博綜羣籍反覆揚厲述古則委曲如存徵近則詳委可見文典事核本末宣備百世之下得

據事以窺其心其功不可誣也然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渾然難證矣若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疑難不通比附條例亦復牽合乃其獘也故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備先儒不求兼通

各尊師說交相詆訾至胡氏事按左氏義採公穀裒諸家而集其成補其闕豈不昭明大義得正經之義哉然而過爲附會義理穿鑿是以見訾紫陽亦非不刊之書矣嗟乎先儒傳經而經學晦士人治經而經學絕譬諸陰霾之蔽日月晦蝕非待其人

而後行待其人而後明乎獲嘉賀景贍先生潛心理學垂二十載著歸義數十萬言破條例之乖謬通舊說之牽疑其言曰春秋與國史不同國史主記載春秋主尊周其要在存大經明大法歸於尊王之義而已矣是故舉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一準

此義爲斷夫唯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是非定而邪說息此聖人撥亂之功所繫與禹周公並稱也故首辯夏時冠周月之踈謬次正刱例說經之乖舛若聖人竊南面之權進退天子諸侯大夫以天子之權予魯與夫素王素臣以天自處之說悉矯其非而辯其惑猶如氛祲潛消日月復光於是含左超胡度越公穀非直鼓吹羽翼而已書既成會遭國變先生闔門殉之原本幾失越數年其侄行素搜其遺稿付范公正公商所以不死公者余曰以贍以謚以祀國之權也以文章著述都人

士之才 [illegible] 右節畧其書務出先生之生面以要其旨歸凡十二卷約三十萬餘言授梓行世余因是而有感焉春秋歸義先生之文也從容死義先生之行也能行春秋之行何以文爲胡文定當世所宗當南宋時發憤著書詞過激揚然當

時時相賢之謂其人材比於荀文若節其論義已讓先生多矣余舉義殲賊道經獲嘉奉先生祀之鄉祠與諸生羅拜亦曰殺賊有成以見先生於地下今乃刻其書以期所以久先生者撫今追昔不禁泫然而泣血也遂書之簡端以明先生之大義暨范公正表章之功范文白節訂之力云

順治戊戌仲春之吉河朔張縉彥書

春秋歸義序

九江黃楚望之言曰有魯史之春秋則伯禽至于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已是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爲左氏之學者曾史遺法大畧可見而惜其不知經爲公穀啖趙之學者猶得屬辭遺意而惜其不知史夫魯公分物典策必有故事修辭必有成法自夏時冠周月之說起而黜周王魯素王素臣之說謬亂而不可止趙汸有云四時始春終冬所以成歲三代雖正朔不同而正月之必爲歲首歲首

之必爲孟春其序皆一定而不可易今旣
曰周月則建子之月矣謂建子之月爲春
何夏時之云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非史官亦非見大人也請修
國史而時君時相不以爲嫌者其事與文
皆史官之舊雖有筆削而無增加也文定

公傳功令所尊制舉家人自爲書穿穴支
離傳會膠固若法吏深文巧詆其病皆以
爲孔子之書而不知三代正史之遺法也
獲嘉賀景瞻先生著春秋歸義三十二卷
總序雜說一卷便考十卷首駁改時冠周
月之失博辨拘例說經者之非至于君臣

父子生死患難之際未嘗不慷慨唏噓裂
眥奮爽聲淚並發者甲申之變以家居故
兵備衣冠北嚮投繯自靖顏色不亂陽陽
如平常至感動妻妾四五人闔門自縊知
平時講求大義生死存亡之故兒女子皆
能明之相與奮身殉難九死不廻嗚呼公

臨死晝几上語讀書貴有實用今果然耶
讀史至前後出師二表知諸葛丞相之忠
闖天門掉臂一詩知丁謂之不忠言爲心
聲判若著素歸義數十卷讀其書可以知
其人矣是書凡一再剞劂初則華亭陳徵
君序行之繼則丹陽湯平子校刻先生復

手自攺定予家藏其副今年偹兵武林與方伯張大隱先生謀所以不朽是書者冢文白讀而愛慕其人病其序事過長爲撮其指要存十二卷中間有筆有削以寓撥亂之權有筆無削以存策書之體或變文特筆而經世之義明或議而不辨辭從主人而國史之法正屬辭比事而不亂斯深于春秋者矣或疑景瞻尊文定而平反過多文白愛慕景瞻而刪存無幾是何異愛身者惜彈痤之痛長髮者愛棄髮之費是不知權者也

順治戊戌中春覃懷范印心書于明瑠堂

春秋歸義自序

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是周之天子所以爲禮樂征伐也而聖人得之以憲章文武春秋識文未墜之統而收拾夫禮樂征伐既潰之防夫是以謂之天子之事也昔夫子嘗有言矣曰苟有用我朞月而可吾其爲東周乎迨周公之夢既衰轍寰之迹已窮始以其所以爲東周者一寄之於春秋乃歲覩其事則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弑殺奔逃而已之數者之外無紀焉盍聖人參會在天地古今之遠而謹凜在幾微毫芒之際故有變世也者而又有世變夫變禹湯文武之世者是暴君之所以壓天下世變則禮樂刑政如故也有日移月化者焉漸中國而夷狄漸衣冠而豺狼相胥以沉溺焉如江河東注而莫之能止者風會之漓也故夫帝王沒則治功薄矣波靡甚則人心蠱矣雖以洪水猛獸之害之烈方之殆未爲甚而聖人之治法亦於是乎有緩急先後之不同所以然者禍亂相尋之故生於君臣父

子間君臣父子之間不澄其源雖日取亂臣賊子勦
戮之而流俗之敝壞猶不止也惟聖人獨覩其大憂
深而思遠故不得已而托之於屬辭比事之教以黙
行其撥亂反正之機有先於諸賢之兵農禮樂者矣
游夏曾不能窺其意之所裁而末由贊一詞者不逵
聖人所以動變之理也今試取春秋之世論之文武
肇造區夏數傳之後王業遂衰陵夷至於平王之世
僅餘空名是何祖宗積累之艱子孫喪失之易也子
孫之賢不肖是堯舜所不能必之於朱均周亦無怪

其當時之諸侯大夫士庶無一人不食文武之賜乃
其侮弱其子孫積漸之久以享覲廢壞爲常事以亂
賊相安爲固然孟獻子魯卿之賢也効忠于宣孫叔
敖海濱之良也竭力于楚斯況其下此者乎所謂賢
人君子亦移于習俗漸靡使然也春秋文武之法也
裁其事以寓文武之法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
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弒殺奔逃者以綱紀、
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
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

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名得其所然後四代可兼九
經可舉斯民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
治亂世也以心法爲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
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况泗水之私史又非有誅
賞行乎其間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吾以此知春秋
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末者故曰一字之
襃榮於華衮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
執之大嚴、求之大深、遂使義例曲生某字某例、某例
某用、是爲書法、遷就牽合、引正辯難、聖經爲之猥碎、

則盍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敝也、是創例
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施、則又爲正例變
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
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
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
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倣例援經、人人可爲、
春秋萬世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
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
不能懼二賊臣於覿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

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以隔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邪故銷以例而已矣孔氏之春秋亦猶之董狐南史氏之書也然在孔子則何遂爲經在二氏則何直爲史以此二事推之則聖人所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是欲贊游夏之所不能贊而大賢昕夕之聆承不如鄙儒猜度之附會也然則例可盡廢乎曰有之例者國史命名之常紀事之體聖人因史之舊文神

而明之以寓化裁譬如寒暑代謝風雨晦明天地之例也謂天地有心以行於其間則天地臨聖人之經亦有寒暑風雨晦明而謂聖人有心以行於其間則聖人臨故無意無必從心是矩原不用是爲準則豈有預立一切之科條以爲吾之衮鉞者邪故春秋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

行於其間矣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書法凡言例言書法皆於語言文字中論春秋耳拘泥太甚尊奉支離則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臣之說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說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莫敢矯其非嘵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强侯之生殺可擅權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

者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春秋之所重也每伏而讀之甚疑夫傳之所說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爲聖人之所以爲經決不在此又無所師承得以質其所疑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因酌以己意名之曰春秋歸義以天子諸侯大夫夷狄爲之經以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弒殺奔逃爲之緯其要在存大經明大法使天子不遂泯沒於上諸侯大夫夷狄不遂漫然無所統紀於下功罪昭然命討具在柄東周可爲第舉此揩之耳不專爲一人之

善惡亦不專爲一事之得失二百四十二年之内直一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直一義苟不關於天子諸侯大夫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中國夷狄亂臣賊子雖重弗及故識聖人之意然後可以讀春秋載覩諸家之傳煩碎未可更僕數其甚者如舍尊王不論而爲無王去王弗若天去天之説舍生殺大政不論而爲國人殺之之説舍華夷大分際不論而爲有詞書爵不爲楚罪之説舍諸侯褻瀆大典禮不論而爲録内行之説舍諸侯聘問大節目不論而爲用兵有制之說舍國家大營建大興滅不論而爲宫詠謚東國貶名更鑿出於人理之外此皆例中所生之枝節與作經之意無干春秋中賢人姓名不見於經者何限而諸侯失職者亦未能人人盡誅之即先王典籍亦未嘗一一盡收之今之所謂歸義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亦安知夫不有一言一義可以補前人之所未備辭傳例之同疑邪始於萬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崇禎十有五年歲在癸未孟夏之吉賀仲軾自序

殉義景瞻賀公傳

燕南孫奇逢撰

故明崇禎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逆闖至獲嘉原任武德道兵備賀仲軾同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死之公名仲軾字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隱德四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春恩貢贈奉直大夫春生國清封工部營繕司郎中國清生盛瑞以進士歷官參議字鳳山爲營部郎以清直著是爲公父公少而近癡嗜讀書無他好當重九日鳳山先生令家僮攜壺榼導公出遊公一無所顧及歸鳳山先生問故曰偶拈一題遂忘登高耳公夙有疾宜遠色茹淡鳳山先生深憂之公三年宿外舍絶葷酒疾得瘳十八歲里選癸卯二十四歲舉于鄉庚戌三十一歲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欽仰筮仕陝西西安府醴泉令邑故刁悍里胥作奸公力清諸弊分校闈中稱得士未及秩滿以外艱歸讀禮嚴肅户外事一無所問服闋補松江之青浦縣青冠紳之藪也胥牘無虚日公誓不以法假人征比錢糧不煩鞭箠訟牒即令本訟人刻日追呼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

膂血以俻厨傳供帳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漕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糅雜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軍與民兩得其平假修樓櫓葺橋梁爲海忠介瑞新祠宇禮敬陳山人繼儒庚申陞刑曹主事具疏訟文鳳山先生之寃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宮力塞漏巵杜絕請託不二年以銀六十八萬拔役實省在庫九十三萬其嗣任繳奏前費以一百二十萬皆取美秩去而鳳山先生竟爲異已者中以考功法公據實奏辯得旨下部雖爲忌者所抑然公論

已明癸亥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陞本部福建司郎中戶部太倉老庫失銀主者直參前任湯道衡奉旨逮訊公以茫無確證具疏駁之道衡得釋是年冬公遷鎮江守治郡事一如治清浦而更加毖巡漕御史駐鎮運船不敷漕使者欲分派諸運船弁借口船重恐有沉溺公曰該弁恐妨私貨耳運檣美差也但下令有敢任洒派餘米即行更易領運漕使如其言無復有作梗者先是黔中用兵募鎮亓有能運糈至黔酬以衛印指揮戴天錫能任拔役而衛弁懸印不讓

出令者豈不問公曰如此何以信後立主前議後鐵剌者多方貪緣屢借上官爲與援公具文力爭曰天下事遇難苦則能者職其勞遇安逸則狡者享其利才知之士所以吞聲而天下事卒至不可收拾此守直爲一戴弁地耶上官竟不能奪丹陽姜志禮以忤魏璫罷歸一日部劄下郡爲趙冢宰南星招招中并無姜應勸問而尾後書姜志禮三字院檄下道行府提勘公曰姜係四品京堂不奉旨誰敢擅提具文回道道嚴駁公曰固知不行提必得罪然以此獲罪所

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者以擅提四品京堂罪余余將何辭擇禍莫若正守之不移丁卯陞陜西西寧道兵備因爲瑞私人所唧劾奏革塲變價有負廠臣急公之意鐫級不果行辛未家居作春秋歸義務求合宣聖筆削之意主於撰論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之所欲言癸酉三月寇薄城公正宿學宮思爲自靖之地忽報遷武德兵備公乃間關赴任武德所屬二十城交際一絲不受道有三營兵馬公痛懲積獘厲精振刷嚴沙汰利械器信賞罰清占役積其錄

為買馬置火器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即公所備
也御史袁化中同楊左諸公死逆璫者也久未葬公
捐俸葬之任闕旋里行李蕭然辛巳蝗旱瘟疫大行
公施穀一百石兼施棺木居繼母李太恭人艱閉門
著書有栢園初草冬官紀事併春秋歸義八卦等集
共八十四卷甲申二月寇氛横逼所在納款公撫心
太息或著或揖不時畫几案上曰人臣大節難虧讀
書貴有實用二十二日偽官到縣公欲詈賊死任行
某謂公曰伯父無官守可不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

父前攜家抵石駝莊公曰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
無益吾家衣冠七世科第三世吾復以秩得祠四世
繼承不可無人以親以次當在汝子素將次子振能
嗣斂猷恭公孫也復歸至合河偽官要公入城公大
怒曰賊敢見我乎吾必詈之擊之謂弟任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一生功力覷此
一日吾今得死所復到巨栢莊祖居具衣冠北向拜
闕繼登堂僻祖考題齋壁曰土崩瓦解到處成風亘
古及今未聞此事余無官守暫避出城乃寇盜遍地

去無所之不得已復歸就死本土人知余蒙面復歸
誰知歸仍是去當此之時稍一委曲改頭換面儘可
偷生而愛余者千萬開諭心雖感之卒皆謝拒自以
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幼承父訓忠孝傳家
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世受國恩今一百七十餘年
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
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乎妻恭人
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亦有願從死者共
彰大義隨吾同墓不願者吾亦不强也崇禎十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孤臣賀仲軾書書畢即登樓取酒與
弟任輩談笑自若復手書令日方知賀景瞻促弟任
下樓扃其戶縊于東間梁上北向對君也妻恭人王
氏西向從夫也妾三人俱縊于西間梁上以次東向
侍主也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伐屋人以為忠憤
之氣所感云歷三晝夜顏色如生偽官亦驚嘆羅拜
年六十五歲一子斂猷以廩生入太學先公卒嗣孫
振能以弱冠補諸生公兩為令由郎而郡歷任既久
嘗就義時偽官籍其家俸金不足三百兩生平清直

孤憤不輕許可人余來蘇門聞公殉義事甚詳思設
蕭允之薦一日其猶子孝廉行素以狀來委作傳嗟
乎傳公者余之志也因爲傳之如此

春秋歸義摘要目録

第一卷
隱公元年之十一年
第二卷
桓公元年之十八年
第三卷
莊公元年之三十二年
閔公元年之二年
第四卷

僖公上元年之二十一年
第五卷
僖公下二十二年之三十三年
第六卷
文公元年之十八年
第七卷
宣公元年之十八年
第八卷
成公元年之十八年

第九卷
襄公上元年之十五年
第十卷
襄公下十六年之三十一年
第十一卷
昭公元年之三十二年
第十二卷
定公元年之十五年
哀公元年之十四年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一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冀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　驥節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托始於隱胡傳謂平王以天子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也陸粲曰平王之初以犬戎戕天王是宇宙所無之變亦不足托始邪而必於賵仲子也不然平王嘗戍申矣忿之不恤而仇讐焉是保於

賵諸侯之妾何有哉春秋舍其大而識其細何居葛藟揚之水二詩之作其歲月先後于今未有考焉以為出于在位日久之後也亦有據乎引歐陽子之言以為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不能明也故據其所得修之而止耳義在春秋不在起止也此駁胡傳極正然引歐陽子之言亦非確論也既謂魯史則自周公魯公以迄於隱當無不具載謂隱之前遂遠而不能明亦不然矣然則春秋何以始於隱也為平王也何以為平

王也周之衰也夷王下堂然堂下有諸侯也厲王流彘然天下有父子也自申侯以舅家庇太子合犬戎弑幽王而三綱亡文武成康肇造之業至平王而淪滅無餘然則平王蓋亡周之君而滅周之始也故曰爲平王也爲平王而何以始於隱也春秋魯史也借魯史以修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隱桓繼立之初實我魯亂常之始故自隱正之也君臣之義著而父子之道明平王在其中矣蓋平王與隱適際於一時周公其衰夫子所以深慼於此

時也

元年

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是也然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則無謂而多事此王只是周平王耳或謂平王不足以冠經不知此時有宣王春秋不作矣何休謂諸侯不得稱元年隱公諸侯而得稱元年春秋托始於魯以隱公爲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所謂本無事而好多事聖人修君臣之義以魯公之年紀事耳而鄙儒爲黜周王魯之說以亂之眞亂臣賊子之言

春王正月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凡諸侯大夫夷狄之橫恣自東遷以來習而安焉不自知其爲王之罪人也春秋特書曰春王正月則凡在照臨之下者君臣之義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俟誅僭討逆而君公臣庶無不神悚額泚而眞性之不可昧也自行夏時之言一出鄙儒不識大義又從而附會其說以爲得聖人之微意夫周果不改時夫子何須曰行

夏之時言行夏之時是不取周之時也則周之改時可知必有周月然後有周時周既不行夏之時則改月可知周既改月改時則春即周之春正即周之子夫子又何緣得以夏時冠周月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子月也左氏并無春秋改月改春之文又昭公十七年經書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謂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更爲確証又昭公二十年左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經傳所載可俱置之不信乎

且所謂王正月者謂王之正月也甲戌己丑夫子兩存之而不敢臆決於陳侯傳疑也苟非王之正月夫子敢作一正月以紀王之年乎不敢以月誣天下又敢以孔氏之春加於王之上乎夫子嘗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是何聖人諄諄示人之顯而人求聖人之深也

隱非繼故有元年無即位此是無君之微辭也其在左傳曰攝也又曰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據此則隱已立桓爲太子而身帥國人奉之

矣君臣之義間不容髮先君既没逾年無即位之主非有國故開二君之釁啓奸人之心且諸侯之位授之天子傳之先君隱當立則不必攝不當立則不可攝既已居君之位又不行即位之禮自以不取大位爲美德不知讓國之事小亂制之罪大所謂非義之義反陷於大戮此後諸侯之國或繼或篡得則爲之不復稟命於天子天子不問方伯不討習以爲常亂臣賊子爭奪弑殺於是乎始非小故也故春秋托始於隱以誅禍亂之源正君臣之義蓋正魯以正天下非偶然已也穀梁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隱公之定案也

古諸侯無二嫡隱公繼室之子桓公仲子之子隱不宜讓而讓反取干位之罪是亦不可以已乎然隱立桓而攝之後世不以隱爲篡桓爲隱立而取之終身不能辭弑何也魯侯之位隱所應有非有天子與先君之命隱不得予諸桓桓亦不得取諸隱私相授受皆誅也故春秋存隱之位於假攝之時而正桓之篡於奉立之後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地林云此私盟之始

先君告終嗣子繼立當先見於王而受命焉隱未聞有事於王而首與邾人盟無論其攝與非攝而行事之初即不知有天子何可謂也春秋以爲睦鄰之事小而無君之罪大故特於元年三月顯著其事正謂元年三月非公盟儀父之時也儀父稱字左傳未王命是也稱名則疑於賤稱人則疑於臣故稱字以敵公也然則儀父無罪乎曰惡得無罪第小國從大國以修常禮未滅焉可也

盟誓雖非君子所貴然古有之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則有會同有會同則有盟誓周德既衰諸侯渙散講信修睦以爲禮其亦可矣胡傳郎譏私盟亦過盟不始於隱而諸侯繼好息民時或用之亦何病在隱則非所宜爾非惡盟也

夏五月鄭伯莊克段于鄢鄭地

段之罪重於莊然春秋獨歸獄于莊者段雖寵一諸侯之貴介弟耳安得有土地甲兵使之有土地甲兵者莊也是莊自作一可克之段然後遂以力克之故曰鄭伯克段不獨爲段不弟如二君已也骨肉之禍聖人所不忍言必處無可奈何之勢不得已而應之如周公之於管蔡然後可苟一毫有心於其間雖以段之惡莊終不得飾己罪以欺人此聖人權人倫之變誅一莊以示天下後世之君藉曰兄弟之變以陰濟其私者請京不拒貳鄙不問收廩延不問莊之所以示愛弟也將襲鄭然後伐之莊之所以示段罪也故夫奔共則段無詞寘母則姜無詞以段與母之事示國人則國人亦無詞亡之害已除然後假潁考叔之言以返其母人但見其融融洩洩欲辭首惡之誅其可得邪或謂封京之時莊未必有殺弟之心是則然矣君子行必稽其所做踰制之封盍授以爲惡之資而處非其據末流之弊將何底乎唐太宗創造基業高祖正帝位而已承之此定勢也立爲太子固辭不居此何心也固辭不居自然立建成文皇能以藩服終乎身既失時不攻兄又愚而不讓禁門雖欲不流血安可得乎故鄭莊不宜與段京而與之有殺其弟而已矣文皇不宜辭太子位而辭之有殺其兄而已矣

終春秋之篇稱克者惟此克者兩敵相角力勝之詞也然稱兵作亂據邑叛君孰有過於宋辰者辰何以不言克宋公之力不足以討辰鄭莊之力足以制段故也

秋七月天王平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云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豫凶事非禮也

天子所以制天下無他焉禮而已矣天子不自失

其禮則天下莫敢不親天子不以禮假人則天下莫敢不敬諸侯薨宜歸賵而遲之則傷諸侯之心諸侯之寵妾不宜賵而賵之則亂嫡庶之分一事兩失無以示天下而天子輕矣魯隱讓桓攝位大亂先王之制未有以正其罪而定其位况魯未聞有請命之使周先為隆禮之施何以懲諸侯之不恪者春秋書此殆深有致恨於天王者乎稱天王稱使稱宰稱名輕事而重書之見天王所儼然而加禮焉者諸侯之妾也醜之也公羊以宰為士胡

傳以宰為六卿之長汪氏從胡說以宰周公為証然成風事同而字榮叔爵召伯何獨與名咺異豈以非宰則可奉非禮之使而伯爵無妨為塟妾之官乎春秋之義以制命予王王制命失宜六卿與有罪焉何獨責宰臣有尊卑事君之義一也賵妾即為失職無所辭罪何得恕榮叔召伯而獨罪宰誠如斯言是禮義廉耻不下於士大夫豈通論乎此事但論王與咺之失禮其為冢宰非冢宰不深論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春秋盟會無不書其人者而時有所不書皆不足之詞也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以其事言之是解怨息民利國家之事乃經止書及宋人盟而不書何人蒞盟何也胡傳謂私相盟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其傾危之習魯既及儀父宋人盟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是胡傳之所誅者止謂魯人不能執信叛盟耳如使魯人守是盟

也而永固邾宋之好則不但無惡且借之為美談矣若然則魯與邾宋同負其書宿與書蔑同詞可矣而諱公不書何為也是各有其說經因文顯義未可强比而一之也攷之傳曰冬十月庚申改塟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塟故有闕是以改塟伐喪古今所諱晉人謂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是以有殽之師楚以蠻夷猶聞喪止伐而修禮于陳乃宋以婚姻之國不恤魯喪而帥旅相加至使吾先君之塟不能如禮所當俟喪畢請于天子告之

諸侯聲大義而往問之者乃反先求成焉其謂吾君父何書曰及宋人盟厭之也聖人以是為可已而不已也此直著盟宋之失非論所盟之事是非故亦不日

穀梁謂卑者之盟不日然鄟陵皐鼬皆公與諸侯盟而不日且桓盟不日何獨卑者鄟陵昭二十六年皐鼬定三年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林云此私交之始

天子甚尊天子之內大夫亦尊惟其尊也故不肯

輕假於外諸侯外諸侯無敢生玩而無不恪共王命王命不行內大夫市外諸侯為重外重則內輕內輕則王替故末流之弊有王卿爭訟而聽曲直於外諸侯者積漸之極而諸侯之陪臣敢驕天子矣故祭伯來是蟻穴之潰也而千丈之堤裂于此矣春秋謹微故書之所以志陵替之漸也

祭伯來私交也左傳非王命是也胡從左傳穀梁曰來者來朝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會諸侯不正其外朝故弗與朝也意亦未悖

公子益師卒

公羊註云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春秋重君臣之義故內大夫卒必書有日有不日因而寓義焉左氏以公不與小斂故不日是也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魯地林云此外交之始會戎於潛春秋之始會黄池春秋之終

天下有大勢天子諸侯大夫夷狄是也天子秉獨制之權諸侯居方岳之重而夷狄咸懷焉此天子所以大一統而天下大治也魯以皇皇望國不能

倡天子之威靈以懾服戎狄乃出都而會戎謂千乘之尊捐王制之重潰內外之防啟猾夏之漸書曰公會戎於潛譏之也何休謂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非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苟且一時而不顧其後會之不已必且畏之畏之不已必且朝之故楚人橫行中國主會盟而朝列辟非一朝一夕之故後世金繒媚虜自虛以強敵皆苟且之為政也天下事必有其始如祭伯來是外重之始公會戎是夷狄重之始

夏五月莒人入向（林云此入國之始）

穀梁曰入者內不受也劉氏曰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安受者乎

無駭帥師入極（魯附庸小國）

經以王法正諸侯而不以天子之權假人故特書莒人入向者蓋裁之以敵國不相征之義而存天子之威靈莒向之是非有所不足論也入極亦然

無駭帥師胡傳取林註以為大夫專兵之端非也凡國家用師君不親行則將兵者非大夫而誰受

命而往以為專兵可乎

天下事慎之於始莒魯非強諸侯而敢入人之國征伐自諸侯出何可長也或曰莒魯之前無擅相侵伐者乎曰固也春秋欲王治前此之為莒魯者而不可得也故特託始於莒魯焉爾此罪在於入又何暇論傷害之多少而為日月之斷乎甚矣何休之妄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林云此盟戎之始）

左傳曰復修戎好也夫會戎已非又繼之以盟損諸侯之體狥犬羊之欲不亦甚乎中國不能修禮以示遠人進一戎而天下之為戎者駸駸乎有戎心矣是故荆吳之勢成其所從來者漸矣書月書日所以重諸侯之體惜隱也盖會不已則必至於盟亦勢也隱至此得無有悔心乎吾以其辭盟於潛知之也是以君子慎始不以禮假人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穀俱稱紀履緰胡傳從之今從左）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昏而親迎禮也然諸侯守宗廟之重逆于竟內其

亦可矣是故文定厥祥親迎於渭亦不造人之國都也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於名順伯姬歸於紀成其為紀夫人於禮安男女人道之始故春秋正其名以謹之胡傳責紀不親迎假如齊秦為婚而責其親迎此勢之必不行者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莒邑林云此外盟之始）

左傳魯故也如左氏言則解怨而結鄰好君子亦何惡焉公羊以紀子伯為無聞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經原作紀子帛杜以為裂繻字然亦

無據胡傳以爲闕疑可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一子氏公羊以爲隱之母穀梁以爲隱之妻杜註以爲桓之母闕之可矣然左氏旣以君氏爲隱母則公羊以此爲隱母非也姑稱君氏則婦無稱夫人之理穀梁以此爲隱妻非也妾母稱夫人必在子爲君之後則杜以此爲桓母亦非也事不可考眞不可知其爲誰也

鄭人伐衛

征伐天子之權諸侯奉王命行之雖有土地甲兵未賜弓矢不得專也鄭人伐衛漸不可長矣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如此則曲在衛而鄭之伐爲有詞然春秋不與也春秋大居正以爲苟無王則罪不赦而私曲直不論焉故置衛之無詞者不書而書鄭之有詞者有詞者猶不得借口則無詞者可知矣林註謂此諸侯專征伐之始非也入向入極非征伐乎伐鄭取廩延非征伐乎謂

此春秋書伐之始則可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記曰陽事不修適見於天則日爲之食日食君省闕之大者春秋崇天子故書穀梁曰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然經文明謂有食之所謂有者是何物也胡傳旣以行有常度每食必書示治歷明時之法又以爲陽微陰盛之證杜以爲日月交（會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最得）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桓王立）

天王崩天下一王而已以著四海同哀之意所以大一統而臨諸侯也不言葬公羊以爲時非也凡諸侯無不書葬豈皆譏不時乎杜謂會不會是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以爲隱公之母聲子而公羊穀梁以爲周大夫尹氏胡傳不信左氏而信公穀文致尹氏之罪遂因立子朝之尹氏幷罪平王之尹氏父子祖孫罪不相及上下二百餘年合而尤之不亦甚乎且必以爲尹氏也歷十二公周之大夫惟王子虎劉

公書卒而餘未之見也即尹氏世執周權亦不數見何爲獨見於此且必以此爲詩中家父所刺南山之尹氏然在家父作詩斥稱尹氏則可入於史則諸侯無不稱名尹氏即尊亦內諸侯耳乃不爵不名而以氏卒經文無此體也即謂譏世卿然周之世卿如召氏毛氏甘氏作惡非一人何爲獨罪尹氏尹氏以世卿信階亂劉单不以世卿立敬王乎何所見之偏也且王子虎劉卷皆以有功始書卒若尹氏以專權亦得書卒何所取義豈以卒志

尹氏之惡乎此其爲君氏如左氏言無疑君氏者所以甚隱也隱攝位而言君氏見隱可君而母之禮可隆也隱如不應立則氏卒亦不足書矣獨惜顯親之願人皆有之而隱獨行無謂之讓使聲子獨不得母以子貴隱獨非人情乎薄天性之恩輕宗祏之計其魯隱之謂乎

蘇潁濵說君氏最爲明悉其言曰聲子也隱公將不終爲君故不稱夫人不稱子氏而稱君氏何也哀公之母姒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而稱君氏著其君也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禮曰汰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猶曰君氏云爾引証極詳不知胡傳何不取

秋武氏子來求賻林云此來求之始

天子有常尊諸侯有常職諸侯不共王埜不能執大義而討之而使人求賻何也穀梁子曰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也吾謂即求之必得亦以褻天子而替諸侯矣不正名分於是非之際而爭有無於財賄之閒何所見之小也書曰武氏子來求賻

非卿非大夫非士天子諒陰百官總已聽於冡宰誰秉國成而謀國不臧爲天子累至此凡國家之事皆不識體之小人壞之天王欲正天下當先自王朝之近臣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殤公立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鄭伯莊盟于石門齊地林云此特相盟之始

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爲之也

會盟諸侯之常春秋無惡焉顧其事何如耳若以事言之則齊鄭與邾魯不同邾魯比鄰之國嫌釁

易開要結於鬼神以相安猶可言也齊鄭交好有朝聘之舊與在越竟要盟義何取焉且天王崩在此年三月齊鄭之君不聞奔喪會葬乃私相黨結惡得無罪諸侯有私黨王朝無公議矣是法所必問者失此不治而兵禍繼作故于石門之盟特書以懲之胡傳以虞夏殷周施信施敬作會作誓爲言何其迂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天子建有萬國五等之爵分土臨民其體甚尊故

書卒書葬所以存諸侯也中有因而寓義者所以昭天子之法守志一國之治亂也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公羊亦然謂與與夷國也此殆不可曉此時宋殤已立公子馮在鄭何危之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林云此伐國取邑之始）

春秋有不義而召伐者有不義而伐人者書之則不勝書不書則無以見諸侯之不臣故取其甚者書之春秋無義戰此之謂也其中亦有以弱小見侵如杞受莒兵紀受齊患者然天子不能問鄰國不能恤又將誰恃乎故杞喪邑而紀侯强附賊桓終無救於齊禍者是也是以君子貴自强也

穀梁註云取例時此月者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此等例不知孰問之夫子而謂取邑不可書月也又云取易辭也夫兩國角力勝而取之可言易乎公羊云疾始取易也取邑卽疾何獨於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此天地之大變春秋之書正爲此亂臣賊子作也故正名其罪見其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以國氏者

所以正州吁爲衛之亂賊公羊以爲當國未是齊商人何嘗不當國也不稱公子所以絕其屬籍討賊之義也胡傳舍正事不論專歸咎於莊公不亦失乎穀梁曰以國氏嫌也弑而代之也劉氏曰督萬豈可曰弑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駁之甚正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衛地林云此特相遇之時）

諸侯有遇禮兩君相見鄰好存焉春秋未以遇爲非也但以清衛邑也三月衛州吁弑其君此亦諸

侯之所同憤宋魯之君不聞有陳師問罪之舉而同履亂賊之地何爲者邪書曰公及宋公遇於清以清非兩君所遇之地也胡傳但謂莫適爲主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則已末矣

隱既免喪則當修入覲天子之禮繼有母氏之戚則又不宜有事於諸侯乃盟遇不一而足君親之意蕩然無存春秋所譏又不止所盟所遇之不足觀已也公穀胡三傳惟辯遇與及之義亦何取焉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衛人伐鄭即東門之役左云衛州吁將修先君之怨

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林云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宋魯遇於清而州吁伐鄭除害之使至矣宋殤樂聞其言與衛合黨魯人佐鬬如是而可以久長無忠仁義禮樂莫可不事然從古及今無是理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林云此大夫專將之始

州吁弑逆神人共憤諸侯以方伯之重則當仰天子之刑以與國之好則當倡同仇之義以及身之慮則當絕亂賊之源奈何不聞有一人起而問州吁之罪者而宋陳蔡且與之連兵而伐與國以至於再翬悍然黨逆而隱不能制焉此春秋所以一書再書痛致恨於四國之君臣也胡傳謂宋殤肆人欲滅天理何其迂也又曰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伐鄭在夏翬帥師復伐在秋兩事再書非言之重詞之複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罪人就執即當請命天子聲其罪而戮之而顧請

涖於衛何也春秋以爲此特衛人殺之耳以是爲無天子也不言石碏殺之者不以石碏擅王章也吾以是重傷石碏之心也其言殺州吁於濮者哀石碏也逆亂之賊天子諸侯莫之問碏以討僅克之所謂危乎幸成者也石碏雖大義滅親畢竟出於萬不得已誰無君父而石厚獨叛君背父以劫忠於賊石碏之飲恨可知也嗚呼弑逆之人法在必誅雖父母不能私其子夫愽陸以社稷臣竟不割牀笫之愛則爲石碏者何易言哉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是爲衛宣公

討賊在九月立晉在十有二月歷時巳久而天子諸侯曾不一過而問焉衛人自討而自君之柰何欲天下有王乎故書曰衛人立晉衛人自立君也擅詞也公羊曰稱人衆立之之詞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州吁天子不討而未嘗不見殺衛晉天子不立而未嘗不爲君此二人者出自天子則爲命德討罪出自衛人則於州吁爲縱賊於衛晉爲竊國而命

討兩失之矣周之所以益見輕者正謂其不以諸侯之事爲吾事也唐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請襲德宗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鄉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巳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而惟岳亦誅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也惜周之君臣不知此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魯地

山澤之利取之有時用之有禮王者不自私也棠之魚非有暴征竭澤之厲也君子巳病其奪民矣況甚此者乎是以拔葵去織非一織一葵遂足以病民爲民父母而有葵織之心焉君子所不恐也此矢魚所以書也胡傳以隱爲飾詞縱欲推而至於鍾巫之及則甚矣

夏四月塟衛桓公

卒稱爵紀事也塟稱公順臣子之情也凡人於其所尊者率稱公胡傳云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

而書卒至于塟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誅不忠孝之臣子康侯以臣子不請王命而私謚此論自正以爲侯爵而臣子不應稱公則非也此與義和之薨謚爲文侯不同者彼史臣之體而春秋則夫子之私史也

秋衛師入郕左傳衛之亂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州吁弒逆無誅亂討逆之心因之以爲利而使衛焉其受師也不亦宜乎衛宣師雖有名而嗣立不以王命征伐不以王命無王之人何以臨戎春秋

所誅也不得以郲罪藉口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公羊以爲桓公母穀梁以爲惠公母不可知其爲誰此不可以臆决也胡傳必以爲桓之母惠之妾有如穀梁之言而信也非小故也惠公雖有寵嬖之私未有立桓之命非有失也攝位讓桓自是隱公多事隱桓之事是非久明此仲子處嫌疑之際胡傳何論之深也

初獻六羽

以仲子比之先公其爲宮也微矣不問羽數於先公之宮而問羽數於仲子之宮此正以仲子之故不敢同於別廟而有疑也其用六佾亦非有殺於仲子亦以六佾爲禮之正特安意於仲子而行之而羣公之廟相沿已久稍有更改則以爲薄於先祖夫是以不忍且不敢耳而不知君子之事親以合禮爲大孝遲回於子孫之所不忍而不體夫祖父之所不安此夫子感仲子之事而特書曰初以爲此天理人情之至仲子無論爲惠母爲桓母然

不稱夫人而稱仲子其爲妾無疑胡傳謂別立宮以祀之爲非禮是妾不當有廟矣不當有廟則并不當用樂雖六羽亦是僭分如此則當言考仲子之宮用六羽又不當言初初者始用之名胡傳所謂明前此用八之僭是也本謂六羽爲正故可以正用八之非今以不當祀之廟而正用八之非是祖考不可僭八而妾可僭六也以僭正僭已不可爲名况以僭妾正祖考乎則何前後之悖也夫妾既不得入先君之廟又別無祀享之所子爲君而

使其所生之母無歸能獨安於心乎別爲立廟以妥母氏之靈母以子貴聖人决不忍奪人子之情也以書初之一字决之也初之者幸之也幸其復古而用其所宜用也可謂祀之爲非禮乎

邾人鄭人伐宋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天子失道諸侯擅侵伐浸尋之極至於附庸之國亦主兵而伐人而諸侯從焉則蕩然無紀矣吾於是而感於禮之可以已慾禦侮也宋殤宣公之子

也宋穆不負其兄而以位還之此天理人情之至公子馮安得而怨之鄭人苟能推宋宣穆二君之義而以禮訓馮不但可以釋殤之怨且可以示天下之爲子而國亦安有屢受宋兵之患所謂禮之可以已怨者此也宋人不見小利以陵邾邾當敬事大國安敢導師而肆其侮邾之師宋人取邾田召之也臧文仲曰君其勿謂邾小蜂蠆有毒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奈何欲以逆施而得之乎所謂禮之能禦侮者此也

是役也宋人使來告命隱公以使人失詞怒而絕宋自是宋魯之怨深而鄭人渝平之使至矣夫宋人伐我喪大怨也使人失詞小故也隱忘其先君之痛而求成忿使人一言之失而絕好此時獨無甥舅之親乎輕重失倫好惡顛倒則宿之盟天下亦誰能說之而但誅其不信則已末矣

螟杜云蟲食苗心也

人君失道則天降之災然不災於君之身而災於民民何辜焉君父母也民子弟也怒其父母而示意於子弟未有子弟疾痛而父母不動心者愚者乃以天變爲不足畏也夫民受其災則不樂其生不樂其生則不安其土不安其土則流離死徙君何以有其國乎故有災必書所以示君民交重之勢修救於早勿使至於大壞極弊而已是以善爲君者重國重國故重民重民故重災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即臧僖伯

初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弗聽僖伯稱疾不從至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

加一等隱公能知僖伯之忠而加禮焉可謂能悔過矣康侯以爲善善而不能用一譏再譏謂鍾巫之及爲宜何不與人爲善至於此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左傳報入邾之役也林云此書圍之始

德禮不足而干戈有餘忿兵日尋何時已乎季氏私考謂鄭莊奸雄挑邾伕宋而推以爲主邾人不自量力而爲鄭所愚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邾則以鄭怨深而邾不足責爾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杜註公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去年鄭伐宋公

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渝變也昔平而渝今又渝而平平成也所以成二
國之好成而渝之渝而又成成可信乎故書曰來
渝平所以志鄭人挾詐要結以見會盟之不可保
實於鄭乎始吾於是而知君子之貴大居正也講
信修睦國之所重此先王所以教諸侯守其國家
故朝聘宴享賦詩投壺情禮肅雍而非黨也鄭以
公子馮之故與宋爲難宋於是結陳蔡衛而鄭亦
結齊各爲黨援互相侵伐今鄭因宋魯之隙遂舍

前之忿以修好於魯樹己之黨孤宋之與豈有講
信睦鄰之意乎況天下豈有私而可久者哉胡傳
不原立言之意正交鄰之本乃引後事宛來歸枋
及伐宋得郜與防爲証而謂以利相結是先事而
預罪之豈理也哉公穀皆以爲墮成不可曉不成
則已何爲來墮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僖盟於艾齊地左傳始平于齊也林云此齊魯交好之始

齊魯比鄰之國睦鄰修好爲會盟之禮則書月書
日以重其事亦國君之體宜爾此與蔑之盟異者
蔑已誅意此弟論事也公羊疏必以日爲不信至
此無可說則曰入年我入邴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有爭邑之隙故日按邴之役與齊絕不相及始信
獄吏煅煉不必參眞殺人也於是宋鄭搆兵東
諸侯方結黨則艾之盟齊魯亦未必能修古禮但
既無事可指姑存禮可也胡傳謂凡盟皆惡之盍
一偏之詞耳

秋七月

四時無事則書首月所以綱紀四時尊天子之正
朔也故春秋與史不同史紀年月紀事實隨人別
善惡而已春秋則始終以尊王爲主此義明則知
夏時冠周月非春秋之旨矣

冬宋人取長葛

諸侯各有分土宋人暴兵經年披人之邑揭其事
而書之宋罪自在不以天子不能討遂可逃天子
之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穀皆謂久故書
殊無味胡傳乃謂宋殤不善之積以取弑其論隱

公十一年入許之說亦然詧之訊獄之官舍法不論而專譚福善禍淫之說非爰書之體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初謂叔姬歸紀傳無明文何以知其爲媵及觀紀伯姬卒家無二嫡叔姬歸在伯姬未卒之前則爲媵無疑媵非嫡何以書婚姻之道不遺於賤且以重君女之配也他媵不錄而錄叔姬之媵者叔姬賢也叔姬以賢而得書於春秋人豈有丈夫女子嫡庶貴賤之分哉

滕侯卒杜云不書名未同盟

滕雖弱小亦天子之侯也春秋不遺卒滕侯所以存諸侯也不書名不書葬則滕禮不備或魯闕滕禮禮畧於弱小諸侯乃憂矣穀梁以不名爲狄道公羊以不名爲微國皆未是

夏城中丘左傳書不時也非也以建寅之月推之則周之夏乃卯辰巳之月未爲大妨農事直是興得巳之工耳林云此書城之始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有是言矣然以險輔德則可不務德而恃險雖時亦譏隱公馳騖於宋鄭陳衛之間而不修其德區區借民之力以自固故特書以譏之非謂有國者不宜設險也

齊侯僖使其弟年來聘林云此齊聘之始

聘國之大事執玉帛而成二國之好君與大夫之所任也弟也才授之以政弟也不才不干國之典稱弟年不以官舉其不秉齊政可知也私其弟而使預國之大事何以示諸侯乎故書曰使弟年來聘以介弟之愛假鄰國爲光寵凌三卿而侵國政忽鄰好矣書之以罪其私也胡傳爲齊僖私於同

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爲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稱弟以示貶焉皆預罪之詞

秋公伐邾左傳爲宋討也杜云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林云此伐邾之始

邾魯爲好久矣此吾友邦也非有大故則講信修睦奈何一旦棄之以媚大國前此宋魯既好一旦有就鄭之心故借口於使人之[illegible]詞而背宋以媚鄭及宋鄭既平復悔於背宋而借邾以媚宋盟會

曰褻鄰好曰離魯之爲天下輕自此矣故字儀父所以貴信書伐邾所以懲渝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天王下聘之始杜云凡伯周卿士）

凡無君之人肆意爲之其心終有所不安故時有所顧望以覘天子之意向而爲之輕重故天子不可以禮假人惟天子待諸侯不至有求好於諸侯之心而先加禮焉則始之以爲榮繼之以爲玩入春秋以來魯不朝聘天子而天子施禮焉歸賵猶曰重臣子之親也親其親而魯不應凡伯之聘胡

爲來也假令天子不以禮假於諸侯諸侯雖强終不敢褻天子則以天子之禮爲榮必有以不得天子之禮爲恥奈何天子妄以禮悅人而卒曰替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地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杜云此戎患之始）

此一人而言伐穀梁謂大天子之命是也天子之卿入侯服之邦不聞有郊迎導送之禮夷狄之人敢肆然執之天子弗問罪衛侯亦引罪是可已孰不可已自是王靈日輕方岳日敝夷狄日横天子

其如之何哉

八年春宋公（殤）衛侯（宣）遇于垂（衛地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即垂）

伐邾衛在去年之冬遇宋公在此年之春衛侯於本國竟內失天子之命使非小故也不謝罪于王而爲王討戎而與諸侯如尋常行禮若無事然天子矣頹焉如此斯惡之矣

三月鄭伯莊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枋鄭祀泰山之邑）

使宛來歸枋見鄭以所有與人也我入枋見前此

非我有也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鄭不得而歸魯不得而入也胡傳以鄭人謂天子不復巡狩而有無君之心誅心之論其後者也若許田之不可棄猶枋田之不可歸至於棄周公之祀以與鄭人則又甚矣已不祀其祖而與人之代祀其祖乎是可忍孰不可忍魯之罪浮於鄭矣公羊謂入謂曰皆難也鄭歸魯入何難之有至謂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假令齊不欲經便以此入爲魯幸乎凡此皆在字例中立論豈春秋立言之義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諸侯雖尊卒必書名所以統之於王也有名有不名或史失之何休註謂宿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魯隱交接故卒褒之也狂悖之極敢于亂聖經乃存而不削猶以公羊名家也異矣哉胡傳謂周人以謚易名于是乎有諱禮凡赴皆不以名經書其終莫不以名是仲尼筆之也變周制也孟子謂之作

以此類也陸燦曰使舊史本無亦何從而筆之哉是也變周制之說最爲無禮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周地林云

此參盟之始有參盟然後有王盟

傳曰齊侯卒平宋衛于鄭瓦屋之盟三國成也三國尋兵罪也釋而盟之有悔禍之心焉庶幾曰天王可以赦而不討乎春秋之書凡以存王也王法不行而求助順于諸侯此伯之所以見取不得已而待衰世之意也穀梁胡傳皆重譏參盟乃經之

餘意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杞地左傳成紀好也林云此好莒之始吾

君特會外大夫始此

莒魯爲怨久矣而紀人盟于密以釋之浮來之盟魯以成紀之好也可謂能降心以相從矣而莒子不親行好安在也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寧可無成焉爾以此言之盟不本之於德禮不將之以肅共事雖善春秋不與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

正義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其姓也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大夫世祿不世官世祿所以優世臣不世官所以公天職

三家擅魯六卿分晉陳氏代齊則世官之流禍也

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桓）使南季來聘（杜云南季天子之大夫南氏季字）

隱攝位於此九年矣以隱爲嗣也則當責朝聘之禮以隱爲攝也則臣無干君之義前此不問若曰猶有待焉乃七年有凡伯之聘此又有南季之聘

則下聘者再矣是魯之事已終置不問諸侯聽其自立自攝天子無復是非刑賞又將何以制諸侯諸侯安得不日恣乎雖以天王之尊下聘不榮再聘不報甚至戎狄之人亦與王臣爭是非而執其命使如伐凡伯于楚邱者天下諸侯恬不爲怪皆周自啟之也

王稱天南季稱字可以此聘爲美乎春秋之書詞不嫌切而意已獨至但如常禮書之而義未嘗不顯又何必着意於一字之間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寅月震電故爲異若夏之三月則何異之有其以元祀十有二月証周不改月者其非明矣胡傳亦曰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雷電之異與日食不同日食天下之所同也雷電則一方爾八日之内天變再作警戒莫嚴於斯求其端而謹之人君之所以承天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

挾卒（公穀作俠胡從公穀）

穀梁曰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非也隱征伐會盟無所不專何有於爵大夫且挾不貴何以卒挾不大夫何以貴胡傳以爲未賜族是也然而其禮畧矣

夏城郎（左傳書不時也）

與城中邱同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左傳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僖鄭伯莊于中邱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則此齊人鄭人乃齊侯鄭伯也

八年七月平宋衛於鄭者齊也九年而會防十年而會中邱以伐宋者亦齊也鄭人假王命敗好挾宋何以服宋人之心齊魯不能以不王之罪正宋以挾王之私正鄭苟爲黨援之師乃知前日瓦屋之會爲鄭非爲宋也魯既敗邾好以媚宋今又附齊鄭以伐宋蔑王章若弁髦視盟誓若兒戲矯命尋師故翬削族而齊鄭之君稱人豈專爲翬之擅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宋人不王鄭伯以王命討然春秋殊不取之何也葢不王之罪在宋爲可誅而隱非能誅宋之人也攝位無命再聘不報已之不王人於何有況取郜取防惟利是視諸侯鄙而不威王靈褻而不振罪

乃浮於宋矣或曰鄭雖矯王命然宋實不王乃經削而不書何也曰存王也鄭以私忿假王命討宋何能服宋之心討之而又不得其罪則恥在天子故不書以守天子之威也但書其戰伐之事則齊魯宋鄭蔡衛厥罪惟均矣故曰春秋夫子之刑書也鄭挾王命爲忿而隱因以披其邑隱挾伐宋爲利而翬因以肆其擅亂日相尋其何瘳之有胡傳謂取邑不隱於取之中猶有重焉公羊亦云非也春秋直書其事耳隱之事非春秋所得私也鄭莊眞奸人也玩魯隱如嬰兒葢自以防郜歸魯魯貪其餌雖欲不與鄭同心合力得乎鄭非不愛土地宋之土地非鄭所能有也莊籌之審矣故捐以收魯於我無損而宋魯已結不可解之恨故鄭莊役魯者也厥後入許之役仍用此術齊既不便於越國以鄙遠魯亦不復可再取許將焉往故使公孫獲割許之半而置許叔於東偏以塞人口讓國以爲名收地以爲實用齊魯之力齊魯皆甘心無詞而已乃陰以爲利向使鄭莊不死許叔不可得而

[illegible][illegible]也故曰鄭莊眞奸人也

秋[illegible]人衛人入鄭

[illegible]雖假名伐宋不出王公然宋實不王不謂無罪乃不能引咎悔過以求赦於天子衛人助之其惡愈肆隱桓之世諸侯抗王無復畏忌如此春秋所以恶桓文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三國淫兵於戴而覆師於鄭所謂不戢自焚也鄭之伐取亦忿兵也然鄭伯書爵何也家氏曰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奚爵之有哉此言是也若蔡從不義而喪其師徒冐同惡之罪何所取焉鄭伯伐取之公穀皆以爲取戴議鄭伯因人之力議論殊不可曉宋衛入鄭而蔡從之鄭人之忿在三國而不在戴故因其在戴而伐取之左傳曰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是也事理甚明若與三國共戴不但鄭不能釋怨而與三國同事卽三國亦不肯與鄭同事胡傳謂鄭能用訶兵於經義無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傳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鄭纂逆父之子與宋殤爭國侵伐不已又借口於不王以爲兵端矯假王命亦已甚矣又因之以凌侮小國而入郕焉王師如此欲諸侯不衡命何可得也欲治不王之罪宜先自齊魯鄭始或曰鄭矯王命來告伐宋魯人會之則魯罪似可滅是不然齊桓本以蔡姬之怒侵蔡因而變名伐楚召陵之役遂爲天下烈魯隱能因鄭人來告之時倡義于諸侯修同享之職宋人當俛首戢志執玉帛於天子之庭矣苟怙惡不悛然後正名討之獻功於天子而無所利焉雖有奸人何敢生心計不出此徒以黨結之私行攘邑之實暴兵連年徒爲天子所厭苦鄰封所鄙薄國人所愁嘆鍾巫之及無一人憐之者故春秋於宋鄭齊魯蔡衛之戰無一善詞所以深著諸國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林云此諸侯朝魯之始

胡傳謂列國述職於天子闕如而自相朝可乎其說是也然諸侯自有朝禮責其不朝王可也因其不朝王而遂廢諸侯之朝禮不可也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僖)鄭伯(莊)入許

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然則入許亦鄭假王命爲詞也假王伐宋假王入郕入許王命無所不假亦無所不褻入許鄭志也而言及者不與其以魯爲鄭役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

攝位不即位又立桓而奉之既不可言如宋宣之

傳弟又不可言如周公之輔孤從來無此讓法也夫以周公之至德不能使管叔諒於三年之內以隱之專據乃欲使桓安於十一年之後乎微獨此也羽父明以殺桓爲請隱且從容與之言菟裘之事此何心也公薨不地則薨不以正可知矣臣子私論君父不忍斥言體宜爾也若董狐南史職在史官當以死守職故義無隱諱杜氏註疏乃謂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爲史必須直以邱明之體諱惡知爲史又當諱皆非也夫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董狐之謂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君大夫夫子之謂也

隱不稱葬左傳曰不成喪也桓恨隱不能備禮左氏之言必得其實但春秋不書則意不在此昭公逐死於外喪歸一月而遂葬不成喪孰過于是然春秋書之隱不成喪如昭公足矣然而不書者是夫子削之也春秋葢不予假攝者也以其行國君之事十有一年天子再聘諸侯盟會儼然君也吾亦安得而不君之故稱公稱公者臣子辭也以其

假攝則實未成侯也故天子無錫命君氏不成喪吾亦安得而侯之故書薨以存體而削葬以懲僞所謂隱而顯也自公穀創爲不討賊不書葬之說胡傳祖之然是後人之例爾非春秋本意桓殺而書葬則又曰讎在外君子辭也無論與例相悖然則所謂寢苦枕干弗與共戴天者豈專爲力能報者設乎豫讓之報趙襄子未嘗以力弗及自解也公穀皆言隱無正月一曰將讓桓故一曰隱不自正左氏未之言也經去正月有意無意不可知姑

以意揣之公穀之言皆非也隱之世不書正月春秋葢以是十一年之內魯無朝正之人也然則春秋削天子之正月以顯魯事乎又非也月有書有不書春秋之常也春秋修其常以寓魯事天子之月自在也詳見定公元年

隱之世周德雖衰體統猶在諸侯有能起而仗桓文之義者事易而功倍隱爲周公之子孫不能光顯祖德以翼戴王室顧甘心與亂賊結黨連年暴兵十一年之內惟初獻六羽差爲近禮而不能推

廣於先君之廟此外絕無一善可稱至於鄭開朱隙尋兵無已齊魯衛結黨作惡暴與國而蔑天子亂極矣無朝覲而有會盟會盟非不善但用之以濟其私則一會盟增一罪案以此言之謂春秋譏參盟善胥命皆非也私盟即罪何待於參私命皆罪何取於胥天下豈有無王之人猶有善可言者乎惟瓦屋之盟差爲彼善葢庶幾其解忿息爭以歸命於天子如鄭伯以齊侯朝王而推及於諸國不亦可乎而無如非其質也隱之世以王法治之

皆有罪而魯隱鄭莊爲首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二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緡彥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　驥節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弑兄自立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林云春秋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威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隱桓之際難言矣隱長應立而必欲自處於庶桓幼不應立必欲探父志立之桓既立而十一年不

得位使國人疑貳而莫知適從即桓亦自謂取所應有公然即位而不以為嫌魯之臣子亦公然戴弑兄之人而不以為異春秋託始於隱桓夫豈無意不始於隱則無以見隱之悖而正桓之惡周公之法魯之子孫先壞之其又何以責諸侯故書曰春王正月公即位蓋臨之以天子之尊嚴而治之以司寇之大法若曰公何人位孰授之云爾且見文武成康之世所以變而為春秋之世者始此也公羊以書即位為如其意既如其意矣又何求焉桓以國人十一年翼戴之太子殺其攘位不遜者不自謂之弑也然不得辭弑者太子之位非命於先君隱授之爾桓立隱攝桓於隱故不得有君臣之名兄讓弟逆桓於隱故不得辭簒奪之實

三月公會鄭伯（莊）于垂（衛地）

鄭莊與魯隱為好久矣既不能為隱討賊又與賊隱者會是吉凶不相恤安用前日之好為也自鄭魯為垂之會而天下之為好者懼矣

鄭伯（莊）以璧假許田

祊鄭湯沐之地在泰山近魯去鄭遠許田周公之祀近鄭去魯遠先王之為此者不但加恩同姓之國示王者之無外亦以犬牙相制防後世專據之患鄭魯擅相易而此意蕩然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莊）盟于越（近垂地）

鄭利在得田魯利在結鄭兩利相規而為是盟也可以為美乎此日盟者也又何論信不信渝不渝也魯隱猶可責以不王桓則併不可以王事責之矣此世變之所以漸下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殤公弑莊公馮立

孔父不死與夷不可得而弑也君子不幸當國家之難能以其身爲亂賊顧忌爲君父輕重可謂大臣矣左氏公穀雖有師承然其說往往支離害義此義例之所以曲生也如孔父之事大節凜然左氏乃曰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豔遂殺孔父

而娶其妻其誣甚矣何可訓也故傳但可以徵事而不可與論義

宋宣公舍與夷而立其弟宋穆公不忘其兄之德復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呂東萊曰宋宣公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引公羊之說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考其事殊不然殤公之弑宋督爲之也傳曰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因而汰之與繼立之事無涉其召馮于鄭而立之者葢既得罪于殤不得不求親于馮且因之以媚鄭乃事理之自然非爲馮而弑殤也以督之無君加以殤之不仁雖無馮猶弑也是宋宣卽不傳弟而無所減于殤之禍也宋宣之傳弟宋穆之報兄不可爲嗣位之常法事固未可厚非也

滕子來朝

滕稱子杜註曰時王所黜於義近胡康侯獨謂桓弑君爲天下之大惡巳弗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春秋所深惡故降而稱子夫聖經所以懼亂臣賊

子者正不在區區名爵之間也孟子曰今有殺人於此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惟士師可以殺之今滕有罪而夫子黜之是凡人不得殺殺人之人而匹夫乃得擅諸侯進退之柄也然則滕無罪乎曰滕惡得無罪五等之爵何所逼迫而亟朝弑逆之桓書曰來朝亦未嘗不如其罪耳

三月公會齊侯僖陳侯桓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宋地

前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此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則齊陳鄭黨宋魯之惡自見假令

沒公不書例三君而人之則何以見諸侯之橫目其人而惡乃益著則稱爵固有時甚於稱人者又惡在貴爵賤人以見義哉

張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當時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得成矣三國合黨謀以賄行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此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義甚精而猶未盡也宋之弒君者督也繼死君而有宋國者公子馮也馮非弒君者也與夷死而馮繼之自以爲應得之物不自以爲亂也不知受國于弒逆之人是亦逆黨而已幸其君父之死以自爲利而曰我不與聞乎故也天下亦誰能說之經書成宋亂者所以誅亂賊之藉口如馮者凡以督之罪易見而馮之心容有原之者也以此言之則黃袍加身雖對人流涕吾誰欺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枚乘有言曰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取郜鼎藏哀伯曾諫之矣桓能聽而用之太廟豈有此辱哉

春秋先書取而納書曰若猶有幾幸於從諫而止之意而無如竟以此日辱吾太廟也東萊不爲魯太廟留此一綫而謂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不免小過

魯隱弒而鄭莊得田宋殤弒而魯桓取鼎此風習而陽樊溫原遂爲天子守隧之具矣此觀世之大法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弒逆之人天下所同惡也況列在五等者乎故朝桓即罪滕杞一也亦惡在侯與子之間哉如胡傳之言削滕而恕杞何可訓也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林云此懼楚之始）

傳曰始懼楚也問鼎之氛蓋不止履霜矣然楚之始封亦猶之蔡與鄧爾而世增其强以至主盟中夏中國爲之也蔡鄧鄭同心合力以剪燎原之勢天子與諸侯實賴之乃勤無益之虛文怠防禦之實事玩日愒歲雖全盛之勢不能支況三小國乎故鄧卒滅於楚而蔡鄭世爲楚役非楚之能也春

秋書之一以謹夷狄强横之漸一以戒謀國之人有空談無實事以取覆敗如三國者

九月入杞左傳杞侯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逆惡之人恐人之議己必多樹其兇威以懾服之故强於我者媚之齊宋陳鄭是也弱於我者凌之杞人是也彼杞侯者徒僕僕於逆賊之朝適足以召伐何益乎

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例尊者之盟大信時若桓者可以大信與之乎是故會盟諸侯之事也君子無惡焉而有不可以爲美者則其事是其人非也不論其事不論其人而但於月日之上爭信不信即信奚取焉

冬公至自唐林云此至會之始

凡爲人子出必告反必面在禮歸而告至所以安祖考而重所托也桓得罪祖宗且所如之事皆不可以告祖考故會皆不致必與戎盟也而後致蓋中國之侯不宜下會戎狄所以存魯國之體非爲桓也

三年春正月

王所以統諸侯也胡傳謂桓無王天王失政故不書王此本程子之言程子曰桓公殺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夫既正其罪矣何又於此見其無王陸粲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設令皆不書王是無年可書王也汪氏謂春秋初年猶以討賊望天子諸侯及中葉而弑逆者相踵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同亦不得其說五年鄭人矢集于王陳佗弑立皆桓公時事所謂春秋之初年也而不書王以正其罪何邪豈鄭莊抗王師射王之罪輕於弑諸侯陳佗殺太子篡立之罪更減于華督邪

公會齊侯僖于嬴齊地

傳成婚于齊初謂婚姻重禮當有媒妁之言而自爲此會也失之矣今乃知其不然篡逆之人而欲結婚姻於大國殆必固要之而後從歟故與尋常不同此亦婚禮變常之始

夏齊侯僖衛侯宣胥命于蒲衛地

公羊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亦以為近古胡傳善胥命之說葢本諸此不知胥命者相推許之詞也衛推齊齊亦推衛禮樂征伐二君自相許無復有天子矣春秋本其實而以胥命書之見前此未有也然則胥命可以為美乎諸傳但以結言不盟為說未盡經意林堯叟曰書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獨得經意

六月公會杞侯（武）于郕（魯地）

杞來朝者也能朝人不能敬人乎即有小失抑豈

不可諷諭而必觀之兵杞受入而不敢怨復求成焉葢於是而魯之兇戚著矣所謂制一杞以挾諸小國也但魯桓往會之時恐亦難為顏耳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為大逆然逆女則書公子逆女重事自應書公子翬豈以書公子未滅其罪邪諸家謂翬稱公子于桓之世明其為桓之黨共為逆殊謬

九月齊侯（僖）送姜氏于讙（魯地）

既言齊侯當言送女或如季姬季姜稱字不當復言姜氏言姜氏非女也外之矣國君體尊婚姻禮重齊侯不能以禮處女而親送出境閨門無訓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讙

逆稱女送舉氏會于讙單舉齊侯文姜失行不足為魯夫人經於入門之始葢已三致意矣若嘉禮野合在國君固失承祧之重在姜氏猶屬第二義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以夫人姜氏至而言夫人姜氏至以者尊而奉之以來歸國母廟見未成禮之稱親重之詞也不以而自至者明乎已夫人之矣嘉禮野合輕畧之詞也陳鍼子曰先配而後祖誣其祖矣是不為夫婦自古閨門失禮未有不啟亂亡之禍者

冬齊侯（僖）使其弟年來聘（左傳致夫人也）

有年

君之所與立國者民也故旱則書水則書螟則書蝗則書皆以憂民也而有年則亦書嘉民事也胡

傳獨以爲災豈其然乎是使民不幸生逆亂之世終不當飽食安居也此祖董子之言而失之者董子誘君以爲善者也故以災異爲仁愛則可春秋論事以有年爲災異則無此理

四年此年闕秋冬二時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是也于郎非也郎爲魯地人君撫有一國何以不得狩于郎君行師從逾郊而狩擾民也大矣君子以爲無愛民之心故譏之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春去王爲見桓無王則此以來臨桓者也稱天王何說邪

魯肅謂孫權曰諸人皆可降操惟將軍不可彼宋魯陳鄭齊衛互相結黨君子惡之然或藉賊臣之力以竊國或藉强鄰之援以固身蓋皆自爲有所利焉彼天子者安所利乎亂賊方弑父與君而爲之君父者又寵嘉之更何憚焉彼亂臣賊子力足以更姓改物豈天子降心加禮所能免乎蝮蛇螫人愛弗肯殺而又親就之求其帖然相安于懷袖之中自古及今未之前聞魯桓弑逆竊國不稟命于王周之君臣即不能問渠伯糾之聘胡爲者也傳曰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似未安天子使臣何不可名之有且五年仍叔之子明是有父之詞何以不名杜註伯糾是名渠爲氏公羊以爲下大夫胡傳以伯爲爵宰爲百官之長名爲貶又不能通于榮叔則曰王不稱天此聘王未嘗不稱天何榮之有

此年經無秋冬二時說者紛紛王氏經世曰胡文

定本程子之意說近鑿謂聖人有意筆削不如杜氏言闕文之爲長也夫亂臣賊子聖人無如之何區區春去王王去天天去時以病之是胡傳之春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卒陳佗弑太子自立

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非也陳侯之赴實有此兩日故即以兩日卒之公羊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亦云然啖氏曰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

臣子從之豈有人君出走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乃晉義熙年間燕王熙會有此事亦理之不可曉者但無兩日卒之理左傳國人分散故再赴差爲近理春秋不欲没其實故存之以志陳佗之亂與書公薨不地之意同或甲戌下有闕文然不可考

夏齊侯僖鄭伯莊如紀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襲之紀人知之

諸侯有朝聘之禮然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齊鄭以兩大國而朝于紀豈情也哉以交好之禮爲盜賊之謀先王所以制諸侯使相親睦者自此廢也此春秋所深惡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此仍聘桓者也就事論事則聘爲重而世官之意輕胡傳専論世官而于聘桓之是非不及豈以天王用人之失重于寵桓乎抑例有不能强通者乎公穀皆譏父在子代尤非經意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

胡傳謂桓王伐鄭非天討故王不稱天諸家附會之而責備于王殊無臣子之意六師在郊鄭不請命而悍然逆戰矢集于王康侯全無尤鄭之意是何等春秋也此時誅鄭之罪必不可已奈何始則無謀繼則隱忍王之不足與有爲可恨耳伐鄭未失也穀梁曰鄭同姓之國也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公羊曰從王正也皆庶幾知天子之重諸家之言不達于義夫獨非臣子乎

大雩林云書大雩之始杜云十二公傳惟此年及襄公二十六年有兩秋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以建巳月之祀而舉于秋故爲不時書以懲過所以重民事也若魯不當雩于上帝與郊禘同春秋不能譏郊則亦不能譏大雩矣

螽

大雩而又螽則旱蝗可知彼以有年爲記異也者可以此旱蝗爲宜然乎

冬州公如曹左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州國雖微不可考然春秋不以爵假人其曰公則是公而已矣如虞公虢公之屬是也胡傳以畢高衛武爲例事無所本且於滕子削侯之説不亦自謬乎

六年春正月寔來左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春秋重者國事上言州公如曹下言寔來則見以有土之君無復寧宇且人非萬不得已誰肯輕去其尊榮而自即于流寓然而州公爲此者是可哀也非强暴之外廹則亂賊之内肆紀侯大去州公

寔來其事畧同小國生于亂世有土不容假令王法而行諸侯安得有此此春秋之所甚傷而書之以志亂也若夫州公之賢與不賢有禮與無禮宜名與不宜名皆在所緩矣公穀胡傳之紛紛皆非經意也惟家氏責州公不能以死守社稷爲圖存之計而輕去其封守其理最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魯地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紀廹于齊而諮謀于魯情誠可哀但桓非可與共事之人而魯亦終不能庇紀固不如守正不奪勉力自强之爲善也嗟夫死亡廹于前而憂怖亂于内君子所以矜紀者多也然而春秋不與也據百里而侯之自宜無所屈橈於人無自固之策謀于盜賊以乞活亦何顔以謝先君故成之會春秋不滿於紀者大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簡車馬也林云此大閱之始

八月大閱傳以爲懼鄭忽畏齊人則是有爲而閱未可全非矣然而不免于識者則以桓之所以爲國者非也教戒無素聞風勞擾春秋書之于以見

桓之所以爲桓者如此而已非以大閱爲可不事也是故以義服人者大國畏之以力自爲者無事而自擾者也或以僭王爲譏亦非

蔡人殺陳佗

陳佗乘陳侯之病殺世子自立此法所必討者今死于蔡人之手足爲一快然未可以是予蔡人也左傳謂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然不言其所以殺之事穀梁謂陳佗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而殺之公羊曰淫乎蔡蔡人殺之

則蔡旣不問有討賊之師當是乘其隙而殲之耳程子謂蔡人私殺之是也或曰宣十一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亦可謂非楚莊殺之乎與此奚別焉曰是不然此年上有辰陵之會下有楚子入陳則楚人以陳人爲事而親行者也於殺夏徵舒也書月則與衆共棄之矣然春秋猶以法不自王而書楚人今蔡人之殺陳佗也旣不聞伐陳之師又不書月日穀梁所謂以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豈可以陳佗有可殺之罪遂予蔡人以討賊乎

討賊天子之事也衛人殺州吁則與衛人蔡人殺陳佗則予蔡人楚人殺徵舒則予楚人人自爲君安用天子爲邪故法總持于天子天子雖不行法法在法散寄于天下天下復不行法法亡然則州吁陳佗夏徵舒之事謂之彼善則可謂聖人假以討賊之權無是理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文姜不正蓋明其爲魯子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是也公羊曰其諸以病桓與亦此意所以示有國有家者宜致謹于閨門之內也若與子定于立嫡則所從來矣何待同生而後見乎

冬紀侯來朝

紀迫于强齊而諮謀于魯君子矜之胡傳謂志不在朝桓故免于黨惡之貶程沙隨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是康侯所以恕紀也雖然紀侯以侯服之尊乞憐于弑逆之人又安問是非乎必欲以滕紀二視吾未見其可也或曰桓卽簒弑天子不再聘乎何責于紀侯曰春秋憲文武之法以

尊時王非以時王之去取爲順逆也一逆桓而天子聘諸侯朝王與諸侯皆失天王之寵命可褻而文武之成法終不可假是故春秋之義雖天子不能奪也康侯削滕而恕紀非春秋之旨不可訓也

七年 此年闕秋冬二時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不仁矣乃不仁之事有大于火田者焚咸丘何以書而且日邪人君撫有一國民物咸待命焉禽獸草木雖微以禮用之斯無憾矣竭澤而漁焚

林而田其謂人君之心何故矢魚狩郎焚咸邱烝書之所以廣人主之仁不宜以物命爲戲不直爲一事之失已也公穀皆謂譏火攻以咸邱爲邾邑

劉氏曰經不書伐則是火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傳云四年宰糾書名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不復能用刑也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名而去二時以見諸侯不復能修其職也夫天子不能用刑諸侯不能修職則秋冬二時無時而可書又不但桓之

四年七年當闕也陸粲云亦幸而四年七年秋冬無事可書設有如五年秋之從王伐鄭六年九月之子同生則如之何將去其時並沒其事乎故義既不可强通宜以爲闕文可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穀梁疏凡烝合在夏之十月何休云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今正月爲之違月隔年矣穀梁傳曰春興之志不時是也則周之以子爲春自漢以來無異說而胡傳云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令魯烝以春正其不同何也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此語絕不可曉夫周官所謂中冬則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魯人遲之兩月故春秋譏其不時今不責魯人之怠而謂春秋以周正紀魯事豈以子月爲周之中冬周人改月未嘗改時而以魯人子月之烝爲是邪若然則子月安得爲見新物之月而穀梁所謂春興之志不時者又不可通矣汪氏曰文定據逸周書維十一月既南至日短極謂周以子爲歲首故不改月數竊考逸周

書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多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托之書况六經惟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謡之詞故隨舊俗稱之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二月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爲非也汪氏亦據書而言且與穀梁合可盡以爲非而必以逸書爲據邪

天王使家父來聘

弑逆之人天王下聘至再至三不已甚乎天王之失政於此爲甚凡此之類稽其事而義自見原不

在名與不名胡傳必以名爲貶至此則曰既名冢宰於前餘無責焉是冢宰不可聘而餘皆可聘也假令初聘即使家父胡傳且何以說經哉且家父即非冢宰然天子之大臣不重於遠方之小侯乎若以既名冢宰餘無責之義推之則既削滕侯穀鄧亦可無論今乃字家父而名穀鄧又何輕重之不倫內外之不平也此可稱天則以去天爲貶者亦非矣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羊曰譏亟也胡傳謂再書而一貶非也祭有常期失時則怠數舉則瀆兩烝兩失豈曰一貶苟春烝不書止書五月烝將遂不爲譏乎

秋伐邾

高氏曰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於此見邾不忘隱公之好而有疾惡之心經于儀父必書字有以也惜其力小不敢斥言以正桓耳伐不稱公于以見桓之義屈氣歉而不與其伐也書曰秋伐邾其辭微矣

冬十月雨雪在夏時爲八月酉月也

若以夏時冠周月何不言秋十月而言冬冬宜雨雪何以爲異異正以八月也八月書冬何夏時之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林云書遂始于此

婚姻人道之始王后母儀天下以天地宗廟之托使弑逆之人主之非所以爲名也以卿往公監之禮祭公一人逆之非所以爲體也不選求年德使

紀侯以私求得之非所以爲慎也書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見事之成于魯而天子以敵體之重典徇侯國之私求爲自輕也穀梁曰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之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獨得經意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往迎者爲王逆后故稱王后來后者紀之季姜故稱紀季姜婚姻者合二姓之好雖云天子王后之尊亦必有姓氏以正其始春秋昉曰后禮已成于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于父母從父

毋之家而將歸于王據父母之家爲文故于歸申父母之尊也胡傳樛屈下逮之說非正論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忘其危疾而使其子朝于弑逆之人是亦不可以已乎胡傳曰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其論確矣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義亦近正然而未可行也世子制命于父者也逆命不行匆乃有死父

之心而生讒人之隙乎故臨樂而嘆世子亦有大不得已于心者乎曹伯危疾之中而猶使其子朝桓視滕與穀鄧何如春秋何以不貶其爵不名其君胡傳何以無說處此也

十年春王正月

胡傳引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以爲桓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于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非也所謂十年而後棄者謂不十年脩其惡不遠蓋積惡之謂也今所誅於桓者弒君耳非謂弒君之罪不足以死桓必俟十年之積惡盈其貫而後議之罰也如謂弒君者必俟十年而後誅以就盈數桓宜一也宜十年不書王豈其數未盈乎吾于是而益知其不然也然則何也因天道之變以著無王之概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弗遇衛地

魯桓受欺衛宣誑魯兩不須論春秋義在存王桃

丘之事何關於大故而特若爲桓書之者何邪衛宣侯服之國既不能顯義以絕桓乃結私黨而責友邦義與信兩棄春秋書之所以責諸侯之不可方物者非爲桓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

來戰是也其所以來戰者非也猶之用師借不以此爲正名討賊之舉也忿爭角力無言可執則直戰而已矣三國以方伯之重與無名之師故目其君而言來戰左傳曰我有辭也然則不能屈桓而

反為桓所屈義與不義而已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衛宣從王伐鄭鄭得罪于王王討之不克衛不能與王同仇正鄭罪而咎王靈亦已矣曾幾何時而復與鄭合為郎之師為惡曹之盟此見諸侯同心無王久矣射王之惡不獨一鄭為然即衛雖從王伐鄭而幸其敗其情亦已明矣此春秋所甚惡故直書其事非胡傳奪爵之說也

林堯叟謂鄭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

而自立自有參盟以來莫甚於惡曹故畧之此語亦不可曉鄭不須論滅后之母家在齊襄之時抗子突亦衛惠事非此二君且惡曹之盟三君所作何事即無滅紀抗突兩事可遂不為罪乎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世子忽立是為昭公）

鄭莊處心積慮必去母之愛子以自為子孫計而不知天道甚邇諸子自相殘滅乃甚于己之逐弟可畏哉

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而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林云此書執之始）

執人之相而脅其逐君以立其所私春秋之時不但亂臣賊子横行無忌即有國之君亦以君位為可私之物而為意之所欲予也此宋公即鄭莊所極力保護與之共仇殤爭國之公子馮也莊之屍肉未寒而搆其子亂其國以為利吾是以知君子貴愛人以德而阿私所好以禍人骨肉如鄭莊者是千古之龜鑑也祭仲身為千乘之相而無匪躬之節逐君君賊有如兒戲盡君臣之義不明于人

心久矣公羊乃以為行權豈其然乎

祭仲杜註以為姓名公羊胡傳以為字非定說也祭仲之事考其始末衡其是非明大義可也名與字不必深論不然設杜註不謬則稱字之義不幾於不可通乎胡傳又以尊王命貴正卿為說然則宰咺獨非王命乎天子之冢宰反不如諸侯之命卿而尊之貴之邪且祭仲即不為命卿而柄鄭之政權何嘗不重

突歸于鄭

突何人而歸于鄭公羊曰挈乎仲也仲不挈則突不歸忽不出廢立存亡制命于大臣亂賊之世其權必有所旁落若仲者誅之首也

突書歸胡傳曰歸有二義一順詞也一易詞也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又云以小白繫之齊者明宜有齊也然陽生亦稱國豈亦宜有齊乎考之小白去疾陽生皆以國氏皆不稱公子而書入楚比以國氏稱公子書歸惟突不以國氏不稱公子書歸以突之歸爲易也則陽生不難于突以

陽生之入爲逆也則突不順于陽生竊詳之入者不可下之勢直入而竊位者也歸者不可知之詞始自外而歸耳成與不成聽命于人者也齊小白莒去疾皆直入以爲君陽生雖挈于陳乞然與安孺子勢不再計故稱國稱入見其挾長而逼幼君耳若鄭忽則祭仲所立也鄭突則祭仲所挈也祭仲雖要于宋人而挈突以歸既歸國而權不在宋人矣仲苟不肯叛忽一反手間突雖有希覬之心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際非易詞之謂也惟仲不顧君後突得以盜國非突之初來遂能收鄭國于掌握之中而與忽爲不相下之勢也故不言入而言歸其不以國氏者不足以氏國也嗟夫宗子維城本支百世兄弟之間處置得宜誰無親親之情惟或寵幼使之奪長或播棄使之失所或輔逆使之効法于是大奸窺伺禍亂相尋則貽謀者之過也

鄭忽出奔衛

言鄭忽忽有鄭矣有鄭而不能守至于出奔曰鄭忽賤之也夫忽非幼主也立又數月不能自執國

柄乃制命于仲仲以突自外歸而忽居中禦之易耳倉皇失措避之而去尚可以言君乎則是一夫故賤之也

柔會宋公莊陳侯厲蔡叔盟于折林云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此時中國諸侯之亂極矣各自結黨齊衛鄭既合爲一黨魯于是結宋陳蔡爲一黨遂使大夫可以上盟諸侯諸侯亦利于私好恬不爲怪而講信修睦之意蕩然矣春秋載筆至此巷思一大剏之而不能也

公會宋公 莊 于夫鍾 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 莊 于闞 魯地

天子有朝覲之禮諸侯有交鄰之禮未嘗禁其會但禮有常期故民不病勞即偶有事變亦非數舉如魯宋之亟會姑未論其事情亦已厭人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 武 莒子盟于曲池 魯地左傳平莒杞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宋地即句瀆之邱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卒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 莊 于虛 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 厲 盟于武父 鄭地

突何以稱爵以王法治之不止一突從史之舊文何嫌于爵且此時突既自立爲伯會諸侯矣雖欲不稱伯不可得也

丙戌衛侯晉卒 宣公卒惠公朔立重書丙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桓之于宋二年之中四會而再盟卒至于戰且合鄭之師頓忘郎之役乎君子之爲國也朝聘會同有禮乃內不恤其國家而專以宋鄭爲事魯世爲天下輕動之不臧非國弱也

言及鄭師鄭伯不親行也丁未戰于宋則以我主之也此戰胡爲乎來哉所以求成于宋者爲鄭也所以與鄭伐宋者宋不與鄭成也宋與魯非有失和之事且桓之母家也六會之信不足固一旦爲

鄭棄之乃所與宋戰者則我親行之也急鄭人之所不急戰鄭人之所不戰損師而爲鄭人愚勞身而爲天下笑故經沒公不書深厭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 厲 己巳及齊侯 僖 宋公 莊 衛侯 惠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穀註號以爲龍門之戰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

魯復與紀爲黨齊復與宋衛燕爲黨各用忿兵暴骨以逞紀侯畏齊而附魯宋公責賂而仇鄭魯桓爲無故之爭燕衛爲同聲之附律之以王章皆誅

也胡傳謂趙匡考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于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于宋獨取穀梁之說以不地爲于紀也公羊以不地爲近于郎按去年十二月鄭魯方戰于宋此則安能旋兵于紀且齊欲滅紀不須借三國之力魯鄭援紀宋人襲其後矣此是戰宋之後未解宋求助于齊衛燕魯亦援紀以益鄭益援兵再戰故內兵主紀而外兵主齊也其不地者仍在宋也胡傳云紀不敢越境助人亦是然齊既不可申好不得不固魯以求援宋之戰

鄭推魯以爲鋒宋既借齊衛燕之力以爲援鄭雖欲不與魯合力致死不可得矣

元年魯鄭盟于越而十年爲郎之師三年齊魯結親五年齊鄭如紀二年魯成宋亂十一年柔盟宋于折十三年互仇而爲龍門之戰友邪不足恃而加之以會盟鄰好不足恃而篤之以姻親會幾何時會盟姻親一無可恃矣周公不可作齊桓管仲安得不爲天下重邪

三月葬衛宣公

衛宣以十一月卒衛惠于魯鄭何不共之讎而背殯即戎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人之無良乃如是乎捐其父子以殉人之好者所謂小人之交如醴而不足信者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是時諸侯與得已之忿兵背棄盟好篡君自立忘父即戎搆難責賂結黨佐鬬信意恣行天子亦不

問王之失政侯之失職孰大於此而不去秋冬二時又何說邪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傳曰曹人致餼禮也於此想見諸侯好會之景象焉此先王重朝聘會同之禮也惜乎桓之此行乃私相黨結不足以稱之遂以好會爲罪爾

無氷

夏五

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聖人之慎也夫此夏五

月也聖人猶寧傳疑背例侯爲子改冬爲春乎則
聖人之不改事實亦既彰彰矣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

魯鄭私結深矣弑兄之桓篡兄之厲㑹所謂物以羣分者乎

國有大事君與大夫謀之弟雖親不在其位不得預政禮也然齊侯聘魯則使其弟年鄭伯盟魯則使其弟語君舍其大夫而弟是任弟亦忘其嫌疑而政是干勿乃示人以私而離臣子之心乎雖然

使弟是以弟爲親也因親示信所以崇好而固交也人亦知弟之親足以重國家乎柰何動生猜忌而兄弟之間鮮有善其終者是誠何心哉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穀梁曰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是也御廩災未必可廢嘗也惟壬申災而乙亥嘗是無省躬齋肅之心以爲故事焉爾故可罪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卒 襄公立)

齊僖忘魯桓之弑逆而以愛女妻之既又以宋鄭之小故而棄之甥舅尋兵連年不解此殆非人情是故義利不明而愛惡失其輕重不獨一祿父也

宋人(莊)以齊人(襄)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鄭突以篡君得國宋莊以援私亂鄭二國均爲戎首鄭之背恩宋之責賂皆是非所不及焉不自反而尤人無已各殘其民以逞此王章所不貸也齊

魯陳蔡衛互爲左右徂用得已之師殺無罪之民又何說乎故皆書曰人見其爲匹夫之爭也是役也齊罪爲重仗義執言解忿息爭皆力能得之于宋乃身方在殯不哀其君而反以師從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使家父來求車

天子甚尊諸侯甚畏非獨天子違制廢禮以爲不可雖諸侯欲以非道貢獻私求媚悅不受也故天下知天子之不可褻而敬心生若車服之細天子

雖貧何至勞大臣下求邪既求之則不得不受其獻受其獻則不得復抗其尊亂臣賊子如魯桓至此太山而四維之矣胡傳祖孟子利國利家利身之言爲之敷說歸之於昭儉德不知孟子之言自是正理而此時之天子所急者非儉德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至莊公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厲）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世子于于是始歸則前此君鄭者何人也一出一歸而忽與突之是非定矣忽不稱爵未踰年而出奔未成其爲伯也

伯君鄭者也而爲鄭之伯者乃非其所宜伯者也世子嗣君者也而爲鄭之嗣者乃其不得爲伯者也杜謂忽不能自君人亦不君之此非所以爲訓繼體之君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寺之手欲其識時觀變制馭奸宄臣民不擇所亡聽其自成自敗而歸咎于其不能自君不亦異乎若突之出奔禍起祭仲所謂以不臣誨不臣詩不云乎載胥及溺其何能淑復歸者既失而復得之詞也穎濱以復入爲鄭人所不喜是以國人制命非正論也

汪氏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不稱爵者忽羈未成君展輿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武叔攝而位未絕也衛衎位巳絕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

篡實逆非如忽黜奔可以兩君言之也郲侏儒不名小國紀錄簡畧耳

許叔入于許（杜云許叔莊公弟）

隱十一年鄭伐許許莊公奔衛鄭以許叔居許東偏是許之失國久矣鄭亂而許叔因以入許是復其故土禮其先祀義之所得爲也胡傳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其言豈不甚正然是時之天子方伯可知也有如告赴之間未必卽能得之而鄭人知備許其可入乎卽不然天子不問諸侯不應許叔

又不可搵入是終世而許竟不可復康侯何責之深也

公會齊侯(襄)于艾(齊地)

齊僖以去年十二月卒今卽與齊襄爲好會桓忘僖之䘮襄亦忘父之䘮必有主之者矣以此言之則文姜之不正葢自在國之日已然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註以爲附庸之世子附庸之君宜稱名世子宜稱人公羊以爲狄之胡傳謂三國之君不奔王䘮

而朝於弑君之賊故狄之按諸侯之朝桓者多矣無不稱爵非以無王䘮遂許其朝也至如邾子自隱公之世與魯結好再盟皆抗敵國之禮前此未嘗相朝無一旦無故肯屈於桓之理則杜引附庸之世子稱人爲是且春秋所以責朝桓者亦不在稱名稱人之間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鄭邑入强詞也披其君父之土而與世子並立者也)

鄭之世子方始歸鄭櫟安得復有一鄭伯然春秋不削突之爵何也不能削也衛宣未塟而朔書衛侯見諸侯之無父世子據鄭而突書鄭伯見諸侯之無君

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語亦有病忽直是闇弱不自立恣行無所指証葢因突稱爵剏爲此言耳春秋之君居正不能自保者何限未嘗盡削其爵也且責居正者盡道則可若因居正者不能自保遂予亂臣賊子以爵恐聖人無此戒法且諸侯助之皆是亂黨何足爲重從來

亂臣賊子冐朝廷名器傍覩雖不平亦安能禁之如蒼頭子窃能不謂之侯乎鄭突書爵亦是類也吾故謂聖人不能進退諸侯以此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衛侯(惠)陳侯(莊)于袲伐鄭(袲宋地)

左傳曰謀納厲公也忽以世子歸鄭而必欲伐之突以簒臣據櫟而必欲納之緣宋魯衛之君得國皆不以正故惟恐亂臣賊子不得立所謂物傷其類也是以君子除惡務盡

宋莊方以責賂伉突今又會兵納突其所以報鄭莊者傾覆殘忍殆無餘力不仁之人可與爲德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桓)衛侯(惠)于曹(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莊)衛侯(惠)陳侯(莊)蔡侯(桓)伐鄭

會曹伐鄭皆爲突也而或以伐突爲疑是時忽居鄭突居櫟言伐鄭其爲伐忽無疑諸侯必欲去其異已者納其同已者不克不已自是而忽弑矣高渠彌蓋有所傷而動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林云此書至伐之始)

桓會不致此致者胡傳以爲無王恣行公羊註善桓行義穀梁註喜得全歸胡近正而亦未盡桓無王巳久何獨致伐乃見然則何也桓會不致必會戎伐鄭也而後致會戎伐鄭是桓而巳矣蓋於是而桓結黨醜正之事止矣

冬城向

事義全考據下文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十月在夏時爲八月農功未畢豈可興役乎然以桓之勞民卽農隙未見其可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惠)出奔齊(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急子孝也然大可恨也大杖則走況欲殺之乎知其死而不肯逃于義何居哀哉壽子也不忍其死以身先之冀以免兄而卒不免可傷也巳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黃(齊地)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衛朔是齊所欲納者而齊紀則非桓所能平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魯地莊五年秋郳黎來朝名未王命也邾未命與鄭同而稱字故知貴之也)

儀父書字貴之猶蔑之盟也邾小國而能固盟守信是可貴也春秋無惡於盟惡其盟而無信及私盟而害於義者若邾者可免也巳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林云此齊魯交兵之始焉魯之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

左傳疆事也夫疆場之事苟無大故不書可矣曰
以嚴之何也此見立國有道交鄰有禮而區區要
結不與焉正月盟黃而五月戰奚其好安在盟者
自盟戰者自戰周旋揖讓之綢繆刑牲涖神之約
誓曾無信宿之情故內沒主戰者外削來戰者而
稱及稱人所以致恨于魯之失者深矣魯之失猶
不在黃而在艾之會也子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何齊之敢肆何紀之不可庇乎是書戰奚之意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人嘉之也
季蔡侯之弟也不言弟而言蔡季此見季之賢足
為國輕重不獨以弟故當親親而已有弟賢而棄
遠于陳此蔡侯之過也書蔡季自陳歸于蔡其所
以丁寧於天顯者深矣
癸巳葬蔡桓侯三月而葬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葢蔡季之賢知請謚也胡
傳取之辨疑曰蔡季請謚之事三傳史記皆無之

啖氏何由知之乎是亦臆說而已此言是也若以
稱侯為嘉之則諸君稱公魯君生死皆稱公夫子
豈以不義奉人者邪胡傳謂魯稱公為虛位何獨
他國之君為實尊邪胡傳視諸侯稱公甚重故前
貶衛桓此取蔡桓而不自知其釁也三月而葬葬不如禮不能
以禮葬乃能請謚乎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伐邾宋志也
齊魯正月盟而五月戰邾魯二月盟而八月伐魯
之伐人陵與國又甚于齊之利紀而讐魯矣然則

奚之戰齊之輕魯魯不但無所愧耻又且效而尤
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年冬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經不
書殊不可解夫春秋所書弒君者一國之變天下
之通惡也故特正首惡之名以懲亂臣賊子若鄭
忽則異于是以應立之世子諸侯必不使之立乎
其位宋挾祭仲逐之于前魯衛陳蔡再伐之于後
逆矣據巖邑逼之于肘腋之間是內而宗子宗卿

外而方伯與國皆甘心黨亂賊以與嗣子爲難非一高渠彌足以死忽也故不書高渠彌弒君者必欲治鄭之事將有甚于高渠彌者在若止誅一高渠彌則突可分罪而宋魯陳衛諸國之罪亦俱解免且無以見當日天下之亂遂至于此也是故齊討子亹殺高渠彌俱不書非謂殺之不當正以爲非治鄭之本源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襄）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水名）

縱其夫人會所私之人又以其夫人之所私人之國不仁之人天奪其鑒桓之謂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春秋之中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婦弒其夫者則文姜獨也先王謹男女之防未必皆有死亡之禍也而死亡之禍恒于是生禮之不可以已也夫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杜云丁酉五月一日）

公何爲如齊公何以薨齊魯之君臣迎喪而泣可但已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自秋徂冬魯人之所經營者葬我君桓公一事而已春秋書秋七月于上書冬十有二月于下非無意也蓋隱然以問之恬然卽安之臣子也自公羊爲讐在外君子辭之說而人理亡矣

魯桓竊位十有八年推刃于隱而兄弟之倫亡王聘不報王喪不奔王貢不至而君臣之倫亡以婦

從人捐棄廉耻而夫婦之倫亡至于成宋亂助鄭突辱太廟假許田更不足誅矣隱桓之世亂臣賊子相繼至于衛宣齊襄習于鳥獸行恬不爲異而人理絕矣是中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諸侯也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三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彦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評　東海范　驤節

莊公

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穀梁以爲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公羊以爲隱子也左傳以爲文姜出故也胡傳以爲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吾皆以爲未允魯莊遭桓公之變正當即位以示君臣之義奬率臣民灑泣枕戈以報齊爲事即位何害于義至于爲文姜出而不忍即位更屬私意若上不請命則春秋時十二公之通罪又不當獨罪莊公且夫公穀左氏所言者當日不行即位之意胡傳所言者不行即位之理且謂絀而不書似乎原有是事而夫子削而不書也有事而後可以見是非削之又誰知有是事邪

三月夫人孫于齊文姜

胡傳謂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夫魯當國之臣不能責文姜久矣且魯不能讐齊又安能責文姜耶今而孫于齊者是姜氏之意也以其不安于心爲桓而去不比于歸寧故言孫非眞逃魯而之齊也初時文姜身負大逆猶有懼心其後莊公爲之主國人無如之何屢會齊侯無復忌憚矣故孫齊乃責魯人之詞非所云全母子之恩也

夏單伯逆王姬

左傳以爲逆則單伯王臣也公穀以爲逆則單伯魯大夫也然魯之單伯不再見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亦魯爲主而無魯大夫逆文不應與此異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疑即此人則當以左傳爲正

周有單子見于經國語周有單襄公單靖公單穆公然則單氏葢周之世卿也而魯之單氏無聞焉則單伯之爲周大夫無可疑者諸家必欲謂之魯大夫事無據

書逆者對逆者而言之也昏禮必有逆者紀裂繻來逆女是也王姬歸齊有王人送而無齊人逆非不逆也不忍書也於此思之則春秋之責魯者至矣必以為魯人逆殊失之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云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錫命之始

桓畢世無錫命則畢世非侯榮叔之命胡為乎來也是時齊新婚于王而禮成于魯故錫命于桓蓋以慰藉魯也王此時已明知魯桓之不得其死謂魯人不能忘齊故以錫命觧釋之然則桓之簒齊之殺皆王之所安而不欲聞者也故王不稱天榮叔稱字非敢貶王予榮叔乃畧其事也所以然者錫諸侯命重事也重事而輕書之見王之自褻也陳氏曰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猶有治不修貢之事焉書來錫命猶治不稟命之事焉君子葢有感于此而非徒以為譏也

王姬歸于齊

魯讐齊當在桓死之初告之天子請之與國魯之君若臣寢苫枕干共劾同讐之義則是非當有所歸乃彭生之誅除巳遂桓公之錫命巳來上下恬然安若無事故王不復以魯措意安然使魯主婚魯不復以齊措意欣然奉承王命齊亦不以魯措意坦然成其嘉禮魯自以為尊天子結大國而不知齊人掩口笑之矣

畧齊魯之事而觀婚姻之禮則王姬于歸雍郁有文寵之以王卿主之以列辟肅之以築館葢若是其嚴且重也此王化之基人倫之始春秋中人治之大者不專為魯也胡傳謂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是侯封之君重天子之女輕非大公之論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三邑皆紀地

魯方百里者五皆此類也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郱邑杜註慶父莊公庶兄是為仲慶父即共仲其後子孫以字為氏仲孫氏之祖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又謂之孟孫見春秋疏

兵力無餘不宜伐于餘邱兵力有餘不宜先于餘邱魯之忘齊直是不以為讐非為力不敵也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目之以示義猶曰為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讐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

卒王姬魯有事也于王姬厚矣厚王姬所以厚齊有無父之國則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禚齊地左傳書姦也

今日之會莫能禁之則前日之孫孰能廹之故知如齊者是姜氏之志而以為孫者春秋之文也姜氏不悔罪狂行於國中魯人何以彭生藉口乎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子閔公立高氏曰觀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溺疾之也不能讐讐且與讐會師伐天子之所立至此而魯之人心盡亡矣爾于君父何有人亦于爾何有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為天下主越七年乃葬說者以為王室多難然不嫁王姬乎汲隨程氏曰東遷之初尚有志于歸葬已而削弱益甚故于此始葬為得其情不能歸葬而王室可知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紀邑

此小國廹于強暴不得已而為存宗祀之計也可哀也紀侯安季于齊而去國之志决矣此入齊也可以為難乎故知謂凡言入難辭皆非也歸入有二義有乘隙而入者許叔小白陽生是也有自他而附者紀季是也歸入同自外來而義各不同

冬公次于滑鄭地杜云此書次之始

左傳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君父之仇不量力雖無援猶奮也苟能收紀以為吾用魯有存亡

之誼紀切同舟之怨安在其不可爲也徒交焉是魯而已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襄于祝邱魯地

婦人享諸侯事奇齊侯越境享于婦人又奇季友慶父皆桓公子醜顔受之殊所未觧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遇于垂鄭伯三傳無文爲矣爲儀俱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紀侯大去其國

陸粲謂去有閔之之意焉是也然以大爲名非也紀侯之去議者不一吾之所以原紀侯者謂其夫人在殯齊師未加時猶可以豈然委而不顧者蓋既不能守宗廟因不敢私其身于其志爲可哀也左傳有大歸之文大去原無可疑

六月乙丑齊侯襄葬紀伯姬

滅紀之役公羊以爲春秋賢齊襄復九世之讐也然乎曰不然也紀天子之建國也齊卽讐紀亦讐其子孫而已土地人民固不得而有也乃紀季入

于齊則受之紀侯去其國則舍之紀伯姬卒則葬之于紀之子孫無所問而惟紀之土地人民是利復讐固如是乎

齊襄何人而葬伯姬齊人葬伯姬而伯姬父母之國何在齊人之葬伯姬不受也齊人葬伯姬而伯姬之恨乃益深矣魯之爲國蓋是非羞惡盡亡而不復存者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襄狩于禚公穀云齊人者齊侯也

此齊侯也而書曰齊人春秋不忍對莊舉齊侯也自是凡莊與齊襄同事俱不稱齊侯胡傳從穀梁卑公之說非是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傳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婦人無外事曰會曰享可以爲名乎羞惡之心何至今日而始亡也

秋郳犂來來朝郳小邾子此時尙未王命

冬公會齊人(襄)宋人(閔)陳人(宣)蔡人(哀)伐衛
齊襄烏獸之行凡人羞與爲伍宋陳蔡且與連兵結黨犯天下之公惡拒天子之嚴命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未有亂于此時者也公羊傳云不言納衛朔辟王也桓死之年莊公纔十三童蒙之子未可責也故其罪魯之臣任之假令文姜悔罪齊襄歛跡則國之大耻或有爲其母諱者乃會禚矣享祝丘矣如齊師矣既巳成人而恬無羞惡之心且與連兵伐國以抗王命不共之讐置之若棄姜氏無

大莊公無父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林云書救始此自救衛無功王命益不行于天下)
子突救衛天子有字小疾惡之心焉故書字貴之王救衛不能不爲天下笑乎不然也天下者王之天下救雖無功天下知有王也但王不能固守其義一救而遂置之爾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王師救衛朔何人入衛苟非周天子之天下則巳不然者朔何所逃誅焉穀梁曰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亦不必如此說凡諸侯失國歸國鮮有不名者要之朔直是不當歸耳故不言歸見其以強力抗天子也
秋公至自伐衛
去冬出今秋歸用力亦勞矣乃至自伐衛也公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之說非是
螟
以是時之天下論之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絕矣時

事之所急葢有重焉者何有於民然螟則必書聖人之心葢無時而不念小民之依也苟無民即三綱無所托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當是時諸侯所爲絕君臣父子而力圖之者此而巳桓之郜鼎莊之衛寶父子一揆也
魯與齊同伐衛同抗王師同納逆侯暴師經年用力亦勤矣乃寶爲齊人所得魯豈分其棄餘則不但齊無魯衛惠亦無魯矣是魯不但不能爲義亦

不能為不義見輕若此何施面目胡傳但知罪其有欲貨之心而不知魯無貨之可欲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非也當以公羊為正星隕如雨衆也故以為異）

夜明星雨變異之大者此有天下者之憂也

秋大水無麥苗

災異與天修救與人民以食為天未可委之為適然之數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穀

於是以會為常齊魯不恥士民不異如此而不亡者自古無之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曷為而次于郎邪魯有師也有師而不用之於仇讐不用之於保境安民而用之於親讐以伐同姓之國蓋王是而魯亦為陳蔡所輕矣輕之故不至徒俟之不亦無顏乎

甲午治兵

見輕於與國我之士卒亦解體矣強為整旅亦何振之有

夏師及齊師圍郕

以伐國論之師必有期安有暴師逾期以千乘之君輕身待讐人之命於境上彼齊人者從容自如至夏師始出不知魯之君臣何以安受

郕降于齊師

次于郎為伐郕郕人知之矣俟陳人蔡人不至郕人知之矣暴師不退以專為郕郕人知之矣圍郕

者我也受郕者齊也玩魯如嬰兒蓋不獨一齊為然矣

秋師還

自春正月以至於秋暴師於外不義而動疲衆而歸一年經營損我同姓之國益讐齊之強而已故不稱公醜之也稱師恨之也有滅國之師而無父子之意魯且如莊何（胡傳師為重義繫於師故不書公非是）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齊襄）

無知不稱公孫是篡國之嗣從人費石之紛如孟

陽皆指軀死難或以方之齊莊之賈舉州綽等非也賈舉州綽諸人乃不得不死是格鬬而被殺者也徒人費諸人乃可以不死不肯避死以求全其君者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費等有焉然而不為春秋所錄者何也蓋小人服役于亂君非有事君之義不足為國家輕重故春秋畧之未必皆逢君之惡者胡傳責之太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之使連稱從妹閒齊侯其包藏禍心久矣然

不旋踵而見殺則亂賊亦何益乎然曰齊人殺無知則千乘之主見弒等于狗彘而莫之恤亂臣賊子奈何不接踵于世乎

無知之逆天子不問諸侯不討苟非春秋明正其罪天下萬世亦安知齊無知之弒其君邪何也史散時遠則事難稽齊襄淫暴不臣議又易淆也有春秋而是非始定無知之罪始明此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或曰無知不為雍廩所殺乎亂賊何嘗逃死曰齊人殺之耳非天討也彼且以為

適然之不幸而未有所懲也胡傳謂人者衆詞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夫謂人人得而誅之是也謂人人誅之皆能討賊非也不然則凡弒君者有幾人不見殺乎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魯地

魯莊即位于是九年無歲不以齊為事大夫之盟是亦不可以已乎偏好親讐雖齊人渝盟不耻汲汲若狂是其性與人殊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公穀云無子字糾不稱齊不與公納齊子糾也

糾白二人之事議者紛紛或以為皆僖公子或以為皆襄公子或以糾為兄或以桓為兄欲文致一人之罪而牽強附會殊令人可厭凡事可以理斷如為僖子為襄子則隔世次或為弟或為兄則分長幼此可以臆决乎春秋舉事論大義書公則事為莊之事是非莊任之安有魯莊而可以與知齊難乎公伐齊納糾是為有意安定讐人之國家乃莊之大罪也其所以既盟而又戕之故及糾之應稱子與不應稱子皆不必論也即就齊事論之糾

白皆非應立之人爭國皆爲可誅不得已而論其次則以能安國家者爲貴其爲長爲少爲兄弟非兄弟可不必論也必欲定二人爲某公之子某兄某弟吾以爲皆第二義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入者自外奔趨之詞國亂無主人有競心此方納而彼巳入得則爲之而巳矣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侯國弑逆不聽斧鉞于天子不俟錫命于王朝諸公子乘隙爭竊欲納則納欲入則入捷足者則得

之以此言之則糾白又何長幼之可言程子謂稱齊小白明當有齊則齊無知齊陽生豈亦當有齊邪故書納子糾者不欲公納讐國之子也書齊小白入于齊見齊猶有爭國之公子公之納可巳而不巳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

以諸侯葬則亦葬之而巳矣公羊疏謂痛賢君不得以時葬豈以齊襄之淫拒王師納逆朔戕魯桓爲賢乎好惡拂人之性無甚于斯言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時水名齊地

小白入齊齊巳有君又可以爭乎必欲爲不義之戰以快一逞竟以取辱名實俱喪無如魯莊者沒公不書深耻之也自是而齊魯之怨成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賈逵云稱子者愍之洪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此言是也故子糾如子儀子適之類只是名耳非稱之爲子也

春爲蔇之盟夏爲齊之伐秋爲乾時之戰九月齊人取而殺之穀梁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

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爲公病矣此言是也君子之于人也力能庇則庇之力不能庇則辭之既庇之而又殺之獨無疚于心乎管子天下才也魯之爲糾又甚力當齊亂未定借魯立糾宜有餘力乃既不能乘機定糾又不知魯之不足以庇糾束手觀望殆不可曉豈時未至雖豪傑無所用其才邪抑亦度糾不足與有爲且念鮑叔有成言故不肯盡死力乎

冬浚洙

浚洙者畏齊也伐齊之氣安在魯之謀國者何人可憐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魯地)

公敗齊師內勝之詞也兩軍角力而有勝負則書敗其常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是矣魯爲齊殺糾畏齊浚洙氣靡色喪遂致強敵壓境賴有此戰庶幾得以顏色視國人耳雖然爲國不得其道雖能敗強敵如齊桓猶之無當也此春秋微意胡傳乃謂善爲國者不師而以詐謀取勝爲譏夫救國之患惟力是視齊人三鼓兩刃相接可以詐爲譏乎戰之是非在致戰之前不在兩陳相搏之頃也以齊之強小白之爲君也而魯能敗之況執大義以討齊襄何患不克有甲兵而無父子是春秋之所隱恨于魯莊也

二月公侵宋

侵宋傳不言其事考之於經宋者是莊五年所與同伐衛之黨也此之侵非爭小忿則貪小利時齊怨方新又無故而啓宋之釁嗟乎世之人以利交

者未有不以利疎獨一宋魯爲然哉

公侵宋無益之師也內疲其民而外無損于敵以是爲公病矣徒使伯者因之以爲資可謂愚也已

三月宋人(閔)遷宿(林云此遷國之始)

遷者迫逐之詞天子不能有其建國強淩弱衆暴寡小國相率以淪于亡可勝誅哉

凡諸侯兼併小國以爲強也而君子惡之謂其所爲強者非其所以強者也立國之道禮義而已矣棄禮義而恣淫虐如宋殤亟戰焉而死齊襄滅紀焉而死宋閔遷宿焉而死衛惠抗王焉而子孫宗廟屠戮于狄人數君之所爲非以召亡也歟君之取亡亦非以虐小也不仁不知無禮無義是其亡之本也彼宋襄者是又慕仁義而失之非仁義之罪也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閔)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

敵未陳曰敗某師傳有是言矣此釋敗敵之義耳非謂敵未陳必不可敗也敵之敗我之利也曾以是爲譏乎且既成師以伐人無時不當戒懼今不

罪不整取敗者而專責用詐敗人者有是理乎傳例

在十一年

疆場之事一勝一負負者不足論勝者亦未可恃也前敗齊師于長勺今敗宋師于乘邱魯之兵力何嘗不加于齊宋然齊之伯氣方新魯之服從伊始則戰勝之威安在邪有千乘之國而不知所以用之聖人以爲魯病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左傳息媯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謂楚伐蔡以獻舞歸林云此書荆之始亦荆猾夏之始

荆一入中國而執侯服之君如孤雛腐鼠天下之亂于是極矣此後齊桓九合諸侯召陵服楚中國始有禮義夫子曰一匡天下豈不信哉

此荆憑陵中國之始獻舞以侯服之君執辱于夷故名恭賤之也此夷夏之大變春秋所憂也胡傳謂逃猶有恥焉荆師奄至期于能守不能守而見獲非得已也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至是蔡侯竟爲楚所執三十年之預防不能當荆人之一戰從來有空文而無實事者未有不至于决裂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林云此滅國之始

王氏經世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專以威力虐小侮弱其後雖能存三亡國功不足掩罪矣

春秋書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荆之所爲齊亦爲之此責齊桓是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魯地左傳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敗之

宋以私怨侵魯魯以積怨召侮皆誅也僥倖于一勝非所貴也時齊方圖伯宋魯不修德義自强乃爲不義之戰而兩歸其利于齊是可嘆也書曰戰伐之事聖人所重且見宋魯兩大國其所圖維者如此而已謀國有道兩君不知宜其役于齊也

秋宋大水

書鄰之水以示相關之意莊能弔之猶有古意苟能推廣是心則患難相恤豈但不相侵伐亦何强暴之敢凌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亡矣紀侯亦亡矣叔姬不安于父母之邦而歸死于酅不但婦道之始終全殆深有恨于魯乎是故終紀侯之世而歸于酅書歸于酅嘉之也隱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弑桓公御說

仇牧非必能勇也義形于色不顧其死食焉而不避其難牧無媿焉足以愧人臣之臨難苟免者不必謂其生而存足以制逆萬之死命也

宋督仇牧皆爲宋萬所殺經削督不書是知春秋予牧也杜謂其不警遇賊無善事可褒非是

王氏曰左氏宋公相靳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則戲謔之談意外之變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出奔陳陳受之也夫獨非君乎何受于亂賊而庇之至于得賂然後歸罪人衛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至言哉

殺宋萬不書胡傳以爲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汪氏謂以狙詐殺之非天討吳臨川謂賊逝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夫陳人受萬其爲黨賊所不待言但書出奔陳則陳罪已見至萬之逝于陳視州吁之從容如陳謀朝王不

有間乎石碏之告宋人之請一也其必用賂而後得則陳人之罪爾宋何以愧于石碏姜鳳阿又謂胡傳必責國人一意亦所未喻宋萬既弑又立子游又用師圍亳其勢亦非易取宋人能破其師殺其所立視衛人甘心奉戴州吁不啻懸矣萬之出奔盡力足以逸而去之非宋人故縱之也請于陳而戮之宋人之義完矣不書宋人殺者所以免宋人以存天子之刑章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

交會于北杏 齊桓林云表裹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而爵始伯之詞自是無特稱者矣

齊侯何以書爵正其能會諸侯也夫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會是也諸侯會所當會何以稱人諸侯無周久矣有伯者出而後聽命之不遑故不得與齊侯等同列之尊也同為方岳不能恪共王命而俛首聽命于人所謂人役也書人以賤之非謂其不當為此會也嗣是而單伯會伐矣大下始知有天子之討又嗣是而單伯會諸侯矣大下始知有天子之尊此齊桓所以一匡天下不獨

服楚也

會而不盟莫敢不服不足與盟也諸侯有背者吾得執義而問之亦不賴盟也此齊桓所以制服諸侯而成伯者之事也諸侯有愧色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王伯何以辨王者覆冒無外利天下而不私焉伯者以力服人而自為吾力所不能兼則挾之以為名會盟之諸侯是也彼力所不能抗則剪之以為利譚遂諸小國是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夫有一毫為人之心此伯之所以可惡夫子取之亦聊為其能存王耳非得已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 桓 盟于柯 林云曹劌劫盟

會而盟之猶有敵國之禮焉諸侯不能得之于桓而齊侯不能拒之于魯嗣是而桓復為盟蓋以文視柯也是役也曹劌劫盟齊桓氣懾一劍之任賢于十萬師臣之係于國家豈輕也哉柯盟之譎視長勺之詐何如康侯獨不以為譏何邪

十有四年春齊人 桓 陳人 桓 曹人 莊 伐宋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宋人背北杏之會伐之是也諸侯何以稱人春秋蓋傷王法之終不復伸于天下也何也齊桓者伯諸侯而尊天子者也北杏之會伯者之勢已定此後奉天子以行事必有赫然共可觀者乃摟諸侯以伐諸侯不過背會之宋人伯亦奚取焉胡傳謂其稱人為將卑師少是以制用兵而賦民薄方伯之國事不涉于天子雖兵有制而賦民薄何關于

天下之義而春秋取之邪春秋之取伯凡以為王
也故北杏之會嘉其能將率諸侯伐宋之役譏其
先巳私而忘天子

夏單伯會伐宋林云于是諸侯初用王師

伐宋非王所急也然而單伯會之者蓋以應伯臣
之請也郭子儀請補一吏不得以為上待我厚不
疑我使王乘桓初起與之共明大義桓方尊天子
而內有所主外盡其力共功烈必有可觀惜也王
不自主而待意于桓王伯異道可嘆也夫

單伯之會伐何以無譏曰北杏之會桓之所以為
伯也宋人背之故齊桓得藉口于公義而挾諸侯
假王命以伐之春秋亦姑以其名為存王之用蓋
自子突救衛無功王師喪氣齊桓假單伯于會以
示天下之有王功亦不可泯也自隱桓以來王室
日卑以空名寄天下者特此耳

秋七月荊入蔡左傳蔡哀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二子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

息侯以蔡侯慢其妻而導楚伐蔡蔡侯以息侯執
其身而誘楚滅息息嬀又為息侯恨蔡而激楚人
禁蔡息以婦人覆國楚人以婦人伐國此所以為
夷也季氏私考謂蔡者楚所由窺中國之要道苟
非得蔡不能長驅中原此天下之大形勢其論甚
善但楚夷此時未必即有大志且伐宋伐鄭伐許
伐陳不聞皆假道于蔡也

冬單伯會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惠鄭伯厲于鄄衛地林云夫婁之會二此諸侯會王臣之始

以此會徵單伯決是周大夫不然魯安敢以大夫

會伯主而安坐自尊邪

左傳是年鄭人殺子儀經削而不書是故苟不當
立雖竊位十四年春秋不予也然則突無不書豈
予之乎突有諸侯之事焉春秋雖欲削之不能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
會于鄄衣裳之會三齊桓始伯

王臣主會而來同之義著諸侯會伯而伯主之體
成

夏夫人姜氏文姜如齊

姜氏之罪不容于死桓即私親不能為伯討亦不當訓正之乎

秋宋人桓齊人邾人父儀伐郳

伯主之舉事有權不徒藉王之名已也如郳之伐所謂權也傳曰諸侯為宋伐郳是伐郳宋志也齊因徇宋之意而為之伐之為宋伐郳者正陰收宋使附己也收宋所以收諸侯也臧文仲曰與人同欲盡濟此類是也胡傳謂未成乎其為伯則于伐郳之意何居

鄭人侵宋

宋鄭冬春再會而秋侵之何以會為矣與宋故有怨伯主方聯異為同合諸侯以尊天子鄭人忘兩會之好復尋兵以解成約猶隱桓之世故態此見人心習於怙亂而伯之經營不易為力也鄭突以篡得國法當首治齊桓不能倡明大義釋其重罪而彼反修其小隙殆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邪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林云齊楚爭鄭于是始

鄭人背會好侵宋其心固有不齊齊桓首治諸侯之不率者則伐鄭乃齊事猶以宋主兵此齊桓收宋猶郳志也猶之用師也不能聲罪致討而大義不光矣

秋荊伐鄭

入蔡不已又禍中于鄭荊之勢益火燎于原矣荊懲又安可已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宋地左傳鄭成也林云衣裳之會四齊桓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

會不稱公胡傳以為諱之惡失信也杜註以為微者皆非也北杏之役會而不盟鄄之會亦然其時齊桓始得諸侯未知諸侯與之否也至此則諸侯漸已懾服于是大合諸侯而同盟焉同盟者諸侯同心以尊伯主也于是伯勢始張舉天下之君侯而稟成于伯主浸尋之極至于列辟之尊而稽首

于伯庭此一會也大合諸侯君臣變常之始即桓之初心亦不知其遂至于此也勢也春秋傷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此見非常之事非人臣所得專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郳子克卒（儀父卒郳子瑣立自隱公元年入春秋至是四十五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左傳鄭不朝也）
諸侯有相朝之禮況伯主乎鄭敢于不朝安可不問但鄭突負篡逆之罪舍之而不討發怒于不朝是謂舍其大而誅其細故曰齊人執鄭詹病失之于始也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詹不能以義懾齊人又不能守死不屈倖逃苟免以爲國羞故書逃以懲人臣之不知恥者但詹不足論也魯之受詹則未爲非也胡傳乃謂其首叛盟而受其逋逃爲虧信義不亦過乎
冬多麋
桓莊之世無歲不有外事民力何得不困而又多麋害稼其何以堪故志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書日）
不言朔不言日穀梁以爲夜食近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杜云戎來侵魯人不知去乃知之故諱不言）
（其來林云魯婦治戎）
邊臣不戒敵至不知以爲國禍千古一揆可恨也公追戎病公也以方岳之重親與犬羊從事于車馬之間雖勝不武矣血氣之勇非所以爲國也
秋有蜮（短狐也含沙射人爲災水中淫氣音或廣韻音蜮顏師古曰生于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

（[illegible]也）
非氣致異災未有無因而至者求其端而謹之可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年王室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伐王立子頹王處于櫟）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媵陳人之婦細事也盟諸侯重禮也媵陳人之婦者可以盟諸侯乎且幽之盟口血未乾此又何以

盟爲毋亦以受鄭詹之逃有不釋然于心乎不然此媵微事何書焉卒之無益于事而失好啓釁不亦拙乎春秋之所責于魯者不能强于義而受驅策于齊若此盟者所謂不能以義自信其是非不足言也胡傳專責遂事之非未深合經義也是役也齊宋以爲不可則如勿許既許之盟而又伐之何居

夫人姜氏文姜如莒

婦人無外事父母不存雖父母之國不得歸寧况

異姓之國乎襄桓既死姜猶不戢魯之閫門如此尙何欲抗顏於列辟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稱人非大衆也稱西鄙非深入也所謂薄示之警使之自謀而來也魯于是乎爲諸侯所輕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杜云大火曰災

春秋記災異不獨記魯而兼及各國聖人謹凜于天人相與之際畏天之威不敢以鄰邦而忽之也

公羊傳云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雖論災與左氏不同但齊之災未爲異也而何休詳及魯任鄭詹文姜淫莒齊桓內淫之事以爲感召所致所謂强作解事者邪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林云齊始治戎

時王室方有子頹之難齊舍之而伐戎余初謂其勤兵于不急之地以爲燕討由今思之殆非也魏

絳曰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凡懷伯王之遠畧未有不欲倚兵力之有餘者戎之伐殆亦魏絳之意乎時桓新得諸侯戎狄未賓楚人方訌桓力未能及楚故且先求制戎以張其威非爲燕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左傳鄭虢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厲公卒子文公捷立

是時王室有子頹之亂齊桓不問鄭虢乃能平定王室執燕仲父殺王子頹差足快人意天子既受

其功聖人不得不寛其罪是故法不亟行後有功則難議罪功不亟賞後有罪則難議誅古今之通患也

鄭虢內靖王室之難外銷伯國之謀可以爲大功經何以不書曰鄭突奸人之傑者也其心未肯屈服于桓故鄄之會幾罷而侵宋之師與及鄭詹以不朝受執自力小無如齊何故亦自合虢以靖王室盖欲以是抗桓非真能爲王也春秋以爲事公而心私故削而不錄不然鞶鑑之賜王寵也不能懷寵保功而且以是惡于王則其心居然可知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赦者君子不得已而用之如大兵大荒大亂大疫之後小人之情或有可矜而霜雪之後不妨更始間一行之可也若無故肆赦是爲惠奸君子不取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程沙隨曰婦人之謚從夫文姜別作謚以其得罪于先公此説是也文姜之事魯人之心未嘗不明然而不能斷者莊公難與言也自是婦人遂以別謚爲常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杜云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左傳御寇太子也曰陳人殺之則非君意可知衰亂之世君不能有其子變之大者也

夏五月林云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聯十年書十一月左氏無文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魯地

結不宜盟齊侯而盟之則辱齊公不宜盟高傒而盟之則辱已從之盟結爲之也結不爲鄄之盟傒又安有防之盟哉故曰君子愼始

冬公如齊納幣

二傳云親納幣非禮也而況于娶讐女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齊豈莊之所宜至邪

祭叔來聘

以祭叔敵公尊崇天子之義也此與凡伯南季渠

伯糾仍叔之子家父王季子不同者彼施于所不當施故稱王稱王者見其出于一人之私意所以病其失此則修常禮耳可不言使也若是私交經亦當不以聘禮書之春秋不以禮假人

夏公如齊觀社

千乘之君棄尊處褻有如見戲謂國家何程子謂昏議尚遲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葢齊難之亦是想當然耳卽如所云亦非所以爲名矣曹劌之言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

之非是君不舉矣其不欲公之屈于齊也此其爲臣豈甘爲人下者乎惜乎莊不足與有爲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經有卽事以見是非者有是非在記事之外者如荆人來聘是其一也荆人之罪在于猾夏僭天子藩封之臣在于內尊王室外威戎狄若其來聘不過交往之常葢是非之所不及焉然而書之者楚人忘其強僭之罪而敢狎諸侯魯人忘其尊攘之義而受其使節皆罪也故經書荆人來聘而畧其君臣以示斥遠之義則魯可知所謂是非在記事之外也胡傳乃謂聖人嘉其慕義故進之何所見之小也于此見宋人之易與而北與遼講兄弟之好西與夏結父子之歡浸尋之極以至于稱臣奉貢而不耻葢皆樂與人爲善之說爲之流禍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齊地

蕭叔朝公

劉氏曰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

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伯姬會洮此之謂非其處伯姬朝子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緐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鄭地

胡傳引程子之言謂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盟

好也夫公已納幣婚姻已定又安用要結如謂齊人有疑則桓不欺曹柯之盟而欺公之婚乎且公之觀社過穀納幣盟防其示齊之輕也久矣又何疑焉故扈之盟瀆詞也而莊書之姑以存體焉爾彼謂桓盟不日而於此又不能通公羊以爲危之范甯以爲慶之皆不規於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丹楹刻桷惟恐不麗後死父之飾以美譬女之觀莊不顧訕乎一書再書甚之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婚禮人道之始有常禮有常期如魯莊者益以爲私視之樂耳夏迎秋至不爲不久而又不與夫人俱至所謂如齊親迎者何人不正其始能要其終乎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

姜氏入悍詞也譬女廟見其謂先君何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戊寅大夫宗婦覿是大夫宗婦同覿也用幣是大夫宗婦同贄也事兩失禮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經書羈赤之事似與鄭之忽突同然左傳無明文不可考也

郭公

曹郭之事傳記不同缺之可也

姜鳳阿事義全考云桓公始伯嘗一伐戎而戎侵曹不能制故戎制諸夏靡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紓立讀

衛朔不書葬春秋削之也凡以侯葬者皆有罪必書衛朔非侯也抗王自立誰授之爵而可以侯葬之乎然則何以稱衛侯其以侯接諸侯也諸侯侯之國人侯之聖人安得而不侯之朔之非侯未可以口舌爭而其實不可假也故于葬而削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傳曰非常也唯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鼓陽氣也言充其陽也刑牲則陰矣非助陽之道也用牲小失也而書之者見君臣無真正修省恐懼之意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林云內大夫出聘之始杜云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是時魯無戎禍而齊方剏覇然則勤兵于遠是亦可已而不已者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此殺大夫之始

穀梁曰大夫而不稱名姓曹無大夫也按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也然則其君可以專命者不可以專殺乎曰非也不專殺大夫者所以崇大夫也且皆命于其君者天子命之命也是亦天子命之也受命于天子以有其大夫而專殺無忌是小國無王章也葵邱之令曰無專殺大夫但既曰大夫即不可專殺未嘗分別命于天子與否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傳曰戎與徐合兵為魯患此蓋以春伐戎臆度之耳兵革相尋何日之有非君子之急務也是時齊桓主中國而序宋于上者此見齊桓順適諸侯之意猶伐郳之心非君子大居正之道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
屬詞伯姬以前二年歸杞至此會公于洮冬乃歸寧皆為杞伯來朝之地也亦臆度之詞耳新婚之

國何遂至于不得覲而煩婦人乎卽云爾亦但有伯姬歸寧請之耳安能屈公至洮乎總之婦無外事有事于洮杞曾胥失不足深論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鄭伯（文）同盟于幽（衣裳之會五于是衞不同矣故知凡同者皆指其見在者而言之也非大同也）

同則有不同矣桓以尊周爲名而諸侯有不同焉則伯亦愧矣威力不可以要其終有如此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云避內難也穀梁云諱出奔也）

以左氏則譏也以公穀則有托而行也季子賢者未應違禮公穀之說殆有所本與春秋書之其微詞以著魯之亂乎

外大夫不卒內大夫專行違禮者俱去族如翬溺是也今友稱公子原仲稱字絕無貶疾之意故知春秋無惡于季子也然曰如陳葬原仲所謂以微罪行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云歸寧也有常禮矣有當來之禮而後有不當來之禮當來者先王所以體父子之親不當來者先王所以謹男女之防載馳之詩雖有至情不敢越禮女妄違之遂以階亂有國家者亦致謹于閨門之內而已矣伯姬父母在歸寧禮也既有歸寧之禮非有不得伸之慈愛胡爲乎爲洮之會乎書曰杞伯姬來所以正洮之失也胡傳乃謂不當來其又以行禮爲譏乎

莒慶來逆叔姬（杜云慶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衞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桓）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左傳王使召伯廖賜桓公命且請伐衞以其立子頹也齊人伐衞戰敗衞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伐書日重王命也戰書及志衞惡也奉王命以討有罪衞不悔禍悍然逆戰強侯無君又不獨一射王之鄭莊已也戰而敗之折逆侯之氣伸天子之威桓于是有功于王室矣前此嘤桓以來後此文襄繼伯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未有也然書齊人

而不以爵舉者何也衛之罪重當執之歸命于天子以聽斧鉞非止薄伐而已視古者六師移之之職有所未盡焉耳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胡氏謂稱人爲將卑師少失之桓方翼戴天子敢不執行予左傳謂取賂于衛楚人因印堇而獻諸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鄭人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彼偏邦之夾也猶知愛國體而避貨賄之名桓創伯之英主也豈其知反出秦人下哉必不然矣

穀梁曰衛稱人以敗不以師敗于人也按泓之戰宋襄以師敗于楚人艾陵之戰齊國書以師敗于吳奚在不以師敗于人邪若以吳不稱人爲辭然則例所謂舉號者又進于稱人矣凡此類皆拘例之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文公蘧除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林云會諸侯救始此

入春秋以來諸侯連兵伐國者有矣未有能倡義而救之者也諸侯相救于是乎始于是將奔桐邱之鄭獲安其處屢入中國無忌之楚烏集于幕矣子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有以也夫

冬築郿

有因修築以救饑民者是或一道未可盡譏也

大無麥禾

蘇頴濱曰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螽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胡傳歸

咎于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此責人君則可非經之本旨也大無麥禾是天時之不收卽不脩用猶大無麥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葵邱之令曰無遏糴於此猶想見古諸侯恤鄰之義焉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穀梁云言新有故也有故是可以不新也去年大無麥禾至乞糴于鄰而猶爲此無益之舉是亦不

可以已乎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滅矣而卒紀叔姬叔姬紀之媵也而何以卒之也存亡之際節義所貞聖人隱焉一叔姬足爲春秋重人不在大也記曰君子表微叔姬以一媵女而著于春秋于是而知節義之于人甚也

城諸及防

傳言時則時也諸家必以爲譏然則國家可無城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胡傳以公救但有例字）

救鄣也不能救何次次而不能救損威已大趙汸前謂莊能師能師者固如此乎不書公不書師以爲無所事事之也杜以將卑師少直言次亦未是

秋七月齊人降鄣（正義以爲附庸小國）

次于成救鄣也次者白次降者自降齊不但無鄣并無魯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姬以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八月始葬婦人之失所未有如姬之甚者

聖人憫執節守義窮死而無告者故書之詳以叔姬之義至今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無儆戒之實意故不知用牲及于社之失而遂習

爲恒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地）

左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降鄣則不顧魯伐山戎則與之謀是直役使之而已矣

齊人伐山戎（左傳病燕故也）

燕有罪燕之士民何罪狄以不治遂入而滅邢滅衛若使戎肆其惡而病燕不已必且漸而蚕食諸國將受其害者不獨一燕矣況齊燕比鄰又爲切膚之患邪故燕之罪不可宥而戎決不可不治治

燕治戎自是兩事未可以燕之故遂併戎不問也然而書人何也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王者之治夷狄威之而已不窮兵也齊師伐戎至于迷失歸途問知于老馬不已甚乎

二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曰何譏爾師民之所漱浣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有相朝之理獻捷于魯以示自等于列辟欲以辟天子也蓋創伯之始立威不得不嚴故執鄭詹者所以懾久渙之人心伯成之後持已不嫌少降故獻戎捷者所以敦會盟之同好然而非禮矣書曰齊侯來獻戎捷言過也雖然視之文襄之僭蔑諸侯而凌天子孰得孰失乎胡傳執獻之一字謂以下奉上爲聖人抑邀功淺之乎視桓矣獻者相遺之恒辭耳晉魏錡謂楚潘黨曰獸人勿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亦可謂以下奉上乎

秋築臺于秦

魯望國爵位土地不後于齊齊方修伯主之業而魯志日頹不聞有愧厲之意方且恣于遊觀山戎之捷方來而築秦之役再舉所謂自棄者不可與有爲魯之謂矣一書再書三書益深病之不止爲輕用民力已也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杜齊邑

傳曰爲管仲也韓仲納糾者莊也殺糾囚仲者莊

也媚仲城穀者莊也一人之身忽親忽怨倏倨倏恭千乘之國爲齊大夫役春秋如莊何哉小穀不書齊醜之也

夏宋公 桓 齊侯 桓 遇于梁邱 穀梁傳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左傳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故遇然謀楚會諸侯之事經傳不見何也不成會不成謀也此桓之深機也時齊之力未能及楚而諸侯之志未肯協從故托遇宋爲名以沉其機若曰此宋志云爾語云守若處女桓公有焉蓋

自是而齊不忘楚矣春秋善桓之心故書之如此齊未能及楚而爲遇以掩其請會之迹魯未能及齊而輕爲救鄣之次何邪有謀無謀之分于此顯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左傳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日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日臣以死奉般酖僖叔于鍼巫氏是爲叔孫氏

君子諱國惡可以卒則卒之而已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一成之地可以立國一旅之衆可以強兵魯有千

乘之勢而莊不威齊有殺父之讐而莊不怨其性與人殊也微獨不讐齊而一生畢力于齊爲之主婚爲之娶女爲之伐衛爲之受俘爲之圍郕齊專郕而不耻爲之納糾齊殺糾而不顧何愛于襄而屢縱姜氏入齊何德于桓而特爲管仲城穀顛倒悖亂殆不復知有羞惡之事治之以天子之法莊其在所必誅乎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子野未葬故稱名子惡既葬故稱子

胡傳責莊違時不婚是矣而謂般爲孟任所出胡能有定然則嗣位者豈盡嫡出乎且莊以二十四年婚于今八年嫡子不立安得盡歸咎於違時國家之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爲人臣者主少國疑靖共不貳故可以托六尺之孤而措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但是丁卯子同誰非大君骨血必以孟任爲嗣子病是開孽子危疑之漸啟擁戴窺伺之心何可訓也

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林狄人伐之始

戎狄爲中國患浸尋之極至於滅國不知當日中國諸侯何以不能治齊桓爲伯主不知何以坐視而竟不爲之所也胡傳隱二年鄭人伐衛訓字例曰聲罪致討曰伐如狄者亦可謂之聲罪致討乎故知侵伐敗戰諸義訓字則可必於字中取義則遠矣吾所以不滿於胡傳譏詐勝者此亦一徵矣

左傳是年有神降於莘賜虢公土田史嚚曰虢必亡矣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

而壹者也此信道之言也信道篤者觀於原本之地雖有土田之命不可惑也是故知人事者以人事而知神明者以神明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四

夔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彦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　驥節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在位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傳曰不書即位亂故也吾謂嗣君繼立必行即位之禮所以承先君之統重宗廟之托非一人之私也雖遭變故此禮不可廢所以定人心也如元不即位雖曰不忍然宗廟之事有重焉者遍其變以安國家則亦不忍于先君也

齊人救邢左傳狄人伐邢齊人救邢

管敬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此以天下為志者也胡傳以為將卑師少盧陵李氏以為未力于患非是經于桓會盟及大征伐外大率皆書人非盡謂其不善也諸侯創伯號令之始

自出前此未有也臣不干君伯王擅命謂天子何故于桓之事特稱人以示抑損之義所以明伯臣之節以尊天子也葢春秋于桓之事實有取焉凡苟求無已以稱人爲不善之者古今所以鮮完節之臣而任事之臣短氣以此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桓）盟于落姑（齊地）

國亂君幼先君始葬即要結大國以爲自安之計于此見閔亦足與有爲者而惜乎防忠之不深也

（閔有伯國之援而無收于死故外交者無益于內釁是以君子貴于自立而恃人者不與焉）

季子來歸（是爲季氏）

季子之歸君親行于竟與尋常大夫之歸國者不同故書曰季子來歸曰季子嘉之也君與國人之所重也曰來歸喜之也君與國人之所欲也經如此書之者所以賢季子也賢季子者所以重責季子也重責季子者王少國疑重以閔公托季子也季子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于是酖其兄叔牙氏可謂决矣及子般之死也無能爲役而竄身于陳不但食言而愧莊公即叔牙亦不服閔公之立又未有勲焉然其復也書曰季子來歸若是之重之何也葢骨肉之禍聖人所傷魯不幸遭兄弟之變弑者弑奔者奔閔以穉年嗣位左右無親是時可與共休戚者獨季子一人耳有季子而閔有所依矣故于來而深幸之曰季子曰來歸見其以桓公之子叔父之親輔翼冲齡所以志君臣悲喜之情而期宗子維城之助也然經之望季子深矣忘父親讐季子與莊公同之夫獨非人子乎然則宜何

如日力不能得之于莊之君臣如叔肸者其庶幾乎

冬齊仲孫來（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

齊桓既與閔公盟魯國之難幼主之危桓知之矣故惻于心而使仲孫來省難同盟之情于是爲至是桓美之大者故書字以嘉之非聘故言來不言使者內之也胡傳以爲畧之其又以書字爲貶乎仲孫之言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有

國家者以禮自立覲人者以禮爲衡未有或失也故齊桓修禮于諸侯晉趙簡子曰吾于是而知禮之大也自古興邦之君臣未有不謹于禮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闕小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吉禮故言吉禘禘也凡不言吉而此言吉者對喪言之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是也胡傳并譏及用禘則[illegible]矣此直謂莊之服制未終未可禘焉爾未畢三年之喪而舉重祭用盛樂

故曰吉禘屈太祖羣廟之主而就孫食故曰于莊公一事而兩失之矣公羊曰譏始不三年也亦未然莊居母喪未踰年而與婚禮其爲吉也大矣不能三年何獨于閔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有是言矣他日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俎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是夫子方身與郊祭而敢以爲非乎蓋魯郊禘非禮然賜出天子是爲異數數百年相承以爲寵雖獨無尊天敬祖之心悍然議廢孰敢尸之亦孰能聽之且禘不始于閔如夫子以爲譏當在隱之初年不當在此時故知此直是譏吉禘非論禘之是非也郊亦然

秋八月辛丑公薨

季子魯社稷之臣也君親盟于齊以請之次于郎以待之其托國于季子也大矣而季子竟不能防微慮變以免公于死其負閔也不亦多乎

閔何以不葬諸家之説曰不討賊不書葬也穀梁曰不以討母葬子也夫昭公逐死于外强臣無禮于君未有如斯之甚者然昭未嘗不書葬故不討

賊不書葬吾斷謂春秋無此例也但閔不書葬畧與隱同殆不可曉若以爲先君遇弑臣子所不忍故闕其葬以志愧則又不可通之于桓反覆思之大要亦是不成喪耳閔值國家變故以其幼君又未免有畧心則葬之不能如禮春秋削而不書所以懲臣子之慢也至于昭雖不弑而受强臣之禍最烈死半年而始歸歸彌月而即葬中間又有新君即位之事葬如是其速慢忽無禮與臣子所不忍言然而録其葬者所以存先君而不忍外之也

夫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昭公于先公之墓則其意可知也故三公之不得其死也畧同而有埶有不埶其理各異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孫齊不稱姜氏文姜齊女絕之于齊也哀姜孫邾稱姜氏對邾言之也婦德三從哀姜誰氏之女誰氏之婦邾爲誰氏而孫之魯婦人爲國辱故斥言之以著其負罪奔逃之實

公子慶父出奔莒 是爲孟氏

冬齊高子來盟 閔有仲孫傒有高子一年之內再勤大夫桓之爲魯亦切矣高子即高傒

魯頻遭內難新君未立人心危疑國家之隙莫大于是高子以齊侯之命撫而定之立僖而盟以靖國人魯社稷之功也故春秋書高子以貴之貴高子所以貴齊侯也胡傳以猜度齊桓之詞而專歸功于天子高子不以齊侯之命亦安能懾魯國之人心而安定之魯既定乃過君而功臣有是理邪不言齊侯使者與仲孫同且魯以千乘之國制命于齊遣一价之使來盟其君臣不太輕魯乎但此時魯實有內難厚望援于大國者甚急高子之來實有存魯之功齊侯權宜濟事故不以其來盟爲病與前日及高傒盟異書者嘉之也故使盟非正也而有以盟之爲利者高子此來是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之宣惠懿祖父孫濟惡抗天子則無君臣淫宣姜則無夫婦殺急壽則無父子懿又濟之以不才必至于亡而後已其滅于狄也衆之所快不足矜

也乃所以惡于狄者天子失政方伯失職狄人肆惡各有罪焉不相假也

衛之滅也戴公嗣之戴公卒文公嗣之皆衛之遺民所立也是時衛之君臣皆盡所遺男女存者僅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纔五千人耳從古不成國未有如斯之甚者非有世臣百官如衛宣之時也乃共推一人以爲君而所推之戴公文公又昭伯所烝于宣姜以生之子也視衛人立晉不侔矣然經不書衛人立申立燬者是春秋矜衛

人之志而許其復國也故知許叔入許乃爲其所得爲若夫不請命之罪當與諸侯同之但以視之諸竊國者則有間矣或曰衛有罪當滅此又許之復何也曰處分衛事則天子與伯主諸侯之任也立君衛人之事也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高克有罪[illegible]之可也無罪用之可也即[illegible]之而不欲用退之可也乃以[illegible]畀之而不復[illegible]使之潰散而奔故曰棄其師惡之[illegible]後世以邊鄙爲斥遠大[illegible]盧杞之出張[illegible]王欽若之出寇準皆[illegible]人之私[illegible]不顧國家之重[illegible]可勝誅哉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五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龔應熊訂
單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驟飭

僖公上（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言即位國亂僖不行即位之禮故也夫改元即位所以正人君之始也胡傳謂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此語絕不可曉僖如行即位之禮春秋即欲正王法亦安得不書僖實不行即位之禮春秋即欲書之亦安從書之僖公自邾入立左傳云公出復人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然則僖之入與小白同同是乘隙竊國而不稟王命者皆法之所不得原也然小白書入而僖不書則君親與他人不同故左傳有諱國惡之說有補于聖經矣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適有

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已之意而爲之隱故無常准舊史有所避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君與親纔有小惡卽發其短非復臣子愛敬之義有時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諱不諱之義無餘蘊矣或者以爲同是臣子而疑于不可並行者則有說焉當官而行死職可矣義不得避史臣是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臣子之義也夫子作春秋以直道爲是非然是私史非受命于君者故與史臣不同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公穀胡傳稱師曹師左傳稱曹伯）

邢爲周室之懿親又處中國視燕孰重狄入中國爲諸侯患視山戎孰急滅邢滅衛非一日之事也桓伯中國而不能存邢衛狄入而再滅國若無人焉誰之咎也書次于聶北是桓之意怠不在于救邢也稱師責之以有事也稱曹伯有屬望之意焉親親之誼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責曹伯所以責諸同姓者不獨爲一曹伯已也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邢地）

國存何遷遷者不能有其國也邢遷矣救邢之師何爲王室之懿親中國之侯服廹於狄人而棄其國流離失所桓與邢皆罪桓無安攘之實邢無自立之道也此見恃人以爲存無發憤自强之意可恨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三國之師以之救邢則不足以之城邢則有餘所貴於師者實無攘夷之心雖云能分災恤患猶病也姜云再敘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救患惟此一舉非也狄横行中國而再滅衛邢誰之耻也卽不能救邢衛於已亡而狄决不可不治合諸侯之力剪之庶非難事柰何不聞倡率大義從事於狄而苟以存亡國爲名所不取也

狄以莊公末年伐邢爲中國患桓公以閔公元年救邢乃一救邢而衛滅再救邢而邢遷桓及諸侯會不能爲有無亦可恥之甚矣邢之事經止書諸侯救邢邢遷及城邢諸事不復言狄何也見狄實不足爲中國難中國不能制狄徒自擾而已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齊地左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魯君之夫人何以薨于夷則姜氏之罪死不足以塞矣桓公殺之快魯人之憤雪齊宗之辱魯雖欲

不受屈于齊人不可得也以歸胡傳曰以其喪歸于齊也姜之死在秋七月歸在冬十二月齊魯鄰壤其在途何得一百七十日而始至乎胡氏之說非也薨于夷者是齊桓殺之也以歸者魯人請之乃始歸之魯也齊人殺之以正罪魯人葬之以全體

楚人伐鄭（杜云荊始改號曰楚）

胡傳以荊來聘稱人爲進而又不能逼之於此

八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鄭伯（文）曹伯（昭）邾人（文）于檉（宋地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林云衣裳之會六）

楚再伐鄭然後會諸侯以謀之楚日以逼諸侯日以懼而心漸同矣召陵之役蓋以漸而至者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地）

夫人姜氏孫邾邾何人而受之此義不可不討也然魯亦有難于顯言者乎八月會于檉九月敗其師而胡傳以既會爲責且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失之遠矣詐戰曰敗亦不足以盡敗之義其曰敗之者爲主則是也蓋有所憤于中而志在于

克之故以我爲主此戰是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左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林書獲之始）

莒人以求賂之故師壓吾境公子友受命帥師以禦莒人所謂兵出有名師直爲壯此時惟敗敵是求至于制勝進止遲速惟將所施有不必問者矣書曰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獲莒挐以見友能克敵禁暴執渠魁以告成功勝其任矣胡傳置敗莒師不論但譏季子用詐謀擒其將以爲非

王者之師豈春秋禦侮之意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胡傳不稱姜者殺于齊不去氏者殺于魯未喻其取義之故吾謂不稱姜有二義一則齊人絕之不得爲姜女一則姜氏奔邾自絕非復先君之配故削之謂之夫人氏斥外之詞也夫魯夫人之喪可從外至乎惟謂之夫人氏以見哀姜罪重義絕不得爲宗廟婦不得爲國人母也此與文姜稱夫人孫齊小異者文姜未幾返國猶爲國母姜卽邾自

絕婦道誅死于外事異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宋夫人之步馬者對右師曰君夫人氏則夫人氏亦非臆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衛邑左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楚邱衛邑也而不書衛城楚邱諸侯也而不書諸侯但比於楚之內邑者何也所以責魯黜諸侯抑齊桓也齊桓役使諸侯以侈德於衛不但衛人感之卽諸侯亦且以爲濟傾扶危而不以其役爲病乃春秋不與者何也衛侯服之國也不能守其土宇自宜歸命天子追治衛朔抗王自立諸罪削其爵位收其土地惟命或追念康叔之勳不斬其祀存亡繼絕亦惟命令一國之存亡天子不復與聞欲立則立欲城則城五等之封建制命於强侯桓自爲仁義以市其德所謂天威咫尺之謂何此伯之所以可恨而王之所以終不振也故黜諸侯之勤以提醒人心之大義而歸其事於魯所以深責魯之君臣蓋聖人以義望魯魯能執義齊桓自屈天子自尊股肱王室不愈於受令伯王乎此與幽

之盟沒公不書互相發而習者不察猶爲桓公諱美而謂其實與而文不與也不亦謬乎聖人文與實一也安有陰利其事而陽又爲譏刺者邪人皆從存衛起見耳而不知義有重焉者衛不足存也是故晉之六卿齊之田常曹孟德司馬昭仁義非不足志不在公自爲私惠以收人心君子所惡也故春秋存王者也城邢城衛一也而事不同邢之役責諸侯不用師故以師城書衛之罪重直不宜城故獨舉魯

救鄭救邢城邢城楚邱皆從來所稱桓義之大而事各不同分災恤患諸侯之義也故春秋許之箋天子而修私德人臣之罪也故春秋責之此見聖人未嘗不許人為善又未嘗輕假借於市私之人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若以隱公之例準之應削葬然而不削者不能削也夫人孫邾夫人薨夷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八年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臣子無貶上之道聖人之言孫而不廸故葬其所葬以存國體焉爾

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人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荀息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以虞首惡著其勇於奉晉之意深惡之也剪兄弟之國以媚強豨雖有利焉仁人不為也至於卒以自滅未暇論矣春秋無義戰虞其最甚者

下陽不書虢兩強侯擅合兵剪天子之封邑其大罪在無王而虢不足道矣胡傳謂下陽虢之塞邑下陽既舉而虞虢亡以為書滅之義非也下陽不書虢楚邱不書衛皆臨之以天子而責諸侯之擅廢置者

秋九月齊侯（桓）宋公（桓）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林云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江黃皆天子之封國也王靈不振自隔于夷齊桓修伯王者恐後況天子能自執其柄而四夷敢有不王者哉貫之盟春秋殆有深感乎然江黃之滅亦胎于此矣夫盟以固信也盟誓之詞必指天日江黃滅而不救是桓謂鬼神可欺也然則盟之日固以欺小國而自為利矣此伯之所以可恨而盟

之所以不足貴也以此言之可謂大信時而以不日為桓美之大乎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胡傳曰僖公有志于民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夫以桓宣之君而以有年大有年示之災以僖公之賢而以三時不雨示

其勤是賢君之憂勤適所以召旱而逆亂之世皆死于饑㷂然則爲之民者寧遇桓宣而爲有年之災乎寧遇僖公而爲三時之旱乎夫水旱有適然之數而人君無日可忘小民之依若三時不雨則直是災之甚爾以不雨答賢有年災不肖事理之悖者也

徐人取舒

何休云刺桓不救也徐舒皆遠夷徐大而舒小朝發夕至非桓之力所能爲也姜云舒楚與國此舉

葢受命于齊爲齊開伐楚之徑春秋以其効順于中國故得稱人此林堯叟之言耳其實未然舒最近楚果附于楚楚人何肯不救而坐視徐人之剪其羽翼也以稱人爲進之者胡傳之例何足據也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林云衣裳之不在九合之數）

（左傳謀伐楚也）

齊桓但務服遠之名而實無恤小之志江黃來會是齊威之所以及遠亦二國之所以基亡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齊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申之以盟誓伯之服人者微矣作誓而民貳不其然乎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穆）曹伯（昭）侵蔡蔡潰

莊十年荊敗蔡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北杏之會蔡侯與焉十四年荊又入蔡則蔡者中國之諸侯而楚之所仇也假令伯國之君能爲諸侯主雖江

黃且請服而况于蔡乎卽蔡附楚爲中國患當明正其罪先伐蔡而後治楚可也乃無故而侵潰其國何以示諸侯自是遂岐蔡於楚畢桓之世蔡不復與會盟而楚得賚之以爲用幾與春秋終始則桓輕舉傷諸侯之心也其後伐陳亦然陳蔡失而中國無南蔽楚人橫行皆桓慮始之不臧也伐楚自是桓績而侵蔡自是桓過說者乃反以侵蔡爲制楚之奇不亦誤乎

遂伐楚次于陘（陘楚地在召陵南）

楚僭王江漢之上威行南服迨魯莊十年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禍遂中于中國嗣後鄭連歲受兵與中國爭勝而莫之制也桓有心剪之久矣而力未能及梁邱之會諸侯未同至是始大合中國之君侯振中國之兵力寢楚氛而懾四夷自入春秋以來名未有正于此功未有盛于此者也曰遂伐楚壯之也胡傳訊其專然則蔡潰之後當縮甲而還乎荆人綏一來聘則以爲嘉慕義而陵替之罪置之不論曰此聖人樂與人爲善也桓公伐楚則

以士師天吏責之曰此聖人嚴君臣之分也是何小人爲善之易而君子救過之難乎

夏許男新臣卒（新臣卽許叔穆公卒子僖公業立）

胡傳取劉敞責許男不卒于師爲不知命推之至于貪生畏死亂禮苟免淫祀非望可謂嚴矣不思人臣奉命而出死生以之可也伐楚之役非王命也召陵既去許不遠則有事而往有疾而歸亦人情所必恤諸侯所共矜何責之深也宋公和卒傳云日卒正也蔡侯肸卒傳云時卒惡也註疏專以日時斷諸侯善惡如新臣卒亦遂不能定其然否夫諸侯中如衛朔者抗王自立又立頹伐王莊二十五年經書曰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書月書日其爲正爲不正諸侯之善惡果係于卒之日時與否必有辨之者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稱屈完公羊以爲尊之使當桓胡傳以爲嘉服義皆非也合八國之師耀兵江漢而楚以屈完當之有餘力遽以服義歸之可乎其言楚屈完來盟若

以盟爲楚志盟于召陵者若謂許其乞盟焉爾不言使者蓋以屈完當楚子也楚子不乞盟則屈完不來楚君臣同事之詞故不稱使所以抑其大夫使楚子主此盟以存中國之體也是役也桓實未能得志于楚然楚自此亦戢矣故桓足功也

次陘矣盟卽盟爾何以退於召陵楚不服故師不得不進退召陵楚亦不得不盟楚以一盟塞齊桓以得盟畢事焉曰召陵之役桓未足爲得志然所以名服楚者亦非虛褒之也

伐楚不戰僭王如故末云華心余所以爲桓病也由今思之亦有未易言者凡舉大事必度其力足以濟而後盡力爲之苟不能然則審時度勢相機而爲之使不至于決裂耶所得已多矣當日天下楚爲強桓雖以八國之師臨之然兩強相併勝負之數未可知屈完如師蓋以覘齊也而桓亦欲因完以得楚之情故陳師而觀是齊之所以加楚方城漢水之對是楚之所以待齊自是桓之心亦曉然知所以處楚矣故楚非盟無以退齊而齊非盟

亦無以結楚召陵一盟而中國之體已尊所謂知己知彼桓之力如是而止桓之功亦如是爲烈矣若謂以一夷臣盟八國之諸侯爲羞又以桓不一決戰爲惜嗚呼兵凶戰危可以得臣之戲而輕一擲乎召陵之事桓與仲籌之熟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云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此謀國之忠言也申侯不顧國患賣轅濤塗以媚齊侯二人之忠佞君子將何去取焉齊桓此時苟能翻然覺悟嘉濤塗之忠下恤小之令正申侯之罪不但陳鄭之君感德入骨而傍覩之國亦慕義無窮矣此招來人心之大機軸惜不知出此顧執轅濤塗而賞申侯是教人二也楚共之論巫臣曰其自爲謀則過其爲吾先君謀則忠夷狄之君尚能恕待逃命之臣今乃以中國之伯主合諸侯而獎佞仇忠其何以服人彼蓋徒以憾己加陳人之罪而不知以己病人雖天子不能使人心服況諸侯乎自是而鄭陳携心矣書曰齊人深惡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諸不言師而言及病之也病之者何以中國千乘之君與夷方小侯同事而爲伯主役也是故合諸侯而伐楚者齊也合江黃而伐陳者魯也比事而觀不亦醜乎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云大伐楚是也千乘之君而八月于外致之不亦宜乎則凡側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及以爲危之者皆好事之詞也伐楚之後又伐陳矣而

不以伐陳致者伐陳不足致也
葬許穆公
許小國其君書卒書葬無譏也而穀梁註諄諄於
日月之例不亦多事乎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孫茲叔牙子
伯以義服天下莫先於綏懷小國藉濤塗之言於
齊雖不利而謀其本國則未有失也何怒之暴也
且齊以侵蔡之故徵諸侯從役之國力已不支而

況陳鄭復加以供給大國之勞乎既聞轅濤塗之
言正當猛省而矜恤之乃執之不已而又伐之伐
之不已復大會諸侯之師以侵之何其甚也其侵
陳者蓋明以恐諸侯也桓於是爲暴於中國矣故
書十有二月者以見桓之不德諸侯于役如歸未
及安枕而又勦之終歲無寧宇也胡傳譏桓量淺
而驕非也桓雖盟楚實有不慊於心故發怒于陳
而力挾諸侯雖明知其不義而不暇顧蓋變羞爲
憤而又恐諸侯之輕己强作此態爾此與袁紹之

殺田豐唐太宗之除克雪恥其意大畧相似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檀弓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乃縊而死
晉獻患羣公子之偪用士蔿之計盡殺之其所以
爲子孫慮者至遠矣卒之殺其子孫者不在所患
之羣公子乃在所愛之驪姬不止殺其所惡之子
乃併殺其所愛之子心力徒勞天道不昧假令各
安其所羣公子有維城之固世子有繼體之美奚

齊卓子即不爲君猶不失爲晉國之貴公子覩之
飽刃人手者何如邪歷觀自古之君凡以猜忌殘
骨肉未有不及受其殃者嗟乎嬖寵之于人甚矣
哉申生之事是入春秋以來女禍之始嗣是魯赤
殺于敬嬴宋痤死于妾棄齊光廢于戎子而齊桓
創伯之英主也亦亟流于豎委國命于宋襄之手
皆其彰明昭著者而大夫士庶之家又未可盡記
戕賊父子之恩絶兄弟之愛禍亂橫作莫可收拾
悲夫傷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有歸寧之禮因而朝之以示親附之義且體親其子以示重于國人此亦婦人有心計者然而非禮矣當時亂臣賊子無國無之故伯姬憂患預防借大國爲重而不知援之不足恃也嗟乎爲人君者不能正君臣上下慎守其國家至貽婦人孺子之戚使之自爲計亦可憫矣譏之者但尤其失禮而不核其情亦非春秋責備爲人君父之意也

公孫茲如牟左傳如牟娶焉

內大夫出竟必書以示人臣不敢自專之意也

公及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昭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林云衣裳之會七

會諸侯之事也諸侯會王世子是萃列辟而請見王世子也而王世子之位定矣諸侯于是爲念周而成父子之親定宗社之計義之大者也葢桓既失策于楚故又爲此以挾諸侯而諸侯無敢不從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王世子在焉故稱諸侯稱諸侯有臨之者矣其曰諸侯盟不敢及王世子所以殊之也殊王世子所以定其位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

射王者鄭莊而冠屨之禮裂逃首止者鄭文而尊王之義微鄭葢世惡不悛非詞令之可告誡者也故曰首止之盟天下之大義也記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非逆君也不從君于昏也太子天下之本也而以寵后欲廢之此不可順者也惠王雖私憾之亦不敢以義干諸侯矣故是乎示天下之有君臣祖宗之有法守桓之此舉雖謂大有功文武可也故鄭伯以王命不盟而春秋逃之見人臣不能執義以事其君者雖奉命不得爲順也

桓與諸侯爲我者也而惠以私寵憾之楚僭王叛我者也而欲輔鄭以從之是不但不知惡楚且甘心焉是分諸侯矣鄭伯一逃益見當日人心之無

君不可以大義動而首止事勢之難也非桓以威
力彈之王世子之定尚未可知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林云夷狄始滅中國）
召陵猶在而楚敢滅國不但楚氛未戢葢亦有以
窺中國之隙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汪氏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未嘗有沒于嗜好

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
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葢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
既滅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師滅下陽者著虞
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在
此時也然滅虢何以不書春秋凡國滅君出則必
書其君所奔之國如此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是
也虢既滅虢公醜奔京師强侯吞噬至使奔告天
子而不復畏忌可假之極矣虢公有望恤之心天
子無字小之力聖人以是爲傷天子之體所不可
言葢既不可言虢公奔京師爲天子病故寧闕而
不言所以存天子也
宮之奇以脣齒喻虢以桓莊譬晉利害輕重瞭然
在目然而虞公不聽逝詞于神者葢亦知宮之奇
言是但不欲忤晉人之意故委命于神以與晉不
我欺耳不知豺狼之性不噬不厭非媚悅可結以
慮好易實禍世之小人往往如此不獨一虞公爲
然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
圍新城（左傳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人（成）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伐鄭之役爲逃首止之盟也但鄭伯之逃王命也
伐鄭非王意也必以首止之事爲誅鄭必有所藉
口故但圍新密以聲其不時勞民之罪爲義之難
如此自是而楚師復動矣召陵以來楚氣已奪鄭
復開之隙使之再與中國爭鄭實亂華之首也此
一役也使桓不得奉王命而守其召陵之威者皆

鄭爲之也春秋書此所以深致恨於王與鄭而重爲桓不幸也救許雖决亦徒勤爾

冬公至自伐鄭

至自伐鄭者不成其爲救許也許男面縛啣璧以見楚子楚子自擬於武王之事以釋之桓有慙德矣此春秋所以深恨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諸侯伐鄭之師總罷齊人伐鄭之師又興盍以必治鄭爲主不得其服必不已也不煩諸侯者盍以

鄭事自任與晉悼之初韓厥伐鄭之意同稱人者事既見于新城此則前事之未竟者爾

夏小邾子來朝（杜云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鄭伯侮罪殺其所惡以飾詞于齊申侯與轅濤塗之事固在也用其所執之譖殺其所賞之人以爲解說不亦玩侮之甚乎若申侯賣國獻媚死有餘罪殺不足言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左傳謀鄭故也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林云衣裳之會八）

官受方物則天下知有君臣不許子華則天下知有父子修禮諸侯則天下知有威懷伯道用强是役也獨以德禮先天下葢庶幾乎王者之事焉茲事有功于世道甚大此齊桓所以首出諸侯非晉文以下所可幾也故夫子有取焉諸侯圍鄭而鄭不從齊辭子華而鄭請服得失之機于是可覩矣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齊侯辭子華之請是不

以小利而廢天下之公不以小怨而長亂賊之漸義訓而恕推之使天下知有君臣父子即所怨之鄭亦得以伸其君臣父子之法不但諸侯威服即鄭亦當汗顏心折矣此王者之事春秋所不數見桓之伯所以不可及者在此

曹伯班卒（曹昭公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文）許

男僖曹伯共陳世子欵盟于洮曹地左傳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盟于洮謀王室也兵車之會一

是時王室有難洮之盟定王位也然去年七月方盟于甯毋今年正月又復盟于洮王位定而桓之用力亦勤矣苟惠王無廢立之志何至使王人下求于諸侯苟首止無鄭伯之逃桓亦不至屢盟而褎尊王之禮天下之事桓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王與鄭伯一朝敗之而有餘桓且如王何哉嗟乎人臣竭知盡力以劾其計安社稷之謀小人從中

沮壞之使之不得竟其功卒付之無可奈何者獨一鄭人也哉

穀梁云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

乞者哀之之詞也方伯之重同盟之好儼然在也前日執斥遠之而今作此態也鄭伯始則依惠王而從亂命繼則懼襄王而乞新盟反復無常惟己

是利此王法所不貸也然逃歸則歸乞盟則盟莫之能治可嘆也已楚人之伐許也許男面縛啣璧而後釋之而桓不能然盍楚以強力自為之桓則諸侯同役而不同心但得其服則已不敢為已甚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左傳以為哀姜胡傳取穀梁之言以為成風然致者致于廟非立詞則左傳之理為長杜謂哀姜淫

而殺僖公疑其禮歷三禘而後行之是也哀姜得罪宗廟不宜致故經以為譏魯人曰夫人經亦曰夫人而已矣不稱姜義已絕也若是成風雖失禮當無不稱姓之理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惠王崩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公羊謂宋桓不書葬為襄公諱非也葵邱之會書宋子則已明示在喪之詞又何待書葬而後知其背殯邪春秋治君臣父子之大法肯私一不孝之

宋襄哉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葵邱（齊地林云衣裳之會九）

葵邱之會天子致胙伯主降拜諸侯布列天冠地屨之義一時赫然伯功於斯為盛晉之文悼邈乎遠矣此齊桓所以不可及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春秋書伯姬之卒非有關于國家之事也然而不遺者何也男女人道之大故禮不遺于婦人女子者重之也重之以禮而後可責以婦道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稱諸侯有臨之者矣臨之者宰周公也首止之盟亦然臨之者王世子也尊王世子尊王臣所以尊王也是會也冠裳萃止下睦與國上尊天子凡冠帶之國有不與者皆罪也晉侯後至何追慢義之誅宰孔遏之不責晉罪且以齊勤遠為譏止晉侯而使之還是王室之臣且不知尊王為何事奈何責禮于諸侯乎故齊桓之事非人臣所得行者也然齊桓不行而天下無君臣矣故夫子以君臣之義責之桓而深有取也林堯叟曰桓之會有天子之尊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邱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桓盟或日或不日不日者既以為信之矣而葵邱之盟又日何也公羊以為危之穀梁以為美之胡傳未之言也一事而取義互異又惡在其為例也

然則聖經無所謂例也隨事取義焉可矣必欲一例以穊有不可盡通者

甲子晉侯詭諸卒（獻公卒子奚齊立[illegible]後弟卓子立）

穀梁疏既以許男新臣時卒為惡則晉獻日卒何善焉獻日卒而不葬許穆葬而不日卒聖經有定例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以嬖寵奪嫡衆所惡也然是其君之子也為君之子嗣君之位孺子何知晉臣誠不安獻之嬖

不正孺子之立自宜決之于獻在之日去就生死各致其志亦孰能禁之乃君生則坐視其惡君死則但刃其子以求媚于國人而自爲富貴之計天下亦誰能說之故曰殺其君之子君之子可殺乎晉故爲之說曰人臣處國家廢立之變未事之前宜如周昌既事之後宜如荀息

晉獻詭譎不臧罹讒積怨百計驅除爲愛子計者適足爲愛子作殺身之孽此爲人父者不可不知春秋雖以大體定是非而醜正奪嫡之禍亦未嘗

不寓即先君有靈正亂臣之辟亦何益於愛子故荀若臣鑒前戒后各自盡而已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桓五朝齊之始）

于是魯始屈于大國書曰公如齊所以深著變禮之始而爲魯恨也周公之禮公之子孫壞之可嘆已桓之霸也未嘗不以名義爲重乃侯服之中竟無一人能以名義相成而奉之以非其道齊桓既沒首止葵邱召陵之義不復存而止見伯之尊而已是以春秋深譏于此日之朝齊也其不致不可致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而見滅不義之人無所往而可也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則狄人之逞溫子之失職伯圖之闕皆在其中矣張氏曰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惠公夷吾賂秦入立）

雖以獻之昏悖失德國論之積忿不平而名義不可假如此此春秋特筆也不明正其罪人且惑于

晉事以里克爲義舉矣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立夷吾所以快國人之憤也然卒負弑君之名而又不免其身爲人臣者可以知所處矣若卓子以獻公子嗣位雖非應立然二兒出奚齊死因無君以主晉嗣里克不爭之于未立之前而殺之于既立之後欲辭弑君之名其可得乎

申生死重耳夷吾逐此天下之共恨也去奚齊卓子而立重耳夷吾此人心之共快也此論情理則然而非法也法者國家之典人君之權也晉之事

厥賓晉將人臣苟爲社稷而以死請于獻公使之立重耳返夷吾則順矣然此必不可得之數也獻公既不可强奚齊又不可黜則嗣獻者非奚齊而誰乎雖爲三公子抱憾乃父實有子而殺之逐之亦有之無可奈何而已不義其事不食其祿可矣若以申生之心推之夫且不敢變其死以怨父肯利人之殺其弟以快心乎里克連弒二君將安歸乎歸申生申生不受歸重耳則父死之謂何而因之以爲利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故春秋察人心

之安而務是非之變嚴强臣亂國之罪以存君臣父子之防非有所愛于奚齊卓子也骨肉之禍聖人所傷勢有不可行而事有不可訓者此類是也彼夷吾雖入有惡德矣苟不殺里克雖謂夷吾弒其君可也荀息雖從君于昏然受君之命以輔六尺之孤大節不辱其義自正議者乃謂息不當輔奚齊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是欲空晉之臣盡歸命于亡公子也獻固不德臣豈有此理乎假令荀息能輔奚齊爲嗣晉之良主雖爲晉之社稷豈可

弒卓書及其大夫荀息者成其爲君之大夫嘉之意所以勵人臣之節也獨怪荀息秉晉之政三□將作里克明告之而恬不爲備里克弒二君不曾振雛腐鼠初不見有戰鬬之難則所謂送往事居者豈束手坐聽誅夷而徒以死謝先君乎是息于存孤之道蓋未盡也

夏齊侯桓許男僖伐北戎

齊桓合患中國之近狄而事不干涉之遠戎又牽諸人以往而不恤小國之情是計之最失不知其

何以出此也是時晉有內亂楚方鴟張而子帶之難王室未寧不此之圖而事遠畧桓志不在諸侯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若苟以快一時之人情爲不可爲之事居不可居之功以自附于豪舉鮮不噬臍矣若里克者可鑒也書殺其大夫者晉惠利克之弒而受其入以之爲大夫矣特以忌殺之克不服罪惠不得爲討賊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丕鄭如秦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二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其黨丕豹奔秦

里丕爲獻公臣欲立其所私以與奚卓爲難爲惠公臣又陰搆秦伯以與惠公爲難皆亂國之臣也人臣志不在公徒以私意干國之典雖重耳當立然不受命于先君春秋猶不與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聲姜也

文姜之事未遠僖又踵桓轍何不戒之甚也雖聲姜非文姜可擬但兩君相見而婦人與焉褻諸侯之體失閨家之則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初江黃請服管仲諫桓公勿受恐楚人伐之而不能救也桓公不聽及楚人滅黃君子以爲桓病夫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如鄧如蕭如舒如蓼六諸國非霸以服中國取亡也管仲辭之以爲不受而楚滅之無與吾事焉爾江黃非先王之封國乎而忍棄之也桓公受而盟之不忍絕之于夷猶有同人之義焉顧桓所以不能制楚者上無明天子率不同心之諸侯誰是肯出死力以制楚者而又懸師數千里之外客主不相及是以難也其後晉人未嘗不救江而無濟于亡是其驗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杵臼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竟桓公之世狄爲衛患而不能治也況楚之強且遠乎伯業于是乎遂衰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鹹 衛地兵車之會二

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猶有諸侯之事

爲季氏私考謂左氏淮夷病杞爲不考以杞都雍邱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竟淮水之南距杞踰千里于勢爲難而謂淮夷未嘗爲中國患夫狄去邢衛幾何里又有山川之阻乃能入中國而滅之謂淮夷獨不能病杞乎晉女叔侯對平公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開封之杞縣猶在魯之西安得爲東夷古今形勢變遷執今日之地名駁古人之事實不亦過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淮夷未足爲中國大患而杞王者之后也齊桓經營伯業頻年會諸侯內則狄人侵衛而不能治外則淮夷病杞而不能安至于楚人跳梁江黃淪滅合諸國之師方岳之重會不能張皇義旅威懷遠人恭摭是事以城小國之下邑則可醜之甚矣一淮夷不能制何以示楚人狄滅邢則城狄滅衛則城淮夷病杞則城夷狄之患無窮而城之力有限[illegible]勤王號令如此窺伺者生心矣況爲之不力乎故傳而不序曰諸侯所以總責諸侯也總責諸侯者薄桓也緣陵不言杞不欲以諸侯爲杞役非專封之說益遷杞乃避淮夷非封國也合諸侯之力而淮夷是避故可醜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使鄫子來朝左傳明言姬歸寧公以鄫子不朝怒止之故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其理甚明胡傳

取公穀之說以爲魯公愛女使自擇壻則是臆說而已公穀之誣文姜之續也文姜之事一之謂甚僖稱賢君安有使其女旣通乎人又明使之請已其說刪之可也胡傳泥于季姬不書鄫故以爲女而非婦而又引杞伯姬爲証不知伯姬歸寧之外無別事故言杞伯姬若季姬下有遇鄫子之文則明是鄫婦不必復云鄫季姬矣曲禮曰未及期相見曰遇釋例曰遇者倉卒簡禮若道路相逢者耳季姬如定期擇壻何得云未及期又何得云倉卒

則嘗言會今不言會而言遇何也此必鄫子有事于他國道出于防故僖公因而怒其畧已姬因俟于防以待之而諭意焉葢不期而相見耳故曰遇此亦情理之可想見者而必爲曲說何邪嗟乎鄫小國也苦于玉帛交馳故以姬歸寧亦有姻親之恃焉而不謂僖之不諒也

按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左傳云書叔姬言非女也記曰女子許嫁笄而字稱季姬是已字人矣安得言擇壻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山）

公羊曰爲天下記異是也春秋以公天下爲心故記外異以警夫天下後世之爲君者

狄侵鄭

狄于諸國無所不侵中國之諸侯無一不受狄患合兵翦之非難而竟無問之者絕不可曉

冬蔡侯肸卒（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蔡侯肸忘父之讐傾心事楚以許男見于楚子可謂無人理矣雖然齊桓不能撫而用之棄以資楚不亦惜乎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齊地兵車之會三）

遂次于匡（衛地）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敖慶父之子）

召陵之役有伐楚之名而實未嘗戰救徐之役遣諸大夫以爲先聲諸侯次于匡以持其役其亦可矣葢桓之力實未能必勝于楚則持重養威亦度德而處之者葢既次既救則徐楚之勝負桓與諸侯分任之矣桓之可惜在不能救不在遣大夫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傳伐厲救徐也）

救徐之師未解伐厲之師又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林註曰桓會不致而此致者桓德衰矣亦未然三月出會九月始歸可不致乎雖然魯亦望國也日僕僕于從人而無所補救三時于外曠日廢事亦安用之東周可為何必齊桓哉春秋殆深有責望于僖公乎

季姬歸于鄫（林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胡傳云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是也傳曰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大夫有罪其君不能討天動威以彰之春秋志之

冬宋人伐曹（左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杜註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曹宋從齊會師會盟會城會伐不一而足相好之日久矣且楚方跳梁救徐伐厲未有成績此亦諸侯之辱奈何未罷役而宋復與曹尋師麥邱之盟安在不盍解伯王之約而助楚內攻乎天下事皆壞于挾私自利之小人如宋襄者罪不在楚下妄庸至此乃欲與齊楚爭伯不亦難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

穀梁前言善救徐此言志夷狄相敗公羊註言徐滅杞故狄之若然則徐在所不必救矣何善焉且公羊前註又言狄者刺諸侯緩救則善之敗則狄之是何等予奪耶即如徐有罪春秋亦終不授權于楚而幸其敗明矣且既會于牡邱謀之矣又諸大夫帥師救之矣無損于楚而益徐之敗不知當日諸大夫之師何顏罷歸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林云此秦晉兵端之始秦晉兵交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言及晉志也晉惠以背德致寇可以引罪謝也乃全無內悔之意悍然戰立亡之人鋒鏑纔交而身為俘虜非秦晉之力不敵也不義不暱天人俱厭矣秦伯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傷心哉君子之愛人德也一飯必報沒世不忘況靖我國難而棄其身以奉先君之宗廟乎甚矣晉惠之忍也不言秦伐胡傳專罪晉是也不言敗績晉師未敗也書獲賤之

也
韓原之役晉侯以德易怨不足言矣然慶鄭亦有罪焉晉侯謂鄭曰浼深矣若之何似亦覺虢射之誤巳思鄭前日之言而就之謀者鄭於此時因機開導婉曲以善其詞圖所以解秦晉之怨而合其好是亦人臣愛君之誠三軍不暴骨國家無患利不亦大乎乃曰君實深之可若何是何言也惡固狠戾鄭復悍婞致使羞憤成愎快心一逞誰實激之一言僨事鄭何詞焉使晉勝秦而歸鄭亦必不

免敗而至於獲追其致戰之由惠之恨鄭深矣殺而後入鄭蓋有以取之人臣忿其言之不用而幸其中必欲求勝於其君而後巳此豁達大度之主所不能容鄭以施之晉惠非自促之死乎雖然人君自爲社稷計不能虛懷引過以萬鈞之勢加于臣亦何所不遂志然强項忠計之臣亡諛諂面諛之人至而臣主俱盡矣嗟夫陰飴甥慶鄭皆有用之臣也晉惠不能用竟至不享國愎忌亦何益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可哀也夫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記異未有詳于此者詳之者以示變不虛生欲人求其端而謹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林云自是季氏世爲卿既稱公子又稱季胡傳謂生而賜氏是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不葬未足爲貶而必以伯姬爲例執定擇婿之說亦贅詞矣凡葬會往會則書否則不書則季

姬不葬魯之薄也罪亦在季姬故曰卒而不葬經意自明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其後是爲叔孫氏茲叔孫牙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林云兵車之會四杜云鄶爲淮夷所病故
　左傳謀鄫且東略也猶有諸侯之事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與國
　左傳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曷足爲楚輕重兵數則玩玩則無震齊不修德諧威徐亦忿兵侮弱故皆

稱人

夏滅項（左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內諱滅言取此何以不諱蓋取者易詞滅有威加之意焉若以用强之故取怒于伯主者然胡傳必以季氏專兵擅權爲惡故不與之諱此時無論僖稱賢君友稱賢臣政未委轡季友以去年三月卒此擅權稱兵者誰邪季氏固魯之權臣然譏不當在僖公之世季友初卒之日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

婦禮不踰閾魯夫人旣爲齊侯之會此則又以國事累婦人者春秋且如之何哉

九月公至自會

滅項之役累公累夫人此時伯德雖衰威令猶在苟事果出季孫齊侯必無專罪魯公舍臣不問之理即僖公亦必無甘心代臣受辱舍季孫不問之理此事之可以理推者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從脩晉人知有恤患之義盟召陵人知有夷夏之防會首止人知有嫡庶之分辭子華人知有父子之親下拜胙人知有君臣之禮修德禮人知有禮義之教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二十載管仲實未可易及者失在創伯之初容罪人于會伯業不久非不幸也狐趙諸臣取威定伯才力非不赫然要之皆功利之士以之自爲則有餘語以憂世非仲匹也召陵之役胡康侯擬之以爲庶幾乎王者之事吾以爲失衷者何也中國待夷狄自有體楚不服罪進次于

陘遂再使屈完如師而氣已懾矣此時但當嚴其交接之禮諭以君臣之義俟其乞盟而使大夫盟之則彼知伯主之不可干臣主之不可敵即未能得其來王庶幾乎猶有顧忌奈何遂與乘而觀諸侯之師其示之以有餘者正示之以不足也是以屈完窺其隱入國之師以方城漢水一言當之而有餘雖盟不威矣桓亦自覺其輕示遂發憤於陳鄭欲以强挾諸侯左矣城濮之譎不如召陵之正然而齊桓之威不逮晉文者則晉文筭無遺策而

桓失之輕遠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襄曹伯共衛人文邾人伐齊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伯天下有大機必義足以動人而後力持之首止之會是也宋襄繼桓而始用兵先以立孝公為首是亂長幼之分而名已不足以告天下矣徒欲以力爭伯雖齊楚之强所不能得況宋之區區乎衛

序曹後稱人說見邢人狄人伐衛條附記之後

夏師救齊

救齊善矣惜為之不力也齊桓方死無嫡立長嗣齊之位非武孟而誰而宋人致逆葵邱之禁稱兵立其所私敵不可縱魯救之是也此時魯公當親晉師旅倡明大義請命于天子期會于諸侯定長少之序屈宋人之詞剪齊之逆豎立齊之君而安定其社稷則桓之業魯繼之矣千乘之魯不弱于宋事必可為也奈何坐失事機可恨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四國伐齊宋師獨戰故言及以見宋志齊以伯國之烈不能自主君之廢立制命于宋則可媿矣書敗績以罪齊人也不言納孝公不予納也齊不敗孝不立立君無一定之義而決于一戰可以為國乎且四國即伐齊何至于殺其君以說則殺無虧者亦四公子之徒也誰非其子而使之殺者殺逐者逐晉獻之事覆車不遠而不戒英主猶然溺愛

之于人甚也夫

凡爭國內亂未有不相殘賊者五公子爭立桓既親見不早自裁斷乃獨屬孝公于宋襄五公子不讓孝又不得善立不知欲宋襄何以處此豈不明開國家之兵端甘諸子之屠戮邪此際殊令人不可曉宋襄殺人之兄以立其弟不念巳之讓目夷邪世子猶欲讓庶兄長兄顧不得先庶弟顛倒悖亂是以謂宋襄原不知仁義以此

狄救齊

齊人戴殺兄之君諸侯爲無名之伐有人心者所不與也是故齊之望救切矣諸侯如不聞焉則諸侯無人也狄能出而救之則善在狄矣義亦何常無分于狄與華也狄不必能正齊存此一綫于狄所以深病中國也

狄竟桓之世爲中國患傳及諸家之說皆以爲桓病向亦疑之至是偶悟狄之患葢齊桓陰縱之也此狄必有陰奉于桓而結其心故舍之不問觀于救齊之事則其情可見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云十月而葬

儲貳國家之本治亂之機恒必由之乃嬖寵之愛英主不免繼嗣不定未有不啓骨肉之禍者晉獻齊桓皆强諸侯一則愛子屠戮一則踰時不葬葵邱之令無易樹子桓并樹子不立而聽廢置于人手自言而自違之所謂言之非艱行之惟艱王令之君猶如此而况于人乎有國有家者亦可惕然警省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傳圍菟圃杜云狄稱人之始

邢曾爲狄所滅是與衛同中狄患者乃不能修同姓之好念覆亡之辱與衛戮力同心共雪狄耻顧乘伯主方没之始與狄合師伐衛此豈復有人心哉狄之爲中國患非一日其稱人對邢人言之也胡傳以稱人爲進之殊不可曉夫進之不于其救齊而于其伐衛是寻狄患中國也不知自荆人來聘之後楚人伐徐楚人伐黄之類未可縷指則聖人之進夷狄也久矣

左傳邢人狄人伐衛諸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則文公之腐心于邢狄甚矣志氣如此安得不振想其慨憤之狀至今猶足令懦夫生色此其人不在勾踐下也卒能立國而報邢有以也夫彼邢人不知恩怨不亡何待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謂滕子稱名以介于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然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其相從者大約宋魯陳鄭衛曹許諸國邾

邢滑不過一二會而莊公十六年幽之盟滕子與焉此外如杞莒薛小邾皆遠在宇下會盟不至極皆不問乃以滕不會而執之何邪此則宋人暴戾無禮以私忿加于滕其罪又不止不歸于京師而已自入春秋以來諸侯之狂虐未有如宋襄者也且宋以諸侯執諸侯滕子甘心俛首故名之者賤之也宋稱人胡傳謂其不歸于京師假令即歸于京師可遂爲伯討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强爭諸侯而不知義曹邾小國相聚亦何樂焉且三國會兵伐齊時日幾何而又爲此盟也君子嫚盟侮是用長宋之謂也曹邾稱人謂其君不親非也曹不親盟伐不待秋矣邾方用鄫子敢不親乎宋稱爵所以著其强暴曹邾稱人惡其從不義之令也以宋襄之不仁力非不加也亦服從不追則是人役而已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云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事理明白而何休獨以宋襄爲賢殊不可解

秋宋人圍曹左傳討不服也林云諸夏圍國始此

六月宋曹邾盟于曹南時日幾何而又圍之則小國之不心服而會盟無益之左驗也夫伯有伯之道焉宋人不知所以爲伯而亟亟於合諸侯失之遠矣一曹不能服況諸侯乎曹猶可以力屈諸侯

可盡屈之乎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宋小國而狂暴日甚于兵卒之[illegible]不成而身喪豈足異哉

衞人伐邢左傳報菟圃之役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林云楚始與夏盟

以中國之大楚雖强未必敢遽窺上國也中國自卑而楚始尊矣此一會也決夷夏之防長豺狼之毒楚自是執牛耳爭諸侯矣故春秋深惡之人諸國而沒魯不書鄭序楚後屈身朝楚狄之也鄭首

趨赴以張其勢宋又求盟鹿上以崇其尊小人貪一時之利而不顧天下之禍古今一揆也是役也衛獨不與吾是以知文公之可與有為也曹亦不與然方有宋患未可與衛并論鄭首先朝楚大罪也而經不書是聖人削之也削之者楚長中國聖人所不忍言不欲以鄭楚之事遽辱中國也然則不幾為鄭伯設醜乎齊之盟鄭列楚後則其屈辱於蠻夷又未嘗不顯乃知雷霆之舊槃固不必在當下也

梁亡

天下無不亡之國亦未有人不滅而亡之國人不滅而亡者梁而已蓋昏悖之君自致覆亡人之所不能存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註謂魯城南門也是時伯王方沒諸侯復散宋襄肆為狂暴然魯倡義以定齊則可以却宋人立火之謗倡義以偪小則可以正宋人滕鄫之虐義立而挾齊以為用宋何能為宋人斂跡楚何敢入中國凡此皆力之可為者奈何甘心從于齊之盟而俛首受制于楚彼南門何為者邪將以禦宋邪將以禦楚邪謀國而討至于此亦可憐矣書曰新作南門恨之也胡傳但譏其輕用民力亦末矣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穀梁以為閔宮公羊以為小寢左氏未之言也遇災而懼修省有常矣其為閔公為小寢闕之可也

鄭人入滑（滑姬姓）

齊桓既沒諸侯橫恣小國不得安處或用人之君或圍人之都或入人之國凡此皆書之者不但見天下無伯功且以見諸侯皆人役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邢忘狄之禍與之合而伐衛邢自啓釁衛乎何尤齊欲謀邢亦平邢衛可也何至與狄人盟且孝公忘衛之立己乎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巳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巳乃與之盟于邢

衛與邢皆新造之國其勢力足以相敵且加以齊
誅之狄佐之合三國而結之以盟好其制衛有餘
力然邢終不能以齊狄自存衛必報邢亦終不以
齊狄自沮於此見恃人之無益而有為者莫之能
禦也

冬楚人伐隨隨姬姓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以此言之則是時楚之力未能綏定南
方也苟能收之以為用則中國拒之于內漢東諸
侯撓之于外互為聲援楚雖强必不能得志也惟
中國之諸侯甘心棄外藩于楚而且以中國授楚
楚乃無中國之憂得併力安意以陵江漢小國小
國不支盡折入于楚楚無外患而勢益强專意與
中國從事而爭長矣左氏乃謂隨之見伐為不量
力是欲人皆俛首于楚也夫隨雖小非天子之侯
服哉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左傳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鹿上之事既非諸侯會盟之常又無伯主董率之
義本不足書聖人以其人雖小而害大事若常而
罪深也楚人專制中國之始故顯揭之以著其暴
亂中夏之罪

夏大旱

秋宋公襄楚子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
伯共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宋地林云楚始書子

中國未嘗不尊四夷未嘗不畏中國時有盛衰夷
狄時有竊發得志于中國者有之然終不敢蔑中
國也以中國之大彼之得志者其暫而不可得而
覬者其常也惟中國之人甘心與夷狄為伍而不
耻夷狄之人且以中國為易與而其志遂肆不可
制矣齊之盟引入中國鹿上之盟尊為等列楚遂
玩中國于掌握之中宋襄猶津津與之信乘車之
約遂使夷狄之禍與周室終始可恨之極也胡傳
不原禍始且與宋楚較曲直夫宋愚楚詐各行其
私有何曲直進虺蛇于懷而與之約勿螫有是理
乎宋襄之罪不在無攘夷尊周之心在向楚求諸

第13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正內

侯不攘夷不尊周諸侯同罪即向楚求諸侯授以主盟之權楚自此爲固然而不復下矣此夷夏之消長而宋襄之罪死不足贖也執不言楚有陳蔡鄭許曹在焉執一宋而五國等辱矣然而安受之是甘與楚同惡也以諸侯之恬治之諸侯皆無所逃罪公羊以宋襄爲賢胡傳取之曰爲賢者諱不知所以賢宋襄者何在

冬公伐邾杜云爲邾滅須句故

邾小國狂虐不仁亦敢滅國肆極矣乃其執用鄫子尤曠古未聞之惡鄫子于爵爲五等有同仇之公憤于魯爲叜壻有獨切之私情若以滅須句用鄫子兩事聲其罪狀仗義執言告于天子諸侯帥師討之必有起而應之者即不然魯之力亦足以辦邾邾罪既正即宋氣當奪奈何隱忍不發直至楚執宋公而始爲此役已大不威乃以明年春伐邾取須句之事視之則此伐似猶意不在鄫者鄫子不朝則怒加于女鄫子遭虐則忍忘于邾父子天性僖之于女似乎獨忍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林云楚大夫始見經

宋襄雖狂爵則公也執我中國之上公而又獻捷于我楚之無狀于是爲極匹夫有所不堪況千乘之諸侯乎訓戎整旅伸同讐之憤非異人任奈何其受之也稱楚人斥遠之詞不言宋捷不忍對魯言之也胡傳甚正陸粲駁之非是且謂非大義所在更誤公羊謂爲襄公諱殊謬前明言執矣此又何所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

宋公雖釋而諸侯喪氣矣不序諸侯深恥之也蠻夷入中國主會盟執上公執則執釋則釋竟無一人起而問之者宋襄猶然矜盟主稱伯國厚顏哉是役也衛文獨不與眞人豪也衛文伐齊滅邢事雖小過然恩怨分明不沮不撓此其人蓋有氣節可與共事者惜其國小力綿不足以酬所志耳倘乘齊晉之勢桓文豈足道哉春秋之中僅見此君公羊傳孟之執子魚歸守絕宋公以拒楚楚不能克薄之釋宋公走衛子魚迎而復之宋襄以無知

狂妄辱身禍國微子魚幾至于亡賢人之于國家豈輕哉然宋襄能不怨其舍己則優于鄭成公之殺叔申矣宋襄假仁義獨于此事最得力叔申事在成公九年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五

僖公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左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禮也

須句先王之封國而成風之母家也邾人滅之魯何爲不得伐何爲不得取卽以爲志貪其土非有保小寡之實然反其君而附庸之不愈于邾之滅乎張氏謂徒狥母之私心故無以服邾人而致升陘之恥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昭十九年邾人入鄅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宋公爲之伐邾反鄅俘胡傳猶曰聲罪執言之兵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于此乃曰不請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與擅收奪者無異是何宋公得爲其臣報怨而魯僖不得爲其母字家也擅伐之罪嚴于魯而寬于宋宋人君臣之情重魯僖母子之恩輕立言自相矛盾而不顧不亦異乎等一邾人滅國之事等一伐邾取國反

第134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20　版反内

其君之爭美宋而譏已之先君恐春秋無此法也故吾之意曰伐邾爲滅須句也取須句須句在邾伐而取之非取須句于須句也聲罪執言之兵祟明祀保小寡此可爲罪乎

林註云春秋嚴義利之辨茍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邱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此語亦善論其意可也然吾以成風猶在僖公亦決無取其母家以爲己有之理則亦非利

之也胡傳論事多偏脅宋伐邾同取邑同反其君同則嘉宋而罪魯隱公嘗取郜矣取防矣則引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以爲彼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以寬隱罪諸取之中獨僖之取須句復滅國差爲彼善而獨不免于譏襄王出狄師伐鄭既以爲用夷制夏狄伐衛則以爲功近而德遠譏論每偏假于小人而刻核于君子畧舉數事亦足以徵矣

夏宋公襄衛侯文許男僖滕子宣伐鄭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

鄭以諸侯之重屈身朝楚叛天子辱中國此伐何可少也但宋襄非其人爾不然事固未可以成敗論也襄執于楚始發憤于楚而并及其黨然晚矣鹿上之盟誰實尸之得勿悔于心乎

此滕子即嬰齊也前日執而辱之者何人今日從而伐鄭者又何人五等之爵爲人所執恬無羞惡之心甘爲人役而不辭可鄙也齊強則齊舉之晉強則晉驅之楚強則楚驅之即以宋襄之狂虐亦

得驅而用之彼桓文安得不伯楚安得不橫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地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一邾之不能勝況欲重魯于諸侯乎非魯之力不敵邾也僖以輕失之也故強弱無定勢強用之則強弱用之則弱魯之弱自爲之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至言哉僖不能用敗宜也凡以爲小而有意輕之者必以爲大而曲意承之者也魯之不

振不亦宜乎

是時宋襄狂暴楚人憑陵諸侯風靡無論王靈日替卽召陵葵邱之事且爲絶嚮有志之士所爲中夜徬徨不能已也臧文仲以世祿重臣苟能輔其君孜孜在公求賢自助僖固賢君安見東周之不可爲奈何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使其君外辱于楚内屈于邾千乘之魯日危日削不爲諸侯所重此其人視鮑叔何如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葢深病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書日書朔重其事也楚稱人猶不以楚子敵中國也宋雖小國先聖之後上公之爵也一戰而勝猶可洗見執之辱乃以假仁義施于楚人以致殺身喪師則可恨之極矣胡傳以宋襄不阨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引先儒之言以爲王仁大義文王之戰不能過然則所貴于聖人者專以吾士民肝腦供敵人白刃之用邪毋怪乎動以詐敗爲譏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左傳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齊之盟宋雖不與鹿上之盟齊已同之乃忘宋襄立己之德而以其不盟爲怨又不恤其執辱于楚乘其敗以圍其邑齊之不競宜哉書齊侯家氏謂目其人而罪之是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子成公王臣立左傳傷于泓故也

諸侯有卒有葬宋襄卒而不葬張氏以爲僖于時已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于情爲近楚入中國始盟于齊猶與諸侯等也再盟于鹿上則獨

與齊宋抗衡三會于盂則執宋公獻宋捷懾諸侯而摘魯不復爲人下矣魯人惕息而會盟于薄至不敢會宋公之葬則夷狄之禍已極中國之屏已甚襄本欲借楚以挾諸侯終乃致諸侯畏楚而薄已恨可悔乎君子于此又可以觀世變矣茅堂胡氏謂宋襄不書葬爲治其罪非也魯實不會葬春秋亦安得而書之且宋襄之罪豈一削葬可盡乎宋襄固讓君位季札之賢何以加之有人如此豈有不可爲賢君哉及其嗣位狂暴顛倒無一善狀

卒致喪師殺身前後若兩人然何也葢宋襄非能賢也寔頑而慕賢人之事者也徒慕讓國之為美而不知太子非讓位之人徒慕合諸侯之為伯而不知尊攘為伯之機權徒慕不禽二毛之為仁義而不知明耻教戰殺敵為軍旅之禮凡宋襄之所為者皆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其讓其伯其仁其義總成一宋襄非兩人亦非兩事強作解事列于五伯殊不可曉

秋楚人伐陳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引楚入中國而盟于齊者陳也討其貳于宋而伐取其二邑者楚也後二年復圍陳而納頓子于頓者楚也媚楚獨工而受楚兵獨多無如陳者世之小人捐耻以自求容而反得禍者皆是也獨一陳人也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姜鳳阿曰聖人作春秋以道名分決無貶杞稱子之理胡傳之說非也杜註云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是故稱侯稱伯稱子各因其所宜稱聖人無削爵之理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

狄伐鄭王命也然經之所書與往日狄伐國無異是知不與王用狄也王室雖微善用之猶足以威諸侯況區區之鄭乎以狄伐鄭是猶使豺狼禦寇寇未及除先受其噬矣狄奉王命春秋且不與則

謂進其伐衛而稱人不亦謬乎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隗氏卽狄女甘昭公卽大叔帶

言出失其所也言居天子無外也天子失其常所而出居于外則用狄之流禍也當日之諸侯孰是為王用者王之用狄葢亦有不得已焉而不知其不可也然出居一事王實有罪使王至于出居出

居而又不聞勤王者則諸侯皆無所逃罪經不專罪王也棄義于野而莫之顧使晉人拾之以挾諸侯。君是以謂春秋之君皆人役也。

明年晉文公定襄王、殺王子帶、有靖王室之大功、覲齊桓首止之事爲烈、經乃削而不書。何也。此聖人以大義規人臣、懲强侯之挾功要上而無禮者。諸侯世食周祿、分茅胙土、定王、夷難。亦職、分之常。豈敢言功。乃挾之以請隧、其意何居。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以兵加于王、畿。視太叔帶殆有甚焉。苟

非襄王代德之言有以折之。事有不可知者。聖人以爲靖王室之功小、而凌君父之罪大。故削而不錄。天下事固有甚焉者、功不足論也。

晉侯夷吾卒

凡僥倖捷取非謂其不可倖成謂苟不以道雖得之不能有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因之以爲利而天下其誰能說之重耳用其言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夷吾亦用其言夷吾卒得國而重耳流離無所歸重耳竟不以失國怨舅犯然夷吾終以失重耳終以得重耳之辭非以退爲進也忘親圖利寧可不得耳然而得之理存焉夷吾之謀未嘗不巧乃人事雖工竟無如天道何也

君之所以爲君者人義而已人義者各人當身之義非專爲我亦不必利于我也明哲之君不奪人之義以自爲者正所以教人之義也教人以義者正欲人懷義以事其君人人能懷義以事君而我

之爲人君乃實利有臣矣故以仁義誨人臣者非爲人也乃爲我也所以然者爲彼之臣棄彼之君以爲我利則爲我之臣亦能棄我以爲人利是以二心之人君子羞以爲臣不但羞其不義正懼其不利也狐突不教子貳狐突之義也不令子貳其君其爲我臣必不肯貳心于我撫而用之非我之良臣乎晉懷不能以義厲人執而殺之不惟自殺其執義之臣濫刑失衆心獨不念樹毛僂終天之恨必報之仇乎是以其身爲刃的也愚甚矣獻公

欲殺重耳非義也然奉獻公之命者則以殺之爲義故曰從君之命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重耳則曰君父之命不較且卒能容之重耳終以伯重耳能容人成殺己之義懷公不能容人守從君之義二者得失天淵成敗亦天淵吾是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不可不明於義利之辨義者合之難而不睽利者親之易而終敗千古未有能易之者也曹孟德遣劉備漢昭烈遣徐庶皆此義也二君非不欲留二人自利帝王識度政

自不侔世之小人惑于私恩小利拂己則怒合己則喜甚且誘人叛君親薄故舊以求爲己利不知薄厚厚薄理所不載禍福轉盼卒以喪身亡家而不悟者不獨一晉懷也

是歲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宋襄死于泓之戰是楚爲宋不共戴天之仇成公忘其父仇與楚結好且屈身往朝之臣不臣子不子不獨一魯莊而已

晉文殺懷公于高梁之上懷己君晉以楚公子比例之法當爲弑然春秋不書者重耳于懷非君臣也申生既死重耳以次當立夷吾乘危竊國雖易世春秋不與也重耳入晉是有其所有非奪諸懷也故夷吾之父子無所逃于篡而重耳不言弑也公羊乃謂晉之不言出入者爲文公諱悖甚矣君臣之分不論義止論得失亂臣賊子惟患不得耳一得之後便以名分加人有是理乎宋濟王竑雖死理宗雖立理宗終不得以天子臨竑而責其反也後之人乃猶以反不反爲竑訟冤者是長篡之

論何足訓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天王用狄君子猶以爲譏邢與衛爲懿親同受狄禍乃不與衛共圖狄反與狄共伐衛狄既引去邢師猶留衛不忘邢情理自爾然滅則書名何也甚之也傷心之慾可誅祖宗之支可念也君子厚自律寧使邢自絕己不可不存親親之義也同姓之不能容安能容人不能容人安能懷天下惜哉文公有有爲之志而量不足宜其所就之小也至于

擅伐滅國得罪王章自有正法與諸侯同之無俟言矣胡氏得深罪于衛文而曲說于晉楚非平心之斷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昏義云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故婦夙興沐浴俟見質明贄見婦于舅姑以特豚饋厥明舅姑共享婦婦降自阼階以著代婦見舅姑若是其嚴且愼非苟爲觀美而已

人道之始風化之原家國治亂恒必由之蕩氏世祿重臣禮義之所出國人之所瞻宜惇典禮以爲國紀伯姬自來逆婦失之暱矣暱則瀆瀆則不敬不敬則亂生春秋治人道惟嚴伯姬變禮之始故謹志之穀梁謂婦旣嫁不踰竟其責伯姬甚正婦人能守禮安有自來逆婦之事足補經意

季氏私考莊公女已有杞伯姬矣僖公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爲公族女非公女也季氏此考亦未盡然莊公元年至僖公二十五年纔五十九年若是桓公之世所生至此猶在七十之內何以知非桓公而定以爲公族女也其所逆之女其爲子婦爲孫婦皆不可知要之公族之女決不見經季氏但務爲新奇耳

宋殺其大夫

左氏無傳公穀所記不同姑闕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凡奸人衆事未有不假名義圍陳納頓子則陳滅

國之罪著而楚之執言爲有名然則楚義乎夷狄據諸侯之上而指揮諸侯圍則圍納則納頓子之事小而凌中國之罪大也陳國小而凌弱暴寡取見圍之辱授楚人以興滅之柄亦何利焉此春秋所以深惡于諸侯之召侮也

葬衛文公

傳卒葬有錄內行之說夫錄及內行而況於事之最顯者乎衛文滅同姓此事之最顯者也乃其卒也書日書葬則經之無譏于文之葬可知矣然則

時月日之斷將安施焉公羊註以衛宜月葢爲辭吾未見背王黨鄭之衛宜賢于文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魯地左傳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平也杜云莒慶不書氏未賜族）

春秋䟽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于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太子發故

春秋歸義　卷五　僖公下　十四

未踰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修文公之好也晉襄公墨衰而敗秦師經書晉人衛成既葬而成父志經書衛子春秋權衡于有父無父之間覩其事而節取之亦足善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莒地左傳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昔魯之不親二十有五年矣衛以平之亦睦鄰之義也既親爲之盟于洮又使其臣爲之盟于向衛之爲魯厚矣魯欲成衛之意故親屈于莒地莒知魯可平故莒子親來會盟衛知莒魯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甯速往結其事然則謂公不會大夫者謂大夫不當與諸侯抗耳非謂內有國故外無猜疑大夫必不當奉君命以周旋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齊地侵有主者故言人追則論敵故言師林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求兵加我君大夫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書懿公始大夫特書大夫自齊高厚始進春秋惟邾莒稱人）

齊無故侵鄰是齊人而已矣胡傳謂前稱人以見

春秋歸義　卷五　僖公下　十五

弱誘魯後稱師是伏兵邀魯是泥將卑師少之例然魯前此無固結之信臨事無禦侮之方國君而劫匹夫之忿覬追深入至于敵境去齊幾何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齊人即齊侯也胡傳不亦能從將卑師少之例惟有付之不言而已

衛人伐齊

勿忘同盟之好衛人有焉以正論之則齊因惛衛以攻魯衛因黨魯以伐齊事有先後意各爲私諸

侯擅征伐春秋無義戰皆罪也胡傳乃謂衛報德以怨助小凌長公兩與之盟是爲黨衛此不可曉夫助小陵長誠爲衛罪然所陵之長非謂武孟乎所助之小非即孝公乎齊之怨衛當在四公子不當在孝公孝公忘宋衛援立之私既乘泓之敗以伐宋又與狄人邢人盟以謀衛則所謂報德以怨者衛邪齊邪且孝公何如人也如必引叔孫昭子之不勞謂孝當以大義絕宋衛則孝當先敦叔齊之義猶宜致位武孟之子不然則應讓惠公令孝

既實非其人其所侵伐之事亦全不爲立君則自當就本事論衛平莒魯未有失也齊兩伐魯其意何居孝既忘衛之私德衛自敦魯之同好以交鄰之義言之衛齊之曲直固有在矣康侯必罪衛而與齊是誠何心哉

公子遂如楚乞師（朱云乞師始此志中國之屈于夷狄也）

至是魯亦忘楚之爲僭爲夷矣來聘則楚重中國乞師則中國重楚至重楚而召陵之意不可復尋矣君子圖天下之事力苟不足寧可無成目前非無小利而其後不可收拾有甚于圖事之不成者千乘之國不能自立而俛首蠻夷以求一戰勝之利所獲幾何一乞之後吾復能抗楚乎積漸之極至子孫屈身往朝之楚之禍方與魯俱長而伐齊取穀之利安在邪則又安可不慎其始乎善乎公子重耳之言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何以報君推而遠之終不貪得國之利許楚人以不可繼之求而貽無窮之患重耳不厚許楚子猶之辭秦穆之初

心也大有爲之君其心必有所持之而不變抉不肯徼倖成事故惟不得得必伯伯必能昂首伸眉于秦楚之君而無責償負懟之患故晉惠之重賂非不入國也而終不免于韓之辱且天下歸曲焉是以知重耳之不可及也後世如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千古一揆皆不慎始而急功利之過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之國）

諸侯滅同姓名楚滅夔何以不名不可名也楚之罪有大于滅同姓者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也凡楚之罪春秋皆不名非不能名其罪非一名之可盡故隨事輕重布之以著其惡若獨于其滅同姓名楚楚人自相殘害之罪重于陵暴王室宗親叛王僭號也故滅書滅而已不以族屬待楚夔也諸侯失地名乃夔子書爵不名何也諸侯失地名其常也楚滅同姓既應名而不名若名夔子則似乎予楚而獨疾于夔故不名所以敵楚也事本不同

例雖批一胡傳前以爲存夔子之爵而不能通于虞公則以虞公之公爲非爵于此楚則無說但以爲待夷狄之禮然則何以例爲

冬楚人伐宋圍緡（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而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于此又叛楚即晉宋襄與楚爭伯楚原未敢望宋來朝宋成忘父之讐而屈身往朝以媚之楚遂以其來朝爲固然不朝爲有罪圍緡之禍蓋朝楚致之也以媚得伐足爲小人獻媚之戒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齊孝忘父親楚首盟于齊爲引楚入內之始繼盟于鹿上爲楚人主盟之始又討宋之不盟而負德乘敗以圍其邑其重楚之盟也至矣乃受師喪邑即楚爲之也楚好安在亦何顏以謝宋襄公魯用楚非是但以齊孝得此足爲一快可爲小人不義媚夷之戒

楚方爭伯肆惡于宋魯又爲之內主導之伐齊楚

因以穀收魯爲有土之君不規天下之大計苟利已私不顧夷禍假令晉文不起申之會不待免虜矣

公至自伐齊

至自伐齊非我能伐齊也乞靈于蠻夷也膺懲之頌不汗顏乎十七年至自會非至自會也釋于齊也不能固守盟信無故滅項以取見止之辱藉婦人以求釋告至之日對宗廟羣臣亦云顏之厚矣凡此兩至皆僖之大耻大辱僖于魯稱賢君謀之

不臧遂至于此故國君不可以輕不義而動此援人以柄者也胡傳公穀必以致爲危之甚無謂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齊孝公名昭弟潘實爲昭公古人之無忌諱如此殆不可曉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月而葬

左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似矣乃同盟之宋覗積怨之齊不有問乎葬弔之禮廢于宋襄而存于齊孝何薄所厚而厚所薄也豈真能不以怨廢禮乎在宋則以畏楚之故而忽之在齊則以伯國之強而媚之彼僖公者又安知有所謂禮邪是故合宋齊兩事以觀魯則以冠裳大國而恩怨交際之間祇以市道行之是非羞惡之心不復存若之何能令人親之重之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楚蠻夷也而爭長中國晉亡公子也而思霸諸侯是時晉楚之勢駸駸乎不可禦遏而魯人猶區區

爲蠻觸之戰不亦悲乎書公子遂帥師入杞以見魯之君若臣無戚懷之遠畧非暇論魯杞之是非也

高氏曰杞魯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陵暴之如此魯人之不義甚矣屬詞謂杞雖先代之後益微於滕薛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幾亡于淮夷豈有資財可以爲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豈能庇杞者乎此又就事論魯亦當愧死矣

冬楚人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圍宋左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此事正可與齊桓北杏之會反觀

下目四君上稱楚人則楚人非諸侯也猾夏者也上稱楚人下目四君則四君非諸侯也從猾夏者也舉中國之諸侯從蠻夷以猾夏則陳鄭蔡許皆楚矣未幾魯亦往盟又始得曹而新婚于衛是天下皆楚也爾時天下諸侯未必以圖宋爲是但皆脇息無敢動追究致禍之原誰實尸之始之內楚也豈不欲少有一日之利浸尋至此欲復使其爲

不誅以前之楚何可得也千丈之堤潰于蟻穴雖
或悔之其有及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其盟何人于宋何事楚禍遂至此乎魯乞楚師自
不得不往悔亦晚矣嗟夫同一侯服也桓起歸桓
桓死歸楚文起歸晉吾是以謂諸侯皆人役也
據左傳則宋圍未解此特盟于宋耳宋必不與盟
倘宋如與盟楚無再圍宋之理晉亦無城濮之戰
矣胡傳乃謂宋方被圍無嫌于與盟是教宋卽楚

但其不可從有死不渝可以與盟爲無嫌乎諸侯
不序諱之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楚虐橫極晉文始起而治之再言晉侯以晉侯正
曹衛也穀梁謂再稱晉侯忌也非也曹附楚而衛
結新婚可謂無罪乎晉去楚師尚遠而曹衛近無
不先治其黨之理胡傳謂衛已請盟而晉弗之許
衛雖請盟非能心服姑爲覘望耳晉人弗許灼見
其情矣晉待曹衛後事不免過甚此時伯主之畧
未可厚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魯衛結同盟之好齊人伐魯衛爲魯伐齊衛受晉
兵魯安得不爲之戍以同禦晉當日之事使晉兵
以義晉執有名魯爲之請罪可也使晉怒不解晉
將有加魯與之併力共患可也今未聞一矢相加
遽聞風遽殺其所戍之人其謂同盟之義何公子

買受君之命惟力是視在此行矣無救于衛何取
于戍使者無所恃賴于臣不得已而負衛以求苟
免誰使爲之故書不卒戍以著其罪或曰晉伐衛
治楚黨也今以罪買不卒戍乎曰不然各成其義
而已季路曰使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
下可也是其義也于時晉侯苟能宣之以王命申
之以大義播之以文告魯人自當偕衛助成義旅
今晉文雖有翦楚之志義聲未布魯衛雖小國守
盟信戮力同心未可易輕也乃首鼠兩端臣不肯

盡其力君不能終其好長晉衛而失衛心兩無當
焉晉之世為天下輕豈足怪邪

楚人救衛

胡傳謂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更不可曉胡傳
之所以罪晉者不過謂衛請盟不許耳夫衛實能
盟晉則當絕楚以示信絕楚盟晉則楚人當怨之
必無往救之理衛既失之于楚而又不能得之于
晉如此則為已甚誠可罪也今晉伐而楚救是衛
黨楚之實晉又何譏焉

楚人救衛此晉楚分諸侯之始晉雖能一戰勝楚
取威定伯然終不能絀楚浸尋至于盟宋會申楚
之罪終晉之世不可問矣何也凡王者之師必義
聲先路有征而無戰非屈其力也故齊桓治楚先
之以訓詞苞茅之詰一出楚人之氣隨沮召陵之
戰非不戰也楚自不敢戰也晉文以詐力圖諸侯
兵加于曹衛而曹衛不肯服罪楚人亦自處于分
災恤患之義而以救為名此特可力相角皆無足
視楚雖暫屈然鷙伏而終不肯下者蓋楚咸視晉
文有玩心矣故齊桓之服楚易而晉文之服楚難
樞機之地不同也春秋書楚救非予楚也晉之師
自可令楚救耳故春秋本其實書之諸家泥于凡
救未有不善之說而不能暢其義徒謂甚晉之罪
晉楚兩不服矣

三月丙午晉侯文入曹執曹伯共畀宋人

曹背華即楚不為無罪剪曹以治楚之黨不為無
名文公苟為伯討則陳蔡許鄭皆在所治廓清之
績過齊桓矣顧以夙怨兵曹非所以為名也執曹

伯畀宋人非所以為法也是為晉侯而已矣去宋
襄幾何於時諸侯之中有能起而救曹人未有是
晉而非諸侯者也以此推之則知春秋書楚人救
衛之旨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城濮衛地

城濮一戰視召陵為烈雖待曹衛過甚然事在制
楚而已胡傳不深惟大義顧與可楚較曲直論書
法歸王戰以明道正誼之說施于楚勢猖狂之日

是晉文譎楚之罪重于楚人猾夏也及者我為王
楚橫行中國莫敢與敵敵楚自此始故言及所以
病中國也胡傳又謂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詠其
意也此何言也豈必欲舞干羽以格楚然後為王
者之事乎是役也齊秦皆以師從獨宋公親在而
不書者發縱在晉宋公不親與戰鄭陳蔡從楚不
書杜以為楚人恥敗告詞畧是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夫子書楚之國事始此夫子書楚事亦止書其侵

伐會盟有關于中國者以著其僭可矣至其本國
之刑賞楚人之私也何及焉曰是蓋以王章臨之
治之以諸侯之法也楚雖強未嘗不可以王法治
之然而使之至于不可治者中國之罪也諸家泥
胡傳書殺不去官之說而忘楚之為中國患皆所
謂助敵自攻者非邪

晉楚之是非具矣而人臣之謀國則亦有可言者
從來國家之事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一人敗之
而有餘于時楚之伯業成矣雖晉文起而與之角

然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所謂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苟子玉不違命斂威養銳晉必
不敢延楚求戰而楚之勢在也乃不勝褊憤之私
以國事僥倖一戰而敗數十年垂成之伯業頹喪
無餘所謂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一人喪之而有
餘者子玉之謂也吾因是而深感于國家狠戾之
臣

衛侯出奔楚（左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衛侯之奔楚非也然亦衛之臣為之也人自為利
出其君以圖說于晉使其君窮蹙奔楚義何居焉
故衛侯不書名罪衛臣之責君以求容者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
衛子（叔武）莒子盟于踐土（鄭地左傳獻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受策以出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楚兵新敗晉勢初興大會中國之諸侯諸侯之意
向在晉王子虎要言于王庭而危詞以動之夫然
後晉文成其邪志而諸侯息其危疑此一盟也所

闗于人心向背天下安危不細則王子虎之力也故葵邱之會齊桓公用之以崇天子踐土之盟王子虎用之以定諸侯

蓋楚之後諸侯惕息天下震動苟欲改步諸侯誰是能執節守義者襄王及其謀之未立而往勞焉申之以天子之名輔之以諸侯之盟晉雖有强臣悍卒亦相視顧忌而莫敢為異于是受楚之俘而策晉之命德謙而體尊所以收拾夫未潰之防以與晉終始無虞者此行之力也不然撫機不發坐

待晉執苟晉朝不至形迹一隙而天下事不可知王子虎要言以維持始終蓋有以知此矣故踐土之役雖事微失體非得已也穀梁謂諱會天王未知應變之權也

陳侯如會

以迹觀之蔡侯與盟陳侯如會皆儼然中國之諸侯也以實論之則陳蔡者皆附楚而戰城濮者也戰則戰盟則盟會則會惟意之所欲而可以為美乎且天子在焉蔡侯不請罪陳侯無後誅則王章猶未舉也故霸國之政不足以風動天下兵威雖立而鼓舞不神大率如此也

公朝于王所 林云書朝王始此

諸侯朝王王復有諸侯矣楚焰稍息冠帶之倫猶不淪沒所謂因事為功雖下勞非禮王所非地君子猶取乎爾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元咺出奔晉

天王勞于踐土諸侯同盟叔武與焉衛之是非定矣晉文于斯時明正衛侯從楚之罪請于天王告于侯國絕而棄之改立叔武不亦可乎奈何又許復衛侯衛侯歸而叔武死矣叔武雖無利國之心而處嫌疑之地叔武之死晉人殺之也衛侯歸叔武死元咺出衛國再亂春秋謹書之所以深罪晉人也衛侯出不名而歸名出者臣逐之也春秋不以臣加于君故不名所以存君也歸而名之以見其為失國之君爾此又春秋就事而權衡之胡傅

謂名者殺叔武也殺叔武誠罪然因臣以名其君則春秋無此法矣以叔武之賢不免于疑而見殺人臣自不避之迹以効忠于其君自古難之悲夫

陳侯款卒穆公子共公朔立

陳款四同盟又新附晉魯必無不會葬之理然而不書者是春秋削之也引楚入内實自款始款蓋天下之大罪人也款之罪非一削葬所能盡惟是天下之所共棄春秋亦棄之而已矣

秋杞伯姬來

姬莊公女僖莊公子親情不薄杞子來朝而謂其不共伐其國入其都今姬復來寧後年又來求婦是杞不敢怨魯而委曲親就之如此僖豈能獨安于心而對伯姬畧無作色乎人之無良未有如僖之甚者此與怒止季姬使鄫子來朝之事且同皆出天理人情之外胡傳猶以擇壻之説爲僖之鍾愛其女也不亦遠乎

公子遂如齊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服彝之慽解中國責于伯權之立如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語盡魯僖之情矣

冬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畿內地二十五年王以溫與晉則晉封內矣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天王狩于河陽溫郎

勞于踐土天子自爲之狩于河陽則晉文爲之河陽之狩欲以文踐土之行襄固不得不爾而實未之深思也斯時策命已頒人心已定晉雖有他志不敢動矣惜乎可以不往而必往何以操縱諸侯乎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深爲天子惜而重惡晉文也胡傳取啖助之言曲爲晉解陸粲駁之是也方岳咸萃天威下數萬衆屬目天王俱惡雖諱言于狩亦誰與欺之而誰爲諱之盧陵李氏謂此非

講武之狩蓋設巡狩之禮以爲詞也更非天王巡狩乃不之諸侯之國之河陽乎所狩者誰也而可以爲詞邪

壬申公朝于王所

書曰非會之日也會而後狩狩而後朝猶若有敬共以待天子之至者耶以存王之體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天子在而晉衛相執其謂天子何襄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獄父子將獄爲臣弒君將安庸刑余何私于衛侯蓋亦有所不堪于心而以是折悍侯之氣耳晉人所以終囁嚅而不敢肆譎衍之謀雖毒而天子之法不可干矣河陽之行不遂至委轡而制命于强侯者賴有此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以傷心之怨遂生不臣之心挾晉之力以讐其君畢念一差自絕于義惜哉

諸侯遂圍許

諸侯再會天子再臨而許終不至楚禍之中于人

成鋼疾矣此圍不可已也晉文一年經營中國始覺生色然亦以踐土結成濮之局故氣舒神暢而益威耳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圍許辭天子矣曹伯于是乎始歸是晉文自爲之也視齊桓之專封得失又何如胡傳不罪晉文之擅廢置假責曹伯之行賂失地之君自應名豈以行賂之故邪

一年之內三書復歸皆晉文爲之也衛侯鄭自楚復歸則無夷夏矣衛元咺自晉復歸則無君臣矣曹伯襄復歸則無天子矣凡此皆大節目大刑賞晉文皆肆意恣行而無忌憚王室蓋岌岌乎殆哉是故伯一也齊桓行之王靈爲之一振晉文繼之王靈爲之一衰非聖人筆之于經人且侈晉文之功而忘其罪亦孰知桓文之胥壞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晉文者常有天威咫尺之歎而很戾不馴之氣黙有所制而不敢發雖有震主之功不得以藉口狂行耳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云東夷國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雒陽城內地左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盟者何也固信也諸侯懼貳則有尋盟天子則何
盟之有翟泉之盟不亦異乎諸侯能王安所賴盟
諸侯不王豈盟可結當日天子雖微猶得提空名
托于諸侯之上是以單父會而不盟首止盟而殊
王世子凡以示王朝大體無敢干焉今諸侯之大
夫近在內地即能修覲天子亦已僭諸侯而褻典
制乃王人反下與之盟汲汲焉若恐失之自一盟
之後天子諸侯且爲等夷之國而來享來王之誼
蕩然無復存矣故春秋深刺其事没公不書而貶
內外之與盟者
晉侯雖受策命而河陽召王狐偃要盟其心益未
肯順承王室每欲屈王之體以自尊大苟非踐土
之役天子身親勞臨之王子虎綏定諸侯晉人不

知作何狀所以然者晉謀未立而天王親頒策命
則不得不受既受而大分已昭雖有強臣悍卒無
敢生心是故河陽踐土驕蹇則有之而終不敢不
謂周天子爲共主也吾是謂襄王能應機而王子
虎有大功于王室也
秋大雨雹
大雨雹異也胡傳必坐以季氏專權所謂無稽之
言也公羊註更妄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衛侯未歸而稱國以殺衛有君之詞與尋常相殺者不同故不稱人且咺宜伏國討也
其大夫者其君之大夫也于時衛之君臣以力相
競臣入則君出君入則臣出幾不復有名分矣故
書其大夫以存君臣之防也此與書欒盈不同者
盈之罪易見而咺之君臣介乎是非之間也然則
殺之者是乎咺不殺衛侯不可得而入也此時君

爲重大夫爲輕且殺其據國叛君者與尋常專殺大夫者不同殺之是也胡傳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不知此非所以施于君臣爭國之時也

及公子瑕（公子適也）

左傳謂晅立公子瑕稱公子燮義謂不與君之是也劉敞謂晅如實立瑕當書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晅以正其君臣之名無爲先晅以及瑕不知衛事在元晅瑕雖立非首惡也瑕之事畧與剽同然書與剽異者剽殺于甯喜瑕殺于衛侯故也

不與陳佗同者瑕爲人所立非身爲弑立者也

元晅衛之良臣也或訴元晅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不察而殺之晅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公不悟竟殺叔武而晅之心傷遂變而訟君矣嗟乎晅能忍于子而不能忍于叔武以陷于大逆可傷也叔武之死究也然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之何爲晅之計者委身而去爲大叔儀可也乃不勝憤恨之心將以求直君臣之際直可求乎王敬則李懷光初皆忠臣也求忠不獲遍而爲逆天下亦孰能說之後世之爲人君者不可不念三臣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可不懲三臣

衛侯鄭歸于衛

先言復歸今止言歸復歸者既失再得歸者原未有失出入之恒詞耳衛侯出奔楚是爲失國復其位而歸故曰復歸其後雖爲晉執然王不允晉討則其位未絕雖在京師猶是衛君故從恒詞言歸

晉人（文）秦人（穆）圍鄭（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侯亦去之）

成天下之事必有容天下之量記過復怨未有能濟者也故國君而讐匹夫寺人披猶能言之況與國乎晉鄭衛得罪亡公子耳文公記舊怨于風塵之中不亦細乎且晉會許鄭爲衛雍之盟矣盟于踐土會于溫鄭伯咸與焉口血未乾兩大國之師已在城下又誰敢信之晉文始得志而惟私怨是尋怨曹則曹伯執曹田分怨衛則衛之君臣亂兄弟殘怨鄭則圍鄭而原野暴骨故晉之伯者幸也秦始與晉同爲侮弱之師繼又私與鄭盟而棄去

信與義兩失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城濮戰土朝王所是王之所以藉伯也執衛侯圍
鄭分曹田是伯之所以無王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報宰周公林云魯始聘周聘晉

胡傳夷周室於列國大不共是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左傳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

晉侯以亡公子之怨積怒于曹曹伯雖復位然奪

其田以畀諸侯則又甚矣齊桓城衛城邢君子猶不與其專封況專削乎此不但曹有失地之悲亦諸侯狐兎之嗟也乃晉方懸其田以爲餌諸侯亦享其利爲有德可嘆也或謂濟西吾故田也取之不亦可乎夫吾田之淪于曹者幾世矣前此不能治而必仰煦沫于晉人之手分田者不獨一魯豈盡故地邪春秋治大法舉一魯以概諸侯故以爲病也貪小利而忘同好弗思之甚矣神龍無欲故不可羈以千乘之國而望私德于人其爲晉鞭箠使不亦宜乎

公子遂如晉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非時也卜郊非禮也禮不卜常祀違時而卜卜之不從而至于四亦何益焉書之所以志不共也若魯不當郊人知之矣姜鳳阿引西亭辯疑謂魯郊自僖公始殊未然晉文挾震主之威魯不能得之于請隧魯乃敢僭郊天乎若果始于僖此何等事而經不書以初獻六羽例之不當書初用郊

乎曰四卜郊非初郊也

猶三望公羊云三望泰山河海

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不郊而望廢重舉輕故曰猶假令郊而望則無譏矣又猶者不如彼而猶如此使魯舊原無郊何猶之有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婚姻重事而婦人求之非禮也蕩伯姬逆婦杞伯姬求婦皆以私昵爲之而昏禮日輕矣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左傳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衛人不競晉不恤諸侯狄人亂華俱可知矣蕞爾之國一遷再遷可為常乎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卒穆公蘭立

陳蔡許皆從夷者也雖失方岳之職然逼近楚地苟為自存之計不得已而為之君子猶或哀其情焉故會盟則許之不忍絕之于中國也如鄭者歷

世作逆甘心附楚非三國比也而捷又甚焉泓之戰鄭伯以二夫人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夜出文芈又送于軍是何舉動也并以二女薦巾櫛如鄭捷者人心盡亡矣

衛人侵狄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秋衛人及狄盟

衛文承狄難之後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卒以興衛成公墮其業可恨也不能張皇六旅剪小醜以靖中國但乘狄亂而侵之遽與狄盟此其志以苟且免于狄患斯已矣自棄者不可與有為其衛成之謂乎故書及狄盟以懲諸侯之無志而失職者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驩立

伯者挾天子拂天子而名義足以壓之故天子諸侯皆屈于名義而莫敢不從以其竊天子之權故可罪以其不敢有取天下之心故可貴夫子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蓋實有取焉至于重耳則此義澌滅幾盡矣請隧有易代之心召王示不臣之漸雖有城濮之功然以楚易楚晉患方大其

所以不能濟者則踐土之會天子自勞有以陰消其強悍之氣又以殘暴小國執人之君分人之田亂人之君臣大失天下心故盟不足以固鄭而力不足以服許雖諸侯莫敢不附而氣亦消沮重耳之伯伯之蠹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犒其謀鄭人知備秦師滅滑而還

秦穆公伯之賢者也惜哉違老成人之言而有此舉也一失機于納王再失聽于襄鄭足為千古之

穀傳言滅經言入則非滅也諸說謂不有其地故書入非也滑如實滅如下陽者雖不有其地可不謂之滅乎滅自滑言入自秦言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傳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臧文仲以君朝齊非是其謂服于有禮則是故禮之可以爲國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穀梁稱秦師公羊秦下無師字胡傳從公羊林云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秦穆公有德于文甚于楚文之于楚也猶避三舍

以報其德秦師不及晉而襲其師執其帥不亦甚乎及秦師之未逮請鄭之昇以伐其謀則鄭可無襲滑可無入秦晉可無戰義聲可以攝強秦而懷小國二國之好自在也計不出此而忘喪背殯墨衰從戎何爲者耶貪一日之利棄百年之好王官之役得不償失適足以强秦而自侮耳晉人寡恩不獨惠懷父子爲然也

癸巳葬晉文公

晉文譎而不正秦穆兆成皆以英王而失其謀萁奸人之傑出者天王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此亦取威定伯之大竅係不知何以爲晉所敚而還師遂以失伯晉獨取之伯業定焉故能大有爲於天下者必具天下之大識而赴天下之大機漢獻播遷袁本初以小不便失大事會爲曹孟德所先而成敗分古今一揆也

狄侵齊

狄横行中土邢衛齊晉鄭魯無不受其侮而終莫之剪滅按文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

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然則所謂狄者即赤狄潞氏諸種也當在晉之北鄙山川險阻馳驅非易不知何以犯中國若是之易中國禦之者是之難殆不可曉

公伐邾取訾婁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魚門之耻誠不可忘然 安富尊榮亦必有道訾婁之取暴易暴去邾幾何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家氏曰齊桓之役宋楚爭伯魯秉之以伐邾歲至

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
至于再乘伯國之多事而陵侮小國春秋備書所
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晉先軫死焉）

敗狄敗箕皆詐戰也胡傳何以無譏

冬十月公如齊（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重下
聘于魯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而使公
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令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
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可矣顧乃躬
往朝之于其所厚者薄于其所薄者厚失之遠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僖歷年最久齊桓晉文皆以身終始之而漠然無
所動于心也以周公之子孫奔走于伯主而不厭
其煩仰息于亡命之公子而不以爲恥有千乘之
魯而無衛文之志顧得稱賢君者三十年之內國
家無大兵革立閟宮復泮宮牧坰野猶有禮樂修

明之意焉然事不書于春秋則其所謂賢者猶非
聖人所期于僖公者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云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
爲記之也曰此言可以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
梅冬實天失其道則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哀
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
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
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能處變
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康
侯此言似是而非也宰我所論者專主于殺夫子
所論者時也冬宜殺而不殺故爲異則春夏宜長
養而不長養亦當爲異故曰此言可以殺也非使
民戰栗之謂也春生秋殺天道也命德討罪君道
也聖賢立言之不同以此君子察于此而仁義之
道思過半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傳討其貳于楚也）

諸侯會盟而許不至諸侯朝王而許不至許之叛

華即夷不可不治晉襄繼父之業而首治之是矣
然書人何也凡所責于許者爲其叛王非叛晉也
晉之所以伐許者非爲王也許雖有罪晉襄不足
以治之書曰晉人治許并治晉也故曰春秋不以
名義假人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六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評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東海范驤節
文公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高氏曰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僖不書即位胡傳云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文書即位雖有所承而請命亦復何據胡傳未見發明何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云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左云葬僖公緩是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林云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
穀梁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季氏私考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

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而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其没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于魯厚矣文公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來求金而後得臣繼往其負義如此按襄王出居于鄭在僖二十四年晉文殺大叔逆王王入于王城有請隧之事在僖二十五年踐土在僖二十八年事隔四年王位久定今言位已失僖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者妄也但言襄王厚待有功諸侯足令臣子感激隕涕文公不能乃心王室而魯亦遂衰可恨之甚矣

晉侯(襄)伐衞(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衞圍戚取之衞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衞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

衞人伐晉

杜註謂衞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取而稱人此晉于伯之言也衞之不朝非有罪于王章也且晉非能撫綏衞人橫以暴虐加之君臣搆訟衞侯幾死亦云酷矣諸家不責晉人之失義而專尤衞人之不仁是猶存乎强弱之見而不復衡量是非矣王氏箋義至謂春秋書晉侯伐衞貴之也則尤悖晉侯忘喪伐國强暴傷義故經斥言之也或以爲度德量力盟主畢竟不宜伐曰是或一道也吾以爲衞人之伐雖失之輕不愈于受虞父之盟乎反而觀之亦何去取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襄)于戚(左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此內大夫會諸侯之始)

晉侯疆戚田此何法也以此法而欲諸侯親附有是理乎諸侯往會無義之甚也晉人之强暴諸侯之畏縮舉一公孫敖以罪列國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春秋子弑父始此天地之巽變也楚雖僭逆聖人不廢討賊之法何也與之以君臣父子而後可治之以君臣父子之法也胡傳謂楚頵不善之積養

秋書世子弑其君推本首惡爲萬世之大戒此言非所以爲訓楚頵僭王憑陵中國信有罪矣然非商臣所得討也欲黜商臣而立職誠爲不君不父然豈無秦伯之事可以垂訓必以楚成爲首惡乎春秋治大經大法康侯之言補經意可矣作正斷則不可

公孫敖如齊（穆伯）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

之道也此語未有失也而諸家譏之以爲譏天下之通喪君即行諒陰之禮國家之事安得盡廢況春秋之時無日無鄰國之事安能待三年如天王錫命會葬可待三年而後報乎但以苛禮繩人徒爲聽聞之美而不顧其可行與否亦何取焉何休乃謂譏喪娶則無據之譚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襄）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

稱晉侯稱及秦師戰見晉侯以強力加于秦而不問其主者爲何事甚晉也秦人稱兵復怨罪也而晉之安忍背施亦云甚矣春秋於兩曲之中猶有分別之意焉所謂王道本乎人情若不顧情理之所安而徒裁之以不情之法未有能服人者也汪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而免秦也

是役也晉狼瞫死焉其言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失志而慍人之情也而狼瞫之慍則以人之不我知又不肯自即於亂以

成人之知我是義也人罕知之故錄之以告尤人而自失者至謂共用之謂勇則千古至言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親死所以識不忘者一木主耳而至是始作不有親矣不有其親安能親人而人亦孰能親之此不孝之大者故書以譏之胡傳乃謂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于積惡而不可掩所以譏之不亦遠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

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蓋如此其重之也處父何人而抗諸侯及晉處父盟者何人而俏陪隸匹夫不可辱況千乘之主乎正詞執義以示不可犯晉將討過奈何甘受之恥乎子產曰國不競亦陵魯侯朝晉而竟不免於辱不枝乃至于此然則非處父敢盟魯魯自可與處父盟也春秋書之蓋深有不能自强之恨非祗爲諱國恥已也若晉襄之狂暴無異于宋襄然而猶繼

伯爲晉則諸侯無人故也

陳氏曰朝而遂盟之于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郢據爲公丁亥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爲止公逆羞故不書羞諱之也

廬陵李氏曰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此言非也以晉之無禮使大夫盟諸侯假令出都處父可遂存族乎然與高傒不同者何也高傒之事鄄之盟爲之也公子結以大夫盟齊宋之君魯侯欲不與高傒盟得乎君子反已故不重爲高傒尤也杜氏曰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是也

公穀於經凡致皆云危之如此行也如晉不得禮於其君而盟其大夫其爲危也大矣然側而不致夫子豈忘其先君之危邪吾謂凡言危之者皆妄於此益信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成陳侯共鄭伯穆晉士縠盟

于垂隴鄭地○左傳晉討衛故也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

伯國之大夫可以盟公侯伯主日尊諸侯日卑矣此時有倡義以討晉之無禮諸侯當有同心齊秦必有應之者而惜乎皆人役也左氏云堪其事大爲乖背或併以敖會諸侯爲譏非矣此與書翟泉不同者殆以公孫敖正宋陳鄭之失也何休謂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此語不知何本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春秋人事之書也而恒言天道人事即天道也天

人相與之際微矣君子畏人然僖公以時舉文公總言之何也僖僅一年而文之旱三見故詞不可複也不獨此也僖之旱以冬十月歷春夏故經得從時文則一自十二月起皆自秋七月止不可以月舉故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閔僖君臣也僖親爲閔臣而躋之故爲逆祀然可以言君臣不可以言父子畢竟同昭穆也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喻辭非指閔僖公穀祖禰昭穆之說胡傳取之何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晉先且居伐秦以報彭衙之役

晉人忘秦施而伐其師又不勝忿恨而爲報怨之舉尤人而不反己此力有餘則糾合羣醜假令再有奚卓之難欲乞憐于人不亦難乎彼宋陳鄭者蓋無是非之心不足責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于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左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

管仲語齊桓公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晉人不修德禮辱魯陵衛侮秦大夫盟諸侯其所以失人心者多矣顧萃六國之師以集于沈沈小國何足用大衆所謂勝之不武無可觀焉春秋晉人蓋譏之也若魯者受辱于處父恬不爲恥而奉命恐後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不卒其卒者必有關于天下之輕重若劉卷是也踐土之役苟非王子虎綏定諸侯要言以奬王室則天王下勞徒益之辱耳若王子虎者眞能以其身爲王室有無者也是故經于其卒而存之胡傳必以內臣外交爲譏非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王臣外交者何限且隱元年祭伯不來乎何以不卒而獨錄劉卷王子虎二人邪

翟泉之役王人下盟諸侯王子虎實爲之然而經錄其卒者踐土之盟存王之功大故也此以知聖人嘉予有功之臣不以一眚掩大德

秦人伐晉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此秦必不可已之師也徵王官之役秦不國矣濟河焚舟何其決也魯亦千乘之國甘受辱于處父而不恥可云能懲忿窒欲乎君子是以知秦穆之君孟明之臣不可及也當是之時使方寓之國皆秦也晉安敢以無禮加諸侯哉其書人何也征伐

天子之事也以法治之秦亦私忿而已春秋不以王法假人

殺尸于是始封有不忘殺尸之心所以能爲濟河焚舟之衆也是知賢君舉事必有愬至愛民之情而以通於神明故能感動人心而可以有爲非徒以忿恨求勝者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螽災也有時雨而死災亦何常之有君子遇災而懼可以消桑穀之異理固有之公數二註曲爲事應鑿甚

冬公如晉左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怒則使其臣盟以耻之侮則又召而賜之親盟以釋之以千乘之國市人之顏色可羞也魯之易與如此何怪晉人之敢于侮之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林云晉大夫書帥師于是始

楚豈處父所能排知其棄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不朝正于廟于是始

魯公以冬往獨不可早盟之使遄返乎必使之逾年何也既逾年矣能不朝正乎然則晉蓋以請改盟爲名而稽魯朝正爲實也乃任晉人之所侮辱晉是以謝衛之君臣不可及也人以衛伐晉爲謗不亦鄙乎

夏逆婦姜于齊出妻

婦不行故不言逆者主名稱婦者有姑之詞以其無敵愼重鄭之意禮儀不備故不告至不稱夫人

稱婦而已甚畧之也不稱氏禮不備不足以成兩姓之好交譏之也夫人者君之敵也自輕其敵其誰重之善乎左氏之推言之也曰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胡傳誅意之說既非事實公羊謂娶乎大夫者畧之亦未是

劉氏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月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危身亡子由本不正汪氏謂文公首桼

通喪之禮皆令人不可曉文納幣雖早要在四年何為喪娶夫人何辱之避未及大祥納幣罪矣視莊公何如乃謂首桼通喪之禮乎事不考前後殊可憎厭穀梁曰何其速婦之也非公成禮於齊也謂公親逆也然蕩伯姬來求婦豈可謂所求者非女乎以此推之恐亦未是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沈以服楚之故晉用六國之師伐而潰之江能不服楚者也彼兵一年晉不能存竟至于滅又何以謝沈子也猶之用師也假令以伐沈之師為救江之舉未必無濟且可以彰義而服小國而無如其倒用之也吾是以知善為國者不恃伯主以存也能不恃伯主者則亦非伯主所能辱也

晉侯襄伐秦

書晉侯所以甚晉也晉之侯服穆公之賜也而再三伐之其謂父何孫復曰晉侯伐秦若曰惟晉侯不可以伐秦非善詞也胡傳乃謂穆公稱人褒公得

辭得求其說而不得則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與王事責秦穆陸燦駁之曰聖人之心猶權衡無所偏重避強擊弱苛核于君子而測畧于小人則何貴于仲尼之為春秋矣鄭伯克段曰專目鄭伯罪在伯也吾惡知稱晉侯者非專月之詞乎晉人納捷菑曰此趙盾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吾惡知人秦伯非諱詞乎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以利言有時而窮矣吾故謂春秋未嘗有例也

衛侯成使甯俞來聘

甚矣魯人之薄也衛成降名結莒魯之好伐齊侵宗國之親其用情于魯至矣魯不足以動魯人之心晉人總一伐衛即殺公子買以賣交過衛成失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魯人未嘗過而問焉衛難稍寧魯文新立又遣聘通好魯人獨不愧于心乎然亦未聞有以報其聘者視宗盟若無惟伯國是狥是奉甚矣魯人之薄也

甯武子不答湛露及彤弓之賦魯當愧死不可以非禮榮者不可以非禮辱者也世之好趨奉人者

不知其取輕也多矣非徒取輕于君子即取輕于所趨奉之小人何可令甯武子見也亦知之乎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母

胡傳謂成風僖公母莊公妾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母爲夫人徒欲榮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獨不曰身爲國君而母等于妾媵不虞賤其母乎吾故爲之說曰妾不干嫡分也所以防閫門之凌替也母以子貴情也所以許人子之天性也崔鴻曰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没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于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以配莊公以此言之則成風爲夫人何礙于禮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虢不言來虫異文

王與諸侯自有定禮但當問諸侯之母王當含賵否耳即妾母不比于嫡然其子既爲諸侯其生母無猶等于諸妾之理胡傳謂王不當加禮于妾以成其爲夫人不知成風之應爲夫人與否當在爲夫人之時不當在死後方追論之令庶子有爵位若無不欲榮其所生封典與嫡夫人無異而禮制

亦未嘗禁公議亦未嘗非凡以至情之不可奪也

穀梁謂兼歸非正亦非也孔穎達曰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喪寧能盡至是也

汪氏敷衍其辭引綱目書或立貴嬪某氏爲皇后立婕某氏爲后以爲取法春秋譏成風之例殊爲不然婕嬪變也成風母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先書葬而後書來會葬不及期之詞也召伯亦王命矣

猶是王也而時有稱天不稱天之異是胡傳所謂

弗克若大而諸家之所以紛紛無已也按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夫人之喪必當殺于諸侯即不然如諸侯足矣况妾母乎然則成風直是不當使大夫含賵卿會葬耳非以妾母之故也然而使大夫使卿焉者是王之私意爲之非王制所載也春秋以是爲非天子之事故去天弗稱若曰此王之私寵而非天下之通禮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王不稱天惟成風伐鄭錫桓三事耳皆王自爲之也在成風則劇夫人未有

之禮在鄭則失討而不伐之義在桓則廢渚宮殘執之刑皆以一時之私亂百年之制悖常拂經爲世詬病故去天以别之謂不可以公天下云爾非以毀王故削其天也其餘諸事雖行之有不當要之原有是禮是天子所有事于諸侯故稱天以示尊臨之義亦非以天爲王私也

及公孫敖如晉

含賵會葬王寵疊加魯竟無一介之使以謝王賜弟奔走于伯國公孫敖如晉傳不言其事則是亦可已而不已者勤晉人之所不必責而忘王賜之所不可忘書榮叔召伯于上隨繼之以公孫敖如晉經之旨微矣不獨爲記事也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子駟昭公鄭我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聘且娶焉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illegible]亦遵喪之禮以行即此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晉襄狼戾不仁處父盟魯士縠盟宋陳鄭擬巳幾丁大子卑諸侯儕於陪隸是桓文所不敢爲不肯爲者而安意行之忘秦之大德而畢哀臨戎既覆之于殽而又兩伐之不渦是非惟忿之逞則忍甚矣不能庇江而坐視其亡顧以欣楚責沈而卒六國之師以潰其國無君無親不義不仁直爲中國

所恃天子諸侯毫無所恃賴伯之初意不復存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杜云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

汪氏曰鄭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于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覇止遣微者會葬盍晉文肋爲覇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如意葬昭公馴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按此謂晉文肋爲覇令非也如使文創此令文之喪使卿共葬从矣何待此時此必襄之令也晉襄狂暴無所不借

何有於此情諸侯無能以桓文之事正之者馴致晉景之喪止魯公使送葬恬不爲異則狂悖之極从矣故禮必謹之于始君子不以禮假人

塟晉襄公三月而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偃子晉賈季也

稱國以殺事應屬君時襄公已死嗣君未立安得言君公穀皆謂君漏言胡傳取之且謂君不將則失臣殺處父者射姑君以漏言預殺所以爲後世戒嗟乎論事不本于情一至此哉然則陽處父孰殺之狐射姑殺之也狐射姑殺之則何以稱國罪當國之大臣也狐射姑以易班之私憾竟殺其君之大臣而無忌豈有可貸死之理而竟縱之出奔且爲之送帑何說也晉苟有刑狐射姑安敢作亂作亂而不討獄有所歸矣是處父之死不死于射姑而死于晉之無法彼宣子又安得辭其咎惟處父之殺不與亂殺者同故不稱人又不與一人之專殺同故稱國

臾駢送賈季之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不可臾駢不念舊怨難矣不以私怨傷人之德難之難矣故君子之存心雖在怨仇之地可以托事而世之推尊君子以防後患者不遺餘力自是各具肺腸彼又安知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哉若陽處父本以私趙盾致殺身之禍趙盾反縱殺處父之人且爲之送帑此又小人不可爲德之一左驗也

陽處父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嗚乎甯子可謂遠識也已矣剛之一字是豪傑之士所矜爲敢任而好以氣岸凌人者明慾其狂惡者也不知蘊慾暫弄一發不敢譏于滅族陽子飽刃皆剛爲之祟也愚騃至死不悟甘以百年之身名殉一日之暴戾可恨之極也總之血氣用事籌慮不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聖人之言諄切懇至無如不仁之人不可與言也感甯嬴

之言慨然於心故詳揭之以告夫恣睢不剔者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閏月廢朔之漸也奉正朔尊尊也朝祖廟親親也不告月不尊尊也人心安于內人事應于外此春秋之所謹也猶朝于廟者有親親之意焉所以然者君遠而親近故安于所已而不安于所不已無君之積亦不知其然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杜云須句魯封內之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

公穀皆以爲譏胡傳未言是非竊有疑焉須句既云魯封內屬國邾安得而滅之若以取須句爲譏是邾可以滅他人之屬國而魯不得以保社稷之內臣無此理也若置邾文公子於須句則悖甚矣

遂城郚

備邾難也所守亦已小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是亂也昭公爲之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其言可謂痛切昭公不聽遂以激羣公子之亂而殺其二大夫公孫固公孫鄭六卿和公室而後已夫不親之于相安之時而無故生釁待其攻已而後求和則此羣公子猶在也羣公子既不可去而徙以孤身樹多敵損威重而增怨讐何益之有從來國家之禍未有不起于骨肉相殘而愚人至死不

悟可恨之極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狐晉地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適子在而外求君穆嬴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千古不易之論也晉人之倮莫甚于此太子既立以情辭秦人可也潛師以襲之其謂之何秦人不以義裁晉徇先蔑之請舍嫡貸庶遂爾取辱亦不能無咎先蔑貪立君之寵負先君太子死有餘誅亡于何有按此與宋襄立齊孝之事正同乃彼稱師此稱人何也甗之戰宋襄親率大衆伐國立君齊亦率衆迎戰非細事也故皆言師令狐之役則秦以賓來晉以盜往秦非有伐國之謀晉非有禦侮之實故皆言人陳氏謂宋襄敗稱師非也衞人及齊人戰胡傳猶以爲予齊可以稱師爲敗乎是非具於事稱師稱人各隨其所宜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及亡又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友誼條情自足千古可以愧世之

薄德者

狄侵我西鄙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

僭狄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狄爲邾衛齊魯患殆無寧歲竟未有一人創之膺於何所而況荊舒乎春秋蓋無一日忘安攘之思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左傳晉侯立故也晉大夫趙盾

趙盾擅廢置人臣之罪孰有大于此若皆召公子雍之日諸侯有能倡義請于天子率諸侯往正其罪立適子而誅有罪晉之大夫必有起而應之者如此則晉人受命諸侯服義取威定霸之機也舍此不爲晉君已立諸侯相率爲晉之盟且殊其君而盟其大夫是以天子尊晉君而同列視晉大夫也故稱諸侯晉大夫諸侯畧可不序晉大夫不書其人所以甚諸侯之自辱乃公穀註皆以魯公喪娶逆祀貪利取邑故不序胡傳從左氏但以後至爲譏皆以此盟爲是殊所未喻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

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

是歲晉卻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宣子從之此操縱諸侯之機權也諸侯無人惟强之畏惟利之貪晉又得先着安得不伯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鄭地

稱公子遂會晉趙盾盟相敵也以是爲得其宜也而曰之失益著矣或曰此爲討曰之盟也曰之盟諸侯盟大夫大夫爲非不在至之後與不後衡雍之盟大夫盟大夫爲是亦不論晉之討與不討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

胡傳謂雒爲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illegible]

國戎狄終不可雜也其論自正然非公子遂之所能爲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利社稷安國家者專之可也壬午乙酉相去四日則盟趙盾之地去雒戎不遠若鄰而棄之又開戎隙矣會潛盟唐會有故事暴之盟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公子遂有焉是役也美謂天王崩不奔喪而遂與盾與雒戎前後會於王都之側而不忌尙猶待於貶乎其言是也要之不奔喪之罪即不盟于衡雍于暴猶在也且天王之喪亦非陪臣所得奔其盟于衡雍於暴者則

各所處之時勢不得不爾又當別論

中國與夷有體君臣失道于是大夫盟夷狄亦盟于衡雍而伯國之事畢矣盟于暴而夷狄之事畢矣晉以伯國力挾諸侯方自倨爲得意而不知不以禮自處乃即于狄而不自覺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穆伯如周弔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敖魯之大臣如京師奔王喪國之大事棄命從私法所不貸春秋之所執者法所誅者不義也

盔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公子卬　司城蕩意諸）

司馬司城皆宋之艮也不幸遇亂或握節而死或效節于府人而出可謂顛沛不失其官矣于時同遇難者以傳之所記尙有孔叔鍾離而特舉二人則二人係國之輕重可知也然則春秋取之乎曰不取也君臣尋戈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宋之羣公子以救死之故遂與君爲敵亂本已成勢不可止雖昭公昏迷不悟然既爲之臣而食其祿則斷無

坐視之理樂豫讓司馬于公子卬以安昭公之心而實陰授以防危之具功受位于去年殺大夫之時君闇臣邇國家之禍顯在目前又不止于措火積薪而已尙不能勝任則當辭位既受其事安得從容如尋常無事之時也握國之兵權則所以夙夜圖消彌之術者當不遺餘力訓卒乘以義而嚴爲之備于以調和公室安反側而衛君父非異人任乃當羣心鼎沸之日而未有所爲禍機一發非死則逃亦安取若人而用之蓋自是而昭公孤

立于上公子鮑乘隙而收人心襄夫人助逆而成篡事六卿雖具各懷異圖司馬之位拱手授之華耦而孟諸之禍作矣事機一失不可復救皆卬爲之也故春秋于去年之亊則書宋人殺其大夫所以志亂也而此則專舉二人于華督之事則書及其大夫仇牧所以志節也而此則不稱名氏特變文以官書之者蓋以其官責之也且見司馬非人所得殺之官而司城亦非意諸所得奔之官也或曰春秋凡志大夫出奔皆大臣也何必不司城曰

是不然春秋之大夫有得罪而出奔者有避禍而出奔者有見機而出奔皆禮之所許所謂致爲臣而去是也若遇國家之禍亂則當死生以之以衛君父義不可去然而奔焉者是棄君父而逃也在小臣有所不可况大臣乎故春秋特以官奔之兵亂君危司城在魯雖在魯無所逃其爲宋之司城也視以死守職者則有愧矣其後蕩意諸未幾返國甘與昭公同死而不肯去毋亦悔其前日之棄君有不安于心故以死謝愆乎嗟乎宋本無事之

國也昭公無故戕骨肉之親去年殺其大夫今年又殺其良臣其能一朝居乎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昭公之謂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林云來求止此自是魯歸不共周無求矣

共則何求求則不共矣諸侯不共王喪而王子使之求王令不行于諸侯而王于下求君臣俱失之矣舉一魯而他可知也胡傳舍大義不論乃言不稱使當喪未君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譏天下之通喪

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正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所謂棄本舉末者也且卽當喪未君天子不言冢宰亦不言所謂總己以聽于冢宰者何事邪然則不稱使何也失體下褻以是爲不可訓也求車稱使何也服物采章猶可以爲名也若曰王非不能具車特借以諷不王者耳然而亦已褻矣襄王待魯最爲有恩寵禮叠至自僖公成風以及文之身無所不用其情而文公嘗之漠如他禮廢缺姑無論卽王崩大事僅一遣公孫敖又不至而還既不治其罪亦不復再遣使君父天性大恐無臣子心乃至於此可勝誅哉求金之意殆以諷魯乎然非所以爲名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而必書所以謹閨門之訓而重小君之行以示不可不慎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莊叔左傳如周葬襄王林云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于晉也

辛丑葬襄王

穀梁曰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此殊不然崩葬俱大事而可不志乎有志有不志者是魯人有會有不會耳穀梁疏曰春秋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不志崩者責在王室之不赴不志葬者罪在魯人之不共春秋魯史也魯不往則不書所謂志而晦隱而顯人謂春秋多爲魯諱者非也君臣天下之大義也夫子但不肯明斥魯事耳安能私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傳夷之蒐晉人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甲戌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入必謹書之胡傳謂見小君之重是矣然未盡也文公要夫人不以禮經止稱逆婦姜恐人有疑故于此特申夫人之尊且見前日逆之者之失禮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君幼臣横亂者亂殺者殺威福不自上操故皆稱人

楚人伐鄭左傳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

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中國之強弱夷狄未嘗不知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救鄭而稱人則救亦徒有其名耳無益于諸侯而賦其貢不亦醜乎

夏狄侵齊

齊即不能伯於以制狄有餘乃屢受狄侮而不報亦事之不可曉者

秋八月曹伯襄卒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林云楚君臣始並見于經

楚僭王之國罪在必討商臣弑君之賊法在不赦凡茲秉禮之君宜有同仇之憤今且儼然遣聘上國無復畏忌則醜之甚也書楚子書使書名書來聘所以見蠻夷驕恣中國之大甘受其侮爲無人

焉非善詞也胡傳謂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楚之僭王如故弑君如故窺晉君之少規圖北方伐鄭侵陳聘魯以要諸侯離伯國之交爲南向之計耳可謂思善悔過乎安在其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公羊謂其言僖公成風者何兼之也杜亦云然是也成風僖公母經書成風于僖公之下以見母以子貴也胡傳比之惠公仲子謂所以正後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終非人子所忍言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直是姤耳文仲稱賢大夫夫子以其蔽賢謂之竊位其不與之可知矣然卒而書日則予奪不在時日之間又可知也

夏秦伐晉（即北徵之師晉伐秦取少梁在此年春經不書殆謂其不足以損秦而徒負不義故賦而削之歟書北徵秦猶有辭乎）

立庶送庶秦晉兩曲令狐之役曲盡在晉八年武

城之役不書或者有恕秦之意乎少梁北徵之事得失兩相當然而獨謂狄秦不平甚矣林堯叟謂楚之霸秦爲之也于是狄秦夏之變于夷秦爲之也無論與此事無涉獨不曰晉之霸秦爲之乎胡何立辭之偏也吾是以不然其說者以此胡傳謂深許晉人悔過夫晉人立靈不得已耳豈真以立雍爲不可而悔之乎然則狄秦之說倘亦執例求之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辭歟然止稱秦不言主者何也杜謂告詞畧其言殊有理想其情晉人內屈而不能舒其辭但言秦伐而已亦足以覩晉人之不直矣若秦舉國以報怨爲事亦一晉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以謀弒楚穆見殺胡傳謂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予楚穆之討賊是矣顧于使椒來聘則以爲悔過遷善而予之何也以法論之則魯受亂賊之聘猶爲有罪而況可進楚也春秋于楚在其國則稱大夫其來聘則僅稱名不稱氏族蓋于本國則成之爲君臣于中國則有等殺故也秦之術吳

之札皆然此待夷狄之體華夷之辨雖收之于列國而實不使內同于諸侯以爲進之者不亦異乎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三傳皆不言其事諱公不書據理論之新王初立諸侯宜朝今不朝而盟卿士不共可知矣故沒公不書爲魯存王也此畧與翟泉同諸侯盟王人皆不可之大者

冬狄侵宋

楚子移蔡侯莊次于厥貉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楚復窺上國矣蔡不足誅也晉為伯主而甘心雌伏不競甚矣是役也宋公陳侯鄭伯同之而經不書胡傳曲為解嘲夫苟不肯從楚雖匹夫不可奪志宋陳鄭安得藉口如以國患可原使蔡受楚兵則獻舞之已事具在恐無陳人公子筏之獲而所失不止鄭之三大夫與宋之中紓患已也杜註云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

受役于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于諸侯不知胡傳何以不取
文之無畏憑籍楚勢以陵辱宋公其言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儼然一不畏彊禦男子也及失楚勢則曰鄭邸宋聾我則必死一時豪壯之氣不知何往嗟乎世之假人欺世盜名乘時使氣者獨一文之無畏也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林云楚書君將于是始

厥貉之役宋陳鄭以大國公侯受役于楚司馬麇子何有焉然麇子逃歸是知恥之君也逃必受伐麇子知之矣知其必伐而猶然逃之者是麇之君不可以無禮加也麇之國不大于蔡然楚子伐之一敗于防渚再䢮于錫穴而終不聞與楚成者是不可以威刼也書曰楚子伐麇以强楚之君親暴兵焉麇雖受伐有餘榮矣
季氏私考謂新城之盟三國皆至則其未嘗與楚可知謂說者不此之據乃于厥貉之次附為創三

國書蔡侯之說為牽强之甚按新城之盟在文十四年去此尚隔四年春秋之諸侯朝秦暮楚是其常態所謂犧牲玉帛待於二竟左傳新城之盟從於楚者服是也今乃引四年後之事以為証謂三國不曾從楚無論宋鄭從楚之事左傳載之甚詳即以經文考之如宣九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可謂鄭不曾從晉乎明年六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可謂鄭不曾從楚乎是年之冬楚子又伐鄭可謂鄭不曾從晉乎十一年夏楚子陳

侯鄭伯盟于辰陵可謂鄭不曾從楚乎一年之內從違且不可定況以四年後之事欲盡削傳文以爲不足信而爲三國開釋此其曲說視胡傳更甚胡特不得其辭而強爲之說此則直以己意翻前案耳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叔仲彭生惠伯郤缺冀缺）

左傳云蓋謀諸侯之從楚者宋陳鄭之屈辱于楚不能鬬也蔡之窘迫于楚不能恤也安所事謀彼一郤缺亦何足以辦此也

秋曹伯來朝（左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曹雖小國與魯同爲諸侯然即位不敢不來見也魯爲臣子而不修朝覲天子之禮獨不愧乎春秋書之蓋有感發諸侯之義焉不止爲記歲事之常也

公子遂如宋（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得臣即莊叔）

此亦不言戰而言敗胡傳何以不責其詐如狄者屢爲中國患敗之人未有不快心者可復以詐敗爲譏乎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邦來奔）

此太子必有內難而不能立者也太子勢孤而無援奸人乘隙而竊國是以奔也書郕伯所以正郕國之君臣也郕伯奔則郕伯爲失位郕人爲無君爲郕人所立者無所辭篡矣故紀侯大去郕伯來奔皆諸侯大事春秋書之所以存王章耳何暇如傳所云哉

杞伯來朝（左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穀皆言許嫁而未適人未嫁之女請絕則文公之受杞侮也甚矣然經書月書日書子書卒則叔姬殆無可議者女子無故而見絕于夫家而爲之父者亦莫爲之主則所遭之窮也正月絕而二月卒殆未可諉之爲適然之數矣經書之殆深有責于魯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昭）來朝
滕至今稱子豈亦朝桓之爲累乎
秦伯（康）使術來聘（林云秦君臣始並見）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杜謂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夫諸侯聘問禮也魯
人畏晉故不受秦聘但晉之待魯何如也君命順
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臣主之間尚不
能以非道行之況同列之諸侯乎晉無所不加魯

無所不受甚乎廢與國交好之禮昔爲晉役而不
羞其何以自列于諸侯乎卒之晉日驕而伯替諸
侯散而周益微則以諸侯之不自立蓋均罪焉不
獨晉之失也經書西乞術來聘所以志禮之常而
魯不能報聘所以志禮之廢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若以十
年秦伐晉爲狄之則此何善焉矣日深而反怨之
有此理乎故知狄秦之說不足懲也

是役也晉從臾駢之謀秦師不可知矣而趙穿亂
之小人負氣使能以僨國事大率如此可誅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文公卒子定公貜且亦文以魯莊二十八年立在位五十二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
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

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嗟夫此即用鄭子之邾文公也然而能
若此者前後不以相掩取節焉可也唐憲宗曰煩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天道
不私安有損人自爲而可以長生者今之藥不効
而君促民病覩邾文公不當愧死乎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左穀作大室公羊作世室胡從公羊說謂周公之廟若是伯禽廟則當舉號）
大室屋壞不共可知此非一朝一夕何必七月不

雨然後知其不共也假令是歲也雨水連綿可以
不及修雩曰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左傳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鄭地
公羊謂公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昔深善之夫魯以
千乘之國而僕僕于道路所朝者晉靈也而以衛

鄭之會爲榮魯之所以取重于諸侯者如斯而已
乎經記其事所以志諸侯之不競而以荷爲辱耳
非予之也
十有四年左傳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于匡王立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于是再不朝正于廟矣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左傳邾文公之卒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由使不敬邾人以爲討其辭頗直魯不自反忿兵

相譏何時已乎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昭陳侯靈衛侯成鄭伯穆許男昭曹伯文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蓋至是而大夫主會盟矣是時商臣既卒楚莊方
幼諸侯乃復歸晉晉無如楚何而懼諸侯之盡貳
于楚亦苟以得親諸侯爲幸兩心相就以成此盟
非真有張皇師旅安內攘外之圖也蓋諸侯雖服
從于大國未嘗不以得禮爲榮晉力挾諸侯垂隴

處父之盟輕諸侯矣故陳宋諸國棄而即楚而楚
之無狀亦復如是孟諸之役宋鄭之君受命于司
馬而無畏又凌辱之諸侯傷心矣故楚穆絕死而
隨復即晉吾于新城之盟而識人心向背之機焉
惜晉之君臣不足以語此既盟之後不足以係屬
人心于是楚莊又起而爭伯矣春秋于新城書同
盟所以示人心不相遠而綏懷之不難蓋深有寄
毋葬郎之思焉
是役也蔡人不會誠爲有罪胡傳責之以信前言

是也然使晉之此會果能安中國爲諸侯所恃賴則可不然而徒責之蔡中國之伎倆蔡人知之矣是以不得其虛名而受實禍也若但以義責蔡則蔡人知非昔恕宋陳鄭而獨責蔡又以三國律蔡而責其不至未肯心服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孛入于北斗自非小變有天下者求其端而譴之在分野之國益宜恐懼修省胡傳衍叔服之言以爲事應然亦未的見其所以應于宋齊晉之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傳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是時晉靈不君伯業已墮趙盾一出而七國之君相率服從庶幾維伯體以待嗣君之改圖則勉以德義猶懼楚人之乘其後乃勤諸侯之師爲廢長立少之舉其曰弗克納見義絀于小國輕舉損威爲諸侯笑耳春秋側而爾人以詐不義而辱國者若云嘉服義大改過失之遠矣城濮之戰子玉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何嘗不自責孛有及于誤國之罪乎諸侯之師從晉經不書者恥之也諸侯雖失職春秋終不以諸侯爲大夫役也邾小國也不比于曹衛諸侯之師八百乘所謂肥牛僨孤豚之上然竟能不屈于晉晉亦如之何哉人患不能自立耳天下豈有自立而絀于不義者哉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商人弒舍自立是爲懿公

商人非有重權止以矯詐務施遂至篡君竊國故威福者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胡傳云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曰成舍之爲君者所以重商人之弒也此言非也踰年而後稱君者不忍于先君耳人子之禮也先君之嗣子何待成之而後爲君商人弒逆大惡何待成舍之君然後重商人之罪乎然與州吁異者何也州吁有寵好兵悍戾不

剽非一朝夕其弑也蓋以力加于君者故去族以著其暴惡商人務施聚士乘其君之柔闇陰謀簒國其弑也直盜賊竊發耳故存其公子以見禍起公族其實弑一也罪無差等也一公子作亂齊之世臣大家起而誅之有餘力然而不爲者懷其私德而忘君父則弑君之罪又不獨一商人也

宋子哀來奔

不書官明其不爲宋公臣也書字貴之也傳曰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辭千乘之

卿而不染于亂君之朝可謂不以利回有幾先之哲矣是以君子貴之

人君以用賢爲第一義宋昭無道獨用高哀爲卿最得然竟不能得高哀爲用乃知尊賢必須親親不能親親雖有賢者不爲之用欲不亡得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齊人執子叔姬

天子之使可執乎先君之夫人嗣君之母可執乎國君之女可執乎此之爲辱已甚周弱不能問魯與齊勢均力敵況弑君之賊人心未附而竟不敢以一矢相加遺何也前聽杞絶婚今聽齊執女爲魯之女者不亦難乎

子叔姬齊之國母也不言齊人執其君之夫人而言執子叔姬此見臣子無執上之詞且以甚魯也單伯周大夫左氏有明據而胡傳必以爲魯之命大夫其意絶不可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單旅卒乘國家之所有事悉索敝賦以與齊從事何必仰鼻息于人晉方無君魯可但已乎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家氏曰穆襄之族連歲爲亂剪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爲簒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耦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于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至也然髙子來盟亦不言使不獨耦也惟魯人不宜受亂臣之盟耳春秋書

之以病魯也廬陵李氏取孫氏之言謂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閒以謀其國于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其來出于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于事宜能其官也此言可以感動人臣處國家之有憂患者然是時宋患之所急不在鄰國釁本已成禍在肘腋華耦如實有憂國之心當爲昭公調和公室消彌內難不效則以死繼之可也乃遠事不急之盟而備官屬盛威儀雍容若無事之人何爲者邪况弒昭之後華氏安然無恙忠于謀君者固若是邪然則舉官何也司馬也國之安危係焉方有內難而出盟以是爲志不在君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胡傳謂文伯惠叔二子哀誠無已故魯人從其請仲尼因而不革以敦著教也其論良善雖然未盡也單伯未歸子叔姬未釋魯與齊方當讎討未可通也而爲一淫亡之臣汲汲相求何其不自重之甚也雖二子之哀誠可念而喪終有歸之日何必此日故就事論之似爲善而以上下文合觀之譏莫甚焉康侯之論葢見其小而忘其大者也

穆伯奪襄仲之妻亂甚矣仲請于公將攻之惠伯諫止之及其喪歸襄仲欲勿哭惠伯又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又悅從之嗚呼人亦知親親之重乎以穆伯之不道惠伯猶委曲調和其閒襄仲勉從以全昆弟之愛世之離閒人骨肉及天性之親以小忿自相傷殘者亦獨何心耶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猶以奉王命爲魯德也傳文甚明必以爲魯大夫何也

王者至魯也受執囚逆辱王命矣未成所事至亦何顔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郤缺伐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是堅心黨楚此伐自不可少但正己而後可以服人新城之與盟者不聞有尊

王之義徒以威力挾一邾而不恕晉之為人所輕久矣況晉侯不出大夫主會盟即非從楚亦可以不至晉徒欲人從己耳非義舉也雖有城下之盟乃力不足豈心服邪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為齊人之侵也恃人以為國不可以為國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同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弑君之賊受賂不討夫獨非君乎利重于身自背已然甚矣諸侯之愚也畧而不序深惡之也不殊晉侯等之于諸侯也總稱諸侯諸侯皆罪不必專恃晉也世衰道喪於是為甚有王者作所誅獨一商人也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一弑君之賊魯人欲問之而不敢天子以好求之而不得執王使伐與國盟扈之諸侯竟無如之何也此以見伯功為不可恃而周之君臣一日不可忘憲章文武之思也卑伯至自齊雍容若無事人執使之罪周亦甘之矣尚忍言哉至是則晉罪為不勝誅其去商人幾何來歸子叔姬在盟扈之後見商人操縱自如天子伯主諸侯舉不入于其心可羞也嗚呼周公不可作此時有一齊桓商人亦何能為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思之也切矣

齊侯（饑）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侵我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凡肉逆之人終以取敗

季文子以無禮決其不免不獨一商人千古不爽人亦知之乎

侵我遂伐曹以傳文觀之因我而遂事于曹也魯可但已乎同盟同患之國而不能與之同仇魯之不振乃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蘩）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陽穀齊地○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會者我往也弗及盟彼拒也是魯人求盟而不可得也夫齊之辱魯甚矣魯人安受之而弗敢較也

又請盟焉不亦甚乎及求盟而見拒不益之辱乎季文子賢大夫也而所爲若是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國文子之謂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不告閏月遂習以爲常雖不閏不告矣禮之廢也必有其漸積習之久徒存餼羊始于此也於是王覲禮廢諸侯所與王屬者奉正朔一綫耳故聖人特書以懲魯人之怠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齊地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故盟于郪邱

及者內志也求之如此其急也納賂而後得盟魯之爲國苟免而已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聲姜

毁泉臺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毁泉臺

毁泉臺小事也而必書以爲有輕先祖之心也是以譏之世之爲人子孫者以禨祥小數而棄先人之所經營往往如此胡傳以爲譏文與君之萌則甚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幸災樂禍小人之所以爲利而不知天下事未可逆覩也如庸人者適足以自亡而已矣然以楚之強必合秦巴而後能滅庸庸苟不敗釁未易亡也若楚秦人之宗廟則強暴是其本色三國稱人蓋均罪之也胡傳以楚不稱師爲滅罪之詞是許楚人之滅國也

高氏曰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于中國盟會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已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

不振也於是而又知晉楚之所強弱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遂滅庸是時楚蓋岌岌矣蔿賈一言楚賴以安謀人之國不深惟事勢動以國事圖苟免幾

何不卞人國家乎澶淵之役苟非寇準將爲王欽若陳堯叟所誤而國事不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弑弟文公鮑立左傳宋昭公將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以宋昭之無道見弑春秋不廢討賊之法君臣之義不可亂也宋昭必欲去公族以爲快卒之公族無恙而身膏于刃世之骨肉自殘者亦可省矣蕩意諸死節春秋削而不書既不能匡正又不能見幾匹夫匹婦之諒君子不取也

弑昭公者公子鮑不稱主名而稱宋人宋人弑之以奉鮑鮑不獨弑也楚比立而後虔死宋昭弑而後鮑立故不同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討弑君者而猶立弑君者列國之大夫也有同心矣君人者又惡可不自立君臣之義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葢九月始葬左傳云有齊難是以緩考之一年之中無齊人侵伐之事而郪邱之盟又在聲姜未薨之前何難之可言聲姜文之生母也而如此無怪乎王罷叠施而不報視朔禮廢而不復也春秋書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文無所加而不孝之罪不可掩矣

齊侯伐我西鄙（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公請盟六月盟于穀杜云西當爲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發）盟于穀

魯以賂求盟而猶不免於伐必得其親盟而後已求苟免者竟何益

諸侯會于扈（宣元年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會于扈平宋且爲魯討齊也平宋者成宋鮑之爲君也立鮑者諸侯之大夫諸侯不悟而又爲之成之再取賂于商人更甚矣所以啟鄭人之侮也此後齊晉之君相繼死于弑其所從來者漸矣

扈之役晉侯不見鄭伯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卒能屈晉而要其質鄭以小國而存于兩大之

間則以能自強非委靡以倖苟免者故夫子以為
命嘉之世之歷于威勢不敢出一辭甘心屈辱則
非盡強有力者之罪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求盟不得而繼之以納賂納賂不免
而繼之以親盟亦可已矣而又遣卿拜盟魯之懦
一至此乎至拜盟而又欲食魯之麥商人苟不死
魯之禍尚未已也然則曲意求人者亦復何益書

曰公子遂如齊甚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魯君最弱然自隱以來未有如文之甚者非弱也
直闇耳不知天王加禮之為寵不知處父盟己之
為辱不知齊人執女之為虐緩作僖主則輕父緩
葬聲姜則輕母大室屋壞則不敬宗廟四不視朔
則不崇天子縱逆祀則亂君臣嬖敬嬴則亂嫡庶
賂齊求盟則辱侯服雖在諸侯之列幾不比數于
人文恬然安之魯之衰自文始也

秦伯罃卒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左傳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故二人謀弒懿公懿弒兄惠公元立
商人弒君之賊也其死也亦曰齊人弒其君何也
商人于王法為賊于齊人為君也姜云殺商人者
職歜兩人而以為齊人見今日之殺商人者即前
此黨商人弒舍執單伯子叔姬之齊人書弒君者
罪齊人既以為君而弒之也因此見人臣處難之
義焉商人簒弒齊人未必皆心服之也然而相安

于無事者以為我不與同事可以免罪耳及其見
弒亦未必不心快之不知安于其土而食其食雖
欲不謂之君不可得也既已君之而又幸其死以
為我原不為彼臣即商人亦不甘也人臣無伏節
死義之忠中立以圖苟免而欲無惡名之及無此
理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

（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二卿并使有異於常其中有不可知矣所以著襄仲之謀也

冬十月子卒（太子赤不日者不得其死非其正卒之日也）

言子則嗣也卒不日則弒也弒者襄仲也襄仲前事見于經傳者足稱爲賢今以敬嬴之私恩遂蹈大逆功利之際難言哉卒之子孫竟有臧孫許之難卽以此日求富貴之事爲之禍胎亂臣賊子無所容于天地之間雖倖免于身竟不能免于子孫

可懼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大歸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文公身死未久子弒嫡逐推原其始則敬嬴之爲禍也爲人君者亦嚴嫡庶之防謹閨門之內而已矣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經于弒君有稱名者有稱國者解之曰稱君君無道稱臣臣有罪吾甚疑之至于莒庶其之事杜註及林堯叟音註皆同此說蓋不能無疑也弒庶其者莒僕也僕庶其之子也有道無道之說固不可通于弒君之賊若子弒父亦引無道之說蓋信其言之妄也蓋稱名者獨爲之也稱國者衆爲之也楚世子商臣獨爲之也莒僕因國人以爲之也莒之人與子弒其父雖欲專歸獄于僕可得乎此書

國之意也

於時諸侯散亂亂賊并作齊魯宋莒相繼弒逆楚復出盟鄖伯奔逐晉靈隨之矣有伯則震天子無伯則危諸侯覩齊桓之世不胥擾哉夫子所以深用公之思而大管仲之功也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七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許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東海范　驥節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弒立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謂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美惡不嫌同詞非也有是事則書無是事則雖欲譏之亦安得而譏之即位有書有不書當日有行有不行耳可以見是非非謂是非必因書不書而後見也即位大事彼實行之春秋即欲不如其意亦安得而創之哉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者有姑之詞姑者敬嬴

宣公弒逆之君襄仲弒逆之臣而文無貶詞何哉蓋就事論事此春秋治人道之大法若敬嬴宣仲君臣之罪蓋自有在也夫人不稱氏胡傳謂夫人與有責焉過矣彼女子又何知陸粲駁之曰婦人從人者也又謂以婦姜至爲責敬嬴非槩指爲有姑之詞然則宣可以無毋乎此與書成公逆女正同其所以不同者則考其時按其事自知之不在於斯事爲之曲說也若以喪娶爲罪則大逆極惡於喪娶何有哉

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請會也

季文子魯大夫之賢者也宣公之篡俛首屏氣又爲之如齊納賂則所謂大臣之賢者如是已乎季孫行父魯之世臣也濟西田魯之守土也子卒宣立豈行父如齊之時先公遺土奈何一旦而畀之齊也行父之罪於是爲不勝誅矣若宣者得國已後何有於濟西田齊以貪賄助逆顯犯天下之公義夫子悉書之蓋皆顯暴其罪以俟天子之刑章而惜乎無有能起而問之者

文子秉國之鈞志不在君父幸宜以爲利耳故陰相挾而曲相就然則子赤之禍文子未容末減吾前謂亂臣賊子不必推刃於君父者於晉見文公於魯見行父一則功揜天下一則世稱賢相而不

知其包藏禍心一而已矣是故知文公文子之無逃於春秋而欺世盜名之臣懼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謂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不肯薄秦於險

河曲之戰撓臾駢者趙穿也胥甲父次之今既明正其罪矣乃舍穿而獨坐胥甲父又不於他國而於衛放者宥之以遠也衛可以爲遠乎然則於衛者是欲併庇胥甲父而不可得也姑以衛飾耳目耳趙盾久執晉權外黨齊宋內庇罪臣不臣之漸

日不可堪況加以靈公之暴君臣不能相保已可逆覩矣故有名爲討罪而實不盡其辜者此類是也春秋書之所以著強臣撓法行私之罪不爲一胥甲父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齊惠爲公子不義商人可謂正矣及其爲君則身王魯宣之篡且爲之婚以結其親又爲之會以定其位前後若兩人然何也身爲六國之君親經篡弒之禍而不能懲前毖後爲名義所恃賴雖強暴可行於中國而終不能有濟者不知所以強之道也

公子遂如齊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割地可以得國亂臣賊子何憂焉晉伯何事覩齊魯之事者尋常則宥之處心已久爲己異日免討之地不欲問之也

秋邾子定來朝

此獨非朝篡逆乎若以滕子之例誅之亦首惡也

何獨無貶茅堂胡氏爲之說曰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殊爲不然譬如有殺人於此立法之初既已殺一人矣其餘殺人者皆可不問是州吁之後不必再書宋督叔牙之後不必再討仲遂也有此理乎

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遂侵宋左傳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侵我遂伐曹因我以及曹也侵陳遂侵宋因陳以及宋也因我以及曹者因曹來朝於我因陳以及

宋者因宋受盟于晉比事觀之晉楚皆爲私利討賊之義寂然于天地之間矣楚莊以伯稱而事之無足觀有如此者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經削宋字

宋陳不可并救而趙盾并救之所以救陳無功而紬于楚救宋不書不但不予其救宋正不予其受宋也宋既不可救然既被楚兵亦無棄於楚之理失在始之不治於此之時惟有先治楚人楚退之後仍治宋人乃反與宋合謬之謬也此所以爲趙

盾之事也楚莊能討夏徵舒而不能討宋以莊與孫叔敖之賢豈其不能倡大義以威中國然而不爲者以父商臣爲之碍也若夏徵舒則渺乎小矣人無敢言者故正名討之耳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

宋公於是乎儼然列于諸侯之上會師伐國矣此宋鮑也以義討之以待斧鉞之八耳使胥官之罪人稱師與聞諸侯之事者晉縱之楚促之也鄭以中國之君而導楚內攻此不可不伐但與宋同伐則萬無能濟故分災恤患安內攘外義事也其在今日則猶以治宋爲先而伐鄭有不足言者矣春秋書宋公陳公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非美詞也見當日諸侯與伯國之君大夫所謂義舉者如此而已矣曾何足以服鄭故君子有所以服人者然後求以服人苟爲不然則雖以晉悼之明入鄭之睦與楚人競力敝於道途者八年而不息正謂治之不以其道也況趙盾乎黨同伐異事無

可觀非謹嚴於微之說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左傳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林云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

帥師動大眾矣侵崇則已小矣謀國不臧宜其不競

晉人宋人伐鄭

諸國同宋伐鄭已無以服鄭況獨與宋伐鄭鄭肯服乎晉本伯國諸侯所望義而歸焉今甘心入於逆黨伯之失也安能尤人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左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林云大夫主戰於是始）

宋華元鄭公子歸生皆上大夫也各帥師野戰此必大有國故矣而不然也華元爲篡君致力歸生爲楚夷效死皆可誅也無義之戰輕殘民命是聖人之所欲治也宋鄭之是非有不足言矣華元以國卿不能用衆至於見執辱更甚焉如此而倘可以謀人之國乎經書獲宋華元所以深賤之也非賤其見獲賤其爲不義之戰而見獲耳

秦師伐晉（左傳報崇也）

秦師伐晉由晉之侵崇也伯國動不以義無故侵人盜賊之謀也伐則能執詞以問晉矣不能屈秦而見屈于秦此見秦之能國而晉益見輕也是時楚方爭伯鄭叛即楚陳宋之難未弭晉不能聯秦抗楚無故侵崇以生秦患此之謂助楚自弱期以守伯不亦難乎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晉釋宋不誅而與之合兵侵鄭此黨惡之師爾無名義可以動人故不足以服鄭胡傳失之於始是也王氏經世曰趙盾因救焦而侵鄭潛師掠境稍欲洗大棘之耻塞宋意而還耳而不虞楚師之遽出也合諸侯之師遇一鬬椒而不敢交綏事之愧屈一至於此皆起於受賂釋宋不討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靈公弑成公黑臀立）

書日書名詞嚴義正亂臣賊子於是無所容於天

地之間矣陸燦曰桃園之弑操刃者穿而主謀者盾史狐據其實而書之其折盾之詞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蓋以是誣盾之主謀乎弑也不謂盾非弑君而故加之惡名也左氏不得其意而謬爲仲尼之言謂盾爲法受惡又云越竟乃免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旨甚矣此說是也胡傳謂有今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弑惡莫慘於意今以此罪盾是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此猜度之詞非定案也夫君討臣何論是非獒嗾

甲興之頃盾不伏地請死而殿陛之間以亦相向盾出而君弑此尚容解說乎況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太史既明告之矣宣子甘受惡名而趙穿竟置不問又使之逆成公以固其寵則盾之心路人知之又何止於今將而已以為誅意不亦謬乎

靈輒不忘一飯之賜而倒戟以免宣子宣子不忘姬氏之愛而以公族讓趙括古之人知德報德如此三復之令人泣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夫子於祭祀書之如此其詳也非徒令人具儀文修常節而已所以嚴之也嚴之者天人合德之際必有實相與者矣苟知祀事不為虛文安有王喪而可以卜郊者乎若魯之不當舉望祭則自有郊時而已然不必於此譏之也猶者可已之詞廢重而舉輕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諸侯不至非細故也

楚子（莊）伐陸渾之戎（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凡天下之人無不貴可使賤富可使貧惟天子不然一失勢則措身無所雖欲退處於匹夫有不可得故天子不得恃人而立勉以禮與法持天下而已陸渾之戎逼近王畿而楚伐之此其志有不可知者矣為周之計飭戎整旅固守四境告於諸侯以待勤王周室雖衰名義尚在即不能大創之然

中國之氣猶伸王室之靈猶在也奈何楚師未及勞使先往問鼎輕重大小㬇㬇乎有易代之志矣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危之也以為有發憤之心者必且投袂而起天下事尚可為而無如天子幸其去諸侯安其來以是為天子諸侯無一人焉恨之也

夏楚人侵鄭（左傳鄭即晉故也）

晉以受宋齊之賂啟鄭人之侮晉成初立而後從之以召楚兵晉能庇之則可矣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齊魯以兩大國平郯莒而竟不能得其從又因憤稱兵伐國披取其邑何國之能爲書曰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伐莒取向所以病公失人治之道也小

人視之爲利不知不德而貪譬之無基而築室厚怨而蘊毒君子畏之不止羞之矣善乎左氏推言之也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禮者聖人以爲治天下國家之急務也莒人不聽齊魯之平此其心必有不甘者矣伐之已甚取向何名

秦伯稻卒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靈公弒弟襄公堅立左傳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懼而從之

夷之弒公子宋實爲禍首經歸獄於歸生而不及宋何也歸生權足以弒君而宋無能爲也歸生以貴戚上卿手握重權大逆之事躬自爲之乃欲以首謀藉口減罪乎伐國不問仁人弒君何事而子公敢與之謀歸生之心居然可知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謂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

致危之也非也致之者正謂有高固之事耳高固之事魯之大辱也不致則至之日不明不足以見義屈者之脅於人也皆誅之之詞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左傳止言叔姬

高固何人而來逆女宣之女何以爲高固所逆宣不止女不許女不許宣不至止其父奪其女齊之

挾宣也至矣爲亂賊者亦可以鑒矣

叔孫得臣卒 叔莊

得臣魯之世臣也處君父之大變拱手聽命於人上之得罪於先公下之見薄於逆黨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所自處矣薄之云何杜云公不與小斂故不日是也從來附逆獻媚之臣未有不取厭於兇逆者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叔姬逆不稱子逼於高固宜不能有其女也來稱子見高固之所有者宣之女也逆叔姬與莒慶同故於此加子以明之

大夫無竟外之交高固非聘何以來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叔姬已適高氏何以猶稱子此夫子所不忍言矣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不以子叔姬爲高氏婦也猶言不知誰何之人以其女來爾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侵陳陳卽楚故也

晉以受賂失鄭今復失陳雖合兵侵之陳不服矣黷則玩玩則無震晉之謂矣諸侯之歸也不約誓而親其離也雖用師救之而不附況侵之乎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 成 使孫良夫來盟

言衛侯使衛志也而曰來盟衛志亦殷矣弑逆之賊不敢逼諸侯而竊國於魯者七年衛侯委曲以通之又爲之謀於晉其於世好則得矣如公惡何凡亂賊之心亦必有所畏通衛通晉是其幾倖而不可必得者也而衛先開其端彼又何所憚乎公

榖但爭日不日胡傳但言盟非春秋所貴皆無意味

夏公會齊侯 惠 伐萊

左傳云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傳之所謂例也但經之是非在所伐之是非不在乎會與及也若以會與及定是非春秋無義戰二例皆不可通也桓十六年會于曹夏會伐鄭疏謂諱謀納突故从不與謀之例又謂盟主之令上行乎下非正敵和成之類故雖先

與謀皆從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郯下云會伐郯是也可謂不與謀乎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可言王臣奉伯主之令從不與謀之例乎隱十年春會于中丘盟于鄧爲師期夏會伐宋此時未有盟主宋亦非奚比又誰諱而奉誰之令乃槩從不與謀之例乎總之以師會伐自當言會可以例爲春秋之袞鉞乎

秋公自至伐萊

大旱

此天災也人事必有所致之胡傳謂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是一說也而旱不必皆因軍旅也書大旱於伐萊之下孰以爲伐萊所致則固矣春秋諸侯妄動軍旅者不可屈指計不必皆以旱隨其後也

冬公會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晉地即黃父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天下事不取其幸成取其成之正蓋成之難而後可久苟且目前患有不可知者矣如伯在得諸侯矣然非謂力能驅之蓋亦自有得之之道焉故親之而諸侯知榮感之而諸侯知畏從之以爲安有之以爲利天下歸義故足多也甯母之會辭子華簒父之請而修禮於諸侯人心感服而齊伯以興宋襄不知此義苟求諸侯歸已而借力於楚諸侯未得而身辱國殆非諸侯不可合其合之非其道也黑壤之會以鄭平也鄭之請平公子宋之謀也公子宋弑鄭靈公懼大國之討遂以其君爲餌晉

之資彼自以服晉爲功晉亦以得鄭爲利於是宋之鮑魯之宜亦皆乘隙而列於會而伯主之會遂爲亂賊藏身之所矣非晉能合諸侯乃諸侯之用晉也自此諸侯解體楚莊市義少西氏之討中國之愧楚與晉懦晉以合之者散之也春秋以爲有其衆之不如其已黑壤之會蓋惡之也若創盟不書則姑爲吾先君諱以存魯焉爾非輕重所係也（君之體可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會至皆不書月所謂爲先君諱也苟無妨於天下人義雖諱以存吾）

傳凡王皆危之夫子亦危篡逆乎故知其說非也宣之王幸也於是諸侯無復有討逆之君魯宣亦無復顧忌之患而亂臣賊子肆行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黄齊地）

復者擅詞至黄乃復事未畢而擅復也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父母之喪且不敢返况疾乎苟不遣代死事可也乃難詞也有不得已之意焉然春秋不與也此見人臣有終事之義

雖不得已不可復也况有托而逃焉者乎

辛巳有事于大廟

有事大廟常事不書此書者為壬午猶繹起也若祭之日應未聞仲遂之喪葢仲遂未必即以辛巳日卒即以是日卒垂齊地未必即以是日聞若聞則魯當從叔弓之例矣

仲遂卒于垂（垂齊地）

仲遂卒不日畧之也畧之者示不滿於亂臣之意亦非以不日為誅也公穀以去公子為貶非也仲遂之罪非去公子可盡當以胡傳生而賜氏之說為正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猶者可已之詞譏之也檀弓記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若以天子之法治之仲遂弑逆之臣當追戮之何有於繹然以國家之典禮言之則卿卒而繹非禮也春秋就事論事以明大經大法不以彼廢此也故一仲遂也以法誅之則不赦之辟也以卿卒之則股肱之重也

襄仲弑嫡立庶於此纔八年耳享用幾何而身已矣且此八年之中雖得宣之寵其畏討負愧之狀恐無時而釋也彼固世家之臣也富貴非不足於身所博於宣者不過偏寵耳富貴未必有加於常也而乃以八年之日月易萬世之惡名亦何苦而為之况十八年之後子孫剷迹於魯併原有世家之富貴而失之乎彼甘心為亂賊者不過圖富貴苟知行險不如守經或亦可少悔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敬嬴）

晉師白狄伐秦
以伯國之師合狄人而伐其所德之國此不爲狄
乎又何必以號舉然後爲狄之乎
楚人滅舒蓼二小闕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云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敬嬴與成風不同成風實以子貴敬嬴以篡嫡奪
國罪人也其曰夫人所謂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

乎經書卒葬無譏詞就人子言之也國有常典備
禮書之故仲遂卒而譏猶繹敬嬴卒而稱小君一
理也若其罪則自有在不在卒葬之間也雨不克
葬亦事之偶然胡傳謂有天道何天道誅惡之薄
也
敬嬴以己丑日卜葬以庚寅日中葬定公以丁巳
日卜葬以戊午日下昃葬經一書而克葬一書乃
克葬亦有異乎曰日中也時猶有可待者焉然而
克葬幸之也日下昃時無可待矣幾又不成葬乃

克葬難之也臣子雖不忍有死其君父之心亦以
君父即安之爲快葬死者之所安也
城平陽
楚師伐陳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林云陳自五年從楚至是始及晉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未免敬嬴之喪而朝正于齊彼受其朝者方且以
亂臣賊子爲親我夫且不有其親能有我乎其亦
不思也已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

王室不討逆而徵聘壞法亂紀如此又何以責諸
侯乎得一陪臣塞責亦何榮焉義有執之而益尊
褻之而益玩者此類是也
孟獻子賢大夫也亦爲宜用何也宋之子哀魯之
叔肸春秋兩人耳宣弑君篡位天子諸侯國人以
至賢人君子習而安之且以盡心致力爲忠其所
事如孟獻子者公惡不復存於人心又安以聘爲
乎是故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公子遂皆如齊者也
人知病之未有及仲孫蔑者仲孫蔑亦爲宜如京

師則何以為仲孫蔑是亦叔孫季孫仲遂而已矣故並列之而仲孫愧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東方夷國）

書取根牟亦存根牟爾不平之事不遺於弱小所以為聖人之道也若魯宣者竊魯國矣於根牟乎何有

八月滕子卒（昭公卒文公立）

九月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鄭地）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伐之宜矣然必有所以安靖小國而後可以責其服從從晉則楚伐從楚則晉討為小國者不亦難乎且是時楚政方修非陳鄭所能抗晉為伯主不務所以治楚而惟小國是求厥後鄭不保而為邲之敗則晉道之失也久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卒子景公獳立）

杜註云卒於竟外故書地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亦書地非竟外夫國君之體至重惟卒于正寢可以不地然言正寢而地在其中矣若非正寢不論竟內竟外悉書地不必別有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晉衛不塟胡傳魯不會是也衛成於魯最為用情平莒通晉其意殷然宜不反其闕而且以黃父之止為衛尤甚矣小人之不可為德也若晉以伯國之君乃不能得魯人會塟則縱纂而自褻焉者也故一魯宣也正其罪而討之則天王之法伯主之義罪人求生而不可幾釋而不問反得其侮矣此皆可因事而深思之然則春秋罪魯人之不會塟乎又非也卒其所卒以存諸侯之體魯不會塟諸侯何病焉春秋所以責魯宣者固不在乎會塟與否也諸家之例以日月時斷塟之正與惡於此將安所施焉

宋人圍滕（左傳宋人圍滕因喪也）

九月會扈討不睦宋公與焉十月宋人圍滕然則會之不足以固諸侯明矣晉不討宋宋不感晉而且伐晉與國之喪則晉人親惡之過也假令宋鮑篡立之日晉人聲罪討之宋即不伏誅亦當惕息潛伏敢肆行伐國乎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為厲之役鄭伯逃歸在六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為春秋所貴杜預有是言矣此拘於稱名之例也若然則史魚邪無道如矢何以稱焉盡直言者洩冶殺直言者陳侯故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記事之體宜然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四如齊而三在春皆以歲首見也獨九年書月者以仲孫蔑夏如京師故特顯言之以著其無君之罪其餘不書月者不予其朝正於齊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我之田也歸我濟西田者歸其所當歸取不稱我諱之也歸稱我不以我之世土終為篡君之賄資強鄰之竊據也胡傳不取此說而以人欲之私為言然則濟西田可終不歸乎

鄆讙龜陰田不稱我彼以兵力取之我不能有也言來歸以禮致之也此言我我與之也歸則直歸之耳畧之之詞是之謂齊惠曾宣而已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杜云不言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惠公卒子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左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春秋之世諸侯世國公族世家強宗巨族是國有之但君親之以德以收股肱之助而臣亦各安其所以固維城之勢從來久矣衰亂之世人心不古情義漸薄忌能怙寵迭輿迭亡以至於俱盡良可歎也高國逐崔氏高國乃先崔氏亡終歸其權於陳氏欒郤不相能併為六卿韓趙魏收其利然則世祿之家自私自利忘體國之忠不但負國乃亦負家崔氏出奔非國家之福亦非世臣之利崔氏

以寵召亡亦有責焉交罪之也

稱崔氏見其爲齊之巨室左氏謂告以族不以名是也齊侯始卒巨室舉族出奔此君疑臣貳强宗不相容之詞亂徵也子産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族不安未有不啟亂亡之釁者故書以謹之胡傳取許翰之言以爲崔杼出而能返返而能弑以其宗强獨不曰崔宗强矣又有逐崔宗者乎何國無大族大族何必盡弑其君且崔氏此時豈敢遽有弑君之心哉齊侯能御之以禮亦何能爲棠姜之禍自夏徵舒已然何必崔杼蘇潁濱曰春秋之際大夫世而弑其君者獨崔氏乎而獨譏之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宣事齊惠甚謹胡傳責其汲汲於齊而薄王喪是已但宣弑嫡篡立於此十年至此始知其肆人欲滅天理無忌憚乎

宣公不奔王喪康侯責之不知王之喪非宣所得奔使宣能奔而王受之亦無所益於周適足爲亂

臣賊子明得意耳使天子知此義也仲孫蔑不生歸矣苟天子不以禮法假人不以强弱存亡亂其所守雖强諸侯必畏之况區區之魯乎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公殺子成公午立）

淫亂之君不至於殺身不止也胡傳謂禍莫大於拒諫殺直臣是也

六月宋師伐滕（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人伐滕）

伯之合諸侯蓋欲人之服之也然齊桓晉文之世無人敢與爭諸侯非獨其勢力之彊亦由其躬踐土有所挾而人不敢動耳齊孝不知而引楚夷晉人不知而蔑諸侯至於黑壤之會合諸弑逆之人以爲盟會彼蓋但以諸侯附己之爲利不知天下事惟公則人莫敢我爭一私而人有競心矣不但楚人欲私卽逆如宋鮑亦欲私之矣故圍滕不已而又伐之以必得滕爲主彼亦以滕爲我私也假令天下有執義之諸侯宋人安敢無忌而肆行若此乎

公孫歸父如齊

楚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也故使往楚齊惠亦惟其黨而已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春秋所貴于伯討者義也宋人伐滕未見所以乂安小國而又與之同事於鄭可乎且晉不能以義正諸侯諸侯輕晉不獨一鄭春秋雖不欲諸侯從楚亦不欲徙私於晉伐鄭稱人以晉不足以正鄭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報孟獻子之聘林云王季子即劉康公王聘止此）

報聘修禮於諸侯天子自以爲禮不知天子以正天下爲禮而煦煦結好不與焉故聘禮用之不當則褻禮長玩與無禮於諸侯者其失正等故非禮之禮大人弗爲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於時兼併成習得則爲之其侵伐取滅不止一魯而春秋於魯事必書卽宜之取向取根牟取繹亦無不書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若曰當爲國諱則是蘊惡欺天子夫蘊惡欺天子則其罪益大春秋所不忍施之於父母之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如齊左傳曰伐邾故也由此言之凡不仁之人爲不義之事其心未嘗不畏人討特以無人間其罪故相率肆行耳人君不以禮假人亦謹其始而已矣

齊侯頃使國佐來聘（卽國武子報歸父之聘也）

葵邱之會稱宋子在殯之詞也洮之會稱衛子未踰年之詞也晉屬父在而稱晉侯齊頃未踰年而稱齊侯無父之詞也春秋於事有筆削而名必從其所稱事可以酌輕重而名必從其實故也

饑

大饑之年聖人之汪意常在焉識此心也聖人不忍人之心不覺油然在念矣

楚子伐鄭（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傳云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强壓弱還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夫猶是鄭也猶是楚也何所見而前貶後直乎蓋救之所以可貴者伯國懷服諸侯自有其道救之則人得其庇救之則人得其實內有所恃而外有所懾故足稱也若郤缺士會之救則有其名而已不但楚人不懾卽鄭人厭之矣故其言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是以郤缺於九年十月救鄭鄭旋從楚而諸侯討鄭之師十年六月已在城下十年冬士會救鄭諸侯之師戍鄭而十一年之夏鄭已與楚人爲辰陵之盟鄭人反覆固不足言晉不爲人所信恃如此尚可言救乎故削士會之救不書以是爲中國無人焉

楚子書爵書伐所以傷晉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莊）陳侯（成）鄭伯（襄）盟于辰陵（陳地左傳春楚子伐鄭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卽此盟也由此言之則小國之苦晉楚也久矣去冬士會救鄭諸侯戍之苟能庇鄭鄭不南矣卽鄭而陳可知也辰陵之會服從于楚勢也晉人不能辭咎矣林堯叟謂序楚于上初予楚莊以伯非也楚無時可與楚子主盟則序于陳鄭之上夏盟陳而冬縣其國惡在其予楚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兩千乘之力集於蕞爾之莒無不如志然亦何益於强弱之數乎辰陵之盟楚氛方熾假令浸尋不已豈勝莒之力所能抗乎苟不耻爲夷狄屈則有瀆陳鄭而乞盟耳故凡陵小以自爲得意者皆助楚人以强者也

秋晉侯（景）會狄于欑函（狄地）

諸侯受命于天子作鎮諸夏威讋四夷順則撫之逆則拒之體有常尊無相褻也伯主而往會狄人

乎徃會狄是自狄也晉之威德可知矣楚之伯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命德討罪天子之事也天子委轡而大權落矣於是殺夏徵舒楚亦得竊之以市義然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葢猶以陳敵楚也稱人以微楚子猶云某國之人殺之爾不以討賊之權予楚子所以存天王也胡傳乃謂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之詞以是爲國人殺之也非矣君制命者也君不得討賊而

國人乃得討之乎

丁亥楚子入陳林云楚入國書爵始此

不入陳則夏徵舒不可得殺乃書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則殺夏徵舒非丁亥可知也楚子謂陳人勿動將有討於少西氏陳既聽命然後得取夏徵舒殺之環諸栗門陳人既定則討事已畢陳可不入殺而又入其意何居故書入陳以著其憑陵之罪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人陳臣也當言歸何言納二人從君于淫陷君于死自知不爲陳所容無可歸之理特借力于楚以挾其君臣故曰納納自楚人言之也二人奔楚不書以楚爲不當受納陳則書以陳爲不當容陳人安於夏徵舒而授楚人以討賊之名幾致國亡今又安於寧儀使淫臣布位世道陵夷非細故也杜註謂二子外託楚以報君之讐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功足以補過君子善楚復之此言非也陳靈非此二人不死徵

舒之弒二人成之罪不在徵舒下且徵舒弒君之罪昭著明顯何賴二人之言入鄭敗邲威無不加楚自足以辦陳亦無賴二人之力彼二人者藉楚飾罪尸不勞之功故人君有死亡國事有翻覆而此輩之富貴與國俱盡而後止杜註之言是開罪人之綱階國家之禍不可訓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賊而後書葬此所謂春秋之例也然終不能無疑凡見弒之君其葬禮多不備或不赴告於諸侯

故不書而有能如禮赴告者則亦書之不係於賊之討與不討也若陳靈公之葬亦有別說楚討賊楚封陳陳幾爲楚之臣屬書靈公之葬所以存諸侯之體且以別嫌於楚也

楚子圍鄭（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

凡恃强凌弱而擅侵伐皆罪也曰圍曰入則又甚矣胡傳謂滅陳而經止書入入鄭而經止書圍夫楚實不滅陳何得書滅雖入鄭但及逵路鄭請服

即退未嘗擾其人民犯其宗廟朝廷何得書入楚之是非但問宜伐不宜伐不在書法之輕重其書滅書入書圍但隨其事之所值非以是爲罪之差等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

荀林父以上將之任受專閫之權董率軍旅式遏寇虐乃不能奮武勅法使驕將僨事成楚伯而輕中國非小罪也書帥師所謂掃境內而授將軍書及楚子戰所謂惟敵是求書敗績則以中國之大幾一接刃而掬指以歸有臣如此將安用之是役也敗事者彘子曲狥者荀林父以體貌狥剛愎之人以士民飽豺狠之刃君父之委任不足念祖宗之威靈不足恤所以然者緣國家無必行之法故大將狥偏裨偏裨衡大將從古至今成敗一揆則荀林父之誅又焉可已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左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胡傳謂蕭已滅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諸侯耳此無據之詞也滅江滅黃滅六滅舒蓼皆楚人事諸亡國皆與蕭同又當誰爲告赴者春秋無不書之何獨此爲史外傳心之要與邪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何有於蕭書滅蕭亦猶書楚人滅諸國之常皆所以著其强暴之罪耳當是時中國不振旅蕭不求所以禦楚之方而又殺其所愛以激楚怒蕭之滅益

亦有以取之而徒望行仁義於楚子不亦鄙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衛地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

書人書同盟以是爲非衣裳之會也晉爲伯主曹衛皆爲侯服絜權量力皆足以有爲不聞所以自强之道區區用力於盟好之間且容亂賊於會天下豈有與亂臣賊子爲侶而可以有爲者乎以楚之强也猶假討少西氏以爲名晉之伯也固乃甘心於晁宋此趙盾之所以失諸侯也荀林父嗣政

不更前人之所以失又不悟楚莊之所以得區區會盟會足以奪楚魄乎側而稱人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如是而已矣

宋師伐陳

宋以得容於諸侯爲幸故先諸侯伐陳陳服可以爲功陳不服而挑楚楚隙而動自是晉人之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宋何病焉宋盍以伐陳愚晉而晉猶爲之討衛也如此楚安得不伯

衛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衛舊好也清邱新盟也衛人不以今日之新盟忘數十年之舊好其理自正且救陳必獲罪於晉孔達知之矣不以利害離交不以生死亂志不以伯國疑阻故春秋書救以存衛之志而絕宋之伐與人交正當如此也若謂應不會于清邱爲可罪而因以清邱責衛衛不受也討以得恤陳無罪是矣而又以叛盟罪衛則晉未知君子設身處衛當何以也所以不書大夫帥師而稱人者恤憐敦好人君之事取存衛之義不歸功大夫也

胡傳凡言救未有不善而於此則言書救意在責宋若衛叛盟不待貶絕而惡自見則以救爲善之邪爲非善之邪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於時楚爭中國晉伯偷安齊以東海大國不思起而繼桓之業區區莒是爭則已小矣然未可爲齊頁言也

夏楚子伐宋左傳以其救蕭也

伐宋猶夏之師也胡傳謂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

爵是許夷狄伐中國也且滅蕭不書爵乎何以無說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左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及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傳論兵有三敗而歸過於君特爲彘子存官非也剛愎不仁誠不宜參兵事然知人則哲惟聖其難之惟賞不吝於有功罰不貸於有罪御世之柄如斯而已晉性無剛故先縠敢肆其惡戮之而滅其族雖晚猶足爲快乃又爲不仁之人分過然則爲晉侯者惟有引過罪己敬謝彘子斯爲王者之德化乎書官者彼實爲晉大夫而召狄伐君何不去官之可言以楚子待令尹子文之事觀之則追念先軫之勳存其嗣可也滅之爲已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知救陳必死願以身說是不以一身之死生易兩國之好可謂執義君子矣使人皆如此何會盟之不固晉人不能窺宋人伐陳之情反以清邱

爲口實而討衛衛侯不能以義庇謀國之臣輕戮其良臣以苟免奈何不傷任事之心乎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子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左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陳鄭服楚不可不治然德實不競伐亦何爲

秋九月楚子圍宋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圍宋

楚人憑陵諸夏不復修鄰國之禮過而不假道其亦誰能堪之楚莊於是失制宋之義宋人亦得執而戮之雖云殺其使者必召伐然小國受晉楚之兵其常也楚莊傷諸侯之心晉人主盟乃不能聲其罪以告於諸侯而討之反自謂鞭長不及棄宋于楚則失之更甚自是而魯人薦賄之使往矣鄭之從楚不亦宜乎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頃于穀

胡傳謂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

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君若贅
旒陪臣執命初亦以爲然已而思之殆非也此公
孫歸父有事於齊而見齊侯耳非常聘之禮故言
會未必敢抗尊而行諸侯之禮也不然此下則會
楚子乃是薦賄之使亦可曰抗尊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莊）于宋（從孟獻子之言也林云吾大夫始特會楚）
楚子不宜會胡傳責之是已然此非宣之所能爲
也宜以襄仲竊國遂以其父子爲私人結齊結楚

非其父子則不可使也不知巳爲大奸所切齒乘
機伺釁攙政爭權非一日之積矣宣死而歸父逐
又安在其可長相保也
自十一年以來楚子盟辰陵殺夏徵舒入陳圍鄭
敗邲平宋無日不以中國爲事以中國言之宋鄭
陳蔡從楚晉會狄齊伐莒魯會齊會楚同室之戈
怡堂之燕豈久安之道邪比事而觀知春秋所責
不在一人一事之間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林註云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
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
及楚平矣不書必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
始書之據此則宋楚之平中國之民蓋岌岌乎有
被髮左衽之虞矣然則春秋膺懲之意於是乎益
亟而胡傳每以書爵爲予之豈聖人之意乎
宋及楚平於是宋陳鄭蔡許皆服從於楚大河之
南騷動楚勢浸浸不可遏遏胡傳不論天下之大
勢乃以稱人歸咎於二卿以情實相告何所論之

小也
申舟將行曰晉使不害我則必死莊曰殺女我伐
之及申舟被殺投袂而起不謀於羣臣圍宋自九
月至五月不解親暴露於師旅之中竟得其平夷
狄之君不肯失信於臣如此申舟雖死亦無憾矣
申舟奉其君之命雖死而不敢貳楚莊寧冒忿兵
之名不忍負信於臣以自削其威楚之伯不偶然
也宋堅守九月而晉救不至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信夫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邲之敗荀林父不但辱晉且辱中國此不洗之辱也以孟明之義推之無日可以忘楚奈何望楚畀緇圍宋九月嘌不敢出絳都而姑於狄取償焉受賞於國獻俘於周不懼爲狄人所鄙乎嗚呼孟明其不可及也夫吾是以知秦穆之君臣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左傳云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穀梁曰爲王命殺之又穀梁以王札子爲當上及公羊戚長之說皆鑿芊堂胡氏曰讀經當

有大吉有疑虞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專殺爾

殺大臣於天子之側無論嬌與不嬌法無可貸國亂至此法不懾於左右况能馭諸侯乎當是時楚東外訌觀兵天子之側問鼎之大小輕重周之臣子戮力同心猶恐不濟方且怙寵爭權爲蠻觸之鬬若王札子所謂至愚者也晉人復王孫蘇好人之所惡無王之臣其揆一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杞邑

文公八年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已爲壞禮之甚然事在伯國不得已而應之猶有國家之事焉齊魯敵國即有國故兩君任之即兩君不便數會如衛之使告於陳越國而謀可也大夫爲會何爲者邪諸侯以禮假人大夫交政於中國雖賢如孟獻子且習而安焉况他人乎

初稅畝杜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畝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胡傳謂廢助法用稅法按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是於百畝之中而計畝十取其一故曰皆什一也稅畝則於均分之外又計畝而稅之故爲太重胡傳謂廢助法用稅法稅法亦是什一宣公何取於變法

哉

稅畝之法自魯始魯不加譏而民生日蹙及哀公之世曰二猶不足固知稅畝非生財之道也近世之弊積逋不完而求增於新賦新賦日煩而積逋益甚新賦迫而急公之民益窘積逋甚而在官之入益微夫計畝以輸賦則力紓畝不加益而增賦則力窘計年以輸賦則力紓此年而併徵他年之賦則力窘人各完其常賦則力紓以此人償彼人之逋賦則力窘司賦者不取數於各人之賦而取

盈於有數之人則逋者益得以藏奸而良者且置錐之無地如此則田疇安得不荒逋欠安得不甚國家安得不困故不恤民而議巧取是盡民之術也民既盡即巧析秋毫將安施焉然則國家之患不在常賦之不足在常賦不入而不足也取二者但見用之不足而求增而不知完其增之者而逋其緩之者其數正相等也小民力不能辦則挺而走險不至君與民俱盡不止也嗚呼但計入數之寡而不核逋數之多此後世加賦之弊即魯宣稅

畝之法也蓋世間有不田之人而亦有不賦之田徹者通也盡人而田之盡人而賦之不使有逸人亦不使有逸賦而賦入之數固已倍於加增之數矣稅畝者變法之始也繼是而子產作邱賦繼是而商鞅開阡陌法日繁而民日病先王之良法蕩廢不可復尋皆不知厚民之生而輕議法之罪也

冬蝝生[illegible]

饑

何休云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此至言也夫君人者但務取民而不顧民窮彼民饑而君能晏然已乎以困之術取之及其困又不能不散之則出入之間孰多而孰寡然而君民所損已甚矣始知先王之慮長而變法之害大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illegible]

李堯俞曰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爲乎王是歷十二世王業日衰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蕩盡之也是也宣王中

興之君也宣榭火周室不再振乎胡傳謂貴戚擅殺大臣天子不能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夫周致亡之事多矣豈止擅殺一事邪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與桓三年同胡傳既於去年饑譏宣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矣此大有年又以爲異幾亦咎有年亦咎宜肯服乎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午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文公十五年蔡莊公甲午卒子文公申立史記之文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

己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定同盟于斷道晉地左傳討貳也

斷道之會宋不來矣陳鄭蔡許從楚如故所謂示之以整使謀而來者安在不能守信不能字小諸侯相率而去之其晉實有闕將誰尤焉斷道之會會之醜者也胡傳謂諸侯同心謀伐齊是時魯方媚齊晉侯方使郤克徵會尚未有婦人見笑之辱齊未有釁何云伐之胡傳不知何據穀梁以為同外楚亦非實事斷道之役罷歸而士會請老矣蓋以避郤克也其謂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蓋既不敢以國家之士馬狥其臣喜怒之私又不能禁其臣之喜怒以孤身受潰決之禍避而去之亦善息之道子西不識此意所以代鄭人受白公之刃也世人貪戀祿位苦與異己者敵盡其力以相傾危互為黨援不顧國事卒之朋黨之禍與國運相終始而身亦俱盡方之范武子不亦遠乎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

叔肸不食亂君之粟且不去以全兄弟之好雖寄跡污朝實鴻冥世外春秋第一人流也書公弟見公之有弟肸能為弟公愧矣愧於子赤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傳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此討貳之師也齊侯受盟前事可已矣此後郤克

必欲逞其私憾何也伯主無政刑大夫凌與國欲以屬諸侯不亦難乎

公伐杞

林云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人就鄫以戕鄫子鄫人所職何事邾子之不道

鄫子之不君鄫人之不臣胥見之矣

甲戌楚子旅卒莊以文公十四年立至是二十三年林云楚始書卒

胡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按子楚之本爵也夫子作春秋以周天子臨之楚自應稱子非夫子筆之也本不王何名為降吳徐皆然非故以子狄之也三國本狄亦何待稱子而後狄之滕杞稱子皆時王所黜夫子亦安得而侯之胡傳以進退諸侯為名實之所由定何其謬也

楚莊子僭不須言但其內治國家外禦諸侯舉動皆非晉所及至正名討罪更為人心所服春秋始卒之蓋待之以晉乎

公孫歸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東門氏

歸父如晉謀去三桓也是則與魯宣之密謀也然不亦晚乎襄仲躬弒而氣怯宣公竊國而內懼三

桓乘機挾制攘國之大權以歸私室宣雖以襄仲父子為腹心而亦末如之何矣討無復之欲借力於晉乃使晉之車未返而舉族外逐矣故三桓之張自宣始

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

魯宣十八年竊國天子不問伯主不討鄰封不罪獲保首領以沒不亦幸乎以其事言之則以齊惠為與主傾心媚結畢惠之世不敢有異志懷襄仲援立之私以其父子為私人終身托命焉雖云竊

位據國亦理屈神悖於是畏友邦而不敢會黑壤之役强顏一出遂爲晉侯所辱若莒僕之事喪氣於季孫君臣之體掃地政權拱手授之三桓矣甚至身止於齊庭女奪於高固爲魯國不洗之辱終其身無一善可紀而自是日衰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魯地）

歸父逆子竭力於逆君無善可錄然就事論之則季文子與襄仲同惡彼惡能罪襄仲穀梁謂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是也雖然此非成

之所能爲也政在三桓去其害己者成固無如之何也季文子逐莒僕於宣立之初逐歸父於成立之初皆有以挾其君之短大權拱手攘之已真巨奸也成之隆替於此决矣初政如此而欲禮樂刑政自已出其可得乎若歸父壇帷復命進退有禮謀國不成去有餘恨君子悲之取節焉可也

魯成固不及漢昭然亦不能爲漢昭何者漢昭威福未移魯成則事權已去當尸即能勉留歸父無論歸父不能忘三桓即三桓豈能安歸父君臣猜貳事勢决裂其禍必有不可知者成公未得拱手而擁虛器也嗚呼襄仲甘心犯逆爲子孫富貴計耳乃一身之享用幾何時而以亂誨亂使子孫庇身無所不亦悔乎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舅犯曰孺子其辭焉亡人無寶仁親爲寶是故不仁之人未有可以長享富貴者也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八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校

河北張縉彥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　驤節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杜云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祖宗之制兵非不足不能整旅而但求益兵徒滋擾耳且魯千乘之國非弱也能用魯千乘之賦東周可為不能用魯昌間比蒲非吾有也初稅畝益財也而三家四分公室作丘甲益兵也而公臣三耦不具不務收其所有而務生其所無其益幾何宣公之末欲去三桓權臣之禍□成公室之威已去不務其本而先其末所謂愚而拙于計者也

子瞻譏杜預之說為非是而取穀梁之說以為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魯為重斂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其言甚辯而有理然如穀梁之說責農夫以工人之事則通國之民凡井邑州黨都甸皆為甲者也今言丘則是丘而已矣穀梁之說不可通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懼齊則乞楚師懼楚則盟晉侯奕者舉棋不定不

勝其耦況與人無信乎強臣專政惟不便已者是圖成公不知齊為父之所德聽三桓而與之為難欲自為國得乎又可異者歸父與晉謀去三桓則納之臧宣叔逐歸父而盟晉侯則又許之大國無一定之義無怪三桓之恣也

晉既許歸父去三桓而又與臧孫許為盟此季氏私考所以謂其去三桓為左氏傳聞而非實事不知晉非有惡于三桓亦非有愛于歸父歸父得君用事則從歸父三桓專政擅魯則從三桓魯之事

我何有焉襄十四年衛人出其君晉悼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齊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于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三桓魯之寵者也春秋之君習用此術久矣臧許之事不足異也此晉伯之所以日衰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戎狄天子瑕嘉平戎于王戎可與王平乎劉康公徼戎殆亦有不平于心者乎惟是天下事當慎之于始以戎為不可平則當辭晉人既屈于晉人而許之平則姑守信以俟時乃不度而徼倖于一擲其失愈遠故可恨也

天子之師天下莫之敢抗故不言戰而以自敗為文胡傳說是姜鳳阿從季氏私考謂劉康公為徐吾氏所邀不及陳而敗故不言戰而駁胡傳為非夫獨無尊崇天子之心乎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頃伐我北鄙

齊於是不甘心於魯矣其釁則三桓開之也強臣苟自為利豈顧國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林云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

魯衛為好而斷道新與晉盟誠不宜負但魯則強

臣擅命而在晉則未有會伐之使也衛強於齊乃輕犯其鋒何邪以為為魯是為強臣役也以為為晉則齊晉新有繒之盟矣為國者不求正其綱紀而輕以三軍之命徇私好以為存信義是信義之賊也若孫良夫以齊人之辱懷郤克之忿不量輕弱以國僨怨則罪更不可勝誅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鞌齊師敗績

第一六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正内

林云鞌齊地去齊五百里稱及齊侯戰大夫公然犯君矣謂大夫挾私怨以凌國君耳非謂敵國之大夫不宜與敵國之君戰也

諸侯侵伐已謂擅命况大夫乎晉魯曹衛之臣各以私憾同心積怒于齊魯則四卿並出晉幾空國而行曹衛因人佐鬭合四國之力以萃于齊必快怨乃已天下無道政在大夫矣鞏朔獻捷天子猶能詰之惜不能明正其詞以聲陪臣之罪也不稱齊師而稱齊侯葢以齊侯治四國之臣而惜其不

足以與此

秋七月齊侯頃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地穀梁云去齊五十里

使者齊志及者晉志齊敵晉而弱魯衛曹莫之敢抗也一旦以無禮召寇一敗而靡使國佐以賂求免不亦恥乎郤克以一笑之忿殺人盈野亦可已矣必欲辱及齊侯之母使齊激怒然後不得已許之盟復怨不已甚乎此一盟也深誅四國之臣恣横無禮譏齊侯之輕脫以國玩而不知恥也然書曰如師行人之詞非乞盟也齊雖行賂有輕之之心若曰只此足以辦四國之大夫矣非心服也書及而不言王者姓名求盟在晉醜之也

林註云屈完來盟于師齊桓退師而後盟于召陵修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于齊也以齊桓之所不致而四國之大夫敢爲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穀梁四年夏許男新臣日卒穀梁疏云諸侯卒但有

大惡不論正與不正皆時宋鮑弒君得國可不謂大惡乎而日何也穀梁註於此無一言毋亦自知其窮乎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汶陽田左傳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左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魯地○林云楚書公子自嬰齊始

楚之師爲救齊也齊之舉則郤克與季孫行父爲

之郤克避楚而遣歸行父遂以其君會夷狄之大夫而不以爲辱何也行父欲專魯權苟得結楚之歡足矣惡知嬰齊之爲楚臣吾君之爲侯乎據跡以論晉楚齊魯曹衛之事雖若無禮在齊而誅心則強臣爲政爲國不治強臣而言安攘未有能濟者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會有蔡侯許男以乘楚車不書從楚者共十三國

合十有二國之君臣以聽命于強楚之大夫中國

于是乎損矣故削而稱人非匱盟之謂也嗚呼楚方縱兵召會晉頗飲至策勳誰主晉政而甘心自縶非郤克乎彼郤克者惟知釋怨爲快豈念國家之榮辱哉行父借郤克以爲利郤克借行父以濟私權臣交結而鞌戰成鞌戰成而蜀之會盟亦成所謂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莫甚此矣悲夫後世人臣之論功者強半皆此類也然不諱公何也天下之大夫畢會而夷狄之大夫乇盟此桓文之力所不能得而入春秋之世所未有之變也故不諱公

若將以公臨其上而主此盟者所以糾各國之大夫姑以存諸侯之體也

斷道之役晉侯自爲政從之者不過四弱國而且以閉齊釁蜀之役楚公子嬰齊爲政從之者十有三國而齊人與焉伯國之君曾不如一強楚之大夫可憐哉推原其始皆郤克一人爲之也人君亦何愛于強臣而曲狥之

項氏曰蜀之盟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者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

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景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襄○左傳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左傳云討邲之役也邲之役非鄭罪也楚子入鄭之都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人救鄭之師以愎將僨事掬指而歸如此而欲鄭勿從楚乎不能使楚勿爭鄭而但欲鄭勿從楚不可㡬之事也若釋鄭以兵車從事于楚郊則諸侯方畏楚亦不可幾之

事也晉之失不在爭鄭而在御諸侯失其道人離而不附區區爭鄭亦已疎矣軍敗于邱輿以為楚捷何復有霸圖乎、

辛亥葬衛穆公六月

衛侯方從伐鄭二月魯公始歸衛侯此時亦應未還則葬穆公者何人也送死人子之大事是衛之從伐固亦有不得已焉晉不體小國之情而奪人親親之義非所以為教也柰何欲人之親附而伯諸侯乎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胡傳引劉絢言以前稱桓宮此不舉謚知為神主未遷似矣公羊曰宣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于情更為迫切則劉說非也三日哭為得禮矣變不慮生或者天示絕宜之意乎姜引西亭辯疑謂為成之別宮如晉虒祁楚章華之類如此則何哭之有

乙亥葬宋文公七月

宋與衛不得以時葬其先君皆晉人為之也稽時考事其義自明若宋文始厚葬左傳之言也春秋據事直書其失自見厚葬正未暇譏也

夏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是時諸侯但知有伯國而不知有天子但知汶陽之私德而不知朝覲之公義魯為王室懿親天子寵禮賵含會葬錫命無一不具而魯人不應求車求金猶有屬望而魯人不悟於是恩禮衰矣成繼篡嗣位正宜請命天子以正始而制強臣乃漫不在意即位三年絕無天威咫尺之義徒奔走於晉可歎也已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林云鄭始書大夫將然帥此紀書帥生師師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汶陽邑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胡傳云復故地而民不服至于命上將用大眾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時初稅畝作邱甲稅斂日重所以棘雖復歸故國而不願為之氓歟此足以

譬有國之君以殘刻失人心者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晉人滅狄諸家甚譏之夫狄人橫行中國無國不受其害晉人乘時剪除之使中國安枕亦一快事所可恨者治狄不以其道酆舒旣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此人鬼所共憤晉不爲之紓其恨反執其君土其地酆舒竟逃死若非衛人歸之晉且不問今又窮其種類而不以其罪所爲之不平

更有甚于狄者故可罪耳罪不在伐狄也諸葛武侯將北伐魏先定南蠻苟晉能以道行之安見伐狄之非義舉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庚來聘

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

左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以魯公之方如晉而歸也豈敢貳晉者何盟之尋小人之心禮輕而疑重亦曲意事之時有不相信之心一不要結則嫌釁生歷觀人情未有不然者不獨一晉也若衛則又以小國自疑耆盟晉而不盟已遂以爲有厚薄之分故亦欲强同之耳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林云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聘禮也聘而盟聘爲不足固矣以講信修睦之禮爲歃血誓神之事自以爲要結之厚而不知先王遣聘交鄰之意索然無復存矣兩書及盟而諱言公以見下盟大夫之失深病之也

鄭伐許

胡傳林堯叟皆以爲狄鄭似矣然許亦楚屬非能向中國者春秋卽惡鄭鄭之事有大于伐許者乃爲許狄之罪枉以爲告詞畧是亦一說吾以爲舉國而事此乃甚鄭之辭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通嗣君也謂宋共公卽位○林云宋始聘魯）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左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illegible]

秋公至自晉

[illegible]晉侯見公不敬姜謂禮愈繁而身愈卑是也有子曰恭近于禮遠恥辱也成公欲求成于楚而與晉季文子止之楚誠不可與爲好然立國之道豈無所以自強者豈以不得援于楚而可遂已邪千乘之君朝人而不得禮怨人而不敢背曾不能如鄭之崛強能爲有無也

冬城鄆

鄭伯伐許左傳鄭伯伐許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去年經書鄭伐許既以爲狄之今年經書鄭伯伐許胡傳又爲之說曰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夫忘親從戎狄孰大于是春秋不狄鄭于忘親從戎之時而狄鄭于無喪伐許之日人亦孰知稱爵之誅重于狄國乎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僖公次女

內女每見出魯禮義之國其女見輕於人如此何以自立魯恬不爲意可怪也

仲孫蔑如宋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左傳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會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此語是也然亦有所未盡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筐是謂諸侯諉政于大夫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高固于無婁是謂大夫僭諸侯之禮謂之非禮可也荀首奉君命以逆女僑如餫之禮之常也然則春秋取之乎非也餫禮也于穀非禮也禮未嘗不逼人情而大夫終不可越境而會人春秋所譏于大夫皆有事于境外者也今不論所餫之地所會之事但以會爲譏故曰未盡也

梁山崩

公羊爲天下記異是也非有旋轉之實事雖恐懼修省亦徒矣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衞侯(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宣)杞伯(桓)同盟于蟲牢(鄭地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鄭伯歸請成于晉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是會也以鄭服也鄭非能懷晉也不得志於楚聊借晉爲援耳此正當責其從前從夷之罪果悔恨求盟然後許其自新而收之乃一聞其請服之詞遽率諸侯赴之雖天王之喪不顧焉而不自知其醜也且晉前此無鄭矣不害其爲伯也今茲之所益幾何晉人惟知人從我之爲利而不知示人以

吾之不可輕也易與如此何以制諸侯乎

定王崩諸侯盟公至自會竟不知君父爲何人比事而觀亦足以見春秋誅無王之大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穀梁註云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宮之廟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毀也義與此違六世室者其祖之廟有大功德故不毀周公魯公是也其餘親盡則毀禮之殺也則世室安得有文武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楚莊親破大敵而謙抑若此季文子借晉之力以救其死而侈言武功立楚莊之所不敢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立武宮傳皆以爲武公之宮按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亦是楚莊之意但欲告功則先君皆當告何獨武公而且爲之立宮於義殊未安竊謂武宮即武軍之類特築之爲宮以侈武事非武公之宮

也故傳曰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謂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明譏其不成武耳未嘗以爲武公也

取鄟(附庸國)

取汶陽田立武宮取鄟魯之武止此矣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盟于蟲牢諸侯復謀會宋人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三月侵宋以其辭會也)

以迹論之則鄭人請服不可不受宋人辭會不可不伐以實論之則忽天王而急蟲牢既以示受鄭之輕宋已與盟辭會非有大罪而亟伐之又不免

于絕宋之重且諸侯之服不服不繫于會不會苟
可以一會畢伯主之求則宋明年又同盟矣吾未
見馬陵之固于蟲牢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子叔聲伯叔肸子于是受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辛弟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晉命也
內不能拒晉命外不能存宋好千乘之國受命爲
人役二卿並將動大衆以侵與國將何以自立乎

中舟之役宋雖不堪楚侮亦恃伯主足以庇我自
解揚誑宋遂棄宋於楚宋人傷心矣蟲牢之會宋
托詞辭會盍心實厭之雖魯衛交侵其如宋不心
服何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林云楚始書大夫將
楚何以書大夫帥師所以深誅鄭而夷中國于楚
也鄭爲中國諸侯而甘心事楚爲中國患是亦狄
而已矣今以不得志于許而叛之非能知楚之不
可向而即中國也故書楚大夫將而伐之蓋治之
以夷狄之黨與以見其不可得爲中國之諸侯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傳賀遷也晉遷于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左傳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成師以出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經狄楚鄭而薄諸侯矣此書救善之乎曰非也楚
豈欒書一旅之師所能御而鄭亦豈欒書一旅之
師所能存者聖人所規者遠目前之小勝負不足
論也況救而無功楚鄭未寔雖云全師善矣猶未

也晉楚爭鄭方新當思所以持其後胡傳乃比之
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何不倫之甚也又謂鄭改過
遷善出幽遷喬未幾而楚以重賂求鄭而爲鄧之
會出幽遷喬安在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杜云稱牛林云卜日
吳伐郯林云吳始入中國見經
胡傳以吳爲周之伯父爲其僭天子之號故狄之
按史記此時爲吳壽夢之二年壽夢實始稱王左

傳亦云申公巫臣教吳射御乘車戰陳叛楚事在元年之後又云馬陵之會吳入州來是以始大壽夢因强大而後叛楚稱王又州來之役在伐郯之後則稱王未必即在伐郯之時謂以僭王而狄之者似亦無據一舉號足以示僭王之誅是楚徐吳之君無時可稱人無言爵矣非經之本意也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是春秋之意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不郊直遂之詞猶者可已不已之詞郊天子之事也魯用之僭矣然經于鼷鼠食郊牛角再書之若將以懲不敬者不郊猶三望又若致憾于廢禮者初不以爲不宜郊而有譏詞何也論禮則郊爲僭修典則郊爲重魯之不郊非以其僭而廢之也舉重典而蔑之不敬于是爲大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郊祭不稅冕而行則禘郊之祭夫子何嘗不効駿奔春秋就事論事而已胡傳爲

僭故書非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朱邾子定杞伯桓救鄭左傳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

楚以一大夫帥師伐鄭至勤九國之君所以見中國之無人倉皇勞攘而不能有損于楚適足爲蠻夷笑禦侮自有道馬陵之盟春秋所不與也胡傳亟與諸侯攘夷狄安中國且善鄭背夷即華謂楚大夫書名氏書帥師書伐不待貶絶而罪自見皆非也馬陵衛地以救鄭爲名而盟在衛地尚可以爲善乎

公至自會

至自會不成其爲救鄭也

吳入州來楚邑左傳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蠻夷相侵伐不書書吳入州來所以志吳之始强將爲中國患且以愧中國之諸侯也楚爲中國患莫之能制也九國之諸侯敢以一矢加遺吳一偏邦遠夷乃能入而披其要地中國之君臣不亦厚顏乎王于子重子反輕族巫臣遂啟吳釁一歲七奔命自貽伊戚此又有國之深戒也

巫臣於楚有深怨視郤克之怨齊何殊胥壞然巫臣爲晉通吳借吳報楚有害于楚有利于晉不以私怨干國之紀而怨亦無不償若巫臣者公與私

兩得可謂能士彼郤克者徒借君之力以洩己之私雖犯齊人之怒挑楚人之釁不顧也是故質母則晉無人理盟蜀則晉無伯氣方之巫臣不亦遠乎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以一介之使諭魯使以汶陽之田歸齊魯人奉行如恐不及子產能拒韓起之求玉魯人不能拒韓穿之奪田魯實無人晉乎何尤或曰不從韓穿之言齊晉之兵必俱至汶陽之田能終有乎昔人有言爭之而不得他日取之直不爭而棄他日取之曲假令齊晉交至可以大義詰之使媿屈而返必欲盡其强力亦明告之四鄰即棄田非得已恐諸侯不直晉而齊亦不能安受其所非有也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今歸田於齊武功安在邪

晉欒書帥師侵蔡

數戰則民疲而不戚治夷有道侵蔡何當焉

公孫嬰齊如莒左傳逆也聲伯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聘共姬也杜云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

夏宋公共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杜云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五年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趙莊姬爲趙嬰之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林云賜命止此

安有天子不責諸侯之朝聘而反先加賜命者乎

安有天子在上諸侯嗣位不朝不聘而偃然坐受錫命者乎書曰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正謂賜命乃天子之事天子不宜使來賜命也天子之事亦非王之所得私然而使來賜命者是王自失其爲天子也錫者國典也賜者特恩也錫諸侯命乃常典何爲以特恩言之甚魯與王也魯不請而王命儼然來臨若得其所非有故以特恩言之也此與錫桓錫文事同而文異者受桓之錫命者魯之臣子也尊吾先君故以常典書之所以存臣子之敬

也此受命者則魯成親之也爲臣而忝焉以是爲不恭故以特恩書之所以譏臣子之不恪也文亦身受之與此不同者文未免喪未及入見之期襄王懷僖公之功特隆于其子而得之命在文受之爲有辭在王施之爲存厚蓋以特恩畢常典非諸侯之不請命者比故猶以常典書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也而書杞則叔姬猶得爲杞婦而出不以罪可知文十二年子叔姬卒稱子親之也無罪而絕于杞故親之也二叔姬皆杞事也何魯女之見辱于杞者甚也經一書子叔姬一書杞叔姬皆哀其無罪而錄之也

晉侯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傳以其事吳故

吳伐郯晉不能救郯事吳而晉伐之何以服小國之心魯與邾義不能存與國而制命于晉蓋不足言齊侯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弔死問疾以不忘鞌之戰可謂有志之君矣乃終得汶陽之田遽聽晉

人頤指御史質母之辱韓起舉爵之詣皆冰釋而不復念何小器之易盈也

衛人來媵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生則出之死則逆之于義何居人道之失無甚于此故春秋譏之

父子夫婦人道之大杞無夫婦魯無父子國之所存者幸耳春秋治人道不爲叔姬一婦人也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

莒子朱杞伯桓同盟于蒲衛地○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蒲之盟以汶陽田歸齊之故也諸侯有忿心矣而魯人安受之何也若晉者德禮不足而徒乞靈于鬼神亦何盟之可固傳例凡言同盟皆以爲有同欲也如此盟者豈諸侯之所同欲乎又云桓盟不日凡日盟皆不信如此盟不日可以爲信乎傳例之不可通若此

公至自會

諸侯之爲魯不平者消矣而齊之受用者固矣公之會合已爲人而已傳曰得意致會如此會者可稱得意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穆姜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禮也不書獨書伯姬者公穀皆以爲賢伯姬故錄之穀梁又以致女爲譏皆非也徐邈謂宋公不親迎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此本穀梁之言最爲近之葢伯姬責禮甚周以禮不備不肯苟從故使卿致父母之意以曲成其禮與尋常致女之意不同春秋以伯姬責禮之正故特書之以爲能執禮者之勸所謂事與時起也

晉人來媵

婚聘諸侯之常致女媵女婚禮之常春秋不厭其煩而細書之不但閨門萬化之原所以謹人道之始而一時肅穆藹然可想見也昏義曰敬慎重鄭而後親之義與此同于此猶有先王之遺教諸侯

率是道也其何亂之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鄭雖貳于楚宜討然不爲天子討而以貳已執春秋不與也且以當日之事勢言之小國之事大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鄭有是言矣則小國之情亦有不得已焉者晉能制楚之死命討鄭可也不能制楚之死命惟鄭是求則晉

亦有闕非獨鄭之罪也且晉苟欲討鄭則辭鄭伯于境上明暴其罪以師問之可矣乃因其來朝而執之不武已甚又伐其國殺其行人既不許其成又不能滅其國德與威兩無當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雖小亦中國會盟之諸侯也楚人伐而潰之晉曾不能恤敢誅鄭乎

楚人入鄆

左傳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觀此言之則入人之國者罪也而為人所入者庸獨非罪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何嘗以修守為非

程氏曰此嬰齊也何也于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非也稱名者即楚人用事之名稱人者即所名之人涖兵深入皆著其強暴非有所進之而退又不足言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國之疆弱夷狄何嘗不知晉不能加諸侯何其知秦何

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晉人以鄭伯挾鄭鄭人以改立君懈晉鄭有彼謀

晉失霸算使小國出謀至此可哀也然強有力為不義有時而折亦知之乎

城中城 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邱縣西南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以時設險其亦可矣胡傳必以為譏至不能通于楚之入鄆則謂苟有政令使民効死不潰寇豈能入孟子曰與民守之効死而民不去有是言矣然不曰築斯城鑿斯池乎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薛氏曰郛之內而宮之外也共杜註異即若然直是不宜城中城耳非謂凡城皆不宜城也亦不

當云不倚城郭溝池爲固如胡傳所譏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晉命也

軍旅大事不擇賢否付之介弟以曲徇大國之令亦不愛其國矣胡傳推之立剽以爲有寵愛之私不亦遠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筮之事三代重之卜之不從不敢違也春秋書之亦若是其嚴也不敢違卜以至于五亦不可不謂之虔也然以理斷之魯亶不當卜耳罪不在于

五也何也郊歲事常典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魯不能及時修祭既違時失禮五卜不從而遂不郊可謂孝乎諸家言人事者譏其瀆未盡五卜之情言天道者又謂皇天饗道不能以僭而徼吉魯郊數百年其不郊亦有數前此後此不必皆不卜不必皆不從也何獨不褻于此乎

五月公會晉侯蒲州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左傳夏四月鄭人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立晉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晉楚之事誅之以僭號則楚者王室之叛臣治之以周爵則楚者諸侯之與國中國能治楚則正其僭逆絕不與通諸侯有二心者以王命臨之率與國問之可也不能治楚則通其聘問謹其約束不至兵連禍結爲小國病乃不能治楚而徒責諸侯之從楚則何以服諸侯之心至于執其君而屢伐其國鄭人自若伐其國而强歸其君鄭人亦自若勤諸侯而不能損鄭則伯主之威亦殫矣且晉方歸鍾儀求好遣羅茷報聘何以責鄭執鄭伯一事

晉之大罪惜天子諸侯無能問之者

齊人來媵

異姓媵人既爲禮所禁況此媵者非姑姪則姊妹也以其親貴之女行非禮之媵苟以結鄰國之歡遂與子女無愛焉不亦羞乎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已立

秋七月公如晉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羅茷未返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晉侯既卒吊有常禮必違禮親吊是以天子事晉

已既為違禮之吊晉亦可以違禮止之使送葬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魯成之謂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以去年七月如晉今年三月始歸千乘之君九月于人之國何為也哉雖欲諱止諱送葬亦惡能諱之故晉景公以冬月葬不書是春秋削之也削之者惡其用諸侯送葬故絀其狂僭存天子也三月公至自晉是春秋筆之也筆之者見公屈辱于

晉人婁侯服之體數字之中而晉魯之罪無不備聖經字字有筆削是非皆寓于言外而此又其最顯者也

晉侯厲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左傳晉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莅盟

親吊親送葬會不能得晉人借之以為重且加以二楚之名以自飾其止諸侯送葬之罪魯侯歸又使其大夫來要盟以文前過晉之覩魯隨意操縱全無與國之義嗟乎以鄭之弱小敢於抗晉而晉終不能有加焉魯能立義自强晉亦何敢以非禮相犯經書之所以深著晉人之强横無禮魯君臣之不自振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

郤犨來盟行父如晉皆魯之大耻也有志之士觀晉魯之事當感發奮厲以動其臥薪嘗胆之思苟不欲以吾君絀辱於人則富貴死生皆在所輕況復肯以國事行私欺蔽儌倖乎康侯於此無一言蓋以是為尋常之事耶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左傳是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僅得之世衰至此極矣經削而不書不但為傷臣子之心全天王之體亦以為天下有大體當治晉侯郤至不足誅也是故王能正其紀綱飭其名義則侯伯皆吾股肱自委其轡則强侯之陪臣作敵矣有天下者柰何不自執其權至于强侯之前與陪臣爭此區區之土哉噫晉不臣至此

而諸侯猶服從不敢後是舉天下而皆楚也而春秋不書吾故謂讀春秋者欲知聖人之所書又欲知聖人之所不書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諸侯強横王室衰微世臣之家當共戮力同心以翼弱王王尊而身尊矣顧且奪權爭政以自為利夫以積弱之勢諸侯不享即柄周政亦何榮之有同休共戚之臣不規大計以蠻觸之戰益危王室

親臣且如此又安望方寓之諸侯乎書曰周公出奔晉益深絕之也

入春秋以來鄭虢以為王卿士王奪鄭伯政鄭伯怨王則諸侯猶以柄王政為榮也此先王制服諸侯深意益使諸侯內參朝政外奉齊盟所以陰消其專據跋扈不臣之志若使此法不廢徵大國諸侯入輔必不敢拒命以天子之靈加以大國之力諸侯必不敢貳王室之尊與諸侯終始可也此法不知廢自何年王庭絕諸侯之迹大國不共小國効之天子微弱至使陪臣敢與王抗而竟無如之何可歎也其初豈非一二世臣大家妬外諸侯分內權故推而遠之以自為利者乎不知外重內輕尾大不掉是誰之過歟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定于瑣澤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會于瑣澤成故也杜云晉既與楚合諸侯以申成好

是會也為晉楚之成也晉楚成矣而執鄭伯止魯侯以責其貳此何說也晉之不臣於是為極

自盟齊以來楚人會盟無不書此合晉楚之成於宋西門之外乃削而不書何也前此盟是楚入中國中國失策夷狄強横雖欲微之而不可得也宋西門之役是中國可以不為者也中國之力足以制楚而不肯用苟且偷安無故與夷狄求好則羞中國矣故削而不書聊以存體焉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經於狄皆書敗蓋不以夷狄敵中國之義非盡詐戰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厲)使郤錡來乞師(杜云將伐秦也)

此晉徵魯師其言乞者使命之詞耳諸侯之師晉無所不用魯無敢不從書之以見晉之强魯之弱征伐之權惟晉是擅胡傳謂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是已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鄭伯(宣)曹伯(宣)邾人(定)滕人(文)伐秦

如京師非朝也自京師雖會諸侯伐秦非奉王命也言如不言朝爲伐秦不爲朝也穀梁謂言受命不敢叛周吾誰欺春秋尊天子以實不以名諸侯無王春秋按其實而正之今乃以不叛周虛存尊王之體不幾爲諸侯竊笑乎劉康公成肅公從諸侯伐秦削而不書諱爲諸侯役也

伐秦一事有筆有削筆之者裁定於文詞曰如曰遂曰會曰伐以著諸侯倨侮專擅之罪削之者謂沒劉康公成肅公之會伐可已而不已亦非有勝

於事實春秋以是非爲筆削筆削定而是非明是非明而君臣之義著君臣之義著而無王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曹伯廬卒于師(宣公卒成公負芻篡立)

諸侯奉王命以死勤事可也晉以私忿伐秦而牽率諸侯使之暴屍於外又不爲之討弒君之賊不傷曹人之心乎

伐秦不如伐曹之易討不盟不如討弒君之正彼則越王都而必爲之此則憚勞而不爲狂暴之君怒則噬喜則好原無是非之心故功不立而誨逆長亂終以自及無惑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邱公卒犁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孫林父以七年奔晉)

孟子有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然後云者

盖以三年為久也孫林父以七年冬奔晉于茲八年則位已久絕於衛矣即君宥而召之當言復歸不當言歸然經不言復歸者是林父未得復也不得復而歸之則臣之蔑君君之不受不已見乎故有宜歸而歸之以為重者蔡季魯季子陳侯之弟黄是也有不宜歸而歸之以為惡者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孟彄孫林父是也吾以經之權衡知之也蔡季公子友陳黄皆天顯之親經或稱字或稱子或稱弟故知其予之也突赤去族趙鞅書叛

于前楚比公孟彄孫林父皆去國于八年之後而歸不言復故知其罪之也陳黄雖不比於蔡季魯季子然以介弟而困於讒人其情為可哀故出與秦鍼同而秦鍼不得與陳黄並書歸是以知經之幸其歸也或曰大夫必以復歸然後為宜歸衛元晅不書復歸乎蔡季魯季子陳黄何以不書復歸曰是又不然復歸者位已絕而君復之也蔡季魯季子陳黄弟也不忍言絕故不言復君晅則衛侯方執于晉而自晉復歸是誰復之乎故不俟復而

自歸與無可歸而自復者厥罪惟均惟宋華元自晉歸宋考之傳文最稱無罪然經之書歸與諸臣無異而不言復者其去來自如不以君命復位者也或曰去三年不反是言臣子可以自反也於元乎何尤然不覩楚之箴尹克黄乎奉使而歸以罪自拘然後君使復其所元去不賴寵是矣去國之臣位非我有乃歸而專戮祇取央於魚石之口未聞待命可不謂專乎故歸一也復歸一也而有是有非稽之經文自得之不俟傳而義自見者若執

歸論歸執復論復此例之所以不可通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諸侯擅侵伐非正也然鄭之於許也不畏晉楚必得其平而後止此鄭之所以能為國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盡之矣稱姜氏所以正氏族與君敵體且以臨僑如嚴冀之詞也胡傳從穀梁謂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

也然則夫人當自至乎胡傳又謂迎之於其國此事之不可遍行者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館中則凡女未入竟之先將何以至邪若然則劉夏迎王后何不責其以而反責其遣使之輕邪杜註謂成公逆夫人最得禮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秦伯卒 桓公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言仲何也子繇父疏之也疏之云者蓋指東門氏得罪之後而言之也是故在宣之世則稱公孫在成之世則稱仲氏亦時勢使然也不止此也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為叔肸子一即仲嬰齊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為何嬰齊邪且以公族言則皆公孫以親疏言則仲遂者莊公之子叔肸者文公之子世次亦既有辨則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亦情理所安又不得執歸父之公孫為詞也如謂止稱仲不稱仲孫是聖人不與其子為父孫不知仲遂賜氏為仲不賜氏為仲孫聖人安能加一字使為仲孫亦豈能減一字使為仲邪又如父字不可為氏亦所未喻氏賜於君而子不得用是棄君命也季友生而賜氏季即友之字其子宜何稱焉狐突之子實為狐毛狐偃伯貢之子實為貢皇此皆傳之有明據者故嬰齊一事魯人立後重在仲遂不重在歸父春秋紀事重在大夫不重在立後也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左傳討曹成公也

此盟同也而曹伯與焉不旋踵而執之矣可稱同乎晉厲苟能以義正諸侯則此盟安得有曹伯此盟既有曹伯則同盟又安足貴邪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傳以為伯討似也而未盡也負芻之罪不可不討執之是矣但不當容之於會又與之盟耳率諸侯以臨罪人當聲其罪而討之奈何使之得與諸

侯之會盟不知當列會歃血之時且以頁芻爲何人也且又不爲之置君異日者反借曹人以口實而負芻歸國矣弒君得君亂賊亦何所懲乎若周者以諸侯之公執卽當顯行其戮別錫命一人以爲君則大權可收名義可正奈何充耳如不聞晉執則執晉歸則歸春秋且如王何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共伐鄭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鄢至之使車方返而江漢之兵車已濟晉人屈中國而與之通而不知豺狼之不可親也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

諸侯卒葬無定例宋公月卒日葬亦事之常穀梁則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可踰君也劉氏曰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左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司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出奔楚

蕩澤作亂華元爲右師不能討澤以去明官守必得討而後入華元歸而宋有國討可謂能其職矣討亂臣而安大族不亦可乎必併魚石逐之何也

蕩澤之討魚石許之也魚石不敢愛其族以返華元華元不念魚石而橫生國禍華元非能爲國靖亂是因亂而除其偪事雖公而心則私也或曰華元出奔之日敢萌心去桓族乎是不然出奔激於義也討山正其法也元之心止于此矣因魚石出奔待罪元遂乘機背魚石魚石以君子之道待華元而華元以小人之心背魚石以子皮待子產之道觀之則華元之視子產何如也

宋公甫卒而華元出奔矣華元甫歸而子山殺矣

子山既殺而魚石又出奔矣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宋之諸臣侮弱其新君而互相傾危非久長自安之道也故宋世有亂臣而華氏卒絶迹于宋則又安在今日之得志也故有國者不可一日無以禮御臣之思而有家者不可一日無靖共和衷之美以春秋山去族之事觀之則有罪無罪亦未嘗無分別必以書名即爲有罪殊非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左傳始通吳也林云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

此吳通中國之始也止于會而不修王覲之職吳從是不知有王矣吳之無王晉誨之也王之不共晉于何有此事之至悖而猾夏之最大者故殊吳于會以著中國誨四夷無王之罪且以見中國之易與而違畧之示輕也七國大夫會吳則吳重矣或乃爲結吳制楚之說非經意也

許遷于葉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許偪于鄭而遷于楚既入楚而欲復爲中國諸侯安可得也書曰許遷于葉蓋深傷之王命不行諸侯失恃以分封之許而附庸于楚是誰之咎且許以不事鄭受伐十四年既平鄭以叔申之封亦可已矣然而許又遷者是鄭志之不釋也晉爲伯王不能治鄭又不能存許雖欲議過惡可得也

許立國無他道徙以遷徙依人爲計一遷再遷卒滅於鄭苟且圖存亦何益乎故君子軀爲善而已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子月宜雪而乃雨雨水宜潤而木冰皆爲失常知其爲異而天人之際勿敢忽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公原立

此滕文公也而孟子時又有滕文公何邪祖孫同謚蔡侯申祖孫同名皆所未喻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罕伐宋

晉楚既成諸侯相安無事其亦可矣鄭何爲而又開楚釁即楚人求成可以義止也汝陰之田其獲

幾何而使晉楚暴骨中原騷動郎鄭亦敝于兵歷十四年而後定向非胥悼有以制楚夷狄之禍又有不可知矣合晉楚之成者宋也而首受叛盟之兵者亦宋也此與陳受楚伐同足爲小人親夷狄之戒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厲使欒黶來乞師

以范文子之言論之則晉厲非有功之時以中國之大勢論之則此師自不可已遣卿乞師同仇之

憤深矣君子不以人廢義晉厲此舉未可少也

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杜云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

晉楚既爲成始乃楚人貎很之性以汝陰啓釁鄭以中國諸侯甘心爲禍首中國斷無不治之理鄢陵之戰三國之君親冒矢石爭勝負卒之矢集于楚子誅加于楚臣中國之氣以紓楚夷之氣少挫晉厲之功爲不細矣書楚子敗績所以大晉厲之功也若晉厲不能持功弭釁乃一國之私非天下之通義也胡傳乃引范文子釋楚爲外懼之言以爲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不知彼范文子者未嘗謂鄢陵不宜戰但不欲晉厲戰鄢陵爾其爲君謀則忠其爲天下謀則遠矣有如既勝之後晉厲能用范文子之言弭內難而靖國家則鄢陵之勝亦以爲不可邪是役也晉既遣卿乞師而魯不會戰不但得罪于晉亦得罪于天下矣故論晉事者當在鄢陵既勝之後論魯事者當在壞隤未出之前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子反

子反之死蓋自殺非楚子誅之楚子蓋止其死而不得也子反復子重之言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楚子諭止使勿死則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楚子又止之不及而卒當是之時楚師實未大敗止以楚子傷目宵遁不敢辭死夷狄之臣何其勇于受義而儳于變法楚子實不殺子反春秋書楚殺之者子反以其身伸君之法所謂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

社稷之臣固不忍愛一死而隳其國紀君之仁臣之義兩俱無負故春秋歸刑于楚所以成子反之義以愧中國大臣尊爵載寵娼賢嫉功如子重誘罪偷視息頑鈍無耻而不如子反者不以夷狄之君臣而泯其善也人臣任國家之事勇往直前不劫則以死謝國人前不徼功後不避罪士君子當如是矣嗚乎後世安得有臣如子反者與之言朝廷之法哉

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兵法行于主將而死之春

秋之世楚實强於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子反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悉皆蹈之端可爲鑑高氏此言乃國家興亡之大係百世不易之道也

秋公會晉侯厲齊侯靈衛侯獻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鄢陵之戰伯主親御戎車乃上卿乞師而魯侯不會雖云有內難然遣大夫將一旅以赴師期胡不可而竟無一人以應晉能堪乎　機既發內難未寧則討僑如以靖國人晉將自諒乃自夏徂秋從容于沙隨之會雖徼宣伯之謀郤犨之譛亦難免于晉厲之疑矣不見之辱魯實有以致之未可全

罪晉也然晉之所以不足服魯者沙隨之會齊侯衛侯從容於壇坫之上宋且以一華元畢事晉皆不問乃獨罪魯乎信讒而辱諸侯晉之不直其亦誰能說之故晉之不見不足辱也雖然國耻足以振之物耻足以興之乃不能感奮興起而徒仰息于强國用事之臣夫亦無所不至矣胡傳擬之大勇浩然之氣塞天地殊爲不倫

公至自會

公以僑如之故前失期於鄢陵後見辱於沙隨則

勢重也可但已乎而況乎國刑之宜伸禍本之當
除也

公會尹子（武公）晉侯（厲）齊國佐邾人伐鄭（林云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晉不能治鄭始借力於王臣亦可知王室之足以服天下矣王室自有威靈不能自用而徒爲強諸侯所役積漸之久至于假之不威而王室與伯主俱盡可嘆也春秋書之一以示王室之尊一以著晉人之罪

不見公不諱雖以晉不足爲魯輕重然在魯則當

有發憤自強之氣乃汲隨不見之後尹子會伐之前漫然無所處分雖親從事於戎馬其誰信之不待僑如之譖而晉不甘心矣且諸侯莫在而魯獨往內難方殷御諐方甚惟以僕僕道路爲求悅晉侯之計而不知其終不免也魯之委靡若此春秋且如魯何哉

曹伯歸自京師（曹伯不名不與負芻之有曹也是爲曹伯而已矣）

負芻弒君晉既執而歸命於天子受而戮之以示天下更立曹君則廢置之權猶自天子操也奈何逾年王竟無如曹伯何晉於是益蔑天子謂子臧反吾歸而君而負芻歸矣晉侯欲執則執欲歸則歸天子不自有其權非獨諸侯之罪也春秋一則曰歸于京師再則曰歸自京師夫子且如王何哉或曰晉文公不返衛成公乎與此奚別焉是不然晉文歸衛成于王蓋欲王殺之也襄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獄父子將獄爲臣殺君將安庸刑余何私于衛侯晉文不能奪竟歸衛侯蓋襄王歸之也晉厲執曹伯蓋亦欲王殺之也殺人者怨讎之事也

晉厲不敢任而歸之于王王自不惡于簒晉亦何昔不爲其德失其所以御諸侯之具而徒望諸侯之歸命又奚可得邪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晉境季孫執不致不但諸壓于公日僑及晉郤犨盟矣可不致也）

季孫之執以郤犨之譖也是固然矣乃季孫爲社稷臣既不能防微于先事使僑如得售其詐謀毋亦季孫有以授之口實邪汲隨之會不執者魯既有詞晉人但以不見示意乃魯終不討亂臣雖從

于伐鄭晉人猜之矣苕丘之辱葢自取之也然晉所以不得爲伯討者不以鄢陵同伐責魯但信强臣之一言而千乘之上卿執則執釋則釋義無所歸是爲可恨耳經書執季孫行父晉之暴魯之弱兩俱見之書舍之于苕丘又非執言討罪之舉其失益遠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亂君母于國政外結强臣內挾君上恣横無忌如之何其能堪之然而竟使逃死則魯人爲無

刑矣季孟專魯政是魯腹心之疾不可不去僑如挾母氏之力借大國之勢欲去其所忌但世未有亂國之臣能爲鋤奸之義者假令季孟去而僑如之患方大矣當時之計宜執僑如誅之以正其構陷大臣之罪顧以僑如之所藉口者明示國人而收季孟之權還之公家季孟方有晉討且行父老臣獻子賢大夫必無敢不從一舉而兩得之失此不爲因僑如之故而益昵季孟亦知僑如去而季孟益無所忌矣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伯國之君執諸侯之上卿果其有罪顯戮于會以警人臣之不忠者誰敢不服乃忽焉執之忽焉盟之若之何不短士大夫之氣而傷諸侯之心以此求伯不亦難乎若季孫行父者爲千乘之相無資身之策徼倖一盟以偷餘息則可矣其如辱國宗何彼郤犨何爲扈盟何義經書之葢兩責之也

公至自會

會人而卿得執卿釋而君得至是魯而已矣此會

伐鄭也而以會致諸家以爲伐事不成是也而未盡也於斯之會葢有尹子存焉而魯卿執晉人恣行尹子如無夫且不有天子何有於魯乎春秋所以討晉之惡者葢有不止爲魯已也故會者會尹子也致會者存尹子也

乙酉刺公子偃　初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請返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季孫既及郤犨盟扈刺公子偃

公子偃雖未必有竊國之心然亦奸臣所奉爲穆姜所指國家亦安能容此爲國人之所屬目也刺

之亦未爲過但僅如首惡而僅逐不與偃同刺則輕重爲失刑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經不書救晉是無取也伯主而爲鄭人所侵其何以示諸侯是故知鄢陵之威不足以懾鄭而伯之道思過半矣

夏公會尹子(武公)單子(襄公)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地杜云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

以天子之命卿臨之而又尋盟則二卿無董率之能諸侯無尊王之義而王臣失體矣不言諸侯以有尹子單子在也不言尹子單子不與二子同盟也諸侯懼貳則有盟若王室則諸侯無不當服從安所事盟必以盟爲固者然則不盟是不固也故凡王室之人下盟皆最無識者也

秋公至自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十八年齊殺國佐即國武子)

一婦人內亂大臣不安其位殺戮相尋故爲國者不可不謹於閨門之內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云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以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以極重之典爲極褻之舉不敬於斯極矣欲爲則爲不必合禮不必合時故曰用人享之說三傳俱

無之胡傳不知何據

晉侯(厲)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邾人伐鄭(左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六年秋尹子會伐鄭矣夏尹子單子會伐鄭矣此則單子又會伐鄭矣三勤王卿不能治一小國安以王爲所以然者王非能討有罪爲晉役耳晉非能奉王命假之以挾鄭耳晉不顧褻王靈避楚而還王亦不以褻威爲恥此一役也王室陵替鄭

之罪不可勝誅而諸侯皆不能辭咎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蘇潁濱云下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無壬申杜亦云日誤是也）

此亦公孫嬰齊也如仲嬰齊亦書公孫雖云人有同名然知先死者誰邪於是知兩族原有辨聖經本無意而後儒好多事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定公卒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厲公欲殺郤氏郤錡聞之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嗚呼郤至其可謂純臣也已知死而不敢避難有黨而不敢逆君有臣如是其可誅乎三郤用而鄢陵敗楚三郤死而匠麗禍晉世臣之於國家其輕重何如哉書曰晉殺其大夫蓋亂政也

三郤之敗道多矣豈皆昏于利而不自覺歟彼固自以國之大族與君存亡君即我我即君一體無間諸可肆意為之者皆無顧忌豈知禍發於所忽而二三變倖遂制其死命哉宋劉義康之敗其道亦如此彼自以天子介弟至親無間凡所以恣橫而無簡制者皆以自明其親親之意豈敢有心以干國紀而不知人主不察其情固已側目待之矣嗚呼君臣之際難言哉乃知為人臣子熟膚骨肉

皆無足恃而細行必謹是以翼翼小心詩人之慮遠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嬖臣何大夫之有然既以之為卿矣則是其大夫也殺胥童者欒書中行偃經不曰晉人殺其大夫而曰晉殺其大夫何也欒書中行偃非能為逆也晉厲無道尸三卿而執二子大臣人人自危遂生禍亂童之死厲為之也郤不誅童不卿書偃

不執胥童不殺厲亦不死童死而厲殺誰則使然
事關國政與尋常相殺者不同故不目其人而以
國者以晉國君臣之禍厲爲之也以下文弒厲稱國之事覩之則
此亦志晉亂耳稱國不必皆國討也
世卿大族位尊權重故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小人
不自度德量力介一日之勢欲剪除之以自爲富
貴計不死何侯若君人者不深惟事機多方操縱
徒欲以一切束攝之法繩之使人人俛首惟吾刀
鋸斧鉞是聽是秦皇帝所不能行者而可以爲馭

天下之術乎自古帝王必嚴馭朽之戒勝予之防
非其威之不足正謂威有時而窮有若此者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厲公弒悼公周立上兩書晉殺其大夫下書晉弒其君此見國
必有亂政而後君近於死亡也
弒州蒲者欒書中行偃然書曰晉弒其君何也罪
晉人也州蒲之執在去年十二月歷時不爲不久
而爲之臣者無及於難也當時晉之世臣如韓厥
等與欒書中行偃皆勢均力敵之以相制竟坐視
莫救雖曰州蒲無道然既食其祿又安得老牛視

之乃終無一人起而問之者則是利書偃之爲一
人有同心然後二人知衆意之所在而安意行之
使當日有臣如范文子厲決不死即死亦必有如
孔父仇牧以身殉之者則又安得獨罪二人邪嗚
呼晉厲伯國之君也一旦身弒至比之屠一老牛
而弒之者安然無恙舉世不以爲異則君臣之道
喪也極矣

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人殺其君
杵臼皆人爲之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晉殺

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皆國爲之人爲之者
亂作在下也宋昭雖無道六卿和公室之後亦可
以相安矣而宋人有易主之心宋鮑懷竊國之計
必危其君而後已故稱人者以弒君殺大夫皆宋
人之志以罪宋人之包藏禍心結黨而仇君者也
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宋人之謂也國爲之者
禍生自上也晉厲雖無道威福在手未有敢生心
者廼自屠其世臣開巨室之釁共不能存士燮祈
死之忠且誰不爲郤錡救公之計故稱國者以弒

若殺大夫晉之君臣俱在禍中以罪晉人之不能守信違禍聚黨而爭命者也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晉人之謂也宋之禍是謂君失權晉之禍是謂君棄國使宋昭早能覺悟執公子鮑戮之可以破散羣翳引罪責躬反側自定是猶可及止也晉厲舉事一錯不可收救譬如一縷引萬鈞于深淵之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昭以闇懦亡厲以愚悍敗宋怨昭請責之以奔魯之子哀晉怨厲請責之以侯死之郤至則若輩之衆災幸禍甘與君父爲敵皆不容以君之無道借口矣春秋本事揆情故有稱人稱國之分以昭鑒戒非有所輕重于亂臣賊子也嗟乎宋鮑弒而穆襄之族安晉悼立而八卿之勢固而不仁之君徒自殺其身而莫之恤亦可少警哉

去年經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初四爲庚申則正月不得復有庚申意者此年閏月所謂歸餘於終者乎

晉厲既弒欒書中行偃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人言强臣難制至如欒書中行偃者挾震主之威驕援立之德周子以童稚之年數語而强臣無不心竦顏汗晏平仲之論陳氏曰惟禮可以已之於此益信

齊殺其大夫國佐（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國佐殺淫亂之人竟以殺其身不可爲之事不可居之功古今所諱可嘆也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嗣君也）

先諸侯而親附之者不過欲徼晉人之歡耳即晉之待魯降於後至之諸侯有志之士猶鄙而不爲况不必然邪晉雖伯國悼公於時纔十四齡耳千乘之君立國有體况成已在倦勤之年亟往朝之不以爲耻魯秉禮之國羞惡之心似此人獨薄

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左傳夏六）

月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侵宋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有國家者不務正義而欲以强力挾人以崇奸慝未有能濟者也若魚石者本以蕩澤起釁許華元討之華元負而逐之寄命他國終身不敢謀宋之奴隸宋人必有察其情矜而復之者不然委身異國亦無不可奈何不勝忿恨之心以與君為難君可讎乎李懷光忠憤之臣也舉念一錯身戮名辱為千古恨皆富貴之念誤之也傷哉

胡傳云此伐宋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

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語意甚緩絶無嫉惡之意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兩言而是非定矣何暇分別諸侯大夫之世不世乎删瑣以世子奔吾未見趙鞅納之為正也劉敞謂不與納故不書納亦非會納子糾楚納頓子晉人納捷菑楚納公孫寧儀行父誰是與其納者而皆書納何也

公至自晉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晉悼修禮於諸侯不以大國淩人與人當如此矣

秋杞伯桓來朝

八月邾子宣來朝

築鹿囿

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于鳥獸草木是謂宴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公少年即位制于强臣逐歸父而父子之恩薄作邱甲而取民之制亂盟嬰齊而諸侯之體褻辱沙隨而閭門之醜彰歸汶陽田而守土之氣衰送晉景葬而朝聘之禮壞一生僕僕奔走曲意承人而已魯以相忍為國也而成則忍之甚矣是時政逮大夫權非已出雖極力收拾猶或難之况成復無意乎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

（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救宋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

晉侯（悼）使士魴來乞師

楚鄭之罪不可不治此舉自不可少晉侯少年初立威信未孚而修禮于諸侯是爲能用諸侯此亦乞師也亦可言自反而不縮乎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邾子（宣）齊崔杼同盟于虛朾（宋地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晉侯新立而能爲此會亦足以爲伯主矣天下事不在奇異當其時而已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九

獲嘉賀仲瑊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燕門冀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東海范驟節
評

襄公上（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左傳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合九國之師以討叛臣前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此書圍宋彭城亂臣賊子雖欲飾詞文過竊地苟安有所不能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差足以寒亂賊之膽快臣子之心晉自文以來舉事未有如此之嚴且正者人心安得不懾事順而功倍矣胡傳于大夫帥師每譏專兵彭城之役九國之大夫會師圍城專兵孰大于是然而伯國之義再振又惡在大夫之不可帥師乎故大夫從君者也人君馭得其道即王兵無所不可馭失其

續修四庫全書

道委響之禍亦不在王兵之日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左傳東諸侯之師次鄫以待晉師）

鄭黨楚不可不治然韓厥獨帥師而伐之不借力于諸侯以示晉力之有餘亦不强督諸侯以不堪命之口實伯國既自勤而諸侯無致不至矣晉悼初即位首伐彭城以伸君臣之義次即伐鄭以正夷夏之防伯者之道莫正于此矣東諸侯次于鄫

尚有觀望之心晉不以為討葢欲柔服之此威懷諸侯之大機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楚黨賊侵宋此其失之最大者怙惡不悔恃强凌人直一狂横之夷為邊疆擾則可耳非有規天下之遠畧知所以辨之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悼使荀罃來聘（荀罃知武子左傳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胡傳責諸侯不奔王喪而行朝聘之禮如越人視秦人肥瘠然詞義甚正而公羊註引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得行朝聘之禮亦是一說然俱未盡也邾子在東方朝以九月此自不知天王之崩可無譏焉衛晉之聘何以知定在十月初即如所云晉衛去王都甚近九月辛酉至月除尚有十五日崩赴即未至而

諸侯則無不聞喪之禮此自當徹樂變禮以待王使晉衛無哀戚君父之心魯人不能裁晉衛以禮欲免于誅得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

周之王前此有崩者矣或不志或志崩矣而葬不志皆罪之也或崩葬俱志在魯則如隱如桓如宣皆不奔喪春秋所責葢又有甚焉者未暇及此也如簡王崩葬俱志矣魯不往則不書此書矣而不志公如京師者是使大夫往耳舉一魯而天下可

知也人知春秋于天子崩葬不志以誅臣子之慢而不知書崩書葬而不書會葬者則雖志猶譏也或曰襄公童子侯也又未免喪而獨誅之不亦過乎曰襄卽不童子侯不在喪猶不往也如襄二十八年靈王之喪是也且童子侯不如晉乎四年再如晉于是三年之喪未終而齊姜之喪未期也曰景王之喪不使叔鞅如京師乎是以大夫往何以書曰此爲王室亂言之也此時以王室爲重又姑借諸侯之會葬者以終景王之事而正王猛之始

然假令斯時諸侯能奔王喪朝嗣君而定其位子朝何敢生心惟諸侯不以王室爲意使之自爭自立大亂五年而後定則叔鞅之使可曰姑以是塞責乎吾于是而又追恨于齊桓也會首止定王世子可謂有功王室乃惠王之殁桓竟不往自是之後諸侯相習以不親奔喪爲常誰之咎也公羊疏但論及時不及時皆未察經意故特詳之

鄭師伐宋（左傳鄭師伐宋楚令也）

楚鄭使宋太急漫無戢志橫甚矣何以堪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齊姜）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成公子僖公髡頑立）

左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恃亂從楚恬不知非誠爲可恨然鄭成公感惻眞至之情恩怨分明自是可取天下事惟眞則可信若以此心事天子交中國可保無渝是以君子有取人於盜賊之中用之而不疑者取其眞也若眞意不足第

覬望於成敗之閒以爲向背烏足恃邪故鄭伯睔以死從楚罪也吾以爲有鄭伯睔不負楚之心而後可與論與人交之義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人從楚此必討之罪但晉人不示之以禮而伐其喪適足以激鄭人之怒而示不貞于諸侯耳故鄭人不肯心服成而又渝經營八年乃僅得之則失禮之故也甯殖獨稱名穀梁曰如是而稱于前事也鄭伐衛喪非矣叔向曰毋寧以善人爲則而

第一六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36

則人之辟則許衛人以伐喪報怨恐亦非聖人禮教之意然而甯殖獨稱名者甯殖衛卿乃不敢以義正告晉人乎則將焉用彼相矣故書晉師宋師者所以著其暴書衛甯殖者所以斥名正其伐同宗喪愧其不能爲孔達也

諸家皆以晉宋稱師爲將卑師衆考宣十六年晉師滅赤狄潞氏王兵者荀林父襄十年晉師伐秦王兵者荀罃將皆不卑而皆稱師如此則將卑師衆之說殆不可憑晉悼屢年伐鄭非親駕則卿行

不應此獨遣卑者非服鄭之本意也故例不足據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

伐喪太急適足傷鄭人之心而已何能服之去禮以爲强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弱小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

左傳姜氏君之妣也是明謂齊姜爲襄之母鄢陵之役魯成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曰請返而聽命姜怒指公子偃公子鉏曰女不可是皆君也非母而敢如是乎公羊以齊姜穆姜未知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是何言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始見經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城虎牢鄭人乃成

制天下有机信義是也制勝負有机地利是也虎牢鄭之險也城之而鄭人服矣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鄭人從此不支矣虎牢不繫之鄭

不爲鄭城也陸粲曰城虎牢以阨鄭也阨鄭以與楚也鄭既即楚矣故城焉而不繫于鄭若曰取之楚之屬邑而歸之中國云爾

蔡鄭會于鄧無備楚之實晉爲三驅王臣竟無知鄭何志不斷謀不立故也晉悼欲會于戚而諸侯未協冬再會于戚則遂城虎牢遂決詞也以必得鄭爲主而不再計者也志決謀定故鄭人窘迫而請成春秋書遂城虎牢所以懲人臣之退縮而謀事無功者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然亦楚之私事而經書之者貪人敗國雖夷狄之地不使得居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林云楚始伐吳）

楚受吳之禍巫臣爲之巫臣之禍嬰齊爲之吳張而楚病楚病而嬰齊亡貪利媢能而害人者適足以自亡而已矣春秋書之所以爲執政大臣徇私病國之戒也

吳楚兩僣國春秋之書治吳楚者也嬰齊伐吳夷狄相攻然而書將書師書伐何也楚以一隅抗衡天下而不知吳已覘其後矣楚于吳非有餘力也一吳足以難楚而中國可知矣然而使楚人鴟張者則中國之媿也是役也吳獲鄧廖楚之良也而又伐楚取其良邑然皆削而不書以吳爲不足以治楚也故伐吳不言勝敗而或者但論吳楚强弱之勢謂吳倚其東爲楚病皆非筆削之旨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悼）盟于長樗（晉地孟獻子相公稽首）

襄以童子侯不朝天子而朝晉至于稽首此相者之過也然晉悼不以童子侯而忽之出國都與之盟則伯主之敬侯國也而伯業益隆以此言之則敬人不以禮與非禮凌人者皆自取病耳故稽首之失反詰于知武子湛露彤弓之賦見鄙于甯俞而處父之辱諸侯晉襄亦終悔于厥心比事而觀處己處人思過半矣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犁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衛地厥盟者孰其强率王人下盟外示大同而尊王之義不足也）

天子新立晉悼修伯主之義嘗率諸侯會朝以治夫包茅之不入者則義聲蒲天下吳楚無敢不服況小國乎乃諸侯不聞覲王而王臣遠涉僕僕爲此會也天威咫尺之義蕩然無復存矣其所以異於晉厲者厲再勤王臣伐鄭而不服悼勤單子而鄭人與盟差存王室之體焉耳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林云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于是始

陳侯之請盟晉侯之許盟豈不甚正顧陳實厭苦楚政非能慕中國也始則不能正名討罪繼則幸其來而苟且受之使小國不知夷狄之不可卽中國之不可叛也欲來則來莫之或逆欲去則去莫之能止雖有盟誓之言不足守輕中國而啟戎心伯失其道苐以力相加已耳力果足以服天下乎哉故曰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若曰以一小國之大夫而勤諸侯之執政削而不序甚醜之也然則袁僑不當受乎卽伐而服之亦何加于請盟曰受袁僑而辭其盟以待陳侯陳侯能來好會未晚也不能來吾亦不受蔑中國之體尊而盟可固也乎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與韓厥伐鄭之意同

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成公子哀公溺立

夏叔孫豹如晉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在元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成公之妾襄公之母襄公幼非有用致夫人之舉季文子喪禮不備爲匠慶所譏非有尊崇之禮然經未嘗不稱夫人此與成風何異吾於是而益信子母天性聖人決不奪人之親以爲禮則母以子貴亦天理人情之至而康侯之說不可遥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七月戊子卒八月辛亥葬僅二十四日小君之不成禮未有甚于此者

胡傳于定姒稱小君無說豈以不殯于廟乎然當日匠慶已訊之矣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則當日小君之禮已有定制而減禮爲人心之所不安若曰尊妾母爲夫人乃後人私增之而非先王之制則季文子當有以藉口匠慶又何訊焉所以然者嫡妾之分在夫主則有異在人子則天性之愛一也

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于臣子而內外之禮皆得如其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臣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又曰是知妾母成尊是爲正法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尙不得盡禮于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嫡母既薨則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母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而康侯不取何也

季文子以穆姜之櫝葬齊姜慶臣亦以蒲圃之櫝葬定姒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冬公如晉（左傳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晉侯許之）

襄公生于會沙隨之歲于此纔七齡耳如晉皆盟及是三矣可以不往而必往此季文子之奸也公不往則有行將在文子文子恐夫去國之日有如僑如其人者乘其後也故不念其君之幼弱而必使親之外以托夫順事大國之名而內以自爲磐石之固孟獻子亦避嫌防猜相其幼君以行而不敢出一語子叔嬰齊曰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社稷之臣托六尺之孤者其道如此乎

陳人圍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陳病楚非能外楚頓侵陳楚令也既無損於陳則陳亦不必圍之以激楚怒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傳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發子產父）

廬陵李氏曰鄭與魯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

睦也是則然矣乃吾獨有感也鄭自從楚以來晉人侵之伐之會無不與今絕爲雞澤之會遽爾遣聘是知小國之君臣未嘗不知禮義之爲美睦鄰之爲榮祇以廹于楚之威不得不爲之致死遂得罪于中國而情可哀也魯衛懿親之國而伐喪之師甯殖親之虎牢之逼仲孫發之發之聘也魯人何以爲顏乎故晉悼伯之盛也諸侯有能修禮明義以輔晉人之所不逮將小國倚之大國畏之矣無如其不能也經書鄭人來聘殆有感發魯衛之

恩乎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鄫雖小國亦天子五等之諸侯魯以借助而求屬晉以賦魯而許屬遂以方伯之世子與侯國之大夫連翩于伯王之庭則竟廢置諸侯矣比鄫世子于魯大夫故不言及且不以大夫及鄫世子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吳地

二卿之爲此會晉命也晉爲此舉蓋以得吳爲重以自張大耳無復尊攘之意矣汲汲求合先之以

二國又繼之以親往則吳重而中國輕故使吳人之無王者中國爲之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夷夏盛衰之界各視其所爲壬夫以侵欲失陳苛而誅之則志不在小夷狄之有威刑中國之憂也故謹而書之

國家之法懲一警百君子之心懲前毖後楚公子中以侵欲逼二卿誅矣此壬夫之所親見乃不以警而復蹈其覆轍何哉君子懐刑以國家之法爲公知其無所私也小人之心則以一人爲一人而已是故但快一人之伏法而忘國家用法之意漫無懲戒以至於斃而後已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鄭伯僖曹伯成莒子犁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衛地左傳會吳且命戍陳也

晉悼率諸侯以會吳爲吳之强也不知天下强弱之勢在禮義不在兵力屈諸侯之體而與吳人周

旋禮義之所不載也楚初以親中國爲榮入中國而庇上執宋公矣吳初亦以親中國爲榮入中國而黄池先晉伯矣豺佷無厭鄙我猶憾無故决夷夏之藩資犄角之利犄角之利毫無足恃而夷夏之藩不可復收此晉之最失而後世之人至死不悟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可以爲常乎老師匱財是自敝之道也故能治

楚則安不獨一陳不能治楚則失亦不獨一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曹伯(宣)齊世子光救陳

救陳善也而所以安陳者未善也楚以必爭為志晉以曲狥為心晉之救猶楚之爭也大義不伸而暴骨以逞諸侯之民何罪焉

戍陳者所以禦楚也楚伐而又救之是戍之無益也桓文之伯也未聞戍諸侯也且諸侯之兵力有

限而遠楚之小國猶多必以戍為長策曰亦不足故戍陳而伯主服遠之威窮矣陳之所以終失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是五十四年)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杞桓公以僖公二十四年立在位七十年猶在晉惠公之世逮見齊桓晉文秦穆楚莊歷世變最深)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春秋言滅則是滅也書莒人滅鄫則莒人滅國之罪法在必誅鄫屬焉而不能庇晉伯焉而不能存皆無所辭其責矣胡傳取穀梁異姓為後之說而為之詞陸粲駁之曰莒之滅鄫左傳所載本末甚明昭之四年取鄫不繫以莒者昭元年書取鄆不言伐莒鄆亦莒邑何獨于鄫而疑之

穀梁論滅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按僖三年滅下陽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七年夏滅項則中

國不日矣宣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則卑國不月矣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則夷狄不時矣及說之難通則又變其詞或云略之或云蒙上月且如夷狄時矣僖五年楚人滅黃何以知不蒙上月也又云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此滅鄫何以獨不然傳例之不可拘類如此

冬叔孫豹如邾(左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即季武子)

季孫宿行父之子行父卒未祥而已與國政有事于他國三年之喪其廢已久自大夫已然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所謂恃謀者蓋恃賂夙沙衛之謀也當是之時諸侯習於兼併萊人即竭力圖存猶恐不濟乃托命於寺人之手欲恃之以爲久安之術乎人之不才無如萊之甚者矣

七年春郯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以孟獻子之言觀之則爲過時重不能以時舉徒勞卜筮焉其爲不敬也大矣

小邾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

城費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城季氏之私邑與城中城城中邱之詞無以異蓋臣之私邑同君之土地矣秋大居正故以國城書之以示人臣無敢私專之義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聘在元年子叔即公孫剽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左傳衛孫林父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享食所以愧厲之也

孫林父公登亦登無禮莫甚焉魯人安受之何以杜鄰國之侮邪吾于襄之初晉衛鄭之聘滕子郯子小邾子之朝而知魯之可以爲國也吾于孫林父之並登而知魯之所以弱也襄[illegible]子侯也即位七年總十一齡耳而大國無不加禮小國無敢不朝以道行之其孰敢侮之孫林父奉君之命來聘于魯而敢與公並登有易心矣魯人弔使不敬邪人猶能問之曾以魯而不敢問諸衛乎自創其禮而以爲親人往往爲齊晉所辱者不能執禮之故

也

壬戌及孫林父盟

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未嘗尋盟也而魯之事晉有加焉未嘗以不盟而致怠也孫林父之報聘殷矣而公登亦登無禮特甚乃尋孫桓子之盟吾未見魯衛之交以盟不盟而有所分別也不修禮而修盟人日輕而神日厭亦何取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曹伯

（成）莒子（犂比）邾子（宣）于鄬（鄭地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鄭地林云僖公卒簡公嘉立）

鄭伯髠頑之事經書卒甚明胡傳必取公穀之說以爲弒其言曰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于夷狄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之見其弒而隱之也夫夷狄莫如楚與戎狄以蔡侯獻舞歸執宋公以伐宋狄滅溫入衛王師敗績于茅戎其爲加中國也大矣皆不諱何獨于鄭而諱之且弒君不討賊不書葬此三傳之所謂例也而經葬鄭僖公則又曰爲中國諱自與例悖則又曰大惡不待貶絶而自見又安用作春秋乎

陳侯（哀）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林云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陳大舜之後作賓王家膺五等之爵翼戴天子知

從楚之非正請服于中國晉人不拒接袁僑于盟而勤諸侯于會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不亦可乎乃不能堅忍而背之謂諸侯何故書逃以顯其從夷之罪然陳自叛楚以來無歲不有楚師從中國則我無如楚何從楚則中國無如我何是以陳之人不得慕即正之虛名受叛夷之實禍而計挾其君以逃也晉有伯主之名無立義之實叛我者不能使之知忌好我者不能使之即安徒勤諸侯于道路之間救人而人逃之辱莫甚焉陳侯旣逃

便當以救陳之師爲討叛之舉乃七國之君避一
强楚之大夫汲汲而歸故會不言救陳侯書逃葢
深醜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鄬之會在去年十二月如晉在今年正月以理推
之鄬鄭地在魯之西自會以追陳侯之逃以及諸
侯旋師中間能得幾日又會鄬不致公葢未歸國
而遂如晉也救人而人逃之不但晉之耻亦諸侯
之辱乃恬不介意惟修事人之禮以苟免大國之

討爲幸舍王不朝惟奔走於道路之間十歲弱主
其何以堪此當國大臣之罪也春秋書此殆不勝
尊尊親親之感三傳不釋葢未通捸前後止以尋
常如晉視之耳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蔡楚黨侵蔡而獲其卿自無不怒楚之理子産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
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然而當國大臣不以爲意者沒利于
前而易患于後也小人貪目前之小利以國事僥
倖而不顧卒之國事敗而身亦隨之千古一揆終
莫之悟是可嘆也春秋書此殆深警謀國之臣寡
謀起釁之戒乎
季孫宿會晉侯（悼）鄭伯（簡）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
邱（左傳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穀梁曰見魯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也胡傳駁
葢穎濱之言以爲不自爲政而委于臣下朝聘事

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
人而不由德乎此兩傳者皆所未喻也胡傳公如
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則邢邱之所命乃朝聘于晉
之數耳春秋疏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伯
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
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伯業更合諸
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葢亦非一晉
侯誅不敢在國約束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
爲邢邱之會以命朝聘之數疏言是也邢邱是私

諸侯之賦若是貢賦于王朝則當明而命之無用出都矣齊桓官受方物是朝聘于天子之數非自利之也天子失政諸侯渙散伯者出而督率之以尊天子攘夷狄責包茅正方物會盟雖私春秋無惡焉未聞有朝聘于伯國之數也齊桓既沒晉以强力挾諸侯于是遂與天子分職貢矣觀于子產爭承自日中以至于昏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好時至者則其爲諸侯病久矣晉悼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亦有不安于心者而康侯且責諸侯

之不親聽是明以諸侯屬晉不可訓也故目晉侯鄭伯而人諸國之大夫所以懲僭逆而存君臣之防也或曰諸侯能不朝貢于晉乎晉悼朝聘之節儉而有禮不愈于重幣乎曰朝貢于晉者時事也不當朝聘于晉者王章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者私恩也揆以僭王之律晉無末減之禮此而不誅無用作春秋矣左傳尊晉及諸家鄭不會公侯胡傳歸政在大夫之說俱非是

公至自晉

正義曰公以正月如晉會之後公如歸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宿從公朝晉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此說是也不然則公先如晉晉侯出會而公待命於晉亦非禮矣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云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魯之力不弱于莒莒人滅鄫而不救也莒疆鄫田而不能止也然則曰僕僕以會人者又何爲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

楚人伐鄭爲侵蔡也子產所謂楚人來討者不旋踵而驗矣雖及楚平而又開晉釁何利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穆姜是逼于成公而欲去季孟者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

冬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 犁比 邾子

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鄭地左傳鄭服也此盟鄭人倔強殊甚荀偃欲改其載書而不能可謂同乎故知言同者有不同者矣

去年冬楚伐鄭鄭與楚成不書今此晉伐鄭鄭及晉成亦不書何也晉不治楚而徒責鄭何以服鄭或曰經不書同盟于戲乎曰盟以固信也鄭若爲天子守封疆則當以死抗楚晉若爲中國攘夷狄則當協力庇鄭乃其意不過與楚爭鄭使小國困于兵革從違皆罪徼倖于旦夕無事晉非有尊攘

之名鄭亦非能決擇于夷夏之間也又惡取此盟而同之晉人曰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人應之曰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亦如之乃知國雖小未可以威挾也故晉楚但書伐而不書成以見兩國暴橫小國不堪歃血要神無益于離合之數也

楚子伐鄭

書楚子伐國者多矣此無可復言然以晉之不知尊王則謂書楚子以擬晉侯亦可是役也鄭又及楚平其言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是其所不平於晉而媿晉者特甚然與晉言則曰惟禮與彊是從而於楚則但言彊鄭人之心亦未嘗無分别於是益知禮之可以服人而強力不足恃也故齊桓以辭子華得鄭而晉以一言激鄭人之貳得失之際可以觀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楚地左傳會吳子壽夢也

諸侯就吳吳于是遂衡中國不可屈下既不能來王又不可閉關謝徒爲中國病吳之禍晉爲之也此壽夢也不稱吳子者言吳則吳耳非冠裳會盟之諸侯也故以號舉而殊其會見中國失體且外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妘姓左傳乃予宋人以偪陽子歸

征伐之師加于所當加故人知畏不加于所不當加故人知安伯主出會諸侯四方之人于是乎觀威信焉而所經之小國無罪不保其社稷則自此

之後先聲所至誰不寒心自危內不可恃安得不至附于外是驅而之夷也夏陽說襲衛荀偃士匄滅偪陽皆見小利不顧其後而伯業衰矣不止專滅專封已也至于桑林之舞津津乎無上矣遂者暴詞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傳六月庚午圍宋衛侯救宋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挾鄭伐宋以貳晉鄭勉力侵衛以固楚交相為詐小國憊而晉之霸圖衰矣假令中國有俠義之君安得至此經書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同帥師而不言及見鄭之化于夷也鄭之夷晉驅之也

晉師伐秦左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謂報九年之侵也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兵數動則不威事失序則滋擾伐秦之師是可已而不已者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東鄙

莒人伐我諸侯常事耳時晉悼方修伯業莒人屢

從于會叛盟兵鄭伯國之威信安在此而不治無貴會盟矣莒人伐國之事小而無忌憚之罪大晉人不問雖伐鄭伐秦不足威矣若魯人者恃人以立國晉力絀有所不及即莒人得侮之矣春秋蓋交譏之也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駕之一

十二月同盟五月諸侯始歸而楚鄭已合兵伐宋諸侯又合兵伐鄭然則所謂同盟者安在故盟則不叛叛則不盟懷諸侯有道禮義而已禮義不足徒以詐力相角武子荀罃之言雖善吾未敢賢乎爾也

齊世子光列滕子之上明年亳城北之會遂加邾莒之上傳謂其先至于師故長于會永嘉呂氏曰光序諸侯之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汪氏曰齊光未誓于天子可序于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

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于子爵則是世子未誓者之天子以皮帛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邾莒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强故柔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邾莒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據事直書義自見矣此言是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林云書盜始此

執政之大夫盜得而殺之鄭之政可知矣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不

善必先知之其惟賢者乎

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扎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爲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于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故不得言其大夫也此言不書大夫之義最明但言非卿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爲盜即不得書名將不得書人乎其書盜則盜也叛國作亂是盜而已矣三臣身爲國卿屠于盜手不能其職亦可見矣不待例其大夫而後明也其不稱大夫者不以盜加于大夫也此與齊豹皆本國之人也與殺蔡侯申之盜不同

戍鄭虎牢

不制鄭之死命不能使鄭人必服戍虎牢而鄭服矣然鄭方有內難諸侯無弔恤之仁而徒以力挾之義猶在楚人禮陳之下也城虎牢不書鄭者不

爲鄭城也鄭以虎牢附楚抗中國取而城之所以正天子之土宇也戍虎牢書鄭者威加于鄭也無復俠義執言强以兵力逼挾之耳一見鄭人之怙亂一見晉人之無義而力爭故雖戍鄭而鄭終不服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何以書救葢等楚于晉也其等楚于晉者何也所以等晉于楚也何以等晉于楚也晉之所以異于楚者上則天威咫尺下則協比其鄰乃盟誓之

詞欲鄭惟晉是聽國喪不顧國難不恤侵北鄙以致鄭之怒戍虎牢以扼鄭之吭是晉之私鄭與楚之私鄭無以異也等之無義則晉既得伐楚何為不得救春秋惡夫以強力私諸侯而逼挾者故著楚之救以正晉之罪見晉非執義楚未降心雖有蕭魚之會名分所不與也非許鄭宜受楚之救若謂晉之偪危為不仁則楚之分災為可善蓋以晉楚之是非論故曰等晉于楚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此三家分公室之始臣之不道莫斯甚矣臣犯而後有弑逆弑逆之俗習而臣與君分國是故田氏以家量收齊六卿以力政分晉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公室之分身親為之則社稷臣難言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禮不卜常祀魯屢失時不郊皆不從天道焉可誣也書曰不從必有不從之者矣此聖人深可寧於天人相與之際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夏子展侵宋

此子展之謀也晉屢伐鄭鄭屢從晉今且戍虎牢

諸侯之師方據險相逼鄭人恐懼之不暇敢復與宋為難乎然而使鄭人猶敢出師以兵宋者亦可見晉人德義之不足不能使小國畏服矣故書侵宋不言鄭人之所以為謀而深病晉之所以為伯者失其道也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犁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傳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左傳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

公至自伐鄭

楚子共鄭伯髑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戍鄭虎牢矣而鄭人伐宋同盟于亳城北矣而鄭人又伐宋雖曰欲固與晉假令王者服天下道必不出此此見晉人無義不別于楚故鄭人極二國兵力之所至而擇所從焉大國用力小國用從惡在其爲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駕之三

會于蕭魚鄭地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鄭人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前再言同盟而鄭人不服此鄭人既服而削盟不書何也前之盟晉人以力相競此之盟鄭人以詐柘收所以見德義不足者盟亦不足恃晉鄭之所以相結者不在盟與不盟之間也嗟乎鄭以晉詘楚楚詘而已即安于晉晉服鄭邪鄭用晉邪使鄭人無成謀晉楚之禍未知所終也自是而鄭服矣晉既得意鄭亦苟安諸侯息兵而中國之事畢矣

伯國增一貢賦之鄭諸侯無咫尺之嚴胡傳謂晉悼以至誠感人三駕與城濮比績不亦過乎楚不舍陳故卒得陳晉不舍鄭故卒得鄭天下事專精致志未有不成惜晉悼不知義僅以力得鄭而竟不能正陳可嘆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集矢之役楚實侈爲不可忘之德而不自知其不宜爭諸侯也假令大義儼然天威在上楚將知罪

何鄭之敢爭春秋書楚執鄭行人見晉義之不昭楚心之猶競非徒爲記事而已

晉得一國楚得一介執之祇足以示不廣耳行人執於楚而後固與晉則晉豈真心悅而誠服者哉

冬秦人伐晉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

楚暫雌伏于南晉又鷙擊于西以力挾諸侯而私其利誰能堪之晉人德義不足人心不服雖免强得鄭而秦楚眈眈未嘗一日忘角力之思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魯邑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以入鄆之專覩之魯未嘗不足以制莒特不善用之耳經書入鄆蓋惜之也
莒屢侵魯晉既不問魯無安爰之理且魯之力足以辦莒何必待人此時但當聲罪致討直造其國都僅一入邑特報復之師而已此魯之所以不與于莒也胡傳以此惡季孫專兵爲逐昭公之漸是時公室已分專兵何待今日襄公幼弱季孫柄政倘能乃心公室則苟利國家專之可矣一遂何足譏焉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蕭魚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卒子諸樊立季子讓位在免喪之後見十四年傳林云吳始書卒
諸樊以應立之嗣子擇賢而授之推以予諸其弟季札以諸兄所推固讓而不居棄室而耕以避其兄不止此也免喪而後定位則是猶能爲三年之喪矣父子兄弟爰讓數十年無間言非有過人之性其安能乎況以兵威强于江表得賢人而相之齊桓晉文不足爲也惜也生于蠻夷習于强暴兄弟相繼死非其命可痛之甚也夫子于壽夢之卒特書焉蓋存之也康侯譏季札讓國生亂而不念吳事非當日諸侯所及終三年之喪輕千乘之位守傳國之約傳曰善累而後進以吳之能爲善如此而無一語進之善善長之意安在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傳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天下之患不在于力之强弱而在義不存于人之心春秋之諸侯楚强則附楚晉强則附晉此强弱

之形也包茅問楚內臣辭鄭厌威咫尺下拜登受肅諸侯此强弱之實也晉悼蹶暫處乎强楚何肯自甘于弱所以旋車未定而秦伐楚侵相繼而至鄭雖告服中國未得安枕故不十五年而卒有宋之會楚竟淩晉而據其上此力强者不可久之明驗也故春秋於侵宋之事繼秦伐而詳書之其所以不滿於晉者深矣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魯遂以不朝正為常尊伯國而忘君親非小失也
春秋於此毋致意焉
夏取邿（小國左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救人而因之以為利此見分災救患絕無實心若
晉景之於潞子嬰兒則又甚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于是吳侵楚養叔日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為不公）
冬城防（杜云防臧氏邑）
此城防與城費何別臧武仲不專魯權亦豈可以

城費例之乎故凡城皆國事也歸事于國則凡臣
子私其土以耦國者罪自無容逭矣吾故謂春秋
明大義不暇論細事者為此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鄭地左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馭夷有道示之以禮使之以得近為榮懾之以威
使之以斥遠為辱要使其重常在我來去不足為

重輕而操縱無不如意晉之待吳也視其來如拱
璧惟恐或失其意而汲汲就之吳亦殷勤求通而
一切朝覲之義中國之體俱捐而不顧何其褻也
及吳以伐楚告敗方欲中國為之報楚以紓其憤
不知中國之不敢窺楚也久矣乃始假借名義數
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吳大怨恨自是一颺不返
而善道而戚而柤中國亦大辱矣春秋諄諄于晉
吳之事所以明制馭之體非徒為一時之會盟已
也

此會吳非吳子也乃稱國不稱人何也君會其君
臣會其臣皆以號舉不以吳敵中國也君會其臣
則稱人小國之常也皆所以抑吳使不得與中國
並且以病中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鄭子蟜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

起塈井夷灶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林云晉秦兵爭始于雍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晉連年勤諸侯大國勞小國憊矣而不敢不從也晉侯自謂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至于向之役以吳勤而無所事事則煩矣伐秦更甚矣是以諸國同役而不同心不待欒黶馬首之東而知其無如秦何也荅伯以同役濟事兵以不試爲武此見不近人情之事不可以久故會而

惰則不成會伐而惰則不成伐不成會則吳人輕之不成伐則秦人笑之從古及今未有人心渙散而能有濟者也

邲之役彘子不用命而遺羞于楚棫林之役欒黶不用命而遺羞于秦凡將權不專偏裨梗令未有不敗國事者此有國之大戒也荀林父以分罪狥彘子荀偃以大還狥欒黶以國家之事狥同官之體卒壞國事損國威而不顧此人臣之大罪也乃彘子討于逾年之後而林父以干室受賞欒黶荀偃竟無敢誰何宰胄遷延之恥而不顧損國家之威經營十餘年而敗于一二人之手可嘆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獻公出衛人立公孫剽

衛侯實爲孫林父甯殖所逐而以出奔爲文何也孫甯不足以逐衛侯也國無大小而爲之君者一國之威命靈爽係焉君能持社宗之法慎御臣之禮雖有強臣安能專擅臣不專擅安能出君衛衎輕大臣使不堪其辱又使樂師歌巧言之章置之必死之地即使孫甯不敢有異志亦已失君臣之

道非久安之術乃禍機一發又無所以待之倉皇棄國而去十八年之威命靈爽何在而皮冠之詬巧言之歌又何在既無德禮又無威刑則是一夫而已故曰衛侯出奔蓋自出也孫甯何能爲

諸侯出奔有書名者有不書名者以爲有有罪無罪之分從來未有有道之君而出奔者也以爲失地宜名而不名者亦未嘗非不失地者也汪氏謂經必有義不可强合是已合諸侯之事論之以鄭突之篡也而名以衛朔之逆也而名則名者視不

名者爲甚蔡朱燕欵邾蓋亦當與吳朔同朱奔楚
益奔魯魯其獻亳社者也一則托楚爲命而不辨
華夷一則蒙面相就無復羞惡故甚之也燕欵之
事畧與衛衎同但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輕宗
廟而辱羣臣是直以國爲戲耳不可以爲君故名
也衛鄭之奔楚與蔡朱同但衛之羣臣平日則協
謀以向楚急則賣君以市于晉其情罪更重于衛
侯故春秋獨罪衛臣而不使衛鄭與蔡朱同科衛
衎輕辱大臣罪矣但所得罪者孫甯兩人耳非如

燕欵之比暱小人而欲盡去諸大夫也孫甯世食
君祿柄國之政既無能改于其德又不肯出亡以
避君輙與君爲難天下亦誰能說之故春秋亦不
以衛衎與燕欵同科皆所以抑强臣之以力挾君
者廬陵李氏謂衛成不名歸罪于晉侯衛獻不名
歸功于弟鱄蓋亦不得詞而强爲之說晉侯治從
楚之諸侯何罪之有鱄之功在復國出奔則鱄何
功之有春秋論國家大體凡君之逼辱于臣者苟
非至于弑逆皆以君爲文故在他國則曰奔在魯

則曰孫即晉厲未及于弑猶不書執子叔姬雖書
執而不書其君之夫人皆存上之詞也續經遂書
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豈不甚嚴然上下之體不
存矣故知春秋之筆削未易言也

莒人侵我東鄙

交鄰有禮立國有義莒人無狀安可不治然救台
入鄆而莒惡益肆則治之非其道故也晉以千乘
而挾諸侯魯以千乘而受人侮人之賢不肖相去
豈不遠哉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人伐吳此豈甘心蟄伏者哉剪肘腋之患而後
北向以爭中國晉人自鄭服之後遂侈然肆意置
楚于度外幾何而不爲帕堂之燕矣

晉不以吳爲與國則不宜屢會吳晉吳之交楚人
知之熟矣吳受楚兵寂然不問不但失吳人心亦
且示輕於楚而解諸國之體事有不可已者此也
春秋書楚伐吳見晉不能救所以正從前會吳之
失也晉伯之衰始此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鄭人附楚必伐不合經營十一年必致其服而後已孫林父甯殖何德公孫剽何人乃為之勤諸侯之師而定其位晉悼九合三駕衛獻無役不從鄭人既服向之勤于奔命毫髮無當為不亦大傷天下之心而何以示諸侯使晉以制鄭之心制衛何患不克顧一意崇奬亂人是誠何心此一役也是諸侯之強臣所禱祀而樂為之者也左傳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獻子以推亡固存之說進公孫剽之位遂定孫甯亦因以免于罪彼中行獻子者非中行偃乎此是與欒書弑厲公者問逐君之罪于弑君之人欲其聲罪致討其可得乎晉悼毋亦懷其援立之私故曲聽之以覆其短乎春秋之世無君臣晉實為之戎首

胡傳凡例稱人皆貶如此會孫林父書名其可以為寻之乎不書孫林父亦安知甯之與會者為何人又何以見晉之崇奬亂人而使之與於斯會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聘而盟非禮也于劉甚矣

於是以聘而盟為常矣沿習既久則聘而不盟且以為缺典且以為開隙將盟重而聘輕迫至渝盟為尋常則盟輕而聘亦廢聘廢而交鄰之義不復存矣日尋於干戈入於戰國而不自知不至于胥盡而不已故惟禮可以為國先王所以制萬世之安而君子重變古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官師即劉夏

王后天下母劉夏非[illegible]而逆之于禮為不備禮者天子之所以治天下重其所重則天子重以輕加于重自以為天子之尊施于諸侯無所不可而不知已自輕矣凡周之不知輕重而倒行之者皆此類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成遇皆魯地

諸侯皆以為畏齊不敢進夫成魯封疆之邑也強鄰圍之而弗敢救是棄成也圍成則棄成再進而圍之則又棄之乎三家分而勢力弱勢力弱而強

鄰侮之故強臣強于君則有餘強于鄰則不足至于力不足以禦強鄰外患不已君若不支臣亦何有是可不爲寒心哉

齊侯伐魯葢亦駸駸乎不有晉矣不獨秦楚躭躭已也是時衛獻在齊戚之會齊人不與而稱兵肆伐毋亦諸侯有以示之輕乎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設險以守其國城之未足爲過然徒恃此爲固則亦末之乎其爲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illegible]書

邾人伐我南鄙

魯千乘之國而若齊若莒若邾時侵伐之語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魯無侮不受則其不能可知也葢自四分公室人心離散合之則千乘之君臣分之則滕薛小國耳魯之君臣不戮力同心以共保其尊安而各私所有以弱其國雖二卿並力城成郛曾何足以懾敵人之心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晉悼在位十五年惟彭城虛朾之役名義甚正至屢勤師伐鄭雖能懾服之然不能正名懾楚猶無取焉若陳侯逃而不能問衛侯逐而不能治會吳褻中國之體進齊光早杞薛亂侯服之序反先王之經有伯王之虛名而不爲天王所恃賴迹其威刑其猶在厲公之後乎惟是類能而使官得其人晉以成治然一國之私利非春秋所論也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九下

襄公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

三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梁地）

戊寅大夫盟

晉人速葬其君而貪諸侯止知合諸侯之爲伯而不知謹禮守信爲合諸侯之本雖暫合諸侯而携貳乃益甚至君在而大夫盟伯業壞公室卑大夫

張於是乎成豈必待高厚逃盟而後見哉

晉悼主伯凡會伐無敢不至自衛獻奔齊之後戚之會齊人薄之而弗與溴梁之會伯主新立大合諸侯而齊人明示携貳此伯主升降之機也安可不戒推原其所以則衛事開之隙也時衛剽寗殖皆在會執而戮之並討孫林父而改立衛君則晉義凜然雖有强悍之臣誰不心折齊即欲崛强亦不能搖諸侯矣顧不是之圖乃區區於盟誓之間求相固結不亦遠乎況舍君而大夫主盟其何可使聞於鄰國猶是晉也以道行之則可以威懷諸侯以私行之則君替臣驕而遂入於亡悼平繼代之際時日未改而氣象胥壞興衰之故果盡在兵力之强弱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林云執以歸始此）

執諸侯之擅侵伐者足稱伯討然諸侯執諸侯而不歸之天子晉不有天子人誰有晉稱人者强力之詞耳且晉厲父在而立晉平葬踰月而會春秋時之諸侯其嗣位而不命于天子也久矣

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方會而齊侯肆伐豈復有晉與諸侯哉然則宜即以在會之諸侯明徵其辭東向而問諸齊乎雖然晉與亂臣而抑君何震之有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簡）晉荀偃衛寗殖宋人伐許（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齊子帥師會晉荀偃伐許）

許小國偪於强大遷故土淪沒於夷其情有可矜者諸遷於晉有不忘中國之心晉能庇則庇之不能庇則徐圖之乃合諸侯之師伐之不亦暴乎千鈞之努不為鼷鼠發機晉於是乎黷武矣彼向慕於我而來而我偕其所宿怨者而兵之不大傷許人之心乎人亦誰敢再求向慕於我以快讐人之心者晉之不義此為最甚彼鄭人者惟知報復己私豈能念伯王之義哉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城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左傳聘且詁齊故）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宣公子悼公華立）

邾子是晉去年所執者何時釋何時歸執之不足以示武歸之不足以示德輕易顛倒諸侯而犯專擅之罪胡為也

宋人伐陳

陳楚黨也能制楚剪陳可也不能制楚而挑陳釁亦何為乎子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晉於孫氏赦其出君之罪而其於衛剽亦然乃竟不忌晉而伐其服從之曹則私惠之不足以懷人而小人之不可為德也假令晉義赫然必治孫甯公孫剽之罪衛人敢恣行乎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桃（魯地）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林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不書齊承上齊侯而言

一介之士不可以非禮辱魯未鬪開釁於齊而齊人亟伐不已何能堪之訓士厲兵以請罪於齊千乘之國不當如是乎亦何必借晉之力而後可以服齊也假令無晉魯遂不為國乎

是役也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士苟不受辱敬之不

得其道且不得而輕之又孰敢以無禮凌之嗟乎刑餘之人是萬乘千乘之君所爲腹心倚之而驕倨於公卿之上者也亦知一介之士有以其加禮爲辱寧死而不受者乎有國有家者欲厲廉恥之節興義禮之化奈何不稍衰遠近習甘以吾士大夫顛倒於其手也一瞚而萬世不視臧堅人豪哉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

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元諱大棘之恥卻罪於羊斟華臣諱國人之逐諉辭於瘈狗欲益乃彌彰矣傳云衆怒難犯陵人不祥凡狂噬不已必自斃其華臣之謂歟

大夫有以見放出奔者以出奔爲有罪有以幸免出奔者以出奔爲失刑失刑出奔華臣是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二月邾子牼卒而不書葬是邾人告喪而魯不弔不會葬召伐亦自有因

晉會以邾莒伐魯執其君矣曾幾何時而邾人又伐我南鄙伯國之威刑安在魯之南北受侮而無策以御之爲不足道矣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胡傳責魯不當受白狄獨不曰楚子使椒來聘則以爲慕中國而進之乎於僭王猾夏之楚稱則嘉之於白狄則遠之豈平心之論也且春秋之世夷狄交横於中國來不愈於侵乎故白狄之來與介

葛盧同事與時偕可以無譏焉至以周公爵越裳氏爲比比事不以其倫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無故于盟而伐與國此不可不討乃不能明正其罪與衆棄之優柔不斷益長其奸敢爲行人而使於晉嘗晉也侮甚矣故以行人執之者曰使石買敢於奸盟而嘗伯國皆晉自爲之也天下有其事是而名不足以服人者此類是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侯無故犯盟而伐與國諸侯所同憤此役所謂訓正之師也悼公於是有懋德矣然而可以爲美乎曰未也天子新婚於齊齊侯陵暴與國合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詰責之苟齊侯知悔能改何妨尋好如怙惡不悛然後請於天子而問罪焉則天子之體尊乃憑恃威力萃諸國以壓齊其謂天子何是役也魯人請之晉人率之諸侯從之故曰同同

者莫敢或異之謂也晉人徇諸侯之心後爲義舉諸侯奉伯國之令目爲快事附嫉惡之同聲所謂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君子所不忍言也胡傳謂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非定論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篡賊也以諸侯卒之而已矣卒於師穀梁曰閔之也劉氏曰是亦記事而已何閔之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是師也鄭子孔召之也動不以義而小利是趨無恐乎楚之不競也凡爲天下事僥倖於不可知之地與不義之臣同事以求一當未有能濟者也不獨一楚人爲然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齊地

盟于祝柯齊有未同也毋亦有未服於心者乎不止齊人之怙亂也

晉人執邾子左傳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公至自伐齊

前昔圍而此致伐一也未有不伐而可言圍亦未有圍而不可言伐者諸傳徒勞紛紜爾

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非我田也

邾莒齊皆侵暴鄰國同惡相濟圍齊之役齊故爲多而邾莒與乎其間可謂同心之諸侯乎圍齊之時未暇先治邾莒汲汲而與之同事至於執之則又甚矣邾莒雖小國亦諸侯也爲諸侯以執諸侯事擅而體褻人心亦不服乃圍則圍盟則盟彼無不與而執則執釋則釋此無不專至於披取其田

以謝魯人寧肯甘乎君魯以千乘之大受㦸於小國而無如之何賴晉人之力爲之報復又不度而取其田適足以厚怨而已矣

季孫宿如晉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䓗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孫林父逐其君出奔齊而獨帥師伐齊晉人固以衛獻在齊孫林父必致死力不知不能剪鋤逆臣且爲之與主使之以兵向其故主之國益足以傷天下之心而激齊人之怒耳何功之有伯之日衰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凡暴橫之人其敢於欺淩人者不過恃强而已有以制之則其醜立見齊靈亟伐魯目𠑽寧有晉魯一旦聞范宣子言魯各以千乘自其鄉入齊之間言及覩山澤䟽旆之僞師魂消膽落奔竄恐後向日之豪氣一旦無餘可唖也故君子必貴於動心忍性然後可以濟大事居常睥睨一世大言以欺人者一挫即折皆齊靈之類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新失君伐之足以得志君子服國以義小利不足貪也貪小利後將有大不利者是役也晉士匄可謂有禮矣禮之所加足以繫屬諸侯宜齊人之終服也悼公之伐鄭喪視此何如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左傳齊侯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秋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殺高厚者崔杼乃書國書大夫何也上卿無專殺之理也齊侯於是以崔杼爲私人矣卒之弑齊侯者即所私之崔杼也彼齊侯者特懷崔杼援立之私而不知崔杼非能爲義也居奇貨以圖富貴耳不察小人之情而信其一日之事委心信結未有能終者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春秋明大義西宮之難純門之師公子嘉實爲之

以大夫而禍國正當自殺凡諸國殺其臣未有不書大夫者但徵事以明其當否不在乎具官不具官也

冬葬齊靈公

齊靈於是始葬然巳愛子執嬖妾尸大臣殺廢長立少不但無益於愛子而且為之生禍徒作奸人之利又何樂而為之然而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可嘆也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衛地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魯借晉以報齊齊晉盟而魯懼柯之會重要晉也吾能結晉齊亦能結晉晉可長恃乎凡恃人者未有終國者也

城武城

繕甲兵具卒乘修城郭雖非立國之本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庶乎其次矣必以為在德不在險以國僥倖者是渠邱之續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獻子之子孟莊子也向莒邑左傳督揚之盟故也）

去獻子之卒纔半年耳孟莊子之孝見取於夫子乃以衰服從事乎緣是時三家分魯而世其官雖欲不與聞國事有不可得辭者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左傳齊成故也）

齊強於鄭悼賢於平悼屢伐而鄭屢叛平一圖而齊人成則悼之伐喪無以示義而平之禮齊有以

感其心故也乃知動不以義雖小國未可得志苟服其心雖崛強無能為也若能正衛之罪以示諸侯其威靈赫奕又不止此

盟有書同者有不書同者澶淵不書同王氏經世謂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六月盟於澶淵而仲孫速已帥師伐邾諸侯之志其不同可知矣按十一年不同盟於亳城北乎不逾月而又伐鄭未幾而莒伐我東鄙圍台所謂同者安在吾故謂言同則有不同者矣不言同者會盟之常

也言同者糾合之迹也澶淵之役晉人加禮齊人
處服無強援之煩可不言同也襄陵許氏亦有說
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
云者名生於不足也乎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
悼公之遺烈也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魯受邾莒侮極矣晉人雖爲魯執其君不悛也但
莒既盟向邾亦喪田澶淵之會口血未乾毋爲禍

始可矣伐之毋乃已甚乎兵禍日作君子以爲魯
病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燮遵先君之志欲從中國爲夷狄之民所殺此其
志有可矜者公子履避難奔楚失於所從非燮弟
矣

陳侯（哀）之弟黄出奔楚（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黄出奔楚）

春秋治諸侯之不率者陳蔡叛中國而即楚外矣
其一國之刑賞所不足論也然書曰陳侯之弟黄
出奔楚者將閔其弟之失所而深罪於陳侯者何
也豈天顯之親雖夷狄不可廢而讒人之間骨肉
君有不得而辭其責春秋以諸侯之法治諸侯故
陳蔡之君仍待以中國之禮乎

叔老如齊（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既成而先加禮焉保國睦鄰之道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傳報向戌之聘也聘在十五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

邾魯之讐也庶其竊邑奔魯翦邾之勢而益魯之
强小人之所謂利也然春秋弗與也蓋叛臣賊子
天下之所同惡利人之叛者人獨不叛我乎故春
秋治大法庶其雖賤必書庶其何足誅所以過魯

也

夏公至自晉

季氏雖擅國命名分猶在臧武仲不詰盜之論蓋亦有不平於心者人心未盡歸也季孫宿不但擅受叛臣而辱及公之姑姊此何可不問公返其國執庶其誅之返其地以謝邾人宿必不能拒也於以伸大義而快人心權臣雖欲不懾不可得已襄竟汝汝而已也欲不日衰其可得乎

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桓子取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

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世臣大家所與國共休戚者至於出奔則國亦病矣故春秋於大夫之出奔者必書所以敬大臣也而有負罪以出奔者則亦足為不能亢宗者之戒欒盈之禍成于范匄劉氏曰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罪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源而大正其本也

欒盈之難以親母逐親子殺其身滅其族人知為黶之惡孽而不知此欒書弒君譖郤氏之奇報也況黶之世濟其兇乎不善之積假手於淫惡之婦其所由來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富貴之日快意肆志以犯天戒而不知禍機之所伏亦可以警省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

莒子犂比邾子悼于商任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欒盈以毋譖見逐晉平不察而覆滅世勳亦已甚矣何至勤中夏之諸侯以錮一逐臣范氏專恣如此而平公聽之六卿何以不張晉室安得不替叔向初囚之時欒氏之德方深宣子之惠未及蓋拚一死以謝欒氏故其氣勁及宣子釋而親之遂為范氏用商任之會以不敬責衛齊二君商任之會會之傷心者也傍觀為之不平欒氏之黨乎于是叔向亦背欒氏矣吾于是又知私惠之足以

柔君子閔侯辭曹歸劉真人豪也第取向不用樂王鮒一節偶合於道故取之以爲遺患之法叔向之無始終不足論也

又附

庚子孔子生

此穀梁傳也公羊傳同皆以爲十一月以此月庚辰朔計之十月二十一日也是爲周靈王二十年己酉歳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於是九國之君皆不朝正矣范氏驅率諸侯狂横之罪於是爲極強臣之禍於是爲甚六卿安得不並起君安得不亡經書公至於春王正月之下苟非有天下國家之大務何以輕君親而暴露于外邪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比犂邾子悼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傳後錮欒氏）

小國之從大國也惟是諸侯之大事爲會而聽命焉今以臣下之私怨而勞擾諸侯其罪推之夫諸侯者晉之所藉以爲伯也欒盈者范氏之私讐也輕其所藉以悦一強臣之心何不自愛之甚也齊莊公之納欒盈晉亦有以激之此晉平失人心之大者胡傳但責晉待欒盈之薄不知欒氏之區區正未足論也

范宣子在悼公之世讓善之賢大夫也其在晉平之世則諸逐欒盈辟殺無辜重僭於諸侯甚至商

任沙隨再勤諸侯以錮欒氏天下豈有一人之身而賢不肖頓異若此哉是不然也范宣子功利之小人也晉悼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以爲名讓益謹則名益重名益重則望益歸晉平昏愚不知賢不肖爲何物故凡其力之可爲者無不肆意爲之假令其先晉悼而死誰知讓善之士匄即亂晉之士匄也哉夫晉悼之世競名義其臣之讓善者不獨范宣子與六卿也晉平之世競富貴其臣之改節易行者亦不獨范宣子與六卿也爲人

君者欲治安國家則不得不愛惜人才欲愛惜人才則不得不崇禮重士崇禮重士雖以范宣子之僞讓皆可存之以爲名而收之以爲用後世之君以苛察爲明以嚴刻爲務動輒士大夫繩以一切之法欲以懲貪警玩而不知貪玩乃益甚則不知風厲士節之故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左傳子南之子棄疾爲鄉士楚子每見之必泣棄疾日君泣臣者三矣敢問誰之罪也楚子日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日父

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弗爲遂殺子南棄疾縊

楚子將殺子南告子南之子棄疾其以棄疾爲賢邪安有孝子而可與謀殺其父者乎以棄疾爲不賢邪又何言焉且人有不愛其父而能忠其君者乎棄疾曰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此何言邪棄疾聞殺父之命卽當以死請於楚子雖父罪應死然非有悖逆如闘椒以子請之不爲私也如請不可得則先死於君之前以明國法不忍于坐視父之死乎倘楚子感其言稍寬其期卽不敢洩君之意以生國禍而苦諫其父以冀萬一之悔未可知也卽父寘頸不悟則死於父之前以感悟之可也倘終不悟則於心亦無憾默默不言尸其父而後死不亦晚乎

楚子欲殺人之父乃與其子謀之此楚子知棄疾之能不叛君而故泣之者也其泣之者何也蓋欲殺子南而並除棄疾也夫殺人之父而用其子此齊懿之所以弒於邴歜也故楚子雖知棄疾之不叛而終不卽安於心又不可以無罪殺之故使之

與聞殺父之命以俟其自裁也棄疾亦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故三泣以示之意使之審擇所處蓋至是而棄疾無生道矣是以縊死而禹與惟聖人爲不可及也夫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
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
寅楚人納公子黃慶寅稱及者同惡相濟而不
肯殺正卒與同稱以爲附和不義者之戒也

陳叛中國即楚殺大夫其國之私事何及焉曰治
叛侯者必先示之以君臣之義二慶以國叛而拒
其君故爲之正其罪所以服陳侯之心而後陳侯
之罪可治也君在外而稱國以殺君方攻臣是其
君之所欲殺也稱大夫臨之以其君也君實有臣
君得而殺之且不與楚人之制陳也胡傳謂稱國
以殺譏歸陳侯豈據城拒君之叛臣君可不討但
稱國人殺之乎

陳侯哀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小國公子耳出入書之且黃雖歸陳仍楚黨也
乃春秋若重閔其無罪者何也陳侯不能有其弟
困於讒人今復全兄弟之好書之以示君人者當
篤親親之義盍殺二慶既示之以君臣而歸弟黃
又示之以兄弟聖人所以深治陳也
人君操一國之威命吾有母弟吾自親之吾有亂
臣吾自誅之何至假手於人故春秋一以其專責

之君而畧楚人不論非謂大夫可專殺也弟黃出
奔以是爲君之不能兄也殺其大夫以是爲君之
自有法也弟自楚歸以是爲君之自有弟也全其
君之體所以重責其君也責歸人君則讒人亂國
夷狄制命君皆無所辭罪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復入于晉甚矣而入于曲沃則又甚焉復入而入
于其邑則有據土之志故甚之也
君子不幸遭意外之阨雖不能無動於心要之立
身之地必不可差況君父之間乎欒盈受范氏之
慘禍此必報之怨顧范氏挾君以爲名不可得而
攻也乃不勝忿恚之心遂以無罪始以逆節終君
子莫能爲之原傷哉不知道之過也

秋齊侯莊伐衛遂伐晉左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
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
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及欒盈奔曲
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衛之亡君猶在齊亂臣據國齊之伐不爲無名若
能明正其罪因而問諸晉雖無功猶爲快事惜乎
齊莊之不足以語此也藩載晉之亂臣徼倖於禍

人之國家以爲私利從來小人舉事必無所濟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

齊伐無損於晉魯亦未嘗有所加于欒盈與齊然而書救者謂其有同憂共患之心此見亂臣賊子春秋之所甚惡苟有能討之者是所亟予恨雍榆之次遲徊觀望不能彰我君之義舉也魯書救所以惡齊也然晉伯國也主諸侯以庇人何至使人救救晉而晉伯衰矣失御一臣之道遂開齊釁內禍國家外示弱于諸侯強弱之機豈不

以義哉堯叟曰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宜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鷄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臧紇臧紇曰吾爲子立之孟孫惡臧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仇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遂立羯孟氏告季孫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命攻臧氏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小人逆合權要爲不義之事以悅其意爲富貴計耳富貴未必得而禍隨之如臧孫紇世卿之家也逢季孫之意廢長立少不旋踵并己之世祿失之且受譖攻巳盟巳者即所逢之季孫也定他人之廢子失自己之宗祧役人者獨不可少警乎大夫出奔有有罪者有無罪者稽其事而觀之則紇之自取奔亡其罪可知也

晉人殺欒盈

稱人非國討也盈之死范氏殺之耳諸家乃謂稱人大其除亂夫君在國而人殺人以爲討亂之辭將安用君書曰殺欒盈盈自應殺但不宜晉人殺之耳欒盈者晉之良大夫也遭封之讒而覆其宗遭商任沙隨之會而窮其往可謂傷心之極矣然曰晉欒盈曰復入曰入于曲沃曰殺欒盈不少假借何也所謂君臣無獄君臣獄父子將獄故於其錮也書之以責天下之爲君者於其入也書之以責天下之爲臣者

錮欒氏者防欒氏之後患爾不知欒氏之患卽從此錮啟成之鞅伯主之威力援天下之諸侯諄諄注意一亡臣而竟不能得吾於是知傷心之怨不可結無益之事不可爲也世之人往往盡心以自爲子孫萬世之計而不知力有所無可用患不可勝防也

齊侯（莊）襲莒（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傷股而退莒子親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林云）

（此春秋特筆）

諸侯擅侵伐罪也然必有所藉口以爲兵端未有

以盜賊自處者無怨無故輕兵掩人之不備盜賊之事也特書曰襲甚之也是役也杞殖華周死之華周之言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可謂信臣矣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云賀克欒氏）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以世祿當不朽范氏新爲國禍怡然安之怙惡極矣彼後然謂自陶唐以來莫之能亡而不知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今不盡存也彼欒氏之禍天益以范氏爲郤氏假手而趙氏之禍機已伏矣從來圖厥樹家不知祖宗積累之難而恣行無忌不至於覆宗亡家而不止不獨一范宣子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軍旅大事非不得已不用魯之用師則爲周旋人情而已畏晉則救晉畏齊則交齊揄齊師既退晉難既平又侵齊以示忠於晉然其觀望顧畏且前且郤之狀晉人知之矣而於齊又無當焉是兩失之也嗟夫救之無功侵之無名夫何爲也

自作三軍而分公室兵皆屬於三家故救晉則叔孫豹也侵齊則仲孫羯也有國事之名無同心之實出者各愛其賦而不肯盡力處者謂非我事而不肯應援君無嚴命事卒無功欲魯之能立義爲諸侯望畢世而不可得者也

夏楚子（康）伐吳（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既以隙晉隙衛隙魯而又隙莒兵力雖强何堪多

怨莒無故而襲之莒不敢怨而求成是亦不可以
已乎而又伐之何爲內自儆而外樹敵趣亡之道
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
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林邢地衛叛邢爲衛地左
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不克
齊叛盟保奸幾禍晉國又間其難而伐之夷儀之

會自不可以然晉以一亡臣之故再動諸侯齊激
而爲欒盈之納未可以叛盟爲譏也諸侯既不堪
命必有繼齊而起者夷儀之會諸侯雖合其心不
直晉矣宋子魚之告宋公曰君德勿乃猶有所闕
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省德乎勿闕而後動其晉
今日之謂也或曰是時伯主擅令已久動以王爲
言不亦迂乎不知春秋爲王而作也是時威力雖
在侯國而共主之義未嘗去周也晉惟不知尊王
故曰趨於衰非力之不足也

於是而衛殤益固於晉矣棄趨之也既不能爲亡
君臣伸大義於天下徒以不義之動固小人之交
生國家之禍亦何益乎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悼伐鄭左傳伐鄭以救齊
晉率諸侯以問齊楚亦合三國以伐鄭伯主之威
內不足以服與國外不足以懾強楚不義故也一
強臣生事內覆世臣之族而出矢及君側之禍外
攜諸侯之志而開齊楚之隙彼欒范皆吾臣也亦
何苦偏私以爲國累若此許於是固於楚矣晉此

時如許何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鍼宜咎似無關於大義然而書之者豈以爲國之
大夫故存之歟
叔孫豹如京師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王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魯之於王如是耳視諸侯之僕僕於晉何如
大饑
大水大饑皆害之及於民者詳書之欲人君知民

事之重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迭蒐啓疆而伐莒無故而伐魯北鄙在君以爲示強於鄰在臣則爲君厚怨而已矣爲君厚怨者爲己弒君求免討之地也君方得意臣乃藏奸多作不義而適以自毒者齊莊是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弒者景公杵臼立）

齊莊之君臣以艷妻爲市竟爲禍階無禮之故也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其言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君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其義正矣然相崔慶之所立其是非君子未之言也得勿借偷生苟富貴者以口實乎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晏子雖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然在崔慶之時亦惡能有爲於其間哉人臣苟無濟變之才則寧以晏子之心行文子之事未可薄文子而不爲也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率天下之諸侯以從於會是周天子之所不能也晉勤諸侯屢矣何德以堪之此豈可以無故動苟且罷乎是時崔杼肆逆聲罪致討因改立嗣君則義聲赫然桓文讓烈矣所謂因事爲功正此時也奈何受逆臣之賂而頓諸侯之兵不知何以號令諸侯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諸侯擅侵伐罪也然陳既背中國向楚則鄭之入可以無譏入其國屈其君使其服而後已不懼楚人之怒也入其國親御諸門禁入公宮陳侯既服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進獻以致其敬子美數俘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又何其有禮鄭之爲國能立於兩大之間敬共幣帛符於二竟終不受侮於大國良有由也魯之國大於鄭邾莒之國小於陳而魯時受其侮而莫敢較也及哀之世纔一入邾而執辱其君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君子是以知魯之無能為也

是役也子展子產實同事焉皆卿也而經獨書公孫舍之令歸於一也令一則專閫外之事三軍之命係焉故子展以獨斷服陳而荀林父以傍撓敗邲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重丘齊地左傳齊成故也）

盟重丘受崔氏之成也受亂賊而同盟同可以為美乎治天下者公天下之法而不私焉齊朝歌之役罪矣即齊莊亦不應至死況為之臣者可弑其

君以說乎晉侯勤諸侯不正其弑君之罪乃受其賂悅其言與之盟而還何哉其心以為人服我吾事畢矣齊莊之事我何有焉豈知天下之事莫大於苟且弑君不問而曰人服我失此不治終不可治矣晉一失於商任再失於沙隨三失於重丘而六卿之禍成矣尚安望王諸侯乎故善執天下之機權者不苟為勤諸侯不苟為赦不義

公至自會（傳云得意致會晉人受賄諸侯罷歸可謂得意乎）

衛侯獻入于夷儀

衛侯之入晉使魏舒宛逆之之也於是衛有二侯矣衛獻播遷在外以為有罪告之天子改立衛君可也是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之義也以為罪不至奪國治亂臣之罪復其位可也是治亂持危之義也乃先則與亂臣立剽無會不與今又入獻於夷儀衛之民將安從焉晉之不足主夏盟久矣經不言納不與晉之納於夷儀也言入者以衛固獻之所有夷儀其所得入者也不名者是衛侯而已矣剽不足以擬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傳舒鳩人卒叛楚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大敗楚滅舒鳩）

滅舒鳩何以書先王之建國也襄六年莒滅鄫穀梁傳云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公羊疏云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皆蒙上月今楚滅舒鳩何以知不蒙上月也於夷狄時之例又不合故創例說經者非春秋之正法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左傳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鄭既入陳陳亦既請服矣此再伐之者陳屈於一

時之覆亡其心未可知也故舍之以許其服再伐之以結其成則其成可知矣古之人不乘人於危不盡人之情有如此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林云諸樊卒餘祭立

吳楚交伐事屬不義吳子輕身於兵革之間自取滅亡可戒也哉夫血氣之勇不貴於人主三軍之衆不周乎護衛撫劒疾視是輕宗廟社稷之重而以身為試者也傳責巢人不飾城請罪夫巢為楚屬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安有縱敵不殺使之深入為國患之理此又為人臣者各為其主之義未足責也何以知巢為楚屬牛臣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昭四年薳啓彊城巢皆足以徵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非應立者也然甯喜既已君之則是其君而已矣雖欲辭弒其可得乎春秋之世如鄭突宋鮑衛惠衛剽篡國弒君皆定位於諸侯儼然列於會盟自以為某國之君天下之人亦曰此某國之君矣夫子雖欲革之而不能也故凡如此類有見殺於其臣者必曰某人弒其君所以深絕亂賊之黨使知黨賊以為君者雖欲借口辭大惡之名不可得也故彭寵叛漢者也而不義侯之封終為光武病益討賊自有大法不借力於賊子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甯子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人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林云書叛始此

剽者孫甯之所私立衎者孫甯之所同逐殺其所私不得辭弒背其所逐不得辭叛所謂亂臣賊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晉為盟主弒君不治受叛不討衎逐剽立剽弒衎歸與伯主無與如此而欲主諸侯天下不亂無是理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者既失而復得之詞也衎無故啟釁自棄宗廟而播越於外蓋有絕道焉書名者所以正名今日之主衛者衎也陸粲謂別於剽亦未盡蓋剽已弒矣又誰別焉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然獻之出入皆不與聞於免

禍則得矣其於臣人之義何居意者時不在位得進退如此綽綽乎然衎剽出入之際難言矣兩觀伯玉對孫甯之言則君臣之義未嘗不分明也

夏晉侯平使荀吳來聘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吳荀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近戚地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澶淵之會爲孫林父疆戚田也披衛君之地以助衛之叛臣晉挾伯主之威亂政亟行魯以千乘之

君躬與其事助晉凌衛謂宿好何此六卿分晉之始田氏篡齊之基而魯三家之勢泰山而四維之矣王伯并衰大亂將作非小故也傳乃謂名良霄退宋人以誅後至不又幾於義此會乎

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左傳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女惡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遠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

讒人之於國家甚矣哉入人骨肉之間而不可救也且世子之惡伊戾也宋公既知之又聽其言而殺其子何天性之愛不能勝讒人之口也既不能察伊戾矣則牀第之言左師之譖更何足論乎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也衛侯會于澶淵不得與而其卿見執者也衛侯如晉晉人又執之而囚於士弱氏澶淵之會爲孫氏疆戚田既已甚矣其君畏大國而往會而又執其卿其君親請於晉而又執其君以一叛臣

之故分析其土地而顛倒其君臣齊鄭之君委曲以求之衛侯得釋則已春秋且如之何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靈公卒子悼公立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楚子伐鄭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

葬許靈公

許男以鄭之故捐命於楚楚子以許之故稱兵於鄭許既播遷鄭不釋怨然鄭人乘晉人治許之師逞其報復之憾使許人北向中原而不得近傷心

為獨深春秋以鄭為首惡焉是役也子產能審己量力揆勢度情不禦寇以挺楚志不挑釁以生國患庶幾知幾者乎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云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林云晉楚始同主夏盟也南北兩伯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於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王道衰而伯主興伯主出而華夷辨夫子所以大桓文之功也伯道衰而楚氛熾然或得或失相為

抗衡夏夷之防猶在也至此則猾夏之蠻夷與主盟之伯主儼然並行於中國世道一大變矣求有伯而不可得也此時晉特一不義強諸侯耳何貴哉是役也秦人不至齊人雖至而不交見於二國猶有方伯並立之道焉故不書以存中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於剽為有罪於獻為有功負而殺之傷人心矣所以者何喜之納獻從父命以悔罪其心有可哀者與他人之弒君微有間也然竟不免焉是甯殖之自勢也君子於君臣之際慎始而已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孫甯逐君衛剽竊國皆衛之亂臣也以王法治之則逐衎弒剽皆無所逃罪以獻治之則孫於己為終叛甯於己為反正今倚晉以衛我者則無如之何而恃功以專政者則藉口殺之鱄之所謂賞罰無章也逐我者出納我者死鱄淚千古矣獻負喜負鱄鱄不負信託於水門不鄉衛國而坐何傷心之深也稱弟以出而獻病矣

衛獻戒二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又不能恪共而有逐君之事經方以君道責獻故書曰衛侯出奔齊亡何晉悼有戚之會推亡固存之說行而天下無君臣則又不得不就獻之身以存君臣故書曰衛侯入於夷儀而治獻出奔之意又別論矣甯氏以君為戲欲逐則逐欲立則立欲弒則弒欲歸則歸則又不得不就甯氏以存君臣故書曰衛甯喜弒其君剽而治剽篡立之意又別論矣孫氏披其君之邑晉人助之則又不得不就晉人

及諸侯以存君臣故澶淵之會名良霄後宋人以深誅之而治甯喜弑君之罪又別論矣夫晉人以孫氏之故執辱其君臣此衛獻所當夙興夜寐以雪其恥辱者乃賴齊鄭之力僅得歸國而遽殺其援己共患之臣則不但不知怨晉人並不知惡孫氏春秋至此則無如衛獻何則又不得不正其君臣之義故書曰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而甯喜專國之罪又別論矣一人之身而是非屢易即聖人載筆亦不得以一法施之若以後

世史臣之法斷之則孫甯逐君衛剽篡立兩言足矣誰敢謂殺剽之為弑君甯喜不宜誅死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傳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陸粲曰會于夏盟于秋間有他事焉故曰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若斯盟之惡則不必再言宋而後見也是也穀梁傳云豹云者恭也是知有晉楚而已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林云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故書公朝於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伯業之衰

是役也宋向戌為之也向日僕僕於晉猶曰尊伯主今則直為夷狄役耳而中國無伯矣諸侯不能

自立受制於兩大之間奔走之不暇此何時也則惟有如游吉迷復之詛而已矣夫子所以思管仲之功也

是役也魯與宋同往及漢而楚子卒宋返而魯行不記晉景之喪止魯送葬乎奈何不戒卒有親襚之辱故魯觸強不如鄭人審幾不如宋人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崩景王立左傳癸巳天王崩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上書公如楚下書公在楚則禮闕於天王可知天

子之崩不如楚子之卒也宋向戌之肉爲不足食矣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王正月公乃在楚哉含尊親之大而蠻夷是畏不能自立乃至於此可哀也已正月公在他國有之而獨書於此者他國不書諱之也在楚獨書絀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以季武子取卞將不歸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季氏無君久矣公在晉而專納叛人以公之姑姊妻之此又伐取其君之地以爲己有魯公不能制也人知惡季氏之强而不知諸侯不有天子陪臣亦不有諸侯憸悍之習既成雖欲馴之其將能乎夫朝楚以求安也幾至不返國則屈身於蠻夷又何利乎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衛獻出奔十二年而後入于夷儀又一年而後歸于衛蓋如是之難也未幾而晉有澶淵之會甯喜之執士弱氏之囚所謂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不旋踵而甯喜殺弟鱄出人之無良未有如獻之甚者得没於位不亦幸乎

閽弒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杜云餘祭卒夷昧立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匹夫奮其死雖千乘之君有所不畏而況於人乎閽越俘也刑而用之守舟卒爲吳禍凡以勢力加人自謂莫敢誰何者可戒也

不稱其君閽不以吳子爲君也稱弒下殺上之詞且既辱身爲吳閽也此與蔡侯申書盜殺不同者盜者不知誰何之人閽有主名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宋之會夷狄擅中國矣杞之城諸侯爲僕隸矣諸侯之大夫書名非予之也若曰此皆諸侯之列卿而爲妾婦役者也

晉侯平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

朝聘諸侯之常所以申盟締好相與爲存也如士鞅之爲城杞而來也聘之義亦復索然矣

杞子來盟（左傳書曰子賤之也）

杞當來朝何言來盟朝則修好何賴於盟來盟者盖有所恃而要結不復講朝禮也亦倨侮之甚矣故書曰杞子非絀其爵也不列杞於諸侯故不稱伯其曰子如某子之類盖既不可斥其名又不可稱杞人故如此書之以示鄙惡之意非子男之子也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林云吳始聘始書子始君臣並見○季子辭位在襄十四年）

胡傳曰此公子札不稱公子貶也辭國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夫季子聘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吳光弑僚在昭之二十七年相去三十年世有懸罪人於三十年之前者乎如謂季子辭立之日即生亂之階拨季子聘魯之日夷昧尙未立也貶當在夷昧卒季子以次（應）立之日亦不得預貶於十八年之前秦伯使術來聘楚子使椒來聘吳楚秦一也春秋安能獨爲季札私哉

季子讓國古今多議之謂其全一身恬夷之節負諸兄祝死之心然亦有說陸粲述屈狐庸對趙文子之言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有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當時夷昧在位相之者屈狐庸也而其言若此又安知無豈容再議之說如趙普者乎由此言之札於夷昧之卒雖欲變子臧之節已成父兄之志亦自有不得爲者矣諸樊之約雖在而夷昧之志不堅札亦何由而得其位哉則

讓國不立殆未可全罪季子然此猶非所以論季子之心也夫承繼之際爭奪之釁而禍亂之源也兄弟傳立法豈可以爲常季子曠觀于禍亂之源而超然于利害之外不受國之心盖自諸樊讓國之始已定矣季子盖欲明父子承繼之義以爲國家萬世之安又不便於身爲禍啓之事故捐一身之富貴以歸於兄之子而杜骨肉爭奪之禍則於諸樊未有所負也曰若使季子（必）之不終歸於光乎曰以札及光猶是傳立之說父子之義未明也

惟札不取而歸諸光則餘際之子無詞以爭而隱禍可息無如僚之不悟也季子奈之何哉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爲功故難及之止高厚之子林云北燕始見經）

實放而言出奔不與大夫之專放也齊侯之不能有其臣高止之不能守其位子尾子雅之恣行於國皆在其中矣

冬仲孫羯如晉（左傳報范叔也范叔即士鞅此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林云郟敖書楚子薳罷書名氏儼然無異於中國矣）

秦之術楚之椒吳之札三國一也以季札之賢不稍假借而薳罷書氏豈偏予楚乎非也自鹿上以來楚遂入參中國以有事於諸侯而冠帶之國亦相與習而安之交錯於冠裳玉帛之間雖欲不同之於諸侯之事亦有所不能矣故大夫具名氏見今日之楚雖有周公復出固將收之於職方之內不能復使之仍被髮左袵之陋也故曰荆曰楚曰楚子曰椒曰薳罷楚之勢日以新而夷之風日以革聖人正名分以嚴其防而隨風會以通其變春秋末世之楚固不得以春秋之初之楚治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景公謚靈公般立）

公羊註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不忍有子弑父之禍夫經已明書蔡世子般弑其君何謂不忍言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何嘗不日乃註則云加弑爾非弑也夫夫子不忍言真弑者乃忍加弑乎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左傳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共姬守死不渝士君子所難或者爲女而不婦之說然死生之際易亂一有變通之道便有隱忍之心伯姬一死不再計可謂信道篤而守死固矣推是心也又誰得而惑之故有伯姬之心而後可與言權變之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左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刑賞者天子之大柄惟天子得殺人當時亂臣賊子接踵於世王法不能加焉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僅一書殺而又在無罪之母弟何以示天下茅焦之言曰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其景王之謂乎

王子瑕奔晉

天子制生殺者也天子之法雖有時過當而臣子無逃死之理莫非王土逃將安之且天子方震怒其人而所奔之國亦孰敢受故出奔是逃法也受其奔是衡法也若夫自知其罪王之法未加先事

而去寄身於外以待察自當別論

秋七月叔弓如宋（叔老之子）

葬宋共姬（三月而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伯有）

世卿之家以愎取亡亡不悔禍稱兵君側世安有此大夫乎鄭人殺良霄駟氏殺之非國討也然良霄自有死法凡不仁之人未有不喪身亡家者可鑒也

子產斂伯有之死者而殯之又葬伯有子駟氏欲攻之子皮止之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子皮可謂能觀人矣世之人必以人之從己為喜違己為怒何所見之不廣也唐李夷簡之論徐晦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其知此道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不書葬傳之所謂例也蔡景上書弒此書葬穀梁則又為之遷就其詞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然則諸弒不葬者是忍使君失民於臣乎胡

傳以為過責天下之諸侯然則所謂不討賊不書葬者豈臣弒其君天下之諸侯可不與聞而無責乎且葬而責之與不葬而責之孰深人亦孰知葬之為責乃甚於不葬者邪故知春秋無例而謂春秋弒君不討賊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

蔡有弒君之變宜伸伯討合十有三國之大夫事

未有急於此者今澶淵之會乃爲宋災故也特書其故以見其合諸侯不爲討賊故沒魯卿不書諸國儞而稱人所以深誅絶之以見諸侯具在爲義爲利在轉盼之間而無如其失之也

從楚者陳蔡之君大夫也而願討賊者國人有同心焉能爲蔡討賊不但蔡自有其君臣父子而蔡之人亦且共著於君臣父子之義知周天子爲君爲父背之爲不順楚人爲夷爲僭原不比於中國從之爲可耻則其君大夫雖欲南向以從楚亦不

能强之於國人矣中國之人再能以義風厲之將體尊而功倍是以春秋惓惓於陳黄之出奔蔡般之弑父而深恨於澶淵之會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一介之士莫不有所耻耻故有所不爲而後能有爲魯以千乘之國而辱於楚庭耻孰甚焉歸而作楚宮是不惟不耻而又樂之矣此而欲去强臣繼周公之業其將能乎自棄者不可與有爲魯襄之謂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胡女敬歸之子九月癸巳卒毀也

以子野之爲世子也而死於毀事雖過禮不可謂非情之至也以若人而嗣位將不爲賢君乎惜也天不祚魯而奪其年魯之衰也宜也賢聖之君不世出天苟不欲治天下雖有人焉如曹之子臧宋之子哀吳之季子魯之子野皆得爲而不獲爲豈非天耶

己亥仲孫羯卒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林云諸侯親來會葬於此始

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葬楚康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

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

展輿弒父而書莒人，不因莒人，展輿不能成弒；欲弒者莒人，因莒人以成弒者展輿，故不得舍莒人而獨罪展輿，非末減展輿也。父弒身立，不聞討賊，同罪顯然，況下有展輿出奔，文意相足。胡傳從趙匡改左氏之文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既廢，如不與弒，彼安得立乎？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十上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冀應熊訂
單懷范印心　　東海范驤節　評

昭公名稠，襄公子，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八年，共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鄭地。左傳：尋宋之盟也。

趙武為晉正卿，合中國之大夫主天下之會盟，當正名仗義，督率諸侯，訓正吳楚，共獎王室，乃引夷狄人分諸侯，而諄諄與楚人論信，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三月，取鄆。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不書伐莒，魯不能討賊也。書取，直收奪之而已矣。

諸侯有會，所以督不率。尋盟未退而魯人取鄆，所謂弭兵者安在？雖魯人之輕妄，其寔晉亦有以致

之吾是以知不義之會不足以服人徒引楚入中國而爲諸侯蠹耳至於取鄆一事叔孫豹幾戮於會夫莒有弑君之亂晉楚不問反爲莒殺魯之卿庇亂臣賊子而讐與國所以爲蠻夷也叔孫豹不肯以貨免足以懾晉楚之心其言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純忠哉斯季孫之所爲也而書取鄆不與臣專也

晉人自以諸侯授楚叔孫之事固請乃得晉主會而楚人專執專戮晉幾不能與之並驅可醜甚矣

假介不從向戌之謀安有此也趙武至此得毋亦有悔心乎

假合諸大夫大會而魯以一旅正名討莒晉楚當愧死敢執其使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六月丁卯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晉地

胡傳曰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說是也又曰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敵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此康侯之迂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去疾是爲著邱公

去疾密州長子密州雖立展輿而又廢之則嗣莒之位者非去疾而誰乃其入也不言世子何也去疾志在竊國不能爲父討賊不可以爲子也書入强辭耳去疾入而展輿出亂臣賊子爭得失而無是非以是皆誅也展輿出奔以國氏者陸粲曰書

展輿而不係之莒則無以知其爲莒展輿也莒之展輿陳之佗一也皆係以國所以明其爲陳莒之賊也衛州吁則衛人殺之齊無知則齊人殺之不係以國以既書衛人齊人則不復也且展輿立既踰年而不稱爵則不與其立之意又未嘗不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非我田也而疆之是爲不義此時不但天子不能問雖有楚之執晉之覇魯亦不顧畏之矣安然於不義習以爲常聖人特書之則是非終不可掩

葬邾悼公

既謂之邾悼公有國有謚是亦諸侯也鄰國會葬亦禮之常高氏乃謂邾恭皆至昭公始書葬是魯衰甚安得此無理之言而稱之

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左傳謂圍縊而弒之胡傳云雖以疾赴仲尼乃所見之世諱爲因之而不革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胡傳謂楚圍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若華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聖人憫

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畧其篡弒之罪以扶中國夫十有三國之君實從弒逆之賊以會於申聖人亦安得而諱之因其大會諸侯遂諱其弒君之罪是春秋直一助逆長惡之書不知所謂傷之甚懼之甚者將安所取義也巳酉楚子麇卒是明言不死於弒傳之言不可信也

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會諸侯天下之大事也皆昭著於人之耳目諱此以全彼不知所會者藏之何處豈人皆知之國史記之夫子但不書於經便可爲諱乎此何異掩耳偷鈴胡傳但知言諱而不知諱窮于無可藏則亦未之思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麇既非弒比何以出奔圍既乘隙以竊國諸公子無所容於其間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左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其罪而殺之夫黑雖欲作亂以傷疾作而未能也何懼弗及若駟氏與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爲曰此亂世之事也黑之作惡應死而駟氏與諸大夫非殺黑之人也若討而誅之則游氏駟氏安而君亦安若使死於衆人之手則國體傷而又無以謝游楚是其所以懼也然以黑之死罪三子產執政而不敢問直至駟氏之族自欲殺之而後舉事則又善竊人心而用之

者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左傳明謂昭弔少姜晉不敢煩諸侯故辭公而宿往胡傳乃以不當返爲譏代爲之詞求晉必受是使魯昭必遂非文過以得弔人之寵妾爲榮也不亦異乎或曰公穀皆言公不得入季孫得入是季孫譖公罪在季孫胡傳非無據夫千乘之君受侮於强臣則自有已之威靈足以制其死命奈何必欲入晉與臣爭市大國之顏色也嗟乎鄙哉君子論是非不論利害魯侯往之爲非晉人辭之爲是諸之有無不足言也且是時彖未免喪未宜有事於諸侯況妾喪乎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傳公卑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始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閑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吾于襄昭之初知凡有禮之人人未敢有輕易之者也惟不以禮自持然後小人侮之矣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大凡人之相與當論其心若力小而能敬者吾乃卑之苟人以我之卑人者卑我吾能無動於心乎世之爲季孫者何限余深傷之故有讀虞翻傳之論蓋有所指也感季孫小邾之事備載穆叔之言以志慨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寵嬖倖疎大臣未有不及於禍者如北燕伯是其一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杜云當雪而雹故以爲災）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地杜云楚專合諸侯始此）

楚於是專主諸侯矣合中國之諸侯皆南向以聽命于楚此又安問楚虔之弑君與否邪原其始則趙武以怠政失柄而戍以弭兵藉寇陵夷至於此極也

諸侯者天子之諸侯晉者中國之伯主楚虔大合

諸侯晉人何事此自闕天下大變又安問楚虔之弑君與否淮夷之殊與不殊乎

楚人執徐子

不言楚子執而言楚人不以楚虔執諸侯也若曰諸侯困於夷狄云爾

秋七月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橫行南國執人之君伐人之國而莫之敢較晉亦安得晏然而已乎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九月取鄫（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

須句滅於邾矣言伐邾取須句謂取須句於邾也取之而反其君故言伐邾不與邾之滅須句也鄫滅於莒矣不言伐莒而言取鄫鄫私有之見其無以異於莒也故無可執而言伐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不食卒牛

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世之爲人子弟幸國家之禍難以自爲利者獨何心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左傳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杜云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非國史無以知）

（舍中軍爲季氏專魯復祀先公爲陽虎專季氏也）

魯有中軍非古制也魯舍中軍非効順也借復正之名爲四分之計自是而魯公濡沫於三臣無復一民矣奸臣陰盜國柄季氏寶爲戎首獨怪昭公雖失柄未如俱酒之受制君臣之分猶在也收攬大權孰敢違之柰何因循不振至於用師不亦晚乎

楚殺其大夫屈申（左傳楚子以屈申爲二於吳乃殺之）

暴主不可以爲忠況處疑二之地乎楚虔之君臣

無足論但素夷狄行乎夷狄君子宜有居身之珍故春秋借屈申以示意焉屈申之是非未須言也

公如晉（杜云即位而往見）

昭即位於是五年矣始往朝於伯國伯國未嘗罪其遲也是故少姜之弔則辭之爲其過於禮也即晉人今日之受益知前日如晉之非諸侯生於衰亂之世事大之禮不可廢要自有當然之節尤則召侮卑則取辱以卑取辱少姜之弔是也繇此權之則忘喪而應徵朝之命故受處父之辱屈體而

弔晉景之喪故受見止之辱獻媚而勤寵妾之行故受見拒之辱若以禮自處人未有非之者也故經於此書如書至於少姜之事書如晉書至河書乃復即事成文詞無所加而得失備具皆欲人思而自得之也然則僖之始屈於齊襄之始屈於楚皆事之可已而不已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林云牟婁防茲莒三邑）

治國者先明禮禮明而後政立國之所繇以治亂也納人之叛利人之土是攘竊之行非威懷之道

也貪一叛之利失四鄰之心率是道也雖盡天下之叛臣而納之不能一朝居也曾千乘之國足以至道而舉動若此故夫子傷之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納叛招寇雖幸而勝之有慙色矣是時晉方以爲討魯邢若能以大義詰季孫而謝莒人亦大有爲之會也昭既漠然臣復與莒人强戰强臣之心亦復無晉矣

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

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林云越始見經）

夷狄之患寒暑風雨之疾也中國苟安之患元氣腹心之疾也春秋志夷狄侵伐非爲吳楚也假令中國有人楚安敢無忌至此有如楚人吞併南國割天下之半能晏然而已乎苟問鼎請隧期於必得恐非单詞所能却也胡傳舍大體不論乃較量吳楚之曲直辯徐越之稱人以爲聖人之褒貶在

此不亦細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平公立）

此郎襄二十九年所稱來盟之杞子也據林堯叟貶諸侯之說不過謂杞親來盟耳親盟誠失何遂至於削爵郎削矣此又何功而復之乎匹夫而進退國君無此法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夫擅國政陵小國君在他國而敢於受叛既以强力敗莒又以拜田侮晉苟得逃死其幸已多况賜之宴好其媚亦焉所不至矣爲諸侯主不能裁之以大義正其無君之罪以戮於會乃悅其諛詞而益加親世之好諛而醜正爲奸人掩口竊笑者獨一晉平也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寺人柳之逐華合比伊戾之殺世子座一法也宋公不聽既殺其子又逐其臣甚哉讒人之罔極也華亥欲代右師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以逐華合比可謂豺狼之心犬豕不食其餘矣左師曰女夫也而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小人禍人以自利者亦知倚伏之機乎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

齊侯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君賄左右諂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從古至今小人之不足與有爲也久矣獨一齊景哉

韓宣子適楚楚人弗逆楚公子棄疾聘於晉及境

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効辟從我而已焉用効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晉交楚非是上卿聘之而得其倨侮則可愧之極矣晉平不思所以自强制楚之策但在逆不逆之際以爲報復不亦小乎叔向賢臣也亦不追論宋向戌之罪敗會宋之失亦何益焉但其則善之言畧楚事而取一節足爲至論世之務於報施不但日趍於薄而䘮好開隙亦焉用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此爲魯無疑故下叔孫婼如齊涖盟以結此成也內不能自立而屈身於强楚外不能睦鄰而要結以强齊周豊曰苟無忠信誠慤之心雖固結之民其不鮮乎况乎不可知之齊又焉足恃也

左傳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則經當書二月暨齊平不當言正月言正月則非燕齊也左傳又云齊求之也齊强燕弱齊無爲求燕且既言暨齊平而又言癸巳齊侯次于虢文義亦

不相接是知所稱齊求之者乃求魯非求燕也自是兩事但適在一時故疑於燕耳自襄二十四五兩年齊魯交侵之後久絕聘問齊欲通好於魯故云求然魯不求齊而齊求魯者魯特晉故也理亦易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宣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二兄弟之不睦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晉人聽宋向戌而諸侯朝楚受孫林父而衛人傷心此兩事晉人大失觀晉大夫之言則是非之心未嘗不明無如執政之臣周旋人情而不顧國事者何從來壞天下事者皆一二秉軸大臣也千古一揆可爲扼腕晉人苟無獻子之弔戚

田之反衛之叛不在定之八年矣晉大夫之言婁然可念有如此人而不得用晉之衰無惑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林云哀公卒是年楚滅陳十三年楚平復封陳惠公吳立）

溺以留付招遂爲偃師之禍大權既去怨死何及是知親親有道不得其道雖父子兄弟之間不可保矣穀梁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凡無德而貪怙勢而驕自謂人莫不我畏者豈知有識之士所甚懼者乎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楚庇魚石黨華氏遂見詘於晉宋而自壞其伯業也其後楚靈之暴亦假討賊以自行其仁義如殺干徵師放公子招殺孔奐奉孫吳以誑陳而定陳亂居然自附於伯王之事人莫敢誰何此皆中國自失其道使夷狄竊而用之遂因之以爲利則非夷狄之能爲强中國之罪也夫中國禮義之所出也中國無禮義夷狄攘之而制中國矣士大夫廉恥之所出也士大夫捐廉恥宦豎攘之而制士大

夫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既簒位且以立君告楚矣然書曰公子留出奔何也留非能簒國簒國者招與過也氣歎言作倉皇奔竄是之謂公子留而已矣以此知鄭突齊小白莒展與皆力足以竊國者也

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座陳哀公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座之誅權在晉宋之君

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甚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且以憂隕其身而國隨以亡故申生與座皆目君以殺惟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此論足爲千古寵嬖奪正之戒

楚既滅陳嬖袁克欲厚葬陳哀公楚人欲殺之而止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頸而逃竟不肯爲楚臣之人也君臣之義藹然足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未可以嬖人而少之也

秋蒐于紅左傳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林云書蒐始此

革車千乘皆魯君之所有魯之國非弱也奈何君不能用內擅於強臣外疲於晉楚不亦惜乎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過附招爲惡者也事變之後招且借過以說罪過死而招生附惡亦有何益司馬昭之成濟助昭弒君効死惟恐不力卒之富貴歸人亡滅歸身千古

一轍亦足爲小人甘心作不義之戒此是陳招殺之陳無君故稱人過有可殺之罪且不與陳招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陳侯以寵嬖啓釁陳招以附孽作逆卒之身死國滅子姓流離爲夷狄利奸人亦與之俱盡悔何及焉假令君君臣臣留即不爲君亦不亡過即不媮

罷亦不死偃師雖不愛苟獲嗣位而哀亦不繼招亦不放陳亦不滅凡世之醜正奪嫡者亦不足爲鑒乎

陳既滅陳大夫之死者當不獨一孔奐而獨言孔奐者孔奐曾從諸侯之事爲國之貴臣國有大奸惡力能除則除之不能除則或死或亡無苟立於朝之理乃坐視其君父之禍而安然若無事人卽不黨招亦無所辭罪況留告爲君之日奐安在邪故特書之以爲人臣覬望不忠之戒

葬陳哀公

陳既滅魯必無會葬之理所以書者正以存陳而不與楚滅也夫葬陳哀者嬖人袁克也不言袁克者何也所以成陳侯之體也春秋以成禮予陳侯則葬之事成葬之事成則克之義亦成聖人成人之美曰葬陳哀公矣克亦曰葬我公矣不在乎名與不名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許遷於夷左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然丹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

棄疾遷許也而曰許遷許不遷人不得而遷之也見君貴於自立苟爲轉徙以偷安旦夕無論終歸於亡卽不亡亦不可以爲存也書曰許遷於夷其責許者深矣

夏四月陳災

陳之爲陳人知之陳亡而未亡未之或知也此非聖人虛存之也陳之爵土未削於王朝陳之子孫見存於楚地使知今日有之者非其有乃知他日歸之者所當歸是故許叔入許則稱其字魯人取

鄅則存其名以示滅國者皆非所當滅而予其復其不能復者則亦無如之何矣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然魯聘而齊不報則亦無爲貴好矣聘禮先王所以睦鄰也後人乃益之以盟益之盟而聘輕聘輕而睦隣之義微故僖子之聘常事也而合齊事觀之則意在言外春秋殆有深感乎

冬築郎囿

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
竊其權而昭公不悟也夫平子豈能愛其君哉自
古奸臣竊權未有不娛其君以聲色狗馬而庸君
不覺是時公室四分而郎囿是圖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
十年（是年闕冬）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欒施子雅之子高彊子尾之子）
善乎叔孫昭子之言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忠

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
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陳鮑分欒高
之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凡有血
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
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利之錮於人久
矣蘊利生孽寧獨一欒高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公築囿以自娛卿並駕以伐國事之以見魯君臣
之所爲者如此惜之也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子昭公夷立）
晉平之世僅初立一二事差有可觀其後不能立
義內獎亂臣外長夷狄天下始無所用伯矣
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子元公佐立十二月不書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陳蔡中國之諸侯也專意服於蠻夷之楚不以爲
辱甘心叛天子絕中國不以爲悔不過謂楚能庇
我耳然而滅陳滅蔡者皆楚也乃知存亡之數不
可知而緊名義捐廉耻以自爲固者未必非取亡
之道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左敬歸之娣蓋襄公妾也）
大蒐于比蒲（魯地）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魯君失政久矣繇叔向之言觀之魯之名分猶在公室猶未卑也比蒲之蒐一言可止而提撕者大矣君能以禮率下孰敢不從未必盡臣之罪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左傳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楚子馳一介之使以求諸侯晉人奉命恐後晉合

諸侯之師以請一蔡楚竟拒而不許晉何以堪之縱厥慭之會無及於蔡然誅暴討亂存亡繼絶無空返之理奈何不敢以一矢加楚人而歸胡傳乃謂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焉爲春秋以恕待人是何言也

至是向戌之罪益不可勝誅矣兵惰則驕驕則玩而無紀律自弭兵之議興人習偷安中國戎車久不駕故人不知兵以中國之大八國之衆而不能辦楚之一隅良有繇也從來以中國而困於夷狄者大率如斯可戒也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圍蔡者楚也救蔡者晉及七國也以其身爲犧者蔡世子有也晉人力卽不及可但已乎故稱楚師者醜晉師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燕地

北燕伯爲臣所逐納之是也晉人不問齊人先之義亦何常爲之而已矣齊至是亦駸駸乎不有晉

矣林註謂納爲內弗受然則奔亡之君內受者幾人可遂弗納乎

衛獻之入于夷也晉侯納之也北燕伯之入于陽也齊侯納之也然衛不言納燕不言入何也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晉乃與剽周旋但使人逆衛侯而無正名討逆之心故春秋不與其逆而以獻自入爲詞入者強詞見其力雖未能制逆臣而終不以好詞求入所以正君臣之分而討逆之義存焉北燕伯之入則齊侯用師非齊師則陽不可得

而入故以納于齊然但于陽而不於燕則齊人爲
義之未力而逆臣盤據之猶固也故衛侯入于夷
見晉人之無同仇燕伯納于陽見燕人之不悔禍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定公寧）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乃者遲辭也晉魯並爲母弟之國賦皆千乘晉爲
伯主從之已非然猶曰共襄王室惠懷諸侯擯斥
夷狄不難屈已以成其義自平以來日有衰德魯

華車千乘輔之以義何向而不濟乃不思自奮猶
僕僕於無義之庭以取見拒之辱始不得已而復
不亦輕乎乃復者不必往之詞也或曰魯能衡晉
乎且政在三家華車千乘魯侯亦惡得而用之夫
哀公之世視昭公之世君弱更甚然陳恒弒其君
孔子請討之謂其可以用魯也寧有昭公之世君
能執義而臣敢有不從者乎內不受判外不侵鄰
晉亦安得而辱之春秋明大義旦知無禮之晉不
可往而已非因魯之弱與屈遂謂當俛首於人之

朝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葵邱之令曰毋專殺大夫於是王室益微諸侯益
橫此令久不行更無論楚矣然春秋於楚殺大夫
必書者非謂楚能請命於王也毋專殺之義不以
楚而廢也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凡君子欲舉大事必審其所共事之人寧可無成
決不可苟且遷就藉小人之力以徼倖於萬一不
但事不可爲而喪其生平殆有甚於不爲義者焉
昭公欲去季氏南蒯子仲公若公果公爲亦欲去
季氏以爲其有同心也而聽之而不知讒人之以
其君僥倖也卒之讒人敗而君遂死讒人之肉其
足食乎公爲父子也諸讒人君臣也苟非其人雖
君臣父子之間不可嘗試而況乎不同心之人欲
借其力以妄覬乎一不成而萬有餘喪故君子不

幸過不可爲之事寧無成而已矣

楚子虔伐徐

晉伐鮮虞

不稱師不稱將不稱人無君臣之辭也非無君臣也其君若臣可知也楚患南夷晉患北狄至於二國爲諸侯患則一也晉楚之强徒爲人患而已矣是役也晉不復存中國矣中國亦安得而有之稱晉傳謂狄之其說亦有理然終未見其的然有以不稱師稱人爲狄之者則凡他事以國舉者豈

皆狄之乎如以國弒猶可曰一國之人皆夷狄也如以國殺亦可曰一國之君臣皆夷狄乎凡舉國皆以國言何獨於伐而謂之狄邪又如吳楚患中國甚至虐用人之君皆不以國舉可反謂非狄邪吾故謂稱人者其國之人有此事也其國中之一事也稱國者其國之人專事此以其事敵國也甚之也鮮虞不足以敵晉伐鮮虞亦非舉晉之全力而以國言者蓋以天下之人所望於晉不在此而晉乃若此專也爲今日之晉也謂其不復有意中國而徒區區事此爲晉無人爲故甚之也若稱荊則微之之詞與此不同春秋無例因事裁義可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者季氏城之南蒯據之自以爲私家之固者適足藉寇資而已矣然則不懋德而營私利以爲有者未必真有也魯侯不能得之季孫季孫乃欲得之家臣乎三桓之子孫微矣叛季氏者不獨一南蒯也不書叛蒯不叛魯也胡傳謂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固君子之事然事

有輕重安有置叛臣不問專以反己爲言乎且書叛亦何礙於反己邪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地

用比以弒虔者棄疾也棄疾雖爲首謀而比實居乎首惡自晉歸楚之日所操何心所圖何事況已儼然立爲楚君將何以置虔虔不死則比誅比不誅則虔弒雖欲逃弒君之罪其可得邪虔以五月死經書四月弒本其始禍謂比以四月歸成弒竟其事書之耳非謂弒以四月也千里歸國止爲棄

疾除虔虔弑而身亦死非天下大愚者不肯居也
此足爲月險爭利者之戒
穀梁云言歸非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然
里克商人陳乞之弑皆不日戊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則又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或日
或不日皆曰不弑君何而明之哉傳例之矛盾如
此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上言比弑其君則殺比者當爲義舉然曰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則兩公子自相殺耳非討賊之詞
也殺弑君者而不得爲討賊則棄疾之罪亦見矣
楚虔雖無道而棄疾之受寵不薄君不可背以死
奉虔可也既不能爲魯叔肸宋子哀而受其寵祿
乃聚羣不逞之人乘機搆釁扼其兄之吭而奪之
國負恩叛君甘爲戎首亦既已矣王子干子晳播棄
在外其無能爲亦可知矣必欲使之爲己推刃代
受惡名及楚虔既死遂并除其二兄不亦忍乎棄
疾豺狼也何以守國

楚虔兄弟自相殘害各求其利各濟其私惟虔君
臨楚國十有三年國人服從威福自擅故成之爲
君比與棄疾同惡相濟原無執言仗義之舉棄疾
雖爲比司馬原非楚人之所奉何得爲君臣故棄
疾不言弑比春秋公君臣之義也以此論之則管
召子糾之事可以釋然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
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衛地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乃並徵會

晉不恤諸侯而崇侈於宮室故諸侯貳非一虒祁
足以貳諸侯也既不能以義懾諸侯乃始假王命
借劉子爲重以挾諸侯將誰欺乎吾於是而知天
子之足以正諸侯也甲兵四千乘不足以懾齊而
借重於劉子之一言假令王能徵會於諸侯孰敢
不聽無如其懾於強國甘心爲晉人役而不知狐
之威服百獸者已爲之也
平丘之會伯主親之王臣臨之晉楚之從交相見
孰有過於斯時者乃陳蔡許竟無一人與會晉亦

不問其何以不至頓胡徐沈公然置之度外是何我之所有楚皆有之楚之所有覩我如無是雖欲求與楚共諸侯又不可得矣此不當猛省乎奈何汶汶爲此會也不會者益無忌憚在會者亦將生心則此會乃晉伯消長之大機顧猶不覺悟且信蠻夷之訴絶兄弟之好乎況聞楚虔死而後會更覺强顏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左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平丘之會劉子在焉魯以邾莒之訴見絶於晉而執其卿以歸不已甚乎晉昭之時諸侯貳晉矣徒以力挾之豈能强其心乎是時楚方有內亂若率諸侯之師耀兵江漢聲楚虔暴虐之罪求陳蔡之子孫而復其國則棄疾必不敢爭陳蔡必不敢背興滅繼絶不愈於凌魯乎乃內則信讒於蠻夷外則讓義於棄疾徒絶兄弟之好失與國之歡兵車雖盛亦何益焉

公至自會

會者會劉子也魯之進退自是綽然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廬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之子

此楚平之所歸也書之者何陳蔡天子之建國也楚安得滅之陳侯歸陳蔡侯歸蔡乃歸其所應歸楚平不得而尸其功也故不書自楚歸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公如晉者惧晉之怒而請之也平丘之會子產爭承自日中以至於昏竟得之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然則晉已在子產掌握之中矣平丘治兵自以威力誇示於人而不知已爲識者所窺無人乎魯公之側故爲晉所顛倒經所以深致惜於公也

季氏者魯昭之所欲去也當公子憖奔齊之後君臣之隙已開於時何不乘晉人之怒季孫見執士

晉伯辭朝之日藉口謝過并發其從前納叛取邑之罪舉其族而逐之則力省而功倍收數世既去之權消强臣擅國之患不亦優乎奈何優柔不斷甘心受辱於晉而不辭也

吳滅州來楚邑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不書族傳曰尊晉罪已禮也非也晉實不道何尊之為魯本無尤何己之罪然則舍族何也罪意如也合諸侯而執魯之上卿有罪死命可也無

罪請從君惡於會而免之晉其如我何乃不能守信執義而信樂王鮒之言脫身逃歸為匹夫之行辱國莫大焉故書曰意如至自晉賤之也嗟乎凡無禮之人欲以勢力凌人謂可以榮辱人也苟不受其榮辱則其術窮矣彼乃執之吾乃逃之彼方侈其虐威吾又以其虐威為苦是成其威也彼又安知世有不可榮辱之士而戢其無禮之寘頑乎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莒郊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莒郊公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逆庚輿於齊是爲共公

莒無大夫殺公子意恢小國之一事耳何以書正為其殺公子也三代之世君世國臣世家君之親子弟必擇其才者為公室輔是以公子公孫相望於册春秋之初此意尚存中葉以降皆强臣為政於是魯弱於三桓齊弱於陳氏晉弱於六卿擅權專國一據不復退君之子姓莫能參預非盡不肖

也積漸之極遂成不掉之勢而公室危矣故齊公孫竈死而晏子嘆息知其所係之重也乃其至親昆弟又不相輯睦以固維城自為權臣驅除至死不悟更可恨矣意恢死而郊公奔此不能親親之左驗也意恢之死公子鐸蒲餘侯為之而以國殺為文君闇臣橫假國法殺之爾郊公以君之威不能庇其本根勢孤援絕委國投人逃竄無所豈足惑邪夫意恢非必能賢也骨肉梧殘奸人之利國喪君亡從古如斯春秋雖小國之公子不比於列

卿必謹而書之其丁寧於親親之義者至矣穀梁以意恢爲賢曹昔異論一人之是非爾非春秋之意也春秋殺公子者多矣必以大夫衆盖以官殺之也惟御寇意恢及偃以公子舉皆禍在骨肉之間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子僚立於是廢季子而負諸樊之約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君使臣以禮去樂卒事亦足以敬大臣矣君禮於

臣季氏莫之能違也君禮於季氏季氏敢不肅乎借乎昭公以去樂卒事爲虛文君臣積惡至於尋戈而客死於外可嘆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費無極謂朝吳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朝吳既在下位而其上又有二三子是朝吳在蔡未得爲卿也其出奔則書爵也毋亦謂吳有興復之功故存之乎胡傳專責朝吳以名利累其心舍其大而苛其小何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荀吳不受鼓之叛人其言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荀吳之識遠矣古人謂小人不可與作緣亦此意小人既叛其君何有於我受其不義之功以取其城將何以待其君凡苟且目前之小

利而不顧其後未有不悔者也荀吳志在服鼓子故不受鼓之叛人不受鼓之叛人故有所以處鼓子而終以鳶鞮歸貪目前之利而淄異日之釁忠臣不忍爲也漢高斬丁公封雍齒正其事但其意有所爲而爲之未必真識此義也

冬公如晉左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平丘之會晉人無禮殊甚而卿身逃之君親謝之君臣舉動如此晉人安得不肆

十有六年春齊侯景伐徐左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

當日中國之可問者多矣以千里之土仗義而起桓文不足爲吳楚不足服也乃勞師以伐遠人伯者之作用如此乎

楚子平誘戎蠻子殺之林戎蠻子嘉也

戎禮義之所不加有王者作則覆庇之使之並育而不相害耳無知被誘以喪其身可哀也無言可執設詐相傾是爲夷而已矣

夏公至自晉左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冬如晉歷夏始歸朝人而不得入入而又不免於止千乘之國受辱如此幾不可爲君矣胡傳責昭安於危辱無激昂奮厲之志是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仲尼見於郯子而學問官

郯子論少皞氏鳥名官皆有義存焉以此推之則交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皆非漫然徒取一時之祥應已也乃知物理無所不具惟聖人能盡物之性察人倫明庶物大學曰致知在格物信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遂滅陸渾周大獲

胡傳謂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别内外之義與闢土服遠以圖強覇者異故荀吳舉其名氏其義甚正然是時中國多故夷狄跳梁爲伯主憂者非陸渾也必以稱名爲無貶然則楚子伐陸渾之戎而稱爵可以爲無譏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林云吳楚始書戰

傳言不告敗故不書非也此志夷狄之横耳夷狄

之横中國之憂也勝敗可勿論矣長岸楚地故及在楚楚及吳戰見中國不能及楚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出新客禁舊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鄭雖事晉而不恃晉以立不若彖之專委國於人故能自强其對晉人曰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矣存亡

在我不在人也不獨此也戎服獻捷爭承至昏辭子圍之入館對駟乞之僭立舉無所屈於晉楚晉楚亦不敢强若事事恇畏至於事勢必不可已之時終一有違而罪討隨之矣

六月邾人入鄅左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以歸

邾亦陵人以爲利小國殆無地可以自存邾人入鄅盜詞也深惡之也子産曰小國亡備則危於此驗之鄅亦有罪焉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楚邑左傳楚子遷許于析實白羽

許至是數遷矣小國制命於强諸侯汲汲遷徙無寧宇可哀也已

許先王之建國也有分土有分民今皆棄而不有日入于楚王者不作許不可歸矣封建之國日以亡春秋之所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元伐邾左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邾無故襲人之國不可不問宋公伐之雖爲向戌

其名實正取邾邑而反鄅俘可以爲宋公矣邾人所得不足以償所失奈何爲此不義之舉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奔晉斯立

止如不弑則君薨世子立事理之常安所用奔乃國人不討而自奔之是止自知其罪而不能安於許也陸粲辯胡傳曰飲其藥而卒是進毒以殺父也父死而奔晉是避討也故趙盾許止之事歐陽子之辯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以一婦人竟能引寇匹夫匹婦皆能勝予於此徵焉怨不在大君子防微有國有家者念之而已

冬葬許悼公

不討賊不葬此傳例也經明書止弑君而又書葬則例非經意可知既不可通則又曰不成其爲弑也何其敢於悖經邪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曹邑）

胡傳所云蓋從公羊賢公子喜時之說也夫喜時讓國之節高矣微公羊子之傳人亦惡從而知之罪季札之生亂也則預貶於數十年之前賢喜時之讓國也則錄其子孫於數十年之後善善也緩而惡惡也迫曾以是爲春秋之義乎

胡傳述劉敞待放之說似有理而未敢定臧武仲苟非內大夫將亦自防書之矣是故自南里出奔叛也則先書入書叛此不言入言叛則非叛也自

鄸出奔有外也則書還自晉自防出奔要君也以吾大夫則不書防會外不比於叛臣內不比於吾大夫則自他國還可以畧而不詳以要君出可以書而不諱故其自鄸也爲歸父爲武仲爲待放皆未可知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左傳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不吾遠也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

縶則殺矣必曰衛侯之兄何也國家無敢使縶也

不良豹也無忌諸大夫肆行以是爲衛侯病也胡傳舍齊豹而歸獄於宗魯春秋有此律令乎左氏曰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胡傳曰天下豈有欲求危險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是言非也左氏本謂危險大人以求不畏强禦之名當日衛縶以國君之親兄而又挾讓位之事以驕橫於國中宗魯曰雖其不善吾亦知之則其所爲不近情理之事以加於人者當不止一齊豹齊豹之殺必有

以大快衛人之心者苟非聖人原其心而誅之彼且自謂以一身除一國之害雖死猶榮矣左傳所謂有名章徹者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拘向勝向行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以爲質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

猶之出奔也與其殺公子刼君交質殺亡之子而後去何如於見惡之時見幾而作猶爲無罪之大夫乎凡小人之敢於衛上不過保富貴耳不知不可爲之事其禍未有不烈者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卒子朱立

蔡廬經歷憂患備嘗艱阻處死亡之地賴朝吳之力而復其國可不謂困衛之極乎乃纔得歸國遽逐其輿復之臣寘所謂寘頑不靈既無腹心之托遂寡手足之助僅能沒世子被篡逐向所聽信之臣安在有國有家者於孤臣拂士念之可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魯侯失政是以有三家三家張而魯公卑三家又自爲傾覆之計不知牢禮不度適足爲國家羞恥不獨在叔孫也謀國之臣不規社稷之利借國事以行其私而不知遇風波爲同舟之鬬未有不并溺者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華費遂知多僚之譖而不能除張匄不勝忿恚之心而專於殺遂使司馬名隕家墜不亦惜乎凡此皆小不忍以成之也若華亥向寧以有罪出奔苟得逃死幸矣入而據地以叛則犯天下之大逆王法其可赦乎

先王建國礪山帶河親親賢賢爲百世計未可卒滅凡國家衰亂必先隕墜其世族大家八姓十族亡而晉室卑國高二惠弱而陳氏熾皆世族凋亡之故也襄昭定哀之世大臣世悔死亡奔逃者相望而國亦漸入於亡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

之謂也是故觀於世臣之興衰可以決國家之墜替大夫士族之家亦莫不然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奔悼公東國立）

一國有一國之君臣焉國亂君奔安所容其解說春秋原不責楚憂中國但自楚言之則楚平信費無極之讒不能問朱之所以出而反立其逆臣眞夷狄而已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辭者厭矣如者未倦可憐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景）伐莒（庚輿）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而莒子弗聽也苟有不可受之辱雖死亡不足顧如尋常侵伐而已則珠玉犬馬有太王事大之禮在不忍忿恚之心以徼一戰之利不知為患方大如庚輿者可鑒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竊伯權號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伐取其國謂非夷不可也其責楚亟是雖然此亦足為宋人左中國右夷狄之一快吾於是始信小人不可與為德而見小之徒往往趨附之恐後卒之受其反噬者比比是也而至死甘心焉可嘆也

南里再言宋甚之也都城之內叛臣入而據之及其奔也自都城之內而歷國中盡其境而莫之阻

也宋不復成國矣

大蒐於昌間

春秋不以權與臣大蒐者昭公也有魯不能用而徒擢軍容則亦末之乎其為國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崩子猛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弓子林云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杜云三月而葬亂故速）

葬景王者猛也猛立而王葬諸侯之會葬者在焉天子之位定矣既葬之後子朝帥羣失職之人以

作亂則正逆分矣此足見王猛以次應立而子朝
爭既定之位於義爲短也
王室亂林云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晉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爾
書王室亂在葢景王之後明有作亂者非初崩而
卽亂大位無所歸也景王嬖愛庶孽寵不能降遂
啟羣奸之心釁隙已成勢不可止王猛雖立而威
德未能及人劉单孤弱皇靈不暢衆言淆亂天子
播越人心未知適從誅夷生於骨肉干戈動於堂

與春秋本其初而言之故曰王室亂非未知誰是
之說也不言京師而言王室京師亂亂在外也王
室亂亂在內也閔子馬曰子朝干景之命則景巳
有立嗣之命矣子朝怙寵不肯爲猛下耳朝能以
邪言惑人心而生國家之亂是以君子必嚴於繼
立之際也
齊桓定王世子而叔帶絀不然是非未知所歸也
景王之時無賢方伯故朝得以肆惡而人心亦搖
惑不定此所以書王室亂也而齊桓之功爲益明

矣留侯用四皓義與此同後世猶有結黨拒父之
說者是未嘗參觀於猛朝之際也
劉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稱王猛未踰年有子道焉存先王也且幼未能君必得人而後立是故劉子单子奉以王可也以其宜爲王者也
王室亂王不安其位劉子单子能左右之此王室
不貳心之臣也稱王宜王者也稱名未踰年且以
別於子朝也王何待稱名以別之於時人情正紛
是非未定越三年晉人立於乾祭問於介衆然後
乃定則此時猛雖立爲王而羣臣觀望故春秋以

王屬猛而名以定之權時之變也胡傳乃費詞於
以謂猛制在劉单能廢立之不大傷忠義之心乎
然居皇何以言以居狄泉何以不言以居皇之時
微劉單則猛不居也居狄泉之時旣踰年矣踰年
成君天王位定不可言以也
秋劉子单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劉單之奉王猛非力能有餘足以制朝之死命也
賊臣生亂存亡呼吸劉单以死奉王世臣之義正
宜如是入於王城幾於反正矣胡傳乃謂制在劉

单又謂再書劉子单子之以王必有大美惡是何言也

劉单自與尹氏不同劉单稱子子爵也舉其爵見王室猶有二臣焉尹氏稱氏羇上斥遠之詞詞義較然何得一律論之

據左傳王子還奉王以誘单子此亦知猛是應立之人而欲立者獨劉单耳不然者獲王之日早已正其簒國之罪而戮之以示天下彼劉单亦何能為

冬十月王子猛卒是為悼王弟敬王立

亂臣不卒卒者宜為君者也安定胡氏曰生則稱王朙宜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兄弟之國也取邾誠過豈其不可以義諭之雖有字小之仁亦不廢兄弟之義且以全望國之體不亦可乎乃特威虐執上卿雖魯人隱忍不敢較而天下之人傷心矣

叔孫婼在患難之中不肯苟屈於夷又不肯苟以賄免真氣節之臣也使乎使乎

晉人圍郊

王子棠至諸侯安得坐視苟有急君父之心當先衛天子然後求罪人之所在而極力討之圍郊何為者邪晉為伯主不能督率諸侯為勤王之舉止

遣偏師猶不得比於勤朱飽此何理也伯國竊天子之威權挾天子之諸侯以自尊大春秋不得已而與之為王也乃既不憂中國又不憂天子春秋亦何私於伯而與之乎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傳悼卒弟昭侯申立

前書蔡侯朱出奔楚矣此蔡侯東國又卒於楚蔡之祖父皆屠戮於楚朱與東國皆其子孫也無發憤自强之意方且為室中之鬭自相擯奪而皆投命於楚即不念祖父甘心為亂臣賊子亦有何利

焉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齊人納郊公

庚輿狂虐之君也出入皆書郊公出入皆不書則郊公之爲君必有不足以辱春秋者矣胡傳謂郊公出入皆不書以其人而微之夫意恢不更微於郊公乎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雞父楚地頓胡沈夷方小國也

一日而喪六國之師亡二國之君非小變也小國不幸而居吳楚之間且柰之何使天下有王何以至此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何以居狄泉狄泉豈天王所宜居諸侯世分周爵何以獨無忠義之心言天王正其名也居狄泉失其所也不獨朝爲亂臣天下諸侯皆無所辭罪矣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世卿之家也秉國家之隙援立所私以與天子爭位大慼有主名非直紀事而已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有疾乃復殺耻之詞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僖子生於世族之家身爲魯卿而不知其不能於禮也及之楚而後知之及其將死而後知禮之爲人幹也又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學禮以定其位是

深於禮也已禮之於人大矣哉昭公之知禮而無當焉者昭公之所謂禮非僖子之所謂禮也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懿子苟能無違僖子之志也安有助季氏伐公徒之事而昭公何以孫齊邪聖人之意自遠無如懿子之不能爲子也

婼至自晉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受禮而歸

叔孫婼以行人見執守義不屈不肯以貨免終受禮而歸可謂能使矣然亦去其旄何也魯以邾莒之事屢受晉討晉之辱魯誠過然魯之侵鄰不義

婼為上卿不能止而以伐莒之功更受三命此何說也既受其賞能辭其罪乎

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穆文熈謂其過甚非也吏請狗事雖微然是不以上卿待叔孫有玩心矣叔孫義不受辱故弗與所以示雖在患難之中小人不可得而狎也殺而與之食之不但示不愛此吏稍有知識已與此狗同戮矣范獻子能生死人吏能摧辱人叔孫在圉囚之中一無所屈竟得受禮而歸乃知小人安能禍福人人徒恇怯自失耳豹不肯賄樂王鮒竟免魯國之難婼不肯賄范獻子竟取晉人之禮風節凜然魯國賴之是父是子可謂大臣矣其後乃至三家並稱何人亂其家法可恨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此巢是襄二十五年吳子遏死于於其門者則吳之世仇也滅之足以伸先君之恨然春秋書吳滅無善詞者以吳人無復仇之心也遏之卒去此三十餘年矣烏有君父之仇三十年而不報者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胡傳俱作叔孫舍）

夏叔孫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晉地即黑壤）

左傳云謀王室也王室之亂於今四年晉主諸侯而不聞勤王黃父之會數國之大夫耳即云謀王室亦已緩矣

有鸜鵒來巢（杜云此鳥穴居不在魯地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記異也春秋有異必書所以謹天人之際也君子惟其常而已常即福也異則變變則必有所不可知者是以覩其形而察其機慎其萌而反其闕則祥桑不必亡國知懼故也鸜鵒之來雖微見異亦可思懼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昭公之為魯君有事於魯者止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聽公果公孫之言謀逐季孫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昭公不從竟以失國從來與小人謀事未有不身名俱敗者不獨一昭公也

齊侯景唁公于野井齊地

昭公與齊景相接無失國之感而多文詞是昭公之所謂禮也齊侯唁公是矣而不能納公夫討季氏與伐徐孰輕孰重代興之視齊已自儕於晉苟能先晉而鋤強臣安定與國此取威定霸之舉也

惜乎不能以君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傳云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齋於其寢使宗祝祈死戊辰卒昭子無如季氏何而以死殉君可謂忠節之臣矣春秋日卒恭亦有取焉不獨謂公在外已也然季孫亦日卒而所以不同者有君無君之別也吾於叔孫得臣知之也然而無溢美之詞上覵之禮春秋固不能於叔孫有所加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齊侯取鄆與晉人圍郊意畧同皆非討賊之亂也

以臣逐君天下之大變也季氏雖得民而名在犯順亦孰能諱之以齊之強及魯人之未定仗大義以討逆何憂不濟乃區區爲此使季氏得以完守

自保撫其民而用之亦何當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至自齊猶魯君也居于鄆鄆豈魯之都哉宗廟社稷隔絕而不見是誰之罪也居者自居之而已

夏公圍成左傳齊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

齊侯惑子猶貪昭無遠謀雖會齊師圍成知其無能爲也

秋公會齊侯景莒子郊邾子莊杞伯悼盟于鄟陵

邾莒杞皆積怨之國是魯之君大夫所執止於晉而屢受其辱者也今而仰其鼻息昭亦何顏齊無同仇之志而墮其術中無怪其客死也林註專論參盟而不及事之是非例中之議論耳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景王寵孽棄嫡禍亂五年而後定胡傳謂伯服雖

殺而平王亦不能以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以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然孽寵之惑覆轍相尋可嘆也漢高終不以如意之生死易惠帝之位可謂明於大計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林云僚弒公子光立是為闔廬諸樊之子也）

傳國之法父子相繼正也諸樊以季子之賢舍其子而傳弟期以及之其有得於泰伯之遺教者乎餘祭守之不廢兄命可謂能弟然終非傳國之正法也夷昧繼二兄而嗣位遂負兄而與子此亦人情所必至諸樊之心在己已難又欲使其弟若侄一一如己之心不更難乎利心既動人有競心夷昧既卒吳子之位非札則光僚安得竊據之謂之篡可也光取其所應有不應言弒經書吳弒其君僚以既不可言光弒又不可言鱄諸弒故稱國弒以明其義也胡傳責當國大臣未是

楚殺其大夫郤宛

凡傳例於經所不書者則曰非卿故不書或曰賤

故不書郤宛之事則又有不盡合者郤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然而經書宛名則知凡謂非卿不書賤故不書者皆非也春秋顯義之書也惟其人不惟其位苟有可書則紀季姬媵也而歸酅卒葬無不具焉楚郤宛蔡朝吳賤也或中讒而死或中讒而奔必為之表而出之此見聖人錄善矜無辜不遺於微小也夫以媵女賤工獲著名於春秋則凡位國之上卿而時有弗獲書者其人可知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杜云外大夫自為會

左傳云令戍周且謀納公也以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而止是時天下非無故也伯主之戎車久不駕區區為數大夫之會也亦何益矣卽微范獻子之賄知其必無濟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

魯之事晉玉帛之使不絕於庭而魯侯如晉亦不可勝書凡以求庇之也乃失國出奔而竟不肯一通於晉晉亦曾不遣一介存之事晉之謂何乃止之而不使得前威加於亡人而挫辱之亦太忍也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獻公蠆立

去年十月曹伯午卒今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二君皆中國諸侯也有日有不日公穀皆不言豈例有不能通邪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曹伯不日卒與鄭伯俱月葬滕子與鄭伯俱日卒而滕獨時葬卽欲說例亦難矣公穀兩傳兩註疏皆置不言豈亦窮乎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至自乾侯不見晉之詞也如晉次于乾侯不見受之詞也齊晉俱失耶其窮矣復能於齊侯之前作亡國可憐之態乎不自立而依人竟何益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不仁之人無地可以自容不但强臣逐之已也遭難而不改其德不能和輯鄆民而潰之至是而魯無昭之迹矣尺地一民不能有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也吳澄曰居猶吾土也在非吾土矣非吾土而何爲於兹也春秋固曰吾之公今在乾侯也則意如雖能竊其國而專之而君臣大分百世不能改矣若昭者内不能有魯鄆外不能有齊晉進退

失據而乾侯遂爲死所矣可哀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

是時魯人必無敢不往弔不送葬之理或意如親之或叔仲氏往皆不可知然經削而不書不予臣之專行並不予晉人受無君之使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僖六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黄僖十年狄滅温温子奔衛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用之僖二十五年楚人納頓子于頓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凡此數君其失地同而有名有不名胡傳謂譚罪不至滅稱三國以存其爵不比于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章禹獨名則以徐子斷髮携其夫人逆吳子以屈服而後奔無興復之志書名以絶之也嬰齊名以不與衣裳之會又不尊事宋襄書名以著其罪夫謂章禹已屈服無復興之志不見勾踐之於吳乎謂章禹不如

勾踐能興復彼譚温弦誰是能興復者則以屈服於吳名章禹徐子不受也季氏私考又以左傳逆吳子之説爲無其事其書名特爲屈服於楚故耳然納頓子於頓則頓子之屈服於楚視章禹尤甚而又不名何也則以屈服於楚名徐子徐子亦不受也滕子不與桓衣裳之會而借宋襄之執以討之彼宋襄狂虐其可事乎不責宋人之不義而責小國之不恭滕子不受也以鄫子之不能衛身衹滕子之不能事宋其賢不肖有間矣乃獨名滕而

恕郜滕子又不受也總之諸侯亡國辱身皆爲失職不在名與不名齊桓剸伯楚滅弦狄滅溫坐而視之伯義安在而恃强滅譚是又身爲夷狄也聖人惡伯主之無義矜小國之失所故雖失地而皆不名所以深責齊桓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諸侯執諸侯之詞宋人執滕子嬰齊强淩弱衆暴寡之詞也以諸侯執諸侯雖以曹伯之弑逆而不名以大執小雖以嬰齊之無罪而名晉人執莒子邾子畀與宋人同而事各異晉以侵暴與國討邾莒以侵暴與國執取義在於執之者以見執者之是非不在名與不名也楚虔誘蔡般則皆名楚人納頓子則皆不名晉人執鄭伯楚人執徐子則又用强無禮之詞書與邾莒同而事各異凡此類隨事取義原無名與不名之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地左傳晉侯將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荀躒于的歷）

意如逐其君君臣之大變也晉爲伯主而使其卿會之若無事然何以示諸侯於時六卿之勢已成晉侯獨無幾微之覺乎士鞅荀躒取貨於季孫而甘心黨護以犯天下之不韙世卿之家所不足非財也何利之沒人若此也晉侯不治逆臣卒受逆臣之禍荀范以蔑君助臣爲得計不旋踵而六卿自相屠滅荀范最先亡假令能爲天下守君臣之義雖百世保宗可也甚矣小人無遠慮殊不知禍人之君臣者乃所以自禍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定）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魯侯播越於今七年晉爲伯主僅一唁畢事其何以令諸侯何魯侯二十五年之惛共不如逆臣一日之賄也享其貢賦而右其逆臣欲天下諸侯不解體胡可得也甚矣晉人之愚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此邾黑肱也而不言邾牀詎從穀梁以爲別於邾

夫別於衆則不得謂之叛臣矣春秋之中未有以
國奔者也逌三叛之事論之庶其牟夷魯公雖在
晉不在國然魯有君也以君爲主故稱國黑肱之
來昭公失國在外魯無君也黑肱特奔意如耳不
言衆者不使意如得受衆之叛人也衆者敵魯之
詞諸侯之事也去衆者乃不責魯之詞若曰此直
亂臣與亂臣同惡相聚耳衆快來奔亦在昭失國
之後而稱國者公猶居鄆魯猶有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魯之幅幀皆昭之有也無故棄之而去又不能乘
晉人之納而歸從爲此區區也不亦左乎
夏吳伐越 林云吳始伐越
吳日暴於兵者也六國之師一朝摧喪今又快心
於越可謂威無不加矣然曾毫無益於國也吳光
以周室懿親繼桓文之烈諸侯雖不歸心焉惜乎
有堅甲利兵而不知所以用之徒極其兇威親暴

露於矢石之間召殺身之禍蘊亡國之毒豈不惜
哉是故一吳也善用之則可以爲諸侯長不善用
之則拱手而授國於敵盛衰不常存亡禍福造於
眉睫之間可不戒哉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申世叔儀
之孫國參子產之子
城成周僖子朝也諸侯亦知子朝之爲王室患乎

孰縱之使安然之楚邪晉人一城之外不復與知
數大夫僅以畚挶畢事諸侯無一人至者齊桓九
合晉悼三駕皆以諸侯勤也今視君父之危亡漠
然若秦越人而可以長有富強伯諸侯無此理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
昭竟客死矣諸侯失國而莫之或恤也可哀也身
爲千乘之君而逐於季氏誑於齊辱於晉誤於亡
人既不能乘機以復國又不能專慮以圖大身名
絶於宗廟子孫廢於魯國至死而不之悟也蓋是

時齊陳氏之勢已成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季氏雖擅國未必加於陳氏昭公不能御之以禮女叔齊於其五年適晉之時已謂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然則不待鸜鵒來巢而識者已卜其後矣非惜昭也女叔齊所謂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者千古興亡之炯鑒也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十一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彦　蘇門冀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驤節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元年春王三月

杜註云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卽位在六月故此說是也必曰定無正月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謂之微辭非也按春王正月除隱公元年其餘十公非首時無特書者惟莊公元年特書此後儒之所以疑也夫正月者周天子之月未有削天子之月以懲諸侯者下書六月戊辰公卽位則魯事具在又何必去正月而後見義邪且魯君之不能正始實始自隱春秋不去正月於隱之元年而獨去正月於定之元年不亦異乎以魯則自六月戊辰以前皆非定之所有何有於正月以天下則又非定之所能有無安得以有正無正專歸於定吾故謂春秋於此因其無事可書從而不書以見魯國之

無君則可若謂定必不當書正則無此理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林云大夫專執於是始

京師承喪亂之後君父在艱危之中宋人不但不勤王并畚挿之役不受功此亂臣之尤者以晉之威力苟能恪共王命聲其罪以請於王爲天子執之以王命戮於會即天子亦嘉賴之庶幾臣子同仇之義乎乃晉人執則執歸則歸全無待命於天子之意故書執宋仲幾于京師甚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叔孫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戊辰公即位

穀梁曰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其日何也著之也如穀梁之言則魯事昭是非定矣昭不正終定不正始豈待去正月而後見哉此即位者公子宋也乃昭公之弟非昭公之子也公衍實昭之子乃昭所立宋安得簒之苟宋能守義不立如子臧季札而歸義嗣於公衍人亦孰能奪之即不然爲衆所强能如晉悼淸原之語亦可以除先君之耻收旣廢之權奈何俛首聽廢置於季氏定無能爲已見於得國之初矣善乎舅犯之言曰亡人其辭焉亡人無寳仁親以爲寳重耳所以伯也衷吾反之卒以無成胡傳謂早定國家之本自是正論然非所以論於昭定之間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煬公伯禽子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鄱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蓋始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氏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昭公弟季氏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若曰煬以弟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者非吾之私意乃魯國之舊制耳夫奸人舉天下不韙之事欲罔人以濟私必假舊制以文奸如季孫立煬宮是其一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在夏時爲八月爲非常之災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此應殺者也宜殺而不殺故言草菽已收而草猶不殺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未應殺者也未可殺而殺故言菽言其害之及稼也而草不足言矣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伐國以利君子猶不爲也無利於國而伐人以挑

釁可謂知乎無極之讒猶在伍員之怨方深楚內不修德外不睦鄰黷兵玩寇徒自及也數年以來春秋所記吳楚之事爲多則中國之君臣其玩愒不事事可知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昭二十五年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設兩觀乘大輅此皆天子之禮也然則兩觀者魯不宜有也明堂位曰雉門天子應門則是倣王制而爲之亦僭也既災而復作是魯之君不悔於僭也魯侯無天子欲陪臣有諸侯乎胡傳曰使定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此言是也而惜乎定之不悟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定竊國者也晉之不受是已而惜乎其不能討也夫昭如晉不得入傳以爲季氏譖之如定者季氏所立乃如晉亦不得入又可謂季氏譖之乎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爲人君不崇敦大之體而汴急已非御下之道又

信讒不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廢炭自賊何足矜焉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鄭伯獻許男隱曹伯隱莒子郊邾子隱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傳劉文公合

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林云晉楚交兵止此

晉主諸侯而戎車久不駕此會也蔡許胡頓之君皆從之是素服於楚者皆從乎中國劉子在會諸侯畢從蹔旅而問楚人之罪討子朝之孽易於責包茅順於詰南征必可得志而功烈過召陵矣柰何以荀寅索賄失之甚矣荀寅之愚也夫子書之若曰召陵之地是昔齊桓所以治楚而尊王室者今已矣自是之後晉不復合諸侯矣盛衰之機豈不以人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此一役也滅沈之師自會而遣蔡決意報楚故盡死力執沈子嘉殺之則猶有伯討之義焉晉人不能乘蔡人之憤而用之惜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鄭地

公及諸侯盟夷晉侯於諸侯也頓十有八國之師而無所用之盟何益哉諸侯之所以服晉者以義而已義聲消沮而貨聲彰徹誓詞傾耳亦誰能守之

春秋凡會盟有魯在焉未有不以公主之者也以魯臣修魯史體自宜爾也此盟亦然所以言及者以上已言會矣此與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同胡傳謂定公求為此盟書公及內為志非矣此一會盟乃中國盛衰之大機夫子方致恨於晉人何暇論魯事哉

冠裳萃止侯伯服從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攺盛事也亦常事也於是焉遂止矣千百年以來先王之禮制永不可復覩傷哉自入春秋以來合諸侯無盛於此孰知夫極盛之會乃永散之期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杞伯勤事而野死陳子背殯而即戎許人畏楚而他徙此皆尋盟未退之時也其會也不敢不至不至則有沈子嘉之誅其至也而無所事事結強楚之怨傷小國之心而莫之或恤此後晉欲有事于諸侯其可得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內諸王室外合諸侯若劉卷者能爲天下有無者也故特卒而葬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王室一人而已視王子虎有加矣卷卒不爵正義曰天子告臣畧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非也卒劉卷者爲天下卒之不爲劉子卒之也蓋嘉卷故志其葬非譏詞也單子與劉子同功然而卒葬不見於春秋必有不比於劉子者矣人臣功名之際毫釐千里郭子儀李光弼功勳畧同而末路霄壤亦足以証矣

召陵之役合十有八國之師欲以有事於楚竟爲荀寅所沮此時天子之威力未能行之於晉故劉文公亦罷役而歸天下事在人爲之慮無其心耳劉子乃心王室有天下國家之志者也假之以年必有所以制晉楚而合諸侯者惜乎奪之速也於是而王室無復人焉終不振矣春秋蓋重爲王室悲也公穀不識大義立論殊無可觀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楚爲沈故圍蔡

國無小不可易也蔡侯朝於楚無故拘之三年楚昭不能修子辛之刑正墨臣之辟修禮以謝蔡人爲尋常報復之舉是益之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士鞅卽范鞅

楚內有囊瓦之釁外有蔡吳之怨晉不以時修桓文之業臣正王室而乃從事於鮮虞祇爲强臣驅除而已矣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 昭 以吳子 闔閭 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楚地

蔡侯小國諸侯一奮之間遂能以吳殘楚走其上卿破其國都惜吳不足以正楚之罪猶之尋常侵伐之師耳使召陵之役能乘蔡人之憤藉諸侯之力以問楚之釁正名討罪其功業可勝道哉失此不爲曾幾何時以百年之伯主淪亡於强臣之手而求貨之荀寅更先晉以滅所貪之貨安在哉

庚辰吳入郢（庚午至庚辰十三日爾滅之易未有速於此者也）

此匡正天下之大機也數百年僭王之强楚一旦破滅難矣吳姬姓之子孫也雪漢陽諸姬之耻誅蠻夷猾夏之罪撫輯其人民疆理其土地請於天子為存亡繼絶之義求諸亡國之子孫而復之以分其土將桓文讓烈矣顧乃舍大爭小班處楚宮以激秦楚之怒是謂助敵自攻也書曰庚辰吳入郢數千里之强楚十日而入其都豈可為常乎而慢無規畫淫亂横作猶之以燕伐燕而已吁君大夫所不足非貨與色也以其所有餘易百年所難遘不亦大愚乎

春秋凡救必書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復其國返其王可謂奇矣春秋不書故知楚之復非春秋所予也或謂楚何以得此死力於胥不知胥亦自行其志耳復楚之言不欲慭於子胥非有德於楚也逃賞不受初心可知彼二人者直以人國為九可異哉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以小國覆楚曾以弱國餉蔡苟能推而行之何大國之足畏乎是故書歸粟於蔡予之也予魯則罪諸侯可知小國與强楚為難而同盟之人無人矜之者可哀也哉公穀皆以為諸侯歸之左氏不明言胡傳未之言也而今斷以為魯者何魯史也凡有事不言主名皆魯事也禮也春秋不没人之善若是諸侯歸粟夾未有不言其國者

於越入吳

入郢之師可謂壯哉而入吳之師即在此時蝗䖳䖳於前而不知雀睨其後矣禍機之伏可畏哉又安在國强之足恃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平子）

季孫意如日卒亦猶之卒仲遂之意也彼以卿卒則亦以卿卒之而已誅季孫之罪者不在於卒與不卒日與不日也胡傳謂書卒者見定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然亦非定之所能為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婼之子即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斯執元公成立）

許不外偪於楚則內滅於鄭汲汲遷徙卒無安存之地小國處亂世可哀也哉是時楚有釁晉不能乘鄭滅許晉不能問空負伯主空負同盟不知晉何以絕意於諸侯如此浸入於亡豈足惜哉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傳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斯季桓子意如之子）

左傳云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蓋賤之也夫上凌者必下替一時二卿並行內制於家臣而不敢不從外媿於晉人而媚詞取入逐君之威安在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既不能有諸侯而又執好我之使諸侯其誰親之助人而自伐也其晉之謂歟

小人之禍國家也非必其識之不足而誤為之蓋明知為之者也范鞅以為主之私憾而不顧失其君與國之好為之君者且以為世臣上卿而莫之問也可恨也

冬城中城

杜註為侵鄭故懼而城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亦無害但魯當日之所急者不在城與不城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何忌不言何闕文）

杜註云鄆貳於齊故圍之此鄆也是昭二十五年孫齊時所居而孟懿子為季氏伐之者也君在而

臣犯焉以不忠教鄆也久矣今而貳於齊是猶孟孫之教也嗚呼不忠之不可為教亦悔之否乎公羊不論事而譏二名所謂強作高論者也意如非二名乎何以無譏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鹹（衛地杜云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此特相盟以叛晉也獨怪晉非有侵伐之事見劊

於諸侯如楚之城濮鄢陵也土地甲兵猶故舉輿
之盟猶在何遂一旦不有諸侯乃衛人之自棄如
此豈非天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晉地即瑣
齊鄭特相盟而衛亦離心矣自昇晉不復主諸侯
非諸侯棄晉晉自棄也若夫盟以固信乃諸侯之
好會三國則私相黨結而已世至此求伯之董卒
而又不可得矣是春秋之所傷也

齊人執北宮結以侵衛穀梁註曰凡言以者皆非
所宜以則蔡侯之以吳子伐楚又在所譏矣然進
吳卽穀梁傳文也而註疏不顧又何也例之不可
通如此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猶之伐衛之師也如此可以求諸侯可以伯則伯
亦惟強暴者得之而已何須假義然無是理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左傳云六年周儋翩卒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
於周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皆王邑也十
二月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七年夏四月單
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十一月二子逆王晉
藉秦送王而後王入于王城是尹氏世濟其惡不
肯悔禍儋翩應於內鄭人應於外則鄭乃大逆極
惡必誅而不以赦者齊景苟欲圖伯不當正鄭人
之罪乎乃反首與之盟何也若此時定王室者又

劉單二子之子也可謂世篤忠貞矣胡傳必謂劉
單挾天子以令諸侯何不與人為善如此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人君舉動不可以輕況軍旅大事乎三月之內再
侵再至既無可執之言又失行師之紀魯之君臣
示輕已甚無言睦鄰矣
曹伯露卒 靖公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衛地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齊鄭衛結盟諸侯漸叛反身修省懼猶不足乃勉強爲瓦之師晉之大勢已去非一救魯可以修好故瓦之師不比於雍榆書救正謂晉失其所以救人之義亦猶齊魯交相侵伐之師不足輕重也春秋所感於時事者深而恨惜於晉人者大故不曰晉某人帥師侵某伐某救某但曰晉師是直晉師而已矣以是爲非復伯國之師也其卿不成爲伯國之卿爾不足以帥師也

劉氏曰晉人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攸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遅乾侯之竟因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聞黨臣而逆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覇而非爲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此說是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語云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晉此時改絃易轍痛自罪悔以晉之強謝過於諸侯猶可及也顧乃使涉佗成何辱衛侯以不堪而又侵焉鄭與衛皆傷心矣是猶垂死之人有速其斃而已其晉之謂歟

葬曹靖公五月葬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傳晉故也

冬衛侯靈鄭伯獻盟于曲濮衛地

試思此時晉其如衛何一年之中或侵或盟未有寧日此皆五年前大會同盟之與國也一旦至此王靈日衰諸侯日亂矣

從祀先公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此陽虎之爲也何以書臣子以尊祖敬宗爲最重而竟專置於陪臣之手也非其時而欲祀則祀瀆且辱矣尙安以君大夫爲哉然曰從祀先公則從來逆祀可知陽虎自非從祀自正故書曰從祀先

公子孫不能正典禮而授賊臣以口實是誰之尤矣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此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而胡傳獨取馮山之言以爲昭公始得從祀果如斯言何不合道南之墓於先君之兆域而待孔子邪劉原父曰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臣而先閔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是也此與立煬宮之意同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盜竊寶玉大弓守府者安在魯此時幾不國矣書盜者何春秋所治者諸侯大夫亂天子之法者也下此不足煩刑書矣則曰盜而已矣盜一有司之所治也不言失而言竊竊取之也非力不支而明失之也所以甚魯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何以失何以得竊矣而守重器者何人得矣而盜重器者安在國家不能修明其法至以其國之重器與其先君爲賊臣戲侮之具而終莫之問也尙可以爲人子孫乎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葬

秋齊侯 景 衛侯 靈 次于五氏 晉地左傳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

五氏之次細事也無關於天下之重輕然而必書之者醜之也有土地甲兵之强而不知所以用之是之爲齊景衛靈也

非會非盟而次之者何伐晉也晉之甲兵土地非有今昔之異也得其道則諸侯來朝失其道則諸侯來伐其始不過一二貪臣以賄失諸侯國家亦何愛于賄臣以自衰弱乎林註云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

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秦伯卒（哀公卒子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云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景）于夾谷（孔子相盟）

齊之君臣非真能好魯不過相比以叛晉非能行禮也然夫子以公往則亦行古之禮也至如使齊人不得奮其兵刼之謀止其非禮之野享尋常之

事不足為聖人稱也

公至自夾谷

穀梁以為危之安有夫子在會而君有危者乎傳云桓會不致安之也是夫子不如齊桓也説經不顧前後若此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報夷儀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夾谷之會夫子實相之睦隣固義之所不廢敦要之非為國之上務也使夫子用魯豈直爭區區一

會間而歸田亦渺乎小矣以此為聖人績不亦鄙乎陸粲曰以書來為夫子自序其績則前此嘗書鄭伯使宛來歸枋矣又書齊人來歸衛俘矣為復序誰之績乎使夫子而自序其績也與世之矜功者何異而乃謂以天自處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三家威逼君父而兩卿不能制一陪臣天下之道

强以理不强以勢强其君者人亦强之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景）衛侯（靈）鄭游速會于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

侯犯奔齊齊人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君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所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隷勤君之執事夫有居

德之心則必有責報之心施報相求好不固矣武
叔曰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是爲寡君
賜足以姚齊侯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不有其弟弟亦不有其兄而仲佗石彄爲國
大臣不能調和公室又不能正色守宮牽制於强
臣無端相率以去自傳言之諸臣出奔者或以弄
馬或以挾君不爲無罪自經文觀之宋小國也而
一時或世卿或公子或公弟或大臣相率以去宋

之亂從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景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杜蕭宋邑左傳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人臣有罪于君生死惟命幸而宥之以出亦君恩
也宋辰親則介弟貴則上卿始則率大臣出奔
以挾其君繼則據邑作叛以禍其國罪不勝誅矣
彼仲佗石彄皆世祿重臣恐於背親叛國黨之爲
累如此若宋公有介弟而不能與之共其國有大
臣而不能使之安其位獨寵一向魋甘棄其弟與

大臣而不顧使相結以叛患生於國此時向魋能
分憂乎亦可以憬然悟矣
胡傳以札不稱公子爲貶則此稱公子公弟皆予
之乎事有不得不稱者雖欲削之不可得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樂大心之出奔以子明之譖逐之也被讒以出
人亦憐之但能悔罪引慝返其祿位未可知也奈
何不勝忿恚之心自曹入蕭甘納於叛天下其亦

誰能說之嗟乎入蕭之大心未必叛也一入而不
可復出遂至同惡相濟寘迷不返豈初心之所及
也是以君子貴慎所往
冬及鄭平
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
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叔還如鄭蒞盟左傳始叛晉也
以魯之睦於晉也今亦貳矣不乞魯之貢賦不可
得雖季孫之賄其可得乎管子曰德禮不易無人

不懷此晉人不修德禮於諸侯之驗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
公羊註以不日月爲不廢子之故是教後世以廢
長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從來言墮三都者皆以夫子欲弱三家故爲此說

也故傳因謂是以禮爲國之兆不知三都之墮三
子自爲之而非夫子爲之也侯犯據郈公山不狃
叔孫輒據費皆叛成人則公圍之而不克公斂處
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無成是無孟氏
此家臣據邑之狡謀托詞以誑孟孫孟孫明知之
而無如之何是三都者皆三家之私邑爲叛臣所
據而三家不能制思以去之而又不可卒去故墮
之者必用師而用師者亦未必墮此則三都爲三
家患之明証也且墮都之謀亦是懲噎廢食非爲

國之上計也三都魯之險也不治叛臣而險是夷
險去而叛臣猶在何損於國患倘鄰國之兵至於
城下如公斂處父所言何以待之莒恃其陋而不
修城郭楚人克其三都君子譏之何獨魯之三都
便當墮邪三都叛則墮三都季氏據魯逐君則毀
魯國之都城乎左傳記子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子路爲季氏家臣即惡季氏强僭夫獨無規正之
術乎必欲墮三都以弱之是欺其君矣子路不忍
負孔悝其必不忍負季氏斷不出此且三家之强

在專魯即無三都而專政自若也且圍成之舉果
出定公意三家不與聞則圍之不克適足開三家
之釁而召之侮乾侯之死當不獨昭公矣此事之
不可信者也即左氏記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公
與三子入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然
後墮費更不可信何也聖人防患未有舉事萬全
不應狼狽至此且夫子此時未嘗在位墮三都之
事必不與謀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如夫子

與子路謀墮費弗擾之恨方深安肯降心相召夫子方與其徒共謀墮費圖弗擾亦何緣欲往吾故曰墮三都者是三家意即圍成亦三家借公爲重耳非公自爲之也然有墮有不墮者則魯公之弱而三子之力亦有不能行於三都者矣此見魯事日衰陪臣擅命君臣俱弱向之專國逐君自爲得意者適足以資逆臣爲子孫憂毫無益也君子觀於圍鄆圍郈圍成墮都之事而重有感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景盟于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據胡傳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得專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大既未得專政行道遽責公圍成中道爲少正卯所沮不克而還何以爲孔子墮[illegible]曰郈費墮則曰孔子之功成不克則曰定公之過勝則歸已敗則歸君非君子所忍言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景衛侯靈次於垂葭衛地

濟河伐晉也此亂世之師齊衛不須論然晉辱衛最甚衛讐晉亦最甚又安在勢之可以夌人也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襄陵許氏曰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圍成不克非魯之兵力不足以勝公歛處父也不反其本而亟事其末雖華車千乘亦惡能有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伐曹之事傳不言其故但衛小國而亟暴於兵將有不戢自焚之憂靈公不堪晉辱似乎有志而所爲若此何能及遠彼葢習於晉楚之事以爲非兵華不足以自强故問陳於孔子意葢在此孔子不對殆爲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雖伯國猶無取也況衛之力不足以服人者乎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左傳趙鞅殺邯鄲午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第93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 版5內

趙鞅之入晉陽荀寅士吉射攻之也非與君爲難也然而以叛書者臣違難當出奔乃據土稱兵是以晉陽耦國矣以是爲無君故曰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左傳晉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辛未趙鞅入于絳荀寅荀林父後荀吳之子士吉射隨會之後范獻子之子）

晉之大臣專政貪賄而失諸侯晉侯不悟也至此則六卿而叛者三家用兵於君側是何等景象也

晉事至此已不可爲矣然知文韓簡魏襄猶能假借君命以逐荀范國人助公則威權尚可急收也奈何晉之君終如醉夢不醒以趨于亡自棄者不可與有爲哀哉

晉趙鞅歸于晉

叛臣得歸晉爲無君矣曰晉趙鞅歸于晉晉無人之辭也晉地非不廣而六卿以爲私邑則晉君無土矣魯地非不廣而三家以爲私邑則魯君無民矣故廣土衆民强之形也禮樂法度强之實也君人者謹守其成憲勿借叢而已矣

薛弑其君比（林云比殺惠公夷立）

弑君有稱名者有稱人者有稱國者稱名者大惡有主名也稱人者指言其國之人也亂在有包藏禍心者是人道之變也道有死人倘或殣之况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乎而在國大臣或貴戚世卿或異姓執政豈其北面事之而老牛覰之扶危持顛焉用彼相然而無能討之者謂之大臣無人可焉書人責在內也以是爲無同仇之義也

稱國者指言其國之事也亂在亡君臣上下是世道之變也不殊其人所謂我聞有命國中之人殆皆與聞乎故焉法不可宥漸不可長天子有潴宮之刑友邦有及身之慮然而無能詰之者謂之隣封無人可焉書國責在外也以是爲無纓冠之義也

十有四年（是年闕冬）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第136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32　版正內

先王建國雖小必有世臣與之共休戚國將亡必以次頽落其世家之臣而後國從之亡也衞之世卿也故謹志之陽結相繼而去則大臣不安危亂之象也春秋之時大夫出奔常事也所謂有故而去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故臣有負罪待察之義君有導送出疆之禮鄰有卿遂從大夫之例古君臣相與有禮雖罪戾之日畧示斥遠之意刑不上大夫也君不忍輕絕其臣臣亦不忍輕棄其君孟子謂故國有世臣非虛也自商任沙隨之役君與

亡臣爲讐古意蕩然彼盡不知世臣之重也嗣是以來禮意衰薄君以世祿大家耦上逼尊必務去之爲快而世祿大家亦遂猜疑自危嫌釁日積宣成以前大夫出奔時間有之襄昭定哀之世相望於册大家既盡國亦衰亡馴致戰國之君强半亂臣竊國至嬴秦掃除封建於是神明之統歸於泗上之匹夫而開闢以來神聖之子孫辨族賜氏分職授祿之意永不可復此非秦漢之力强於千八百國之諸侯也君無同憂共患之人而兩歸其利於後起者之藉也吾觀於襄昭定哀之世其大夫奔亡之多而莫之或恤追思古君臣相與之意而重有感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頓從於召陵之會者竟爲楚所滅所謂中國不振旅蠻夷猾夏而莫之或恤也夫陳楚惡而頓勞陳楚合而頓滅爲人役而終無當焉者頓是也有今日事晉之心何如當日無從楚之心死生存亡皆

有天數凡從楚之國皆以次就盡亦何益乎苟專心致志乃心王室雖不免於亡不愈於叛楚取滅乎

夏衞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黨

公叔文子賢大夫也而有功於國其子戍雖以驕致亡然君利其富非盡臣之罪也苟無大過存世臣可矣今又治其黨是公叔文子之裔絕創迹於衞無返國之期不亦甚乎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林云此越勾踐元年也史記吳闔廬

聞越允常死興師伐越句踐敗吳師射殺闔廬左傳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

晉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見以強大困於弱小蓋自取之所以戒諸侯之無禮自致滅亡者杜註謂罪人詐吳故從未陳之例胡傳因之夫兩軍接刃死士再禽猶可以未陳爲詞乎又曰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又非也夫差若果能復父讐春秋當嘉予之可謂之常事乎所以不書者正謂夫差信佞貪賄忘父親

讐自召滅亡故削之以爲不足書也且康侯貶讓國之季子於三十年之前以罪其生亂獨恕夫差存殺父之勾踐而忘其覆國之罪同一吳事而低昂不平何邪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衛地卽脾上梁間

謀救范氏中行氏也二氏晉之叛臣也齊陳氏之纂景公知之矣魯季氏之禍定公見之矣然齊有伐晉之舉魯有脾上梁間之會兵權未盡去也乃不憂在內之強臣而叛臣是助倘亦以飲鴆爲養生之藥石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景會于洮左范氏故也

魯衛齊宋結相叛晉故多樹黨不知天下之惡一也千乘之君當以義奬率天下雖大國必畏之乃與亂臣結黨相助則是盜賊之謀其何能淑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天子有事於諸侯止此矣

自齊桓賜胙之後久不聞此舉矣天子不能有諸侯諸侯亦不復崇天子此而書之猶以君賜爲榮

所以存天王且以媿侯職之不修而助祭禮闕者同一賜胙也在宰孔之時伯業方新天王之氣象亦一新於是有下拜而登受者在石尙之時王伯俱盡君子亟存之俯仰兩事不勝文武周公之感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殺母之事有謂其不然者其一謂宋者南子之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乞入其家敢乎哉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懟焉則以謂夫人夫人之

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之言必聽從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臨江劉氏之言也一謂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辜也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殺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此嘗山劉氏之言也夫以書世子斷其爲誣楚商臣蔡般皆弒父者未嘗不書世子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當日衛之是非所以紛紛不定者亦謂子雖不可拒父而殺母之人必不可以

有國耳不然拒父爭國即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冉有子貢又何疑于夫子乎汪氏曰蒯聵於輒迫以兵而必奪其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跡南子之淫而欲殺之固有是事得之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左傳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之黨也衛以一婦人之故使其世卿大臣世子相率而逐於外亦何能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以介弟之親無故而奔外又無故而叛君至於事勢窮迫又轉而之他已不親親而人是求人亦孰能親之再書弟再書奔所以見辰之自絕深惡之也

始禍者地也又爲兄黨逆者仲佗石彄也而又同叛春秋獨責於辰則辰之爲首惡可知矣

晉人殺欒盈叛君者不得有其爵也鄭伯克段叛君者不得有其親也辰既入蕭以叛而又聚諸亡臣以爲國難其惡視欒盈鄭段有加焉其自絕於宋久矣乃其自蕭來奔也仍以宋公之弟書之此

聖人憂世之極而禮教無已之深思也天顯之親絕之而不能絕雖召戎伐京師欲以奪位篡國如王子帶者終宥而復之而叔段亦終使有後於鄭兄弟之誼不與他人同宋辰困迫無所之猶不投命君親甘心絕世於宋則辰之宜悍至死不悟也書曰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聖人於亂臣賊子未嘗不發其天性之良苟能悔禍聖人亦嘉與維新而何亂亡之有於斯之時王伯俱息禍亂日甚宋有辰地之兄弟衛有蒯聵之父子魯有昭季之君

臣夫子於春秋告終之際蓐諄然宋辰稱弟衛蒯
稱世子其在彝則猶繹去樂吁嘷於君臣相與之
際不一而足蓋時逾迫而憂逾切所以爲聖人之
春秋也若但論例論書法則叛君殺毋大逆極惡
即誅絕有餘死又何公弟世子之可言

大蒐于比蒲

姜鳳阿云蒐以國事舉故雖公在而不書公若觀
棠狩郎則公自遊觀非國事矣以公在故邾子來
會公當時權在三家三家爲數軍實然而未嘗不

奉公以行而邾子之來會必比蒲地近邾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是年經不書冬何休以爲受女樂之故冬者天
子之四時天下之所公也去天子之時貶本國之
君臣以志已之去國何休註殊不可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隱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中國無主夷狄恣其蚕食先王建國至是幾盡矣
胡與頓定四年皆會召陵而以近楚獨滅莫之或
恤也胡傳謂胡子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
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彼頓亦見滅豈亦乘
楚之約邪且楚之約而不可乘是畢世無可爲之
日矣又云罪豹之不能死位與歸故楚子書爵而
胡子豹名書爵予楚子不可訓也豹書名諸侯失
國之常也楚書爵君親將之常也

夏五月辛亥郊

魯以侯國特賜重祭比於天子子孫承祧宜何如
謹凜而養牲不敬舉事違時褻天慢君於斯極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定公乘亂竊位十有五年制于強臣困於陪隸季
氏既卒而不能收其權輕舉圍成而不能制其服
至于寶玉大弓爲盜所竊弁守府而不能矣褻祖
辱國前此十公所未有也徒汲汲於會衛齊助荀
范蒐比蒲所謂愚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此地居宋鄭之間是子産所與宋人爲成而曰勿有是者也罕達伐宋杜以爲取此地也納宋之叛人敗盟取地以處之欲以病宋也管仲曰君者以德綏鄭加之以訓詞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夫携其國之罪人共圖其君父是齊桓所不能行之於鄭者鄭乃欲行之於宋乎自此兵連禍結無益于國而負不義於天下亦何利焉世之人私心小慧無所

不至而不顧理之可否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未有能濟徒自失耳

齊侯景衛侯靈次于蘧蒢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此言非也雨不甚猶可葬雨甚何能葬人子獨忍急於死其親乎

辛巳葬定姒

定姒不稱夫人不稱小君杜註云臣子怠慢非也定之妾哀之母哀未踰年未得成君止應稱子未敢尊崇其所生故定姒不得以夫人卒葬如君氏卒亦一証也彼隱公有意詘其母故無謚不葬哀未得成乎禮故有卒葬而無尊稱

冬城漆

漆者邾庶其所竊其君之土以來奔者也今而城之是安意於叛臣之竊而無返正之期矣上書邾子來奔喪下書城漆國君之敬事不如叛臣之利交人之無良不顧義禮如此也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十二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冀應熊訂

單懷范印心評　東海范　驤節

哀公（公名蔣定公子十有四年春秋終）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昭）陳侯（閔）隨侯許男（元）圍蔡（左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蔡侯以囊瓦之怨絕楚即華惜乎中國之君無能恤之使之屢受楚兵至於男女以辨疆於江汝之間而卒不易其志力小不足自奮可哀也已胡傳謂聖人恕楚復仇故書之畧夫男女以辨蔡自請服楚實未入何得書入疆於江汝楚特令之蔡人聽命其實未遷何得書遷則非經之畧也且禍楚之宗廟而辱楚之父母者吳也蔡何能為吳即無蔡郢猶入楚不能專精致志以報吳宗廟之憤父母之辱乃合三國之師僅逞志於蔡又何復讐之可言乎經列序四國之君謂蔡不足以勞四國之師而楚之復讐亦止乎此也

楚忘吳而兵蔡許忘鄭而附楚茲二君者寄生焉耳林堯叟云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矣復正有三辭莫善於自克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而書王則愈於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於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人君之事莫大於敬天尊祖定之喪未及小祥而釋凶從吉是為不孝鼷鼠食郊牛四月始郊是為不敬初元之年事親事天違禮若此則其政可知安能撫有臣民乎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晉

晉於是始書伐矣春秋不忍絕晉至此王伯並衰雖欲不書不可得矣回思數十年前諸侯會盟朝聘賦詩投壺禮儀雍容雖非文武成康之舊庶幾猶想見先王之遺風焉自晉失伯從此遂為絕響

君子傷之伯降而戰國不可言矣

林註云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襲晉戰於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林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三子爲千乘之卿而親帥師以憑陵小國既取其田又要以盟豈理也哉

元年冬見伐此年二月又見伐強暴無禮莫斯爲甚春秋備書之所以誅其心者至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

如胡傳貶衛之說此時春秋將終尚不可廣宥過之仁引杞伯之例於朝桓者之子孫而復其故物乎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不安於衛衛人亦不安蒯聵聵自無得國之理晉能修伯主之義則以殺南子責蒯聵以拒蒯聵責輒而兩棄之執詞正義選賢而立之則義聲滿路衛之社稷定矣計不出此而強納蒯聵于戚夫蒯聵宜立則當納諸其國衛人拒命奉詞伐之

可也蒯聵不宜立則并不當置之於戚不審是非不究始終而姑爲是納也於義何居且衛既不難殺蒯聵亦未得即安於戚也徒使其父子相殘可乎故衛之惡趙鞅爲之也

天下有必不可爲之事鬻權之兵諫自附於忠蒯聵之殺母自附於義出輒之禰祖自附於孝卒無逃於千古之惡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

第73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 ...

師敗績鐵衛地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凡事當先求大義之所在而成敗不論焉晉鄭此戰何爲者邪耗國家之力殺無罪之民有戰勝之名無執言之義權臣專恣兵禍横作此又晉平昭之世所未有無言王矣鄭之罕達晉之趙鞅春秋兩治之也

書月書日書師師書戰鄭於是爲晉勍敵矣鄭小國也自文襄以來所爲義率之而朝覲會盟貢賦之不敢後者也一旦以師旅相加故書趙鞅帥師與罕達帥師戰雖幸而勝之而鄭之狂逞猶故也春秋書此所以感晉伯之衰傷周道之替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自襄亙傷心沉玉誓楚寧流寓他國斷不復濟漢而南怨毒之於人甚矣中國之人無有能恤之者經書蔡遷葢哀之也蔡侯有志之君也惜其臣無范蠡文種其人者故遷徙無定終以殺身悲夫

胡傳乃謂其背楚詔吳不知蔡非實以吳爲可從葢不得已焉耳若以背楚爲罪是欲其再北面於楚也不亦過乎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謂殺駟以說吳也如傳言則當殺而後遷今書遷在前書殺在後則非說吳明矣然則直殺大夫耳有罪無罪未可知也夫蔡小國也又新遭楚禍殘破之後當和輯父兄安定人心而乃有殺大夫之事則其君臣之不同心國之亂亦可知也從來國家衰危最患君有振拔之志而不得其肯綮臣懐觀望之計而不盡其死力君臣積疑上下解體卒至於亡不獨一蔡人爲然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所居

天下事有須辨是非者有不須辨是非者衛輒父子爭國此何須論是非然當日之是非何紛紜也納戚者忘蒯聵之殺母拒蒯聵者忘輒之無父假令戚守不固蒯聵就執獻俘之日輒且何以待其父乎禍慘於猾夏罪甚於弑君春秋之所惡也齊

景國夏之罪不蔵於輒矣故斥名序於石曼姑之上正名之志不伸夫子至此亦莫如之何矣戚不言衛不使父之所居爲子臣也

公羊傳以圍戚爲伯討汪氏曰君然則曷爲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公羊又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汪氏曰禮記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説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蓋子弒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

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爲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爲不可受蓋知春秋貶國夏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災直災耳記災可也必謂親盡宜毀而不毀天故災之天道不如是之瑣且非所以爲訓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邑）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桓子卒庶子肥立是爲季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胡傳云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是也殺駟不以罪則大臣傷心矣放獵不以法則國君失權矣何所恃而不亡乎然其國之事必詳書之何也蔡侯去夷卽華有志之君也而備歷艱苦遷播無定聖人哀之故不忍斥遠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子成侯立）

蔡遠在江外且播遷未定國亂君危奸人乘隙作難經書盜則是盜而已矣决非公孫翩不然齊無知蔡翩皆公孫也何所差別而獨削翩不書邪如謂公孫翩人微故書盜又何以不書弑邪春秋疏乃謂賤此盜不使得有其君附會之說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宋景

廬陵李氏曰伐曹執邾㳟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夫伯無定權能者取之要在能立義以為天下望安有殘虐小國而可以為伯者乎執滕子用鄫子卒以殺身乃祖之戒惡能有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甚哉積弱之難以圖大也蔡以小國世為楚役一旦感憤覔傷心之恨决意報楚此獨其君之志耳其大夫國人未必皆有憤心交相怨尤放殺屢作

故春秋於蔡事書之詳所以深悲蔡之君臣也君有股肱心膂之托臣無同憂共患之意詳其情事其交違互執君奮臣怠之狀殆非一朝夕之故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以覆亡之後能合餘燼以復强晉以全盛之力甘心為夷狄役誰秉國成倒弱至此春秋於晉何誅歸于楚胡傳謂京師楚是也然而趙鞅甘心為此者志有所圖不暇及楚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杜云亂故是以緩

傳例不討賊不書葬蔡昭則葬矣乃殺蔡昭之盜經未嘗書討也則又曲為之說公羊註以為諸侯得専討士以下殺衆註以為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翩既謂之公孫不知何以別於公孫辰而知其為微賤小人不為大夫也陳氏謂殺翩不書以為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為不必不葬也孟子曰無罪

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未嘗以匹夫為敵輕也况弑君者以為不足討乎春秋記蔡事最詳未嘗以其微而不以諸侯待之也而以為不必不葬乎大言不慚其是之謂乎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晉之失衛趙鞅為之也始失之於用涉佗成何而

辱其君臣繼失之於納蒯聵而鬭其父子茍能正名定衛仗義立君服衛在指顧間耳失此不爲徒與無父之子角力而不能勝故治天下者非義不立非機不行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傳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及卒晏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邾邑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傳治范氏之亂也

趙鞅歸國之後修怨而已戰於鐵奪范氏之粟也納蒯聵于戚樹己之黨也歸戎赤于楚結楚之援也五年伐衛以范氏之故也六年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夫范氏之叛君晉侯治之可矣趙鞅以爲己私稱兵搆怨至於亂衛媚楚賊父子之恩而不顧惟己患之務去而後快晉之無君也久矣商任之會范氏快心於欒盈然猶借晉侯以行之趙鞅之於范氏則不復假晉侯之力范氏之叛叛在境外趙鞅之叛叛在君側蓋自入晉陽之日已不有君矣春秋書趙鞅以叛聖人不肯以大惡輕加之也

吳伐陳

陳逢滑之論吳楚也曰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識此義者不以成敗論人可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惠高昭是齊景所與托孤者竟以陳乞敗事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難哉國夏即無陳乞之奸自非托孤之器何也國夏是此三年與石曼姑同圍戚者以中山放麑之事觀之安有助殺父之人而能爲忠臣哉得以脫出奔不竟其醜其幸多矣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林云昭卒惠立

楚昭憂患之後頗能知道而賞鬭懷之功不祭雲異不祭河祟最爲有識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弒陽生立悼公

楚比歸楚而虔死稱公子稱歸稱弒齊陽生入齊而荼死不稱公子不稱弒而稱入歸者返國之詞虔不命於先君故比得以公子歸稱公子比未絕於先君也及其歸而羣謀合然後舊君弒雖棄疾爲謀主而比明立乎其位比雖欲辭首惡之名胡可得也若荼雖幼不當立然既爲先君所立矣陽生雖長爲父所棄又誰怨今而入胡爲者邪不稱公子胡傳云誅不子是也然而歸獄於陳乞者陽生雖有竊國之心無陳乞不能成弒乞雖欲辭首惡之名胡可得也孔子對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能用孔子之言世臣豈有奔亡篡子豈有屠戮君臣父子安而奸臣亦何從乘其隙貽謀不臧賊恩廢禮亂賊并作國受其禍有國有家百世之鑒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周之諸侯將終曾宋猶爲蠻觸之戰不亦悲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傳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傳衛不服也

晉政多門臣各爲政欒祁之使宋非不親而揚盾之獻得之趙氏失之范氏竟以囚死人亦誰敢親之是時晉氏之患在腹心不在四鄰春秋傷其主死不悟而兵甲之强不與焉魏曼多之師何爲者邪書侵而不竟其事以爲不在於一戰之勝負也

夏公會吳于鄫左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景伯曰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諸侯相會禮也況會晉會楚有舊典矣會吳未足異也但諸侯受命天子作鎮藩服乃今日會柤明日會鄫千乘之君臣奔走蠻夷之不暇彼蓋以吳爲强而不知吳之無能爲子服景伯已窺之矣春秋書叔還會吳於前公會吳於後蓋傷之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

言公言伐言入言以記魯事未有如此之詳者何也胡傳謂知其爲惡能去之不積故不諱非也前

此或書取或書入或没公不書耻以不義示天下爲伯主屈故時有所諱諱之者望之也至此則伯德既衰而魯終不可爲也且以見天子終無必行之法諸侯無復伯討之義魯亦無所用諱矣入諸定哀多微辭豈其然耶

宋人圍曹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數十年諸侯之師亦多矣非助叛臣則不義之侵伐也救曹之師僅見於鄭猶有諸侯恤患之義焉蓋予之也予鄭所以傷諸侯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林註云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伯雖不能實意尊周然朝聘會盟規制既定之後諸侯無大相滅亡者則伯之利也伯衰而小國無日不受兵滅亡相繼故有伯非美事也而聖人重絶晉者以無伯之害更烈也

吳伐我左傳吳爲邾故伐魯吳人行成將盟子服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吳伐我甚我也入邾之師方罷強吳之師在郊矣祖鄶再會無終歲之好盍知事人之無益也吳伐楚伐越伐陳伐齊伐魯會晉爭長蓋無歲不暴兵而莫之敢較也然一跌不振遂至於亡而不可救楚之虜宋之襄千古一轍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此讙也是定公十年齊人所來歸者也欲歸則歸欲取則取土地無封疆之限而聽予奪於人魯之無人焉極矣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歸邾子爲齊請吳師將以伐我也前執邾子何名今歸邾子何名與其今日爲無色之歸何如前日勿爲不義之入棄好取辱義利兩失其斯以爲魯哀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子閔公繼立

諸侯卒葬有月日時之異公穀紛紛以求合例有
正卒惡卒錄內行之說有定哀詳小國之說令人
不解嘗思之爵列五等皆謂諸侯何有大小之異
春秋以王制繩人諸侯一例安有大小異視之理
其謂詳錄小國殊失聖心至於月日時之不同則
各國事有詳畧禮有備有不備苟得備禮書之無
不從詳凡以存諸侯之體而示王制之重蓋有微
意存焉其不能盡然者聖人亦無如之何於是畧
書之以示失禮之懲錄內行之說亦無所本孟子

云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子
曰死葬之以禮聖人方以孝教天下從未嘗言內
弒之君當降禮葬之也即以仲遂大逆何止內行
有議且謂卿卒不繹何獨誅責死君內行而奪臣
子之情乖先王之禮邪

齊人歸讙及闡

胡傳以歸邾子善魯能悔過使魯無所爲而歸邾
子則善矣乃不義之動雖與吳人爲城下之盟猶
未悛於心待齊人再召吳師然後懼而歸之可謂
悔過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而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宋地

穀梁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此可爲玩
寇殃民之戒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鄭以嬖寵求邑無端侵鄰民盡旣喪師於雍丘又
召兵於鄰國天道不與大國不救亦何利焉而爲

之此亦足爲寵小人者之戒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覆邾者魯也處其公宮者魯也執益而獻於亳社
者魯也乃今之奔魯者邾子益也益之爲益蓋禮
義所不載矣

公會吳伐齊

吳方與齊伐魯隨與魯伐齊謀不必素定事不必
慮終譬之猘狗遇物則噬識者已卜其不終矣魯

以千乘之望國俯仰隨人安有國君如此而可以久存者乎是故今日晉明日齊今日吳明日越以至於斃而後已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胡傳云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書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夫齊之諸大夫果弒陽生以說於吳當明正其罪見攘夷之大義未討而不書人亦誰知聖人之心不

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若謂弒君之賊不待貶絕則如趙盾許止楚比苟不貶絕又孰敢以大惡加之邪夫以魯之弱吳加之師子服景伯尙不肯爲城下之盟以齊之強吳懸師遠來千里餽糧兵刃未接而當國之臣乃先蹈弒君不可解說之罪雖下愚不爲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侵齊之喪義猶出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下矣是時中國不復知有所謂禮義而春秋諸侯相與之義蕩然不復存入於戰國而不自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穀梁註曰惡事不致公會吳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不致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非也夫會吳伐齊大失也至自伐齊猶若公自能軍以少救從吳之恥云爾

葬齊悼公（不及五月）

如胡傳言則葬悼公者非卽弒悼公者乎夷狄之

民不可得而弒可得而葬乎其謂臧堅之義何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公孟彄蒯聵之黨也靈公在而附蒯聵蒯聵亡而彄奔齊矣今輒方拒蒯聵而公孟彄可歸輒乎父在而黨其子又何難黨子而叛其父十五年蒯聵入國而彄復奔齊則其從輒而棄蒯聵之情見矣故以利交者必以利離公孟彄反覆於靈蒯輒祖孫父子之間蓋小人之尤者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陳中國之諸侯也而楚伐之苟有能恤之者庶幾分災之意乎雖書救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齊爲鄎故伐我戰于郊）

此戰也夫子所稱孟之反不伐者也魯敵讐致寇蓋無足言然而夫子取之反者人臣事君各自盡而已矣不以君大夫舉事之不直而沒人之義也

聖人錄善不遺于微如此

姜鳳附云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疆埸猶有警備外兵不易至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泄弛民玩而四境之備不嚴矣然則必以墮都爲聖人之積吾不敢信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曰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然則頗之出奔國人逐之非君命也春秋之中大夫出奔者多有此人君不能明禮勅法以制不肖之臣至使衆爲政而君不能有其臣臣不能有其家則亦不可爲國矣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左傳爲鄎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數年以來吳齊之師無寧歲魯不反其闕而借吳以修怨吳不度於義而暴兵以加齊齊不量其力而輕嘗以怒敵蓋無一足觀者然吳之戰亟矣不戢自焚能無殃乎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公羊疏云所見之世詳錄小國責小國詳也非也小國應責何待所見之世而始責小國不應責所見之世何獨苛於小國然則所見之世何以詳小國也是時春秋將終朝覲會盟之禮日廢大國無事可書而國雖小猶之諸侯也又適頻有卒葬之事傳曰我往會葬則書否則不書詳小國卒葬以是爲先王之舊典在焉蓋大小國未書非畧於大而獨詳於小也此春秋不得已而存諸侯之詞謂

詳小國於所見之世何其謬也公羊驗在十年薛伯寅卒下

衛世叔齊出奔宋

數十年來諸侯出奔皆無足觀然而書之者有君則有臣無臣誰與共國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致治未亂防患未然此春秋責備之意也

衛輒據國拒父衛之臣子皆北面事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若衛者忠義之臣可一朝居乎世叔齊世臣也而無嫉惡之心國家亦奚賴焉直至今

日以無行之尤見棄於國人亦何取乎書齊奔于輒立九年之後益深罪之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林𧦬云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也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夫子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此昭公之夫人吳女也春秋不備禮書之不可備禮書之也則不備書之者皆其可以備禮書之者也

以同姓爲婚魯之大謬不可書又不可不書故但書曰孟子卒不可以告宗廟不可以示臣民不可以助內治而成小君雖欲尊稱之有難於稱者矣益聖人謹閨門之內嚴人道之防如魯昭之事失於始遂不可悔於終天下之公義非聖人之所得私故畧言之以維萬世婚姻之紀非爲魯諱也羨

鳳阿曰避其名而遜其詞以示尊敬云爾非隱惡之謂也

胡傳云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然昭遜入年而吳竟不聞一唁恤之使即不愛公忍棄女乎此又理之不可曉者

公會吳于橐皐地吳

吳楚俱僭國然楚入中國必書子而吳獨舉國何也楚雖僭號然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辜敢不共給

猶稟稟有咫尺之懼焉且其君大夫恒有事於中國勢亦不能盡削故春秋比於列國吳以姬姓之國而無王罪浮於楚矣內不治其國家外不修交鄰之禮故直以國稱以著其暴書會吳直會吳耳其君臣不足道也

秋公會衛侯出宋皇瑗于鄖（吳地左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橐皋之車未返而宋衛之迹又至率中國而奔走於夷亦已棘矣雖會同儼然玉帛交錯而亂形日

見不得比於成襄之故事者非朝聘會同之禮有時無用所謂無本不立非人不行也吾故謂讀定哀之春秋當以治衛為第一義此人道之存亡治亂之大關鍵衛事不正夷狄終不可得而治通此義然後知衛輒書侯不為崇體魯宋會鄖不為紀事聖人竊取之義蓋憂深而慮遠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有螽必記春秋所以謹人君也不言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也公羊註䟽必為之說以為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夫魯螽而三國未必皆螽若天下皆螽又不宜獨應在三國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今鄭亦取宋師于嵒取者盡俘之也忿兵相尋以盡覆其軍為快然勝負之數焉能長保適以殘民病國而已矣故兵不可玩忿不可積宋鄭之事可以戒矣釀國家之禍殺無罪之人為之君者亦何愛於嬖臣何利於叛

臣而甘以國為殉也不亦愚乎

夏許男成卒

公羊䟽曰許男斯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成自復罪惡深矣夫君為人執國為人滅子孫能自復亦何罪之有總拘于日月之例不合而又鑿為之說吾故曰定哀之世詳小國存諸侯也而有不詳者則小國事畧不能盡詳也

公會晉侯（定）及吳子（夫差）于黄池（衛地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

第131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34　版反内

晉不會吳楚晉會吳楚則亦吳楚所常會之諸侯耳不復成伯矣林註以爲兩伯非也或曰晉悼不會壽夢乎曰悼會壽夢中國之諸侯從焉伯在也此晉侯非前日之晉侯也故不言會吳而言及兩平之詞也其曰會晉侯及吳子會與晉及之內外之詞也不能抑吳而又及之會也沒單平公不書不使天子之卿會僭王之夷所以存天子也黃池好會既稱晉侯則不可不言吳子吳子周爵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事楚者以楚之破亡不敢二然而終不免於見伐則事夷之鑒也

楚陳之兵止此矣是時中國無伯吳亦中越禍則陳葢以獨力當楚也然楚亦不能克陳安在必恃人以爲存也故國無大小強爲善而已矣

於越入吳

吳憑恃其強自覆楚以來遂凌轢中國服魯藩衛破齊會晉中國諸侯曾無敢以一矢相加遺吳若爲必不可制服之國然越以破亡之餘乃能殘破其國書曰入吳所以警貪暴不顧其後者且以媿中國之諸侯也

楚國天下莫強焉而覆楚者一亡命之虜也吳國天下莫強焉而亡吳者一殘破之夷也夫精心之至沒石飲羽又不止於蜂蠆有毒已也故曰不見是圖禍福倚伏可畏也哉

秋公至自會

哀公之世晉伯不競楚亦衰弱齊景強求伯而不得其道遂授國於陳乞當是之時內則強臣擅權

外則夷狄狂逞故趙鞅肆力以讐范氏三家并將以陵邾人晉魯二君如在有無之間而吳人今日伐齊明日會晉橫行中國子大叔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也而宋鄭方自相殘虐之不已曾無一人焉爲嫠婦之恤夫子不得已而作春秋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寓文武成康之制鞠治亂得失之源亦有所深感也夫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先儒李氏曰讀隱桓之

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者在中夏王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强并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

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茍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宋景衛靈之君其國皆强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

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皆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强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干位以命大事而趙藉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

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揚楯而宋卿貢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之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返本澄源之道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至此終矣書此者何生殺刑賞國之大柄也今至以國之大夫爲盜所殺而莫之顧忌何可爲國乎嗟夫紀綱法度國之坊維也坊維决而下陵上替積漸之極以至臣弑君子弑父其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魯之三家齊之陳氏晉之六卿其禍可勝既乎推之天下之諸侯其紀綱治亂可知也故借此一事以終篇而寄其無窮之感也
十有二月螽
謹天災以重民事於春秋告終之時蓋猶不勝叮嚀反覆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鳥河圖際羲文之代以爲世禎而麟獨挍體於虞人聖人覩物而知其窮也書曰獲麟傷之也文武周公之治殆終焉已故感於心而作春秋春秋者周家二百四十二年之遺事也誦黍離而追文武之蹤覽匡合而推桓文之績始之思王繼之思伯庶幾衍周室未絕之緒以待王者作乃麟獲而知其已矣此後亂臣賊子接踵於世如小邾射陳恒之屬其所沐浴而欲討者皆在是年概置而不書非不及書以書之不可勝書治之又終不可治也告公不可告三子不可言之者諄諄聽之者藐藐且將何所極乎故於獲麟止焉以深其鳳鳥河圖之慨而寓其憂寀周公之意也

原缺

亦犂然有當于心益其體
傳精故其晰題審晰題審
故其去取嚴而媛姝之徒
反病其刪佚之刻洎楚黃
諸君子出拈異標新學人

愈有絓漏之懼不敢專尚
郛肯然桃源問渡舍四山
氏倀倀何之海內同人此
心一也年來猶龍氏指月
一書遡委窮源最稱詳匝

家尸尸祝業無間言而初學之士猶茫然未得其要領大約窮經之病有三分覽之則苦浩而難旣也總覽之則苦勞易眩也拈也

而又拈彼揣傳而復揣合則更苦答問支離而記憶終無序也葢康侯氏全付精神止在立傳期于大經大法炳如日星用畢聖王

經世之志爾載筆之始何暇爲文字津梁故讀是經者要須體認書法主意之所在而手眼注之則立傳之精神始出而宣尼作經

之精神亦出単題未詳而驟言傳合何異楷書不端而思草隸者乎且傳題組織一事之本末而分之綴之猶康侯意中事也若合

題昉于穀梁氏借經文之
鄰比者强爲傳會此縱橫
捭闔之識智耳後遂俳偶
紛紜觴瀾莫底康侯夢想
及此乎然習尚所漸已成

令甲因勢利導惟有畫一
之一法嘗準諸大經而言
傳則經而合則綸也然未
有不知大經而漫言經綸
者故爲後生說法斷自单

題始单訖而傳繼之傳訖
而合繼之根據體要首尾
循環或刪或增各詳其故
教者既不傷于冗繁聽者
亦適然而漸悟此余三發

之本旨也鄙見雖拗朔獲
大要詳鄒先生之所畧而
約猶龍氏之所詳發源本
同指趣微別至于摘幽發
伏粗有一得之長務使開

卷洞然循序漸進康侯復
起不易吾言爾若欲仰贊
素王夫何敢
大蘧氏馮士驊識于艾
廬

春秋三發凡例

單題發例

題之有單對傳合而名也單題卽聖經也宣尼氏一生苦心止藉此數字褒譏片言筆削匹夫代行天子之事讀是經而草草看過茫然不識指歸安取傳心之要典爲故康侯一傳雖以三傳爲墻壁而有功孔氏十倍三家傳云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信矣愚謂康侯作傳獨以畫筆爲化工而義色凛然時在言表故行文者嚴覈處當如老吏之爰書刻畫處宜如畫史之寫照務使經傳互融衮鉞無遁則看傳時須先具別眼也探驪得珠鱗爪總歸無用粘皮帶骨濡首何殊而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爾

一看書法有輕重之分紀寔者輕據事者重重者先提而後繳輕者或點而或帶總之筆段以輕撇爲工沓拖最所忌也

一看主意有詳要之別詳或累句要只单詞行文據吉鋪排雖極縱横而要不詭于幅

一单題有全出半出總在一傳者如入向入極歸祊入祊　敗菅取郜防　時來入許之類有題在此而傳寄彼者如伯姬歸寄莊二十五年姬歸之類有無傳而或寄他傳如凡伯聘之寄入許傳遇垂之寄遇清傳會中丘之寄會防傳之類有無傳而借大全亦註作傳如會齊盟艾之類難以枚舉比例互推即一公而十二公可做也

傳題發例

凡傳題旨與題序俱詳傳中若比數多者即行文之法亦具傳內傳熟則行文思過半矣善認題者即以傳爲題可也

題不逮本比者謂之脫母須用顧母法入題要清楚收繳要見本比有傳而合做者合中須不失傳意

有搭比作事實或相比擬者作法倒单

有只用一比作事實者作法同单

舊有序題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兼有五經之類非板則蕪槩刪之

傳題有易溷者須一一記明　如輸平歸祊假許三傳　突救朔入公至三傳　小白入北杏盟柯邢狄伐會盂五傳　伐楚次陘于師召陵二十傳　四國伐秦秦人伐晉晉侯伐秦三傳　清丘伐陳救陳伐宋圍宋四傳　盟戲蕭魚二傳　入郛益來歸讙闡會吳伐齊國書伐四傳

一一剖白于左

輸平內無假許　歸祊內無郜防　假許內無輸平

突救內無公至　公至內無朔奔

小白傳相桓徙義搭救邢伐楚甯母癸丘　北

杏傳會諸侯安中國免民于左衽搭盟幽救邢
召陵　盟柯傳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
王搭盟幽救邢伐楚葵丘　邢狄伐衛傳攘夷
狄安中國免民左衽搭伐山戎救邢盟貫
會孟傳合天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搭北杏伐
楚首止　四國伐秦內無晉侯伐秦　秦人伐
晉內無四國伐秦多入滑　清丘內有清丘伐
陳救陳伐宋題伐陳內有入陳清丘伐陳救陳

伐宋圍宋題　圍宋內有清丘救陳伐宋圍宋
題易溷須記清丘內無圍宋圍宋內無入陳伐
陳內多入陳以別于圍宋有圍宋以別于清丘
伐宋內無救陳亦無圍宋　盟戲傳無侵蔡獲
亦無執胥會申止多貞救各傳無此　蕭魚傳
有執胥會申及楚子伐鄭　外貞伐鄭內有侵
蔡獲無蕭魚貞救傳有伐鄭盟戲及一[illegible]伐鄭
益來傳無歸二邑以下三傳各多本[illegible]為別

合題發例

合題者取題義之相合而名義從比也康侯作
傳止以表經就一事之原委綴屬成題已非其
意況私相傳會成排偶之式乎然屬詞比事固
春秋教也相沿既久剽影愈多姑芟詭僻之繁
用存嚴整之目
凡兩傳中有對句或一句而兩傳俱有者皆可
合或以事合如禮樂兵刑會盟攻恤兵食災祥

之類或以人合如君臣夷夏父子夫婦嫡庶强
弱之類或以左合如純孝純臣九鼎三亡之類
要取意義之整嚴牽搭支離影響誕怪者俱弗
取也作文或兩開或短股相對視筆力為之亦
以整嚴為尚
舊有比題合題今統名曰合　先隱合次隱桓
合每一公畢遞加之便初學攷記也

凡例終

春秋三發叅訂姓氏

文湛持 震孟　姚現聞 希孟
劉心城 錫玄　鄒靜長 嘉生
戴還初 東旻　馮猶龍 夢龍
俞彥直 廷諤　管振之 玉音
朱南圖 稷　耿克勵 汝忞
何非鳴 謙　陳爾新 于鼎
周簡臣 銓　周介生 鐘

顧嘿孫 簡　章羽侯 正宸
蔣發仲 燦　吳鵬先 振鯤
蔣五聚 星煒　劉越石 士鏻
劉同人 侗　張恭錫 曾徵
劉宏度 渰　陳玉立 宗之
姜清源 志濂　徐志衍 繼善
章維九 象鼎　支凝生 萬春
湯雪翎 鶴翔　沈晉水 昭遠

春秋三發序

予覽經術之盛衰未嘗不因乎人也漢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傳業寖盛支葉蕃滋所云學如浚井得美水

而已援引圖讖各一
是非春秋三家言多
回舛公孫弘用董生
之議韋賢進蔡千秋

之說賈逵作左氏條
例二十一篇又以丘
明長于二傳縫徙漏
闕議論紛洄下至不

儉之皆徒以專經爲
業解散髻斜插簪儼
然自比謝安而先無
辭于何點雖復斷決

如流傷無留滯竟何
益哉宋紹興時以左
氏傳付胡安國點句
正音安國言左氏繁

碎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遂用安國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我
明尊儒說

高皇帝獨取胡氏列之
學宮至
成祖任斯道之重採取諸家傳註發明經義者彙爲大全三家之說復顯繇此言之文定不特如大冬嚴雪獨秀之松栢也宛然

斗杓之司天江河之
行地彼夫左氏膏肓
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不過殘星拂曙芳風

襲人而已經術之重
豈不以人哉
今上就將之學緝熙光
明謂通鑑直解不足

以沃
朕心而以春秋進余舅
文起先生寔專涖之
文起先生夫固今之

文定也余與仲先俱
文之自出又如顏嚴
之學俱本眭孟守
嚴彭祖之言行徑頗

與相似而仲先猶在
行間雖有眭孟爲之
舅安樂不得自致通
顯然其學義精明益
姚序　八
復大進今觀三發之
書以傳還傳以比還
比不啻聚米爲山谷
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設泗山喜聞諸先生
而在猶當讓此人出
一頭地況其他乎使
非覃思研精不通人
姚序　九
間事何以得此乃余
所竊歎者泰山孫明
復著春秋發微十二
篇石介遂以先生事

復而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除掖書郎直講大學又其次者賈長頭在南宮雲臺

帝一日謂頻陽侯馬防曰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子於首陽山矣使防以

錢二十萬寻之今有才如仲先上之不蒙緋衣銀魚之賜下之不厠蘭臺虎觀之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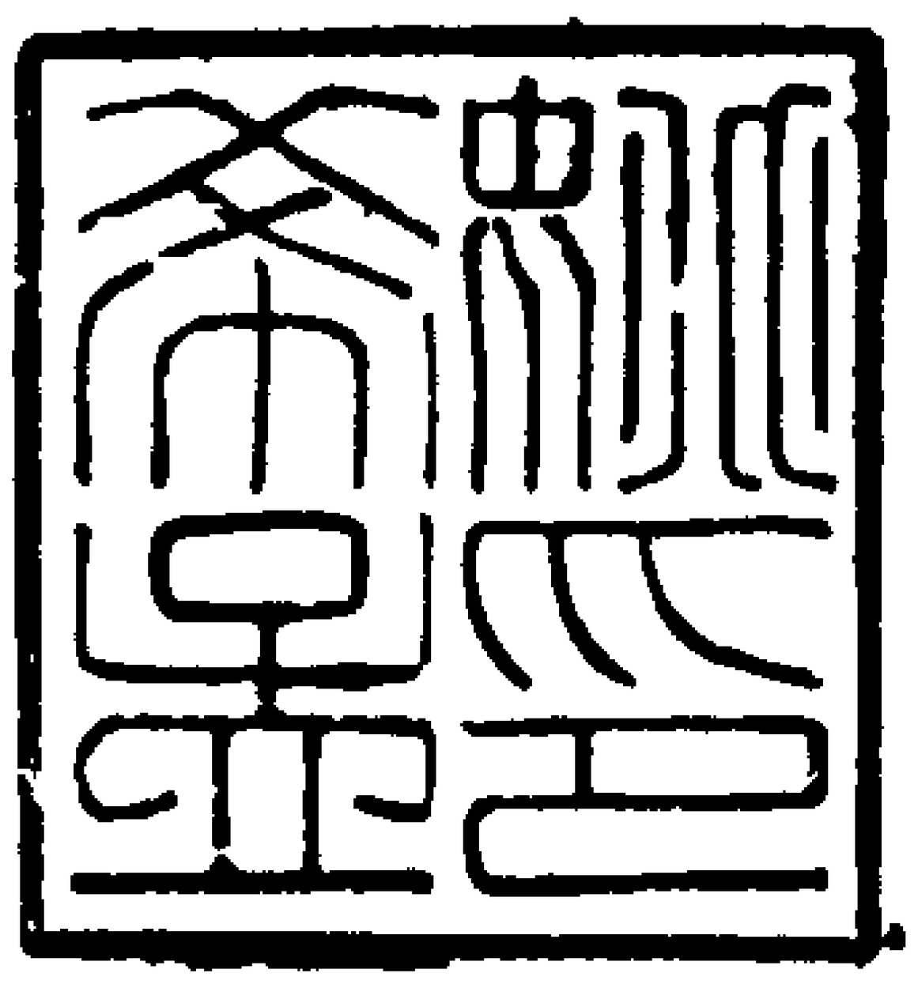
卽十年徒步十年緼袍徒自苦耳誰知之者雖有左傳癖竟何如和嶠之錢癖王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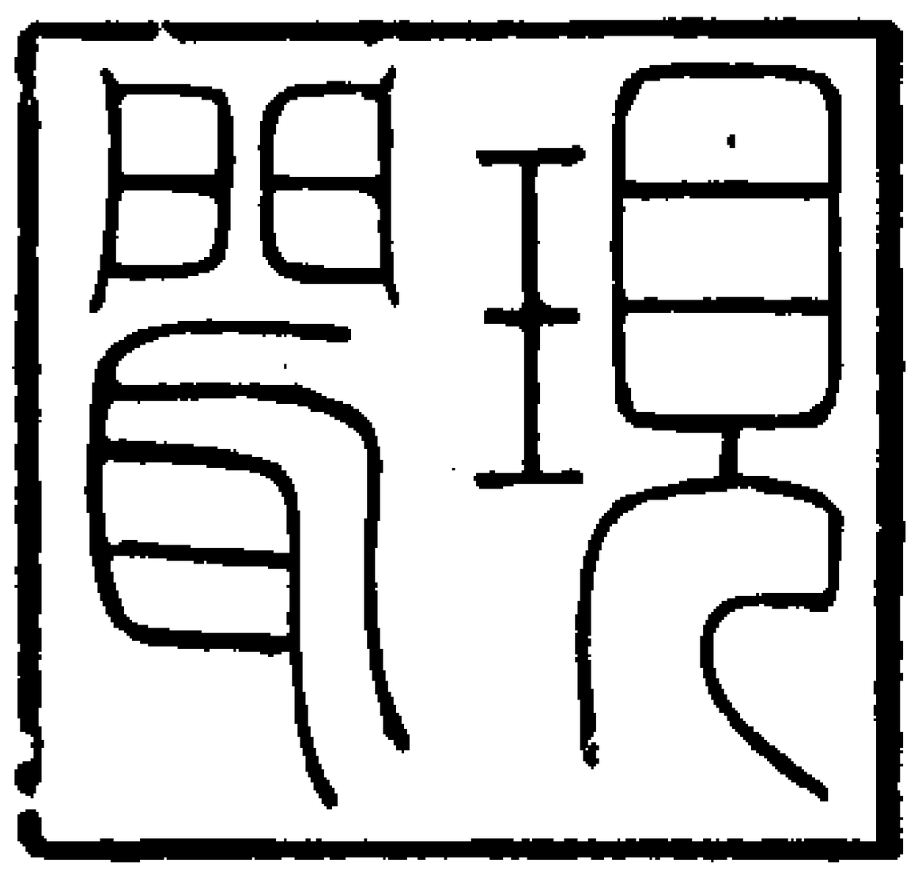
之馬癖也哉若傳先之自處固有在矣昔鄭衆知名于世太子及諸王欲爲引籍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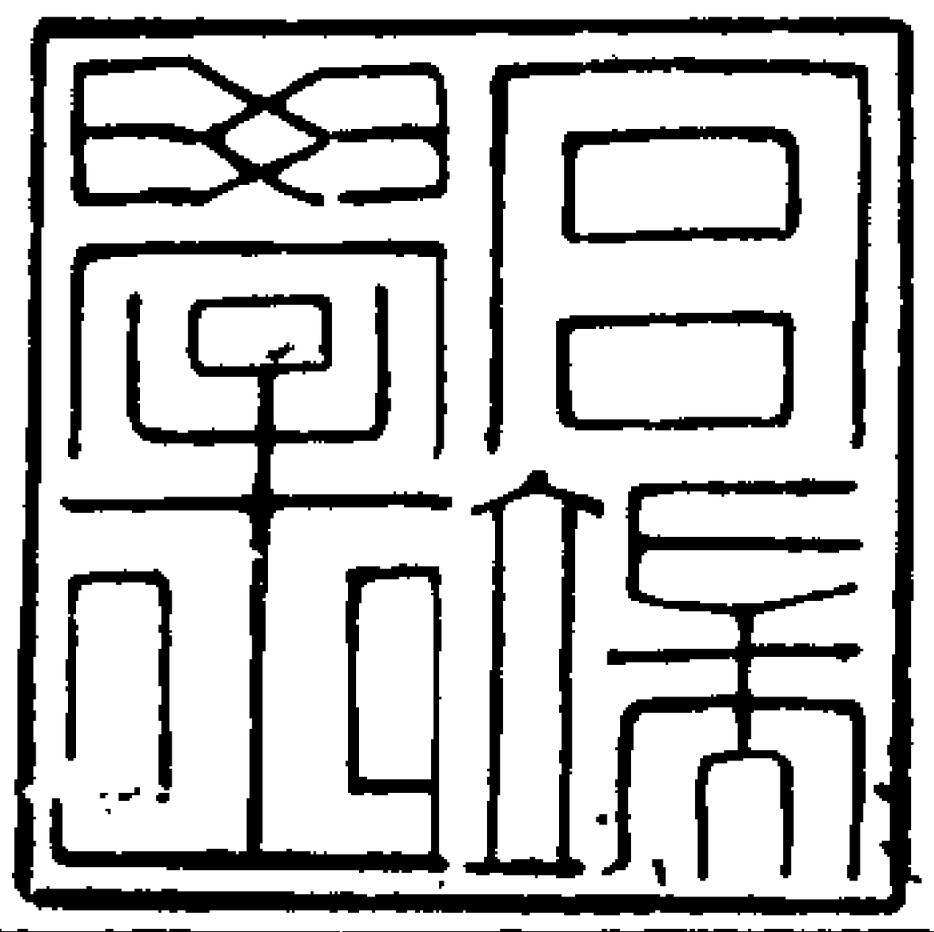
中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吾料梁松之縑帛必不敢及仲先之門亦經術以

人重非人以經術重之意也予因三發之刻而弁爲發之如此乙亥中秋社弟姚希

孟題







春秋三發序

聖人立教期正人心爾矣學者不至聖而因言以測聖人之教亦期正人心爾矣人心不正於是有夷狄亂賊小人之禍此三者自周以還與世道相終始仲尼立千載之上逆知千載下決隄此禍患作春秋以隄坊之扶抑內外斬然弗

假其書後五經而出實兼五經之功茀聖筆微至渾溟治之者非一家詮之者非一說漢儒張皇莫能窺奧康侯總輯條貫傳以宋事危苦激痛意本諷動人主於聖筆微至渾溟者豈能盡如函蓋頁在空山獲劉誠意稿數十首大都戒於勝國至順間質氣莽蒼

較之今義多齬蓋是存焉未甞宗康侯也明興刊布學宮一以康侯爲質的學者治胡氏之春秋遂忘孔子之春秋然欲

捨胡氏之春秋別繹孔子之春秋亦詎能措一詞哉講詁既興爰有單傳合三例非大義所係穿絡貫午如詩有比興賦亦復槩然

不廢兼嘉隆萬曆之初鉅公英篇如天造地設神工鬼斧不惟爲康侯生色亦足爲聖經鼓吹文治之昌眞制義中大關闢也俗譌

派勢新詭競出吳越麻叢鬪裂割晦僻甚至主司以射覆而失眞士子以遺忘而從業舉聖人經世大法與

國家尊經典憲等諸展謎藏闔之戲瀆聖蔑法人心險詖莫斯爲甚即此便爲夷狄亂賊小人之萌而當事者曾無鄧析之誅愚竊

閔之間嘗欲刪其汚煩勤成定本昭告海内顧此爲禮垣春卿之司草茅其敢輕議社友馮仲先氏夙號經神憂其紊也與張德仲

氏謀别析三體各發其覆使展卷者稟承曉白意詎止爲後學津梁用俾康侯大意浩浩古今與江河相流行而不爲裂割晦僻所

蕪塞其爲胡氏干城甚偉而人心不正者亦或稍知戢焉嗚呼其功豈止翼經也哉

乙亥仲夏社弟陳宗之

書于翠峰山閣

春秋三發序

十年攻苦一經曉研昏燈未敢稍有倦色不能遽博一進賢冠鬱且成疾心胃之交時或作楚亥之清祀公車友枉趾相錯竟以疲於應接向疾復祟正在攢肴間仲先馮子偕德仲張子携其長君聲子持一編顧予倚褥展眎不數葉而有起色矣予方訝胸中有鬼諸君子固楮上有

丹耶問何居乎而以三發顏也曰一爲單題發也所以扶康侯氏之隱也一爲傳題發也所以暢康侯氏之旨也一爲比合題發也所以廣康侯氏之教也遡

前乙亥秋

高皇帝再

詔諸生誦習春秋以求聖人大經大法爲他日立政臨民本而三發之告竣適符其歲則仰質之

開山之青田護宗之太原旁而印之安平之鄒虞山之錢子於是編能不强起觀之乎披閱未終沉痾頓解將擬之爲杜工部之詩可以斷瘧矣將擬之爲王

右丞之畫可以平疾矣將擬之爲陳祭酒之檄可以愈頭風矣而猶未也借經立方試之輒驗一展眎而沕然汗出霍然病已與聖人辯士之言何以異則請

以三發一編當枚生之七發奚
不可於是據几而起漫草數言
以覆馮張諸子嘻其何敢自誇
曰僕病未能也
乙亥清祀望餘江上社弟季星
書於卍蛛園之蝶菴

古吳馮士驊仲先輯　張我城德仲參訂

隱公

元年　必稱元年

春秋明君用首以體元示義焉

體元只是正心人人有心推人君有參天地之用故曰自貴者始職字在用字看出祖述意亦須點出見帝王都是稱元　以夏時冠月　加王于正　不書即位

△春王正月

春秋以夏時垂法而統與倫交正焉

書法有三隨傳遞做夏時冠月略重春秋既爲天子之事則大統大倫皆可得而正矣　要知舊史是冬十一月聖人改作春正蓋以春爲正者夏時也而建子之月實周月也故曰以夏時冠月

△盟蔑　稱公稱字是通例只提過　此須是說實書法只起勿收

內君急於要盟春秋惡其私也

總重惡盟作欲字須透發汲汲二字亦要描摹　此傳私字對公天下看宿傳私字對司盟看兩私字不同

克段　書曰鄭伯又書克段于鄢

鄭國志於剪弟其意不勝誅矣

意即志也推見至隱自武公存時直推到授大邑縱失道以至叛逆而鄭伯之志乃見　人心不正都自意來故曰首誅其[illegible]

歸賵　持賻而貶名　繫王于天從邊

春秋崇王示法而深示責相之意焉

稱天亦望其合天非徒尊之　紀法二字重王朝壞亂何以行諸邦國宰

之非宰政在此　書咺

○盟宿

盟不可結信知春秋惡盟之意矣

一傳只發明凡書盟者惡之一句玩傳結語自明此書法是讀經者看出

當照傳總收勿單收書盟也　盟以結信而信不可結雖有司盟無益何

況於私相要誓乎此作文須逆推先王之欲何欲哉欲人不待結而自信

耳

○祭伯來　直書曰來

春秋不與內臣私交絕黨患也

人臣義無私交劈頭喝醒人心歸重杜朋黨之原而後結以豈有自植其

黨之患黨字要醒發　正本二字當俱以王朝對列國言總意即作原字

看較直截

二年　△會潛　書會戎

會所當外者失馭戎之道矣

發得外戎意透纔見會不當會二書法逆倒　馭戎無道只外戎而已在

東郊便非其所傾否適要發不內夏外夷不成泰象

人向人極　前書　狩人不氏帥師是經起例不必用　只出一比同

亦紀用兵見上下之失焉

據事直書應上以事言之之事義自見矣應上以義言之之義義既在

字上只發明逆而不順而為逆者不臣縱逆者不若自明而意須仄鉅

盟唐　書公

經獨譏交夷嚴其辨也

垂戒意亦要見　譏者譏其辨非譏其始

綸逆　書履綸逆　加姬歸只作帶是

春秋嚴大婚之禮特譏小國變常焉

非正即是變常　人倫之本要發

伯姬歸　見莊廿五歸杞傳大夫來逆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也

春秋三發　二　隱公　能與堂

經志內女之歸以辨分也

○盟密

聖經存闕文窮經者因之可也

以子帛紀非其爵以伯係子無其國本據舊史指聖人先儒承誤指後世

先儒如劉向仲舒之類闕疑二句文定為窮經者發舊云聖人之慎大謬

伐衛　伐是紀實勿妝不書戰如傳帶譏

強國擅權修怨春秋正以王法焉

重無王命上修怨帶之用兵固不可專諸侯亦非可伐宛衛意輕

三年　日有食之　必書

經紀常度之災儆人君之忽也

治曆明時不重只重遇災而懼陽微則陰盛故月不避日傳意通三十
六食而論
求賻　不稱使　曰求
春秋譏非命之微而尤端本以著其失焉
以非王命起例求字作既非王命如何又責天王使天王失道者亦大
臣也此句原兼三求說只作上字看
○石門　書而弗削
春秋志公天下故不以外盟爲常焉
王法即虞夏敬信之法非常即非常典全要得聖人一段驚訝之意方妙
此原槩盟會而言勿粘齊鄭有志天下爲公根據聖人自說非揣摩也

春秋三發　單題發　隱公

四年　莒伐杞取牟婁　特書曰取
小國兼制而兼地春秋所深惡也
只傳首幾語斷罪或曰以下皆爲濟西汶陽設難不重暴益肆矣略點兼
有感慨時事意
遇清　書及　書遇所志內志外之意非另一書法
內外託遇以簡禮春秋之所惡也
凡遇禮近爲主遠爲賓稱先君以相見惟不期故爾若私約又何適主乎
人君相見全恃此禮欲簡則何所不至欲字對恭肅之心心字看
四國伐鄭　以宋公爲首
糾兵先大國嚴誅黨之法也

只重治其黨與不重伐鄭邪說是伐鄭除害之說須知誅殤政以誅呼
翬帥師　去其公子
經於貴戚專兵深謹縱權之戒焉
無君全在不義固請上見辨字要重發單說縱權不喫緊
會四國伐鄭　再序四國
複紀會伐之兵嚴誅討之法也
伐無罪輕定弒逆重聖人之情只在誅討四國及翬並罪惡之極極字要
發
立晉　特書曰立　絕其公子
春秋以義正法惜擅置專立者均罪焉

春秋三發　單題發　隱公

入衆詞亦要提明晉雖諸侯之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無擅立之理晉
不可立國人又安得擁戴兩意雖分是串總明父子君臣之義不得大開
五年　△觀魚　特書觀魚
內君縱非禮之游經特譏之也
禮字最重欲者人所不免惟禮可以克之隱公縱欲全在又從爲辭上見
首引晏子見諸侯出必有事隱無事而出便非
衛師入郕　書衛師入郕
外君繼亂而暴民失君道矣
湯火之後沃以清冷豈可以暴繼暴君道要痛發只提上虐民四字
考宮　正名之曰仲子之宮

同別祀而正其名晉事可定矣
桓公纂弑不明只因隱公攝讓未辨隱公攝讓未辨只因仲子嫡妾未定
這番正名關係不小所謂一字而成千古之實錄者此也　正名者眾矣
姓氏
○獻羽　書初獻
因事而明晉樂之僭正大典也
以別宮故句重若蔡廟用六且喪其反正矣然追其前僭初字要重發
△邾鄭伐宋　序鄭上
原小國導兵之情不得不為主矣
主兵自當首序傳原無斷罪語只發明當日導兵之情便了州吁一段不

春秋三發　單題號　隱公六　能遠齋

必比論
○螟　書
經紀害稼之災明國之大事也
大事全在民本食天二句看出總是重民之意若小小物變何必書
○伐鄭圍長葛　書圍合書取乃見只喝起不必說
大國以重兵加無罪惡可知也
只發圍為重兵其惡自見長葛鄭邑何罪全要描摹語氣暗串忘馮勿
○輸平　特稱輸平
經貶強國之結成以其所主非也
所主一差便是亡國敗家之本前半傳叙他納成之故罪鄭不在

只在相結以利防事叙後便叫破須用一二語斷破勿似全出
王便是義要直勢
盟艾　始平于齊也
春秋紀信惡其事之私焉
本大全小註齊僖懷小伯之志故平魯結鄭為他日伐宋地書亦志在齊
也
○○秋七月　書時又書月
春秋備時月明天人之理一也
只講天人一理法天意自在其中此即是聖學秋令選士厲兵誅暴刑亂
取長葛　而書于策

春秋三發　單題號　隱公六　能遠齋

大國玩法兼地春秋奉天理以誅之焉
王法既不勝誅只索與他論天理了王朝列國鄭人起處點過移公以下
皆是論天理不善之積即惡盈意積而未著還無奈他何著則應必不爽
七年　叔姬歸　書
經錄內女之歸謹禮愛德之意寓焉
一書而兩意存焉非禮之常勿貶叔姬非夫人要提起
○城中丘　書以夏故書非書夏也
內君非時使民無養民之心矣
此傳發乎極直教化風俗都從發字起　書城只點一句完不宜
年形　變文書秋

大國待弟過私經因飾禮而示貶焉、
同母意要發施及其子猶與嫡等只為私於同母故、不稱公子而稱之
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私之也要知後日即無篡弑之禍原偏
繫不得
○公伐邾　稱伐邾
兵有不待貶者因其所飾而稱之可矣
為宋討也一句是案宋邾兵爭魯邾交好只如傳辨論而罪自見不必又
着斷罪語　渝盟就在非義中邾人無罪可聲了了在人耳目但稱伐便
知託詞非奉詞
凡伯聘　出入詳傳

春秋三發　單題發　隱公　能達齋

即王禮之加可為不臣者案矣
舊主兩季傳以王之不王立義然來聘者七甚況不如天王來聘者再確
△伐凡伯歸　即伐是事實　予奪兵以歸
王臣被患失節見縱患之罪矣、
戎用徒故曰徒衆只解事實不重就凡伯失節轉到衛不救患書法總收
入制衛、
八年
遇垂　外遇以爵同遇禮
齊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
△歸祊入祊　書法竟求入祊
強用易委分地于內其心可誅也、

但劈頭用鄭起中間成王二段乃敘祊許原頭見無相易理後即以無君
無親斷罪其曰強入正見鄭強魯為不義當辨王責鄭指月投受均責非
△歸祊　大意同上無書法
○入祊　言我入祊
即望國之強入而強國之昧義益見矣
不可而強入者魯也誰強之實鄭也仍在無君親上斷罪魯罪亦不可遺
△瓦屋　書盟
春秋志大公故特譏參盟之始焉、
參盟總有主盟　譏始就春秋時論華蒲從忠攻是志公天下春秋時傾
危成俗已如江河不返雖譏之無益而聖人念頭仍是大道為公即變周

春秋三發　單題發　隱公　九　能達齋

制而不惜一傳還重上半截、
○浮來　特書及
內君謙失其平經直譏其失禮矣、
謙訓稱物平施平字最妙千乘與大夫盟猶不平況小國乎太早可喻全
無體統階級人人可窺其上矣
九年
南季聘
王禮加于不臣之國失正甚矣、
隱公即位九年要點出重發失威福之柄　舉魯則天下可知此處要品
震電雨雪　必書
經紀陰陽之失度所感可知矣、

陽失節而陰氣縱君不能制臣而反制于臣矣要發聖人所書之意
夏城郎　夏非書法與中丘同
望國非時興役無愛民之意矣
意郎心也愛養二字要挑發須見與民漠不相關情景只重時勿混制字
會防　書會不異其文
諸侯假命行私經直書以貶之也
只消書一會字其罪自明若聽禁王都自有異文以美之矣　斷他私會
只在爲謀于防私字勿放過　作此傳題勿雜入忌馮事
十年　中丘　爲師期于鄧　書法同前
列國假命之迹於中事而再見焉
春秋三發　七　能遵居
只私期便非王命
翬會伐宋　去其公子
經戒內臣專兵見制之宜早也
無君在先期上見翬到此際權勢已成制之亦不得了經意在制于未亂
敗宋取郜防　直書曰取　曰敗
望國詐勝以兼地經直書以著罪焉
詐與貪分作無味且傳無罪詐語起處輕帶如傳結之　直書不嫌全要
得猶有重焉者意
敗宋　敗是紀實書法
經紀內兵之挫敵以詐勝也

詐無事實只及背陣看近有主防傳乘敗人而深爲利者然本傳却可棄
△取郜防　直書
內惡止于取邑不必爲之深婉也
取邑本是大惡較覆邦滅嗣善小耳須從不諱中隱隱見罪方妙
宋衛入鄭
即強國致人之兵善戰者矣
主下傳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句左傳云鄭師入郊猶在郊
△伐戴取　稱伐取
強國以詐勝殘民上刑不可追矣
殘民兼本國四國說甚字從兼之也兼字看出傳論詐勝亦從平日料來
春秋三發　七　能遵居
下語須有斟酌
△齊鄭入郕　書入
諸侯託違命以陵小經惡其不順焉
傳引程氏一段只破討違王命一句斷非違命全在伐宋非王命上看
十一年　滕薛朝　書朝不稱　不特言
經紀朝禮而著不臣之罪焉
兩下皆本天子斷罪不必大關
時來入許　書會　書及皆從傳書只起不必例
春秋辨兵好之志而深惡望國之不臣焉
鄭志魯欲辨起就魯欲例不臣作須本前四惡領起又字幾見不臣之迹

○時來

春秋紀姤，發謀小之志焉。

入許

內君志于虞小不臣甚矣。

須體貼今又口氣重發積字　不臣須本武王封文叔以續太岳之祀看。

桓公

元年

春秋述古編年，傳久之法具矣。

改元建號，總不如編年可久，自後人看來如此，非夫子有意立法也。正字

要發

公即位

書即位

經誅逆君得國，本其實讓者而絕之也。

春秋惡桓，全在隱實讓而弒之，提明讓字，桓罪自明

○會稷

稱會

即強國要好之志，貪利之罪見矣。

只發明他圖許之志，其罪自見，勿涉黨惡

假許

不曰易而謂之假

經以義正利，深致意于易地之惡焉。

書法雖有兩意，總承徇利棄義之惡來，惟國惡故隱，惟國惡故又許其自

新，起手須將利字大發，見得無君無親，篡弒之漸，源本都在此……必

大分許改過，不說桓而說許人，意在垂訓，上連會垂，只作事實點過。

盟越

無侯貶絕　稱人及只作事實

強國徇內志以黨惡，罪不待貶見矣

是弒逆之人，決無與盟之理，夷夏人禽關頭都在此，要說得利害可怖

大水

紀陰沴之災，見逆德之不爽也。

只將一宜字描摹，或問以下都不重

二年　○及孔父

書及　書大夫　賢而名不重

經特取效節之臣，為天下大閑計也。

父之節，只在能為有無上，春秋大意，全要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不為

一時立勸　作此等題，須有生氣方妙

滕子朝

降而稱子

小國首黨大惡，春秋以王法斥之焉。

滕惡不止在朝，而在先，先字最要發，李端和云：誅桓不敢先天下，而黨桓則敢先天下，難于發天下之所不能，而果于倡天下之所不敢，四語爲鐵

案。　名貴兩字，亦要分明，如滕與夷狄無異，便是實夷了，實夷而仍與以

中國之名，名實反不定矣。

會稷成宋亂

特書其所為　不書立華，見不必用。

諸侯貪利以立賊，經特表其事焉

甚矣，甚字要發，受賂立賊，其罪又在不討之上，傳意只重華督弒君一段

猶隱與不必諱貶都不必用。

取郜鼎納廟　直載其事譏書其□

經惡逆賂之章懼敎亂也

書法竝收明示百官句最重聖人懼字因此

杞朝

親惡而無貶者其情可原也

雖云恕杞言外要見討桓　只是無貶非書法也

○會鄧

聖人傷懼外者以其內治之失策也

衛理偩倚政是守國治內之策在前日不在今日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

患其大其强之事爾時尚做得到今日亦無奈何了責其徒懼者甚非由

字根道字來安中夏政所以待四夷

入杞　討不敬也便見失王

盟唐至　書至

經危內君之交夷傷中國也

惟不是同惡故有危道豈頁以討賊望戎哉

三年　春正月　不書王

畧王號于首月傷王法之廢也

是入見受命句最重　收不書王遍自是而後

會嬴　成婚于齊也王正始意

○胥命　特起胥命之文

春秋志古道特取不盟之信焉

全爲傾危之俗故特起此異文要得聖人傷時之意勿泛言志古信諭不

指後日卽今日不盟而相信便是　近正卽是近古

會郕　與後郕同皆是謀齊難

日食旣

紀天變之大傷王道之微也

既字卽在僭號拒王上描摹影像

翬逆女　書

望國輕大婚之禮經書以示譏焉

惟輕禮故失節本遠遍說

送姜會讙姜至　詳

望國失婚禮之正詳書以示譏焉

聖人之意只重制治未亂　以不親迎叙起送姜之由公行不重姜氏姜

見不能讓始分二股不言以至不必收

送讙

卽大國愛女之過而望國之失禮愈昭矣

會讙　加逆姜別

望國輕國母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有年　[illegible]

肆逆君之禍以見異也、

天理自是不差脩春秋者若見爲反常耳因舊史立新法全是聖筆一

四年〇狩郎　必書

經譏望國之遠狩全王德也、

微字對戎祀大事說　王德全在百姓苦樂上見每譏于微自非地而推

之其頻甚矣

糾聘　特貶而書名　稱爵帶收

相臣承命罷惡春秋深致其貶焉、

亂亂典也建典之人而自亂其典故曰亂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　不書王　闕文　法盟密傳分因準作、

公如紀　存而不制

存大國謀小之迹誅其意也、

志惜主齊言志即意也不虞紀覺句極有味覺則如不覺則滅所以惜

〇仍叔聘　書之子

經譏公選之地故爲任子者示戒焉、

之子二字重看與他傳泛論世官不同通傳以公選爲主壞公選全在徇

私上見要得垂戒意

城祝丘　主中丘傳變不時助逆畏齊鄭非義、

從王伐鄭　不稱天　諱從王　不書戰不書敗

春秋因王威之喪深寓軍政于其中焉、

寓軍政于春秋總冬書法在內分一頭兩脚作

〇大雩　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因變而志僭禮春秋之義深矣、

大雩者爲壇南郊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若國中皆

之直曰雩耳大之一字乃見僭分之文總是氣不相攝治國指掌亦此意

△州公如曹　書　稱公起例

錄尊爵者之適小意有在也、

主將有其末二句作須把公字翻騰勿直斷罪傳首度其國危不復是發

六年△寔來　書名

經名失國之君爲自棄者戒也

自棄致見自取依傳或宰活點　正名意亦要發

會郕　諸侯畏難也主紀朝傳、

小國謀難于内失所主矣

〇〇大閱　書八月　書大閱提起不敢、

志強國講武之非而深識其不豫焉、

兩書法並提喝春秋書意盡此乎曰非也是役也屬農失政無備禦之道

焉使齊鄭無郤玩偷如故也後如傳繳出未陰雨之意方爲得傳

子同生　書子同生

錄適嗣之生明與子之法也

嫡字最重明法在此正本亦在此防後垂訓都在此子曰世子如傳帶繳

不重、
杞朝　小事不重、
小國求援于大惡經傷其失主也、
公告不能專定不可脫只重失主志不在朝桓輕帶、
七年　焚咸丘　書焚是紀實、
望國淫獵經譏其無愛物之心焉、
傳原無斷罪語引易禮夫子見推愛物之心。必無淫獵之過今焚林而田。
便是不能推此心　古昆蟲蟄而火田亦去莽驕以逐禽獸耳非焚林也、
穀鄧朝　特貶而書名　去秋冬二時
經紀遠國修禮誠黨惡而傷失刑焉、
二意無輕重例從遠近發或開或遮俱可
八年　巳卯烝　譏
經志時祭欲彰後瀆也、
烝祭在春正正合獻禽享烝之候為見瀆三字要挑庚午湍墨極是此義、
○家父聘　不加貶
不貶寵惡之臣專相任也、
全要發任宰相之專句這便是人主之職第論在任前一體一心無兩義、
丁丑烝　再書一貶
再紀望國舉祀無非譏其瀆也、
瀆且非時不再書不見貶要在春秋之文發議論。單斷罪不活矣

祭公逆　不稱使
王室輕使而致其尊經所譏也、
以輕使致逆行重輕使上作味祭公緣此義得尊命不報句自見、
九年　季姜歸　開季姜、
經重婦道于王后之始歸正之焉、
自歸者言合當如此非春秋有意抑之正始意要見王化之基即納在內、
射姑朝
脩禮而忘危道父子皆失矣、
本夫位臣項斷其失道總以宗社為重無責法、
十年　春王正月　書王
經以盈數正大惡明常理也、
全在亦周亦變上見他宜誅君子道其常故紀常、
桃丘弗遇　弗
春秋重信故于負約者惡之也、
弗者遷詞未足見惡合郎曹兩背法方知是惡術地如傳帶中變字要發、
來戰于郎　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
經譏凌內之兵以其不知類也、
不知類者不可已而已可已而不已也要將私忿小怨配天下大義看。
十年　惡曹
諸侯又申非道之信經奪爵以見貶焉、

陳此盟之罪全要承戰郎說回篡政所以結怨
△執祭仲　稱字
命臣見脅之罪大其任而乃見焉
罪較然矣句悶起不名稱字後結以祭仲無所逃罪全要重其專權之
斷罪庇身保君一串事不妨小分廢立總承不必分名君字臣意極不
見
突歸　不稱公子　不以突繫之鄭　書歸作事實亦要發
經易庶君之返國而深誅其逆焉
絕之以父予言不當立以嫡庶言惟不當立故不當爭爭則不為先公之
子矣串講勿作兩意看

△忽奔　以國氏　名
正君而不能君自取可知已
須就正上發不能君不獨仲罪不待大援總明其自取然則為忽者奈何
如曹羈傳之明而能斷則是強于為善矣
盟折　存而不削　柔書名　叔稱字略起
經據實紀信明其不可恃也
雖是一盟要今當屢數意方得
一盟四會　皆存而不削
經紀盟會之實總見其不可恃也
△武父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率師而伐宋

即內君謀大之盟往事皆虛矣
只發盟會不足恃勿罪其叛離
○伐宋戰宋　既書伐又書戰
二國無正人之義罪有所歸矣
宋有可伐之罪鄭魯非伐宋之人以亂易亂同歸于亂而已非謂桓突之
罪更甚也合二書法總描為得
十三年　△戰紀　以紀為主
小國倖勝非自治之道矣
只重自治二字自治者省德相時也省己之曲直何如便是度德相己之
時勢何如便是量力擇援又是第二義引咎辨論告訴總曰徵詞度德量

力而為自治之計惟此一着耳不能保國自此戰始要發
十四年　會曹　曹人致餼　主與鄭突同惡相濟本大全于氏說
△無冰　書
經詳常候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玩一致字便見寒暑之變宜察勿以振刷責桓
○夏五
即聖經之傳疑當鑒聖心之慎矣
聖人無敢慎之心後人則當以聖為鑒
語盟　書名　刪使是前定事
紀貴成尋盟而私弟者之罪見矣

寵愛在平日則遣盟亦見之非友于之義是不能全其弟　前定只提巡
御廩災　新宮不書
經畧重本之役以立教也
重垂教作
△乙亥嘗　書
經志望國之祀為其失禮甚也
嘗義取于薦新八月非時嘗必卜期而致享災餘不敬
宋以四國伐鄭　特書曰以
經以王制論兵而不與其私相假焉
以兵制統于天子提起宋與四國交股斷罪總惡其私

十五年　求車　書求
春秋謹王室下微室亂源也
王室書求自是不好的字面了垂戒意在後半傳下觀而化意要發況車
服乎亦要點醒　民志不定全自上人侈心上來故須王室端本
突奔蔡　以自奔為名
春秋于諸侯見逐必端本以責之焉
君是有國而出于臣一段是文定主意只虛虛懸論勿粘住突
忽復歸　何稱世子稱復
經于嗣君返國見其不能立之貴焉
二書法總一意原出奔傳不自立作既絕復歸政見他不自立諸侯失國

以下衆復字義不重
許叔入　書入書許
貴戚復國之難惟非義故也
但說太岳之裔先王建國便是復國之義張胆明目何忠無辭今却因亂
竊入恰似盜得陰掠一般豈非行走難路上去
會艾　謀定許也
始挾鄭為利後定許為名艾之謀烏足掩入之罪乎
邾牟葛朝　稱人
小國慢王黨惡春秋所以狄之也
兩罪一串發

入櫟　削復國不書獨書入于櫟
經于庶君據險深明謹禮之意焉
城櫟全誤也一段是事跡只重既入于櫟其國已復矣見禮不可不謹聖
人意在垂鑒不重責壯
會袲伐鄭　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
經譏諸侯之疑義以義無可疑也
天下是非本于邪正邪正既定義不義洞然了有義之疑纔有不義之果
果政從疑上生來須將邪正提得分明破疑纔有力　要知此會本謀原
是納突左傳甚明
十六年　△會曹伐鄭　單伐鄭同　序陳下是事實

經責大國易序謹禮之意深矣、

蔡是武王所封衛是成王所封此先後一定之序了亂序在伐鄭而以蔡

曹照出利率人即指先序　民志不定便是亂了此意要痛說

○會曹

即二國之紛序而知不可紊矣、

此時無意升降勿說他序得是但要為伐鄭之案

公至伐鄭　書至

推內君之所自至而深罪其恣焉

上無王法即指納突勿牽桓逆

冬城向　寄中直傳雖時亦書見劳民為重事

朔奔　書名

經于庶君之出本王命以絕之焉、

只重絕朔不重本王命須含諸侯不當納朔不可復入意　朔罪是陷兄

至死左傳所謂構急子是也、

十七年　盟黃　平齊紀且謀衛總傳所謂小國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也、

盟趡　脩茂之盟後即伐邾見盟不足恃、

戰奚　疆吏來告公曰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經謹國敵外之迹見得備禦之道焉、

要彰長勺詐勝　指月主內兵書敗曰戰無事實還主長勺疆場守御

○蔡季歸　字　歸

于歸之可貴以終無得國之心也

不有國在獻舞立句看若力不足以得國即不居亦不足貴可貴要把士

國合看見他心超爵祿之外舊單重稱字指月兼歸順詞點稱乃見其貴、

宋衛伐邾

紀內君從大之兵見盟不足恃也、

十八年　春王正月　復書王

經于逆君之終猶以王法絕之焉、

身無存殁指桓時無古今說天王、

與姜氏如齊　日與

內君失正家之道經特治其本焉、

莊公

春王正月　繼即位不書

春秋黜內君之擅立正大倫也、

元年　不請不承一串下、

孫齊　書夫人孫于齊　去其姜氏引古證勿泥

經于國母之出必權恩義以示法焉、

全為嗣君故權恩義究竟恩輕義重春秋之嚴法如此

逆王姬　不言如

責內臣之主仇婚立人道也、

築館　特書

經重復仇之義雖變禮而必書焉

一傳全重義字　端本要他辭而弗王

榮叔錫　不稱天王

王室追寵內惡經甚其逆天也

全在天上發揮

王姬歸　書歸于齊

紀王女所歸著忘仇之罪也

○遷三邑　以師遷

經于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以迫字為案以與繼為斷　不再貶而罪已見統論凡遷勿認作書法

二年　△伐餘丘　特書

首誌貴戚之得兵戒縱權也

貴莊意輕垂戒意重須在莊公幼年上着眼　法不當書故曰特書即指

邑而曰伐

會禚

即國母之肆行知內君失子道矣

三年　溺伐衛　貶而名

貴戚為僭崖視春秋所深貶也

要知貶溺即所以貶公

△紀季入　不書奔　不書名　人者為諱不削

貴戚奉命紓患其情可原矣

先提明兩書法後發其所以見承命事齊以存宗祀實有不得已者用地

為國也非盜地去國亦為國也非棄君故不書奔不書名與私逃有罪異

○次滑　書公次

內君駐師不勇于義矣

全要提醒義字婚姻之好義所當恤不共之讎義所當報一舉而收兩善

義之可為孰甚顧乃逡巡退縮若使無兩善經亦不如是惡矣畏字要發

四年　享祝丘

國母有越境之享失禮甚矣

既非人又非地串下方反得甚字意出

△遇垂

經於爭國能君者僅不沒其實而已

總莫適與不問是突是儀　胡氏直以蘇轍語當傳只不取其子儀之說

取作文要得此亂意方妙

大去　不名　大是紀實

斷去國以道則外君之不爭亦可與矣

狩禚　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

與字內隱含不與要得傳語氣

望國親仇諱武無人心矣

人心二字要挑醒

五年　知齊師

經于國母恣行示謹微之意焉

初不能制令便不可制謹微慮患可不早為計乎知謹微自能慮患不平

△郳黎朝　特書日朝　書名起例不貳

經于夷屬脩禮嘉其能自進焉

兩能字相照脩朝禮謂其能成朝禮正所謂自進也不單是能朝王命了

因朝禮懸今日想他平日所行必漸同中國了此王命所自膺也

△五國伐衛　貶而稱人

內外逆命黨惡春秋深貶之也

逆命黨惡二意一串稍重逆命上　人公非只貶公因公無加貶之法統

在人內耳　貴字

六年　◎突救

春秋褒王臣恤忠論其理而已

一傳只論埋王命自當申抗命自當救幸不幸豈能逆料哉設議如諸侯

不顧逆順王命必無申理設預料諸侯不顧逆順亦無申命之人矣理即

法行法侯命不重

朔入公至　書名　書人　書至

經于逆君復國兩嚴詞以見罪焉

朔既逆命魯便不應黨了責魯意即在責朔上見　春秋大義亦要發朔

之逆命余在爭國

朔入　單公至要發誅惡之情政所謂黨惡附奸也

逆君抗命復國春秋深絕之也

歸俘　特書

特紀逆朔之歸結正諸侯之罪也

結正者歸結其事正明其罪豈其弗察四字要挑挈然後而後兩後字應

七年　恒星不見星隕　無書法

經紀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經星滅沒是法度廢絕之象衆星奔流是威信凌遲之象點明後不必分大

○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　無麥苗

觀春秋譏內災見王者之心矣

全在書法上看出王者之心要得竦動人君意

姜氏會穀　連春會防大意例

即國母恣行見大國之惡益遠矣

△次郎俟　曰次曰以俟

望國妄動而駐師經深貶其非義焉

不問是邀是待總是非義曰師雖事定亦要點他無名動衆

○治兵　志

望國因久役而簡兵經譏其黷武也

黷武雖指治兵要在暴師曠衆上推原

△圍郕郕降　分題皆是書法

內君非義而無功惡於是著矣

親仇伐同姓總是無義無義自不能服人三書法一串歸結在郕降斷案

前此無名黷武尚莫測其出師之繇到此方有着落故曰惡著矣

○師還　義繫于師故不書公

望國班久役之師春秋示重衆之義

師本輕于君因君輕之而反重政王道之權衡也至是師爲重何要痛發

齊無知　不稱公孫者其有寵而當國也文定割經立傳不可作題

九年

盟蔇　日公及齊大夫

內君謀定仇國忘親極矣

糾母魯女故謀定之恣深隱重要透發

春秋三發　莊公九年

納糾白入　糾不書子以小白累齊　納入不稱公子帶收不重

春秋辨爭立者之分而詳詞以定之焉

當立不當立總發互形不必大開管仲召忽一段講後借證

納糾

經不與貴戚爭國明大分也

只糾弟也便是定案未嘗爲世子輕

公白入　重以白繫齊故不稱公子入者難詞輕殺

嗣君分所當立不得終絕以王法矣

只重當立而以無承稟挑之管仲從義仍作證

乾時敗　言敗輕連諱公

原內兵之所自衂雖敵讎必貶矣

言敗如傳作頭即以不言公問起倒忘親釋怨作　染字可挑發

取糾　復稱子　取字帶收

大國心于戕弟極惡其不仁焉

要搴他必請然後四字

○浚洙　書

望國勞民設險胅固國之本矣

本字要痛發勞民便非保民而況洙乎四字正透末務末字

十年○長勺　書敗爲主即指曰敗非兩書法

經以王事期齊故責其挫敵焉

春秋三發　莊公十年

自善陣逆溯不師皆王者事接兵尚不可況用詐勝詐勝在三鼓後乘人

之竭若覩轍亂旗靡此追逐常法非詐已亂寡怨要發王者不戰政爲此

公侵宋　魯宋無隙而侵之以致其報復非保國之謀本王氏註

△遷宿　不再貶　曰遷綱是事實

經于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不仁全在非其所欲上看出遷國重事劈頭要喝破併描迫字最婉最痛

○次郎乘丘　次字非書法只如傳收繳

以報復之師而內挫之兩俱失矣

味傳誠有罪也緊接齊人若能云云當卸重齊後分責小人之道對王事看

次郎

[illegible]如傳爲會方肖、　齊報長勺宋報公使

○乘丘

爭國勝不以理非遠怨之道矣、

奉其辭令便是理要門稱出蒙皋比而先犯政所謂偷捷也故曰小人之道、

敗蔡獻舞歸　名　夫閔荊同

經于與國被患深絕其自賤焉、

本是有國之君乃斗爲臣虜故絕之此統論凡爲虜者界點於事意重做

有國者

○敗莘　書荊　稱王自熊通始此是熊貲、

特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而猾夏也、

兼荊聘伐鄭二傳一爲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一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兩傳各有始見二字文中點出方醒眼、

滅譚奔　書爵　書奔不返、

經恕失守之君以義無可絕也、

無罪乃見不幸　引左氏一段作證、

十一年

敗鄑　未陣而薄之　曰敗引　指月壬秉丘據令亦可

○宋大水　志

春秋志外災明王事也、

王事總是謹天恤民　春秋之心視外災內災無兩故謹恤不分、

○王姬歸　同前不與

春秋不與王女之貴明婦道也、

述天理訓後世意亦要發只是不異非抑之要說得婦道有大關係方妙

十二年

歸酅　存而不削　歸見事實、

錄內女之全節以示勸也、

全在紀既亡矣上描寫方得、

及仇牧　書而弗削

經紀大夫之殉難勸臣節也、

仇牧原非絕頂死難之臣只爲世多求利逃難者故借來作勸

萬奔　特書萬出奔陳

經惡與國黨惡惡其不以爲賊也、

黨惡無據只是不以爲賊耳把爲請爲賂兩意挑發、

十三年

○北杏　不書稱人　書侯稱爵

經予伯圖之始參權正以立法焉、

看王王道世道分處亦是尊與桓亦本上無天子來不如竟主王道上講其始亂下叙其扶衰勿涉尊周便是推予全自一段不得已之心來、

滅遂　書滅　稱人不貶、

罪小者不仁經重其罪焉、

前說罪執爲重後應罪莫重矣倒罪齊責其不仁遂不幸就中挑講末挽收善詞　因齊創伯之始故說天下之民歸心

盟柯　皆書其爵

春秋不貶釋怨以非怨之時也、聖人怪他當身不復正恐易世今易世矣卽非桓公已是失時況桓又無脩怨之理故曰可也全是沒奈何法兩可字照應

十四年　○三國伐宋　稱人是紀實書法、

經予有制之兵見伯業所基也、

將卑師少自當稱人就稱人上見用兵有制故天下莫與爭全要本齊賦上說管仲得政要拈出、制卽軌連鄉里之法作內政寄軍令者此也、

單伯會伐宋　不再舉三國之名所謂平兩也、

兵舉于從伯無可貶矣

宋既背北杏之會便可伐而伐之者卽北杏之齊桓也豈有貶道此政與州吁對看勿說太好、

荊入蔡　主荊夷傳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

外夷猾夏經舉號以斥之焉、

會鄄　宋服故也

紀伯業初定取其政之簡也、

陳蔡皆郲已附齊者不復與會不欲重煩諸侯也北杏會諸侯安中國云云

可點入、

十五年　會鄄　出兩鄄小分前後總發、

卽伯好繼講見其心之慎焉、

此齊始伯也合諸侯而不盟所以為慎北杏傳意亦不可遺、

○伐郳　齊序宋下

經紀主兵之實見伯業之未成也、

人心未盡與故伯猶未成卽今日郳不服宋宋欲討郳則小不懷大不畏可知桓亦無如何也要把盟鄄反照

△鄭人侵宋　亦是紀實、

彊國用齊凌太經特紀其實焉、

單說齊勿着褒貶傳意只駁無名行師一句齊在滑師上見、

十六年　伐鄭　稱人　序宋下

觀伯兵討貳見用意有制而業之未成、

諸伐宋伐郳二傳、齊主伐宋侵宋傳見有制有名亦可、

荊伐鄭　同前入蔡

同盟于幽　不稱公　書同盟

經紀始霸之信而於從違者致意焉、

兩邊俱要着齊桓始霸說卽以始霸總起而後分之。　論桓只在匡世勿說尊周會叛盟指受詹逃須講得活

十七年　△執詹　書人

春秋惡伯討待之之意深矣、

宜執而執在常人自不須說全要體貼春秋待齊意發盡道盡仁皆本

○殲遂　書殲

紀餘民之復怨勸戒昭矣、

亡國餘民對強齊之戌勢萬不敵而理能破之乘隙掩殺亦是積忿激成、非偷勝也觀此強而不義適取自殲弱者有身何患不立即齊遂之事可備勸戒之林矣

詹逃　特書曰逃　書曰齊逃來

經于外臣托內交著其罪焉、

兩邊俱重義字詹不能以義明理魯不能以義守信皆罪也、

△多麋　書

經紀物異憂民之意深矣、

說到放龍蛇遠犀象載筆時便以禹周自任意字勿看小

十八年　夏○追戎　書追戎

經于望國逐寇而深孫備之虞焉、

無備全在不覺上若素有武備豈有戎來不覺若齊西鄙之境內可見戎入已深矣未雨意要透發、

有蜮　以有書

經紀物象之異君當慎其感矣、

十九年　結媵陳遂及盟　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齊宋書爵而曰遂公子與齊宋紀實起下而已

經于內臣行事識其人已之昏失焉、

將禮不失已亦不失人提起後分斷上以輕振起下以重振起方有力、

△遂及盟

內臣輒盟大國失人之罪無辭矣、

只一輒字專抗都在其中

△伐西鄙　曰伐亦紀實稱人不貶、

伯國討內有詞內臣致寇之罪昭矣、

此只是失人招寇傳連失已說者見他取輕于人亦是招寇之道

二十年　姜氏如莒　書連上如莒同

視國母越禮之甚見子道之不立也、

齊人伐戎　稱人　借後斷傳攘夷狄之勢、

伯主節兵攘外其勢震矣

二十二年　○肆大眚　曰大眚

望國縱惡之過經譏其失刑焉、

失刑全在大字上見　縱有罪自然虐無辜了天討罔典止為惡人而設若惡人幸免五刑盡虛設矣、

盟防納幣　不言公　不待貶

望國忘仇圖婚春秋所深罪也、

總是娶仇為大惡無人心要發透二書法總收畢出一比大意同、

二十三年　公祭叔聘　不言使

經不與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天子之內臣句重即如祭伯家內諸侯一般不與使不假以使之名也、非私交自應使人君明此二段要暢發總是春秋防篡弒之禍

公觀社　此書乃史氏之筆非聖人書法也

內君會祀大國經直見其不法焉

文定未嘗立傳直借劇語耳總在不法上立議勿分不足觀不當會二意

○荆聘　書荆人

春秋獎進遠人之慕義與善之心宏矣

此傳變夷與荆耳全在樂與爲善上發揮樂字從遂字生出後世之君一段要發指月重變夷不知傳中凡變于夷一段承後世之君來末繳書法又連吳徐越在內細看自明

遇穀　主意傳要結姻好期輯睦

內君講圖婚之好經譏其失時焉

春秋三發　八　課題發　莊公三十八　能遠居

○蕭叔朝　加遇穀作事實

經紀非所之朝欲反之于正也

撥亂意亦要見亂對正說非治亂之亂

丹楹　同刻桷可出單出亦如刻桷

盟扈　詳書　連遇穀同

內君圖婚失時春秋明義以責之也

若裁以大義斷無娶齊女之事亦不至失時了

二十四年　刻桷　連丹楹同　詳書　所言極當

內君崇侈以誇仇女春秋誅其心焉

心字要痛發三心字政相應

逆女　志

經志親迎之常惡其忘仇也

只重不正其親迎于齊一句

姜氏入　不致入　詳書統論圖婚事不必繳

經惡內君之娶仇女特詞以著罪焉

全本宗廟上發揮失夫婦之正又推出餘義串插可也

覿用幣　日覿　詳書

經于見小君者兩明其非禮焉

分兩截看總責莊公　私字別字要發

戎侵曹羈奔赤歸　雖以國氏皆不書爵　只羈奔同

春秋主發　八　課題發　莊公三十九　能遠居

小國廢置于外夷春秋亦存正之戒焉

就一出一歸見制在戎就志在戎見不明不斷明者明其分斷者能自立

赤歸　歸是事實

即庶孽歸國之易居正者之不能可知已

△郭公

即國君之自亡善惡不貴徒知矣

知之便要行知而不行適生君子之心張小人之焰耳

二十五年　女叔聘　稱字　借聘族傳命大夫例稱字

字命卿之脩禮意在尊王也

鼓用牲　書

望國弭災非禮忽天甚矣、

諸侯鼓朝不鼓社救災用幣不用牲、一僭一諂皆非禮也、

伯姬歸　書歸。不詳逆點起、

經志內女之歸見小國闕婚之失也、

禮之失失親迎之禮也非只罪其不使卿、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與前鼓用牲意同、

友如陳　報女叔也重私交斷罪、

二十六年　伐戎至　書至。與伐徐反看、

內君舉攘夷之師久而又孤矣

指月主伐徐傳必我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雖有明傳而徐又在下

頗費照管不如照舊役久勢孤為要為患意亦點綴在中。

△伐徐　不致。

經不志內兵以其無可致也、

不淹時則非久亦同會則無危明是兩意勿以無危總承為患親行要點

二十七年　會洮

春秋禁愛女之過者欲以禮節也、

非事輕失禮重、

○盟幽　特書同。

經紀伯信之協見得衆之盛也、

即難服者服見諸侯無不服故曰得衆之盛鄭服全本勢來要鋪張得有

如桓三大盟是成伯關頭處北杏曰戴前幽曰與此曰授三字可、

友如陳　無貶

不貶內臣私交正本意也、

表不正下便效尤傳意不單指季子、通季子之私行在立書莊原仲上、

私行是自家私事即有命亦是私

伯姬來　來而如書。

內女不當來而來經所以致嚴也

莒慶逆　稱字。書。

紀外臣闕婚辨分謹禮之意皆見矣、

兩下俱以書法問起或提起辨分倒公失禮亦可、

△會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即伯國受命于王其師不可抗矣、

只作伐衛事迹舊云命討出于王甚無謂、

二十八年　伐衛及戰　以衛主。書日。稱人不重、

與國抗命而亟戰其罪大矣、

逆命重拒伯輕伯不可拒亦為有王命故、兩書法雖分意貫一串、聖人之情情在尊王也　立額是衛患事此時懿公方立、

○齊人伐衛

伯主奉命討罪不可抗矣、

此是衛不當拒之案勿作予齊無書法、稱人畧繳一句、

公荊伐會救鄭　卅本　書救
夷患肆而伯救興見安攘之義矣
楚暴提起倒重于桓安攘之事從救恤之義上看出稱人主兵俱不重只
借來鋪排局面
荊伐鄭　○無故二字聚然
外夷盛兵虐式經所以狄之也
○會救鄭
伯兵舉于恤患而安攘有其事矣
安攘即在本比
△冬築郿　志

時詘而興得已之役非人君之心矣
全在不視二字見他與民不相關　周禮荒政十二四曰弛禁息徭役也
○大無麥禾　書大無　下書告糴兼出方可收
經志阨備之疏識不務本也
直待會計始知平日全不料量矣須得一時驚愕意不敢本肆侈心只一息
○告糴　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
內臣無紓患之情春秋責其實焉
急字從書法上摹出　文仲但知急病足了當國任事之名而不知
重穀使民不病方是大臣任國之實見名不見實便是微諸
廿九年　公新延廄　書　無字須今大無告糴翦翻看

國用民非時經惡其盡力焉
勤急也此乃勤食之時禮凶年馬不食穀除道不修
城諸及防　同城向
三十年　師次成　欲救鄣而不能不言公恥之也　意同次滑但無兩善
經于鄰國駐兵譏恤患之不勇也
△降鄣　不書鄣降而曰降鄣
伯主急于齊小春秋明道義以責之焉
只齊使齊字何等特殊急字亦從齊上推出異有緩之須臾不得者深責
鄣不重然扶抑要合發　紀之附庸須點
遇魯濟　謀伐山戎也　主遇濟作斷諸謀之善

○伐山戎　特貶而稱人
經譏伯主畧遠垂戒深矣
譏桓畧遠全在國民上當時為戎病燕只須救燕通貢耳何須剿令支斬
孤竹等人不毛之地乎全是好武功故一些利害不顧若不抑而稱人後
世之喜功好殺者何所底止春秋之意全在垂戒上強本治內即是攘
夷王者制禦夷狄之法亦在此
卅一年　下　公築臺于郎　書
勞民病民自樂經書之以示譏焉
只因築臺便知不緣占候了獨樂同樂要發得痛快
○獻戎捷　書來獻

抑伯主之矜功以功不足矜也
躬來誇示何等震矜一獻字耗折他雄心多少　諸侯有四夷三段只
獻者下奉上之辭一句非責其失體也要知功不足矜雖獻于王何取

三十年 梁丘　齊爲荊伐鄭故請會諸侯宋請先見於遇

經以常禮序諸侯而尤惡其簡禮也
宋序齊上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起邾鄭伐宋傳即例遇爲簡禮收以
爵書法

慶父如　曰如齊　年書意亦要見
即逆臣去國之恣而委權之失見矣
今日之出入自如只爲兵權在手要描寫重垂戒意

春秋三發　八　單題發　莊公三十四　熊遠著

閔公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累國君之嗣位正大倫也
閔公纔二歲周禮童子侯不朝不請命罪在當國者即內無所承亦非其罪

齊人救邢　書救　稱人輕微
經善伯主恤患之兵息天下之情也
聖人之情兵期無兵也傳意統論一經之救只說救善而救邢之意自在
其中勿拘

[illegible]洛姆
說內臣之見思賢可知矣

從國人思上見賢非以賢故思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要待得他進鄭重

△季子歸　曰季子曰來歸　不書名不稱公子
經于內臣歸國深致賢賢之意焉
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句最重四書法總爲安社稷而生聖人之情國
人之思皆是公心非有私于季不書公子預稱季子不書奔預來歸收要
清楚

△仲孫來　直書
伯國省難君臣交責矣
總根不討賊來桓失在寵䢓仲失在佚繇閔之禍皆齊君臣致之只是如
謀不討賊耳然須如傳從憂魯寧魯說來方有情

春秋三發　八　單題發　閔公　熊遠著

二年 吉禘莊公　言禘　言吉　于莊公
譏國享親之僭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雖云三失禮歸重在僭非時非所作二腳書法總收

夫人孫邾　稱孫　不去姜氏
經權因母與經之罪著忘親之效也
屢書雖與指忘親事孫邾之家改在此故傳未有書法如此句應之

慶父奔　書
經于望國失賊端末以示鑒焉
總是失之于易雖便不可忽失之于細大便不可爲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失馭臣之道亦未無復讎之志來醫事已無及了只索問爲後人鑒耳

一第八一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 版底

○高子盟　特稱高子　不稱使是專貴
外臣裁命以靖鄰經特著其善焉
使將南陽之甲便有權了必曰二段是文定料想之詞從使將至魯推來
總是無一定之討高子能決策平魯定僖所以爲善權是權柄非權宜也
狄入衛
推與國被患之由可以垂戒矣
重宣姜淫亂之禍從詩上看出要得聖人錄詩不削之意
鄭棄其師　書鄭棄
二國以遠將亡師君臣胥失矣
須說師不可棄透露按而誅之三段是退小人之道責臣亦在此

僖公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經斥國君之擅立正王法也
當時內無可承只不告于周耳春秋不許妾母私屬人臣擅立故總斷之
非王法王法即王度
○聶北次　稱師　書次
伯主恤患有遺力經所譏也
力有餘而不速一串講聖人之情總是急于恤患而是駐鄰之禮與他救
義字不同
夷儀城邢　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宋師齊師曹師城邢

伯主終成存亡之功春秋權予其志焉
重志義上發而以無命挑之要知天子若能正辭有功仍不與
△夷儀　書邢遷
即小國之避患見恤患者之緩矣
只重緩不及事要體丸字勿徑用斷罪語求賢帶後此無功伯義竟失矣
○城邢　再序三師
經美伯主存小亦救時之權也
亦要本他自遷說來方見無封國之事
△楚人伐鄭　稱人
知外夷之浸強當防其漸矣

浸字從前看來漸字從後推去恰是今伐鄭爲箇關頭作文只就楚勢講
而經世意隱然言外方妙
會檉敗偃　再書
內君無安攘之謀合兵好而見之焉
既會又敗須得其講義詐戰不重
○會檉
即內君協小國好而知不可背矣
志同謀協勿講煞隱隱說果同果協後必無中變矣
敗偃　以敗作誅定
內君逞詐以変小無輔伯之誠矣

△敗莒獲　以季友為主故書敗獲

內臣以詐禦敵愧王師矣

提明罪在莒便可理論即不用詐原不取他況又用詐乎備責就書法上

見對不責莒看非責備賢者之責

二年 △楚丘　不書桓公

略伯主專封正王法也

專在亡滅而不存上見渡河野處衛已無國因其徙居而定之須禀命天子凡甲士祭服乘馬等惟天子得頒賜之非桓所得專王法即春秋之法

△滅下陽　以虞首惡　邑而書滅

小國貪利棄險春秋兩發文以責焉

本是一串事斷罪則分為兩上以首造意起歸虞首惡下以下陽一邑起歸到虞虢亡兩下俱有春秋此義上見法下見意或混作而變繳亦可

○盟貫　御說遠國

伯主結遠以制外其慮周矣

義著攻在慮周上見獨言遠國義係于遠國也陽穀纔定謀此只定交潤勿

楚人侵鄭　閩章以陽為附寄曰下伐楚傳作馮陵上國指月　此謂傳是人侵鄭近在上者雖有別傳終說食遠求遠

即外夷馮陵當請命以討之矣

三年 △三不雨　每時一書

許天時之變見君心之勤也

勤即閔也每時一書見時時閔雨也

取舒　徐人　為齊通伐楚之徑

進助伯之遠人論其世也

兼荊聘徐越伐吳二傳看類本善而事又善故念其先伯益而進之

○六月雨　兩云

表內君同樂之心示君道也

喜雨從閔雨看來要得聖人垂教意勿專美僖

○陽穀　大會末言　末言者江黃末敘此只說江黃不及他國故曰末言也

伯主定奇兵之約謀亦善矣

伏江黃合後事乃見此只從兵法說起後之不用江黃而實用江黃者此在兵法臨顧不知耳如此便見奇耦若把後事臚列盡與竟似全傳題矣

友蔡盟　敗鄭後始來通齊伐楚

內臣承命講好見輔伯之善矣

楚人伐鄭　與侵鄭同為主思伯因孔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故也

夷兵橫加上國罪誠可討矣

四年 △侵蔡伐楚次陘　侵伐作事定　重書遂　書次　去侵蔡同

予奪攘外之兵無非所以尊王也

予奪交互說名雖為周而擅周之兵則譏兵雖擅周而志在尊周則予奇正輕罪在前

侵蔡遂伐楚　結書遂　先侵蔡單提正字

詳伯主奇正之兵持罪其專焉

○侵蔡　從是事寔　兼剔穀傳江黃不與當單于齊兵無咲六

紀掠小之奇而伯謀之奇亦顯焉

○次陘　次亦事實　書次則見序績

經于伯主愼兵而特序其績焉

按兵脩詞政是服楚之事

△完盟召陵　曰屈完　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外臣有服義之善而伯主待之有道焉

屈完服義亦不得太畧提起作頭即就他諾辭承對上見桓處置得宜不遂者不遂與戰也　不暴者不暴師不驕者不驕楚庶幾王師正在此見

完盟　曰屈完　來盟與不稱使作事實

外臣奉使而服義深可嘉也

稱名氏是特筆權乃權柄之權與高子盟傳同服義是諾包茅其餘且順且違算不得服義也

○召陵

序伯主帥外之績以其近王事也

全在卒與之盟而不遂上看不驕不暴又從此句推出

△執濤塗　稱人以執

伯主虛使臣失反已之道矣

一謀不協何要看見得事甚細罪甚微且我欲徑陳而陳不納必有取拒之道不自反而厚責人豈器量深宏者而出此

△及江黃伐陳　合剔殺伐陳二傳

馭伯謀之善因見伯德之衰

或將犄角之謀擺過倒重德衰亦可

垂即伐楚

經志內君之返國以攘夷之役久也

汪氏註重大攘楚之功不如王去國踰時確然兼攘夷方有氣色

△侵陳　稱侵陳　加執伐大惡同被只用責字

經於伯威之遲深責其歉于量焉

桓與於王只爭量淺不能承受故遲其怒而未舒即桓亦不之覺也聖人非以王德望之政見伯不足尚如此

五年　杞伯姬來朝子　主吳氏小註伯失夫道君道父道　姬失妻道母道　子失子道　齊僖受朝亦非禮也

兹如年　寄公子益師傳主責威之辭

△會首止　特書及以會

春秋重王儲而殊詞以示尊焉

殊會之文春秋特爲王世子而立須將强臣弱主弁亂世局而鋪叙起乃見春秋立法之意全爲抑强扶弱與撥亂而生不如是何以辨上下之體

○盟首止　再言首止

春秋深美伯信以正倫之功大也

美在一舉而皆得太子成所惠王乃得有其子是父子之道得是爲家

諸侯乃得君其君是君臣之道得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亦在此故夫子

一匡之功作文要拈出
鄭伯逃　特書鄭伯逃歸
經貶貳國之背伯、惟以大義也
制命非義自不可承奉大義以裁王命仍是尊天王也先要將大義闡發
得透變之中、自聖人身上說勿指齊桓得中、鄭伯失中
滅弦奔　特江黃道栢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與滅譚同
執虞　討虢　曰晉人執　曰公　不言以歸
經于貪以覆國者、而深致其貶焉
一傳都是書法只傳末棄義趨利云云是正意以不與滅為主而驗匹夫之責總之

六年　伐鄭圍新城圍許遂救公至　特書　曰楚執　欲字不重
伯主兼得攻恤之義春秋深善之焉
自有遺力逝下、及楚云云以見得討罪恤患之義要在及即二字上襍情
伐鄭圍新城
討罪有遺力、將有所用之也
說有遺力便要令救許之地若一時盡力攻圍則轉移便不能捷矣
圍許遂救　去圍前同
春秋深善伯王以移師之義多也
公至伐鄭　要在甚之尤爲何以至上發原爲經下久字
七年　齊人伐鄭　曰伐　稱人作斂

貳國復致伯討由其有從夷之罪也
壬申侯傳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在未離復治上生情
△小邾子來朝
小國得錫爵于王由于進禮者素也
見黎來傳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益于此巳能自進于禮矣無書法進禮
要說得活勿粘着朝會
△甯母　諸侯官受方物
伯主講通貢之好尊王之美見矣
舊主忠孝用左傳通貢鄉好二事無明傳可據不如單主通貢借柯傳合
諸侯尊天王矣

△盟洮乞盟　以下士序於僖公倒之上　乞
經紀伯信明大義而謹大節也
上虛下實須善對或分上下截亦可
△盟洮　襄王告難于諸侯
紀信而先奉命之臣尊君意也
全要在聖人之情上發王命須說得鄭重
乞盟　孔叔曰國君不可以輕傳意即此
經著貳國之屈見其始不慎也
禘廟用致
魯國僭祀因著崇妾之非禮

禘僭起二股即倒私恩崇毋作用致作事實技不稱姓氏禮非夫人不與祭故特舉大事而致之、

禘于太廟

望國行僭祀非所以事先也

誣偽不誠政見亂名犯分非兩意以夫子志之曰爲案夫子傷之曰爲斷

九年 ○會葵丘 不書公

經不假殊禮于重臣以臣無常尊也

先將職任重矣揚起見如此重臣而不殊會知人臣雖貴總無常尊非世將權柄節許歸獄臣身上說最字從陣類說要精健、

○盟葵丘 再言葵丘

伯主明禁而信喻其美大矣、

以明禁爲主將咸喻足之惟咸喻乃見明禁之美蓋因桓公之志早見于天下一申五命人便信之即翼戴一事可驗以五命是周盛時之禁桓特奉而申之非托之王命也文中點明禁要簡潔勿漏

十年 滅溫奔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故滅、亦與滅譚同

及荀息 書及 書大夫

聖人取賤言者亦採時之意也

不食其言指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數語從君子皆本無足取止爲世衰道微取節焉以爲食言者愧耳

伐北戎 上失用兵之道狄當伐而不伐戎不必伐而伐之祇見其不務德而遠略耳

冬大雨雪 先乎陽穀之會

視天戒之預知君德不可肆矣

十一年 會陽穀

經交譏肆業者爲伯業惜也

禮字提明作案行荒則業怠即陽穀時已見之不待伐黃不救也桓傳如

傳串發直書是總上下事說不必救、

大雩 同前 後乎陽穀之會

△伐黃 楚伐

志遠國之被兵罪伯主之棄義也、

既與會盟於無告偷然豈近理況息歷三時待援之情何如急切早知不能往救何如當時聽敬仲而不盟書伐是因滅而見罪勿說此時尚可救、

十二年 滅黃 書滅

小國被患而守正經深傷其不幸焉、

宜就予黃中大發憫黃之意云誰使受困失所至此方伯連帥安所逃責乎夷狄叛弱總不脩職致之要點出、

十三年 △狄侵衛 直書

外夷敢于內犯惟伯德之不終也、

行荒業怠病根只在不誠若無怠無荒四夷且來王矣誰敢生心

然後二字要挑、

○會鹹 附侵衛傳亦是直書

彙舉于夷蠻召患者可知已

妙在亦來不忌四字淮夷本小醜耳示之以隙也來生夢怠荒之弊如

城緣陵　　直書諸侯而不序

譏伯主遷國之專論道義也

傳中此斷只用城邢衛爲狄滅以下足書詞不同之意耳勿牽入專在城而遷之與自遷而城者不同當時杞病只須救而存之建城啟土非諸侯之事亦勿說不請命

遇防鄫朝　　鄫子及鄫遇稱使　只遇防單責鄫　只鄫朝單責鄫

經正內外加禮之失以示戒也

沙鹿崩　　書法應發晉侯可收此不必收

紀大國之變欲人君省德也

狄侵鄭　　附侯衛傳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

竊見而近于王畿之者益危矣

夫人伐徐牡丘次匡救徐　書盟于牡丘　書次于匡　書大夫帥師　去年徐同

諸恤患之意欲其敦不息之誠也

以楚暴□即轉下三段見救患須協號令須嚴諸侯自合親行而今却如此衰頹何也看來只是無不息之誠故始勤終怠至此封境形勢亦□□

楚伐徐

外夷肆暴遠國當亟有以拯之矣

全在遠字上形容政起下齊在山東與徐密邇行文要吸□□□

△牡丘次匡

即講演而今殆知伯義之怠矣

小開總見桓德衰而志怠

牡丘

講恤患之信息可知已

次匡

恤患而駐師息可知已

當速故緩只爲號令不嚴到此桓亦無如何也須揣出一段衰憒之景

△救徐

伯主命將恤患安攘之志怠矣

要本封境形勢說來見得可以親行而不行豈非志怠　連次匡出總以不速不親見他衰怠不必以救次大分益衰者較侵陳桓德之衰看

伐厲　　以救徐也亦見怠

震廟　　即夷伯之廟　夷伯展氏之祖在無駭之上

紀大夫之廟災見其有所感也

雖本展氏有隱慝却要合天人相感之際微矣推開說方是廟制不必提

宋人伐曹　　責其無輔伯之誠益爲曹伐厲故也

△婁林

即中國不及庇遠見夷勢之强矣

主城濮傳大夫不能救見楚之橫起繳要見城濮

△戰韓獲　書及不書伐　書獲不書戰　書獲不言師敗績

春秋紀兵而定罪正名之意具見矣

上以罪晉爲主免秦帶之下以重君爲主輕師帶之

戰韓　只書戰不書伐

經紀交兵專罪致寇者焉

罪晉只重背施幸災貪愛怒隣皆背施中事免秦正是專罪晉不然伐人

國獲人君豈無罪乎

十六年　隕石退飛　書知不書所　單出所不紀石　隕而書隕石

經紀國伯者之召變垂感應之戒也

會淮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

春秋三發　五十八

紀怠義之好見內君之在會也

此爲滅項之案傳單主怠義無明傳不如主項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

未歸而以怠義作事迹

十七年　伐英氏　報婁林之役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只爲徐申報也伯義　分在戍本正氏言　不諱

○滅項

不諱強臣之覆小示抑臣之意也

先創明是季孫所爲即就書法斷意如此擅權爲惡之臣不與之諱乃見

聖人不爲朋黨比周

會卞　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桓失刑婁棄盟

十八年　伐齊師救戰甗狄救　書法總救貴許

許大國瀆倫之罪明大義也

伐齊之役奉少奪長是斷罪之綱善救者責宋也責齊者亦責宋也中國

諸侯亦指宋許多書法總是責許先把長幼之分說明見桓私屬義不交可

伐齊戰甗敗　以宋爲主書齊師敗績　書法去敗爲救之字　去伐齊用　只伐齊者用無

經于大國昧義之兵兩變文以責之也

齊受伐應主齊齊義直應諱敗故曰變文

師救　狄救　書救無罪　伏救四公子　單師救只書齊以罪宋

經惡大國昧義兩托救兵以見意焉

無虧當立孝公自不得立孝公可立四公子皆可立矣

狄救　書狄救不稱人僞與鄭舉之意二書法例救　只救可許中國全不能進罪矣

春秋三發　五十九

△邢狄伐衛　稱人一再書狄人伐衛亦重書人不重伐非兩書法也

春秋進外兵以其德遠也

伐衛所以救齊句要提醒功近德遠政從此看來無及于齊故曰功近然

有此救而天下知桓賜難泯衛人負德則人心猶有安攘之思故曰德遠

十九年　執嬰齊　滕者名　宋稱人

小國有可執之罪而執之者則專矣

當自滕見執國直遞到宋無王上做勿板對　滕罪迷不事齊來

曹南　見圍曹爲非同志不足示信

大國急于要盟操心之失見矣

要發他急于合諸侯全不照管已德

鄫子會盟　不及曹南之盟故會于邾

小國從伯信非出于誠也

即後幽傳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也本宋襄偏心說來

執鄫　昔戰以傳連執鄫爲一會虐二國之君

△圍曹

即大國討貳之兵見操心之失矣

傳意原合前後數端不單指圍曹一事須先提討不服也作串題後說宋襄一生只是欲速見小惟操心如此故不能舒徐待人亦欲見聖筆之妙文字要指他急字

衛人伐邢　主戲邢傳衛人會不反思而遷怒于邢

與國報怨未及已之道矣

公盟齊　沒公　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

中國開外盟之始春秋深罪之焉

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何最重鹿上會盂禍根皆在此中國無伯鄭伯首朝要提清與書法照應　全要抹得聖人一段感傷之意方妙

梁亡　沒秦與起不必牧

小國不能自强有取覆之道矣

自取亡滅則滅人者便可畧蓋意在明微也後說不能自强于政治攻與前自强不息相應不能自强便有亡滅之道況又有好土功云云

二十年　○南門　書新作

望國勞民非制春秋深譏之也

天子諸侯皆有南門惟天子五門諸侯只三門臯庫雉兩門僭天子臯門應門之制故不當爲傳未及華僭只責他不當勞民改作泮宮閟宮可點

鄭人入滑　王爲之請不聽見制属傳爲鄭不王作

齊狄盟邢　爲邢謀衛難也于狄故稱人

二十一年　狄侵衛　爲義猶夏之狄之

○鹿上　人宋公　連會盂大意同不必拘書法

大國交夷昧尊王之意矣

先將盟王之義發明則宋不義自見如是而欲繼桓烈桓烈果如是乎

△會盂執伐　楚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前執爲文　只書不疑　連鹿上出同只會盂單責宋

經紀外横縱患啟患者均貶焉

既云分惡于諸侯則楚惡不必另說上責不勇于義義在宋直楚而上說下責不明于義義在攘夷尊王上說俱重執上勿以伐益

△宜申捷　不曰宋捷

經諱大國之侮愧內義之不伸也

能申大義使不受其侮了須體傳文說得有氣槩提者宋字曾義無可逃故諱之

盟薄釋宋公　諱不言楚　書釋宋公作事定

望國畀大權于外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天下大變引起倒事俱上操縱都在釋字內書法雖有兩然字標者見

天下大變而所以致其變者罪全在魯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從于鄭

一起一收並收者非

二十一年　△伐邾取須句　書取

望國專命存小經譏其非禮焉

非所以為禮正應崇明祀保小寡之禮非又以請命為禮也以亂易亂易

邾之亂若以崇祀保小之故請王雖為舟亦掩了有王命便非亂

四國伐鄭　討其貳楚也亦責宋襄失省己之明

○升陘　諱不言公而書及

望國輕兵貽害春秋諱詞以貶之也

輕用師旅為邾指不設備邾以須句故來只消諭以辭命若遽然與戰即

設備亦是輕兩下總為須句故也兵以誅暴禁亂此反為暴為亂故貶

公戰泓敗　詞繁不殺宋公書及

經譏伯兵之剛責以王政之本焉

愛重傷二毛自仁義做來便非計末飾小襄平日不仁不義即使故僥倖

者亦不加惡今却借小仁小義塗飾適足見其遺本之惡耳非專惜他敗

二十三年　△伐宋圍緡　書伐　書圍

伯國乘約肆暴非義之尤者也

惟霸國係業故責他尊攘若他人只罪他乘約矣尤字與又字緊相照應

要挑發

二十四年　狄伐鄭　王出居鄭以其二不知自反遂出伏師是用夷制夏叛於本也　不書王

王室用夷制夏亦不思本矣

出居于鄭　特書出　出而曰居

經于大君寓外示端本存防之意焉

上重襄王用夷制夏之失下重聖人撥亂反正之旨

二十五年　衛滅邢　名

春秋嚴發親之法立人道也

只重王法不係一段同姓異姓不必入議以邢無罪故甚衛之亦不重

宋蕩伯姬逆　書

經志國婚之失因罪王婚者焉

重汲汲親迎卑姑自失體統

△圍陳納頓　書楚爵納

經不爭外夷仗義正本意也

以陳罪提起倒諸侯上正本即正諸夏也中國不能治則夷狄進矣勿說

楚不當仗義

盟洮

二十六年　盟向　向　二盟公出主乞師魯衛　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

望國附非義之黨召兵有由矣

齊不可怨在伐齊之後報德以怨又遷怒于邢

△使西追弗及　書人書深責之附　書追書至酅弗及　只説西鄙責只追弗及得

內外構兵交譏其非正焉

齊慎萬衛會慎侵齊用詐深入皆憤心所爲也

◎伐北鄙

望國郤非義之師文告勝也

乞師傳非義提起重長勺文告之辭見善于郤敵　使展喜受命展禽重

在申王命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　主與會爲黨

△遂乞師　書

望國貧夷報夏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爲主重以夷猾夏上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即伐齊傳危字意也

滅夔歸　夔子不名　楚人稱名

各外夷猾親特原小國之無罪焉

夔是祝融分派以熊摯爲始祖故曰無過其祖猶魯祖周公不祀公劉衛

祖康叔不祀后稷夔無罪重發楚滅同姓如傳帶敘

伐齊取穀至　特書以提起重書夔　單出公至大意同破例標

望國用兵失正有危道矣

特筆即夷取人之邑皆有危道然肯華即夷尤重中下方得

伐齊取穀　書以

望國用夷取邑失正甚矣

例以字書法若曰楚何人而可以也穀誰邑而可以楚取也

杞子朝　正杞子爲伯不亂華成公用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此是杞公因之不變

序小國之變于夷以存夏也

遂入杞　青餘在傳仲遂帥兵

紀內臣擅兵之始戒縱權也

△圍宋盟宋　然而稱人并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宋三書法總收

經貶外積因罪夫同兵好者焉

楚一項諸侯與會作二腳諸侯一楚也齊一諸侯也貶楚痛快下二項自明

圍宋

外夷猾夏而諸侯從之皆在所貶也

兵看楼諸侯政國老句罪總一案矣全要發他無故

內責與夷執事兵

內君惑夷於被患之國罪可知已

○○

須切無姊兩字痛發

◎侵曹伐衛　再稱晉侯

經於伯主隆怨深致責備之意焉

只主議復怨一意斷曹衛罪輕與說衛請盟正甚其復怨之罪足上意耳

責備賢者不把文公比世上恒人也此意亦要發

晉侯伐衛　書法仍用再稱

伯主報怨過刻繆故責之也

就使不請盟也該恕他纔是賢者之道樂與人改過非與衛是望賢者之如

買戍衛　題無不書戍書法不必收　殺無罪以衛說若單一項還可然

經於望國漸刑特近其不君焉
救衛　王伐衛傳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勿說晉遠冬
假外夷恤患之名責伯之意深矣
△入曹執畀
經于伯主虐小深譏其悖道焉
將古者說文匽武云云爲衆而以不修詞令云云焉斷暴諭勿分諭字即
在暴内推出遜字又字欲字皆當着眼道即禮也禮即序成之禮無書法
○城濮　楚稱人貶也　及在晉侯
伯主意主于戰功不足矣矣
貶楚黜楚御誅晉作之楚未有必戰之意而晉決之故晉意可誅誅意即

是暴功勿作兩層看　戰意只在許曹衛拘宛春上勿參入蒙馬等事功
利道義須並發
衛侯奔楚　不名
經于諸侯失國端本以咎伯焉
晉咎只在拒盟當時若許衛結盟便是收拾天下一大機括奚至使其兄
弟君臣紛紛不靖一衛尚不能綏撫何論大衆大事病根只是鑿智自私
△踐土　前下勞　稱衛子上是狩篡下是紀實
經紀伯信存大倫謹大權也
天王無下勞之禮諸侯無廢置之權兩開作廢置總在立武上說勿牽衛侯
陳侯如會

與國之來合伯事振矣
△王所　書朝
春秋于覲禮之變特示正本意焉
天王在是諸侯自當朝只是下勞不是耳所謂正本者正此也若巡狩有
常時則方岳有常所安得非地之朝傳意重勞民費國與踐土微異
鄭復歸咺奔　名而奔只作專壹夫同　咺名不重
經于諸侯反國著瀆倫之罪焉
重上半傳斷罪晉復只爲不稱復起問勿入講
咺奔　王殺咺傳君歸則已出無人臣之禮即主本傳緣是走之晉而訴其君歸原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亦得
觀大夫去國之跡不臣見矣

○會溫
伯主講致王之信情可原也
此會是召王事跡以河陽尊周全晉問起見請狩之忠情寔可原無書法
△河陽　書天王狩
尊大君以時巡之名全伯忠也
全要發聖人原情爲制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以誠變禮以忠誠故不拘常
禮也爲王諱即是爲晉解尊周所以全晉
壬申朝王所
觀望國覲禮之修伯心誠順矣
主晉侯召王以諸侯見王諸侯再至爲許不會之衆亦可備王關疑從

質太叔、

執衛歸京師、 討歸之于、執而稱人、衛侯不名、爲元咺名、歸書歸、

伯主抑君而助臣春秋盡詞以責之焉、

書法雖多分君臣二項而總結在執而稱人上君臣無獄豈有爲臣執君之理斷晉罪全在此

執衛歸

主爲臣執君大意同上以稱人爲案以不名歸之于爲斷、

咺歸

以咺逆起倒責晉、以稱復爲案書自書歸爲斷、

△遂圍許　遂者繼事、如傳識

究小國被兵之故知罪在不臣也、

傳無予晉意只重罪許作、　今法是來法、勿誤用、

○襄歸遂圍許　名、只襄歸同、

經罪以利復國者、而性命之理正矣、

性命之理即義也出乎義即入乎利分界最嚴世人雖利害不曉是非都爲性命之理不正聖人之意借曹襄帨天下即以定天下耳行文要嚴切、

三十年

介葛盧來　書名、不書朝、以在魯無之易來、

畧夷屬之脩禮、以其不能自進于禮也

反黎來看、書名起例、冬朝同只點左傳聞牛鳴分別、

△翟泉　盟而稱人、諱不書公、

上下講信于王畿均有罪矣、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最重兩于此攻切王城內說無君指公與列卿正本則指王子虎亦與說蓋上既替便莫禁下之凌也

大雨雹

紀建國天災著失政之萌也、

此時政尚不在大夫然有其萌矣要重發、

三十一年

△狄侵齊　直書、

直紀外患之肆見伯職當脩也、

書法必合圍鄭看全收得有照顧爲妙狄間鄭虛句要點醒移師意如傳

活挽重擾狄不重救齊

及瑕　以公子冠瑕而稱及

明貴戚之無罪而忌弟者之惡彰矣、

只重忌而殺之句專意輕帶、

衛歸　書衛書名、

經名復國之君惡滿盈也、

只重以牧害伐木支句天下爲公一段借以甚其罪耳形止戚屬　勿用某子侯命

△晉秦圍鄭　晉稱人、

經紀二國用兵啟忿慾之戒焉、

晉主忿秦主利向背只就今日向晉背晉說二國結釁速兵單示秦不稱

宰周公聘遂如京如晉　不敘紀

孫君臣梳報之迹不恭之罪自明矣、
以王室禮際提起轄下不恭斷罪遂是紀實非書法、
宰周公聘
王室命重臣以寵內意良厚矣、
即周禮意之厚見魯不應薄報
三十一年　取濟西田
望國擅復故地非易亂之法也、
總是不請于王則故田非故田亦無從辨魯取曹猶曹取魯耳故曰不以
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四卜郊　因禮之變而書
望國祀天之僭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不以孟春而仲春不時不以三卜而四卜不敬兩意提起重僭禮作理字
要大發、　僭禮自伯禽受賜已然不責僖公、　按天子有二郊冬至祭上
帝孟春祈穀祭只有祈穀之郊、
不從免牲
經譏望國之僭因廢祀而志焉、
此即上傳所謂或以牲也或云僭祀故不從然則往時從即非僭乎可笑、
猶三望　仍書可稱
經紀望國僭祀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要娶翁字義、　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杞伯姬求婦　特書于策
經紀國母圖婚為亂政戒也、
重垂戒上亦有防微圖漸意、
圍衛遷帝丘　只書丘同
經紀夷夏盛衰之迹做患縱患之罪咸見矣、
夷盛夏衰只作事迹重衛不自強晉不安却作
三十二年　侵狄及狄盟　再書衛人而稱及
與國即夷地而要盟春秋深貶之也、
須讀傳說與一轉非人非地還請、　單侵狄主衛夷亂而要好、

三十三年　秦人入滑　主秦人伐晉傳、
遠人移師于小可為貪兵戒矣、
圍鄭不克而入滑叙明重貪鄭斷罪、　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要點
入被傳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還其詐亦可作兩比、
圍歸父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稱之、
外臣見重于內知禮之善見矣、　人晉子而狄秦
敗殽
二國徇利謀以交兵春秋均貶之也、
先將人道天理點眼後好照應晉罪以忘親為重背惠帑說秦罪以襲鄭
為重不哀晉帑說、　一聽先軫違欒枝一聽杞子違蹇叔、

一△伐邾取訾婁遂伐邾　前書其事
許望國虐小直見其非義焉、
以義字爲主重不勝忿慾斷罪念毋意如傳蒴後、罪遂伐只用忿
△敗狄于箕　晉昔侵伐察傳事尚威力
郎伯國挫夾尚力之習見矣、
命郤缺貿胥臣就中點綴未繳尚力如此豈待伐蔡之日而見恃力之罪
丶丶李梅實
紀天道之愆見君威不立也、
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況君乎言下警切要體貼發揮見除惡于微處
患尹鼻之意、

伐許　與敗其同更以秦伯就中比論爲妙
文公
元年　公即位　逾年書即位
經酌國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巳、
逾年即位是通例惟文受命而立故首發于此綠始終四句是正意、
毛伯錫命　來
經于王寵之來特識其失正焉、
失正只在來之一字上看文公喪制未畢禮不入見只王室不當來耳此
錫正是褻瀆圭璧之命、
○晉侯伐衛　伐城杞傳

嗣伯先討賦而覲王得尊奬之義矣、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故朝王于温可謂能脩文業矣、
得臣如京
望國遣使報王慢亦甚矣、
衛人伐晉
春秋予與國凌伯責其失反巳之道焉、
救會戚　晉孫戚曰救救會之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借歸文會經傳　譏譏作文
三年△彭衙　和晉侯
經責伯國之黷敵明王事也、
秉感在秦但當補以辭令不當興師晉乎夫子方伯若說然興師與有罪者

何殊乎入彭衙正在主字上想出知處巳便不求勝人而能愈人矣
作垂、書
內君都先之慢經以爲惡而諱之焉、
後此不親朔不會盟惡皆原于此重諱微意作、
及處父盟　諱不書公　適晉不書反耻不致
經以強臣抗分爲可恥故深諱之焉、
正分存禮皆爲內君故雖分二項不必截然開作
垂隴
經紀伯臣與好而伯臣之私與專見矣
主無駿皆殺二傳書士見世官不書司空見專命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

者大夫皆命于天子、亦有王曹殺命叔偶作專命委權者、

不雨至秋七月　不日至于秋七月不雨　不書八月雨

紀內災而畢其辭君意可知已、

二意字要透發、

大事躋僖公

經譏內祀之逆正大體也

只重兄弟不先君臣、

△四國伐秦　特貶而稱人、

伯國專特勢以結怨春秋以微詞見貶焉、

全要[illegible]德力二字須發明全不專欲四字要挑得

[illegible]是結怨勿[illegible]

逆[illegible]　書

望國速而圖婚經論志而譏之也、

娶在三年之外而欲娶之志則在三年之內君約者可如是乎、

[illegible]伐沈沈潰　無褒貶

此詞紀伯兵示用師之法也、

凡用師者義舉則褒報復則貶沈近楚而附楚可討也以近楚而附楚亦可不討也若久與中國會盟而一旦服楚則討之爲義舉矣惟正串講分、勿

○秦伐晉　貶而稱人

貶君二過經備責其非義焉、

穆公是賢主故[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常諸侯聖人亦不責備他了自是[illegible]伐不報非稱他後日能改政見他今日宜貶而不貶也　悔過指貪二過、

指情須有分晰人之[illegible]也何義哉義字要拈出、

楚人圍江

以強爽而虐小必非空國行矣、

主救江侮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也戍之衆　云　虛合救之者必有道

如晉及盟王

許內君之出入以隱討辭也、

晉賦菁莪不賦嘉樂[illegible]又反看

[illegible]　[illegible]

經予伯[illegible]識其失用兵之法焉、

伐楚來書不是身獨遣一軍非法耳楚有不容之罪攻解討大機括借此人會諸侯議不能會師乃用孤軍進援豈有濟哉用兵所以貴決也、

逆婦姜　稱婦　不書至　不稱夫人姜氏、

經重[illegible]禮之始而交譏內外之失焉、

以內外俱就禮制說要發正始意、

滅江　書滅　大惡同滅貴、

紀小國之守正見伯謀之疎矣、

○晉侯伐秦　不貶晉侯

報兵猶無貶改過者之善可知已、

傳中以責秦形待晉全在常情王事上比較若譏晉侯是亦以上事責之
矣安見善秦之意故曰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

甯俞聘
外臣不敢當大禮志敬足嘉矣、
借納幣傳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賦湛露不敢擬天子當陽賦彤弓不敢
比諸侯敵愾、

五年　歸含賵　待不稱天
王室厚禮妾母春秋畧詞以譏之焉

入鄀　滅六　單出滅六主厥鄀傳作變夏之漸
即外夷肆處霸伯業之衰矣

單題發　文公　七十六　能進居

晉襄怒秦邪如初年故秦楚吞噬弱小而無忌、

六年　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子始見經

射姑奔
即大夫去國而伯主漏言之失見矣、
漏言者晉侯欲將射姑問處父處父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晉侯告
射姑射姑殺處父、　重乘戒意作

不告猶朝　書法互循而不謟亦是紀實
經于內君廢禮深致愛禮之意焉、
傳意總發明閏不可廢知閏不可廢而不告朔之失自見幸其猶朝故以
罪其不告、　只不告月單主廢禮　亦猶朝單主愛禮、

七年　令狐奔　稱人　事及　去度新引、
經重貶伯兵示置君之當慎也、
提破稱人即將書及門起倒晉志戰而歸重在不愼作重垂戒上、

先蔑奔
即伯臣之去國而置君之不愼見矣、
只作令狐事寔點明畏逼背蔑仍重置君不愼無書法、

盟扈　不名　不序
經紀立伯之好而尊與怠皆譏焉
每邊各有二意上重强諸侯下重後至書法分敘諸侯不序即隱其不及、

伐莒莅盟　借斷道傳小國斬之大國勉強而應者非同欲也、

單題發　文公　七十七　能進居

晉假其　借斷耕傳作會其盟

八年　衡雍盟暴　再稱公于各日其會王其名與地
春秋譏華夷之辨因事而致詳焉、
重在雒邑天下之中一句會盟事迹不重、

公衡雍
許大夫之相盟將以別于亂華者也、
舊主無變傳譏醴不如此有本傳、

敖如京奔　譏其共事
春秋以窒慾戒後而致譏于其行者焉、
持志帥氣理極細要重發

司城奔　以官舉

外臣不能其官咎在任之者也、

事雖公子卬須兼意諸說守土二字正與出奔照、

九年　求金　不稱使

經不與相臣之擅命譏大權也、

王命號令天下此利器也可托便可專跋扈之臣往往用此脅制故當譏

姜氏如齊至　致書

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意也、

明小君之重政見致其不安者之非哭市呼天兆已見于此矣、

書及鄭父　書及

經于伯國濫刑深惡權臣之私也、

先都士穀帶見全在偏私上論他專示後世意亦要發

△伐鄭遂會救　貶楚稱人　書救而稱人

經惡外深著恤患者之罪焉、

楚暴張起即重懲不恪倒責所作舊以息患啟患分未當去伐鄭大意同、

伐鄭　主貶悉夏勿分貪暴無故意要發

○叔聘　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

原世以進脩禮者聖人之不絕人也、

此傳重在楚夫與荊聘傳有別惟夏而變夷故思善悔過仍[illegible]

要本聖人重絕人之意上發方有情

歸襚　書僖公成風

因事而正妾母之名正于道也

十年　○秦伐晉　以狄書

春秋重貶報怨者亦以形改過之善也、

狄秦本程氏說或者許晉是料想之辭作文須將晉悔過秦報怨提明發

透狄秦轉下許晉有傳詞意勿煞

△盟女栗　主魏深僑不待書可

經于實分之好直著其失焉、

王臣與魯並斷

△侵宋厥貉　狄而伐鄭三郡書蔡候　加伐麋同　夫臣宋同

春秋紀舉著遏夏之心顯從夷之志、

心與志要痛發楚與齊桓蔡異三國、

狄使宋

即大國有狄忠其從夷可原矣、

十一年　△伐麋　下書

經紀外夷虐小國遏夏之罪也、

重志于伐宋上與秦入滑稍類、

會承筐　此前後之從于楚者借無褒傳

紀大夫之謀好示謹禮之意焉、

[illegible]來賀楚師之不當與伐麋同驗遏夏亦有作通其[illegible]

△敗狄　日狄

春秋正名于狄使後人知所考也

此傳只辨其非長狄正名二字極重別種類政所以正名也意在使後人

考證不專在制禦之界

十二年　衛聘之　穿札聘傳泰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

畧遠人之脩禮以其雜于夷也

○河曲　皆稱人　不以晉為主

經貶二國交兵尤甚趨曲者之罪焉

兩稱人是履令狐之役以罪其暴兵連禍正與不奉詞令句相應此曲彼

直彼曲此直彼此皆曲罪在甚者此輕重之權衡也

城諸及鄆　一歲二城又興師焉勞民甚矣雖合時安得不書

十三年　世室屋壞　書　譏不預修作事宏

譏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罪焉

會晉及盟還會棐公至

詳內君之出入志其安也

文子相行能答子家之賦鄭衛遂會共協平晉之謀只如晉至晉因只合

晉會棐于紓二國之患

十四年　○新城　日同　蔡不與盟作事實皆入

于協伯之盟為王室計也

于諸侯見晉非謂晉能尊王只度之君臣大義借王者

者便宜予耳要說得利害

有星孛入北斗

經紀天象之變示感應之理也

○納捷菑弗克　日弗克　稱人

伯臣從義春秋曲以善之焉

只重長幼上書法有二意則一也義字要重發

哀奔　書字

于大夫去國以其存道而貴之也

一舛于不義先幾而出看得一箇幾字見幾就為封人已見了封人可不去以

為幾便不可不去此特不去後便不可去所以今日之去為知幾為存道

齊執單伯　不稱行人

經于內臣見辱畧詞以示意焉

以已執之謂以單伯自己之罪執之無與齊也

執子叔姬　書日稱人

經于太國辱君母深嚴治黨之法焉

十五年　華孫盟　日華孫　不稱使

逆嗣而世其官春秋之所禁也

傳首提司馬主兵之官最有力以逆督之孫而使本兵柄何怪其專行無

君子傳末春秋此義政足此意與別傳譏世官不同

單伯至　致而不名

守命臣之返國謹臣禮也、
人臣禮當尊王尊王命即所以謹臣禮、
鄭缺伐蔡入蔡　見其用夷宜得誅
盟扈　畧而不序
春秋槩責諸侯之棄義廢討賊之法也、
受賂只是晉同惡則諸侯責晉即挿在責諸侯內責晉帶出、
歸子叔姬　曰齊人來歸、
大國自絶夫君母篡逆之罪彰矣、
侵西伐曹入
紀逆君肆暴厥罪于從惡者焉、
春秋三發　單題發　文公八十二　能遠居
十六年　陽穀弗及盟　齊侯曰請俟君間、
即內臣要信無成縱惡之罪見矣、　北本張氏註、
四不視朔
即內君之怠政放心之失見矣、
事神治民聯請只重放心上作要本平日說來
毀泉臺　譏
內君揚先世之失春秋謹而書之也、
○滅庸　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
外夷覆叛以靖國繼特滅其罪焉、
不是全無罪故云未滅　善謀全在不從上見得有主意周之東遷宋之

南殘皆失計也賈不獨能謀且能斷將有取滅之道不可遺、　列書三國
若不獨楚楚不稱師見非恃强、
十七年　四人伐宋　皆貶而稱人
列卿縱惡經深貶其失職焉、
一傳全重職字先要表列卿之責則貶之方有力
會扈　畧而不序
畧討賊之無功正君臣之義也、
傳雖不及受賂不妨點出、
遂得臣如齊　書大夫族
內臣始肇逆謀經變文以罪之也、
春秋三發　八單題發　文公八十三　能遠居
並書只欲起問耳罪尊在遂也、
夫人歸　書夫人　書姜氏　書歸于齊
全君母之去國而罪有在矣、
季孫行父如齊
即大夫之奉使謀惡之罪彰矣、

第13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38版反內

古吳馮士驊仲先輯　張我城德仲參訂

宣公

元年

公即位　書即位

逆君嗣位，經如其意以誅之焉，

意只在不討賊上見，

遂逆女　不待貶絕

望國越禮圖婚，惡自見矣

必敬嬴仲遂始謀，是文定料想之詞，要發得活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稱氏，不稱姜，譏之也

經紀望國嘉禮交著婦姑之失焉，

責夫人帶過，重發妾母當國用事，要得無邪意，

行父如　不待貶絕，不收亦得，

直紀內卿之濟惡謀國之誤見矣，

納賂請會，雖罪案，只當事迹全要在諸侯立卿四句上，責他謀國之失，故

雖有勤勞恭儉亦不足取，　當時謀國宜奈何，討賊靖國上也，正色立朝

不去濟惡，則亂賊之黨亦孤，今既不討，反與固位，所以可惡

放胥甲父　稱國以放

□□□刑而私上，侵可戒也，

專放提起，歸重盾庇穿作庇，穿在衛放父上見，上侵者侵君，侵國柄

志，雖侵而成，使政在公家，必不至此，此所以爲後戒，趙盾當國四字重，

平州　宣稱及，齊稱曰會

經于固位之奸，變文以治其黨焉，

本是魯及齊，却書曰會，見齊與賊爲黨，全要在討賊之法上論，

遂如齊　又再書如齊

經著強臣逆謀之終，示專權之戒也，

只在始終成就，弒逆上見，人主當防其漸，責逆意輕，垂戒意重，

取濟西　書齊人取田

大國貪利以助惡，春秋明義以貶之焉，

貶齊處在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爲惡而助之一句上，齊魯鄰國二句正

見他義當討也，

侵陳宋　人鄭，書侵陳遂侵宋

貳國附夷，受夏經特正其非義焉，

傳末既正，此師爲不義，政與何義乎相應，要體何字口氣，比較棄晉初心

不貴死死斷罪，書法重稱人書侵帶繳，

○盾救陳　特發而書救，不書宋

可恤而筆削異者，所恤之人異也

以先代之後，有罪可討，原起自有斷案，善救邊須體聖人用兵之意，所

謂典刑即常法也，就書法講，勿就責盾，或分上下截作亦可，

○棐林伐鄭　曰會晉師，貶也

伯兵討賊，經謹其微而著其美焉，

傳中語意大半爲謹禮于微發地而後伐不過帶言耳板對虛實不難像

傳仄做可也　此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

侵崇　書侵

即求成非道而逆臣之心可推矣

傳意從求成伐與上料想其有逆心觀意者不然等語氣甚活不可說煞

責穿盾須縣穿遽歸盾上渾渾發揮甲父傳云其志固形故曰其端又見，

晉宋伐鄭　書人　書伐

伯主借有罪以討賊非春秋之法矣

鄭非無可討比罪宋則非討鄭之人全要本聖人之王法立論說透法不

救宋則晉瑕自明

二年　△大棘敗獲　又書師敗

經等師于將示兼重之義也，

此借宋發義勿粘事實　師將雖並重而重師意尤切王道權衡要透發，

以宋主戰亦要提過，

大棘　以宋華元主戰　不書伐提過，

紀兵而主大國見外討之有詞也，

主侵鄭傳借楚有詞以明晉曲未要照侵鄭斷論，

△秦師伐晉　書伐不書師焉

經顯伯臣之召兵誅上侵也，

大意與侵崇同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奔報而顯其迹兩情皆須說明

大發書伐不書圍見秦乃問罪之師非侵暴之師也，　上段之意當字即

二情字與逆心心字志同志字相照

△四國侵鄭　鄭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

即伯兵之不競而知本宜正矣，

師之老壯在曲直只論晉不論楚甚理曲則師自老非畏楚壯直故畏而

避之也要將取賂釋賊說得利害則正本二字方有力可不慎乎有替他

追悔意並戒意亦要見，

三年　乃不郊　乃

即祀典之不行知慢王之罪矣，

褻禮不然郊矣何行文

猶三望　猶

望國祭所不得祭越禮甚矣，

△伐陸渾　書爵子楚

經志外夷相攻憂中國之意深矣，

夷狄相攻不志謂無與于中國也陸渾逼處伊川在王室爲肘腋之憂楚

又覘兵周鼎意甚叵測安得不爲戒心謹辨貼戎禁嘴貼楚二意俱自聖

人作經意上發不必增出經世者當如何操却，　陸渾與徐戎二種勿混

用洛邑天地之中等語，

△楚人侵鄭　書人侵

紀子貳國反正，故獨著猶夏者之罪焉
孖鄭反正說得透，則侵掠之罪自明，予鄭意須從責楚上滑滑描出獨著
對不書晉平看
宋師圍曹　書　不書伐宋　常見
經獨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二族非討罪意輕，只照出下意，見他雖非討罪之兵，宋寔有不赦之罪，其
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四年　公平莒郯不肯伐取　書取
私心不能平小，可為不治本者戒矣
以私郯抑乃為案，以失平怨之本為斷，利心圖成，不專指取向，就其為郯

春秋三發　八　單題發　宣公八十八　能遠居

姻好而挾齊取平，便是心有私係，便是以利圖成，故一不從便取其邑，書
法只重書取，餘俱釋義
公如齊至　致
內君惟恃利交，危之道也
書法合比年如齊方今罪收，亦要見皆致意篡弒謀齊三項一串說，二安
字相照應，比義對利交看，勿泥事天子方伯為義
公楚子伐鄭
外兵適加于逆國，春秋特詞以予之也
寄郤缺傳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楚師至焉，故特書爵
五年　如齊至固逆　節書

逆君婿大以取辱，經深惡其昧禮焉
只止公請婚便是辱自為之主，又是辱中枝葉矣，昧禮即前甚弒云云，前
對利交，故曰義，此對取辱，故曰禮，其寔一也，看欲人謹禮以定位句便明
夫固逆當收書如齊于固逆之上，旨收書至，則棄本傳而從上傳矣，未
妥　只出固逆歸就強婚上斷
固及姬來　常事而書
經紀越禮之行，罪各有歸焉
親來亟來，提起重失君臣之禮，斷罪書及書來，只東得兩非禮，點在前也可
楚人伐鄭
外夷朕討賊之義，經所以貶之也

春秋三發　八　單題發　宣公八十九　能遠居

寄郤缺傳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非義舉矣，故書人
六年　公盾免侵　林父不書伐而曰免書侵
經筆削討賊之兵，正其失主盟之道也
能省德，決不遽加兵，遽字絕可玩　仁智足講，勿瑣救代
螽　必書　比十五年多八月
經紀災國物變，欲其慎所感也
伐莒在前，伐萊猶在後，故曰善惡之感動乎心，孫軍旅數夜賊欸繁，兩句不平
七年　良夫盟
說與國前定之盟，其不足貴見矣
盟可貴不待又相歃血，又相疑而仍不足恃，更安有足恃之盟乎，其寔非

衛叛魯只比事見盟之無益耳無書法
伐萊公至大旱　書會　經以伐致　以大旱事
許內外虐小之師宜其召變矣
書會雖事寔然只齊志便可斷罪經以伐致亦承罪齊來傳單主責魯恐
作文只重公與齊侯俱不務德一段大旱另作一股于後見因年水于軍
旅公與齊侯何不務德而虐小　去大旱亦主連兵虐小內外總責只
伐萊提明會字仍以合黨連兵渾作　只至伐大旱單責齊見師行有危
道以致天變勿以歸危對天變　只大旱主感動天變不雩不雨兩意如
傳邅發
黑壤　書會不書盟
春秋三發　八　單題發　宣公九年　能進者
經以臣禮諱內以自反之不直也
若不事晉亦不適齊自反還有說以勝兒是不直之條不直在不事盟上王
八年　遂如齊復　重乃不重復
大夫奉使不終非臣節矣
事未畢書復此紀寔也全在乃上見他無上
有事太廟
望國舉時祭合禮之常矣
只對大事有宗廟之禮本以仁臣庶若能含還臣以禮尤妙
猶繹去籥　猶　只猶繹同
總紀祀事之變譏其失遇臣之禮焉

事如不可故字殷重春秋非欲宜加恩于遂只借以明君臣之義耳
△晉狄伐秦　直書于策
伯國資夷報怨經直著其失職焉
先提明伯職後將不自反倒入會狄類且傷矣職安在哉要發得剴切
○滅舒蓼　書而不例　楚是時尤為君故殺為伯
經志外患可憂經世之意深矣
將為中國憂攻應中國何與句全要發聖人之意動經世之心
楚師伐陳　取成而還主會處傳惟楚之郎
與國被兵從夷經譏其昧義矣
九年　春王正月如齊至復如京　待書王正月　書至總該每行此不重
春秋王發　八　單題發　宣公九十一　能進者
望國媚大而慢王春秋特表其罪焉
全以事齊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疎數三樣而君臣意尤重聘覲之禮四
句一滾說下都根禮廢來書君如齊臣如周即傳首所謂比事可考不待
貶絕非書法　只公如復如大意同只用君臣先後相形收比事見惡
春王正月如齊至
表望國之事大不如有王矣
全在王正月三字上發揮
復如京　無書法
望國徐遣使以聘王罪自見矣
不君而臣不朝而聘不春而夏分三段斷罪

△會扈伐陳　傳事迹作書法、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書法

詐兵好之迹、即近禮者而益徵其義矣、

只就會扈待陳、陳侯不會事迹看出予晉罪陳之意、不輒見公憤也、

○會扈　無書法、

伯國討貳之好、禮足觀矣、

△林父伐陳　曰林父帥師

伯臣兼將討貳其義致之也、

予晉意要見須在叙事中提清然後林父以師伐之句、

宋人圍滕　稱人

大國乘變虐小不仁甚矣、

重伐喪虐小帶之動大衆將大夫起處點破、

△伐鄭缺救　書晉　下書晉郤缺救

只就重兵臨鄭斷其凌暴中華之罪不必說無賊可討書法重其予其救

外夷重兵虐貳春秋所深恨也、

作驗、只楚子伐鄭同、但不用係救意、

○缺救

觀春秋錄伯救、則知晉外非予矣、

仍以書晉開起婉轉斷罪勿涉予晉意

十年　△如齊至　不書月

略詞紀事大以無闕大分也

傳意全以此如齊形上如齊、須繳歸上傳正名分之意方妙　加[illegible]

單作照、

歸濟西　稱言我

表大國惠遺之私、著成惡之罪也、

叙起授受之私歸重成惡斷罪親受惠遺要形容得肖

崔奔　書氏

經紀强宗之出辨之于早也、

有能惠公句重崔宗之强、由寵而致但不重責惠公重垂戒耳

如齊五月至　皆至　公如齊止此、

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

因奔齊喪而追論不奔王喪、亦比事法也、

宋師伐滕　非稱師

春秋罪大國虐小急誅討之意見矣、

全要發汲汲誅討之意、已德有闕、雖指帥間遲虛說爲妥

歸父如齊

即責戚修禮于大慢王之罪見矣、

責而有能要點綴在中方見得體裁稠重　救比事考詞、

△四人伐郯　稱人

伯主背力爭貳係故深責之焉、

德對力看撫對爭看全要把楚相形方見盾何愈意

王季子聘

經紀王室瀆禮重傷其不振焉

歸父伐邾取繹　　御書取繹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要發汲汲誅討之意以見其罪

行父如冬歸父如　　備書不削

望國急于事大孫昧爲國之禮也

要在亟行繼往上描摹他妄說取人不知爲國以禮在平日不在此時單

行父如大意同君臣交責爲是　單歸父如重舍畏上見他理曲氣餒要

知爲國以禮者必無理曲之事

春秋主塲　木　單畫題　宣公十八九十四　能遠者

國佐聘

大國忘親脩禮失守身之本矣

速葬在前累帶見　又未逾年以君命遣使兩意俱不可累

楚子伐鄭　　稱爵　削殺

不貶爭貳之兵示責伯之意也

意不以楚爲罪便專罪晉了　全在書法上發揮

十年　辰陵　　書無貶詞　無貶者書辭也

經不貶從夷者嚴討賊之法也

誅討原無是迹因後日能討故遂disc其能誅中國不能令要重發見夷狄

原不敢進只因中國不能故夷狄遂進耳全要體出聖人汲汲誅討之意

原缺

△滅蕭　書滅

經于外夷從小深著其罪焉

傳意雖有兩段然後段不過發明得書之繇驕溢即志盈仁禮融化入講仁字界重　傳心乃傳楚子之心即不以禮制心之心也心即志無兩意

△清丘　書同是事迹　重要于隋人

列國協與外之信失謀甚矣

重發楚憑陵之勢方見要質無益失謀即失職原殺違命將來一驗不重

△伐陳救陳　以救書

大國討貳非義經托詞以罪之也

只重非義失圖如傳輕帶陳未有罪而受兵正與妄興師旅相應耳伐陳

同但不妝書法耳　單救陳全在假衛救名上見責宋之意勿說于衛傳中不待貶絕句甚明要別于前題須將叛盟重發難起

十三年 ○楚子伐宋　楚書爵

經著外討有名見內禦之失策也

爲宋討一段如傳重發攻與政借楚以詞春秋原不予楚只因宋失策故借修楚形宋失耳

十四年 △晉侯伐鄭　頭書

兵出于報怨不必以貶示義矣

全根戰邲來須在比事直書四字上摹擬

△楚子圍宋　無書法

紀大國被兵咎始謀之失焉

只主責宋與夷國中國起處提破始謀不臧雖兼清丘伐陳二事而意重伐陳味傳已字又字及特書救陳可見

△會穀

禮移于大夫其繇來有漸也

此通春秋發慨不專著會穀一時事亦無斷罪語只感慨發大意見制治當于未亂君若贅旒便無底止觀理于易觀事于春秋亦可愼然知制治之道矣無書法

十五年 △歸父會宋　無書法

知楚興甚苛鄙則知經世更畧矣

楚不假道數句只見楚横當懷非謂其勢盛也周公之後千乘之國政伏鄙字之案要點入發揮一傳全在傷其自屈如縱不猶可乃以至于等字而俱要體貼發揮見夷猶此益盛夏猶此益衰　經世之界即是簡書三句上看嚴兵圍國便屬下策

△宋楚平　傷人

經于二卿擅平正以人臣之義爲

當時結平二君未必不與知只是自以情實私相告語便有取必之心作文須先以功揚起見得如是大功而臣專之便有罪乃見人臣之義重也反專在急上見元專在輕上見

△滅潞歸　清點明　稱日稱師兼號及氏書爵書法種種只責晉畧

徇諸伯國覆狄以其仁義胥失也、
總提後分不仁在滅上看不義在貪上看不必大開須知器狄亦所以系
秦人伐晉　魏顆從治命、搭祭桓侯傳當考、老人亢杜回、搭盟陳傳報德○單股不出、
秋螽
經紀物象之變致意于感之者焉、
重不務本召變與前螽不同、
△無麥　無麥法、
紀大夫專會重傷其始之不正焉、
此與會殺傳相似非罪齊侯亦非罪蔡固只爲諸侯一僭便無了極故謹
禮者舍讙辭之等累兩罪之旨是聽禘于天子作文借題作事實總論原
春秋三發　大　宣公　九十八　能遠堂
要擒任欲亟不能發汲汲當正之意
○初稅畝　書初
經志變法之始欲人君先務本也、
稅畝因公田入薄公田入薄因上不務本蓋務本自然惻怛利下下亦竭
力奉公奚至公田不足而煩履畝耶要守成法除務本外無急着當時宜
亦無可奈何只失着在先耳
蝝生　記志
詳志內災以王事望人君也、
從秋螽未息上看出重災、
饑　傷書、雖一饑蔡兩書合看亦是

獨紀附用之歎知貴教本矣、
○滅甲及吁　貶而稱人。
伯國過于殄夷經深貶其不仁焉、
曲梁告捷國已丘墟二邑幾何必無噍類寫得淋漓慘怛纔見仁心王束
宣榭火
春秋思王室之中興於災戒致慨焉、
宣王是中興之主今火其廟故曰不復中興、
伯姬歸　詳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或姬婦行有虧或郯齊家失道總是人倫之變故書
春秋三發　大　單通類　宣公　九十九　能遠堂
大有年　與桓有年同、
以上瑞爲異者不宜于所感也、
劈頭以程氏記異論起、
十七年　△斷道　書同
諸侯協遲忿之謀春秋著其同欲焉、
本是大夫之忿乃諸侯同心者臣能取必于君也傳無斷罪語只在非不
得已上描摹、
十八年　△晉衛伐齊　詳書者總前後事言之故不用詳字、
春秋紀兵交兩見其罪焉、
齊不謹禮列卿不懲忿分作君世子伐而貴列卿止見其取必于君也。

戕鄫　邾人戕鄫子于鄫

經于小國被患深責臣子之不忠焉

△歸父如晉

經紀聖國脩禮責其不知本焉

指乃側重謀國細玩傳文上下截原無輕重總是不知本上本指忠信誠

慤之心下本指引君當道慎禮樂刑政之出照傳上下半截週接收繳處

須相貌輕易二字要發

歸父還奔　書還自晉　至笙遂奔齊

經表使臣之義困著逐使者之罪焉

以歸父之義發起歸重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上斷罪書法總收見父已畢

春秋三發　單題發　宣公　一百　能遠齋

事矣特逐之者太甚耳歸重當國邊　只歸父還晉單于其志仁在造次

顛沛不失禮上論

成公

元年　○無冰　書

經以常燠之災謹微意也

其象已見即逐歸父一節便知慎微者即制治未亂不專在調燮之事

○作丘甲　用作

經譏益國益兵以其困民也

丘出一甲出二十五人也增乘增甲未可知總是向取四丘者今取足于

三丘向出三甲者今增而出四甲其意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兵多

則賦重賦重則民貧必至之理也

△赤棘　書及晉盟

即要盟非道見懟君者之罪矣

傳意只責三桓三桓之中季孫尤重備齊懼晉挑起倒歸父懟君父上作

困民不顧政是懟君之實

敗績茅戎　不書戰　書敗

經紀王威之褻示端本之意焉

以存防引起重自反作背叛專平戎之約便是不悖信

○伐北鄙　不待貶

經書大國忿兵直著其非義焉

春秋三發　單題發　成公　一百一　能遠齋

責齊須本魯說來方有原委後能暗吸魯非義為妙

△新築　以衛主之

經惡與國亟戰示息爭之道也

初與晉三句見衛加齊已甚此時正當解怨息爭乃不聽石稷之言而主

戰齊雖侵虐不以衛戰反掩哉

△戰鞌　四卿書　以四國主之

經惡專憤之兵兩變文以示戒焉

專以一怒憤以一笑須極力發揮方見兩戒意專只責季憤報門閾

○如師袁婁　反以晉人及之

伯國要盟于未服之敵出難掩矣

總是制敵不以義將非擧强扶弱及國子賂免非服叙過重又不以德
上發不以德命雖有東畝蕭同二事却重質毋迹繳書法須將反字挑起
單如師　無書法
大國無服伯之誠孫伯義不足服也
只拔齊雖侵虐至非服之一段斷罪太要含即以德命稱號折其心况又
不然
△袁婁　與全題同但不必原賂免起
即勝敵者之求盟見制敵之失矣
△取汶陽　不曰復而謂之取
經譏望國復地以不能正之王也

只重不請于王以正題里一意然則宜奈何以下正是請王之事勿以王
命王制分損益意要見
侵衛會蜀　稱師書重
經獨擧辱君之事戒遂忿也
以稱師叙起在書重上斷罪要發透季氏褊心方見辱君爲惜史外傳忿
政與褊心心字相照爲國上卿專看危指民辱指君特起二字也要抉出
△只侵衛　侵衛則書侵我不書單主稱師無味稱師提起
春秋隱顯外暴將者辱君之罪也
△會蜀
經諱內君見辱歸罪于當國者焉

先極揚其辱則責季有力一身之忿忮較君國危辱孰大孰細一肆褊心
便不之察爲國上卿者固如是乎　非諱也起處要點醒
△盟蜀　書公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
列國宗夷而不恥亦不善擇矣
主盟者楚要提明恥字痛發若非諱于前則以夏服夷亦天下一大故豈
只人大夫便足見意乎　不擇義要透發
三年
會四國伐鄭　晉而不紀　晉侯稱爵而以伐書
春秋罪兵爭之迹而獨見討貳之有詞焉
彼此無善提過在前只重鄭附夷援夏致晉有詞上作須知責鄭非予晉
新宮災　重不恭于遷主亦是不恭之故

鄭去疾伐許　書後伐許傳以從夷而虐小見罪含一之爲甚意
如晉至　書至
當覲王之時而事伯經惡其悖焉
△圍棘　無書法
望國環故邑非保民之道矣
薄稅歛聽稅畝輕力役應丘甲二者脩德政之大目全要在故地上生發
伐廧咎如　赤狄之餘也如潞甲作文
晉衛聘及盟　不繫于國　不言公
二卿因聘而盟經惡其辱國而抗尊焉
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故曰辱在本國則辱在外君則抗二意碎作

〇鄭伐許　傳斷以伐

春秋甚二國虐小，故斥而狄之焉。

先將義利二字發透，後融傳意行文，況又憑弱犯寡一段，極重兩甚字處也。

四年　華元聘　通嗣君也，皆倣宋集

即大國通好于內，見其交有素矣。

鄭伯伐許　獨伐

經于二國虐小，著其忘親之惡焉。

五年　杞叔姬歸　叔姬為桓公夫人，嫁閱十四年而乃出，蓋是桓公有妾于外，嗣故姬不安而歸，與他出者異。

經紀內女之歸，正人倫之本也。

蔑如宋　報華元也，亦倣殺深條

即望國報禮之迹，可見其兵無名矣。

僑如會穀　與無婁同

梁山崩

經記天下之異，欲人君省德也。

蟲牢　特書同盟

經紀服貳之信，均著不臣之罪焉。

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

六年　立武宮　特書曰立。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論廟制，則世已毀，論祭法，僭世已絕。

違國崇祀非禮，春秋所譏也。

〇取鄟　滅而書取

謂獲小之惡，示尊君之義也。

全重聖人尊君意，發尊君須兼抑臣說，謹微意不可略微字，就書法上說。

出　拈此題雖說抑臣，須與項傳有別。

良夫侵宋　書侵

經于與國凌大而深斥其無名焉。

此書法在亦然二字照出，倒須得體，不立二字亦要見，勿開說無名。

嬰齊如晉　聘也。以聘了此晉命代宋事，是然未可斷罪，與命晉不可聽意

蔑僑如侵　特書侵

望國徇伯用兵，可悶甚矣。

將會宋交好事迹，輕點見今日侵非本志，中間以兵戎重事邦交大倫作

骨命上卿用大衆，亦須點出，方見書侵之陋，不立正無名之實，勿作兩項。

〇嬰齊伐欒書救　下書欒救

春秋惡外暴而深與伯臣之不戰焉。

借王罪楚予晉開作，細玩傳意，書救書法只了罪楚之案，按左氏以下見

晉之可嘉止以無功，此餘意也，作文宜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明，隨照

傳轉到善晉大發，末收知救者之善，如是伐者之罪不益明乎。

嬰齊伐

夬兵加反正之國，非義甚矣。

〇書救　書救

伯臣憫患近仁，經以其無功而善之也。

彡不無功上看出春秋所以善之之意二善字緊相照應無功者無
救伐之功若救鄭則繞角之遇已自勝楚不得謂無功也　是役也楚師
還晉師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武子不戰而還事在救鄭後故曰不
還敎要叙得分曉

七年　鼷鼠又食

强臣可戒祭物變而知之矣

只因三桓相繼成又弗戒故因詐諭之言而揣其理措詞須有斟酌

△吳伐郯　稱國以伐　吳僭始書獸此其卽位二年

春秋斥僭號之國所以尊王也

觀春秋之法仲尼之制句則聖人扶持名號意殊不苟

春秋三發　八　單題外　成公一百八　能遠者

不郊猶三望　郊

春秋志內祭之僭謹大禮也

△伐鄭救馬陵　不待貶絶　特書救鄭　書同盟

春秋惡外暴而許伯義以甚其罪焉

傳意先將楚罪說起後步步繳轉楚暴　上此題宜只主責楚而言救則楚
罪益明書同盟則楚張益見總繳斷其　罪行文肖傳方有情三書法遞繳
于後　只楚伐九國救亦倒責楚　單　伐鄭見黷兵從正之例以著楚罪

○救鄭馬陵　意全全題

許伯義之動而外横可知已

△單九國救

伯主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

子晉安攘是正意以大合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繳出

○馬陵

卽諸侯懷外之同而外横可知已

宜就諸侯同病上形出楚横要得故字意勿說子尋

○吳入州來　書滅吳僭著凌楚之漸

經紀强夷用兵志凌外之漸也

四鄙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不可謂鄙亦不可言制也失人意件講

八年　△來言汶陽　來言　歸之于

望國歸地經譏其不自立焉

春秋七發　八　單題　成公一百十七　能遠者

要在綏詞易詞上形容其不立齊人貪得三句提起畧點　禮字要重發

、欒書侵蔡　送侵楚後申驪初從知范韓也

春秋紀兵見伯臣從善之功焉

舊主書從三師楚棄析公分從善集賢作然析公鼓鈞之謀定在繞角之
役凡無傳題以左傳為主須有根據不得泂帳兩跨也　指月亦看誤

納幣　書

經于大國圖婚而譏其越禮之非焉

召伯賜命　來錫

經于王室寵內而深譏僭賞焉

罪邦君之不王政起下譏天子之僭賞勿平書法在來字上見

公使聘伐鄭　前事來聘下書會伐

伯主失討小之義從兵者之不立可知已、

舊主晉魯分作細玩傳意書法専屬責晉魯不立是餘意宜重晉失盟主之道而以魯不立帶言、

若只以會伐鄭責晉固然亦要本晉說來方不失亦可知已意

焚聘

但徵兵非義之失見矣

衛媵　連後二媵方可牧備書。

大國婚禮逾制經書以示戒焉、

九年○盟蒲　特書同盟

伯主講信以要貳昧其本矣、

盟非固結之本與後不知其本相應蓋誠信乃固結之本汶陽之歸晉先

不誠不信以致諸侯解體豈區區要質得收渙散哉、

致女來媵　書

經志嘉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

媵之失衛媵傳已發故傳首只論致女耳二意雙提倒伯姬作、　單致女

同只見厚其嫁遣之禮、

執鄭伯晉伐　稱人而執　例楚執　殺稱不書並假

春秋討伯討尤惡貳國之罪義焉、

傳中雖有三段役斷不書自是事體起く＜公叛覺以非伯討起倒歸例

於錫輕繳亦得、　單執鄭伯只主非伯討殺稱不用、　伐鄭只

被殺獨提過繫就義利上責鄭

公伐莒潰入　特書日

春秋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

固本安民與為國之本相應潰者民逃其上便見民不肯效死效死自非

臨時可辦使民不肯效死可知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重垂訓不重罪莒

嬰齊伐莒　主削被與書伐鄭同

公秦狄伐晉　稱人　比事以觀

春秋紀兵而用夷致寇均罪焉、

傳明有深意譚主用夷非也比事以觀即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分上

下截不必板對、

○城中城

經譏狃因設險明體險之大用也、

體險大用政與儆守之儆對看體用字便是緊關須將險字攝入禮中就

禮中生出險來　中城在郭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

十年　單背侵　特書帥

經以與國狥伯之兵特示寵弟之失焉、

背命只作事寔寵愛就平日言傳因制立而推父寵是料想之詞勿死說

五月伐鄭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　據見非伯討、

齊人媵　補衛媵並女二傳、罪宋公賢伯姬異姓非禮投進

公如晉　不書朝晉侯。

會葬惟天子則可，故諱其屬而不書。

十一年　郤犨聘及盟　與荀庚同意。

十二年　周公出奔晉　書曰出。

經紀王臣之出，傷王道之衰也。

君臣相忍，是前專畧點見公自絕于天，重王室衰微上作。

瑣澤　此晉楚為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

經畧內外之成，謹大防也。

交剛　同上例，書敗狄。

伯國用詐挫夷，經所譏也。

近有王失御夷之道者，謂與楚合好，故狄敢間晉而來。

十三年　△鄶乞師　特書曰公。

伯國擺微兵以報怨，經畢詞以抑之焉。

不以王命與師，便有卑伏屈損之道，報怨亦餘意。

△如京遂伐　書曰如京師，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

諸侯朝事備觀，春秋酌詞存禮焉。

書如見慢，亦是紀寔書法，正意在又書上，故傳以此為結，全在聖人言外。

發揮勿容伯師罪語。

如京　不成朝，故書如。

諸侯因事觀王，經特著其慢焉。

至于此極，意要實得剴切。

○遂伐　加自京大意同全題。

酌詞以重觀典，存臣禮也。

十四年　林父歸　見其通逃入避歸晉，下比可知已。

婦姜至　與夫人。

望國圖婚，失正，春秋所以譏之也。

僭如不氏，畧提過重不親迎作。

十五年　△盟戚　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貴戚守節，可以風天下之讓矣。

○執曹歸京　獨書其詳。

伯王討罪而正之，王春秋所以予之也。

不濫又不專，串作加盟戚作事定。

○華元奔歸　不省文。

經詳外臣出入，著其正也。

正字俱就討賊上看出，以不賴寵二句相連說，我司君臣之訓，句要發得嚴重。只華元奔單就不賴寵上說，見其有討賊之心。只元歸見其能討賊，在不輕入上。

即強臣去國，而大夫靖難之功見矣。

魚石奔

魚蕩皆桓族也，澤弱公室，石黨之，故華元出之，以靖國人。文中要把不

彼多大勲及自止元一段見他畏服之心　無書法、

△鍾離　成會

中國通好于僭夷經特詞以傷之也、

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惟吳僭號故不當親不敢與敵及僖首東向總

見傷之之意要發得感慨淋漓

十六年　雨木氷　胡氏因王安石謂天人不相干、因欲盡廢五行傳故曰過

糾內辱有預徵知天人不誣矣、

晉侵宋

於國附夷病大經所以陋之也、

△鄢陵　不書師敗績

春秋酌詞紀兵特示倖勝之戒焉、

以不書師敗提起重倖勝作、幸非特勝之道特者處也言非處勝之道也、

文子軍門之戒要重發、

沙隨　直書不諱

內君見辱而無歉春秋直書以示訓焉、

穆姜煽禍僑如構讒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不察而信譖郤公曲在晉、不在公也何歉乎、雖就成公說要發垂訓意　守身應物、伸道禁義大勇也

然都要點發、

會尹子伐鄭　鄭于平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紀紀責分之兵示倖勝之戒也、

又見勝楚而自意、

曹伯歸　不名　自京師

王室縱有罪失天刑矣、

周衰全是刑賞不行、此番晉執歸京是一大機會却又縱之成甚簡共王

晉侯　以下見王制假傳

郎內臣見辱伯主信讒之失見矣、

宜伯肆讒不忠郤犨信讒不智晉厲過聽尤非然不可下斷罪語益刑僭

傳皆敘事也、

僑如奔　連前立以信讒納忠分股郤范為主僑如與伯帶之、

郎讒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子范文子要本赦季孫說來、

△盟扈　連僑如奔以去奸留賢予范文子、

內臣見釋蘇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足動人一意、范文子幹伯只點入、

十七年　公會尹單伐鄭　楚師首止諸侯遁

郎伯兵不競于夷而得附盟之故矣、

見雞澤傳問徽俱用柯陵連至代同、

△柯陵　主雞澤傳、

春秋紀信著攘外之同焉、

以單與盟提過重同攘楚作、

冬伐鄭至 楚知反上諸侯還意同夏伐宋

辛丑用郊 特日用 郊當用正月上辛

望國厚帝非時矣郊而以譏之也

伐宋入彭城 不由諸侯 言復入

春秋紀兵助逆與爲逆者均罪焉

托于諸侯二句正足上段世國不世官意惟不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已

絕故復入爲甚惡

句聘 悼公初立報公之朝也此比搭遂夷年五

即伯國交內見睦隣之有禮焉

杞朝 公以尊君謂之杞子是聚朝于晉也此北搭魯君方明若出亦 主此意

春秋三發 單起發 前錄十二 能起發

楚鄭侵宋 王卒滅傳楚人釋君助臣鄭以棄中國而黨之楚鄭分責

虛打 諸侯同心謀宋襄公在喪不會

春秋紀信于其勤義而合禮也

襄公

元年 ○圍彭城 繫之宋

經于伯王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只在發明一宋字如已去而追之不登叛人不成其爲叛也疆域封守政

是王度

○伐鄭次鄫 不書楚救 只伐鄭單主予晉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無可貸矣

傳意兩截上截無書法只合遞做不以大義裁之之義政與放義而行之

義相照此義重君臣不重夷夏觀傳首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便是定案後

云棄中國從蠻夷不以大義裁之益夷亦有裁于義而可從者如辰陵之

盟是也單責從夷未是

壬夫侵宋 侵名晉 叔夫氏 書法亦用例叙

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昧義之失也

須知子辛救鄭遂侵宋非侵宋以救鄭也

邾朝二聘

經于列國交隣深著其廢禮之罪焉

以禮字爲主中分朝聘二支

春秋三發 單起發 歌六一百廿四 能起者

二年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即武國虐大之兵見其困于夷令矣

舊主次鄭傳與楚不二不若只伐傳困強楚之令與左傳相合下三國侵

鄭諸大夫欲從晉政是欲息肩于晉也

晉宋衛侵鄭

經紀討貳之兵見師將之並重焉

子駟從楚事提作一頭

會戚

紀謀貳之舍因見晉卿之和焉

謀鄭也寄陳逃傳作八卿和睦 舊主大夫專政邢丘溴梁傳與未及

〇會戚城虎牢　單虎牢同。不繫于鄭。
經以失險罪貳國待衰世意也。
當以不能守險爲案而以守天子土繼先君世數句斷須本從楚說來。
三年　娶齊伐吳　克鳩茲至衡山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吳人伐楚取駕楚人以是咎子重。
外夷兩失其良亦棄賢之故也
駕良邑鄧廖亦楚之良此子重之疲于奔命所從不如所亡皆子重致之
△長樗　知武子相辭公稽首。偕遂補暢傳志微亦可。
外臣辭大禮于內可謂知禮矣
△雞澤　補問。
經紀貳分之信著其懼外之同焉

王臣與盟提過專重同病楚發揮無斷罪意　楚師在繁陽乃雞澤後半
傳引來驗其戒心非因此而有戒心也
袁僑如盟　主淡梁傳。
經紀大夫之盟見懼之猶統于公也
懼楚作事定　單如會王上伸懼楚
荀罃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雞澤故也。王汝氏小註見然備悉。批兼流遠。
四年　豹如晉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乃三拜。
即內以脩禮于伯子共知樂之情焉
據左傳有敢問何禮句亦可作知禮兼說亦得
公如晉至

內君脩禮于伯知內助外援之情矣
獻子相行能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惠諾屬鄫之願內外俱無危道
陳人圍頓　圍頓以叛楚與侵蔡獲燮事相類。
即與國虐小知有招寇之道矣
五年　鄭發聘　通嗣君也。　主李氏小註。
即貳國脩禮于內知伯業之盛矣
豹鄫如晉
經于望國屬小交譏其失正焉
鄫不能守國而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天子命而私屬以爲附庸皆失正
△善道

即伯國布命于遠夷知遠夷之慕義也
此乃會戚事迹作文當以會戚稱人開起中間只據彼聽好此告期搭出
一段慕義光景以證明戚之會不爲王。
△會戚　進而稱人。
經進遠人之從好情與義俱見矣
義者進退之法情者與善之情總是尊中國欲使夷狄效順來會使不忝于
戍陳　主陳逆傳。
即列國之防患見伯義之勤矣
伐陳救
伯主義動于與國再見于恤患焉

遂同戍陳陳逃傳救指會鄬事非此救也還連戍陳出來

六年　滅鄫　莒女爲鄫夫人無男有女女後嫁莒生子鄫因立甥爲後

小國陰謀取鄫春秋原意而誅之也

七年　城費　季孫甫書

視世臣越禮之役可爲後戒矣

此時未遂強私弱公而已有其萌萌字重看季氏不臣始于宿宿不臣公

于費聖人逆推其禍固有繇來只消據事直書使後人懍然知戒

圍陳會鄬　主鄬逆傳只會爲同

伯主勤恤患之好知其不可背矣

光頻如會　曰如會　加會鄬例

貳國志于從伯春秋特致其志焉

只主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勿率卒鄬會禮義爲中國之君要發

陳逃　書逃

與國棄伯從夷春秋畢詞以陋之也

只重禮義發而以德不可背點入見其逃之失計

八年　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數

卽內若之赴會而聽命不宜自大大夫矣

于鄬公在晉何見宿不當往會

○侵蔡獲燮　特書侵蔡

小國而貪武功失謀甚矣

于貞伐傳責鄭耳重無故二字

△邢丘　貶而稱人

經譏伯好以其爲委權之始也

傳中愛字最妙悼公初意不欲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豈知開端示人

一失而不可收殺之乃以害之也政所指傳聽之非言　謹始常□□□□

梁之盟看爲失政亦要點

△貞伐鄭　卜而不書

經累貳國之從夷咎失謀也

一傳通自侵蔡失謀上說無故怒楚要挑發其能國乎政與畏天者保其

國句相照

△士匄聘　主逆納幣傳賦形方而知字句之謬

九年　○伐鄭盟戲　連鄭盟方有書法

伯國得善勝之謀春秋予之也

傳中叙事雖多總是取智罃還師敵楚善勝之道要發　三分四軍以四

軍分作三軍更番出入也

伐鄭

祇因夫信召兵耿于策矣

只王晉師至矣以上作文見仇失策

○盟戲　與不盟同只重發楚服鄭事

楚子伐鄭　于鄭及楚平盟于中分

外兵加戚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亡還師以敝楚不與之戰作勿云伐而不救
十年　會柤　外會
總外遠人之主好傷中國之意深矣、
大意同鍾離但此當悼公伯業盛時下語須有斟酌、
⊙偪陽　見鄭傳、
伯臣以滅成功得將道矣、
一隊獨成處獨無所恃力三日狗軍董父無所施勇此猶是一時之畧得
投机一怒使旬偃不得行班師之請方是將權要將林父比斷
貞轍伐宋　宋受偪陽故也借戊虎牢傳鄭人從楚故爲不義、

十二國伐鄭　一駕牛首、
經紀伯兵駕外之始予其謀之善焉、
公戊虎牢貞救　級繫于鄭又書楚救。
諸侯逼戚攻外不義甚矣、
傳意所謂諸侯城虎牢時已有此因係鄭始發开作文須從駐師扼險意哭
緊發抑而後堅入猶兩志意方有力下者救不重者楚只罪晉开、
戊虎牢
諸侯戊險逼戚齊秋追晉以罪之也、
貞救鄭
總係外夫怙戚形逼者之罪也、

痛發晉剝楚之不若只用戊救相形勿言遇義勿說子楚
十一年　公作三軍　譏之作
經紀兵制之變示失權之戒也、
作字照舊法生出若依舊三軍自不謂之作矣以季氏專　其夯案以舊為
壹亡爲斷示鑒意要重發
會之侵宋　武致晉師而後與之會亳北傳不信須平點、
戚國興致伯之師亦拙于謀矣、
伐鄭　二駕北林此與三駕伐人數無二連公不出亦有別、
伯國繼用敝外之謀得善勝之道矣、
亳北伐宋　書同盟

二國從伯而卽渝可見盟不足恃矣、
致晉之謀畧點、
亳北
紀伯信之同將驗其不足恃也、
伐宋　大意同全題但不用書同盟侯寡後二字要排
○伐鄭蕭魚
觀伯事克成而卽焉服有道也
不書鄭會點過駕外卽在服戚上見板對非體總起中間串發開開鋪叙
勿着序續語
○伐鄭　三駕東門　此與二駕不同彼用謀此成功也

伯主成攘外之功，辭其得制敵之謀也。

○蕭魚

即伯主服賊之好，見推誠之效矣。

鄭不可信，重提起跌下，方有力，須咏歎，誠能感人，勿兼駕楚評。

執霄

外夷僅能辱使，伯謀屈之也。

十二年　救台入　遂入

內臣因事擅權，春秋惡其心焉。

以大夫無遂事爲案，以台在邦域之中爲斷，全在使公不得有爲上見但

無君之心，敢字要發。

春秋三發　八

士魴聘　且拜師　主許氏小註，見僖公善持勝。

貞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主蕭魚傳，不能與爭意同執霄。

公如晉　拜士魴之辱，主傳業益。

十三年　取邿　與淑翻同。

城防　主中丘傳，說時所書，見務民爲重事。

十四年　公會向　叔老若書

經譏竝使之失，重國體也。

一不使免，一不敢避，是二臣之失，然使之失體者，君昧君命使人之體

公會伐秦

經紀伯兵，見用人委政之失焉。

兼先穀溴梁二傳，用人之失，指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衛侯奔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

外君見逐于臣，經端本以責之也。

要將書法辨難，方有情警君爲鑒，意不可畧。

貞伐吳　舊主晏氏傳，業賢蔿浦無功，宜援之獲，已及泉丹方案子擾之敗不支，今有主汪註混，不得志于晉，故致怨于吳同敘親

作者

會戚　定衛也，主溴梁傳，國之大事而大夫專之。

大夫專定君之會，要權甚矣。

十五年　向戌聘盟劉　同處良夫聘盟，若只戌聘寄濱淵傳借貴戲于夫堂　作戌之良

劉夏逆　不稱使　瑣公令禮案點

春秋三發　八

經于王室關婚，志其失禮者，示戒焉。

圍成救至

經紀外暴，因見內兵之怯焉。

兼同圍齊救邢二傳，以齊暴起例，魯怯救書至。

救成至　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

經譏內帥之怯，仁天下之情也。

城成郛　主劉氏傳，三郛越禮，各圖其城。

十六年　溴梁大夫盟　獨書大夫

經于大夫專政，深示譏禮之意焉。

此傳只原三會說，不及邢丘，邢丘傳以邢丘對溴梁爲始，此傳又以三會

對澳梁為始，須要得治晉往事，感慨無及意。謹于禮而不敢忽，何最重
凡王微與夫兆皆其所不忽也。
叔老會伐許
經紀討貳之兵，特示正分之意焉。
荀偃主兵而序鄭為首，以正君臣之分也。
伐北鄙圍郕　主既圍齊，傳數伐鄭罪，觀加兵于齊可知。
豹如晉，直言齊故賦圻父鴻鴈。戰紀傳作下卜方伯。
紀內臣脩禮見為國之忠焉。
圍桃圍防　以未得志于我故，主同盟大傳君臣各分照。
大年　白狄來　不與其朝。
春秋三十卷　單題發　能遠齋
春秋嚴太防，故不與外夷之朝焉。
不與其朝，只不與其通中國，況列國之君云云，辨諸侯無受朝之理，非罪齊
同圍齊至　獨書圍，以伐至。
經變討罪之文，見抑強之意也。
二書法遞例，無輕重，總見齊環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大字如大宗大衆
一般，傳只云免，勿說予諸侯。
公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大國之暴見矣。
要見諸侯所共惡疾意，此書法要發明意義，不必例。
午伐鄭　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于純門而返，是從鄭傳，以只句傳作子閱之備以子展子西入保也。

夫導敵危國，不忠之罪著矣。
十九年　祝柯　盟于督揚，曰大無侵小。
經不脫諸侯之信，以有討罪之義也。
△公至自伐齊
經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所宜討也。
圍不言伐而以伐至，故曰免詞，只見齊罪可討，勿美諸侯
取邾田自漷水
經予邾國隸地，深著其虐小之罪焉。
邾病魯誠有罪，魯用晉執其君，又取其田，甚矣。本高氏註。
士匄侵齊至穀　還見慎事之詞，非書法。
春秋三十卷　單題發　能遠齋
伯臣制命近任，春秋深善之也。
以不伐喪為主，專制閫外只用之，推難以見主意，無書法。
二十年　速盟向　同　借至筆傳孟莊子不改父之臣，只可帶題，不可衍出述伐邾
澶淵　師，齊成故也。主伯德感人，本陳氏註。其句傳作善為國者不書。
履奔楚
貴履從夷昧義之罪著矣。
其母弟也，是蔡履斷案，使能辨國人殺燮之罪，成見事晉之謀，豈非大義
所在，乃反從見欲背之國，謬矣。
黃奔　不能訴　特以奔書。見從陳侯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帶觀之于大國而
以讒去國無歸于君焉

廿六　燕其奔　仍書姓氏書來奔
經于叛臣托內明義以交責焉，
不言及不言叛，是於書法不用竊地叛君納地受叛總爲利而不爲義於
二　交譏之與年夷奔同，此公在晉而宿受之須點出，
烈奔
即世臣去國伯主之薄恩見矣，
只重不念欒氏世勛句，
商任　錮欒氏也與沙隨同
廿二年　沙隨　連商任出破復字改至字，
伯主復申錮臣之約經深罪其薄恩也，
春秋主盟　△主盟奴　襄公二十一年　能處晉
只主不當錮一意並兼不必錮此自巫臣一段推出餘意也不必用過字，
重發，
黃歸　主殺慶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非君人之道大惡闊於，
盈入晉入曲沃　徑入　備書。
即欒臣之所自充失君道矣，
經惡世臣恣逆原罪于致之者焉，
以盈逆起重錮之禍亟作，
○救晉次　凡救邢傳救而不進救則書所次以罪其後，
經譏恤患之慢仁天下之情也
紀奔邾　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見紀之要君，

襲莒　凡聊入代衛傳轉行而掩之曰襲，
大國掩小經著其實以罪之焉，
豹如晉　謝不行責澶淵傳見穆叔之良
廿四年　楚蔡陳許伐鄭　師于東門次于棘澤主討無傳鄭不叛晉，
豹如京　之大祭　附虎李傳作卿大夫如京見魯怠慢不臣，王為其有禮焉
大饑　書。
望國遇災無備春秋特不其戒焉，
此傳止就臨時無備說然平時無救荒之策可知
廿五年　會夷儀　如下文所敗。
伯主貪利縱惡春秋所以貶之也，
春秋主盟　△北處趙武　襄公二十五年　能處晉
要在同情上察幾，
△會之入陳　伐忽列傳加夏伐陳同
經減入國之惡嘉執禮也
鄭雖舍之作文要用子產蠻後此所獻之捷即此入陳之捷也井堙木刊，
執繫承飲贄入
重丘　仍書日時
伯主請信成惡經加以同情之罪焉，
衛侯入于夷儀　止書其爵而不名
國君有歸國之道經不遽絕之也
罪止複衆卿不比絕之弒國況撫內寧外有人使能改過國因其國也忍

第二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7

行而絕之依改過意不可少、

△夏伐陳　伐陳在獻捷之後、另忽夯傳見子產能自立、

賢臣不屈于强伯、能自立也

忘周之德恃楚之衆其曲在陳遂而王制復而舊職其直在鄭黜過事也

重丘齊作

伐楚門巢　只用吳子自犯一段、犯入境必假道三門相形、

二十六年　林父叛　書日入于戚以叛

衎歸　書名

大夫專祿以背君、不臣甚矣、

外君歸國而自稟、國非其國矣、

失信無刑在歸國後、即其逆境者携之逆道者拆之逆門者領之驗恨之

習依然皮冠不釋故態如讓太叔儀一事、亦是厚家卿故邪也、要點入

會澶淵　爲孫氏故、强戚田、取西鄙、

經于伯主講好者其獎叛之罪焉、

楚陳蔡伐鄭　亦主論無傳見鄭不叛、與二十四年伐鄭同、

二十七年　慶封聘　通嗣君也、齊魯不通好者二十年、景公嗣位而能通聘問、亦見其賢矣、左傳載封來車甚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穆叔美車何爲與之、不徵爲賦相鼠、

會宋　兆始試借會說傳

經于秦防之奸、敘伯臣之守信也、

謂王交見秦防、與盟宋無別、今只用作事實、

鱄奔　構弟

賢臧守信去國經原罪于君焉、

于鮮合乎春秋、只是去得其道若約言原必不可踐須將他病失言見衛

侯失信以去其弟、勿說春秋予鱄

盟宋　再言宋

中國交夷以始禍春秋重貶之也、

衰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都在後邊作文須重發其後禍始字方醒

二十八年　慶封奔　齊人讓魯、逆齊吳、吳以朱方處之、言于其奔、借伯抑侯吳傳　責吳崇惡、

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同宋陳鄭許如楚、

即內君偹覲于夷見交夷之失矣、

二十九年　公在楚　特書公在楚

因歲首而存君示臣子之義也、

送葬取卞俱正月後事聖人因後之危困故特書所在以存之全在聖人

意思上發

△城杞　下符貶杞

伯主悖族而昧其本春秋直見其罪焉、

輕棄諸姬即在不能尊奬內有父族而後及母族要發明、

士鞅聘　前作三軍傳公並不能具三耦民不爲公用

即公臣不足于耦君之失民驗矣、

執幣之禮僅行于非叔三耦之射取足于家臣要見作三軍之流弊

杞子盟　僖杞卒傳用夷禮故稱子

△札聘　不稱公子

春秋不取讓國之賢望之以中道也

傳中議論層疊總不越辭國生亂四字　季札前後之辭皆是只差在夷昧卒而又辭以致僚光之亂父兄非孤竹之私王僚非季歷之正便是斷

宋望深責備要發

辛年　甲午宋災　詳其事

特志內女全節之跡勵婦道也

弓如宋　冠以夫謚書曰宋共姬大意同上

良霄奔入　不言復入不言叛

經於外臣未絕深惡其謀之逆焉

澶淵宋災故　大夫服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

觀列卿之所以會不知務甚矣

只重不智不仁帶說大夫以智帥人要領起只出澶淵单用稱人諱魯書法

昭公

元年　○會虢　先趙武

經紀信而先伯臣先之以信也

招不稱弟提起重趙武守信一意作守信是守弭兵之約非講信古也須本春秋不貴脩盟說來

取鄆　不悉書

見亂取邑春秋畧詞以示諱焉

不悉書不書伐莒也直乘亂而取邑帶之貶也亦要點見非恐動人家不免矣

鍼奔　書此曰弟

經著偏愛之禍尤罪薄倫焉

均愛乃以全愛能友政以敬親二語勢原側下宜以父禍講起側秦苦作

○大鹵　書敗狄

伯臣變制用詐雖攘外必譏也

要見攘斥得宜但崇卒詐謀非王師耳意重在敗鹵上詐謀在崇卒外然惟崇卒乃便用詐耳

去疾入　以御氏　不稱公子　書入作專書不重

貴戚以正復國經特斥其專焉

展輿奔　不稱爵　以國氏

經于外君去國誅其逆而治其黨焉

兩意相承說俱自書法難起

疆鄆田　見執意知傳元年伐莒鑿鄆然此猶是爭盜非竟如也

强臣擅兼隣地不臣之罪可討矣

比奔　見況歸傳元非奔而稱人以屬得比以圖底確

觀貴戚去國見君臣之分尚存焉

起聘　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前稱喻傳知禮

弓如晉　辭郊勞辭大館亦同上作知禮要推他志發

如晉復宿如　晉。

詳望國事大之迹深譏其昧禮也、

論禮直不該如晉故曰舉動人君之大節又曰必謹于禮而後動季氏逐君之漸聽奸邪說之晉人下比之迹應四隣覗之作文以經權兩失者晝昭公而以宿晉綴講在後俱要搬到昭公身上　去宿如同只不用宿晉件講、只宿如晉大意亦同從上侵下比說歸昭公身上、

三年　燕款奔　以自奔爲文。

經于失國之君必端本以責之焉、

意在垂戒傳統凡失國之君言燕款事畧點勿粘、

四年　大雨雹

知天變之故而禦災宜有道矣

以禮爲國行其政令政所謂正身治人也須連前雨雹說、

△會申　不殊淮夷

列國聽天而宗大惡皆夷行矣、

只重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斷他夷行、　天字要重發要知列國雖責命于天天意原不爾爾以恕待人承不華僞赴勿混入、

執徐子　徐子與出也以爲賊爲故執、　見申傳

經著外夷虐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秋伐吳　圍朱方、　兼申傳徐越伐吳傳

經著外夷討罪之師宗夷崇惡之罪咸見矣、

指月用盟宋會申二傳然徐越傳崇惡亦不可遺還只就前後兩傳爲妥

若連遂滅賴則主宋申傳無疑矣、

執慶封

觀外夷討罪之兵知非遠人所宜恢矣、

主徐越伐吳傳就吳崇惡上見楚討罪有名不可予楚、　連前伐吳同、

取鄫　與取郠同、

五年　△舍中軍　書舍。

强臣變制專兵經微詞以著罪焉、

此傳單責季氏作三軍時三家得七公室得五至是則公室但有貢而無民矣故曰毀甲　微詞者不明著其四分擇二之謀但渾說舍中軍是亦

定衰多微詞意、

公如晉　加至晉同。

內君習禮之儀經譏其昧本也、

政令在家不取有子家羈不用而屑屑焉習儀以爲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牟夷奔　必書者以名其人　書來奔

外臣以地接內經交著其不義焉、

總起中分後如傳發垂戒意或以書來奔兩譏重重斷罪倒書名書法上發意旨及略點不重、

○徐越伐吳　與徐皆得人。

之人從兵近正春秋原其世而進之焉
觀傳中比共爲義師亦有名則此役本非全美但聖人待變夷法苟可渉
斯進之耳　勾踐稱王在伐吳後須有分曉與徐皆得四字亦有意義

六年　○人合比奔　此事

經下大臣見逐示刑人之戒焉
傳無斷罪語只就刑人可畏上發垂戒意

七年　公暨齊平　日盟

內君附夷得成春秋之所罪也
重附夷斷罪不止惡其挾也暨字亦紀實書法提起不必徵攷其事而輕
重見罪輕而罪重也

公如楚　洛章華之臺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即內君事外之迹附夷之失難掩矣
偕暨平傳外附刑楚句

八年　叔弓如晉　賀虒祁

即內臣奉使只伯國崇侈之非矣
主平丘傳須本楚勢說起要發得懇切
陳留奔鄭　書爲招所立懼討奔鄭
即貴戚去國而君臣攻亂之罪見矣
公蒐紅　通上共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經譏蒐國講武深示縱權之戒焉

違天時移地利悖人理總是爲非禮以動民啓履霜之戒切指楚
追咎前日
滅陳　後滅蔡同此　連執招放越主也師傳君臣同責
中國縱外暴委命之罪見矣
以中傳爲主兼原惣代許庶陳系歸三傳不能故發意直委命作

九年　○叔弓會陳

經因事而存與國公天下之心也
大意同陳災但不收書法問起得書之孫重存陳意發使畢歸語四字要
探討民心不平便于天不合歸民心政所以合天德也　史趙鶉火之占
禪竈水妃之論點入

許遷于夷　夷濮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陳災　救有而弗華
○築郎囿　平子欲早城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
賢臣不順强而勦民忠可嘉矣
主舍王傳以忠事上不順于强臣不欲勦民政愛民以奉公也

十年　○欒施奔　陳鮑逐之而分其室桓子請老于莒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

考大夫去國之迹著權臣移國之端
主會丸傳陳氏所施于齊以移其國
○三卿伐莒
紀茲特之迹駁尋兵之責也

以復古難起重特欲中分魯國之衆斷罪驗他中軍之舍是毋非復古

驗意明白季罪自見竝將是紀實非書法、

舍如晉　叔向欲見祈君、　主納幣傳志泉存約、

棄疾圍蔡

經貶外夷之討罪惡其心也

此傳本詆謗般借國代出貪詐不必分中重詐上垂戒意亦要發

比蒲

望國越禮簡兵經惡其忘本焉、

越禮指僭是遍例只重忘本作時政在季氏不責昭、

複辞　主執意如傳爭與祁通好

即內臣會小國見通好之實焉、

○厥慭　諸。國。備。序。大。夫。無。辰。

經不貶謀患之無功恕其心也、

須將仁智二項比斷纔得聖人恕待之意透辟之不能滞入概歎方有情

厥蔡執有　既書滅蔡又書執蔡世子有

經紀備君被患深予其得子道焉、

無降伏之狀政是不忘親仇得子道處無二意滅執只作事是重稱世子

十三年　如晉至河復　討如傳、　是十六年杜晉傳王處用不自強此必致耶故於晉

△慭斧　至孫齊傳為謝一動而公于慭斧、

即謀臣見逐強臣之專見矣、

要發一。動。字。及尊臣無敢獻謀見昭宜自強圖費傳無禮提起作步定

△楚子伐徐　主入楚傳城陳蔡不羹而叛案灰內傳師亦寿應入天自討之、

經丁外夷罹難見設險委命之罪焉、

○晉伐鮮虞　書晉

經斥伯國之效夷室亂源也、

晉用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在假道不在偽會齊師信義不必強析只

說字便不信義了、制治未亂政慮信義淪亡不免一失再失後禍不可勝

言故特謹嚴于此、

十五年　△圍費　不書內叛、書圍費。

經不沒內叛之實著不恕者之罪也、

全要發宜叛意兼效尤報復說串發勿分書圍則叛可知故曰不沒其实

比歸

外臣昧君臣之義欲辭大惡不能也、

只主上截傳下半傳就他時勢代設處置之法見比不能然所以不能辭

弑君之惡、

○會平丘　如下文所貶。

紀伯國威柄之妒示未然之防也、

崇侈是弱成不道之根所謂預者指內和外撰言若如此伯業自不暇為

土木之侈矜威不重、

盟平丘　再書。

示紀伯信深惡其黷力也、
懼楚作事是敘過脇齊脇魯總是黷力之寔禮義對威力說此傳
力勿牽五惡
△不與盟　直書
權內辱之故無可諱者也、
德則不競是五不韙之總不韙不與況又自反而猶何諱乎
執意如　稱人以執
伯討不以義經原其意而陋之也、
要緊伯討二字闡明全在責其君臣之義上意在義自不及貨財偷卽也　陋

春秋三發　八

○廬吳歸　不稱復歸　稱歸于　不言自楚　稱侯
經有公天下之心因復國者示義焉
前半傳乃書法後半傳正意也只以公天下爲王而以不與滅不與封分
股發之不能救不能與不重責諸侯只見夷狄制諸夏引起作經立法之
心大意與存陳同、
十四年　意如至
信國以私釋內臣闡于道矣、
此傳總評執歸雖單出至亦要根執說來道字對利字看甚矣從兩皆字
看出此總是平丘一時事故傳束到平丘貶斥本股無書法
十五年　去樂卒事　連有事出同無書法
宗周之合禮經紀之示法焉、

先祖之心孝子之心須大發、
○朝吳奔　志　特書
經紀外臣去國而讒宜亟遠矣、
讒人可畏讒謀當杜總見讒之宜遠總起上下半篇做過下勿失倒
口氣、　剪戮乃奔後語用要斟酌、
○伐鮮虞　稱名氏
不貶伯臣略遠以兵近正也、
不納叛是正兵之實此亦窮兵于遠非禦狄之道特取其正故免貶略字
要發以正兵加敵而免貶用兵之略見正兵如吳而僅免貶禦狄之略見　亦
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春秋三發　八

十六年　齊侯伐徐
卽伯權無統貪利之效見矣、
王恩如傳諸侯不合徐子賂甲氏之鼎郯莒從蒲隧之盟
誘戎蠻　不名
經于外夷虞夷兩輕其罪焉
指月單王楚
公至晉　諱止不書
內於處困而不自強經諱詞以貶之焉、
不自強通前後看不單指見止一時之辱
十七年　○郯子朝

小臣倚禮而官制之道可徵矣、

主左氏載仲尼語率官制之猶存、五鳥司歷五鳩鳩民五雉……民　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信、

○滅陸渾　舉其名氏

兵舉于靖華義無可貶矣、

陸渾之當滅全在逼迫王室須體繞得無貶意勿用梦語、

星孛大辰

經紀星變深王室之變矣

心爲明堂天子之象要重發末要歸到天之示人顯矣、

○長岸　言戰不言敗書事竟非書法

強夷見敵于人雖用人非也、

令龜再卜而爭屬艘長鬣三呼而吳光奪當時勝負相當迥非前日之楚

祇爲用令乖張無極得志方新子瑕教吳已慣故不敵者遂敵相敵耳要

得垂戒意囊瓦貨行在長岸後因通論楚事故并言之文中不必牽入、

十八年　△四國災

紀列國之災因見當國者之善弭焉、

裨竈衆推非妄說透纔見德消有據諸國帶言、

入鄅　見伐鄅傳

小國肆暴凌人其受兵有辭矣、

十九年　宋公伐邾　書伐邾而得其取邑之罪

大字用兵討邾經特全其善焉、

宋善在歸俘上勿以討罪掩其善言須將邾暴揚起纔得勢

二十年　會齊　曰公孫　記會乃事實、

經于賢者之後因守禮而特善之焉、

賢會全爲子臧須從聖人一段思賢之意淋漓痛快

華向奔　主南里傳言一段作

經紀叛臣去國君臣之失具見矣、

二十一年　入南里　以南里繫之宋

叛臣據國脇君其罪不可赦矣、

南里在宋國城內故曰分國而君與他叛絕異、

蔡朱奔、　主信讒者輒奪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蔡人懼出朱、

卽諸侯見出之繇讒人大可畏矣、

二十二年　華向奔楚　畧枝末　曰自宋　出奔楚

經于逆臣去國詳罪夫縱之者焉、

以華向之惡提起卽將宋宜討諸侯宜救楚宜執分三段後總結不能總

倒書法

△昌間

經于蒐國講武識其昧大本焉、

主字正應本字以非地點起重昧軍政之本作須知傳意總註三蒐不專

指昌間也、

執如京　代王室亂

經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意也
要歸京師爲室就家天下立論無易傍了一句家天下之要訣也
猛居皇　目以　稱君紀帶變
經于王臣置君原罪于忽本者焉
入王城　稱臣　稱名　書到于單子之及于
春秋表王儲之正而特嚴挾君者之罪焉
二十三年△執舍　王命至使只讓立身而不屈于强國
大夫臨難守禮可謂賢矣
宣周制以邾邾夷之坐去兵衆以消宣子之訴是不爲威惕也安冀族而
止甲鬷之貨取冠法而絶獻子之求是不爲利疚也

圍郊　但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
伯主昧勤王之義經微其事焉
義字重看傳意重不奔問徐道大夫其第二義也
庚輿奔　入國不書而書出奔郊公出入皆不書
經于二君出入惡其事而微其人
或重庚輿不仁而郊公如傳帶後亦可
○雞父敗獲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名位爲別
詐者交兵之罪深嚴謹分之意焉
吳詐勝胡沈自取俱在叙事中點破只用謹分一意見顛沛必于是
雞父　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叙六國于後

經紀外夷詐勝而嚴謹分之意焉
詐勝提起作事迹重君臣之分上仍要見顛沛必于是
狄泉　直稱地而不言次
嗣王當立而能立經特詞以表之焉
立猶　特稱立而目尹氏
世臣援立非人經著擅權之戒焉
不當立提起只重擅權亂國作
如晉有疾復　書有疾乃復　爲叔孫故如晉
經殺望國之耻以其不自强也
以爲可耻而殺之便是貶詞了殺諸比無疾而却其耻稍殺也

二十四年○舍至　特書姓氏
經于內臣歸國特詞以表其賢也
舍乃婼之名但兼叔孫爲書姓氏耳作文還重禮立身而事君之忠帶內
○吳滅巢　書
經紀夷屬見滅著外危之漸也
傳意全在寡臣之也句楚邑而楚失之故曰不能有其土地人民
二十五年　舍如宋　如宋聘且爲意如逆曹氏也
昭子此舉甚無取即宋元告樂祁一節明知魯君必出後爲公[illegible]
爲見女謝侍耳指月主曲赦傳宋元意如之外舅見他伏[illegible]
與竟不祥

○[illegible]分　[illegible]美論

春秋不美勤王之謀以正待人也、

以人心之公說起倒以正待人作王粟之輸亦王自有之粟戍人之兵亦

王自有之民

鸜鵒來巢　書曰有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也、

大雩又雩　書

望國事紀災之文不自省甚矣、

重天心猶有眷顧列位有人也要點入總見昭不反身脩德區區禱祠之末

孫齊次　書孫

內君睽理取辱經屢祠以貶之也、

季氏到昭公睽直是無可措手惟有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庶為待時馴致

之消此消息盈虛自然之理也、

野井　書唁公、

經于大國省難而交譏其非禮焉、

勿板對仍自魯非禮說來遞到齊非禮分上下截上無本下無延、

齊侯取鄆　書齊取

直紀大國取邑見內君之不君也、

重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

二十六年　居鄆　猶居

紀內君之所居存一國之防也、

存防處要見非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識、

公圍成　不書齊師而書公圍成

經紀內君討叛尤重廢義之罪焉

起變重畏公為義不終而以季昭翻入書法總收、

△鄟陵　主盟如至傳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晉自此不復主盟矣、

經紀大國圖伯之迹見貪利之效也

入成周　曰成周

紀王道之微有貽其弱者矣、

成周者洛北下都遷殷頑民之處天王不自立而為臣下所納便見微弱

朝弁

即庶孽之無成可為徇私者戒矣、

一傳都是慨歎兩棄雖說子朝仍串子猛在內方得人心不附四字重發

然不必吳罪景王

二十○年　○會扈　列序而不略

經不略謀義之會所取者重也

重不以一人廢衆人不以侯事廢王事

如齊至居鄆　使宰獻而請安見高張唁傳作飲君之躬

二十八年　如晉次乾侯

二十九年　高張唁公　加書于乾

經于大國少君雖深識其大職焉、
失職便是非禮微故亦做射發二股、
鄆潰
內君處困而失民自棄甚矣
此傳是因鄆潰而斷他行棄、　其字亦要發、
三十年　公在乾侯　說前公書公之所在
經因內君寓外深致存君之意焉、
罪臣子譏諸侯總責其不討意如帶發二股、
滅徐羽奔　書名　見滅諭傳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
絕被患之國以其志不立也、

三十一年　適歷　不待貶絕
以主盟而寵惡君臣皆可罪矣、
晉是主盟句重書法借陸淳語總是不待貶絕以見君臣之惡叙事要詳明
黑肱奔　同年來
三十二年　吳伐越　入吳傳吳當破越即此作尚力之始事、
城成周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
經于列國勤王之役深傷王道之微也、
傳首天子有道至可以不書乎亦甚嚴不可略、　書法大意同入成周
定公
元年　春王　不書正月

於秋畧謹始之文以不得其正也、
當時定尚未立自不得虛存正月之文大意只重爲意如所制、所謂亡也　多微辭也
△執幾　執。而書其地。
伯國擅刑于王都春秋所以謹之也、
在天子之側不歸諸司寇直是目無天子矣雖以下事討有罪句要重發
初字在萌漸二字上看出、
戊辰即位
即國君定位之遲見國本當豫矣、
重在垂盟上、
立煬宮　曰立。

譏國崇遠祀經譏其非禮焉、
煬以弟繼考公猶定之繼昭也故特崇而立之、
隕霜殺菽
即天道之過嚴見失刑之應也、
二年　楚人伐吳　始用子胥之謀主柏舉傳皆懷謀楚之心作文借長岸來
新作門觀　譏。特書新作。
譏國與習僭之役不知正本矣、
正意在國匠勞民不重
三年　如晉河復　主桑隨傳
內君事伯見屈辭嗣立之非正也

四年○召陵侵　書侵

伯國奉天討而沮于利、經所以陋之也

楚罪當討、要在一衆三年上、挑發大合諸侯、元老在焉、精兵何等赫奕、況罪狀尤易暴明者、乃以一寅求貨、遂阻十八國之師、豈不大可陋哉。要形容陋字快

滅沈歸　書滅　書以歸

經于肆暴失節者、皆罪其不仁焉

仁者以大事小、亦殺身成仁、題無殺之蔡侯不用

○皋鼬　書公及　凡舉

內君要盟固位、經直見其志焉

傳無斷罪語、只發他求盟之意、便了、凡舉帶在書法中、不重

楚人圍蔡　主栢舉傳長惡不悛見王法當討、

外夷肆暴、凌夏法難貸矣、

晉衛伐鮮虞　楚猾不討、蔡圍不救、何急于中山之服乎

經于伯兵畧遠惡、其棄義焉

○栢舉敗奔　特書日以　進而書爵　貶而稱人

春秋進遠人以罪伯、而失節者亦貶焉

達天子之命、正與王法當討而不赦相應、就懸蔡抑楚、見吳奔就其懸蔡抑楚之易、見晉罪、相承說、勿大鬬書法分級、囊瓦帶末、

○栢舉　大意同上、只不用瓦耳、

達遠人以其舉中國之不能舉也

瓦奔

春秋深惡人臣因失節而賤之也、

貪在平時、失節在今日、二意串發

入吳入郢　斥而舉號

經斥遠人之肆暴、奉天討也、

一傳議論、俱承栢舉說來、作文要含此意　狄道直亂男女之配上、

五年　歸粟于蔡　以周恤無資　主昧大義而急小恵

於越入吳　初書入吳于栢舉之後　主後入吳傳

初紀强夷之被患、著競力之形也、

圍鮮虞　伐不服、又圍之、兵益急、義益不振、幾失主盟之道耳、

六年　滅許斯歸　因楚敗也、　書滅書傳見失節、

公侵鄭　雖奉晉令、而陽虎之徒、實欲賈勇晉國以啟釁

即內兵加於陪臣之專見矣、

斯忌如晉　獻鄭俘也、二卿並使、爲陽虎所制、亦見陪臣之專、

○執祁犁　稱人以執

伯討出于私、君權移矣、

重列卿私意作、只重權移、不重貪利、

城中城　陽虎欲去三桓、托于備齊鄭、而城將挾公以自固也、

七年　盟沙鹹　主郭欣傳鄭叛、

大國叛伯之迹見貪利之效矣

侵衛　衛欲叛晉大夫不可使北結私于齊門執結以使我齊從之分　貴齊衛作　嵜暨平傳曾升侵齊結大國之怨

八年　二侵齊至

兩犯大以結怨求成有自矣

晉又伐衛鄙　王叔言衛貴

○晉人　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經立重衆之文示謹權之意也

民衆卽兵兵卽是權全重聖人書法上作要剔出用衆意大意同梁林但

彼重禮此重權耳

鞅侵鄭衛　主朝歌傳或書使以圍之

陋伯國討貳之兵嚴貪利之戒也

從祀先公　不書禘祀與月特日從祀

陪臣假禮濟私經著其情之迹也

原情制法四字要剔

竊寶玉大弓　失之書

九年　得寶玉大弓　得之書

紀分器之得見不共之罪也

旣失其致是病根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雖猶兩字下說此義得三句

[illegible]

伐五氏　從齊伐晉主朝歌傳爲叛故

十年　及齊平　日及　主盟平傳

望國犯大而急平春秋所以罪之也

要其求齊情景

○夾谷至　無月決

觀聖人所以化强而知理爲大矣

仲尼一言勝重三軍要說得有氣槩此傳重理字下傳重禮字勿漏

○歸三田　獨書來歸

聖人以禮化强無嫌自序矣

以禮責齊卽卻夷俘三事聖人以天自處後人推看出來須講得圓活

圍郈圍郈　據事直書

大夫討叛而莫制其强自啟之也

摘定理宜二字發揮叛强只作虛實

地奔陳　見辰奔傳罪宋公以嬖寵故失弟

辰暨奔　書弟　暨

經惡大國之濟惡兼罪昧義失節者焉

一頭兩脚意要相承

十一年　自陳入自蕭入　不稱暨而稱及　不書叛而日入　書自陳自蕭

經誅列卿以叛并罪黨之者焉

將四卿六心重發以陳書帶後　單自蕭入誅從叛而兼責黨叛

及鄭盟　主朝歌傳曾叛見貪利之效

十二年 ○墮郈費　單陶某同
即強都之墮見禮可爲國矣
禮字重兆字亦不可畧推而行諸一段政從兆字生出
盟黃　同淮鄴作
圍成至　書公圍成　致
即內君討叛之危見用聖宜專矣
得政未專同後人窮經者看出作文只就強危二字描寫有爲聖惜之意之
十三年 垂葭　使師伐晉用邴意茲之謀也
累詞紀貳國之兵見狗利致叛之罪也
晉陽叛　直書入叛

經深罪大夫之背邑明臣義也
執本拒范中行但專土興兵全不忌君故加以叛君之罪
朝歌叛　直書
紀大夫肆逆之迹著貪利之效也
貪利根大夫專政來不可直責晉君公行政見其事先是齊人宋魯諸侯
雖取徐猶未公行也當通晉事論勿泥定衛貢一節
△執歸　晉執歸于晉
即叛臣歸國之易見伯主之失政刑矣
就易詞上見縱釋有罪之非後總收其快歸于晉
十四年 戍奔陽邪　無書法　只戍奔同

紀一大夫去國交著君臣之失焉
鹽不遠色失齊家之道戍不賤貨失保身之道
頓牂歸　訂滅黃傳與許斯同
○檇李　靳敗
經于遠人克敵而著其用詐焉
只用前半傳詐勝一意中帶啓夫椒之釁勿下斷罪語
于牽于洮　謀救范中行也主貪利保奸作
石尚歸脤　見南季傳
王室行禮非正以受禮者觀之也
須切歸脤上生議論方不泛舊王畿土所存者號與祭覺太斷絕

蒯聵奔　特書世子
經于嗣君之出交譏其父子焉
十五年 大蒐比蒲邾子會公　主借天才作
邾子朝　借何繹傳責邾不以禮爲朝
滅胡歸　書以歸　楚子書爵而胡子稱名
小國啟患而又失節經所以獨重其罪焉
二意串發書法總例
冬城漆　小註作民勤于力而勞之意同新延廄
哀公
△閏祭　特書閏祭而稱閏

殺叔列夷之復仇存天理也
怨出不怨正是天理禍及宗廟二句最直
食牛改卜郊　郊失而書　卑四月郊同但去不敬
望國恃祀親自失而志之焉
此傳譏借鄰責成王過賜與他傳不同不時不敬如傳提起
齊衛伐晉　救范氏也取棘蒲
諸侯合兵凌伯春秋交貶之也
晉不能制叛而受侮齊衛黨叛而凌伯皆非
何忌伐邾　諸卿相繼伐之第一伐也
內卿舉兵虐小非睦鄰之義矣

二年　伐邾取田盟句繹　詳書
詳著國虐小之迹而責各有歸焉
以哀公縱權不與作一頭邾子昧禮取辱列卿昧義虐鄰作二腳二人盟
要帶見只伐邾取田大意同但勿入盟字只三卿伐邾以伐國不與輕進
邾與諸卿分作出何忌伐三卿伐只主列卿相繼伐之只取田句繹主盟
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單句繹以盟其所得作事實分責哀公不與列之
強盟　哀方五歲措詞須斟酌
納蒯聵　書納　稱世子　特繫于趙鞅帥師之下
詳致意于復國者重國本也
主兩頭一腳作蒯聵無道則決不當納衛輒不于則

以盜公大臣不早正本作一腳
公戰鐵　鄭黨叛用罪也然不及致亂之釁而恃力構怨故主此戰太氏註
伯臣構怨而有恃力之心所以貶也
州來　以自遷爲文
小國失謀啟患經變文以罪之也
只主背楚誑吳委罪且勿露復字又字要體貼
三年　圍戚　序齊爲首
大國黨叛倫之惡春秋特嚴其誅焉
須將輒不當拒提明方有斷案此是討賊子之法
桓僖宮災

經于祧廟之災並紀以示義焉
不稱及等也見祖無尊卑也單主此無甚生趣須將廟之所以存揣他不
毀之故分半截
放獵　書大夫而稱人主遷州來傳
與國委罪于謀臣春秋深貶之也
及其事急四字要挑入駟獵以請遷爲非亦料想之詞須活用
四年　蔡辰奔
恕大夫之與逆以其君之自取也
執戎蠻子　曰晉人歸于楚
經于伯國媚夷深惡其不競焉

外夷是通例，點過不重，即詐執亦輕，罪重歸于楚，上見范六卿□

久要發、

五年　趙鞅伐衛　爲助范氏故，張栵納死栢人在此，責晉不明大□

子拒父，乃以范氏伐之，

六年　伐鮮虞　爲納荀寅于栢人故，

國夏高張來奔　陳乞僞事高國，後說諸大夫之将，欲其告，後國也，故特

發其謀。

陽生入　不稱公子，以陽生繫之齊。

經惡爭國而原罪于致亂者焉、

以陽生不子，起倒罪景公、

向巢伐曹　主曹聽公孫彊奸宋

七年　皇瑗侵鄭　宋鄭交爭始此

曼多侵衛　爲范中行故，與執伐衛同

○會鄫　吳徵百牢，因召康子，子貢執禮抗強，及自鄫以吳爲無能

爲也、

○入邾，以益來　不諱

經不諱內若之惡，爲遷善地也、

全在書法上發揮，欲見後書四字要挑透明此，然後可操賞罰之權□□

發一段、

圍曹，鄭救　主陽歸，得以宋伐晉不救爲案，以背晉奸宋爲斷

杞與國之被患，甚於□之失也、

八年　入曹，以陽歸　亦甚見滅之實。

經畧觀國之實，戒自取也、

先以滅者書，辭發一段議論在前，後以聽辨言自取，明削滅之故，方有勢

○吳伐我　不言四鄙，及與吳盟。

經諱望國之見辱，見謀國之誤也、

若虧而不及，待猶有華元國佐之事，在今却未及虧，故尤可發，傳中叢國

謀國俱要痛發，以見其不知恥

公取讙闡，歸邾益

即失地復小之迹，與惡不相掩矣、

取歸都是事，定仄重下比作、

取讙闡

大國取地之罪，內君致之也

雖謀取其能保土，形容遠惡之不可勿斷，會罪、

○歸益

即內君復小，見遷善之美矣、

只在去惡不積四字上形容，仍收不諱入邾書法

○歸讙闡

志大國歸地之順，而知善宜遷矣、

改過遷善一串事，只要咏歎，優大二字，單贊會便非。

九年　雍丘　鄭以日遷舍，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取之，使有能者無死，以

郟張與鄭羅歸，惡虜而俘之曰取、

經于大國覆敵，深惡其殘民也

楚人伐陳　即吳故也，同結伐主，皆乃楚滅而傳存，今又無救兵師、

宋公伐鄭 見其陵人已甚

十年 益奔 見是來傳自取滅亡不足待以寄公之禮

會吳伐齊

遠人違理惡夏經所以狄之也

只主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無書法

秋伐齊 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穎而還

伯國乘鄰難以興兵春秋所以陋之也

○結伐陳吳救 獨以救書

經抑外夷之恤患重傷中國也

惟楚暴橫不可縱故見中國之可傷者楚罪敗起傷中國非兩意傷字要透

十一年 ○國書伐 特見伐我

經于望國被兵特示省躬之罪焉

須將齊事說明纔見魯罪魯罪只在會吳一伐勿牽伐邾我字故重

○會吳伐艾陵敗獲 單艾陵同主入吳傳破楚勝齊及既勝齊的句

強夷兵挫大國用力已悉矣

舊主戰韓傳者及今著及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大棘傳者稱又書師敗績

見師與大夫敵兩傳俱無明指不如入吳傳確

十二年 ○用田賦 書日用

望國多難困農不知本矣

私敵已是困農故因軍田而用田者使農民畢出商賈之賦

橐皋會鄖 上爲魯邾尋盟下爲衛見脅會 單出一比作照[illegible]

賢者兩建卻敵之功則知詞之不可已矣

十三年 取邑 獲成讙邾既以六邑爲虛與雍丘同

○黃池 特書日及 先晉紀常抑予正名俱不重

釋致嚴于兩伯之會示治禦之道也

全在體統上立說治中國即所以禦四夷此意要密發

△於越入吳 繫書黃池之後

再紀強夷被兵知力不足恃矣

此傳發相乘相勝之理甚透須描得警切

星孛東方 見大辰傳氣發洩推孛于東方歸乎越人吳罔遂滅

觀天變之有指戰兵者可戒矣

十四年 △獲麟

經成端應見天人相感之深矣

只重文成麟至見相感之深常理致與道字相應以天道終於[illegible]之下

五

原缺

書人作倒辨起倒單　單出五比主序爵前後要帶互

盟猜

加戕土其載果掌司盟猶不以爲善倒單作　加盟茂石門死屋凡書盟者惡之渾作　加盟茂伐邾伐宋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哥自叛之起處提明渾作

祭伯來　舊有藉外權三項謬搭經股今去之

盟師傳

友邾陳茲如牟主公子公孫登名于史策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講于王而自命也兩意串發

二會潛

[illegible]

加元年無不書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此論理也原不當求之經股若出權借與天地參立論倒單作　搭盟茂內中國而外四夷　添僑如奔盟扈主內中國外四夷內君子外小人起處須提明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　搭長岸主內戎狄內小人此傳而合也　脫出盟祭內　歸父會宋　會申　傳三段原引漢晉故事此借股出題起東歸本合戎勿說流弊

盟唐

加茂宿密石門狄伐邢鄭伐許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與戎歃血以要盟非義矣故前此茂宿不日後此密石門不日揭盟唐書日者謹之也　截石門以上出將四盟問起倒單作　單出

伐代鄭伐以謹嚴意總起下分衍夏効夷繳歸本此、脫出重執伐伙、信大
乞師伙、約戎會號秋、結戎此亦引漢唐故事與潸傳相同見交夷之禍如此起
繳要見盟戎
渝逆
加歸閒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嬪綸逆女以志變常
盟密
加春王正月隱不書即位、斷以大義削之非闕本據舊史因之不益、再加春
正月夏五同、
鄭人伐衛
搭侵伐圍入遷戎等股隨事序法後斷罪之輕重大意在搶與上發字單
春秋手發　宋　傳題辭　隱公三　能龍解
升陘取郭內兵術發其詞爲君隱也特字要拈出　再加戰紀滅譚二邊
引起　搭遂伐楚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照傳例單、
日食　舊有背君乘夫攻下伙侵等題不可出、
三年尹氏傳
季子歸會宋祿以報功也故世下逆位以尊賢也故宮當擇上賢下功
上易白入伐宋滅譚是管仲俞聘敗箕是郤缺下易書救起聘會號同
出城賁盈奔與上題反　歸父如晉鞅聘主大奸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
而無助　武氏仍叔友如遂如分于周于魯皆志其非禮也
求賻
加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泡門
加咸屋會鄧北杏外盟會常事非削總發大道爲公之意不重事迹　只
搭會鄧同、
四年伐杞取牟婁
加濟西汶陽不請天王以正疆里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將本
股强奪論起轉下擅復末繳歸本股中間有線索勿用倒單法　去本股
只重正本意發　加入向照傳同單要得益肆意　脫取長葛以鄭人強
者多兼數折弱者日以侵削、
遇清
加遇垂衛宋垂宋衛穀魯齊戎梁丘齊衛鄭防紀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
春秋手發　大　傳題辭　隱公四
及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單搭遇垂如上分作、
翬帥師
加四國伐鄭只作不義事寔同單、
會四國伐鄭
加四國伐翬帥師總叙同單、加伐鄭搭首止首止主大美惡上定州吁
下定襄王、只用本比搭三師城邢亦是美惡、搭秋七月天地造物後
工運其神春秋討賊翬筆寫其意或用桓春正月代本比或脫出六月雨
楚入陳同傳意原將天地比儗春秋勿板對
立晉
泄出了同生小邾朝是爲子受父爲諸侯受王起繳要歸衛晉倒出兩未

有方妙
五年 觀魚
脫河陽如京主巡狩述職此借事明義勿竟作合義若換滕薛朝王所則
主昧義作　脫如京入鄀是王事民事下借鄀人播稍事須要發非是不
出意透　上易晉侯伐衛甯毋王所黃父下易楚丘衛伐邢而兩國
起繳要點觀魚
入郕
加四國伐鄭立晉主繼州吁暴亂之後同單　加大郕圍郕城邢滅陳蔡
分無名矜盛著暴三比起稱師例重本股斷做如單　去本股竟分三段
講後仍要見本意　單搭城邢分著暴矜盛　單搭戴陳蔡皆著暴一丟
民與暴又　脫城邢滅陳蔡分盛與暴此皆傳而合也

考宮
加歸賵因來賵而正名曰仲子之賵因考宮而正名曰仲子之宮兩因字
要拈出　搭姜氏至是以氏繫姓以姓繫號對仲子單舉姓氏分嫡妾看
六羽
加考宮照仲子以別宮故同單
邾鄭伐宋
加四國伐鄭州吁石門戴梁丘　因事變而易禮之常非撥亂之法可例如傳逝
倒歸重首邾指月不用石門以礙盟故亦有見　脫出梁丘盟貫賜穀侵
宋伐楚分禮之常事之變反做勿板對　只晉命伐邾或梁丘遂伐楚或

遇垂會救鄭俱同　脫盟貫賜穀侵蔡伐楚是盟會征伐以主者先易伐
宋戒紀盟幽北杏同只本股搭北杏亦同　本股搭四國伐鄭照傳問起
見主兵不同寫惡不可倒單
螟
脫入郕告糴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易城中丘大無麥禾成師還盟蔡
丘無遇糴同　若出三國伐宋入鄀是重民食者姑作好題
張帝傳
觀魚郭公隱知其忠而不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用一也勿對
伐鄭圍長葛
脫出彭城宋以明蔡誅亂臣討賊之可也仍要照長葛　若本股補著一
比倒本股作　本股加取長葛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要
任書法上發揮
六年 輸平
加盟宿遇清伐鄭伐宋伐邾圍長葛歸祊入伐宋取郜防此全傳題也敘
魯鄭締交之始末照單做作去下二比大意同但不必驗耳　單搭下二
比主驗其結之以利脫出亦同　本股搭盟幽以脩睦番王形利結之非
勿疑于合　脫脩好新城作脩睦番王要發所主者義末繳輸平此即脩
盟葵丘踐土題也總屬影響
秋七月
加春正夏四冬十月冬分四時前後總發同單

取長葛
加四國伐鄭邾鄭伐宋圍長葛上二股見宋罪重鄭罪輕下見肆行暴虐
不善之迹已著不必總叙事寔突以天理論起照傳行文
七年 叔姬歸
加伯姬歸歸鄭總叙同單、只加伯姬歸見非禮之常、只加歸鄭見賢
而得書、加嚴綸逆以不廢事照不廢賢作、有脫易嫉其奔曹會奔者、
城中丘
加祝丘城向城邢不時非義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祝
丘易城貫下二比易城成周時且義同、只加城貫不時非義開作、脫
城向城邢主時且義亦書、易築郿城成周皆創始兼復舊過國皆
本股搭築郿是完舊創始也不時者上不時在夏下不時在大無後、
弟年聘
加語盟器背使鍼奔辰奔上二股是罪其有寵愛之私下二股是責其謗
友恭之義不用本股同去背使亦同下再添齊歸同鍼辰只用一比曰
脫語盟器背其書盟書帥師而稱弟皆罪其私、
公伐邾
加盟茂伐宋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脅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
總見邾無可罪之罪而當伐之不義 單加盟茂只主渝盟、單搭齊人
伐衛以奉詞致討曰伐比例起如單、脫遂伐楚會侵伐陳是主兵者有
言可執其伐者有罪可討仍要引出本比、易齊人伐衛齊人伐鄭同、

伐凡伯
加秋入衛見爲伐戎有由搭襯如單、
八年 歸祊入
加輸平假許主傳言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言請今此地輸倒
重歸祊斷罪、只輸平歸祊是言請地輸如傳平叙倒歸祊作、若去輸
平只搭假許魯鄭分責去入祊亦同若只入祊假許竟作比題勿疑于傳
瓦屋
加盟度盟宿伐宋伐邾葬向奔是口血未乾而渝盟交質子而不信惟下
衰如此故參盟必譴 去向奔再加胥命蕭魚大約同書歸結天下爲公
之志 脫毫北伐戎葬向奔見盟胥俱不足恃、本股加胥命蕭魚是
譴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命總是志公天下、分三小股、脫胥命蕭
魚是兩合公世之志者仍要足譴參盟意 若本股只搭胥命作合題勿
淵于傳
浮來
搭長樗此以謙尊而光比出聯傳而實合也
無駭傳
暈逆鼓使行父如茂如上是公子公孫官以私下是季孫仲孫官以世須
以古者諸卿必求賢德爲總斷再加入極如傳平叙見春秋之初猶爲近
古、出入極三卿伐莒分未賜族已賜族總以公選意起、出入極茂如
子會戢赤慭鞅聘士城成周邑主始近古而後以私如傳仄做見先王之

禮亡矣　去大極只主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總發不必分四股　字比
季叔仲皆可用或易魚石（目夷字子魚亦同）　官比凡士皆同　邑比魏趙皆可
易　謚比易華元（華是戴族故謚也）　脫作三軍入晉隣是三家專魯六卿分晉
加行父如茂如匂聘起聘同或易士鞅聘趙鞅歸亦可　出祭伯來三卿
伐莒（或城費同）　主家內諸侯世祿不嗣諸侯大夫世位不易皆禮也故反做

九年 南季聘

加歸賵歸脤七聘三錫等比大意同單　再加兩王所如京茂如京見君
臣施報之隆殺歸到王之不王上　只出兩朝一幺五如舉魯以槩列國
見慢王之罪　脫出遂伐楚滇梁從祀黃池上是征伐出諸侯政事出大
夫陪臣執國命要孤字請見總根天王失威福之柄來　只脫出公

侵鄭黃池主陪臣二句此等題大場總不出

城郎

加中丘同單只主非時　加中丘城費墮二邑非時非制總無愛民之意
去中丘墮二邑同　若加城成周以城不踰制役不踰時又當云云倒非
時制作

會防

加中丘伐宋敗管取郜防召陵見兵好出于私與近王事者異只本股搭
召陵破不用兵字大意同　無召陵單加中丘伐敗取如傳以謀伐宋會
師期問起非王事下以各股疊証其私收無異文書法　只加中丘同單
畧分師謀師期　只加伐宋主兵好皆私故無異文以譏之（卜眼易中丘同）

十年 翬會伐宋

加會伐鄭始固請今先期有一步深一步意

取郜防

加取鄭取郜取郜惟大惡隱故小惡不隱就書法上發如單　加敗晉升
陘以其戰書取起兩邊　脫戰奚長勺是皆陣曰戰詐戰曰敗指月換敗
昔鞍泓亦可

伐戴取

加克段四國伐入許從王代主慣用奇勝依傳同單　搭伐鄭國新城是
什國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事迹點綴在中不可版講以涉于合脫出
新城鶻父同或五國伐鄭同圍齊同

齊鄭入郕

加會防伐宋是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倒單作　再加中丘敗宋取郜防是
婚假逞忿同上　再加四國伐郕鄭伐國長取長是宋以公子馮在鄭故
二國交惡亦同上

十一年 滕薛朝

加穀鄧朝兩如晉役是來朝不報共禮屢往不納以歸舉魯以例列國要
得國[illegible]　脫出兩年聘兩郕朝是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illegible]
一朝[illegible]朝韓起聘亦同

入許

加求賻凡伯聘入[illegible]伐宋是五不避并書[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事是流

水點明要得兼有之意再加　南季聘公伐邾取郜取防同、　脫凡伯聘而
季聘主天王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　脫伐邾伐宋取郜防是擅征
伐之權奪土田之制再加入祊假許同、　脫伐邾伐宋要在爲宋爲邾上
見其擅奪寄宿傳無明脫改此爲當、　脫入祊取郜防假許兩奪地制皆
不臣去假許卽輸平傳、　本脫只搭入祊取地兼國皆不臣、

總傳

春王正月隱郕費國書伐以　王正月之定于一作頭國政歸一道術歸一
二脚挽上發明大一統之義　國書之伐有有功孔子退而删述六經、去首比仍以一統意起、
同上去末比以聖經脩而一統之義明聖道用而一統之義行分作此亦
傳而合也　出荆敗　土　戰郊　韓　執祁犂　政　國書伐　道　主土無二王四句、

盟蔑盟宿盟黃盟進下二比、是小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比照蔑宿斷
罪、
克段四國伐衛鄭歸將宋殤衛鄭利爭甚莊公養惡之罪、
敗箕適歷上是君子更相汲引交好爲公下是小人互相朋黨比周爲私、
要發逆同情異首尾用祭伯　易成行父盟扈昭廿七會扈同、　汲引易
向入滅譚　取國宋　秦人伐晉　滅潞戰邲晉侯伐鄭
但是士伯　盈奔　叔向　良霄入　取鄆　鄭澤　執衛
王孫蔑　張柳朔　朋黨易君上　城費　公圍成　趙鞅歸
諸使　若出敗箕成盟扈單主汲引一邊、
支如陳亟隴上稱公子、以當廢故使爲卿下不書官不請于王而自命、或

出伐餘丘行父如同、　出突救鍼奔吞王黃池是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
詞、
桓公
公卽位
加文卽位照美惡不嫌同詞、　傳內攝讓明指周公先弒或脫出弒士
攝　札聘　讓　甚謬、
假許
加歸祊只照明加璧見祊薄於許、　脫下陽執虞彭城次鄫主放于利必
至奪攘後歷正其義推之天下國家可行或滅下陽荀吳伐鮮虞同、　下
或易來谷隱費亦可、　或出輸平突救未妥、　又有單就正義邊出伐鄭

次鄫隨郕費者題意不全然題面可出、　若本比搭伐鄭次鄫雖主義利、
只作比不可作傳
盟越
加會垂是鄭志稱會魯志　稱及、　再加假許是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
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　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先辦鄭魯之志郎就
魯志上斷鄭黨惡之罪、　若只搭假許又主合不可作傳矣
二年　及孔父　舊有十年十一　戰題牽扯不可出
滕子朝
加滕薛朝只照書法倒單、　再加滕子朝　六　桓　照終春秋不復稱侯、　再加
杞朝穀鄧朝執戎蠻照先　鄰國而朝與夷狄無異、　或搭黃池及楚子入

然四夷雖大皆曰子，然吳楚非四夷，不可用。
會稷成宋亂
搭澶淵宋災皆特書所為，以所關者大也。餘書法如傳，輕照不重。
取郜鼎
加慶父公子遂意如只點綴在後，見明示百官。
杞朝
加滕朝紀聘殺邾朝邾牟葛朝照，獨無貶大意同單，脫滕朝紀聘是王
與諸侯皆貶天理人倫要重發，能合時恕紀意方妙
會鄧
加敗蔡侯陳宋侯衛見徒懼無益，鄭來易大棘鄭師侵宋同，脫陽穀夷

會是衛天理悖信義，戊午應天，添召陵公至，搭北杏盟齊踐土是會盟
然之，嗣會鄧離北杏合盟齊離，踐土合俱由衰而盛，若脫出北杏盟
齊晉蕭魚會申是由盛而衰，出盟幽蕭魚盟宋會申是離夷合夏，夏盛夷
夷盛夏合夷夏衰夷盛，若本股搭召陵蕭魚盟宋鄧會夷夏離而夏衰
召陵夷夏合而夏盛蕭魚夷夏離而夷衰盟宋夷夏合而夷盛，脫出宋
蔡新城宋會號是予奪抑揚，要發春秋之旨照題立意不重事迹
加敗莘朔聘是進退，脫城邢叔聘是安中夏待四夷之道出三然三
同。
盟唐至
加會垂會稷是中國之會不書至，倒單作，脫出圍新城至 久

重丘至 兼分三段作，各發書至之意，不必照本股，易桓十六伐鄭 突
僖六伐鄭至 久成十七伐鄭至 兼同，脫侵蔡至踐土至俱是久主人
臣愛君說，出黑壤平丘侵齊會吳伐齊至俱是危分會盟侵伐以賓禮
軍禮立說
三年 胥命
加蔑循等比照傾危之俗，倒單。
日食既
脫出從王伐鄭荊敗蔡主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輩逆
加綸逆分小大遠邇要發當親意、

公會讙
加輩逆見輕國母而重外君主姜至傳一串作，倒單。
有年
加六月雨大有是削其常存其異，即閔雨者不書，倒他公皆削勿單粘傳。
只加大有渾作，同單。
四年 狩郎
脫出治兵大事太廟是戎祀國之大事，此原起狩所以講大事，何不當搭
股若出仍要關生本股或出同宋立武宮同，傳中威天下順天下亦罪
指狩說，符擬減，評河陽共無謂也，有出大閱比蒲主不成不順，尤可笑。
本股搭大閱主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此傳而合也

春秋[illegible]

加晅賵榮叔起處將書名如單重發後將二事拼之云責君猶責相已封與未封仍束歸單微　只加榮叔總起分責相言王見懲惡之嚴　只加晅則俱重書名上見爵與不爵特因已封未封耳責相之意則一也

五年　如紀

加大去先將紀侯去國問起倒單見要人明去之由　再加遷三邑以鄉入漸著齊人滅紀之罪總叙事迹分繳到單　搭城邢舊主見于興繼之義然紀未滅安得滅與繼乎郎出亦當主合

仍叔聘

脫季子歸令狐上季賢下府能取其任使得道要本帝王公選說來方大

脫遂如歸父如取鄆舍至是不以父故廢不以世故疑將伊丁禹仲鋪排而頭而以歸舍之事栝合上去方有局若紐定事迹便恐易敗算之[illegible]舍至同　世故如取部鼎[illegible]晉侯伐衛[illegible]新城府救[illegible]行父如[illegible]晉救[illegible]鄭陵[illegible]鷄澤或會號[illegible]句聘[illegible]起聘[illegible]俱可用此外如娶齊如[illegible]著丘[illegible]會葬[illegible]皆與不疑意不合　父故如敗莒救如京有[illegible]夏伐陳[illegible]俱可用　外有脫出城濮新城滅甲郟陵主趙世相范世將皆用之不疑題面雖好然偏矣　又有脫會號[illegible]主不避親不避仇易季歸白入亦同此節外生枝也若[illegible]公而已何作　又有使崇[illegible]城杞[illegible]主援引親黨分[illegible]退處老身不用上比易河曲則主施及童稚以穿有[illegible]

晉鄭則嫣之武老矣

從王伐鄭

搭糾聘主寵大惡而懲小過

大雩

加吉禘一加是祫禘亦因事以書而義各有分　段[illegible]命之文去本股分享帝享親之僭[illegible]或加塈郎貫是治國如指掌然亦影響矣

州公如曹

加寔來大意同單勿犯下　加葬丘曹南是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論起稱公之制倒州公作若脫出二股分相王賓王天子王者字樣最重當就此發義出宰周公聘華元聘同或祭公逆辞納幣亦同

六年　寔來

加石門滅邢是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分一頭兩腳作　去石門分作　搭獻舞滅譚弦溫曹陽邾益主賊自取原不幸以寔舞陽益爲股譚弦溫爲一股皆在待諸侯上説板分無昧如傳仄歸自取作　搭石門滅譚主變法原情以石門起寔以寔起譚或仍倒單見非不幸亦可再加弦溫同

大閱

或加齊鄭如紀會嫣爲保鄭長齊之乘不禮

子同生

搭札聘分禪繼見春秋兼帝王之道　脫出遇清令狐以與賢[illegible]易四國伐鄭陽生入或取長葛戰旗皆同　本股搭會首止皆與[illegible]

立孫分一國天下總起
紀朝
加會郕作事迹叙起同畢、脱出鄭逃乞盟孫齊乾侯此鄭伯邵公失主
之患起徵見紀失所主、
七年 穀鄧朝
加石門秋七月以諸侯不生名無事書首時發例起同畢、搭獻舞滅邢
是與失地諸侯同姓者比再加石門起例同、搭郕朔邾牟葛俱祭絕其篡
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脱朔弁小邾朝主刑賞見天命天討之公、要在
○○○○繼天爲子上立論易齊人伐衛踐土同、下戎易 州氏 本股搭紏聘上只罪王
室、下遍刺諸侯去二時意要發透書名依傳帶收、加秋七月只作例起同、
八年 巳卯烝
搭狩郞主巡狩烝享猶自夏句見周制從夏分軍禮吉禮、加下丑烝主
爲再烝見瀆同畢、
家父聘
加糾聘主旣名冢宰于前其餘無貶同畢、再加祭叔是始黜糾終貶王
父叔不與畧然二段總發一心之義、再加歸朋錦含賵是亟書名于前、
王不稱天于後糾書名以正始王不稱天以正終而祭叔家父之徒不與
以嫡妾君臣畧分仍總發一心之義、
丁丑烝
加巳卯烝搭伐凡伯是一句包數義再書一貶只以春秋立文之體論○○○○○○○○

祐事遲
祭公逆
搭劉夏逆只譏明卿逆公監爲得禮之正今日之祭公比之劉夏則過重
與過輕同謬方之靖公則失禮與合禮殊途、
九年 季姜歸
加逆后主毋儀婦道要自逆者歸者言
射姑朝
脱寔毋盟兆舊主華欵代父急王事然兩君未必老疾適貢隷王亦非從
職未妥、舊又有盟兆曹 欵下 盟戚鄆 成下 雞澤邾 光下 會申許 佐下 遂作巳誓未
誓無證據且既稱世子必是巳誓了且光先亞便長膠倍後亟遽列後可
爲先後之定序乎、有用本股搭秦人伐晉 親身 事、主孝子盡道事親相比
狃亦僻、
十年 桃丘弗遇
加戰郞惡曹以中變從齊鄭于是有郞師叙事遇卽將背來奪爵証明惡
失信意、
來戰郞
脱同圍齊大廟上是沬恭下是應敵背以不得巳總承不知傳中不得巳
句單連敵加于巳下文悖道縱欲反誅暴禁亂得巳不巳而先之反不得
巳而應之語意了然胡可混用、本股加四國伐鄭 照猶可上 兵而先宋 盟越會稷
照黨 惡 侵西伐北 照不相 侵伐 主變紀兵之例而從黨惡之誅惡其逞忿也照傳

上下、單加越稷主昧大義而趨小忿倒單、脫越稷主定位濟姦不抑天下之大義、單搭四國伐鄭主鄭人主兵而首齊衛州吁主兵而先宋體猶字串作

十一年 盟曹

加戰郎主既不以道與師又結怨同類故前以來戰著罪後以脅齊示貶

執祭仲

加突歸忽奔主見脅而不保其君如單作發立事一串做勿平再加孔父單伯此全傳題也美惡同辭變常互用同上只微處一證　脫突歸忽奔以本非有國不能其位叙過總發事、祭仲責仲如單　本股單搭孔父如傳問起倒單

突歸

忽、同入重繫齊不繫鄭見當立不當立難易各帶末　加忽歸搭許叔入許入歸入鬭作突易而忽順叔難而朔逆要見詞同而意異　或加入檖入或衛朔歸此只就突朔一人見歸易而入逆者突也入難而歸順者朔也立理勢說大意同上

忽奔

加執仲主仲見脅忽出奔成其自取自取但就平日言加伐陳會蔡借子庶自强比照仲忽去執仲只依傳何忽或本股搭會蔡亦同　脫伐陳會蔡主子虎當强要自鄭蔡以侵側說來仍繳出亦待大國之援乎[illegible]人宜專發　當晉易盟于丘同有用會于丘謬或易[illegible]

上下注　亦晦　當楚易合之入陳楚陳蔡伐鄭俱欠通　有盟戲蕭魚溴梁澶淵題此只主當晉郤徵朝事上二比昭歲事之勤下二比數在庭之敬是左傳題也　若脫出執仲會號一自取一自立俱在相臣上論雖傳兩合竟主合勿泥傳

會闞

加盟折夫鍾虛龜武父戰宋詳盟會不足恃發公世之志　單一盟四會見盟會之濟收皆存而不削見單

十二年 伐宋戰

加會稷部鼎執仲突歸一盟四會武父先將宋責賂無厭屢盟無信見宋可伐之罪後將魯鄭取賂立督賓力暴國見非伐宋之人叙事後同單作

脫出上四比見二國有惡于已不可治人只部鼎突歸同　脫出執仲突歸一盟四會見宋人之罪固可伐矣第須得可伐之人耳宋責賂不止執厲公時乃突立後需索無厭耳魯欲平宋鄭政爲鄭求免事本一串叙要清楚　脫出齊人伐衛取須句主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句上奉命討罪下專命存小　若出齊人伐衛晉侯伐衛文元單主用賢治不肖　只戰宋搭戰郎是來戰者罪在彼往戰者罪在內

十三年 戰紀

加完盟僖引滅黃伐北部同則齊下借論應敵之道當如此以責紀之失計勿作比事責之　去本比雖借列國論待敵之道仍當以紀作主

引晉易鄭人伐衛同　敗死易滅江同　辨論易入滑同　告師易圍宋

十六告急公孫如召陵侵同或文十五行父如晉齊侵西鄙公使告晉楚鄭侵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攻鄭入郕入郛包晉告蔡同、脫出鄭入伐衛北鄙只主引咎辨論、然不如
彭衙傳詳　脫侵蔡貞伐柏舉圍蔡是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若加
本比亦大去例傳作、
十四衛宣傳
戰紀盟柯主怒不廢禮、怨不棄義、上易宋大水或郚陵邾至兒晉楚鳳同、
夏五
搭春王正月主義斷聖心事、因舊史上兼筆削、
語盟
加許叔蔡季高子屈完將亦二比、照出前定之盟、即側變例書名罪其實

變之私、去本股以分成于君權定于臣、開作言外相形、郄語然輕重不倫
不可出、只搭高子屈完辨起前定仍側正意、如單夫本股見權在二子
盟不盟未定勿予二子能權　只搭許叔蔡季只照書名變例如單
御廩災
加新作門觀只順題倒單、舊主忠孝、板而失體　加築郎將困民自奉比
照要透其字
乙亥嘗
加巳卯烝御廩災比事以見其不時不敬、若只加一比分照、
宋以四國伐鄭
加武父戰宋是宋怨鄭突之背、巳只作脩怨事實、再加鄭伯突歸同、　本

股搭以楚伐以吳伐是魯怨齊人之侵、巳蔡怨襄茂之拘、巳各照事實分
叙總作如單、脫出二股、小分首尾仍要見宋　或以兵統天子、擬齊人伐
衛召陵侵無當、
十五求車
脫盟扈文十五會扈文十七召陵侵執祁犁上受齊賂、受宋賂、晉靈諸侯求利
國也、下責蔡賂責宋賂、荀范大夫求利家也、須本天子有求發下觀而化
意　或只出盟扈樂祁同　或出歸俘會夷儀崔杼公圍成梁丘據、孫奔衛
同、　大夫有求易庶其奔同、
突奔
十五加衎奔蒯奔主皆以自奔爲名、題意不佳不出、

忽歸
加忽奔大意同單、　搭頃歸主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發稱復可不可二
意、　脫同生盟析只主世不世立論、
許叔入許
加入許只原起無罪事實、　再加突奔忽歸照因亂句各同單、
入櫟
加克段衛奔比歸附邾貲總以禮制論起見鄭莊不鑒而城櫟、故有衛燬
之事、聖人所以行季孫而墮三都也　只加克段主鄭莊不戒、依傳如單
脫衛奔比歸附二邑見強都爲害、聖人所以爲國亟杜之、照故字口氣
做下、　脫衛奔比歸見強都之害、要發末大必折、必字透借楚衛以決理

之此然勿泥定事實易褒十四會戚昭十二楚伐徐同下亦大

蔡伐

加忽歸入櫟照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強弱同單若脫出狝忽歸日弱突入日強見幾之所由來要將邪正透發

十六年 會曹伐

此傳至之先後即意之向背爲升降舊搭三比甚謬即升降上下搭股甚涸權存數題于下、 脫伐鄭十首伐鄭北林會宋會號主伯者以意之向背諸國以勢之強弱上是齊光先至故先長滕薛後長邾莒下是趙武少懦故一屈子木再屈子圍、出兩會鄭宋齊上兩伐鄭同、只本脫伐鄭會號同、

或盟幽會淮俱許盟蜀會申亦同、 或侯蔡許會柤莒邾會宋會號亦同、

此外更不必搜討矣、 脫新蔡雞澤主釁賞誘人重罰沮人上賞繫下欲殺魏絳傳原論後世作文須說明不意春秋時已有之

公至伐 加會曹伐作事實同單、

十七年 蔡桓傳

盟茂蔡季歸是生而稱公字虛位沒而贅謚爲定名在禮文禮實上立論

或脫季歸騶陵昭作文公名主忠孝或葵丘秦人伐晉僖十年同或貞伐吳定四之赞、赴伐吳哀十劉之變、或貞伐鄭會宋俱同、 味傳不以非所得而加夫字則皆無謂矣今亦不能盡拘也。

十八年 春王正月

加平桓後曾見孔子爲此懼故復書王、

莊公

元年 春王正月

加子同生照莊雖嫡長而未誓同單、

夫人孫齊

加孫邾照有如去而弗返句同單、

王姬歸

加逆姬築館照歸齊書法同單、

遷三邑

加大去照自是而滅句同單、 搭城邢傳照興滅繼絕句邢實未滅也若出可作合不可作傳

二年 餘丘

加翬伐鄭伐宋是公子翬再爲主將入杞伐邾救鄭是公子遂擅兵兩世三賊分作三個不能穿要挑剔題面不佳若無本比只主翬遂仍織出慶父、 脫慶父如遂得臣如是成季不能遏叔仲惠伯不能免、 脫入杞伐邾救鄭只用公子遂事此等題皆不可出辛丑會試竟出此三比不可解

三年 紀季入

加殷其弁鈸奔牟夷奔辰奔同只作用地書奔去國書名之例游起再加許叔蔡季亦同只照出不從書字耳 脫出殷共鈸奔牟夷辰奔只主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以見紀季之情可亮、 本比加許叔蔡季鈸奔辰奔將貶不貶起例單去本比分有罪無罪見所以貶不貶之故

……叔蔡季皆是不貶書字、一追齊師而去、一順封人而去、題難入手。
須在去國上論無罪

次聶

救次陘是伐而書次爲善、救而書次爲譏、總起分作、俱以義字斷。 舊有次陘次聶題、單主伐而次遂失、借見次聶是東諸侯之師非伐鄭之師、也安得爲整兵偵戰乎。 脫出侵蔡伐楚伐鄭次聶是利用侵伐左次無咎。 脫出次陘召陵圍新城遂救許是進退勇怯之義、易書救偪陽（進退）閒貴吳拔（勇怯）同、 另比皆用夾谷不切用兵不如隨賁有命巾何須樂盾下伐確、此題要反重進與勇、借題發意、勿涉贊詞、若易伐戴聶北追鄭至還是進退勇怯之失宜者、下易舍中軍意如至同、

春秋三發　〈傳題發〉　莊公二十五　能達堂

四年 遇垂

加突奔忽歸入傑是鄭二君之證、 只加入（標）搭執曹（滅）衛奔（徙）淡梁（剝）札聘、七鄭衛四人其適與、必如滅札後可、去執曹札聘只主爭國者不與、 脫執曹札聘主取滅札之讓、要發君子不幸處此意、或易遂伐泰吳救陳同、然不如上題題、

大去

搭次關大雩大無大蒐將三段辨過書法例單作、 去本股以臣道君道之義分作、借只用一比同、 本股搭滅黃主義與道義則終是勿去宛……可去亦可留却須承說勿兩開、 本股加歸鄭主與其不爭而去……而移存前加突來同、

莘伯狐傳

加紀以酅入主似禮似義、

五年 郳黎朝

加盟蔑蕭叔（字）介葛（名）小邾朝主別附庸之類、特予進于禮者、邾朝後（者）若去此比主賈夏賤夷對作、 只加邾朝見其附命有自一順做下收（朝見）、

五國伐衛

加朔奔只叙起同單、

六年 突救

加朔奔伐衛朔入主王治舊惡而廢之、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故四國貶而稱人、王人嘉而書字、敘事過雙側書法、去朔奔即朔入傳記此衛無公至下傳無朔奔 單加伐衛大意同上、 搭南季聘是超從大夫之例同單、 搭從王伐是天子親臨將有誅戮如祝聃者借來作警、勿粘事迹、

春秋三發　〈傳題發〉　莊公二十六　能達堂

朔入公至

加伐衛救衛在書法上斷罪、先提明衛朔殺見逆命之惡、順傳歸結書法、 上題再添春王正月（隱）札聘主春秋大義選賢與能、雖正取未之貴、歸重衛朔斷罪、去札聘大意同、 去春王正月只說春秋大義在于天下爲公亦同、 若只朔入札聘則主合矣 脫云晉札聘主春秋大義一段牆吸衛朔、 舊有白入札聘題以小白爲能、然白實正取也不可出、 只朔入搭許叔入或白入一難詞一逆詞、

歸俘
加伐衛救衛朔入公至主援之甚力同單只加伐衛同、
七年 恆星不見星隕如雨
脫伐衛突救北杏踐土前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覇中國要在前後上生發見星象不爽
會穀
加會防是一歲再會同單再加會穀祝丘如齊盟蔇見禍落之驗、
八年 次郎俟
搭蔣北次陘次匡雍榆照傳分伐而次救而次俟而次三段作各發意字去次匡雍榆同、若不出本比以討罪當次恤患不當次兩開作救而次、

只用一比可全出亦可只蔣北于匡雍榆總論意怯中分三小支總束、
本股搭伐救各一股雖傳主合、
治兵
加次郎照俟而不至同單、新題有圍宋午伐鄭題是治兵之善者上于文治兵于廟下于廆治兵于汾然傳無明文不可出、
師還
加次郎圍郕是皆不稱公主重衆作大意同單要見歷三時而後還無名黷武意、再加伐郲或公至只起召將不稱師、本股單搭公至主正君重衆要發輕重之權衡意出次滑次郎同、脫次郎圍郕是俟陳蔡不至、
圍郕不服見他無名黷武

無知傳
出年聘盟蔇季歸春王正月以親親尊賢並行不悖總起上失下得只牟婁季歸同、出季歸含玉俱得親親之道者、
諸兒傳
出孔父仇牧北杏葵丘主父牧得死所齊桓得用人、若出北杏兩鄄兩幽會檉首止甯母葵丘是齊桓九合要本親賢人遠小人說、出盟蔇葵丘是襄失用人而身不保桓得用人而霸諸侯要挽齊僖之強大一也來起
九年 盟蔇
搭鄭伐衛宋衛伐齊次郎舊主德有輕重怨有深淺不知此二語承上以德報怨說來德在報上說豈得平搭四股或易會濼小白入城邢楚丘皆

毀、脫邢狄伐衛圍蔡上以德報德下以直報怨加城邢入郢同起處要得然則如之何意易檇李戰鐵夫差報父仇公孫龍報道德、同、直報易戰韓秦穆報晉惠射姑奔史驛不報私怨德報易師救齊晉僖報桓德、須記此傳無以怨報怨以怨報德邢狄伐衛傳無以德報德句
納糾白入
加取糾葵丘是召忽傍明管仲從義爲糾不當立白當立之証、只白入加救邢伐楚首止葵丘見白之當立即取仲者可知須肖傳意行文、去白入仍要本桓公當立說來然易洞炎中擴夷等傳須記北杏盟柯各有盟齒比邢狄伐衛傳擬夷爲首
乾時

加升陘因不言敗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以升陘起言敗倒下半傳如單、去升
陘不須起言敗大意同、

取糾

加納糾主不當納不當殺以不稱子稱子分、

十年 長勺

搭北鄙師不書救陣不盟戲戰不以本股問起即將三比作得待敵之道倒單作、
如搭盟戲蕭魚戰不七旬侵澶淵陣不夾谷歸田師不大意同上一步進一步
耶三股內各出一股同 脫出北鄙書救三駕伐鄭大鹵照傳分三項跌
到善陣德衰況兵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原該用本股照傳口氣遞下故
以大鹵代之去大鹵三段卻作太上不師其次不陣又其次不戰勿粘事

迹若易召陵書救夾谷又一步進一步矣 脫書救盟戲主不陣不戰要
補善爲國者不師吾不得而見之矣 本股搭秦晉圍鄭徐越伐吳是行
使則有文告之詞疆埸則有守禦之備倒單作去本股分脩詞脩備近易
僖伐北鄙成伐北鄙上展禽犒師下臧叔繕備甚好 文告秦晉圍鄭之燭
武夜縋北鄙展喜犒師子貢執訊伐陸渾子產引楚伐楚次陘管仲詞舍之入陳及伐陳
子產對晉禦皋于鄭子貢說吳皆可換、 守禦入滑弦高犒師戰夾谷命有司伐北鄙臧宣叔繕
備 年伐鄭展禽守入保會號子產有備四國災子產授兵登陴圖晉伐冉有請一子守皆可換、 本
股只搭盟戲主善陣德衰矣況云云、舊易大鹵雖順不妥、 不師不陣不
戰惟不陣不戰可分搭僖武以不師不戰或以不師不陣搭股俱割裂不
可用、

莽丘

加長勺侵宋敗鄑主齊宋報復積忿再加伐北鄙照奉其辭令、
脫伐鄭次鄑夾谷是次者以其事勝者以其理多次陘伐北鄙同、

獻舞歸

搭譚奔滅黃蔡歸主絕蔡失守蔡之三國以見罪照傳列君死社稷正也
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蔡子義直故獨不名去滅獲一串作倒單或
以滅潞歸代本比 搭胡豹曹陽俱服爲臣虜 只搭譚奔主逃猶有恥
虜甚矣不如無恥有恥分作 只搭蔡歸見蔡自辱與于蔡之無罪

譚奔

搭弦奔溫奔俱義保絕總叙渾作、搭羽奔分已絕未絕 脫降鄣羽奔

主春秋之義雖在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

十一年 宋大水

搭四國災是許人不弔分得禮失禮 搭會救鄭主恤病救急之義分貼
勿實作弔他、

王姬歸

加伯姬歸照同辭如單 搭葵丘雖主尊君抑臣然當合做再加伯姬歸
首止同、

十二年 及仇牧 一傳無好題或搭孔父荀息皆聖人所取差可、

十三年 北杏

脫出兩鄄兩幽是主會盟之政仍要很北杏來收四國俑人以誅始亂、

本股加救邢伐楚（安北 兔氏）曹南城濮伐晉辰陵（文主 夏盟）照單分定其功罪、大
曹南以下搭主責臧伯　截救邢伐楚搭主予桓伯　加盟幽作會諸侯
兩下脫出仍根北杏予奪　脫會鄄盟幽救邢召陵楷以上二北代北
杏指月以上二北作主會盟之政仍分予奪亦是

盟柯

加小白入北杏主令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如單推原到當身釋怨
加盟幽救邢伐楚首止是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作法同單　去
本股照傳逝講勿板分四股首尾仍照盟柯　有以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出長勺盟柯行父如歸父如者下易世而聘問不絕題面亦新然大場不出

十四年　三國伐宋

加北杏備以匡天下息天下主合然節兵于國豈得言天下仍作背令事
實同單　加減譚主管仲得政滅譚之後未嘗遣大夫爲主將用大衆出
侵伐照傳一氣遞作用本股起繳　再加伐郳伐鄭伐徐伐楚戰韓上三
股是二十年間兵事下是南推西抑照傳一套做　只本股搭伐楚戰韓
同　脫伐郳伐鄭救鄭救邢貫數制用兵借來築二十年事如單作攻恤
點眼　脫伐楚戰韓主能南推西抑天下莫與爭上易完盟召陵俱可下
有易會葵丘借宰孔先歸遇晉侯事當時孔曰可無會也[illegible]作[illegible]

單伯會伐宋

加伐宋同單再加北杏照背會亦同單　加伐宋搭[illegible]
一不復再舉如傳問起折股相形湧出兩故字

十五年　伐郳

脫郳鄭伐宋會救鄭主傳首尊征主兵此皆紀實不用襃貶　本股搭伐
楚未成伯從主兵側已成伯從尊征側然不必拘主傳首二語或加北杏
盟幽分貼然北杏無明文終覺牽強脫出三國伐鄭三師城邢同下或易
救鄭亦可　本股搭盟幽見成伯有待不可對作係代楚大意同　脫盟
幽伐楚主天下與之然後成伯

侵宋

搭伐鄭主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或搭伐郳同　或出侵蔡伐沈
亦同

十六年　盟幽

搭盟柯詹逃同欲提過倒失信作盟柯只如傳徽明書法去詹逃大意同
主比者誤

十七年　執詹

加侵宋點過見執宜矣同單做　脫晉侯伐衛荀吳伐鮮虞主責人之心
責己則盡道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只借事論理勿粘事迹易敗紐滅蕭
同

殲遂

加滅遂主強弱交勝可爲勸戒以齊遂分不可以滅殲分或竟以亡國餘
民能殲強齊之戍串作同單亦可　搭圍蔡是申胥一身可以存楚上加
滅遂下加入郢同

人廷

加盟幽執詹只納兩邊責詹責齊同單、止加盟幽單、倒詹止加執詹單諸

有鹹

加多麇點所有所無一串作、　脫札聘彼勝士旃諸作而以見來伐春秋

成而齋出于野更見不足怪意

九年　遂及要

搭完盟主受命不受辭云云　搭或倒或分俱可、完之可專全在本有二命

上、有加高子盟是安人之社稷矣未受、　搭宋楚平主雖有利國家云云

倒作然兩傳各有專之而可者云云、亦可此、

伐西鄙

春秋三發　一八　傳題發　莊公三三　能進堂

加滕郰及盟同單見失巳與人以招冠

二十年　夢如莒

加諸會諸如同單總責莊不能防閑其母

二十一年　突卒傳

突歸忽奔突奔忽歸突入遇垂以突實君忽不能君証遇垂是突非餓示

居正之戒去忽奔忽歸單就突説亦倒居正之戒作、

二十三年　祭叔聘

加祭伯以不言朝不言使小分總發正人臣之義再加翟泉召陵彼是子

虎劉卷俱是外詞總叙渾作、　脫友如陳會林父于戚上友爲私交之計

下答容下比之臣惟不明人臣之義故斥要爲至當例之説

觀社

脫如京會伐秦有事武宮上借成子受脈于社主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

受命諸侯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

荊聘

加敗蔡入蔡伐鄭總是不念猾夏不恭而遂進例本股作、　若三股當搭

一比主因順逆而待之異對作、　只入蔡伐鄭上猾夏作、　搭取舒會戚

伐吳是荊吳徐越都是變夷而進義中分小四股如單渾作、　若加荊伐

伐莒伐鄭入吳則又分順逆矣楚僭自熊通徐僭自王偃俱在春秋前吳

僭自壽夢在春秋時越僭自句踐在春秋後須有斟酌　搭石門伐伐邢

取舒會戚伐吳主春秋謹華夷之辨書法獨寬于變夷下四比只用本比

春秋三發　一八　傳題發　莊公三四　能進堂

同、○搭滕薛朝年聘主朝聘中國諸侯之事一段搭　女叔聘白狄來主

能脩中國之禮故不以謹辨之法待之、　搭會潛主謹辨與善合作不失

傳意、　脫城邢完盟主遁人安遠者服要本聖人之心説來

蕭叔朝公

加過穀只作非所之察同單、　搭朝用幣分非物非所傳而合如傳總起

搭夾谷是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以本比起將孔子作證、　脫悲菑夾

谷上是杞梁妻不受郊弔弔禮不可作嘉禮婦人豈可對孔子乎刪之、

盟扈

加過穀同單總責其失時再加子同生亦同、　搭盟戲是葬公早盟因傳

中有十五而冠句搭出傳意原起早娶且襄公年只十二與

于丹桷
朕丹丘邢丘主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就御孫之言借塩點証邢丘儉
是改命朝聘之數易行父如晉無衣帛食粟叔弓如晉賀虒祁同或楚丘
于丘亦同上是衛文大布大帛之儉
逆女公至
朕大雩狩禚不視朔納幣皆常事而違禮小分月時歲禮四股重發微戒
意、再加文即位宣即位以變之必書形常之失禮而後書或如傳種帶
亦可
覿用幣
加姜氏入書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
戎侵曹奔赤歸
搭執仲突歸忽奔以權在宋制在戎起倒忽羈不能自定焉居正之戒只
二奔同
郭公
朕覿魚棠師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借事發傳全重不能行其所知
易城濮子玉朝吳奔同但倒轉耳下或公如晉昭公不用子家或出滅
譚六月雨上用管仲下放郭都是稍倦能用能去與傳意雖反然題面亦
好易入曹昇頡穀前秦伐晉用丑同或再易季子歸公如晉傳丢支亦同
或朕哀奔華孫盟是君子高舉遠引小人肆行無忌
于卒伯姬歸杞

加殿輸逆伯姬歸慶逆固逆以本股起如傳題下慶固一逆即納在別于
自逆內只二歸同若去本股倒辨分一邊
于卒曹殺大夫傳
出異伯伐盟葵丘主奪專命無專殺上股易滅甲氏士會已自爲將特借
重王命耳未妥又有鼎就請命取命出敗貫滅甲氏者尤確出城濮
敗其上殺頡頡邲鞅背僑是尊討下命郤欽伻臣且居是專命或出垂隴甲父此命討舊題但下只借
放非殺也或出單伯伐莒如年葵丘放衛各用請命引起同出葵丘
垂隴上是明書于策下是止錄名氏總欲以命討歸之王也下或添無妻
以明禁作一頭齊晉分二脚出垂隴士穀陳趙高固無妻伐西鄙夏主為
晉上鼎止錄其名氏
伐徐
加伐戎如傳作合兵表其事實同異
于卒盟洮
朕祭伯來覿魚河陽主天子非展義不巡狩三段作不必顧毋隨去一比
封作首比易汶如陳萬固逆同加遇防不節禮之流弊
盟幽
搭亳北主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各就書同上發勿倒搭曹南是小國
受命于大國見心之同異朕曹南亳北一勉一綏見非同欲朕西鄙
伐戎主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起東要見本傳連本比出同異再加侵宋
伐齊是前此鄭伯常戚于齊矣不出西鄙伐戎亦同

衰郕
加祭伯祭叔莒慶高固以京師諸夏之表起見表不正故相率而效尤是
以深貶王臣而不譏諸大夫也去慶固二比大、、可若只搭慶固與季友
並斷同異、
杞伯姬來　加郯兆作事皆同耳、
莒慶逆
加翰逆只辨書字書法同異或小關喻尊卑之辨亦可
元年 僖衛及戰
加戰邾伐不言伐邾日不言戰時以者爲主見照書法同異再加城楚作王命故
[illegible]亦同
會戎[illegible]
脫伐山戎會權主攘夷狄安中國事體在後而已見此
築郿
加城郿築郿築蒙築圍以四比起例倒單作去本股主大小異文亦要見
非人君之心意
大無
搭告糴主下書告糴以病公依傳倒單再加丹楹刻桷築郿見惟宮室臺
榭是崇是飾以致倉廩皆竭大意同異、
年 新延廄
加大無告糴築郿主明民力已悉同異、　加城中丘初稅畝皆不視民所
勤小分三段搭董本股、稅畝易因賦同、、與中丘田賦勞力不恤力
財不惜財見非君道
年 降鄣
搭鄣降青晉罪齊分要得前書此旨意方不似合　脫突救鄭譚主春秋
之法扶弱抑強伯者之政以強凌弱、
伐山戎
加伐宋伐邾伐鄭伐徐獻捷伐楚召陵此登傳題也以四伐辨起稱寔
取獻捷發明倒暑進作伐楚召陵如傳形講于後　只加伐宋獻捷大意
同[illegible]作比只加伐宋主爭[illegible]異戒勤兵宜此作[illegible]傳意　只加[illegible]
[illegible]伐[illegible]召陵[illegible]用[illegible]轉下仍提到本此發[illegible]本[illegible]內乘服
[illegible]人之意　若去獻捷大意同轉處仍用然則云云　總承上說勿以從本
柔服余貼只搭召陵亦同、若只搭伐楚又當主比矣甚傳意重不務交
兵也、脫伐宋召陵治內柔遠分貼上撇伐戎之稱人並倒截下繳伐戎
乙略達並同哉再加伐邾伐鄭伐徐伐楚同、
年 築郎
加三築總是去國築臺不緣占候、
獻捷
加伐戎兩傳俱有前傳獻比只取書法此傳伐比只作爭實宜兼說總是
抑之　搭踐土獻捷以表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起例倒單言晉達　再
加邢丘是相遣俘通[illegible]獻[illegible]本股問起何

春秋傳注　傳題發

以知其抑之將踐土作一頭下分二腳斷其得失仍以本傳宛傳易說

游趙同甲氏士部郤陵至同 相遺易九國救鄭 鄭因鍾子產獻夏伐陳 陳使斯

何忌如晉 使 獻鄭同 加山戎搭城濮踐土書主抑矜功于內予奏功于王

不如以獻者下本上之論起例倒單 脫踐土邢丘是抑獻王相遺搭股

上提是而又獻之王下提非而又獻之晉 脫踐土甲氏是單抽四夷之

功一項題面好可出換滅潞鄍陵同 脫踐土戰發是截去相遺一項搭

雖同獻于王而夷夏有辨 脫戰捷允關較是用後二項搭上獻是而又

非下提是而獻非皆春秋所不許

慶父如齊

加伐徐丘總敘渾作總括皆所見散權之失

閔公

元年 齊人救邢

加突救狄救處父救救成 邢救晉次將本股做主如傳敘法見聖人予救之情如此其急此救邢所以善也勿如常例倒單 去本股以凡書救未有不善總起分三救見罪後以不速不敢分二支總發聖人急救之情

單突救伏救 或 處父救主因救而責棄義分三段總收總起 單救成

至救晉次分責怯懦見聖人急于恤患之情 搭師遷主兵者春秋甚重

例善救同單上加次聊圍鄍下加救邢主救晉次大意同

季子歸

加慶父如齊姑主慶父主兵至賢也一段總敘總起中小分沒恥崔賢[illegible]

紀責法 單高子來何陽主東道人善惡兩入惡仍敘明本股見聖人之

情與孔子也相應 上易荊聘次陘逆救許下易納捷菑宋公伐邾俱可

分搭 搭從王伐盟齊主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分三段作易踐

土處父盟邢丘納同 有以貴戚任事涼紀用為出城者張佗奔晚者太

孫邾

加逆婦行役伐邾主志帥所以制人意同單

二年 父奔

加季歸為了盟僖公于正月如傳開起敘過季子成功之速例委權作

加季歸於夾谷除二邑主聖賢功化之速勿說壞季子夾谷只作夫

相齊與季子執政對不重本比只搭圍費同 脫伐餘丘竊伐衛王莊

京觀而又委權故至此極 加孫邾奔皆見季聽意

高子盟

加春王正月主定僖公同單再加孫邾奔莒點慶父夫人亂乎內亦同

僖公

元年 春王正月

搭歸賵受之天者必奉若天道受之王者必謹守王度 脫出凡伯聘小

邾朝同

聶北救

搭次陘主伐而次為貶救而次為貶不必大開加伐楚同 而加逆救許

雍丘此遷救患分災好攻樂殺二句出也仍如傳得故字曰氣[illegible]妙 脫

遂救許雍丘以聖人之意新起邢故字落下分股下易伐戴[illegible]

不順耳　有脫出遂伐楚次遂救許此以次陘反好攻樂役也未妥若
本股搭遂救許以急不急相比勿作傳
城邢
加齊北夷儀主傳首書遷書城數句要體見字發明書法若去夷儀主殆
議其怠終美其功遥對不失傳意方是　搭突救伐衛或刑人主以王命興師
者正能枚而予之者權
楚人伐鄭
加敗蔡荊聘荊伐只辨書法起如單再加盟齊執宋如楚會中此會中華
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事迹要發由來者漸大意亦如單　脫荊敗荊聘
荊伐主因順逆而待之異順傳點明要見聖人不輕人楚之意去荊聘主
僖王猾夏要點明獨舉復舉字面勿對去荊敗予僖禮不與用兵要體乃
字復字　本股搭荊聘主非某義而亦人之謹浸强也須得傳亦書人二
句口氣　搭盟齊孟執如楚會號主所由來者漸先要鋪張聲勢脫本股
大意同　脫盟齊會號主與好主好說有淺深但題面不完
敗莒
搭伐北鄙主抑鋒止銳責季友不能或分作亦可　脫召陵北鄙內外俱
諭以辭命
二年 楚丘
加城邢如傳以書法刪起亚已滅未滅相形砕作加入衛戎儀同脫出以
只滅未滅虛虛立案

下陽
加邾鄭伐宋滅遂以首惡滅國照書法同單　晉有以天下爲家城邪
池爲固脫出子同生莒潰入鄆者殊爲穿鑿
盟貫
加陽穀伐楚召陵舊主處周義著其實義著即在處周內若出一孩做不
必分用　再加荊敗荊伐楚伐與荊楚天下莫强句　加盟齊盟宿照盟
雖春秋所惡倒作齊宿只出一北同
三年 三不雨
搭二不雨主詳以著勤著以著慢　脫出作主尾壞不覩朔會扈是文公
事神治民之怠總見他無志于民　脫盟扈盟扈會扈是三不會盟即邦
交之怠治民之怠可知
六月雨
加三不雨是閔雨與民同憂喜雨與民同樂大意如單　記不雨不出侵陳亦無點題
陽穀
加侵蔡伐楚次陘召陵執陳伐此全傳題也如傳以侵蔡次陘江黃不與
問起役將召陵執伐爲犄角之驗去本股同仍用起微只加侵蔡伐楚次
陘大意同但少一驗耳仍重奇兵上　截出召陵執伐陳只主驗
四年 侵蔡伐楚次陘
加完盟召陵意具單題中總叙後依傳相縮分斷去侵蔡同再加伐鄭役
鄭點楚暴橫召陵仍分二意作　只次陘于師召陵單主序績

桓舉主以義正名而無與人爲善此二句原只輪本此亦取題面好耳、
新臣傳
出偪陽舍至上智豈不從桑林之禱無淫祀非望之越下叔孫昭子郤坐
無容身苟免之恥易四國災徐越伐吳同子産不從禆竈辭由不避禁故
上或易吳伐陳是楚子軫祭不越望亦或易滅黃是黃人特正同、　易弊
蹟猶三望此是容身苟免淫祀非望指月下易帝丘是衛成因夢祀相、
又有滅偪陽意如至趙則偪陽又作前偃請禱爲贅矣
于師召陵
加侵蔡伐楚主齊師雖強律用之而不恭楚人已服禮下之而不驕、　加
次陘師止傳　只于師加荊伐鄭元年楚人侵鄭章以楚大夫不通名氏起

例、倒宛作、
侵陳
出伐鄭二年執濤塗主思斆然傳論思指周公今幷在齊桓亦未妥、武易乾
起聘雖左傳有周公之德然與東征不相干亦未妥、　思股有易落姑思季
下高子盟頃爲莫說仲孫來猶秉周禮十三國伐秦思皆武下或說拔同華元奔供多大助　斆股
有易會葵丘宰孔止盟會于淮役人登丘背屬牽捏又有單就思逸出高子盟書救
主功德係人思高子盟幹起聘伯政于政係人思者尤謬又有楚人伐鄭
三齊人伐鄭七　俱孔叔思齊尤可笑、　連執伐加楚伐鄭俗謂陽穀次陘
召陵此全傳道也順題謂下收本傳二書法。　只會檉陽穀次陘召陵見
他始末之義重發念深禮謂須自楚來帖說來　脫會檉陽穀主振中夏

之威悖遠國之信、是念辟　脫次陘召陵主脩文告之辭結會盟之禮、是禮諸
加于師召陵執伐主楚方受盟志已驕溢一段、
五年
會首止
加盟洮葵丘主寧周公祇與王人同序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須
就抑臣內發出尊君意方於傳意相協　作只加盟洮則上分　脫盟洮
葵丘指月作尊命謹禮不如主同叙穩、
盟首止
加會首止同單會比只作事實、　兩首止搭會累盟衆或平丘平丘主大
美惡、
鄭逃

加首止搭平丘不與主惡者不與爲幸善者不與爲貶主各相形勿板對
加首止首止一與一逃總是變之中以大義爲主總起、　脫會戚執曹
夾谷歸田主賢者守常聖人盡變傳原寬論勿粘事迹出札聘夾谷同、
晉執虞
加下陽分晉始記後總見貪利之禍、
伐鄭圍新城圍許遂救
加召陵照傳揚起驗明遺力倒下移師同罪　只救許加救鄭救邢主几
書救未有不善此尤善之尤再加公至如傳剖別久故、　只救邢救許同
七年
申侯傳
伐鄭圍新城齊人伐鄭主背華卽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再加鄭逃同、

八年　盟洮

加祭伯祭叔主有命無命、無命不以貴故尊、有命不以賤故輕、併容　形主祭產

乞盟

加鄭逃同單重、聳動人君之大節發意、

用致

加敗莒主以私勞寵臣而卑公室、私恩崇妣而輕宗廟、仍用成風屬季起。

方有原委、朕敗莒及費、賜汶陽　行父如宿如世卿、主越禮報私勞、仄重世卿上、

下只行父如一股同、再加城費舍中軍、主私門强矣同、

九年　會葵丘

[illegible]三發　入[illegible]

加會首止舊主首止、傳不如此傳全見人臣雖貴不北常尊。

盟葵丘

加會只作複詞同單、加會首止主莫戴之功、信以後驗前、重首止發再

加盟首止同、加會葵丘搭平丘、平丘主大美惡、總起要在五禁、五惡透

大字　舊有加歸明、祭　觀魚、紀　伐凡伯、戎　仍叔聘、　世　楚丘、　士　士禁久弛、

而桓能明之、其無諸况楚丘、即桓身事、又有以五禁提落結　後陵　戰

韓　盟　等比皆誤、

葵齊傳

會首止荷息主爲子非子、莫能使人非子、非所子而子莫能使人亦子、要

本民心之明且公誽

十年　里克傳

突荷仇牧主明義、功不貴倖成、立節死不貴倖免、易荀子盟舍至或伐鮮

虞徐越伐吳同、或書救取郭亦同、若加宋楚平意如至則上、北作明

義立節、而以下二北作不貴、若單出宋楚平意如至主倖成倖免、明

義易股、又有搭士匄侵齊鄢陵　不欲戰　吳救陳　意如　立節、易股、又有搭

歸父舍宋　代北鄙圍桃　衛　秋伐衛　死　各記之、

及荀息

加茂宿伐邾伐宋照要齊猶不能固約、倒單

十一年　會陽穀

加大雨雪大雩伐黃如單總作、而以召變薦職證十一比于後、朕大雩伐

[illegible]三發　入[illegible]

黃即天變見、荒即夷患見意、朕大雨雪大雩在先後、上懸見戒于天主

僖公賢君說、或加三不雨六月雨見僖賢則須連陽穀出、

伐黃

加盟貫陽穀滅黃主同好而不恤其難、一順作去陽穀、同再去滅黃同、

加滅弦滅溫滅黃主異詞書伐、大意同單、只加滅黃點歷三時而不救、

如單鄫泗山主合、

十二年　滅黃

加滅弦滅江滅溫許斯頓牂如傳雙提、倒江黃守正去江黃主權其罪之

輕重、起微仍用江黃、

狄侵衛

加陽穀伐黃侵鄭會鹹以行荒業怠起然後狄人窺伺大意同單然三比一節深一節去陽穀伐黃同只陽穀伐黃分行荒業怠只侵衛侵鄭人意亦同串作要見今年明年意　搭狄侵齊主齊桓晉文若此類者云出見伯業之不足尚今改作比上加侵鄭下加圍衛同

十四年　緣陵

搭城邢楚丘如傳平叙起後亦如傳敍明以功義發二大比于後只搭城邢如傳仄卸緣陵之專加夷儀會鹹同只搭楚丘也封國遷國之專雙提仄到尤專上　加入衛會鹹同

遇防鄫朝

加杞伯姬來朝分已適未適只辨過同單縈乎姬明係昭公之妃生

命何以言未適傳有不可解者此其一也易高固逆差可

沙鹿崩

加獲晉侯見事應同單

十五年　伐徐壯丘次匡救徐

加救鄭救邢救許主凡書救皆善救而次則譏伐徐牡丘叙事內帶過去之可　只救許救徐主始勤終怠以見不誠故不久舊搭會檉陽穀次陘召陵太雜

震廟

服仲孫來戰舨是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然二句原指祖廟隆殺言如此搭胶木是或易十三國代泰命豜上是武子之德在民尤不切

戰韓獲

加伐宋及戰敗蔡以歸大棘敗獲艾陵敗獲照單原情定分分作上二比起晉晉下二比起重者　只加大棘敗獲對或又　主君重于師師與大夫敵再加鄢陵戰即鄢陵傳矣　脫公伐邾師逆大棘敗獲主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要自春秋之法說去宋北即師逆傳去中北即梁林傳加梁林或會戎即會戎傳記之易晉侯伐衛梁林書敗同

十六年　隕石鷁飛

加會孟戰泓只作天之顯示同單要發聖人所書之義脫出見災不自省德故　搭六月雨分致祥致異本比或以秋大水代同出鸜鵒巢獲麟同

季友傳

敗鄫遂如齊主季子忠賢戴僖襄仲弑逆立宣故皆報之異賞　出行父如歸父如同再加季歸遂如要點忠賢弒逆再加僖春王正月宣即位同

十七年　滅項

加會淮至會作串貫同單　加滅蕭取邿取邿取部以未有外滅不言國內滅直言爵起倒不諱之意如單　只搭三取總論尊君抑臣叙起一串作　只出三取中尊君作

十八年　伐齊

搭鄭逃主不能制命雖入王不可况桓公乎倒術命之罪作

葬桓傳

出首止葵丘伐齊戰舨主始盛而終衰可爲功利之戒上下各用一比同

上比或用北杏或用會鄄主九合、　出葵丘伐齊戕土敗穀驗桓文之
之淺、若出城邢楚丘緣陵城濮戕土河陽是于桓文之事有所貶而無
遐褒、　若出遂伐楚侵陳入曹畀城濮全是貶、　或出突救高子盟遂伐
楚城濮以上二比作明道正義起或單出二比須本春秋之意說

邢狄伐衛

搭荆聘以慕義進之可也輕點起例本股重發進狄之意、　加楚丘伐楚
召陵伐齊敗狄救王桓公攘戎狄安中國至末一段後如傳收先書再書
去伐楚召陵只主衛背德　　脫伐齊晉侯侵曹射姑奔不斷及射姑之奔將下
二比平論倒伐齊背德須本聖人之公非所望于衛起　或將以直報怨、
以怨報怨以德報怨以怨報德都格四股出伐齊狄救侵曹圍蔡不知傳

意原仄卸以怨報德乎搭既非而圍蔡亦不可作聖人下三比或易本股
及衛伐邢搞李同如出仍倒佛　　近有單抽直報德報出戰韓與報直射姑
奔伐甚謬　　即易楚丘邢狄伐入郢圍蔡題面稍正終屬割裂、　脫出伐
山戎救邢與伐楚召同盟貫同　主攘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衽、要見諸侯當
念其賜、　只出楚丘召陵主安攘見諸侯當念賜而衛為尤　　木股只加
狄救在先書再書上發論仍白諸侯不念賜而衛為尤說來

年夫執嬰齊

加執曾[illegible]曹歸京上曹不名下晉稱爵辨明二書法同異、　加盟[illegible]
貢主齊桓之盛江黃遠國搞來而滕獨不與單主貢賦[illegible]
宋襄此即執滕便見矣文中略補一語便足　　脫出[illegible]

會外于二伯宜得討、要會三十七年及繼起字面轉換盟曹[illegible]伐[illegible]
美事未竟、搭執衛歸京一事一濫各收稱人、

宋圍曹

加曹南加傳叙起見其狄心之急須從口血未乾上搭起　再加執滕小
點三比總見狄心之急傳所謂不越數端是也再加戰泓如傳帶後見欲
速見小之過、　脫執滕曹南主不足示威不足示信、　單搭戰泓宜主合
勿潤作傳

盟齊

加鹿上會盂執伐見楚因之大張故于此盟深諱要體貼故字　加荆敗
荆入伐鄭楚伐鄭敗徐鹿上盂執伐如傳流水做歸重本股護始傳文多

頓挫起伏要體會去上三比截僖公元年以下出見宋襄壞桓制楚之業
脫出敗蔡入蔡伐鄭皆與楚戰楚狀人改稱圍許敗徐人止書主夷勢浸強而終
不得內交以桓能制其強也、　只楚伐鄭伐徐上始稱人下止稱人見外
勢雖強而終受制于伯、　脫圍許滅黃敗徐只主終桓世止書人重不得
與中國會盟上出侵鄭伐鄭伐徐敗徐同、　或出圍許敗徐鹿上盂執見
盟齊以前稱人桓之功盟齊以後稱爵襄之罪牽頭割裂未妥

梁亡

脫伐宋圍[illegible]滅江主乘人之危惡易見滅人之國罪易知暗[illegible]自取亡、
滅蔡取鄆同、

下南門

加城河城邢是得其時制者猶書以起本股不當爲或加城或用亦可

二十一年 會孟執伐

加鹿上以諸侯提過倒宋公交夷取禍收入宋公云云 書法去執伐書法不必收 加伐楚召陵鹿上主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宜其禍矣

出盟貫陽穀鹿上會盂見盟主合天下之諸侯方睦同盟而宋乃交夷何云繼烈 脫北杏伐楚首止主盟主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以合諸侯作頭下分二脚見無與楚盟會之理 單召陵鹿上舊主攘夷交夷相形然召陵原與楚盟矣只可作比

符中獻捷

加鹿上盂執伐主宋公先代之後一段原楚橫以見魯昧義若只加一比

春秋三發 〈傳題發〉 僖公二十一 能遠居

主合

盟薄釋

搭會楔宜淵評會盟之實皆關天下之大故以二會特書所爲做起倒盟

薄會未仍鹿上一股見事關君臣父子夷夏故有必詳 加孟執伐獻捷只作大綫串貫 單加孟執伐主操縱大權自發夾出收皆不言楚子

單加獻捷上合

二十二年 伐邾取須句

搭取不惑與收奪無異

升陘

加取須句作出師之故同單 加同闕苟且誅暴禁亂

戰泓敗

加伐齊戰獻執滕曹南執鄫圍曹是宋襄三罪總見他違仁義而飾小名

倒單作去本股總起總束中小分三段 脫出高子盟城邢楚丘及荀息伐齊戰執滕鄫參齊事見虐小之罪參晉事見紊倫之罪桓公薄德在因亂謀終綏救邢衛借以縣陵易高子盟大誤 去荀息伐齊戰只比論虐小之罪加曹南同 脫高子盟城邢楚丘及荀息此齊桓存三亡晉獻亂其國全要在宋襄不仁非義上逆意 脫上三比只主存三亡要在猶曰薄德四字上生情 單出執滕曹南執鄫圍曹此罪二罪三一治人恭一責人急記圍曹傳無執鄫

二十二年 伐宋圍緡

春秋三發 〈傳爲發〉 僖公二十三 熊遠居

加伐楚召陵伯國餘業 戰泓主隳先業而乘危一氣倒單作 近有將尊中國云云 提出伐戎伐山戎攘戎救鄭救邢恤民 不知此論孝公何得出桓公事 搭伐鄭圍新城如傳用然則一轉彼此相形做

杞子傳

滕朝杞朝分治黨存夏重發禮義二字

二十四年 出居

加鄭入滑狄伐鄭主王爲滑請鄭不聽命而出狄師而端本作

二十五年 滅邢

加石門只起生名書法同單 加邢狄伐衛只作不反思事迹亦同 加元年滅譚以至入與天地合德起後發理一分殊輕點坐實 頭兩脚做

亦可、只加滅譚單就理一分殊一段論大意同單、加滅譚滅虎然
以滅譚辨起稱名作正講以虞夔辨二比于後收衞稱名書法破用叅三
國以定罪去滅譚只就滅同姓上辨斷、單執虞滅夔以亦同姓也難起
上以虞自取下爲楚夷狄故不名仍用衞燬作骨、若本股單搭執虞主
覆無罪之親故罪獨重、單搭滅夔主中國蔑親故不比夷狄然于傳不
貼、若脫下賜邢狄伐衞此處有罪邢無罪之案

廿六年　追酅弗及

加追戎主境內譏不預境外譏深入、

遂乞師

加伐齊滅邢（伐義遷怒）洮向衞（衞葬）使西伐北（非義實同）伐齊取穀（中國）以夷狄一串做倒單、

春秋三發　傳題發　僖公　能達居

以義字爲主去伐齊取穀同、脫伐齊滅邢洮向是衞不義而魯蔽之者
亦非義與洮向單比同但稍詳衞事耳加使西伐北只體傳故字意做見
召兵有由勿牽義不義　只伐齊滅邢單主衞不義加楚丘邢狄伐衞同、
脫伐齊滅邢使西伐北上見魯不宜黨下見魯不能報　脫洮向使西
伐北總叙分篇惡逆忿作或仍照傳故字見魯宜自反　只使西伐北單
主齊非義要在固亦二字上生情

滅夔歸

加獻舞滅邢起兩遊不名同單、

廿七年　盟宋

加乞師以伐齊主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

廿八年　侵曹伐衞

脫鄭人伐衞取牟婁主用兵者非僕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貽打賢者便不
宜如是不可板對舊即用本股作復怨殊讓易邾鄭伐宋取郜防同或易
鄭入滑（滑叛事鄭）秦入滑亦同　本股加圍宋盟宋救衞見二國無從晉之迹
而隆怨者非依傳問例大意同單救衞只在書法內總收　單加救衞大
意同單只照傳收二書法去侵曹同　脫秦伐晉歸晉士會衞賢者樂與
改過易納捷菑札聘同要之二語原起晉文不可擬別股姑備之、

入曹執畀

搭會邑伐衞作序成後之伐相形倒做或有將脩訓序成出伐楚次陘會
邑伐者總借意也勿粘實、加執衞主獻救楚師與之戰單責其諭　加

春秋三發　傳題發　僖公　能達居

城濮號主是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功雖多而遺不足尚去本比大意同一
串做不可兩開

城濮

加圍宋晉侯伐衞執曹畀借得臣昔昔語見他無必戰之心所以惡晉之
志戰　加滅黃敗徐執伐取穀圍宋主制楚侍□一段要把楚勢說
得發張揚起城濮之敗倒單作若去本股只截片有城濮之敗而只其被
髮左衽矣一段作文要能貼傳中語氣再去取穀圍宋全在能而不能一不
敢上生情見楚强橫之極　單滅黃要林土不能恤不能救、單取穀圍
宋在今又二字上發逼合兩字亦不可略

得臣傳

出伐齊取穀圍宋侵曹伐衛入曹界主晉師既克曹衛楚子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一段見他明乎料敵宜能御將矣　加城濮主料敵則明將
御將則失去首二比大下

衛奔

加伐衛只作拒盟事實再加鄭歸咺奔執衛咺歸及取鄭歸只帶遺禍同
單　脫會盟伐衛奐伐衛處主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整者乃能處
大事雖不甚確題意好或易後幽衛並同

踐土

加衛侯奔河陽照單分貼不必板對對雖傳意反不周悉耳　脫歸脂凡
同會葵丘主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癸下易公如京師成子受脤石尚歸脤同

春秋三發　能䏻居

單加河陽主去寔全名正名統實。　單加衛奔主專權廢置

王所

加踐土主四下勞而受覲一串同單

鄭復咺奔

加衛奔只照書法同單　再加伐衛執衛奔遂踐土立武亦同　去咺奔加
衛奔後鄭歸以出奔不名起復歸之名以歸衛復起再歸之不復分作
須如傳頻挫　單加鄭歸如傳開起例在長思不悛上

河陽

加踐土會溫主原情全首不衛諱王要見春秋忠恕

遂圍許

加踐土王所河陽王所主諸侯此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見致討行
由重許不臣作再加會溫同若脫出借諸侯彰許之不臣大意同明白

大雨雹

脫敗莒伐邾同　主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

狄侵齊

加圍鄭主縱外患而修內怨一串作總見其失賦再加諸泉作晉有鄭處
事迹同　脫取舒伐楚敗狄滅陸渾主刑舒是懲戎狄是膺借討據原　討見管

元咺傳

古衛歸咺奔執衛咺歸主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

鄭歸

秦秋三發　能達房

加奔楚執歸京只起書名倒單或主責晉責衛兩開亦可然要總起再加
鄭復歸只增出殺叔武一段大意同　單加鄭復歸收再書其名體始歸
再歸總斷

晉秦圍鄭

加敗殺彭衙伐晉伐秦主二國結釁連兵自此始倒秦貪利結怨再加四
國伐秦同皆加令狐河曲此納雍後事也與此何與

遂如周及晉

措祭公逆結聯盟以二事繼事起倒倒不恭作去本股以輕使抗尊對

取濟西

加執晉界作事寔同單

四卜郊

加不從免牲猶三望皆僭祀因變而備書作法同單後小發時卜牲

意、　脫杞朝華元聘是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借形帶僭股數隨易

伯姬來歸

搭蕩伯徵引起敵而亦書倒單亦可合做、

圍衛帝丘

加伐凡伯入衛楚丘如傳敘過衛事全單作　去凡伯以齊勸晉怠開作、

或仍如上歸重衛成晉文、　只楚丘帝丘主勸怠相形不可大開、

三十二年　侵狄及盟

加蔑宿衰世之事同單、

三十三年　敗殽

加闓鄭入滑主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單責秦、

取訾婁伐邾

加升陘取須句主伐邾至于再三念毋勤矣大意同單去升陘亦同去遂

伐亦同、

文公

元年　錫命

搭踐土主命與盧形弓旅矢不侯敵愾獻功而下勞以錫故屈黻冕圭璧、

不侯終喪入見而遣使以來故盧雖傳寔合加城濮郎位同、

二年　彭衙

脫侵曹伐衛大鹵上忿下應末繳本股見秦忿雖與晉文同而晉應之竟、

則非大鹵之不得已本股加敗殽與報殽之役倒單、　加完盟秦晉圍鄭

召陵使見待敵之道不必出于戰有罪則宜如完之服無罪則宜如鄭之

諭晉不得免猶有上告下訴之策如召陵者奈何遽然與戰去本北見待

敵之道衡用不服作骨　記戰紀傳多同奇　服罪易鄭入代衛同若晉

侯伐秦使不受、　詞諭易合屈訊合則同若楚伐隨陣使不受晉明伐北

鄖曾不可言無罪戊子福建換衛入伐齊更可怪、　告訴易劉來同圍齊

同、　脫完盟秦晉圍鄭單主有罪無罪俱得處已之道甲午南出完盟創則

處父盟

加三如晉四至晉只照適晉不書反國不至倒單式以華削分總見臣子

之禮亦可、

大事太廟

加有事一合禮之重一合禮之常有事止享五廟大事伯禽以下皆與、

袷有逆乞師躋僖公題主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其一不知者三縱逆

祀其一來左傳、

四國伐秦

加敗彭衙勝再伐晉師救主賭兵啓釁要在常情可已上發去伐晉只主再

勝而不已同單若只加彭衙則又從合矣然要點明報彭衙之役而後商

逆納幣

脫出狩如晉　槃弓如晉　禮含如晉　要在志上發總起小分三段、　脫奕

丘札聘只主知禮知樂、知禮搭股　黎丘厚下踐土觀三國辭父

禮成而加敏　敗箕如宥相敬俞聘彤弓　讎湛露長楊首　騂措句聘官不忘之嗣守弓如晉大饗　俱

可次則宋大水名言禮懼　仲孫來知禮周　文三公如晉許人　減江陳蔡伯　起聘易觀

衆秩　公如晉傳禮　叔齊待會晉放黃父子太叔天經地義稍可他如衛聘其君子　宿如

晉敏加辭獻上札聘傳明曰秦禮未同中夏下季循無君之人不可出　知樂

搭股　豹如晉不辭金奏肆夏工歌文王鹿鳴之三　蕭魚之樂　札聘鄭國之歌　俳

可用次則午伐鄭風不鼓南　九國披鄭樂操土音稍可外如盟宋志與志和無武觀七子之

干不可出　知喪搭股　歸父還奔袒括髮即位哭　舍如晉新君　俱可若蔡季歸

請謚便不切

三年

伐沈潰

加北杏盟幽踐土會溫主未嘗與中國會盟大意同單　加伐鄭圍新城

四國伐秦主雖非義舉比報復則有間依傳串作　義舉易齊人伐衛齊

人伐衛邢林伐伐鄭次鄭同　報怨易侵曹伐衛晉侯伐鄭同　朧出伐

鄭圍新城侵曹伐衛即褒貶而知用師之道第傳語參差相比似不得離本

秦人伐晉

晉人滑敗殺彭衙伐秦此全傳道也始貪繼晉復忿終賤而今猶戒過流

六行文收責備去入滑只從誓言上論起再去晉侯伐秦亦同只不用於

賤一段耳　只加入滑敗殺彭衙主過而復試去本股主懲將望而忿樂

之敗作　只入滑彭衙分貪忿　只入滑敗殺以過而知悔串作　本

只加彭衙主忿而又忿在今又二字上生情或有主合者上責

伐楚救江

加圍江只作虛實　加伐鄭盟首勝穀伐楚召陵圍宋侵曹伐衛城濮圍

江即桓文用兵之法以見救江非道只用召陵城濮同去本股分作然須

添伐鄭圍宋

四年

晉侯伐秦

加敗殺彭衙四國伐秦秦人伐晉以秦三敗而報晉怨未甚而又報乃秦

稱人而晉反稱爵問起倒串發爵晉稱秦意去本比即四國伐秦傳　加

敗殺敗狄伐許彭衙處父盟四國伐秦人伐照傳叙過三敗問起稱人稱

爵後將晉襄系行點明見他不足責就中劃出善秦意去彭衙四國伐同

但不用三敗叙起　只加敗殺敗狄伐許處父盟單主襄公足責而帶出

善秦之意去本股大意同但不用善秦耳　只敗狄伐許虛小挫外部是

尚力要見不足責意　本股加敗殺秦人伐主穆公初敗一段以備責意

起倒本股作　只加敗殺主悔過能改　只出敗殺秦人伐主悔過復貳

所以備責　本股只加秦人伐晉主貳過能改以稱人稱爵問起書法發

聖人所以殊待之意　朧盟柯納捷菑主大敗過嘉釋怨傳意原指秦穆

以過而知悔存之

六年

射姑奔

加突奔河曲主失身皆成失臣三段做見君子所以責偾帑也河曲是史

駢欲薄秦于河道穿滿之若彭先茂奔是漏納雍之謀

盟扈

加不告月令狐是文怠盾專事迹、單加令狐只主盾內專外强總見其

九年 姜如齊至

加逆婦姜是初歸不至分誅意防微俱責文公、

及箕鄭父

加令狐盟扈只照晉靈初立政在趙盾倒眾、

伐鄭遂會救

加踐土主盟、晉君 盟扈少、 主怠世業而啓患、

椒聘

加華元聘白狄來以謹華夷之辨起、如單作、衡搭盟及會潛石門戎伐與

[illegible]荊敗荊聘始以號舉中段書人至是遂與諸侯比如傳遊歸本

[illegible] 文公十二年 [illegible]

[illegible] 只加荊聘在漸進[illegible]做勿分 只加荊敗主嚴于立法

[illegible]宋[illegible]二段要側重恕一邊再加吳伐郯札聘以吳楚望賢之後總起

後分嚴恕二支不可以吳楚分再加荊聘會戚大意同、 只椒聘會戚單

出進一邊、

歸遂

搭歸脤在惠公僖公上立論一明夫道一明子道

年 秦伐晉

加令狐主晉反正而秦報之爲狄道如單做、

厥貉

加滅江六伐鄭侵宋伐蓼主楚滅江六平陳與鄭于是爲伐宋之舉故下

書伐麇以著其罪鄭侵救不及陳獲公子夜宋方有狄難益有不得已者、

故削三國書蔡侯一貴遏夏一貴從夷、 去侵宋專主楚、 單出滅江六

見其遏夏之志已伏、 加伐麇搭伐楚次主赤脩文告以威敵故上書伐

楚以著其美楚藏禍心以遏夏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 只二次或二伐

大意同一不收書法一專重書法 加伐鄭救侵宋主責蔡陳獲伐 要補

十一年 敗狄

加追戎 徐州 山戎 孤竹 敗狄 伐 陸渾 洛 赤狄 潞 白狄 西河 主春秋正名故戎狄必

別其種類、 只本股搭追戎同本股湯大卤同、

十二年 河曲

[illegible]令狐秦伐晉總敘[illegible]迷師皆罪[illegible]服則秦人之

[illegible] 文公十二年 [illegible]

曲尤甚去令狐以不書晉及問起倒秦曲作單加令狐照爲令狐之役故

皆稱人只主傳首一段亦有主兩傳合做者、

十三年 世室屋壞

加有事太廟立武宮只就廟號發義不必斷罪 加不雨只點明 無災而 加單、

十四年 新城

加伐鄭救狄侵宋厥貉驗從夷之寔因見予從伯之意待單主驗蔡傳意

未完不如以恕三國驗蔡提明仍側外楚 加荊敗厥貉以僭王作頭眷

從楚予外楚分做、 本股只加厥貉主予奪從違皆爲尊王總起總敘總

斷如單、 加伐鄭厥貉河曲以晉楚行事不相違論起仍如上總發之意 予亦

星孛北斗

得有梁丘葵丘賤土題主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甚無謂

納捷菑

脫出覲魚歸益主文過遂非則有估終之刑不貳過違罪則有遷善之美

下易晉侯伐秦秦伐晉楚人侵鄭俱可上比荷換秦人伐晉衛鄭歸衎歸

皆不妥近有單就攻過將出晉侯伐秦夾谷歸田皆無謂　本股搭盟幽

內以諱爲取外以諱爲善

哀奔

搭履奔只照偷生避禍何如單做

執單伯

加執齊照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如單

十五年　華孫盟

加孔父命役大意同　加戰蒍照猶季叔仲臧之類以驗其世官之非

脫出告糴僑如行父仲孫蔑歷稽內之世官則同紀者可例不失類字意方

妙　脫晉救命幷主賢者之類功臣之胄要發春秋之義本繳本比加城

濮盟戚同　賢類易嬰齊如行父如叔孫如國佐如歸父行父如衛侯會主于次戒取

郜鼎宋伯陳告糴文仲伯之子之子功胄易盾救新城胄之晉侯蔡侯會宋會號

趙武之胄次戒晉侯伐衛黔之子榮聘鄭慶之子會衛聘桑之起聘子甌之

單伯至

加意如舍至如單發與字義見尊王命只加舍至又是合矣

盟扈

加荊敗荊伐子元只照夷狄君臣同詞作倒起倒單傳用盟府則君臣未明

十六年　四不視朔

加如晉疾復依傳辨倒　加作主不告月不雨屋壞盟扈是文公厭政總

作不必倒

十七年　四人伐宋

加處父救江邾人伐我南鄙是大夫帥師名氏賤者貶諸人間起倒單脫

出見倒亦無昧易餘丘伐沈同

會扈

加伐宋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

十八年　遂得臣如

加遂乞師敗績以使舉上客將稱元帥起倒倒單作兩加戰蒍則雙倒濟

逆尊權　脫出二比主立文之常體有專其責意與事迹全不相干　上

客易先蔑奔爲介士會執晉爲介石免弓如滕子服椒爲介舍如晉子服回爲介會號爲介伍舉　元帥

易戰邲副先穀新築副石稷書救副同括良夫侵宋副甯相韓厥伐副荀偃嬰齊伐吳

鄢陵副郤舍之入陳副子產大鹵副魏舒圍棘伐副高張圍書伐陳副陳轅大棘副樂呂十

三國伐秦副欒黶　脫會向三卿伐莒是變文書介副

姜氏歸

加孫邾只主書歸于齊見無罪與于哀姜

春秋三發二發傳題卷下

古吳馮士驊仲先輯　　塔張　錄擊子較訂

宣公

元年公即位

加文即位美惡不嫌同辭、脫出四國伐惡大邾鄭伐惡救那美遂救許大美葵丘平丘詞同、此全傳題也如傳兩項一脚做、或易盟幽葵丘楚丘緣陵伐鄭圍新城伐宋圍緡同、脫盟幽葵丘鷄澤平丘主美小大惡小大全在書法上做或有單用美邊出盟幽救邢遂救許葵丘題面雖好不全、美一易股　歸三田歸二邑　惡一易股　邾薛朝滕子朝　淸丘平丘

無嫌易股　執祭仲單伯伐宋　于袤伐巢林伐　入郕城邢　齊伐鄭

晉宋伐鄭　盟幽亳北　楚子伐四楚子伐九

遂逆女

加遂納幣主文宣莫之行、

婦姜至

加逆婦姜病文責矯介、

行父如

加平州濟西如傳驗在前倒謀國之失同單再加文如晉成如晉夾谷歸田此全傳題也惟謀國之決故有賢德而終愧于人同單去兩如晉同只不用相三君字　只加如晉平州濟西如晉主奉使濟惡雖賢不取亦如單做虛說不能顯君　單搭夾谷以行父勤勞恭儉配晏嬰論起後用不然意緻如單、若换伐衞遂伐晉是不從行逆逜出是私叔向而釋衛侯同、

放甲父

加敗箕河曲原其專與私倒單或以既又二字辨起非正即將河曲立案倒上侵作、只加敗箕命討皆專總見其遂于正、只加河曲以挑謀立案倒用刑之私

平州

加遂如行父如是舉國臣子、既從之矣如單加執晉歸以春秋時弊証起倒罪、

遂如齊

加遂得臣如以得臣不能為有無提起倒遂首惡再加遂逆女總見主謀之惡同又加兩行父如亦同、脫會尹子伐鄭適歷上是宣伯通内下是

意如外結主内交宫禁二句傳原說戒後世畧借事跡點明

取濟西

加平州主利其為惡而首與之會、加高子盟黑盟主餘業句如單做再加僑正月平州同、

侵陳宋

加伐宋會邑盾救棐林主罪晉不足與似也而附楚病中國則非義故中國之師可舉如單、若去棐林即下傲　只加盾救棐林伐見伯兵有名要在然後二字出落罪盾救棐林主中國之師可舉中小分恤討二支、

盾救

加伐宋會邑侵陳宋以善救叙起上二股帶八削救宋内見典刑不紊或

以筆削分承之如單做亦可　單加侵陳宋只主襃救一邊若只加伐牙
會扈如單二比照上搭入削救内或只主削救邊亦可
棐林伐
加鄭師師公伐郲會蔡伐鄭詞謙分同詞若美只辨兩邊書法同單或加
會蔡伐肩救陳亦同上云均一肩耳下云均一地耳　加晉侯伐處父救
只主謙分一邊照傳倒下　脫出二比主春秋立法總見謙禮之意　單
加蔡伐主美惡無嫌于同
侵崇
加伐楚救江主以攻與之策求成其逆心可推問起後倒
晉宋伐鄭
加伐宋會扈倒單見衰世可免而王法不赦再加肩救只照已免諸侯之
討只會扈晉宋伐亦同　搭齊人伐鄭以將卑師少反照如單
二年　大棘敗獲
加衛師人單伯伐萊師城濮迭紀師將而權其詞示偏重之不可也步驟
如傳歸結本股　單加單伯伐城那總叙三項書法以見王道權衡不必
倒單易滅下陽敗臧肩救陳同　本股只搭晉宋衛蔡侵鄭同但題既倒
出以本比兼重為主而以稱師稱將二例沓上發明之　脫單伯伐城那
主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　脫次郎圍郕師還河
曲戰郲伐秦主輕役輕選然傳意在示人君不可擬題　脫三國伐宋圍
宋上桓息兵下文誅帥主不輕役輕選得兼重之義借題發義勿粘事迹

上易盟戲同　脫萊師城濮上不恤師下不恤將加本股以書法相為後
貼偏重之失
秦師伐晉
加侵崇大意同單收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　脫新城棐林主宣子當國
第無遺策易令狐救陳同傳有會出四北者　外有以筆削周華出元年
春王正月伐陸渾華楚侵鄭削平甚無謂
四國侵鄭
加大棘如傳一串發同單不能服鄭亦在侵鄭時或作大棘甚謬　加伐
宋會扈只作晉曲事寔只會扈大意同　脫踐土新城救陳棐林主晉主
夏盟肩既當國

夷皐傳
出季子歸哀弁上是反而討賊下是亡而越境上易華元歸同只非弒君
之賊耳或易立晉不赭討賊衛歸伯玉從近關出同
三年　楚人侵鄭
加會扈侵陳宋主不與晉似而從楚則非今反正則可與依傳倒作大會
扈只主始非而今正　脫晉侯伐蔡納捷菑主大改過許遷善上易歸邾菑同
宋師圍曹
加伐宋會扈救陳晉宋伐俱是宋非莫治倒單
四年　平莒郯
搭及齊平夾谷歸田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弱小反照

歸生傳
出會邑大棘獲主執國政得兵權可以不從三也上用執訊事若另會某
用賦鴻雁載馳事
秋如齊至
加平州濟西只照刈交事定同單再加如齊至例逆只照事亦始突收北
年皆至　只加五年如齊至主北年皆至總叙總收如單不當以義禮分
傳中故字豎頂殆字來加固逆同
五年　固逆
帶會被齊子趣形宜及公見他眛禮取辱
固及蟾衆

脫叙盟高子盟主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下易友莅盟同或出
高子盟著道以高子盟作君命大擬
六年　盾免侵
加楚人伐鄭主平楚伐陳皆不書同說發兩可知　加盾救陳棐林四國
侵陳人伐主晉常命上將救陳又再連兵伐鄭今而即楚政當自反有闕
叙事後同單做　脫盾救棐林侵鄭即恤患連兵之迹見陳背晉必有故
勿大誇有德
叅
加伐莒取向伐萊稅畝照傳敬作見數用兵而至于國民責其怨天之甚
脫出大意同若再加伐邾伐莒主用兵不息亦同

年　其夫盟
加黑壤照公卒見辱以見盟不足　貴如單　再加公如齊　四　公如齊照會
專事齊例單
伐萊公至
加平莒郯取向分別公欲齊志例　非辱
黑壤
加沙隨不見平丘不與只此論書法同單脫出重叫不在公主會盟者之
之過加而如齊只見公不慊如單做
八年　猶繹去籥
加首止葵丘主春秋駁譏君抑臣　必因事而存其義

晉秋伐秦
加侵崇伐晉只照起釁仍重賓夷　加城濮踐土只照世業同單　脫踐
土文敗箕襄盾救陳即伯職世脩而失職者可愧以文主盟作一頭下
分交援二師　脫敗箕救陳仍要根主盟來
九年　如齊至孫如京
加四外齊五如齊主宣公享國至深罪之也一段把三朝一聘相形只出
三如齊就事齊之數形出慢上
會扈伐陳
加新城盾救楚師伐陳主晉主夏盟又常救陳一段見陳背晉同[illegible]
楚伐同再加晉上楚人伐鄭盾免侵同　脫踐土救陳[illegible]

脫新城盾救主晉主夏盟又背救陳、脫楚人伐鄭楚師伐陳主[illegible]

晉衛卒傳

出棐林伐四國侵如齊如齊艮夫盟黑壤會扈主齊因怨廢禮如傳流水

敘做不會喪、不必說、

伐鄭鈌救

加三人侵四子伐五人伐主屢紀外兵獨甚重兵之罪、總敘如單去鈌救同、脫出三侵四伐一罪十與上謹華夷之辨下治亂賊之篡政所謂一字褒貶也　脫出三侵五伐俱是稱人分謹防正倫　本子伐搭三人侵俱是謹辨一惡其不義、一惡其重兵　脫四子伐五人伐一與一貶俱重討賊之意　本子伐搭四字伐以貶與之乎間起分正倫謹防搭五人伐俱惡其猾夏亦分正倫謹防　搭晉侯伐衛照君將不言帥師例作、

洩冶傳

出小白入忽死仲生下陽齊語奚點仄在生點當可　易觀魚下陽苟息會夷儀滅語奚點息死晏生俱當可者末股易哀奔同或衛侯奔入夷儀皆伯王不死同、　出下陽敗殺敗弒彭衛此當可就一人身上說奚點于虞而許于蔡猶屬生于箕而死于彭衛　出哀奔要齊如晉主治雖效忠猶在[illegible]

加脫之後須體傳意行文勿板對、

如齊至

加歸田搭春王正月如衛至茂如京詳事大之迹獨[illegible]名分[illegible]

如單作、去茂如京歸田同、

歸濟西

加固避伐萊如齊如齊原歸地之由深著成惡之罪、再無[illegible]闕只照我字、同上單加取濟西只照以所取歸之如單做、著其助逆　單加歸讙闡只、借形我字書法重本北作、勿誤認歸三田傳

崔氏

加武氏尹氏只辨起非世卿、如單、　非同詞異事異詞同搭股或滕朝穀郰朝伐鄭圍新城伐宋圍郰　或糾聘家父聘會蔡伐巢林伐　或召陵葵丘表要平丘　或城邢楚丘猶朝猶望　或執虞滅邢楚子伐鄭楚子伐九　或如齊九　如齊十本股同尹氏立朝俱同總不重事實只發傳意二有字並一視之二句要闡明

如齊五月至

加春如齊吉凶混作、如單、　加歸父如奔喪會葬、總斷慢王再加乃不郊納入本比、　加春如歸父如晉點三段總作、

宋師伐滕

加鹿上或曹南照霸主餘業同單、　搭宋人圍剿伐喪說用衆、見仁義失、

歸父如、

加平州如齊如齊歸田公如齊詳德齊事齊之迹以見慢王之罪照[illegible]文去平州歸田亦同、

四國伐鄭

加楚子伐鄭及楚平楚子伐十　上北只影居大國之間倒貴楚懼罪在[illegible]

加楚子伐十串作同上再加辰陵圍鄭輕楚戰邲晉侯伐晉荊大意同只本股
恃力爲主下分輕楚罪晉然亦不必拘拘分貼只加楚子伐十晉侯伐
亦同、脫出楚子伐十辰陵圍鄭戰邲晉侯伐大意亦同

王季子聘
加如齊如齊如齊如齊五月至歸父如詳宣之不臣而傷王靈之不振倒單作

伐邾取繹
搭四國伐鄭外貶而稱人內特書取繹總罪其不能討賊要發聖人汲汲
誅討之意

行父如　歸父如
加公如齊歸父如見事齊已勤而又汲汲行繼往著昧禮之罪　只取繹歸

父如主貪而生畏單倒歸父

國佐聘
加戰鞌取汶陽是喪師失地主失守身之本作再加斷道只照婦人笑同

楚子伐鄭
搭九年伐鄭鈌救主詞同意異單在筆削晉救上見義夫鈌救只用貶詞
直詞作單搭鈌救只重二救上

十一年　辰陵
加伐莒得兩入陳見諸夏不謀而楚謀故寬其從者再加楚師伐陳會厄
伐門闕伐楚子伐只以晉楚之爭問起　只加伐莒撰兩大義同　脫伐
莒撰兩入陳見楚獨能求義立怨陳鄭之衆本股單搭入陳或倒傳或主

合皆可

撰函
加會濟鍾離皆外詞重謹防作　搭石門內中國故許外戎狄故畧

入陳
加納陳只照文納亂臣同單做

十二年　圍鄭
出戰郎斷楚人曹滅江此皆書重之例不必牽扯事迹股數隨換只要認
戰圍入滅字面耳　加本股入陳提起倒末滅作　單加入陳各用罪綱
起倒末滅加伐莒撰函只照諸夏不能討同

戰邲

加入陳圍鄭書救偪陽因其冒進而責以主將之道去下二比只主失親
辭一意以書及問起雙提倒單去上二比只主失將道雙引倒單　脫書
救偪陽取書鞌得將道

滅蕭
加入陳圍鄭主假仁不終故不從末滅之例再加戰邲主楚莊將陳云云
一段責他乘勝而矜威流水倒單若加清丘即清丘傳　出楚丘戕上盧
吳歸主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上從諸
侯不得擅說下從楚不得滅說

清丘　[illegible]
加圍茂盟宿伐邾伐宋入陳圍鄭戰邲滅蕭伐陳救以書同問起一直說

後入楚惡陵刪單作昔又加伐宋非也去入陳四北只不照楚事大意同
去茂宿四股叙起楚事倒本股失謀作敗盟帶入去伐陳救同只加
救陳伐宋只照口血未乾已敗其約仍倒單昔多伐陳不如圍宋傳穩
單加伐字主原殺逆命丧師見任人之失再加衛救陳先驗過失信（同驗失謀）
伐陳救（此此衛伯心陳）
加入陳（楚德）清丘（失信）伐宋圍宋（亂盟）主昧義啓釁以清丘起書法倒收衛救去
清丘大意同去入陳即圍宋傳加滅蕭去圍宋即救陳伐宋二傳合要細
細分別　單加入陳清丘原用兵非義故假叛盟者以救名　加伐宋圍
宋主昧義啓患要得且字轉法去救陳同若去圍宋宜總叙開作此二傳
互有偏主上傳不得單救陳伐宋亦然

十三年　楚子伐宋
加滅蕭清丘伐陳原楚將來見宋失待敵之道大意同單如不出本股歸
重伐陳非策含致楚有問意

先穀傳
河曲戰邲伐秦重君失將將之道以戰邲爲主兩頭一脚總叙起　只河
曲伐秦上用有寵而弱之穿是親信間之也下用汰侈已甚之縠是剛愎
殺之也責晉君

十四年　孔達傳
出文元衛伐晉救陳主用人謀國干犯盟主然傳意單主救陳伐晉股（大達）

晉侯伐鄭
加戰邲只作事起同單（此傳題只伯清丘起）

圍宋
加清丘（要結盟誓）伐陳（輕衆大衆）救陳（著罪）特書伐宋主失謀取患串作只倒救陳一書
法明見伐之由即所謂端本也　脫出清丘伐陳救伐宋同上加入陳即
伐陳傳　去伐宋總是始謀不藏依傳已非又非串歸伐陳上去救陳同
但不收書法　本股只加伐宋主見伐見圍幾亡其咎總倒自取上分（不必）

會穀
加會防以禮自天子出提起諸侯大夫逝下二股或加會城濮作王事出
自天子不知僭禮已在城濮前矣且會防如何說去若加溴梁從祀此君
若贅旒陪臣執命

十五年　會宋
加圍宋只照楚横事是

宋楚平
加敗郤伐曹伐衛要發聖人本是貴平特惡其取必于上耳以賤惡起二
小股倒單　脫出分運許鞭兵要發聖人賤惡之意透易長勺伐陳侵陳
或乘丘侵西伐北皆同　脫戰窜雞澤是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要發人臣
之義在使民作忠（見因君勞而曰君之訓也臣何力焉於因君怒而曰不能我訓臣之罪也）上易蕭魚（魏絳曰九合諸
侯君之事也）戎九國救鄭（朝鍇從稱元爲太子朝嬰齊而夕于側）貞伐鄭（其過可不謂共子秉謀議以昔知）滅偪陽
（向戌欲君者宋伍）皆同然不如蕭魚確　下易乘骳以孔達衛人救陳（孔達任方之罪）
元歸（[illegible]）務丘（不與[illegible]之罪）鄭陵（[illegible]）皆同但鄭陵微與本傳子反

相背、脫斷道會中國君親臨中國親夷狄或聚師師志國盟蒲全、本股搭荀子盟上
用子反相形搭士匄侵齊亦同、或加伐北鄙以吳會比責華元然吳會不
過脩詞與大義責之未合、

滅潞歸

加伐楚次入陳上是齊侯攘之、下是楚討罪人作近仁義看、倒卑分貼脫
出分仁義、貼用本股管攝　易召陵垂隴同上易伐楚同再加楚侵鄭衛
伐晉同然雖竟上實下虛請客作主耳　只加侵鄭伐楚次召陵雖倒不
仁、只加入陳卑倒不義、

王札子傳

出楚丘邢丘以君所司者命也總起作案後分使命假命二支要之上下

春秋三發　六　能蘧居

皆權耳當不得命也、出會防中丘伐宋會向伐秦會戚同或伐餘丘宋楚
平亦同但上委下專耳舊有伐楚垂隴題垂隴假命無明傳若作命士穀、
又是專矣不妥、

螽

加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三年螽稅畝大約同卑只多言利刻民事
歸重不務本作、　脫出如齊如齊黑壤至行父如歸父如會宋是煩于朝
會聘問路遺、與傳亦有、

無麥

加會防會穀如傳以禮之始失逝下兩無以正之要包發篆齊分晉串供
在春秋後傳搭作三軍執歸賜生入惟事晉則確耳不可出、只加會盟

入、在下無以正之上生發

初稅畝

加丘甲田賦主變法啓弊只納在本股中漸發之見始字意上不股分
兵益賦全重宣公啓之上板責成哀使非、

飢

加水旱螽螟十年飢只收兩書同單、

滅甲氏留吁

加滅潞照潞之遺種同單、

成周宣榭火

舊有季子歸敗算題主爵有德祿有功傳意在必干太廟耳與題面何與、

春秋三發　八　能蘧居

且又說古者削之、

斷道

加胥南放如莒將非同北照同欲倒卑作去本股以畏成勉強小分贈串
本股挑發方得、

叔肹傳

傳以稱弟稱字搭祭季鄭弁不知此二語即指肹也豈可別求經股、出
年聘語盟友如遂如萬如行父如歸父如此全傳題也全要在誠使叔肹
有能一句上正情截出上四比借內外與政者相形截出遂如以下四比、
見政煩而不與其非世卿明矣、
晉省從弁　此太陵于四發

第126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2版正內

加斷道戰、莘照單分作總收詳書、
楚旅傳
出滕朝杞朝椒聘札聘徐奔主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
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分黨惡斎防僭分三段作下三比隨去
一比門、只依下三比單主僭號要發定名寔意、
歸父如晉
加如齊至行父如斷道主傳首因齊得國至事晉一段向背俱主齊言總
是為利再加公即位晉衛伐齊同、本股只加至筆奔伐北鄙主失謀貽
悔外有以禮樂刑政出考宮禮獻羽樂大眚刑邢丘政者此與自已汰出衎
歸父還自齊

加如晉只作事寔、脫出士匄聘速伐邾上是悼公去夷羊五下是荘子
不改父之臣換成末公如晉速盟向同、單用奔搭公如晉分逐臣得失、
單用歸還搭盟向主忠臣孝子、傳而比做皆不成題、
成公
元年　無冰
加元年春王正月大訓、皆經邦盟宿不絶件名人有徵而友如陳不論本末事有小而如傳提過倒
單作、　加盟宿友如陳不雨主畧人事而詳天變依傳倒作再加雨雹雨
雪同若出首二比只主詳天變要在絫字上發撤微之意只加六月雨同
中小分順逆二支、　脫盟宿友如陳只主畧人事須以經邦大訓為主末
檄雨雹水雪上易伯姬歸逆者非禮不登史冊浮來下易茲如牟莒廢適齊固逆大蛛

夫不同、書跡　脫秋七月焚咸丘天人一理、萬物一氣
作丘甲
加戰鄣蒐紅徐雨事以見益兵如單作　脫出仍以本股增甲增乘兩未
可知為主而以二事虛虛凌駕不用斷罪語上易城濮同內有西宮東宮與若放之六卒
本股單搭蒐紅便主合從傳不妥
赤棘
加平州宣立歸父如齊三桓去笙奔父動歸即位大故方經丘甲難關齊照傳倒單再加蒐
宿只點盟非所責、　單搭武父照非惟長亂倒單單加丘甲肖傳既又語
意淺作見非固本保邦之道、懟君意亦要發、
鞌戎

搭從王伐不言敗以明王不可敵不言戰以明王不可抗、分作各重失道
上、　脫出河陽辦函主尊君父外戎狄上易首止同或易春王正月會瀆
同上是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若于君臣之義、　出召陵河陽主服夷尊君、
皆得其道辛酉南鄙出會城濮會陽穀上是王命討立頹下是桓悼信制
楚、　或出河陽王所新城辰陵主尊君而君失自尊之道外夷而中國失
服夷之道上易首止鄭逃下易荊伐蔡陳納頓同或單出鄭逃城濮主失
尊服之道然傳意明指桓王康公替股終不妥、
二年　伐北鄙
加斷道盟一赤棘盟兩只作事寔同單再加公如齊事行父如不絶易世亦同若去
本股脫出四比借離合之跡為內外非義之案添本比與戰案照傳串下、

總發彼此無善意、只本比搭戰蔡同、
新築
加斷道晉衛伐齊只原起衛加齊已甚如單作、加突救盟柯主善解紛
責違怨而惡以兵刃相接以本股書法問起後檄、脫突救盟柯主解紛
違怨要發春秋善之責之之意
戰鞌
加伐衛及戰交伐爲主戰邲將稱元帥各起例如單作上易彭衙戰紀下易敗鹹新
築俱同、再加斷道作三軍舍中軍一專後事一憤前事、大意同單、脫出
伐衛及戰敗鹹上是主兵之例下是重將之體、只加公即位作三軍舍
中軍單倒季孫上半傳、單搭戰邲舊主常例變例總問起以重將權謹

兵權比作然不如以屬詞之體起倒謹權爲背傳
如師袁婁
加伐楚次于師召陵戰鞌主要敵異于服敵今在書法上相形歸結在制
敵莫如仗義再加楚人伐鄭伐北鄙照齊雖侵虐本若制楚之暴同上、
只加于師召陵同、只于師如師即敵服之誠僞見制敵之得失無書法
只召陵袁婁即結盟之異見制敵之得失一退三十里一進五十里要
收書法、只加戰鞌人義同單再加伐北鄙只照齊雖侵虐云云叙起若
單出戰鞌袁婁宜北作、本股搭夾谷歸田主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
于理不必分屬只從窮經者口氣論亦勿以郤克孔子相對或單主天下
莫大于理亦可、若脫出遂伐楚夾谷主制敵莫如仗義二句要分偏、

取汶陽田
加戰鞌只作恃力得地事迹同單再加袁婁同、加取卞婁與取非其有
者無以異如單做
會蜀
加斷道晉衛交盟晉衛伐齊戰鞌侵衛上追念屏君故舉重以見罪例單作去
晉衛伐齊同、
盟蜀
加盟蔑先書公北杏次書主盟照傳提過倒本股作脫出以尊君重伯分、加敗
蔡新城是荊楚借王斥之北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下易清丘同若脫出
宜滾發楚不如晉意不可大分、加伐楚次于師召陵主孚服夷兩責服

于夷只加召陵一比同、脫出盟齊不信盟齊從夷蔡中國翟泉不臣皆諱公不書
內以諱爲貶以大信大防大分分三段、添本股見不以內諱之例加宗夷
貶自有在也、單搭盟齊主從同同先將正始意發透方不費力見意二
字要挑醒
三年
會四國伐鄭
加戰邲如傳三段問起倒歸有詞再加侵衛會蜀只作附夷授中國事實
王晉
加公即位取汶陽總見行事之悖同單、只加取汶陽作事是同單、
圍棘
加取汶陽只作故地事是就中提發再加初稅畝作丘甲上啓叛而服之

非道再加言汝賜只照雖得必失句同　脁稅畝丘甲主稅役□□
田制盡民財下壞兵制盡民力以本股起來
二聘二盟
加命聘術聘只作有聘無盟事迹側單
鄭伐許 [illegible]及
加四國伐楚子伐辰陵兩事戰邲晉伐五國伐[illegible]夷狄伐[illegible]順題側單
去木股與夷狄伐主詳從逆之變而深著其狗利之罪若城戰邲以下出
王專意事楚　脁出楚人侵鄭黑壤戰邲楚鄭侵衛主利在中國則從中
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
四年　鄭伯伐許
春秋三發　八　傳題發　成公八之三　能遠居
加鄭伐許只入書法內辨起
五年　杞叔姬歸
加杞朝人作歸姬事寔
蟲牢
加蟲盟以惡盟誓起如單
六年　取鄟
加減項總發尊君抑臣意作法如單不可分　脁歸父奔𢎞歸主犯上下
主其罪可救亦作貴臣禍在不測上易懟奔[illegible]朝吳奔[illegible]下易公剛歲滴
歷[illegible]意林父歸[illegible]頃歸[illegible]　加減項歸父奔朝吳奔主春秋尊君抑臣故
詳權臣之禍以謹微作骨　脁歸父奔朝吳奔上緣季氏下[illegible]

並論權臣之害勿責二君
茂衛如使
加嬰齊如晉作晉命事寔　加伐鄭元聘茂如蟲牢[illegible]帶叙始終
交好見其凌大無名良夫如傳帶過去之同若大納幣爲衛分責再去元
聘茂如尢直捷　脁出伐鄭蟲牢即兵好之同爲衛無名之衰　脁元
聘茂如即聘好之密見內之無名加五國伐蟲牢擇作大意同　或脁出
元聘納幣以未侵脁侵分或以成八擇元聘易納幣以行聘共姬事含明
股而用別股何謂
救鄭
加荊敗次陘蟲牢嬰齊伐蕭魚此全傳題也以單股爲主分作原事以惡
春秋三發　八　傳題發　成公八之四　能遠居
不義比事以嘉近仁各客股渾融點入　只加敗蔡嬰齊伐罪主楚不義
收救鄭書法再加蟲牢照鄭敗過遂善大意同　單出敗蔡嬰齊伐以蹩
夷虐反正之國不義甚矣　脁春王正月荊敗蔡主傳首比諸夷狄而不
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不如竟以正荊名號作合兩傳俱有一統也　脁
一敗鄭貫箕祓濟鹹甲主折鹹執侼討功受賞上下單用一比同若用本股
隨出一比主合勿作傳　加次陘蕭魚叙起齊桓晉悼側書處式作　脁
次陘蕭魚各在服與不叛上見他近王事再加于師會申同或只出[illegible]
會申亦同
七年　鼷鼠又食
脁歸父如晉戰鞌主宣公有虞□桓之志至成始弗成矣一串作

小鄭

加黃池始終斥僭號者示尊王之義也總叙總問如單

伐鄭救馬陵

加入陘蟲牢娶齊伐莒救生迭虐反正之國以勸中夏作法同單蟲牢入陳只點起去之同　單出入陳兩娶齊伐主犯順之師非討賊可例加蟲牢同再加九國救收言救楚罪益明鄭晉亦著　本般去馬陵加蟲牢兩娶齊伐主屢虐反正之國特托伯救以著罪　只書救九國救馬陵主爾此晉遣上將而諸國不與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收同盟見病楚只兩救大意同但不用故盟云云耳

八年　言汶陽歸

加取汶陽俱不以道上責魯下責晉再加戰鞌兩邊俱用作起　搭歸三田主爲國以禮者無憚于强相形作勿似合

壽納幣

搭履綸逆主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再加致女同　單加致女皆失之過都在使卿上見

同括傳

出閩宋令狐會宋會號隨去一此同主韓厥言君一段即追錄忠勳驗今日故刖之失　單城濮令狐是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或出城濮彭衙救齊[illegible]就補佐兩君上説忠勳若添晉救戎戰邲此同括事　亦有搭[illegible]以有趙武入盟也或用同圍齊以有趙武圍虛也

仁

搭毛伯錫是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臨主尊君主親先以錫爲失論起搭河陽亦同

燮聘伐郯

加吳伐郯主始不救而令又伐重責晉作如單

衛媵

加二媵同要點明三國

九年　盟蒲

加馬陵照蒲盟同單　加言汶陽照歸取亦同　加戰鞌取汶陽如晉言汶陽主晉初下令注解體也而段作代加蕭魚衎歸起信在言前不言自

喻誠在令外不令自行開開論起盟非固結之本倒作如單　脫出分繳信作借題發意勿粘事迹舊出蔡丘蕭魚蔡丘只信喻耳豈可作不言乎或以勾繹串搭盟句繹不知此在獲麟後豈可借搭或又搭隋賞借伸也爲牽更可笑

致女來媵

搭初獻六羽主因褒見貶因貶見褒要得類字意或只用來媵兩邊皆有天子諸侯之數

晉伐鄭

加伐楚救江如傳輕輕比擬勿説江有可救之善加圍江救鄭伯同　加蟲牢照衛背夷即華正也伺鄭徇利從楚如單作

莒潰入鄆
脫城中丘浚洙滅遂滅黃主壑池築城者爲困之備故死不去者爲困之
本起繳用莒潰
秦狄伐晉
加衛維盟其晉狄伐秦上二股是諸華夷之辨下分言晉秦單加晉狄
伐主族類不分斷罪照傳嘗亦二字反做方有情再加秦人伐晉晉侯伐
秦只照自相侵伐已爲不義遁從秦晉亦不必板對或易侵西伐北亦同
加盟胥陽殺晉狄伐上二比是與夷戎狄以義繫之例歸秦晉斷罪然
江黃不比白狄聊借意耳　加言次陽盟蒲是晉既失信諸侯皆貳須將
補殺世臣題意方全或加書救代殺同括未妥　脫出言次陽會襲下借
春秋三發（傳題筆）（成公八七）能遠偕
立武代同括分失信失刑要見啓貳致寇意本股單搭盟蒲是諸侯皆貳春秋交伐
城中城
加莒潰入照莒雖恃陋例單見做守之微　加城中丘只點城非春秋所
貴如單　加陳邢費作謹禮爲國見備險自有大用不在城郭溝池或擬
衞寧舒是歲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云云作杜絕凌僭頗確第嫌僻耳
十年　黑背侵
加會戚是立剽事定點出貽悲意同單再加衛甯是出衎也亦同　加年
聘只照此與齊夾伸年無異不可兩分
十二年　錡乙師
加升陘戰泓遂乞以上二比想重內輕外倒內外同詞作上二比易滅譚

郲同　單加遂乞只主內外同詞要根報怨復讎來文股爲文不可對
或加會邑伐陳作徵會討貳傳中原無寔指若出借點傳意勿粘事實
或又擬盟戚執曹作誅亂討賊然未肯請于天王不確即易遂圍許難
王事討之然非亂賊亦非王命也或又以土地甲兵受之天子句出圍彭
城然傳中只論甲兵耳土地無照應
如京會伐秦
加南季聚叔侵蔡伐楚侵曹伐衛照傳次序說下總見觀王之慢若去本
股一借侵伐見朝覲不脩一借王遣使見述職之闕　脫出凡伯宰糾宰
周公王季子叩王禮之煩見魯慢王之罪再加公如京依傳發不敬莫大
再加會伐便要倒背法矣　脫祭伯盟洮厥貉新城全要本題
春秋三發（傳題筆）（成公八）能遠偕
人懼來透發明君臣之義　易伐衛突救楚丘河陽同　再易
踐土河陽縱晉侯伐衛茂如京亦同
十六年　執曹歸京
加會伐秦盟戚只作事寔　加執滕執衛只形講如單
華元奔歸
脫宋楚平瑕澤之成借魚石語彼多大勛國人所與加本股倒作仍照
魚石口氣
鍾離
加會首止分正分謹防意在尊王室慾在賤夷狄兩意字要透發　加柤
向總叙如單

十年 而才外
加沙隨莒丘驗其應不誣如畢、
鄢陵敗
加伐鄭新上伐鄭止首伐鄭上汝主倖勝啓憂要描摹盡張遂忍光景再加楚鄭
侵宋在大侵亦同但以三伐為晉怠二比為楚張耳、上題加夾谷歸田
陰二邑只照聖人能內外無患仍借范文子語方是　脫三伐鄭主楚盡
張倒入晉怠勿誤以三伐無功為內憂、
沙隨
脫假許盟幽及處父盟取鄟分易地滅國不信僞已四小支重存臣子之
禮上　脫假許歸盜主揭其美不揭其惡或三不而三取同、脫蔡季歸

期入高子盟平莒鄭主榮義不榮勢伸道不伸邪只衛母弗克納同、
晉伯歸
脫春王正月十四僖二適歷歸成秋　上是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主善不賞賢惡
不郎刑
公子偃傳
出鄢陵沙隨不見尹伐鄭莒丘倚如奔盟扈是信讒納忠一串事以沙隨
頂鄢陵莒丘頂伐鄭作兩頭後以如奔盟扈作一腳歸美范宣子截莒丘
以上四股只主信讒、出行父如齊宣如晉成盟扈主行父忠足動人并
見范文子之賢。出如齊如齊宣如晉如晉成主相二君之忠忠在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上　出行父如晉如晉救鄢陵不宜伯告郤犨之語見肆

議之巧便含不可聽意、
六年 魚石入
加盜入主已絕復入見兩人惡之甚楚納叛晉致亂各點入、
襄公
元年 圍彭城
加伐宋入彭城照楚已取彭城封魚石起例單分不得取不得參二支、
脫取汝陽吳滅巢主正疆域固封守然此二語仰指彭城不當別發經股、
若出輕點事是不失本傳意為妙下易城虎牢同、
伐鄭次鄫
加主夫侵只當削救同單再加圍彭城總一串事亦如單、加鄢陵伐宋

入彭城圍彭城主夫侵原事虧放義原事罪昧義作法同單指月皆主鄭
昧義覺少上半傳矣再加三伐鄭亦納在與楚不貳內同、若去入彭城
圍彭城則權主削救一邊矣、脫出鄢陵三伐鄭伐宋入彭城主楚悖義、
鄭昧義、
二年 城虎牢
加[illegible]在主將至遷潰滅亡如單做、加取牟婁取郜防滅下陽上二
出楚伐啓封疆如傳走遁倒下陽虎牢失守作只本股搭牟婁亦然、單
指滅下陽照處之下陽句比論勿大分、
三年 雞澤
添袁僑如會作懼楚事是同單、加盟幽亳北上是同徵[illegible]　[illegible]子

起處一辨若本股搭亳北主懼協心疑與盟亳北大意同第事迹不同
耳　加盟洮翟泉女栗柯陵平丘以王臣書同問起將上三股見例不盡
然而三盟獨書同者同懼楚也作法要輕撇不可頭重截上三比借不書
同爲書同之辨不重斷非　截柯陵雞澤平丘問起同欲各填事實見各
有戒心而脩盟總叙混發濟分意只繳一句　脫出二伐鄭至袁僑如處
吳歸是三盟病楚之驗添三盟大意同　脫二伐鄭至處吳歸只驗柯陵
平丘添出亦同若出袁僑如處吳歸只驗雞澤平丘　脫夏伐鄭至首止冬
伐鄭至汝上只驗柯陵　脫突救蔡丘主王臣將命二段只用明義奉法事
寔輕點葵丘易晉侯伐衛或執曹歸京同
四年　陳午傳

春秋三發　八　維運齋

盟幽莊同　戊申隕石傳申　取鄫孫齊主放文從質要發兼帝王之道　只取鄫
滅偪陽或午伐鄭取鄫亦同　出盟幽隕石執小邾子宋　皆不諱以從質
出射姑朝仲孫來是愚者進禮爲孝謟者獻佞爲忠然與忌諱無涉易五
國伐宋共蔡文　陽生入陳乞獻謀　同下或易戰鄑借潘黨請築京觀爲獻佞矣大繇
五年　會戚
加善道作事迹　加會柤主來會則進而稱人往會則貶而稱國須以聖
人之情爲主
六年　滅鄫
加梁亡如傳倒作發明不書鄫亡之意
十年　城費

加作三軍舍中軍只作強私弱公事實　加隕賁只作驗同單　加行父
如晉如齊如晉隋賁主忘先德而固私邑深譏其越禮防賁只作驗不出
亦得或只出盟鄆城費未全　脫三行父如主歷相而無私就文子之賢
隱帶後人不能盡如文子易文會陽穀宜如齊成盟鄆同　脊行三如隨
費墮主行父之忠聖人之化無謂若作驗又不得脫毋刪之　脫季子歸
三卿伐莒或作三軍主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北出上或易蔡丘　仲孫伐北
鄙　叔孫展　皆泛或單用惟賢擬股如辛卯應天宵止蔡丘會號平丘寘怪事
陳逆
加戍陳圍陳會鄬原伯德之勤而責其自棄倒單作去本股見晉可恃又
義不當背楚伐陳救陳無補　脫出公如晉　會戚謀　背楚　雞澤同　欲逆

春秋三發　八　維運齋

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易杞伯朝　問晉國　隱朝　韓厥伐之　亦八卿　會戚　吳來
會同　或摘出杞朝十二國伐鄭　中有共　鄭謀　義
八年　邢丘
加公如晉只作事宴須帶爵之失政　加戕北伐衛溴梁上二比是文襄
之業溴梁是委替之禍倒單作去溴梁加公如晉主政命朝聘之數同
脫賤上晉侯伐衛主悼公修文襄之業中帶不可委政意易遂如晉　僖三十一
公如晉　文三　此借朝聘發義同上或加本年公如晉以悼欲脩業綴之　單
搭溴梁以委政啟專如單做再加公如晉只點入一驗
貞伐鄭
加侵蔡獲同單　加獲燮搭艾陵入吳主傳句駁事吳何比出越能以小

事大而鄭不能　加楚鄭伐宋鄭師伐宋爲澤會戚侵蔡邢丘晉伐主國
外從晉而失謀以至啓患歸重侵蔡作　加侵蔡伐鄭盟戲楚子伐下二
北只作待盟境上之賓意同單或以十二國伐鄭易之亦同　加會晉伐
九楚子伐九會晉伐十十晉楚爭鄭自茲不得寧矣追咎失謀作去下二
北大意同
九年伐鄭盟戲
加貞伐鄭楚子伐鄭主小國無信兵亂日至刪盟戲　本股不只加貞伐原被兵之
故予得制外之謀再加伐鄭蕭魚只照下書句　加一駕伐二駕伐伐鄭
蕭魚主知武子明善陣之法　云云至末一段作文蕭魚只作書法再加貞
伐同或加貞救只點楚輒救之　只加三伐鄭亦同但不收書法耳　只

盟戲貞救主行不戰之謀分平鄭敝楚二事　脫出一伐鄭貞救公至二
伐鄭公至伐宋主楚輒救之而不與戰二至政見不戰伐宋見不待楚至
去之因　或出楚子伐鄭九貞救同上加本股下加伐鄭戍虎牢亦同
或出盟戲楚子伐鄭不我伐鄭亳北盟亦同　本股只加伐鄭蕭魚大意同
單遂領意亦要發去伐鄭同　只盟戲蕭魚亦同鄭主敝外服貳合本當
十年三卿傳
由伐北鄙夾谷主本强則精神折衝知脅孔子方不愧卿大夫下易夏
伐陳是子産或出會就夾谷子産執政孔子攝相俱發本强意　舊有夾
谷會鄭適是孔子卻齊子貢禦吳一聖一賢其弟子貢非卿大夫耳
外又有泰晉圍鄭取鄆迎鄭方不能用媮武安得謂本强若豹則以忠衛

國耳非卻敵勝難也不可出近又有平搭四股出圍鄭襄婁夾谷齊卑者
尤誤
戍虎牢貞救
出城虎牢戍虎牢上貞鄭罪諸侯雖分作抑揚而本股方妙上加貞伐晉
伐鄭伐鄭城虎牢下加貞救同　加楚鄭伐鄭師伐伐楚不義城虎牢伐鄭主鄭人從
楚一段照傳一串作去貞救同
十一年作三軍
加敗莒茲侵陳救徐救台入鄆聘主變舊制以專兵制單作後二北作
驗再加垂隴表婁帶文宜以來政在私門意再加戰鄢照襄幼弱季益張
俱同　脫敗莒侵陳救徐主諸卿更帥以出見權屬于公徵作三軍本

股加救台入鄆聘主兵制變而民不屬公只于中辨驗勿作二脚脫出主
民不屬公之驗要根季氏盡征來本股加救台鄆聘舍軍孫齊春王主權
移于下禍歸于上以作舍總作一頭總做總証總收不可分兩去作舍大意同
亳北伐宋
加會之役會伐鄭伐鄭蕭魚主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予之通叙過
重盟不足恃發去伐鄭蕭魚同只無與之句耳　單搭伐鄭蕭魚舊主棄
信推誠不如仍從傳作役晉與之若再添會中或單出亳北蕭魚或單出
伐宋會中只主盟不足恃誠能感人不可作傳矣
伐鄭蕭魚
加伐鄭盟戲二伐鄭會申主謀與誠合所以服內禦外再加執晉只納三

伐鄭內本股單搭執胥會申亦同須知此二股是駕服實事非騐也若出三伐鄭蕭魚竟如單作　脫十二國伐鄭三伐鄭上是魏絳息民下是知武不戰上或易九年楚子伐鄭同下或易戍鄭救亦同戍戍陳戍虎牢亦同戍陳後魏絳陳和戎之策修民事田以時　外又有貞救鄭貞侵宋題亦主不戰息民然侵宋在蕭魚後未妥　脫執胥納甲主楚服鄭服要見所以服服之故　易貞侵宋報晉取鄭子孔欲叛晉而辛不行午伐鄭同　只蕭魚會申單主鄭服見誠能感人再加貞輒伐宋楚鄭伐宋照鄭不可信同　脫出午伐鄭純門四國伐鄭袜澤三國伐鄭氾上此代會申比見楚兵三至無功爲誠服之效本股加伐鄭盟戲二伐鄭執良胥主用善謀以制外息民事在盟戲歸後只用盟戲便兼得魏絳不必又添楚子伐鄭再加城濮只照不越是何大意同只出城濮三伐鄭蕭魚亦同只三伐鄭執胥此政是三駕不與爭大意同上只三伐鄭亦同叙事須側到本伐鄭益楚至此方屈也　脫出執胥貞侵宋亦主楚不能爭　本股單搭城濮主駕外之績有光前烈先以城濮揚起方見不遮是之妙若只城濮蕭魚又是比題勿認作傳

十二年 救台入鄆

加高子盟例作以境外形斷境內易士匄侵齊亦可

十四年 會向

搭遂乞師以使舉上客起例

十六年 溴梁

加牡丘次匡救徐鷄澤衰僑盟會向伐秦會戚此全傳題也依傳例作重護衛上救徐僑盟只照書法去會向三比同然亦非原入　脫救徐衰僑盟主幸其權之有統以溴梁照發彼云諸侯失政此時當是未失政彼云大夫皆不臣則此當是皆臣　脫會向伐秦會戚主大事皆専諸侯自失其政從本股講入三會所謂大事者以關夷夏君臣之故也須如傳叙年月時總發若分三段便失皆字義矣加本股只將三會照講如單做有就三比中摘出二比者未妥

十八年 同圍齊

加侵蔡伐楚圍江入郛只起例問書法同單脫出要以不書同形出書同之意　脫彭城會戚圍虛圍防主齊瑧背盟棄好數伐鄰國串發分上二股或易虛朾鷄澤會戚邢丘是背盟之案下或加侵西鄙桃伐北是兵會

之迹同背盟換溴梁亦得以高厚逃歸也　脫出圍成救伐北圍成圍桃圍防伐北是加兵于魯之迹証他數伐鄰國出同心二字　脫出沙隨不見黃池借辿橫逆抑強暴擬題要得意字勿粘事定

十九年 侵齊還

加楚鄭侵衛晉宋衛侵鄭是利人之難倒單作　脫說魚宋楚平是君不尸小大臣不專大名反出只借以見君臣之道不必拘拘着二比講上易如齊納幣杞子來盟蔡叔大夫同浮來便不確下易城楚丘無婁溴梁同若執濤塗勸中侯城邾臣口大名也太除遂入鄆雖専非名　本股搭歸父奔以壇帷而歸命于介句照出交互比斷勿失主賓　若搭高子盟雖以専制境外比出然不可作儗

公子嘉傳

出貞伐鄭報四年西宮之難仟伐鄭純門之師主縱奸導敵要徵語同在舛句

二十年 蔡履奔

加踐土侵蔡獲燮者謀國之善而辭罪去國者獲燮只借燮不重事實去之只主發遊先志而從戎

二十一年 庶其奔

搭莒慶逆一接我不以禮一接我不以義總起總收再加邾鄭伐宋浮來只辨書法起　朧觀魚滅下陽主以欲敗禮身必危以利禁義國必亂全在聖人意上發揚楚子入陳執鄭伯戒圍竊書列國或叛奔皆暗放亦同　單搭荀吳伐鮮虞是不受鼓叛此斷齊納叛非義

二十一年 沈隨

春秋三發　八　傳題發　襄公　九十七　能進居

加盈奔商任在既逐又錮上見晉薄　出城濮枝河曲盾書救郊陵鍼主栾氏世勲含不可薄待意起繳用兩錮加出如單倒、書北易會伐秦中擠若易彭城或盟戲鄭任同　加入州來或楚鄭侵衛主楚逐中公巫臣一段

二十三年 二淩傳

出莒奔莒歸主去親不係因夷後克一滾做再加履奔照與蔡司馬同謀何

盈入高大

加商任沙隨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意倒單　加盈奔只照既絕復入亦如黃

二十五年 崔杼傳

出滅黃含至主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易衛寧人郯吳代是陵民之君口實之臣或易侯告親衛侯奔亦同但倒寫耳

六侯

加重丘重發同惰收書法再加遂伐晉只照為朝歌之役來討因報怨迎繳惡如單

入夷儀

加衛侯奔只照茂家卿不為無罪問起倒單　加突入就名不名上形義之絕與未絕不必分再加衎歸只照不輕絕書法單加衎歸順傳渾發見聖人不輕絕之意

二十六年 甯喜傳

出衛奔會戚立剽林父叛弑剽衎歸主廢立不慎要得示天下後世意

衎歸

春秋三發　八　傳題發　襄公　九十八　能進居

加林父叛以罪父提過倒單　加衛侯奔入夷儀只喚起乃書其名止　加衛侯奔主自棄須自淹恤十二年読来　搭城濮以人之有德慧術知句比出上晉文自強下衛衎自棄要相形勿板對如城楚丘越入吳俱可換

二十七年 鱄奔

加入夷儀或衎歸只作約言串定

盟宋

加會宋同單　加會宋如楚會申伐吳滅賴前依傳輕叙歸到會申逆溯始禍在宋繳收再言書法伐吳滅賴總是會中一時事　只加會中大意同加召陵只入申內照用框體　朧並楚會申伐吳滅賴詳交見之禍是根始謀之誤　只加楚會中小分別是載楚要伍于申下收總在盟宋日發題

年十公在楚

加春公至文四春公至十四春公至襄五公至三十只照獨書公在若只搭一比

危相形作、搭命殊斥借天威不違顏咫尺句搭各見不忘君父之意

餘祭傳

出升陘 伊 敵大棘 遂 合比殺人、近刑 見禮之所禁皆是閽閽、狎敵易比如遇

伐楚 自報 吳子 秦人伐晉 秦師不備 襄十七 敗少 貞伐吳 不敢 子蒙 宋人伐陳 獲司徒卬、 皆同、 甲宋也

但下三比稍僻、週怨易比如蠍遂戰 邲 報待來公族穿求 弗待二憾往攻師、 鄭 皆同、下稍僻、

近刑人易比如戰 觏刁、近豎 閽 弑 風沙衛 塞道、伐北圍防 殺人 禮士、皆同、下二比稍僻、

或加晉陽以鄙人公孫蠆作使無恥亦似、

城杞

春秋三發 傳題發 悼公 九先 能達虛

加戲土伐衛亳北主不脩先業而私其親倒本股作、 脫出以文公作一

頭、襄悼分二腳全在尊獎王室上見知本亳北城晉目同獎王室、

札聘

加吳救季歸完盟椒聘衛聘會弇主貴以達節之權故不假特筆、而以常

紀先以二例喝起、而後結無異稱之意、會弇只入本股作附減再添盟或

同聖人不以望滅者望季亦要見、 只加吳救季歸完盟或再加嬰齊如

晉代叔肸主不假特筆者貴以達節之權也、 只加椒聘衛聘主比椒術

無異稱、如單做、 脫吳救季歸完盟主特筆示勸以季札起繳中分三段、

再加嬰齊如晉則小分四支只季歸嬰齊如晉只用公子母弟二項、脂捕、

季子相形、 單搭會弇以喜時猶賢後世開起歸罰望深責備作、

十年 良齊弇入

加魚石出汱南里入蕭上比事以見位未絕下比事以見將滅國同單作

澶淵宋災故

出豹如晉豹如京襄二十六澶淵會宋主叔孫豹晉趙武皆諸侯上卿執

國之政仍要見而下意方不滿只用如京會宋同加宋向戌聘豹如京盟

宋蕭弇主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而所謀若是見世衰道微、

脫出見素行之賢謀國不宜誤

昭公

元年 會號

加鍼弇公子者本當稱弟者因事稱見尊尊親親之義、 加盟宋只照尊

春秋三發 傳題發 昭公一百 能進虛

盟如單 再加會宋主每書必先趙武見春秋重信之義再加茂宿只照

不貴修盟大意同、

取鄆

加救台入 莒魯爭鄆 會號盟 責齊 主乘亂取邑特原其事而諱之講中仍照傳語

意見幾致叔豹之危、

鍼弇

脫荀息及瑕上均愛望人父能友責人兄易立朝辰弇同 或以愛妾敬

之不衰搭古宮殊覺稱氣

去疾入

加吳歸忽弇納糾小白入趙伐楚公在楚只辨書法如單脫出以天下國

宋定于一起分做下二比易荆伐吳伐同仍用不書葬勿說與戰 脫□
歸忽弃納朴白入以圍宋定于一爲主總叙分作一節康一長幼 本股
搭白入皆于其正而不與其專 搭展輿弃從傳無味竟主兩傳上截比作
展輿弃
加會號取鄫驗諸侯崇惡倒下小傳 脫會號取鄫舊皷取鄫傳不如此
傳的確
楚靡傳
出會號會中主知夷惡而復宗春秋所以傷之也 出召陵會中主用齊
桓之禮句或加踐土補六王二公二公即桓文也再加向戌聘夏伐陳照
皆有獻焉句 單出向戌聘夏伐陳主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所以可轉

易使蔡獲滅偪陽上是子產不順下是向戌辭封同加會申只照皆有獻同
二年 如晉復宿如
出觀魚歸毋乞盟以舉動人君之大節起下分賢哲量之以行藏奸邪竄
之以作止四鄰視之以厚薄三段易小白入伐齊取穀圍宋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斷
謹闗同
三年 燕欵弃
出入極公逆小白入意誠彭衙戰除鷄澤道直以大夫國君之階賊起下分四則
易三國伐宋季子歸秦人伐晉戰郯同本股單搭衛侯弃兩端本以青□
一大臣一群臣
四年 大雨雹

加舍軍是驗再加前大雨雹同
合申
加執徐伐吳滅賴一事一時 滅陳滅蔡主崇大惡而順其所爲分三段做惟天
所相司馬侯言滅陳椑竈言滅蔡子產言只加滅陳蔡同再加北歸是天
討 截滅賴以上四股主宗大惡而順其所爲脫本泼大意同 脫出滅
陳滅蔡主委天而縱惡要從不能救說來舊主鮮虞傳不如此正大 本
股加會厥平州主黨惡極矣未有如崇惡之甚再加玄晉殺所盟折殺伐自討
賊逐節鉤做 脫向戌聘貴宜美盈奔不見叔向夏伐陳當晉主罕叔向鄭子產宋
向戌皆諸侯之良謀國似不應誤 本股搭夾谷歸田主聖人以天自處
賢者聽夫所命只論道理不重事實 脫突救六月雨上是以義立命下

是以人合天要在春秋之法上立論 易滅黃四國災或舍至夾谷同舍
天比易秋七月獲麟同 出滅陳蔡胡豹歸是不以人合天不以義立命
五年 舍中軍
加作三軍主屢變制專兵見不足之罪將初及二字及益卑恐歸等字挑
講串做總收作舍書法再加周貫南蒯孫齊齊王從祀如傳帶後
牟夷弃
加浮來照微也起例 脫出鄫叛滅紀弃邾上爲國以利下爲己以利易
意如至朝吳弃名利累心同舊出滅下陽齊人伐鄭中侯徇利亦同 本股加庶其
黑肱是三叛人總叙總做再加浮來盟邀只起書名
徐越伐吳

加伐吳執慶封原從兵有名而進之同單做再加慶封奔是吳以朱方處
封亦同出荆敗徐伐莒吳伐郯越入吳主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其進
不同本股單搭於越入吳主引之可來推之可達　再加午聘戎伐是
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

七年 暨齊平

加及平主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而附夷犯大上斷罪得字急字要描
摹　脫出叔弓如楚平房鍾之敗公如楚落章華之成侵齊門揚州侵齊攻原丘是附夷
犯大之迹婚吳帶補　二平加輸平宋楚平以平者聖人之所貴起下分
四項　脫輸平宋楚平主結平擅平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傳語穉
對其餘分搭者都不整

春秋三發　傳題後　能遠閣

八年 偃師傳

出季子歸高子盟戊春王正月會號滅陳以尊賢親親之本比出晉得季以安
陳得招以危若出季歸會號會號又屬趙武是尹氏卒傳矣

九年 陳災

搭叔鞅至京如傳叫醒書法分公天下家天下本股用弓會陳同

十年 三卿伐莒

加作三軍舍中軍主襄公以來至末一段倒背額固存見專兵之罪雖言
做古再加救台入運伐邾弓蒐鄆同　只加舍中軍如傳問起同單做
只加救台伐邾蒐鄆合並將于各將之初以驗專兵之實

十一年 棄疾圍蔡

加會號會中只作諸侯與通會盟事迹見討之非道

北蒲傳

出敗箕交剛主顯親愛君上文公喪下景公喪然傳二語明指伯會等三
人擬股未妥敗稷敗箕亦然上君下臣若出逆主不顧不忘稍妥

厥慭

加滅陳圍蔡照荀吳之言作事迹再加滅蔡照諸蔡弗許俱同單　加盟
扈潰淵問書法起倒作　脫出主不仁不智

滅蔡執有

加入邾益來歸入曹歸國內入外滅不以失節例有例作　脫出兩俱易觚要
以以字執字相形

春秋三發　傳題後

十二年 晉伐鮮虞

加滅下陽執虞滅陳蔡同為遷詐之兵獨重效夷之罪依傳比論雖起倒
本比作只加滅陳蔡主縱夷而復效其詐再加厥慭只照莫能救同

十三年 圍費

加蒐紅不忠慭奔不禮見致叛有由脫出大意同上多三卿伐莒北蒲同

北歸

加公即位叔孫執曹子臧商任盆鱄奔北奔主人義未絕而不着處變既非如
乘盆子鱄便當為子臧叔肸介乃云云安逃弒君之惡　脫沙隨鱄奔即
已絕者為北案不重昔晉平鱄全要影照楚北加本北如單再加北奔同
加北奔盧吳歸是北其五難棄疾有五利即難易之勢益微其悖雖是

無人無主無民無謀無德易生獲神有民今德寵貴居常　脫要齊如質
盟祇題雖借祇盼邦要旨傳為比者云云意作易宣即位執曹同　本股
搭札聘是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

會平丘

加弓如晉賀虒祁　如單再加弓會陳作諸侯皆貳同脫出二比主崇侈啓貳
加盟宋會號會中滅賴弓如晉弓會陳諸侯貳　主忽楚強而啓貳如傳串
作再加盟戲照悼公之業再加滅陳蔡同若添盟平丘只照收書法去弓
會陳只虛補衆貳　脫出盟宋會號會中滅賴滅陳蔡借楚橫以見自治
不容緩　脫泰人伐晉夾谷主君當禮于法家排去以德脩國政臣當惡
于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借泰穆晏子作様易彭衙蹄田同　易公如晉

悼選六官皆民營是以德脩政　蕭魚釋逃居安思危之規是以禮格君　同要照悼公之業　脫鶴澤救陳
主悼公之業內結夏盟外撫夷狄　本股加伐鄭蕭魚倒罪主不脩悼業
再加盟戲弓如晉同須把悼君臣交儆相形　只加盟戲見伯業之盛衰
由君臣之勤怠上加蕭魚下加盟平丘大意同不可各收書法若脫出二
比又主下晉下文作合矣　本股加築臺作南門立武宮築郎囿弓如晉
以本股作主以聖人作經必謹興役之意足之然後知三字要得　脫出
臺囿宮觀主興役必書為固結人心之應　脫弓如晉築郎囿亦主必謹
而書分內外做

盟平丘

加會平丘只照複詞書法　加慭弇闇貴借辭魯之言以見邦雄力上二
比是南蒯子仲之憂　加首止定蔡丘明禁蕭魚不敢歷觀盟有在敦者而競
力之非自見則末聞三字要體貼盟雖衰世總提下面諸股說作復添族
宿石門姝賛　脫出四股如傳以衰世之事起逐股逓做去會號大意同
只少其次一轉葵丘兼明禁信論二項舊添晉命是不盟非盟矣　脫盟
首止盟葵丘主定偷明禁　脫盟葵丘蕭魚主東牲不歃二段　脫蕭魚
執晉盟宋會號主納斥堠二段須活對不失其次意　兩平丘搭盟宋會
號照其次口氣一直做下

不與盟

加平丘平丘原伯事不避而幸君不與同單做去會平丘同　搭沙隨不
見兩見拒而無歉重惟明其故上作加處父盟黑壤只起諱恥側

執意如

加彊鄆宿舍中軍三卿伐鄭稜祥通慭弇平丘不與主意如有當討之罪
而晉討之者非以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上加行父如故莅盟收獻照自
文以來三家專魯去舍中軍慭弇專在邾莒之訴上說再去平丘不與只
不用辭魯君亦同　脫取鄆鄆或鄶三卿伐莒鄭主鄆鄭之故非昭公意見
意如世濟其惡添舍中軍照中分魯國以自封植總見其不臣　脫彊鄆
三卿伐莒稜祥十疊與弇通有一非昭公意也一段　脫稜祥伐莒慭弇
國貴主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弇放之由肯傳為晉設策方
妙　本股搭不與盟主辭魯君而執意如蓋昭既無罪便當扶其君而廢
其臣今乃君臣交辱豈知大義者一串做

廬吳歸

加滅陳蔡大意同單只以廢置兩分耳

丙年 意如至

加執主以利爲操縱渾作不必分　加疆鄆舍軍三卿伐黑非擊强扶弱

加圍蔡厥憖黑不能救蔡同　加會平丘執意如當倒做歸結平丘股斥

再加盟平丘大意同傳中雖無盟事然會平丘傳有如下文所股則深加

股斥內已兼盟矣　脫會平丘召陵侵事雖兩截須連接行文勿板對加

執意如意如至同再加鄟陵合不沙滅揚外鞅叛內亦同　脫齊侯伐徐宋公

伐邾盟滅鞅及貪利之效上二股頂平丘下二股頂召陵侵只出上二

股單主平丘貪利之效要見二十餘年意

莒子卒傳

出蒐紅伐莒執意如至主勇怯不中禮上二比舊出取鄆舍中軍此是宿

事何與意如單出蒐紅伐莒主敢施昭公與莒子加疆鄆比蒲同　出蒐

紀蔡季歸取鄆主怒不廢禮惡不忘親怨不棄義取鄆左傳有雖怨季孫

魯國何罪

去年 朝吳奔

加滅蔡廬歸入郢主用賢不專而貽禍倒貫楚半邊作去上二比或單去

滅蔡同只加廬歸主吳有復國之忠無保身之智帶滅蔡同　只加蔡[illegible]

奔主去朝吳出蔡侯朱見讒人之亂加入郢一串下　脫季歸僑加奔字

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

[illegible]

加滅潞甲氏伐鮮虞迭紀晉達之師獨免近正滅潞本稱師遵甲氏作[illegible]

人去之同　只搭甲氏不仁近正合做　只搭晉伐鮮虞分作正　脫滅

甲晉伐鮮虞主不仁非義已上俱傳而合

去年 公至自晉

加如晉河復如晉至如晉河復如晉河復如晉主三至河而不得入所得

見而止辨主見辱之甚而志不立倒重見此上　脫楚丘入吳取衛文勾

踐因困而享加狄入吳伐越同加如晉至倒作

去年 滅陸渾

加滅潞滅甲迭紀殄夷之兵惟靖華者無貶倒單做隨去一比以界達靖

華對搭伐山戎與關土服遠以圖强伯者異

星孛大辰

加居皇立朝主星變之驗同單　加星孛東方亂徵亡徵分或脫鞅加京

入吳不知入吳非滅吳也不可脫

長岸

加戎弘戰邲戚盟宋會申戚服雖文柏舉入郢主强夷漸弱由失用人之道

加朝吳奔召陵侵鄭貨無極以讒勝蔡丸以貨行加入州來去吳奔用雞

父召陵去其用瓦柏舉入郢主信讒徇貨之害只加雞父柏舉入郢[illegible]漸

此見用人之失以本股論起迹做中分讒貨二支　脫入州來[illegible]主

尊賢用讒上乖巫臣下用無極　脫朝吳奔召陵侵主[illegible]雞

八　衛衆主七因背敗國破君奔讓賢分配、脫州來怀來主衛失資亡
屈巫下伍員、脫書救州來郯陵彭城主策士奔才爲敵國用本義二十
六年左傳蔡聲子語、
九年　宋公伐邾
加入邾作襲郈事實同單、
十年　會夷
加執曹成盟成同單全在子臧身上發　加執曹伯遂如歸父如主善善
也長惡惡也短、脫敗鄭會宋主罰非及嗣賢延于世用舜典起例歸父本例同
十年　入南里
加奔陳作事實再加奔楚照其入其出書法　加入賊入蕭入朝歌例作、

二十年　昌閭
加葩紅比蕭或非時或非地大意在權臣專行渾作同單或加作的門三
卿伐晉周賞作魯國其君其臣其宰云云中比欠切、三蒐加城漷即文
公作魯蒐見其昧軍政之本例三蒐作、
王室亂
出伐山戎鄭陵主治外治遠借事點意重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句　出同
生突歸札聘陽生入主可公也則以遠飾爲權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如
傳分二大支各重書法上做去札聘只主家天下以莊公始生即書作一
頭鄭突陽生作二脚只突歸陽生入一奪嫡一廢長皆非居正之義　山
于同生鞅如京既正始示法復門變示戒、

八一　脫以四國伐以作婁以豹歸皆專制之事義所禁分左右取與死生三
作加本股例單、脫以楚伐灑奔以甲兵土地分、
入王城
加居皇只照所書書法如單、加及尹氏召伯名上非作搭出首止
照詞繁而不殺必有美惡分上下截做、
二十年　庚晦介
搭浮來鄭郊非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事或以人達王事句要發播指有
關王事則書之、
雞父敗獲

加臧遂兼師戰韓大棘上二股一例以戚自取下二比特別以津大分
只胡沈滅加臧遂兼師衆下主例其自取例本股作、加戰韓獲大棘獲
只主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將上二比配入滚做、
立朝
加居皇狄泉只辨起處重書立例單、脫出二比只重兩當立未能與又能
帶說　加[illegible]字于洮入癸丘分尹單伐鄭分主裁禮義以定僻
名分是其分[illegible]在六箇或字上見斷自聖心非徇時稱也只本股　六
諸尹氏伐鄭同、脫突救斜聘盟洮癸丘分名字人爵門樣上二股出二、
下二股名分若出兩季突救盟洮翟泉只就稱字稱人二例中且見
如晉疾彼

出兩朝五如如單做、只加十六如晉至上是見止之終此是不得已之
終兼兩傳意發方不漏然勿近于合、脫出舍中軍三卿伐于臣不與主
內則受制于權臣外則見凌于方伯宜自强而不自强只三卿伐不與同、
或舍中軍如晉至同加本比則倒單做、

五年　舍至

加意如至起執而至則名如單作加執舍亦同單、加郎則愁奔執舍主
禮立身不局于強國忠事主不順于強臣、只郎則執舍同上或易孫齊
是以逐君貴意如亦同、

吳滅巢

加入郢照明漸字同單、再加州來一淩楚之漸一入郢之漸封境震郎指

春秋三發　八　博退齋　昭公二十四　能進居

巢一串遊做不可大間曾添雞父甚謬只加州來重不能制不能保　搭
濟西汝陽內失地不書外取滅皆書、出滅下陽取汝陽同、出年晏取
長岸滅巢滅徐王外取滅皆書、

黃父

加居王入王城狄泉立朝只以邪不勝正引起如單　脫出滅甲敝豹如
或賜晉戰土　大夫主濫賞報臣子當爲之事、

二年

加宋果上見之甚災之甚深責不自省再加公如晉戒于宋舍至主
位則國有人親諸天時則猶有恃頼倒在昭公不能修德上、
孫齊六

加遂得臣如歸父奔作三軍救台入公在楚舍中軍愁奔此今傳題也一
套做見昭不明消息盈虛之理、脫作三軍遂入鄆救台公在楚
則舍中軍主兼賦專兵之久不當輕發而驟罷、只救台入公在楚
單主軍政在其手、只歸父奔愁奔主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
而公子愁奔全在片言一動上攝他勢將可畏

野井

加舍中軍公如晉壁乎比蒲詳昧禮之本而譏之須以昔禮問起倒昭公
半邊只加舍中軍公至單主政令在家二句脫出二比分叜政棄賢見昧
禮之本或三卿伐次陽州同添壁乎　比蒲　分四項以正身治人
禮之本起

春秋三發　八　博退齋　昭公二十五　能進居

取鄆

加居鄆照齊不自取而爲公取使居之如單、加次陽州主未絕已絕分
責季孫、

二十六年　居鄆

加居鄆狄泉主存天下存一國之防只加一比同再加河陽晉陽叛主諸
侯避舍大夫專邑仍挽到存防上脫出二股即避舍專邑之事見聖人存
防之意出王所入成叛同下或易紀奔同、

朝奔

加王猛入王城子猛將漸見非而天下不以爲非能愛子朝將漸見是
而天下不以爲是再加居皇立朝同、或加比歸陳蔡歸王取國有五利、

句、出歸閔荀息伯服雖殺平王不能復東周之盛申生已死奚齊不…

勝里克之兵出荀息立朝亦同意、

二十七年　會邑

搭文十五盟危同以賂故弗克而大義猶存則不概畧要發聖人取大情之

二十九年　高張唁公

加孫齊下只逐訴居鄆不納準此如齊居鄆傳字　主微故微弱　只加如齊居鄆單

主微弱加高子盟主齊之先世皆主夏盟桓能紹太公景不能紹桓公

易北杏伐楚是主盟受命倒單作

三十年　在乾侯

加孫齊居鄆鄆潰只辯起書法再加在乾侯在乾侯只照歲首必書止加

春秋三發　六　傳題發　能進堂

居鄆以畧詞存防特詞存君分、

三十二年　適歷

脫公則成作亦會危訴立煬宮沖訴　總是不欲公歸去煬宮只主行貨、

公薨傳

案奔入檪衛侯齊只儀二者之役闕以足無世權君有多助與魯事相反

出取邑如陳城費伐莒孫齊野井主庸君無以馭強臣上四比見專執

日久下二比見子家羈言不用討不行、　出取鄆圍成郕鄆潰三在乾侯分

紹昭誅意如全在書法上發、

定公

元年　春王

加隱春王正月起譏始同單

執仲幾

加城成周只作事定、

隕霜殺菽

隕霜殺草之舉輕一舉重同是失刑之慮、

二年　新作門觀

加作南門即南門不當作便見不應習舊合作非禮

四年　召陵侵

加遂伐楚城濮伯討可以軼二伯而沮于利故陋之須本桓文無命說來

若只搭一比主合　加鹹沙曲濮照由是失諸侯

春秋三發　六　傳題發　偉遠堂

滅沈歸

加召陵侵只倒後半傳蔡侯親楚至及哉一段作　搭曹陽專辯書殺道

面不佳、

鼎　䞑

加公即位如晉復只入敘事　加召陵侵主序與不序分上下半篇作不

取倒單、

柏舉敗

加召陵侵楚圍蔡將楚蔡揚起倒善吳作去召陵侵同再加吳滅徐楚人

伐吳只見常候謀楚之心若單加二比要重不言救　單加召陵侵以吳

易形晉雖歸重晉棄義加新城鍾離只以晉伯吳強引起、　脫踐土新城、

長岸雞父主晉主夏盟吳天下莫強略含易宜在晉不在吳
吳入郢
加柏舉主稱爵舉號見大命天討、
九年　遠如傳
出命中軍民命休晏牛、戊辰師位主定無叔孫絡之見而實私焚
八年　會瓦
加公伐鄭師大夫于郱與大獲師師大敗師還以上二比起例歸重下二比總發重衆
在君則重民命在臣則重兵權須有分曉　易公伐鄭圍鄆大棘桃林同、
但兩開耳　加次鄆圍鄆師還棐林主君大夫皆以師為重只師還棐林
或師還會瓦皆同、只加棐林上不言盾而言晉師下言晉師而不書士

春秋三發　八　傳題特　定公　九　惟進居

鞅總是謹權之意不可兩分　加大棘例有常變總見大衆當重、加棐
林合軍棄施奔明春秋重衆之意則人臣之罪人者必恭矣陳李如傳除、
欵丁後　脫含中軍棄施奔是陳氏厚施以移國乎齊盡征以奪民要帶
倒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意
十年　夾谷至
加歸田搭丁淮乙盟主小人之謝過以文君子之謝過以質要提明晏子
之言搭黃池入吳見天下莫大于理而蠻衆不與、
歸田
加夾谷主以禮化強不嫌于自紋、　加歸濟西歸誰剛令在心服上辨總
敘例單渾作　只加歸二邑傳語此做語題再加楚完盟夾谷先以來

歸辨起誠僞後轉入序結無嫌以齊桓北斷　只加伐楚完盟夾谷先以
來字說起隨將自叙其績設難後分二支各張大其績倒人已無嫌上用只
來盟同、　脫出伐楚夾谷主以義責楚以禮責齊、　加來盟搭元年春王正
月主合人物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去元年則以行夏時尊周朔為古今、
兩圍郈
加伐邾伐宋作軍舍郈圍費主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自大夫出而
後家臣強郎政以漸移見理不可誣世數不重只重上行下效意遞做去
首二比倒三家專魯四句作重發理宜作含易城費城成郛同　只加圍
費主家臣爭叛總叙同單
十一年　入蕭叛

春秋三發　八　傳題特　定公　十六　惟進居

加墮奔只用稱墮稱及一段倒罪佗强、
十二年　墮郈費
脫出丘甲乘于城費城晉合中軍乘晉主制國三句反搭　加城費城成郛圍費
圍郈主越禮貽患回正之以禮一發做去二圍同、　脫城費城成郛圍費
圍郈藏公室欲張而不得三家亦不能制搭見越禮之效如此、　加圍成
主問于仲尼遂墮三都見謹禮之用若添公至便主對或主後傳成雖木
毀無與為比
十三年　朝歌叛
加邯上二蕭魚服城平丘召陵沙鹹五氏夾谷晉陽主隳先業而貪利以致
內外之攜叛敘事要清潔更要頓挫縱橫說得痛快加那丘狄澤主大夫

專政加黃池主不復主盟截平丘以下出都是叛如傳叙過總發合盟之
效、加盟扈輒祁犂召陵侵晉陽主晉卿始禍八句一氣做去本股亦同
易適歷柏舉入郢鞅歸同上加取鄟邾照叛哀伯之言下加黃池照不復
主盟、只合從召陵侵主昭公弗納是秋路也蔡侯從吳尚貪貨也上易
適歷下易柏舉亦同、只平丘夾谷主齊叛臀叛上叛始下叛終　朧文
十方盟扈執意如召陵侵主春秋予晉事或略或賤或賄在備貢上立說
上二比易文十七會扈執祁犂同、

鞅歸
加晉陽朝歌主同罪異罰如單、

十四年 戍奔

加趙陽北宮結只主上半傳叢公一邊、

檇李
加入吳黃池入吳只重復讐一意作借所書以見不書之意去黃池同、

十五年 滅胡豹
加入郢只衍自取遊、

哀公

元年 圍蔡
加柏舉入郢見有當報之義只加入郢同若只加柏舉又當比做

二年 伐邾取田句繹
加邾子朝何忌伐費邾貴三卿分作、朧孫齊得弓或從配上我貫□可

昭公孫救桓子而陽虎奔要形容季氏德二家意以句繹同繳再句合
軍照四分公室、

納賄
加賄奔同只照未嘗盡之意、朧突歸易小白入擬北歸有仰公子不言
納知寺人之無道矣分三段要瞻吸翻賄作加忽奔作頓然忽乃世子、
非公子拮月去之良是、

州來
加圍蔡照楚圍降蔡同單、加滅州來只照吳所滅也起處證明同單作
加滅州來圍蔡放獵生夫謀而委罪于臣、一串作去滅州來同、

三年 圍戚

加納戚重蒯聵未絕如單做、加四國伐鄭首宋首齊訓天下後世討亂
臣賊子之法、

四年 執戎蠻子
加增滑作盟晉齊衛伐晉晉圍衣字只作乖逆同單、加執晉界加傳難起同單、
再加致歸京成執曹歸照循曰京師楚也主本股作出城濮救江九國
救十二國伐鄭主晉主夏盟爲日久矣加本比原世業而深傷其不競傳
中明日主盟似當搭盟股易踐土文亟朧來新城盟戲更妥再加馬
陵亦搭公同、

六年 陽生入
搭及荀息主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諫終被弑君之罪、

八年　伐我

加鄒邾邾吳伐我取二邑歸邾此全傳側主變例彰遂善之美　只加取邾主諱君惡而尤不欲掩君之善　加吳伐我取讙闡歸益主不諱取辱之實故以彰遂善之美依傳叙闡同耶　脫吳伐我取讙闡要把兩爲是挑發　本股只加歸益主爲惡能去故不諱以彰其善

八年　齊陽歸

加滅遂或滅黃只起亡國之善兩　搭執虞只主本股要得猶虞亡書執

吳伐我

加入邾益來只照爲邾故作事實　加戰郎問起諱盟書法倒單再加伐北鄙只照不言四鄙亦同　加戰郎宋楚平哀娶以戰郎起書法用元佐

比斷加益來只入叙中　脫圍宋宋楚平戰奮衰娶主元佐得自强之道總起分作全在退五十里三十里見他不廿城下之辱去圍宋戰拳同

歸益歸讙闡

加益來取讙闡如傳兩分後歸到遂善之傻改過之大怒猶未息德猶未泯要體貼描摹再加吳伐我同　只取二邑歸二邑大意同但不倒不諱書法耳

十年　會吳伐齊

加入邾益來取二邑歸益歸二邑原反正而惡遂非順題行文只加歸二邑同要見中國與于夷狄意

結伐吳救

加滅陳吳歸只照常爲楚滅而傳存如單　脫邾鄭伐宋救邢主善首亂書解紛再加盾救陳是誅亂討賊之外凡救皆善束歸本股　首亂北惟伐宋爲確解紛比可易會齊會葉　加盾救宋鮑弒君不書救宋楚人伐鄭歸生弒伐不書林父救狄救自救主自誅亂討賊外雖夷狄之救皆善而吳獨以號舉重傷中國也夫狄救同本股只加盾救大意同　加吳救狄救處父救會戚札聘不循例以進吳惟傷中國故也以會戚札聘問起號舉隨將各股凡救皆善而吳獨號舉倒傷中國作　加吳救狄救處父救貞救主屢寓罪于善救尤曲示傷中國之意比救邢傳獨多貞救　只加狄救貞救只主救在夷狄則罪中國語意巧重本股方妙　只加會戚札聘主抑屢進之夷重傷中國也脫出二此就所進駢推舉號之故則又二字要體

十一年　圍書伐

加會伐齊只作致師之由加伐西伐北照無有不書四鄙起例　加入邾取二邑歸邾歸二邑會吳伐順序見爲無名致師宜厚自反　加吳伐我只照非其城下之盟

十二年　用田賦

加稅畝主二猶不足重困農民以俐其本例作

十三年　黃池

加召陵侵艾陵是晉失伯業夫差暴橫叙起重發示治禦之道　脫出召陵侵沙鹹伐齊艾陵主晉失伯業四句見内弱外强如此聖人宜亦無如何矣暗吸本股行文沙鹹伐齊易卑施吳伐我同照定公以來句搭

入吳

加伐越入郢艾陵黃池主吳恃力而被兵破越輕楚破楚驕齊勝齊長晉勢焰如此而越忽已入其國都可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好還之天不爽。加柏舉入吳黃池主初書於越入吳于柏舉之後再書于黃池之後見係勝之時即極敗之日著力勝之戒只用入吳同脫柏舉黃池見得競力之日即見勝于人之機

(哀十四年) 獲麟

加元年始隱歸賵易之司城奔宋後杞子盟杞微主何以約乎魯史至天道終乎一段見聖人成經之意去本比只主始隱公約魯史二段再去元年只主約魯史一段加韓起聘補舍幣何適句加元年春王正月或只加一比主上道始天道終。

春秋三發 (傳題發　哀公附王) 　倦蝶廬

春秋三發 (三發合題)

古吳馮士驊仲先手輯　張我城德仲參訂

總合

○元年　秋七月 (總元天地合德　法天元四時合序) 君右大師天地四時是已

△春王正月　盟茂 (行夏時法古　從周文尊君)

合克段 (前總明大法　訴正人心) 獨立薄恩者首治以示戒焉

合歸賵 (加王于天　係王于正　大一統　法萬世)

合秋七月 (行時垂法　法天立政) 心與德之關大春秋特謹焉

合瓦屋 (行夏時垂古法　變周制反) 聖經之作有法萬世而公天下者焉

盟茂　瓦屋 (從周文尊君　變周制復古)

克段　立晉 (考叔純孝　石碏純臣) 覩良於春秋得忠孝之純者焉

歸賵　祭伯來 (賞禮無體國之誠　私交無人臣之義　臣小着和王)

盟宿　鄭人伐衛 (志大公　重大權)

隱遂伐楚　踐土 (雖信言可執亦王法所禁　其藏東掌司盟猶不以為過)

春秋于兵信之公者而亦不之善也

合遇清 (凡遇皆怨　凡盟皆疑　庶古不期　庶古不盟)

合城郎 (凡役非時　為信非信　各有況　字稱) 或脫出或土城成周誤

合會防 (凡會合私　凡卿會盟　附官向人盟　附盟) 聖人脩經盟會皆不與焉

祭伯來　會潛 (本正存防　俱外交各有　段後患)

合盟唐 (大意同亦有三段)

加祭叔比牟婁傳濟西汶陽　私交　其本　皆正

益師傳比無駭傳　入極　單伯伐　古者大夫皆命于天子　古者置卿必求賢德

春秋行古之道特存公選命官之遺焉

會潛　盟唐　俱是交夷盟比會更深　各有三品非諷

盟唐　死屋　皆書

鄭人伐衛　取牟婁　私征討之權　各土地之制　兼取本邑　非法

石門　死屋　外盟必譏　參盟必書　但志大公

合會防　非王非法

取牟婁比郜防傳脫出　濟西　汶陽　取郜　取邦　加郜同　諱惡

各從本說比起　兩志取邑而無異詞、待內有深意矣

春秋三發　八合題　二　熊達庚

遇清　入極　代號　若論題序　應倒轉　公選近古

合觀魚

四國伐鄭　觀魚　從鄭說　違忠言　孔子告哀公證　晏子告景公證　可也

北園長葛脫　執會伯　圍彭城　可也

輩帥師　觀魚

、考宮　獻羽

、輸平　會防

、取長葛　入許

、公伐邾　伐凡伯

中丘　會伐宋

隱桓合

元年　元年

合滕子朝　述帝王心法　行帝王大法

合家父聘　兩明君職、正心一心而已、

比同生傳加春王正月札聘

、春王正月　滕子朝　正王法

行天子之事有不嫌攻朔斥爵者焉

合胥命　正王綱　重信　皆變周制　以從易

盟茂　會鄧　公世　經世　經紀盟會皆爲世慮也、

△合戰郎　經紀兵好、以皆出于可已也

春秋三發　八合五題　三　熊達庚

北州公傳脫出　南季　女叔　周公聘　華元聘

王朝大夫　列國命大夫　天子三公　王者之後　經稱字與公、一尊王之心也、

克段　加紀　經于剪弟誅小者皆誅其意焉

、歸賵　逆后　崇君后之稱、明有尊也

△會潛　狩郎

盟唐　盟唐

盟洛　有年

、宿門　胥命

合會鄧

合狩郎

合如紀（外盟會而書，敵仇之法；外相如而書，典禮之義。）兩錄外事，皆王者之公心也。

合入樂（書而非伐，削而弗書。公天下之思，待衰世之意。）

、取牟婁　會曹伐（亂紊土方之制，僭竊位之等。）王制而兩紊之，難為上矣。

長葛（脫出）　鄭入　伐鄭　盟幽　驗王制之紊也，于強弱恣勢見之。

遇清　齊命（新遇怠占，結言述占）

合桃丘弗遇（失信，不遇之咎）　知禮與信之重，遇不遇皆譏也。

會伐鄭　有年（俱化工之筆）　兩覩春秋之化，雖而誅討嚴矣。

覩魚　鄫鄉（繼欲，章賂；譏傷伯，譏衰伯）　內君之怠諫，皆有所溺也。

合咸丘（逸遊，淫佚；伯益周游于佚，周公耻淫于田）

入郕、盟唐（黜暴，免危；兩書，兩至，各有三說）

○秋七月　齊家父聘（料聘同）　天人一理，君相一心。　經有見于一，于天人君相致意焉。

○中丘　咸丘（仁民，愛物）　覩春秋所譏，而知民物之當恤也。

伐凡伯、桃丘弗遇（息義，失信）（俱斷地）

歸祊入　會垂假許（鄭委地而魯受，皆非；鄭要地而魯與，皆失。）只入祊　假許（互看矣）

合以四國伐（地相與形，兵相與旅；貪上方，貪而方）

、瓦屋　齊命（諸參盟，善救鄰；善背命，胥諸鄰。俱合而）

○入極　齊命（古者罷鄰必求賢德，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兩覩事之近古者，亦春秋之僅見也。

、城郎　狩郎（非時無君心，非地獻王德；能見火，見有常鄉；原與其隨有常所）

合入樂（述通祭祀，流將勞民）

時來入許　會垂盟越（原惡罪，惡小；原宥罪，宥惡）　只時來　會垂（皆鄭志）

拆合

假許　盟越（魯徇鄭欲而與地，鄭徇魯欲而與盟。）　俱重君觀上作

、杞朝　如紀（原情，誅意）（俱私忮）

、合紀朝（求土，失土）

會郤　求車（課其所以來，各有由字）

料聘　執仲（君臣，嫡庶）　貴兩相之深，惟任重也。

如紀　如曹（詩意，緣本；相諸外，姻外）　諜小託人者，雖外知必紀焉。

大雩　大閱（吉禮，軍禮）（皆備）

紀朝　戰紀（求援非人，倖勝非策）

、鄭逃（脫出）、取郕　侵蔡　圍蔡（六主，勝。鄭伯乞盟，鄭勝蔡而勝；昭公客死，蔡敗楚而滅）

、丁丑烝　乙亥嘗　春秋紀時祭十，而瀆與慢皆譏焉。

祭公逆　射姑朝（君臣胥失，父子胥失）

戰郎　比戰　宋傳　脫　盟越　會稷（首盟，會亂）　郜鼎（取賂）　突歸（資力）（討非其罪，伐非其人）

、執仲　會讒（忍納，俱合）　兩覩鄭相見自取自立之資焉。

以四國伐　會曹伐（亂兵翻，亂禮翻）

突奔　入樂（篡弑，謀據）　經于逆君出入各示其謹焉。

、會袁伐　會曹伐（與邪不討義，率人不要禮）

隱莊合

、春王正月　荆敗蔡（本王初，正王號）　俱大一統，傳注諸賢救鄭傳說。

盟蔑　翔入（謂信隋，謂信賢與能）　大義公天下，私盟爭國俱貶焉。　或說（出本說，諸註）

歸朙　突救（隱其實　進中義）
盟宿　朔入（其狀未詳同盟猶不若義況私相云云　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云云）
、合長勺（惡惡戰　戰）（書師德已衰　計盟猶不善）聖人思盛德之世而盟與戰皆譏焉
、（服出）駿土　盟戲　又有來出清丘伐鄭而大尚代長勺者殊謀
、、鄭伐衛　長勺（執言亦所禁況惡　其薄德已衰況用詐）
、合遂及盟（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　雖有安利之功亦以信命論）專兵專盟者皆經所禁也
、合伐衛及戰（此以書伐不書戰此出鄭　無命以將本命不專與師節從）兩紀應兵因服與抗而異辭焉
○觀魚　觀社（非禮　非法）（僖伯　曹劌　王者　上亦……）兩君之觀非所以觀也
（服出）楚丘　圍許　伐泰　武宮
、合刻桷（樂盈……　僖伯譏）
春秋三發　合……　六　能違……
考宮　刻桷（丹楹　言諷　仲子　桓公）
、論平　盟柯（皆起　稱恕）一貶一許上以然則書之乎起下以世變而下可乎
中丘　浚洙（遵天時　修地利）上易城郎俱是大作大齋同（非時　非務）
伐凡伯　餘丘（人而曰伐　邑而曰伐）
無駭卒　比曹殺大夫　傳（服出）入極　單伯
公逆之道　命官之道　古者置卿必求賢德　古者諸侯大夫命于天子
、會防　齊人伐衛（假命　本命）
桓莊合
△假許　祊聘（許改　為諱）
、及孔父　歸鄭　俱有節義

、滕朝（合邾　傳）小邾朝（王法斥　王命進）兩以春秋參帝王而見要事之意矣
、、合多麇（從出尤四凶防風管蔡之誅　猶放龍蛇逐虎豹犀象之意）
、合荊聘（斥惡　進義　帝王之法　天地之心）
○會鄧　北杏（伯惡　各譏其始）春秋兩紀始事而系世道王道之慮焉
、、合三國伐宋（其後　能南……云云）內治有得失國勢因之矣
胥命　盟向（美信　惡叛　各自以信易食等句）
狩郎　狩禚（全王德　正人心）
△合築郎　俱是逆（原圃　靈臺）譏蒐武與役之義皆為民之心也
、大雩　次滑（非思　見義）
是來　譚奔　滅遂　殲遂　俱是勸戒
春秋三發　合……　七　能非服
、大閱　治兵（非時　非地）
○合追戎（備禦　敵　俱不豫）備武者貴豫其道關于國者也
、合大宮（失政　失刑）
、合告糴（無兵　皆無備）
同生　小白入
△家父聘　友如陳（正　重）不彰窺惡私交者罪有所歸也
、丁丑烝　治兵（成　祀　皆譏）
、季姜歸　王姬歸（王　王　皆譏）
射姑朝　盟邑（世子　夫婦之……）
忽奔　比三國伐宋傳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號

齊自管仲得政 鄭自子産相鄭 當伯爲伯 當晉當楚 春秋予二大夫以皆能制乎强也
易召陵 狄丘 會戲 平丘同
比蹴遂傳 入郢 圍蔡 子産從 包胥使
比諸兒傳 出脫 狄丘 會戲 以恒形 以産形怨
、會袁伐 次滑 諱子茂 出子斧
、會曹伐鄭 肆眚 奈德 失刑
莊合
孫齊比如莒傳 出脫 楚丘 宋人圍曹 宋襄公恥 許穆夫人義 載馳
、錫命 肆眚 猶賞 失刑
、姬歸 歸俘 正忌 正黨惡 書歸 及書 齊人歸寶
春秋三發
、還三邑 餘丘 惡追小邑言還 戒繼權 邑言伐
〇合伐衛及戰
追小邑不言還還不言師共以師還者見紀氏猶足云云
抗王戰不言伐伐不言用而書用者見齊人奉詞云云
餘丘 北杏 謹一國之始 諱天下之始
狩禚 五國伐衛 罪公之始所以甲公 人諸侯所以人公
合納幣 俱有下土王之其七子宗例云云 就提忌人心上作易盟明同
郳朝 北五國伐衛 出朔 疏奔 小邾朝以王命 以王命進 遲速不比出 亦可作人命天討
突救 齊人伐衛 奉命伯討 不命討汞
〇歸俘 獻捷 正義貶齊伯 罪進抑怜功 觀春秋所書知貪利貪功者之戒焉
、恒星不見 如雨 大水無麥苗 天變與天災春秋兩致謹焉

〇次郎俟 追戎 己去而俟無名 迫無備 兵爲敵用先與後皆試也
、治兵 浚洙 整兵黷武 設險勞民
、合大告 黷武 施刑
、師還 伐宋 黷武 用兵
、浚洙 追戎 無備
〇合告糴 務和不務和 治不治 彼和 不治亂 責君臣
、長勺 乘丘 俱詐戰 齊劇 公子偃
譚子奔 滅譚 著罪 原情
出脫 叔姬歸 徐奔 怨無罪 絕無志 經于失國之君而寬嚴異待焉
、王姬歸 歸酅 婦道 婦節
春秋三發
〇[illegible] 仇牧 勉殉節適正 闵也故也
、北杏 盟柯 皆書戰 論創伯釋怨惟其時而已
△合三國伐宋 忌天下 息天下
、合單伯會伐宋 許從伯 延戴伯
〇合前幽 予創伯 予從伯 兩與伯會皆衛世之深心也
△合後幽 予創伯 予成伯 經予伯圖藥觀其創與成焉
〇盟幽 盟幽 伏義天下與 得眾天下服 兩志伯好之同皆爲世道幸也
〇追戎 告糴 兵食皆無備 兵食兩虛於君臣計疎矣
∧合伐山戎 詳武 武備 貪功 春秋重武事强與躁皆譏焉
觀社 刺稱 [illegible]

盟幽　救鄭　伯主之安攘微之勢與事焉
杞伯姬來　慶逆　明婚姻男女之際　辨分尊卑之別
虢鄧　告糴　從民非時非人君之心　怨禍無實非大臣之道
○告糴　伐山戎　治治　觀春秋所譏，知本實之當治矣
△降鄣　伐山戎　強木治亦　伸強伏弱　好功　急功
隱閔合
盟宿　救邢　凡盟皆惡之　凡書救未有不善
桓閔合
晉命　季歸　尊賢　貴信　傳行古之道
仍叔聘　季子歸　各有治亂意　譏世官而與賢臣為國計也
春秋三發　六　十
蔡季歸　季歸　潔身　善其歸　俱予其歸　兩貴戚之歸，其賢皆可嘉也
大閔　古諦　俱不三矣
忽奔　北慶父奔傳脫會號　陳貴　執禮當源　用禮化強　影必　影事
莊閔合
伐宋　北慶父奔傳出滅譚　伐宋　季歸　父奔　得政　得政後　節兵之效　見蕭離之功
○肆告　救邢　刑兵之用，稱兩示其當重焉
刑聘　季歸　樂道　進夷而旌賢，皆樂善之心也
閔合
△救邢　季歸　俱存學人之惜
季歸　高子盟　特筆以旌二臣，以魯難所由靖也

孫來　高子盟
僖合
元年　戰韓獲　君所　君分　首曰人心惟危　必稱元后為先　俱祖述堯舜
明大用大分，皆非有所作也
克段　河陽　昔正其本
祭伯來　王所
會潛　滅邢　加盟，復滅譚同
盟唐　會首止
比減項傳上加茂宿喬石門下加取鄣取鄣　內　外　揭書　隱書
鄭伐衛　衛人及狄盟　天子之　云云
春秋三發　八　士
四國伐鄭　滅下陽　與為首惡
觀魚　寶冊　以禮以信，二君之聽言，其得失分矣
獻羽　王所　正典　正本
圍長　取長　下陽　執虞　書圍于此書取于後　記執虞公于後
經于肆、暴、貪、利者，詳始終以見罪焉
輸平　盟貫　不以平　不以盟
合楚　正事　俱正之以述義
比陽殺傳　取鄫防　伐楚次　江黃
○秋七月　六月雨　上加春王夏四冬十下加

法天同民之治致聖筆而見焉
合防　城楚丘（私謚無典文　專封無美詞）　王尊上
伐戴取　殺（赤狄潞氏　舍謀秋乘滅勝）
合侵西追戎（見孫伐衛　議乘衛氏）諸許
入邾　國許（動王室討不貸　假王寵計不治）上加會防伐宋下加會温王所同
桓僖合
大水　六月雨（逆德致沴　和氣致祥）
孔父　荀息（信忠）
滕朝　盟齊（鄭滕節朝　朝）
合踐土　俱正倫俱有名義　斥霸而扶王皆爲大倫計也

春秋三發　合題發　十二　能遠居

取郜鼎　執滕郜　比戰泓傳（武王遷九鼎義士猶或非之　桓公存三亡義士猶日薄德）
納賂虐小者必甚其罪焉
會鄧　楚人伐鄭（戎邾云云　會中等云云）　志内弱外强之事深經世之慮焉
合陽穀（鄫外　諸外）
合盟齊（僅外　交外）　各重於字
○晉命　召陵（不盟　不戰）（荀都書　楊子對）　春秋志古崇王兩有取于近之者哉
葵丘（卽佛　於荀　子）（人成　渝孟　子）
有年　宋國曹（發天道之微　表人心之隱）　俱化工之筆
狩郎　王所（謹于大　非小）　俱非地
郊祀　升陘（異義無與淫祭非禮　出懲禁絕）　成說城邢同圍許大謬

合河陽（沐恩　原佯）（勦敵　攻助）
仍叔聘　比盟洮　傳出祭伯　盟洮　歸父　含至
（明公　尊王　遷命）（不以父故廢尊不以世故廢親　不以貴故尊不以賤故廢親）
○大雩　葬歸（性命　性命之文　之理）　繫于僭祀復國者各嚴之以性命焉
逆來　戕（伐罪　伐鄭　大失　君節）　皆有正名寔各以正予也
合納頓（不與　納諸　於中國　外夷）（不與　納於　諸侯　外夷）
加諱於比滅邢滅夔（小國取其異于不率夷狄）（以無罪有罪爲辯）　以失地滅同姓則名總起
比執虞　滅邢
同生　滅下陽（違命　廢國）（俱以天下爲家）
合首止（亦作傳）（俱重病　分國與天下）　聖人重立嫡而致意于王侯之貳焉

春秋三發　合題發　十三　能遠居

○家父聘（添叔　叔同）　三不雨　六月雨（君臣一心　君民一心）　論相于民職與道俱盡矣
只叔聘　六月雨同
季姜歸　會首止（抑后　尊儲）（自歸者而論　自臣下而論）
觀春秋之抑與尊而婦道君道明矣
射姑朝　鄭逃（齊父命　齊君命）（俱從世子立論）
桃丘弗遇　追鄧弗及（失信鄰地　失地鄰地）
不雨　六月雨（緣前　憫雨）（失政之應　子民之應）
於入　衰歸（非取　取鄭）（俱非復國之義）
入棸　下陽（設險　失險）（俱得其地）　設險棄險兩同崋以
莊僖合

○餘丘　下陽（邑而言國，邑而言國）　經惡縱權而譏失險，兩變文以示戒焉。
以郕入　取邢（原情予存祀，說權予存小）
、次滑　遂救許（忠于義，勇于義）　各以所爲而挑發
郕朝加盟葵合首止葵丘（內夏外夷，尊君抑臣）
合城邢　楚丘（貴于，賤伯）
△比杞卒傳脫　小邾朝　杞子朝（進于夏，變于夷）　以一神分夷夏人，貴善變矣。
、五國伐衛　圍宋（滅惡，從夷）（人諸侯所以人公，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突救　楚丘（中命以理，專命正之以法）　恤患封國之事，論命不論功也。
○合盟洮（論順逆不論成敗，論公私不論貴賤）　俱本王命，兩進將命者，見春秋之法焉。
合城濮（無功亦褒，有功亦貶）

、朔入　鄭歸（逆，篡）　俱有天下爲公
恒星傳比會陽穀（出，脫）　五國伐衛　北杏　大雨雪　大雩　（四人稱者天變之應，因天變者人事之感）（前此後此，先乎後乎）
、國郕降　宋人圍曹（失賢人之義，失存亡之道）
、師還　戰韓獲　酌師與君之重，以重衆而明分也。
、浚洙　下陽（設險，禁險）　俱重守國。
、長勺　敗鄑（君臣皆詐）　上易乘丘，同小人之道，强弱之勢。
、合召陵（善戰，不戰）　俱有王者之事。
△宋大水　六月雨（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見春秋有體天災恤民隱之意）
、王姬歸　合首止（[illegible]）

○合會葵丘（[illegible]明也）
○北杏　城邢　二傳俱有，譏正宋俱以無命問起，兩予伯事，維世之推也。
△合楚人伐鄭（宋襄云云，逆此而爲；會中華云云，由來者漸）　誅始亂而志凌夷，爲王道（世道慮也）。
○合伐楚次（誅正子權，誅專序禮）　明伯主命專兵，經酌詞于罪之外焉。
△合盟首止（創伯安中國免危，匡王正父子定君位）
、合盟齊（主會之始，衰會之終）　會盟由伯而及夷，經皆謹其始焉。
○伐宋　伐楚次（用兵有制，行兵有律）
合首止（息民之政，王世之功）
合城濮（節兵晉伸，救兵子犯）（加召陵戰譏國宋襄土同，若只伐宋圍宋是大棘陣）
比盟齊傳（出，脫）　伐邾　伐鄭　伐徐　圍許　伐黃　伐徐

凡用兵皆稱人，終恒世止書人（見伯臣之息內，見伯主之制外）
△侵宋　伐鄭　次陘　伐陳（奇正之遊，奇正之謀）　比陽穀傳
合參兵事而奇正之變可案也。
上二比合侵蔡伐楚　辨奇正以紀兵，得失存乎事矣。
、盟幽　會檉（見不可瘝，加詹進敗側惡其不協，下重誠上重信）
△執詹　執濤塗（以取，得勝已）　俱宜以王事。春秋待伯以王，兩於虐小致譏焉。
△合宋人圍曹（盡道，反盡）　兩紀伯討，皆失自治焉。
合傳二十八晉侯伐衛（侵齊，責晉）　加僖閏同。
合衛侯奔（俱貴人亡出）
遂及盟　遂伐楚（專事，專伐）

△墉昔　楚丘　俱小惠 彷大德 彷大節

○合戰泓　小惠 小名 俱幼大德　失刑朝師，皆蔽于其小也。

；荊聘　次陘　俱樂與人爲善

、合宛盟　服義 蔡義　皆進之

、合鄭進　蔡義 進義　樂夷於中國之事 諸侯行匹夫之事

△合僖二十八晉侯伐衛　樂與攻焉 樂與爲喜　寬夷而責伯，聖心成人之大也。

合及狄盟　即蔡華 即蔡義　朝諸侯之禮 會諸中國之禮

；潚叔朝　王所　出拔亂 出不亂　俱非

○盟幽　盟貫　安攘勢成 安攘義成　兩觀伯信，其得衆與結遠者可予也。

○合召陵　以鄭服例得衆 以宋盟例來遠 視他盟爲愈 盟于斯爲盛　服內而帖外，皆盟中之勝也。事

春秋三發　合題發　十六　能達居

、合葵丘　心同 心同

△救鄭　盟貫　事見護著伯主之安攘偉矣。

；合盟葵丘　安攘事信 安攘事是

、合救救徐　安攘事忠 安攘志也

、告糴　六月雨　以節用愛人，務農重穀，比上失大臣之道，下得君民之道。

；合遂乞師　不務農重穀，節用愛人 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　望國貸兵食于人，君臣皆有罪矣。

新延廄　南門　非時勞民 非制勞民　宜日興作之譏 閉子攻作之譏

、伐山戎　楚丘　畧遠專封，皆王法之所禁也。

脫夷儀　城邢　伐楚　召陵　出夷儀 伐楚之役，何以美之 城邢詞繁不殺何也　楚自服也 邢未滅也

合遂伐楚　事勤兵 事勤兵

比陽穀傳　獻捷　江黃伐陳　譏畧遠，善定謀，兩有以驗之也。

比圍鄭傳　伐楚召陵　伐鄭圍新城　責大義 振夷狄　各用然問起　比踪重畧遠，殘夏作

、築臺　六月雨　自樂 同樂　三築三不雨，同至于勞民者譏 動于恤民者與

、獻捷　宜申獻捷　卯齊濟俘 諱爵受俘

閔僖合

救邢　齊北救　予救 譏緩　俱有聖人之情見矣。

○合城邢　雖民命當動 雖王命當禦　聖人仁天下，故于恤小存小均與焉。

△合盟貫　兵雖動而恤患 盟雖惡而結遠　予

季歸　敗鄭　賢之深 責之備

吉禘　四卜郊　享帝 享親　俱失。

○高子盟　首止　定難 定論　齊之君臣，皆能以義裁命也。

、楚師　盂執伐　出執 出親　不能去惡 不能討夷

春秋三發　合題發　十七　能達居

傳合

春王正月　楚丘　擅立 擅立　俱正以王法

○齊北救　圍新城　恤患有遺力者譏 計畧有遺力者予

、城邢　遂伐楚　以正 以懼

、合盟首止　定偽 定倫 以懼 予以懼　會首止同一懼 一懼

合進歸　予　不係王命皆懼

、合河陽　美志 原情

泝戍伐合河陽王所　邢以爲文 王以爲文　全恤小之功 全尊王之忠　只夷儀河陽史

楚人伐鄭　盟齊（齊鄭之役，交兵之始）　經于外夷兵好皆有無窮之慮焉

會檉　敗偃　盟貫　伐黃（無安攘之誠，失安攘之義）　各有既又字面

合圍新城　遂救（上無安攘之誠，下得攻伐之義）　要從既又及即等字面

敗莒獲　楚丘（非王事，非王法）

合召陵（非王事，違王事）

楚丘　六月雨（大旱，不雨）（得與邦之道，得予民之道）　王衛文

合遂伐楚（專征，專封）

合葵丘（權奸，盟禁）（五伯三王之罪人，五伯桓公為盛）

合盟薄釋（不訂，不訂）（楚子，桓公）（謹於建之權，謹操縱之權）

合戰泓（小小名，小小德）（幼大節，彷大德）　紀二伯之事，王法正而王政明矣

合城濮（諸專，專討）　俱有道義功利，以宜有美詞同起

合踐土（專建，木瓜之詠，彤矢之錫）

合敗殽（秦誓，木瓜）　兩紀伯事，終不掩其專貪也

盟貫　陽穀（定交，定謀）　見伯主制外之略　資遠交以謀敵用兵有法矣

合召陵（已服，未服）（周慮，全慮）（浮襲，襲謀）　伯主服外之慮與服外之績俱昭矣

合侵陳（不善，制勝，持服）　經紀伯事，制外得而治內失焉　上易陽穀同

合葵丘（定交，明禁）（再衛，言會）（葵丘，遠關）

合入曹界（慮謀，諭謀）　以後之戰不戰為案

陽穀　召陵（制外，帳外）（有謀，有績）　兩紀伯事，善其謀而序其績焉

合後陽穀（誤言，謀急）　加伐楚伐黃同

比侵陳脫出　會檉　次陘（擬中國之威，復中夏之勢）

伯主兩有以樹威而制外有定策矣

加伐陳比　首止　葵丘（驗〇，驗實）（只伐陳葵丘同，只陽穀盟首止）（定大謀，明大倫，亦要帶驗）

伐楚次陘　侵曹伐衛救（以義正名而與人為善，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

合城濮（志不戰而序其績，志戰而略其功）

合河陽（事專取其志，事逆原其情）

遂伐楚　召陵（專攘可議，禮服可予）　加楚伐鄭完盟點外橫外服例

合遂救許（討罪議其專，恤患善其急）

合執曹界（兵正而專，功高而讓）　兩傳俱有論予

比執衛侯出次陘　召陵　城濮　踐土（兵專而猶得，功成而遂讓）

合城濮（諸專）

合河陽（正而專，逆而讓）　加次陘事（事取志，逆原情）

合遂圍許（專王命討罪者議，用王事救罪者予）　經罪用兵受兵者，無罪尊王意也

[illegible]（不許其專）

[illegible]召陵　圍許救許（始得服師伴敵之道，終得討罪恤患之義）　加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同

召陵　侵陳（責德，執陳）　加伐楚次陘于師執伐陳同，以兵專敵服起

△合盟首止（定分，美其功）　伯主繫外而定王一匡之功著矣

合遂救許（責恤患，責用違）

〇合盟葵丘（明王法，道王事）（孟子，楊子）

合鹿上（逆王事，逆伯事）

合戰泓（近王事／侯王攻）
合城濮（屏帖之續／攘外之功）上加伐楚次于師下加執曹畀踐土大意同
侵陳　伐黃（德衰／業怠）用狄侵衛傳（成湯勝夏）
△合狄侵衛（秋于德／秋于諸）
比狄侵衛傳（脫出）會檉　陽穀　陽穀　伐黃（念亂／行亂）上易次陘召陵同
按伯主之始終而勤怠大異矣
合救救徐（量淺德衰／德益衰）加執伐牡丘次匡同
合圍曹（量不弘／志不遠）各重反仁反鄙　上易伐陳同
二伯之討小皆昧于自反者也
（脫出）會檉　陽穀　執滕　曹南（振威／不威）（倚信／不信）

徵威信于二伯可深而不可急也
合執曹畀（挾勝非王）加執伐同　二伯虐小德衰而道悖矣
合城濮（卻外／虛內）（均悖于王）
合衛侯奔楚（器淺不弘／智竪心不廣）上加伐陳同　下加晉侯伐衛同
二伯過于督小失在豁忿也
合晉秦圍鄭（反仁反罰反啟／反仁反禮反忠）
會首止　踐土（詐詞尊王）
合河陽（正分／介忠）皆尊王意也上加會葵丘下加會溫同若加踐土上辨尊
畢惟名定同
加葵丘北城邢　楚丘（尊伯抑伯／貴伯賤伯）借比緣陵傳

聖人正義功與位非所論也
比滅項取鄫　尊君抑臣之旨天下與國一焉
○首止　首止　葵丘　葵丘（辨定／辨偷）一國五命只二盟是盟平丘傳　只二會
是會葵丘傳　去會葵丘又是盟葵丘傳記之
盟首止　寧母（正王之命／正王之命）
○合遂救許（正王美之允／抗忠善之允）
合會葵丘（義伐王命／禮伐小命）借鄭逃傳
鄭逃加會首止比踐土河陽　俱存大僞
比會溫　河陽
遂救許　遂圍許（偏忠／詐邪）俱合義

加楚圍許比　伐宋圍緡　以義律用兵者得其美惡之允焉
加楚圍許比　狄侵齊　晉秦圍鄭　師再加圍新城程泉同
攷二伯之禦外而勤怠異焉
寧母　葵丘
會葵丘　踐土　舊作納幣傳知禮殊謬
會葵丘加首止比　會溫　河陽
盟葵丘　牡丘（人心／人心）以人心驗伯德而知始終之變矣
合踐土
伐黃　狄侵衛
△合救救徐（業怠／怠怠）

合入滑違害佐遠變狄紀遂變遠加盟貫敗役同。

、秋侵衛　救救徐然忠志忠患以重叔黜忠也、

、、合狄侵齊以衛齊桓主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則宜從傳然傳詞終無著落不如作合上加侵衛下加圍衛大意同、

兩志外傳皆伯德之衰啓之也。

比圍曹傳出陽穀　伐黃　執嬰　曹南忿急　納僕有門經略無序

比入曹畀加陽穀　伐黃　踐土　城濮

急宗啓患暴滿成功　兩傳俱有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句、

綠陵加二城邢楚丘　比滅項　三取背盟棄前

沙鹿崩比六鷁傳出　獲晉侯　孟執敗泓地逆反常之變天道反常之據

滅項比滅邢加滅夔　三取只用一取同　一屢紀覆國君臣戎夏不同辭也。

春秋三錄　一八、合紀錄　三二

執嬰齊　遂圍許　讎伯而罪討而攻許　識、肱介鄰宋之間、許距河陽踐土近矣

盟貫脫出　陽穀　王所　王所　遂圍宋盟比事以見僭伯諸侯再會比事以見僭王

戎出會鄄　伐曹　踐土　河陽亦同、

、圍曹　戰泓　兵急著懷心之夫兵向著歸名之非

、合執曹畀　以已刻人

、、合衛侯奔　欲遂伯者之心急與盟皆非也。

盟齊　狄泉　非地非人

、鹿上　宜中獻　宋不責攘夷狄以尊王室不能攘夷狄以尊中國

會孟執　伐宋圍緡　責以伯義　責狄紹桓之烈孝不私之餘業

、合圍宋　加盟宋同、

春秋三錄

上易鹿上　一不攘夷狄以尊王室一不攘夷狄以尊中國

獻捷　諸侯不能中義　不勇于義

△獻捷　盟薄釋　不曰楚子

、合及盟宋　不言宋公　不受伯

、盟薄釋　伐宋圍緡　晉侯不能中大義云云

、合圍陳納頓　不與

合踐土　不以楚與予伯

、伐邾取須句　取濟西　俱不以亂易亂、

比升陘傳出牟婁　同圍齊與收齊以異于誅暴禁亂之兵

、升陘　戰泓　輕兵賂宮歸名泯廟

春秋三錄　合紀錄　三三

、、戰泓　衛侯奔楚　小忿而妨大德

、、滅邢　襄歸由內義而立法

伐北鄙　遂乞師　得侍獻之道失謀國之義

侵曹伐衛　入曹執畀　私而妙

北遂圍許上加圍宋盟宋下加踐土河陽　無從戎之迹而治之誅有僭王之實而治之予、

、、楚救衛　衛侯奔　俱託詞罪晉　伯主墜然兩託詞以罪之焉、

入曹畀　執衛歸京　虐小致外

城濮　河陽　誅意

城濮　代衛　敗殺　楚用子玉

踐土　雀泉　君弱臣強

王所　河陽正本原脐上加踐土下加會溫王所同

合翟泉受盟諱信　皆非地、俱正其本、

、逆圍許　翟泉不臣無君、許距河陽踐土近矣、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

晉秦圍鄭　敗殺　各用晉起例秦衛私作、

楚丘　帝丘衮見伯勤危見伯怠、加入衛圍衛同傳而合見以勤怠相形勿大罪

隱文合

元年　即位體元改元

○春王正月　閏不告月行夏之時我受其禮、兩紀時月建正置閏之義明矣、

、克段　弗克納賊與徙義　以力不免非力不克　常不念物哀以乘據弗克

、會伐鄭　盟暴大分大防　春秋詞旨義精春秋記約志詳　今俱繫詞

春秋三發

○秋七月　不告月法天立政奉天謹禮、

、浮來　處父盟屈尊抗尊

桓文合

元年　即位編年改元　久違可行、情義得中、

△假許　納捷菑望改過遷善美遷善改過　俱諱辭

聖人不絕人過許其改而即與其改也、

孔父　同城奔處命不渝本職不稱

、合衰奔出走討　殺身而節著愛身而逃佐

滕朝　似聘帝王之法天地之心

、杞朝　厥貉志不在朝恒志在從夷狄　怨親内而誅從外皆論其志而…

如曹比敗鹹朊出梁丘　癸丘　戎伐　狄伐尊王攘夷丙子江西單出癸丘敗

鹹未是

料聘　家父聘　秦人伐　晉侯伐貫伯衛譯

春秋之責人也、惟于任之重與人之賢焉、

、只父聘　晉侯伐秦同　備責相與賢其旨微矣、

、桃丘弗遇　弗克納失信從義

△戰紀　彭衙　俱失應敵之道用引答三項總起、

△會衰伐　納捷菑疑義從義

蔡季歸出去　哀奔歸賢智　俱可貴、

莊文合

春秋三發

以鄰入　哀奔存祀存道

○次滑　納捷菑見義不動聞義能從　謙六五同人九四

遇垂比救江傳朊出　召陵　城濮　盟戚　札聘息爭搶志　牽強可刪

大去　哀奔合道存道　太王微子

郳朝加蕭叔介葛比單伯至意如至公至

貸貴中國尊王命　以蕭叔單伯為主換儀父同只出二比同

、次郎俟　次厥貉俟而次次而俟　無名妄動包藏禍心　俱以歷北

師還　河曲　皆輕重之權衡

長勺　彭衙　内外應兵皆貶俱重王事

北杏　代沈潰罪示懲予示與　俱有權正

○新城外夷戕伯　予奪從伯者皆以扶王室也
盟幽　新城　皆與其同　上本上無天王　下本荊楚衛王來
執詹　晉侯伐衛　失自反　得自反
合秦人伐晉　鄭衛責
荊聘　椒聘　特進　進　皆爲變也故
盟幽　新城　俱與人心之從　上關伯業　下係王室　兩志諸侯之協皆爲從伯者
伐衛戰　彭衙　抗伯逆王命　挫敵殊王事　俱受伐爲主
伐鄭救鄭　文伐鄭救鄭　予伐義　然不怙　各以楚暴起
兩紀外暴伯事之得失互見矣
閔文合

季歸　歸僖公　不以親妨賢　不以親害尊
合納捷菑　請難　從義　俱爲之抑
合哀奔　請難　逆難
僖文合
孫北救　納捷菑　力有不給　力非不足
城邢　伐沈潰　夫伯志　略討　俱有懲正
敗菑獲　秦人伐晉　非責　乃王事
楚丘　秦人伐晉　專封正以王法　武避責以王事　大瓜　秦楚
盟貫　伐楚救江　得共右伸遠交　獨進一師遠攻
陽穀　伐楚救江　援外得謀　恤小非法　共爲獨留　獨進一軍

比厥貉　脫伐陳　新城　黍謀外　驗從列
伐楚次　于師召陵　合荊敗蔡　椒聘　以義正名而榮與人爲善　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經于齊楚行事互致予奪之意焉
召陵　彭衙　予不戰　讓戰　俱以王事律之
△合晉侯伐秦　陳忿　避志　皆王事
首止　葵丘　衡雍　盟辰　內尊　外抑　見尊　夫抑
比單伯至意如至　與好歸國　稱尊貴王臣
盟洮比單伯脫祭伯　祭叔　意如　舍至　俱出王命故無命者抑之
春秋尊王于陸奉命受命者見之也
盟蔡丘　新城　從夷狄　貶諸

○伐侵衛　遂會救鄭　俯屈歸服　中國兩受夷窺隙窗杜矣
執嬰齊　伐沈潰　陳介鄭宋之間　沈在汝南平輿縣北　意不黨故備之
會孟執　諸侯盟扈　五十　不言楚子　不言晉人　凌伯釋賊之事皆分惡于諸侯也
滅邢　秦人伐晉　二遂　遂怨
盟宋　盟扈　春秋公之君之罪罪亦亦可者知矣已　內君從夷失賊各因諸侯以見罪焉
侵曹伐衛　秦人伐晉　俱忿兵俱備責　書客忿　易懲忿
陸忿二過春秋爲賢君責備焉
晉侯伐衛　納捷菑　紀段通可試　易改過可予　書有容德乃大　易乘墉弗克攻
救衛　晉侯伐秦　予責晉　報怨　釋怨
合秦伐晉　爲後怨　恃悔過　書責晉　易遷善

合楚伐麇 惡報怨 惡憑夏 俱下書
城濮 彭衙 志在必戰 志在速戰 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
鄭復歸 椒聘 望改過 君慕義 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河陽 及處父盟 諱詞斜過 諱詞存禮
合納捷菑 全忠 予善 俱論王畿之內 天地之中
翟泉 盟犖 正分 謹防
猶三望 猶朝 譏其不已 幸其不已
入滑 伐麇 志在鄭 志在宋 兩觀小國被兵見貪暴者之志焉
文合
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責己能服人 聽孫逐失反已

彭衙 晉侯伐秦 怠戰 改過 遠怨 釋怨 俱重王事
合河曲 以秦先事加人起衅責晉 以晉不奉詞令起衅責秦
作主 賻僖公 慢 逆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 常前敗力爭 予事予改過
伐沈潰 伐楚救江 示用師之道 示用兵之法 兩觀春秋之紀兵而知不可輕用也
秦人伐晉 秦伐晉 悔過復二 悔過能改 加敗殺令狐同
合納捷菑 吉敗 敗改 同稱人
晉侯伐秦 秦伐晉 不敗晉以予秦 重敗秦以予晉 春秋大改過于不識[illegible]
猶朝 四不視朔 給孝循存 終滅禮
盟扈 十五盟扈 責盟貴怠成 讀盟責怠者

司城卒 哀卒 父賦 作逆
合華孫盟 與守土 與抑 俱不得人
楚伐鄭 滅庸 憂夏伯 憂小國存 為荒山 為賈
椒聘 十五盟扈 慕義同夏 慕義同夷
伐戎 新城 分驗楚蔡 懲夏從夷者其迹可察焉
納捷菑 哀卒 述義 作逆 重義 予見 春秋配義與道而于外臣孜孜焉
盟扈 四人伐宋 責賊 責賊 北之夷狄 北之賊都 經貶棄義之君臣討賊之心切矣
會扈 盟扈 商人 宋鮑 皆暴而不序
隱宜合
盟瀆 如齊致[illegible]大防大分 春秋謹嚴之旨尤于大防大分致意焉

石門 晉宋伐鄭 亂世常事 憂世先討 王法則非常 王法則不赦 兩紀兵好許律之以王法焉 或曰亂亦好
棫羽 楚子圍鄭 明許 原許 大倫 大倫
合初稅畝 變法 追其 慮其 俱在初字上發
輸平 比行父如 僖歸 脈出 祊入 部防 平州 濟西 驗朴結 驗濟惡
桓宜合
假許 齊取濟西 易地 俱各有所予 辭
及孔父 行父如 十一年 十一 十三 君無私 俱而終以濟惡 嘉效忠而貶濟惡俱不以索行拘也
滕朝 楚子伐鄭 四 尊而望之 先而絕之 俱重討賊

會穀傳比行父如出（脫）取郜鼎　取濟西　按內外得賂之迹成惡之罪

○會鄧　舒蓼（安內攘外）（興後滅鄧云云　起時强舒云云）　春秋經世之感而因事而致意也

、合清丘（將楚　病楚）

△合歸父會宋（俱非策而有夷夏盛衰之由）　觀懼夷猾夏之好如中國所由矣

盟唐至　辰陵（俱專討罪傷中國）

、如紀　使崇（志逆　心懈）

○仍叔聘　初稅畝（生有世稅人者九一之制　後世所以廢之）　公選井田之法而譏其廢之者焉

、焚咸丘　滅甲氏（不愛物　不仁民）

（與）父聘（刺聘同）　戰鄴（重將　重伸）　惟將相之任重故將相之責專

合大棘　敗獲（君相一心　師將一體）

忽奔傳比行父如出（脫）會號　歸三田

強國顯君者皆非資援于人者也（忽不如虎　父不如馴）

語盟　良夫盟（受私　信薄）　俱前定之盟

莊宜合

、次滑　戰郎（見義而進　知難而退）

過乘比洩冶傳出（脫）喪邾　要齊如　盟戚　孔聘

比戰郎傳合書救　偏賜（善處亂　善去私）　意不然宜顧

、突救　入陳（不計其功　不計其義）

、、合宋楚平（不計其功　不與其功）（偷前人之功）　觀聖人褒貶如功輕乎命矣

歸俘　取濟西　兩犯納賂皆正其黨惡之罪也

同郕降　莒人不肯（不能服人　不能服人）

次郎　圍郕　師還　祭林（因君將而示師重于存之戒　因臣將而立臣從于君之防）　可上

師還加公伐邾比大棘傳單伯伐　三師城邢（重師　重救）（重師　重將）（俱王道）

酌君將與師之稱王道寓矣

諸兒傳（出）咸丘比戰郎（行伯者　行伯之大）

、北杏　辰陵（予伯以匡世之功　予伯以正伯之功）（上無天子云云　上無天王云云）　入陳同（予伯之心　予之可知也）　皆不得已之心

、合楚子圍鄭　上無天子云云　予伯恕其皆憂世之心也

伐宋　戰郎（用兵有制　用兵無律）（管仲　仲父）

比行父如傳出（脫）完盟　戰韓　夾谷　歸田（仲以君　晏以君）　或出伐宋歸

田亦同　齊有兩賢相能舊伯顯定業義

執詹　盾晁侵（童進　童仁　反仁　反體）　兩於治小者皆遷責伯于戎

、追戎　舒蓼　兩紀兵事皆欲謹未然之防也

、遂及盟　宋楚平　俱專命非人臣之義

、防祭　伐鄭　荊聘　入陳　圍鄭　滅蕭（不以罪掩功　不以功掩罪）

、大無　大有年（無麥　秋）　紀歲計之有無按其故而可怪焉

大無比大飢出（脫）丹楹　刻桷　築臺　三如齊　二傳俱有致本意

內君兩以傷聞于足國之道非矣

山戎比宜九伐鄭上加伐宋獻捷下加四年伐鄭缺救

（稱人安如非將卑師少乎以來獻云云知之　書獻與之乎以下書獻云云知之）

治夷猾夏者皆以爲詞見罪焉

宣合

救邢比取繹凶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救成至　救晉次　郲在法上論

兵莊𢈔于討伍、觀經所屢貶者可知已、

季歸　行父如齊　晉疾　齊惡

僖宣合

再北救　宋師伐滕　力有餘而不恤患　力有餘而不討罪、

城邢　入陳　恤患不討其賊　討罪不討其賊

合楚子圍鄭　以志義而予其功　以正倫而裁其罪

楚伐鄭　宣九楚子伐鄭　讀從强　惡晉爽、　亦晉人都登許其伐國而人之予　至是晉始登與之予

加荆聘宣四楚子伐鄭同脫出二比、主予慕義望討賊、

合舒蓼　淺强　盛强　俱為中國慮俱要緊未然之防

楚丘　楚子圍鄭　存大節　取大節　略小惠　略小過　春秋重大節而衡人于功過之術焉

合宋楚平　經于擅封擅平者皆不計其功焉、

盟貫　侵崇　結與國　結外交成　東加　西加

合楚子伐宋　結楚與晉　功楚與宋　宋師伐陳同、

合宋楚平　予惡不而讀其事命　惡而若其結達

召陵　會屈　協陳達　協爭　值得者

合滅蕭　蕭不由于不　予求　惡覆小强

合滅甲氏　惡予除求　皆以王事論

伐陳　合厄伐陳　失不自反　不仁反

合滅蕭　假仁不終　二伯之鮮終、其持志者失也、

鄭逃　辰陵　從王亦貶　從去亦貶　俱歸大倫　春秋勸倫也

救徐　楚子圍宋　圍全終　書無怠無怠　易作爭謀始　春秋端本

圍曹　宋師圍曹　報惡遷小　功不作反

合盾免侵　失不反仁術

盟齊傳借會孟北　宣九楚子伐鄭　聖人書此予與之予　至是晉始與之予

兩書夷晉所以殤內而罪外也、

會孟執伐比黑壤加季子歸平丘不與　發諱賢、諱親之例見上　盟立身之述

宜申獻捷　歸父會宋　勞榜　滕滕　宋先代之後　魯周公之裔

伐宋圍緡于取濟西　伯嗣聚先業于乘約貪利見之也、

合宋師伐滕　失尊攘之義　失誅討之宜　俱重仇主節矣

伐北鄙　伐陸渾　主喪　孫喪　王命　天命　郤齊　郤楚

逆乞師　晉狄伐秦　起洗向秦怨起侵崇　俱以不自反說起齊怨

啓怨而資夷報之、內外之失均也、

救衛　楚人侵鄭　譏復怨　示反正

合郤缺救　書楚救則是晉　書晉救則非予晉

合楚子伐鄭　十年　惡復怨　罪恃力　黜救

入曹界　盾免侵　不修詞　不省德　有遺宋

城濮　戰郔

取濟西　齊人取濟西

文宣合

△彭衙　晉宋伐鄭處已以紓攻鄭反已以蒸伐鄭　應敵討罪之兵皆無以愈也

合四國伐鄭不能處已息爭不能以德鎮撫　以五十步笑百步

躋僖公　猶繹失尊君逆臣之禮

逆納幣　逆逆女誌三年之外誅喪年之內

伐沈潰　盾救陳用師之道用兵之意

秦人伐晉　入陳算其善而責之美其功而畧之

伐楚救江　盾救陳用兵之法用兵之意　兩紀用兵法明而意著焉

合戰郯違兵法失兵權

召陵　城濮　甚救　偪陽　紀兵法將畧可為失者律矣

晉厖侵秦　楚公侵鄭晉改過見反正　或竟用大改過絕之亦可

不告猶朝　初稅畝悖禮亂法周不可廢助不可復　唐典周徹殷助周徹

衛雍盟暴　大棘敗獲華夷之辨師旅之等　各以諷讚起

盟暴　伐陸渾天地之中王都之側　經惡夷之亂華兩致意于兵信焉

會救鄭　戰邲恭相恭孫以啓戎心是棄諸誰之過乎罪于誰責乎

△秦伐晉　楚人侵鄭與許與反狼小過

俱作反正亦可稱重非貶楚秦　兩美反正者皆寓意于所貶焉

秦伐晉　河曲　大棘　侵鄭甚故不言晉及曲故書侵不言伐

厥貉　盾救惡從夷重討賊前三國書救削救宋書救陳

厥貉　新城　四國伐　楚子伐奪從楚罪在鄭予從晉責楚輕

新城　辰陵予從伯予從夷正分正倫

納捷菑　四國侵鄭徒義棄義非力不逮力非不足　同人訟

四不視朔　萬入去籥不求於心不依邪心

滅庸　侵崇師係誅成失謀朔貫

合入陳討賊正倫中於貫中於節　俱滅其罪

宣合

行父如　秦師伐晉謀國非道求成非道　以行父相三君無私積起以齊當國無進兼起　侵崇同

經于忠智之臣皆罪其謀國之誤焉

○合趙芊伐鄭宜十不御乃而御以御而寇　詳經文之筆削而瑕惡乎求之罪其有矣

殺[illegible]其逆又見作亂其逆　伯臣上侵之志于刑用兵焉見

侵陳遂侵宋　晉宋伐鄭附夷殘夏黨惡討賊　上下俱以宋為主

合辰陵　經于從夷而有貶不貶者皆為大義計也上義宋以夷夏言下義宋以君臣言

盾救陳　晉宋伐成惡失惡鄭鄭人救

合宋師圍曹鄭伐救鄭見不當伐見不當報

合會屈伐陳恤患討罪近義異禮

△非林　大棘敗獲諱臣疑于君明將等于師

大棘　戰郯以宋主以晉主　俱重討賊志上借從鄭傳

衆師伐晉　四國侵鄭敵加已兵加人詳正和

合楚子伐宋　俱功與二伐俱布師

四國侵鄭　平莒郯正和流和　經于討戎平怨之無成皆貴之以本焉

合楚子圍宋　皆有謀卦　經貴謀始兩爲不滅者咎焉
○伐陸渾　舒蓼　玨室慮世道慮　冠外者憂乎宜聖筆戒嚴矣
楚人侵鄭　宋師圍曹　予反正責反邪
合盾免侵　貴反已　鄭既其侵于楚則及晉也可知晉衛加兵于陳則陳及楚平可知
合鈌救　罪楚鈌救　予反正惡惡　下加楚子伐同
宋師圍曹　平莒郯　報怨平怨　治綸和衣　均責其不自反
合盾免侵　俱不自反　削伐宋削林父
如齊至　良夫盟　事大不可保約信不足恃
盾免侵　會扈伐　始悖義終合禮　加救陳各引起
合宋伐陳　具不省德而進加皆非義
叒比十五年叒晄出　伐莒　伐萊　黑壤　會宋　軍旅數起頻于會盟
望國兵好之頻數怨天甚矣　俱東到稅畝
△滅舒蓼　歸父會宋　外强示謀世之謀內弱示經世之略
茂如京　國佐聘　享四九年又未踰年　紀內外修禮見忠孝之胥失焉
會扈伐陳加救陳比入陳宋師伐陳　伯而討之近禮德未而討之非義
崔氏奔加武氏比九年楚子伐十年楚子伐　討與同意與同
、宋師伐滕　伐邾取繹　皆責以大義總以陳亂爲察上從上公下從貴鄭人衆論起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宋師伐陳　圍宋　責楚責宋爲
紀兵而兩專其責見德義之爲重矣
辰陵合四年楚子伐　棄衆義而從楚因謀義而怨從楚　借九年伐鄭傳

、合十年楚子伐鄭　不服猾夏從戎者皆以中國律之也
合圍鄭　怨從戎怨猾夏　皆以赤討賊之功
合戰邲　予討賊怨從之者惡敵之者　加伐莒將兩入陳圍鄭同
、入陳　滅蕭　怨假義罪假仁
、戰邲　伐宋　晉失從蠻宋失攻與　加入陳圍鄭滅蕭清丘伐陳同再救陳即清丘傳
、合滅蕭　失親暴之道無久假之仁　俱以入陳圍鄭提動
、圍宋　宋大觀釁楚始　加入陳圍鄭清丘伐陳同
、滅蕭　圍宋　不念終不謀始
、清丘　宋師伐陳　係圍待敵　爲諸侯計宜云云爲宋人計宜云云　亦可搭伐宋
、入陳伐陳救比滅蕭清丘楚子伐宋　原事責非義原事責非策
○衛救陳　伐宋　假托詞罪宋加伐陳同
大國一動而兩召兵經皆托詞以罪焉
若搭圍宋邲根伐陳來　托詞罪非義端本罪失謀　各振起
、先穀比孔達傳　晄出　滅邲　救陳　失將失相　春秋重將相之選兩因事而責焉
、圍宋　會穀　始謹　天下不可忽者始與漸也
△合穀　會宋　示謹微之意示經世之略　兩傳各有由字　紀貴分賂戎之好　皆當所由
會宋　宋楚平　結好結成
宋楚平　戕塗歸　可不可
○合晉衛伐齊　易斷道同

隱成合

鄭人伐衛　秦狄伐（戎言亦所禁況伯伐已不義況戎狄乎）

盟宿　城中城（凡書盟皆惡 凡城之志皆譏）

伏七月　無冰（行門德 正王德）偏天人一理

取長葛　言汶陽（魯不善 不立善）各以三段起，春秋重分地而取與之（非皆罪也）

叔姬歸　三國滕（與夷其弊）各以失禮起

公伐邾　莠僑如侵宋（同是無名皆以譏虐兵）

浮來　會蜀（居千乘之勢下與小國之大夫盟 以中國諸侯下與夷狄之大夫會）易謙光安在，書有恐謂何

兩譏失禮之信好而謙恐之義明矣

伐戴取　書救（善戰殘民 不毀全民）

春秋三參　入（合通卷）　卅九

桓成合

滕朝　吳伐郯（不復稱侯 不與木師）行同夷（各同夷）加滕侯朝黃池同

會鄧　袁婁（待敵 ……）皆非道（天下莫大乎……制故莫如仗義天下莫大于理）

○合盟蜀（懼也 宗也）皆有荊楚暴大句

胥命　書救（不盟諭信 不毀全民）

合盟浦（近正 ……民盟 ……要盟）

○狩郎　無冰　兩譏于微，王德全王事備矣

如曹比召伯賜傳出宰周公聘　葬元聘　毛伯錫　召伯賜（天子三公稱公 王者之後稱公 ……天子 ……）爵、稱公之稱義各有屬也

逆后　季姜歸　河陽　賜命（自……諸侯 ……）各以……

經于助治主治者，而各重其稱焉

戰郎　惡曹　救鄭　馬陵（……）

執仲　會蜀（見脅貢之重 原主貢之深）各有所……何

忽郊比鄟陵傳（出 啟）伐陳　會讙　夾谷　墮費（晉侯無…… 內亦無也）

借會號比言汶陽（……）

○戰紀　鄢陵（俱書敗）非已……之道，非恃……之道，勝不可倖，無小大一也

會曹伐　執鄭書伐（利……人而不…… 利之從而不……）

歸季歸　華元歸（……治官）論人臣之去就，皆予其合道焉

莊成合

戰滑　書救（……師快義 還師近仁）

春秋王發　入（合……）　四十

遇垂比書救傳（出 啟）次陘　蕭魚　盟戚　札聘（……）不整可削

△鄭朝比吳伐邾傳（出 啟）小邾朝　黃池（……）

奕救　書救（重王命 重民命）……不計其功

合沙隨（……）

大水無麥苗　無冰（……）

△師還　戰蒲（……）加公伐邾戰郲同

○合袁婁（輕重之衡 曲直之權）紀用師待敵，見輕重曲直之辨焉

合鄄陵（重……）

浚洙（……）

若搭城中城（……）

伯姬歸　王姬歸　遂乞　錫乞　重內輕外

首止葵丘升陘戰泓　殊出　單主尊君抑臣重內輕外、

北杏　盟蜀　宗魯　戴伯

△伐宋　作丘甲　節兵息民　益兵困民　紀內外兵制、而飾與益大異焉、

：合晉救　息民　全民、

比圖棘上加伐邾伐楚戰韓下加稅畝丘甲取田　用兵有制從服外濮　取民無制嗜服內燥

遂及盟　庚艮夫盟　俱以事成拉

盟扈　楚鄭從衛　逆會遂冠　俱失盟

盟幽　九國救　從勞伯見救夷勞勢張

添前幽書救各用前此起、即講信恤患之同、視前勢而益甚焉

：救鄭　九國救　予伐義　子勤義　各以楚暴起　加荊伐嬰齊伐同、

因外禦見伯事之源、因內勤見夷勢之張、

僖成合

()楚伐鄭　州來　外強之漸　外楚之漸

楚丘　沙隨　諸侯救而不書　救而不書

、下陽　城中城　讒火陰　讒殺陰　家天下之心　公天下之心

盟貢　秦狄伐　俱引武王

陽穀比蔑衞侯宋　殊出江黃伐陳　齊納幣　驗著誅　驗無名

：遂救許　執曹歸京　伯事之最優于恤患討罪見焉、各有居意

伐黃加盟貫比吳伐郯會伐鄭　資小而侵蔡之　藉小而侵治之　各有詭及二字

伐徐　救徐　嬰齊伐　九國救　重親往不親往上

經惡外暴、致意于伯義之勤息焉、

戰韓獲　執鄭伐　君重于師　君重于臣

○合鄖陵敗　俱動君師歸責　召寇　倖勝　致遇

六鷁傳比雨木冰　殊出　會盂執伐　戰泓　沙隨　苕丘

歷稽事應知經之垂戒嚴矣、

、圍曹　盟蒲　上失圖伯之道、下失服人之本、　愛人不親云云、信在言前云云

加執滕曹南　取汶陽歸汶陽同、

、盟齊　鍾離　俱會無伯

取須句、取汶陽　與收奔者無以異、與得非其有奚異、　母命　公命　彼國彼地者、皆律以王命焉

戰泓　圍邾　伐邾　會伐鄭　縱夷而伐中、虐于暴爻而從治哉、

伐北鄙　遂乞師　伐北鄙　戰鞌　各以齊非義起

伐衛　救衛　侵衛　會蜀　成比會鄗傳

有容有忽、不伐不救、上書救、下不書侵

：救衛　晉救

：合晉伐鄭

、入曹界　汶陽　治人不由王道、取地不由王制、

()城濮　鄢陵　功高而近伯、怒忽而近伯、　志戰者可識、倖勝者可戒

王所　公如京師　下勞而受覲非　會伐而反覲非　加踐土遂伐秦同、

兩祀蜆、皆不得其正者也

△河陽 如京伐秦遂 遂非所遂 但變詞 以伐秦師遂爲辭
經正遂遂之名植君臣之義者大矣
遂圍許 遂伐秦 兩紀繼事之兵皆示尊王之旨也
遂如京如晉 如京伐秦 大不敬 大不敬也 但此是晉
侵狄及盟 秦狄伐 諸侯自相侵伐已非 盟會衰世之事已非 加秦代晉伐同
春秋惡兵信而交爽用兵者尤貶焉
文成合
毛伯錫 如京伐秦 不正不敬 諸侯 各二段
伐沈潰 伐莒潰 用兵之正 爲國之本 而不可
伐鄭救鄭 侵衛會蜀 予范山狼 重勝 皆是相已

春秋三發 合題卷 能遠居

合伐鄭救馬陵 先平陵忠 後事防亦
河曲 袁婁 輕重權衡 曲直紀望 加秦伐晉戰事大意同
經紀兵信而輕重曲直各有當焉
新城 盟蜀 外夷 宗夷 但明大義
滅庸 州來 州 失 而例
宣成合
侵陳遂侵宋 飛林伐 楚鄭侵衛 五國伐 諸楚 鄭 中國 討之皆有名
侵崇 將卑伐 求成非道 無名 各用救征引起加出救江作法同勿另講
合赤狄未成 但非建 之心
比列齊伐傳出救江 入陳 即伸忠討罪之師而兵殊定焉

抽出 制勝 各用本股提入 與討 入陳
大棘 四國侵鄭 盟蒲 秦狄伐 晉惟 故 不能 秦伏交作
平莒取向 盟蒲 強入 強人信 皆不知本
晉狄伐秦 盟蒲 皆忘 皆二
伐鄭狄救 伐鄭晉救 但下
郤克外攻泛兵兩即錄救者可知也
楚子伐鄭 晉伐 楚 之 加
如齊至 歸濟西 取汶陽 如晉至 兩因利事伯均貶其侵王焉
去齊西汶陽同
圍滕 人戰滕 伐許 狄伐許 今乃

春秋三發 合題卷 能遠居

遂紀兩國之虞小殊詞而貶各見焉
○辰陵 晉伯歸 從夷 皆不欲天下有亂賊也 各有得天下不從
入陳 圍鄭 伐鄭 黃池 正倫 強大 不過
戰邲 新築 非 但 許
合戰鞌 但
合盟蒲 非道
合邲陵 非 非 但 武
滅蕭 會蜀 之 與不 制 心 止 下 各有
清丘 盟蜀 但 不 不
宋師伐陳 會伐鄭 先不 不能

宋伐鄭　五國伐鄭　皆鄭故皆罪晉

滅潞歸　書救仁義皆失兩得　伯舍大舜　宣王文王

患壞從晉　歸父如齊事齊　辰陵從楚　如晉事晉　比伐許傳

魯鄭之事大皆以利為向背也

公如齊朝患　四國伐鄭鄭及晉不　行父如齊　辰陵從楚　歸父如晉事晉　楚鄭侵衛一

從楚　同上　魯事楚不見晉强而欲從晉　鄭兩事晉楚見楚利而專事楚

成合

作丘甲　立武宮益兵　建祀　俱不正　紀望國之戎祀皆譏其非制焉

赤棘　會蜀從盟君盛　二遊俱有君民俱關重君上

新築　書救從齊善戰善不戰　石稷三郤　予牽二將一重戰之心也

春秋主發　八　合題發　四五　能達堂

戰鞌　袁婁要盟挫折　皆非制勝之道

戰鞌　袁婁　汶陽　圍棘　叛未服而不以德命　叛已服而不以德綏

牽婁　汶陽　送乞　鑄乞　不正疆理于王皆書取　不以王命與師皆曰乞

袁婁　盟渝　主信義不足服人　國子皆城借一之請　文子他則不競之譏

加貶齊取汶陽歸汶陽同

會蜀　盟蜀宗於君　重義輕宋

盟蜀　鍾離從楚從向服東向從　俱僭中國之防俱以僭王為案

圍棘　盟渝信服　皆不足以服二加稅畝丘甲汶陽言汶陽分貼二惡

戊僑如侵宋　會伐鄭前同兵後結　臣要莫從君請殺師　俱不

書救　書伐從中要救　晉救制楚救

吳伐郯　不郊猶三望僭號借祭　借周室東遷所存者僭與祭立諭

九國救　救書伐以鄭可救不可救為主

出婁齊伐鄭　婁齊伐莒同上以入陳比下以救江比加出同

晉汶陽　樊聘伐郯甲兵土地　以晉命非道非義為案

內君兩從伯命皆不自立也

紳帶　衛滕　禮諭　禮漸　欲為後法　備為後戒

同搭傳比則　傳脆　盾救　盾侵　行父如　行父如　韓厥備道盾之忠　范文稱行父之忠

出盟屬　主晉君從諫大意同

召伯賜　曹伯歸失刑僭賞　賞刑俱失無以治天下矣

樊聘會伐　盟蒲討二要二　責以義責以信

春秋主發　八　合題發　四十六　能達堂

盟蒲　莒潰叛人保國　皆失其本　下城中城同　經于要盟被患者各以本示焉

合鄢陵　盟非同結之本倖非持勝之道　要貳而恃信者可譏郤克而倖勝者可貶

執鄭伯　執曹歸京　失正得正

隱衆合

元年春王正月比隱午卒傳盟幽取郪　文質　皆兼帝王

盟遇北午卒僭盟齊從周從帝文質　經酌君之號與名而文質備矣　下易伐

中國右午伐鄭同

祭伯來　白狄來存防正本　俱不予其歸　謹內外之交防其漸也

鄭伐衛　庶其奔　兵　叛

門　城虎牢　罪失險

伐鄭 會伐鄭 會宋 盟宋 寓惡 齊防 俱變訓

○六羽 作三軍 樂制之變 兵制之變 正典 謹權 舍中軍同、

輸平 北作三軍傳 出脫 歸祊入 郜防 入郕 鞅聘 …… 交

△浮來 札聘 遂謙 過謙 見召之衆 同城濮之績

會防 蕭魚 推誠 ……

伐戴取 盟戲 舍勝 書勝

、滕薛朝 會向 ……見 重朝會 天子旅見諸侯

：合白狄來 戒分 謀防 天子於天下世一見

桓襄合

：滕朝 城虎牢 示法 示戒 除而稱子 城不繫鄭 經于寓惡棄險 希貶鄭之必嚴焉

春秋主發 〈合題發〉 四七 能遠屋

、會鄭 邢丘 懼楚 委政 各有始宗

○合盟宋 宗懼 夷夷 俱傷其失 其後滅鄭云云 其後伐吳云云

○胥命 鯢斧 諭信 守信

、糾聘 札聘 任重 望深 責深 責備

同生 比于卒傳 同生 札聘 取郜 執戕 所稱 參文 繼野 俱叛帝王

戕郎 同圍齊 原罪 原罪 加兵 分兵 來 同 俱物第

合澶淵宋災故 俱不知類

紀斧 比蕭魚傳脫 伐陳 會虢 執宵 會申 朔同 午伐

比殺三卿傳脫 伐北鄙 夏伐陳 子產執訓 ……

戰郎 戰宋 會戚 會柤 經紀兵好 因其往來而異其意焉

△晉伐鄭 邢丘 事人不以禮 愛人不以德 兩君都布可歸之義而自失之

許叔入 襄歸

蔡季歸 頓斧 去就合宜 進退失宜

、合鮮斧 …… 經于外服去就 旅其賢 是其信焉

莊襄合

、餘丘 邢丘 委兵 委政 兵政不可下移 委之者非也

、次滑 次鄭 恃義 恃義

△北杏 邢丘 因事 因事 專政而責 專政而責 …者 …者 皆謀其始

○盟宋 皆惡始 …自傷天下之無王 戴戎傷天下之無伯

春秋主發 〈合題發〉 四六 能遠屋

○伐宋 盟戲 管仲一國 知罃三駕 加完盟戰韓伐鄭蕭魚同

二伯之兵以制與謀行之者也

、合襄九楚子伐鄭 仲息民 悼息民 兩伯之用兵皆先致力于民焉

○比蕭魚傳脫 完盟 戰韓 執宵 會申 鄭服楚屈 …… 單出本比同

兩伯之成功皆以用謀之善也

盟幽 同圍齊 同戕 同惡 ……

○肆眚 邢丘 …… 周官三赦三宥 周公立政立事

、荊聘 白狄來 …… 三十而娶

盟扈 …… 十五而冠

晉殺…… 申父 會向 伐蔡 ……

大夫加告糴比　盟戲　蕭魚（忽兼民之外明制敵之法）　係月下書法
告糴　盟戲（務名不務實 勞心不勞力）
伐山戎　侵蔡獲（供蔡武功）　兩譏貪功者服遠保國之道見矣
閔襄合
季歸　華元歸（正例）
仲孫來　札聘（聘往外 聘外來）　係左傳題雖出孔易渦知禮知樂
高子盟　士匄侵齊（依君命 依命安 依禮）
僖襄合
春王正月　圍彭城（俱謹王度）
救北救　雍榆（法 之）

楚人伐鄭　盟宋同（合宋）　譏漸（會中葬宋志）　譏始（自是中國云云）
取邿獲　以札聘（失制 失違節）（論之道之 俱譏 不之書 俱備責）
楚丘　圍彭城（上法 上實 之書 之揚水）
合城杞　大 大 小
盟貫　盟戲（伐兵 師兵）（交之）　二伯用謀制外（春伐 宿 善之 功）
合蕭魚（定之 成外 之結）　加于關召陵伐鄭 蕭魚各專序結說（牧野 進遠之 疑漫不越此矣）
陽穀　盟戲（定謀 外 定謀敵外）　添侵伐次陘伐鄭蕭魚同　再添于師召陵九年
伐鄭同　二伯之制外皆以善謀成功也
北城貫（出從）　伐陳　陘貫（驗 驗 謀 越 權）
北作三軍（出脫）　伐楚　江黃伐陳　入鄆　秋聘

召陵　盟戲（皆是不戰）　二伯之制敵皆不以戰勝也
合蕭魚（外服帖以 內攜感以說）　添伐鄭皆序制外之績
經于桒外服貳者兩致其美焉
執濤塗　舫聘（不能持勝 善于持勝）
首止　首止　三伐鄭 一匡 三駕 下為會宋盟宋（謹防 正偷）　俱兩言
鄭逃　札聘（違命 循命）
合陳逃（俱違義）
會首止（用鄭 違律 札聘 違命 變而得 變而失 中 中）　此傳而合也
盟癸丘比城貫傳陘貫（驗其 驗越禮）
盟貫　陽穀　伐黃　戍陳　會鄬陳逃（管敬仲有不能救之憂 范宣子有我喪陳之患）

棄蔡義背勤義皆所罪也
伐黃加盟貫比　侵蔡獲　貞伐（失 大 于 中）　管仲違齊近楚之言 子產武功為禍之言
兩于小國被患而謀臣可思矣
秋侵衛　邢丘（係患 委備 無患之政 無之備）
救徐　邢丘　令終謹始之道二伯胥失之矣
合札聘（過謀 急救）　春秋謹始 春秋違節而存守 各有所屬云云
斐林　執霄（見伯謀善 吳伯義急）　指月作盟齊蕭魚脫毋主制楚駕楚
滅項　公在楚　示抑臣尊君之義所以一臣心也
葬齊桓傳比蕭魚出戰獻　會申（功例在人 失誠戰人）加蔡
盟齊　邢丘（參防 委備）　春秋重謹始于交夫委政者均

原缺

叔聘　加荊聘　比夷儀　衎歸 [illegible]

伐麋　[illegible]　俱下書　此厥貉比盟戲脫合也各加本比同

新城　雞澤 [illegible]　俱同說

遂得臣如　會向 [illegible]　俱書介

宜蔡合

遂如齊黃復　句侵齊穀還 [illegible]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 [illegible]　俱 [illegible]

林父伐陳　韓厥伐 [illegible]　加會 [illegible]

比陳逃　新城　盾救　戍陳　會鄫 [illegible]

鈇救　壬決侵 [illegible]　加楚子伐鄭韓厥伐鄭同

春秋三發

合貞救 [illegible]

楚子伐鄭　十 [illegible] 夫侵 [illegible]

攢函　瀆淵故　皆不知務

圍鄭　同圍齊 [illegible]

消丘　鷄澤 [illegible]

宋師伐陳　侵蔡獲　俱 [illegible]　加伐宋貞伐同只出此二比同

○衛師救陳　厥伐鄭 [illegible]　俱 [illegible] 一當救一不當救

○圍宋　同圍齊　各有罪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兩國之受圍皆自取也

宋楚平　救台入鄆 [illegible]　兩紀人臣之卑以其異境外也

初稅畝　作三軍 [illegible]　若搭舍中軍主 [illegible]

宣卽位刺（伐別）、鱄奔（明義守信）　各有歉焉

歸父奔（守禮）　鱄奔（守信）　兩觀去國之賢，爲子爲兄胥失矣。

成襄合

○作丘甲　作三軍（因民役增）　（俱變制）　竪國兩起，漸决若尺，俱病矣。

戰袤　作三軍（專兵權、三分兵制）　（然后政自季氏）（季氏專…）

○合溴梁（季孫一總而專征伐）（荀偃一總而專禮樂）　兵好而臣專之胥笥不振矣。

書救　次鄫（諸侯…）

合伐鄭盟戲（上君臣從善）　（武子從韓范，悼公從知罃）

合士匄還（不遷穀，不伐喪）　（俱近仁）

孔圍救　伐鄭次鄫（筆救于從夏，如非從夷）

馬陵　雞澤（病楚同而得失異）

馬陵　戍陳　伯事之勤，有見于後之盟前之戍焉。

同括北沙隨傳出（脫）　城濮　盾救　河曲　書救（主榮道世勤都之宜厚）

或出城濮（曲越屬詞，屬共事）　河曲　商任　沙隨　會宋　會號（兩原世謀報之有行，失城濮衰傚共書刊）

△盟蒲　蕭魚（強人以盾信不可知，感人以誠誠能動物）

書伐鄭　厥伐鄭（于並救，子辛救）　有易娶邾伐莒壬夫侵者。

兩削外夷之恤，訧以其無可恤也。

△城中城　城虎牢（爲設險，減險）

瑣澤　盟宋（俱交夷爲弭始）

乙師　圍彭城（重王命，謹王度）　借土地中兵，受之天子作主

合戍虎牢（鄭地非晉得專，兵非列國得專）

元奔　展奔（出入得正，進退失宜）

○合鱄奔（忠，宗）（石氏元反必諱，喜日必予鮮在）（歉觝，…）

△鍾離　盟宋（交夷之始，通見之始）　兩傳俱有傷宗

鄢陵　伐鄭盟戲（成…，美…勝）

、加夏伐　冬伐　比獲燮　貞伐　晉伐

士燮外寧內憂之戒，子產文德武功之訓　（俱勝兵階患）

△比蕭魚脫　三伐鄭、三伐鄭（驗善勝，驗幸勝）

襄合

、圍彭城　城虎牢（追討，護守）（係宋，不係鄭）

○合戍虎牢（繫諸侯，繫鄭）（逆追，逆書）

△壬夫侵　貞救（書救，脫救）（罪惡從夫）

△城費　邢丘（…，…）（邢人行敗之戒，上用叛貴下用溴梁盟）

若加狩丘溴梁大意同，重宿無先大夫之忠，平無先君之明

兩志人政之失，厚後譏始之慮焉。

、合作三軍（圍邑，專兵）（背兵後戒，出）脫　歎聘陳貴上驗失其下…

專兵越禮之徵，遡其后可知也

合城杞（宿志…，不忘…）

、陳逃　獲燮（背伯，宗循）（俱失之）（爲陳計者中微…，爲鄭計孫任仁…）

七〇三

丌丘同防　竹三鄭　政權委臣下兵權去公室　即兵政之下移而權與禮宜謹矣
、合盟宋　謀政謹防　俱重其始出　洪梁會中是流弊
委權而貽禍者、各致貶以謹之焉、
合城杞　修先業而委德　繼先業而帶私
貞代　貞救　不祿　不義　怨莽　逐鄭　根侵蔡宋　根戍鄭來
比芑北脫侵蔡　舍之侵宋　俱失謀　同伐　予亂
加侵蔡比　盟戲　蕭魚　失謀貽患　用謀成功　如連兩伐鄭出九年伐鄭截歸上
扇記之、
今午伐鄭　兩召外兵智與忠皆失也
戊鄭盟戲　亳北伐宋　用謀斂外得　用謀致伯失

盟戲　蕭魚　夷儀　重丘　篤外　舒賊　下書美之　如下文所聚
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篤外成功　交外貽禍
、會之救宋　二鄭伐鄭　于戚　智楚　俱致人之兵而得失異　此連北題須記別勿淵于傳
亳北　蕭魚　盟不忍　忍而侍人　添伐宋會申同、
兵脫出伐宋會申以叛速服久立說
蕭魚傳比澳梁脫三伐鄭　會向　伐秦　會戚　得于用人　失于行政
溴梁傳脫比　牡丘　次匡　救徐　會向伐秦　會戚
因伯業息而示教誠之意　因伯失失而不務禮之意
假奔　黃奔不能庇　不能保　兩杞貴戚去國
陳其比沙隨脫　州來　伐鮮虞　楚不

觀怨臣郤叛者可以懼晉晉矣
沙隨　城杞　繼臣志世　念舟先舟
△脫出　城濮　河曲　鄢陵　踐土　伐衛　亳北　世世
、鱄奔　札聘　去國合乎　辭圉遇中庸　去之于延陵
△城杞　澶淵　故不知　不知孫和　皆合大夫　行法侯命
札聘傳比　突救　中王命　違父命　違節不守　已下三題俱傳而合
合季歸　歸國　生亂
合嬰齊如晉　辭讒　辭圄
隱昭合
、盟專　晉伐鮮虞　狡夷　姣夷　各有體嚴

輸平比展輿奔脫出　歸祊入　郜防　會袲　取鄆　驗利　驗惡
結利崇惡者經皆驗其罪焉、
○中丘　昌間　非所以養民　非所以執民
瓦屋　黃父　信待人　正待人
、會防　黃父　假王　勤王　俱不與父　兩以常詞紀會總見王事之意也
桓昭合
、孔父　鬼紅　必先其所忌　非禮動民　人主不可不知
、合舍至　俱表其餘
取郜鼎　意如至　會勝　俱有敗人國家
、會鄟　二季　自强自省有道即

合長岸　夾夏綏衰之由本末強弱之所

∶郊紀　弓會陳　劉敵洙意設梁存陳　各有與　春秋公天下示意于列小人

大閱　蒐紅許大兩易般霸　爲事日非政與楚俱弛矣

∶合用閱　無本矣攻　俱重軍政

忽衿比舍至胧　伐陳　會號　郎圍　執舍　當罰以禮　當楚以兆

只會號至舍　單用禮字　內外有賢臣均足爲國重焉

比長岸胧合鷄父　柏舉　弱可強強可弱　以至鄉侵削起以戰勝諸侯起

比郈十六至晉　會號　楚丘　或入吳　弱可深亡可存

○御廩災　淑陸洍　與安與土木云云異與罰土服遠云云異

∶胧出　伐山戎　築臺于郎　築蠶遂　兩紀遠役知務外忽本之異

入梁比長岸　胧出　陳蔡歸　柏舉　設險城不設賢失任員　本中無宗論本蔡叙子論

△會晉伐鄭　黃父　後有報人後有滿節報人

○蔡季歸　含至　去以道歸以禮立身忠事之　內外之賢皆因其歸國而見之也

新昭合

遷三邑　伐鮮虞　狄遷小非兵振合義

鄭入　要族入　奉命錄難非命討罪　俱難

過垂　比歸　爭巨室義取國昧義　子臧季札子臧叔服

遷郈北公至許　盟戚　札聘　楚丘　入吳　已亂處困

○突殺　會申　行法俟命以義立命

△合厥憖　原心

合黃父　中王命者事以理勤王事者待以正　兩紀王事不計其功之有無也

朔入　盧吳歸　與賢能與繼　俱有天下爲公

○諸見傳用葵丘比長岸　用管仲舍刀降而齊興用無極去巫員而楚敗

兩國之興衰皆係于用人也

○浚洙　昌閒　因以修以保民第政以三綱爲本　望國設險講武皆忘其本焉

長勺　大鹵　非王師非王事

○宋大水　弓會陳　王事正心　撥天勤民興滅繼絕　經兩紀皆得聖人之心焉

△殲遂比公至晉傳胧　吳入郢同圍蔡　越入吳　中叛依楚勾踐復吳　無助飛助

即外君臣之克振可爲自強者勸矣　若搭楚丘是衛文強國之戒

比朝與傳胧盧歸　園蔡　吳復祭晉存楚

啓逃　含至　失節全節　加二執同

遂及盟　遂入鄆　無使宜之命在邦城之中　俱專

肆眚　大鹵　敗狄許惡　刑決兵決

荊聘　會奔　用聘之後

大蒐　告糴　平丘　平丘　忽養民之本非服二之道　俱下刻剝民

伐山戎　吳伐鮮虞　示柔遠之意示興衰之器

○獻捷　黃父　功不足稱功不足與　後世有云云近世有云云

閔昭合

救邢　暨齊平　平雖貴而附夷則叛兵雖凶而恤患則義　兩紀兵好重者皆非

季歸　宋公伐邾　賢者賢

會齊去國歸國　惜聖人歸鄉
仲孫來　起聘　俱周禮在魯　魯未可動周所以亡
孫邾　平丘　各有制治未亂保邦未危　脫出單伯逆姬于齊同
僖昭合
春王正月加歸期搭荊伐鄭小白入
偽天下國家忠天下國家　奉若天道土無二王　謹守王度國無二君　此與去疾入傳比也。
齊北救　厥懲　力有餘心不果心有餘力弗能　待恤患者有嚴恕亦視其力而已。
城邢　厥懲　無命者予其志無功者原其心
合宋公伐邾　不計其與不計其餘
合黃父　桃字恤患正條勤王

敗莒獲　入國　皆詐非王者之師
楚丘　大國　專非王法詐非王師　木也邢也
合叔弓會陳　不與封國不與覆國　正義明道春秋之法　興滅繼絕聖人之心
合厥懲　正待人怨待人
合盟其歸　重封建之權兩因事而致意焉。
合齊父　王法不與　待之祭待之正　人臣不可居功封國勤王無美也
下陽　滅其國之奇次尹之伐　危亡有階于一邑者虞楚其鑒已　加執虞人與郜同
聯樸北伐戎伐陳　取鄣　驗制楚驗崇慈
逆伐楚　大國　專非王征詐非王師　與宜王南征與宜王北伐
召陵　大國　近王事非王師

伐莒　三卿伐莒　驗制楚驗尊兵
侵陳　大國　非王德非王師　成湯勝夏宣王伐獫狁
合平丘　遲忿不自恃威不自殉
盟首止　黃父定詐　定儲勤王之事不概以美詞加焉。
盟洮　會蔡　偽先王臣先伯臣
用致傳比意如卒傳出　敗莒　合中軍　與私勞之賞不賞而君臣之得失見矣
○會葵丘　黃父　勤王待臣以正　待臣有禮不以其往爽功也
盟蔡丘　取鄣　驗與驗兵　與厲與齊傳比　正倫崇惡之事兩有以驗之焉
合三卿伐莒　與兵
緣陵　厥懲　明義原心　正恕待物

合黃父　以正待人遷國勤王無美焉。
加二城比　甲氏　伐鮮虞　吳伐鮮虞　存小惟予合義虐小惟恕近正
戰泓　大國　非王政非王師　宣王作証文王作証
合野井　順事恕施　正身治人
戰泓　圍邾　滅陳蔡　伐鮮虞　乘納庠暴者罪之效夷行詐者斥之　各有二居意
杞卒傳用杞朝比　晉伐鮮虞　俱效夷　偽義
城濮　厥懲　原心
河陽　厥懲　原情原心　皆恕
來歸　取邾　復用以身以　舍至同　兩邊俱有行貨
杞伯姬來歸　合北齊　有所亂人國者

文昭合
△伐沈潰　吳伐鮮虞　上吳報復私怨　下吳殄滅狄詭之略　俱平詞一示用師之道一示刑[illegible]
○合滅陸渾　亦平詞　比報復有間　吳服遠圖　脫出伐山戎侵曹伐衛同
兵以辨華夷皆有可原矣
、伐楚救江　吳伐鮮虞　用兵之法　用兵之略
△椒聘　晉伐鮮虞　忠恕　謹嚴　見慎用刑重絕人之意　見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　進之夏　斥之夷
、納捷菑　宋公伐邾　俱隱惡揚善
、華孫盟　會奔　沐惡　沐美　華孫　公孫
、單伯至　會至　尊尊　賢賢
貳昭合

春秋三發　八　合題發

、取濟西　高張唁公　俱責其忘伯讎二傳皆有牽圖跪上句
、秦師伐晉　合四國災　宣子當國　子產當國　弄無遺策　方有令政　情見　德驗
、出新城　脫棐林　伐陳　會號　下二比作令政未確
○伐陸渾　滅陸渾　俱謹夷夏之辨　主王畿上發　經謹亂華之夷而因兵衆而致意焉
盾免侵　叔弓圍費　討貳不反仁智　討叛不反忠禮　俱有筆削
、晉狄伐秦　晉伐鮮虞　貴夷　效夷
辰陵　會申　恕從夷　惡宗夷　皆重大倫以中國人類總之
、入陳　宋公伐邾　正俗　扶弱　皆不問其[illegible]
、清丘　平丘　失槃敵之謀　棄固結之本　憚小而要內皆非自治之策也
、棄楚平　黃父　平國者以應義　勸王者待以臣賤　各有後世云云

○初稅畝　大鹵　賦法變　戰法變　皆所以時弊
○合盧吳歸　井田之法壞　封建之法壞　法不師古啓亂之端也
、甲氏　大鹵　非王事　非王師　各有宜王伐罪伉
歸父如晉　意如至　以利向背　以利勸沮　加父如齊執意如同
成昭合
、無氷　會平丘　天變　人心　皆制治於未亂
、作丘甲　大鹵　變兵制　變戰法　亦權詐　若將舍中軍亦是變制分困農專兵
△戰鞌　三卿伐莒　俱並將　俱重兵權
取汶陽　盧吳歸　侵地　復國　各有興滅繼絕
鼎棘　圍費　服人　反己　俱非道

春秋三發　八　合題發

、會平丘　俱用成　本厭欲來　本崇係來　內外恃兵服人之計俱左已
、鄭伐許　徐越伐吳　原素行而斥虐小　原世難而進從兵　俱一字褒貶
合晉伐鮮虞　效夷　惟夷　皆狄之
脫用楚子伐　晉侯伐北　執意如　意如至　利從違　利操縱
△從聘會伐　適歷　虐小　縱惡　俱有晉侯之奉盟主飭
△盟蒲　平丘　[illegible]　二傳俱有固結字未安
加汶陽叔弓如晉同若脫出二比主失信崇侈皆啓貳之端
晉兩啓貳而強服之春秋惡其非道也
脫用汶陽　歸汶陽比執意如意如至　予奪　操縱　皆非義
○莒潰入　長岸　俱昧爲國之本　[illegible]　何益　何利不足恃矣

△城中城　平丘　不以賊郛爲困 不以兵甲爲威　體險訓武皆當求其大者焉

○合昌間　非體險之大明 非攻之大本

如京伐　廬吳歸　存亂之典 存衛之典　二邑俱不可人備作春秋

○盟邑　取鄆　其忠足動人心　范文子言于樂書 趙文子言于子木

即二臣之見釋知伯國之多賢

合意如至　從善言 從信言

合適楚　御叛 讓保惡

沙隨　盟丘　不與　執如意　讓　俱辭弟而執臣

裘招合

三國彭城　存會陳　存邑 存國　謀王事 令天憂

八 合通篇

△合吳伐鮮虞　謀於地 正兵　俱不發版人

、城費　圍費不志 不怨志

△侵蔡　貞伐　滅巢　入郢　失謀 失守　子產 治戌

盟戲　蕭魚　平丘　平丘 悖殘　俱用下 比作法

蕭魚　會申　意如至　召陵侵　拂信 謀之施

○陀出　會申鄆陵同　全在久上立義　誠利在人心久而彌著矣

只蕭魚　長岸　強弱皆由用人　勢乾 死也　上易三伐鄭同

即兩國興衰之迹知任人爲重也

、衛侯奔　燕款奔　兩端本以責君而知大臣群臣均重也

△夷儀　平丘　齊侯 故怒　俱所加 文下怒　加重丘平丘同

衎歸　公至自晉　困久 困甚　皆自棄

、城杞　高張啗　平丘文棄悼公之勞 景襄大公桓公之勳　陽水 武陵

△札聘　會申　施信 合天　俱責備賢者　設以道也　向戌子皮

濟淵故　會申　從怨 從惡　俱非良臣所宜　向戌子產叔向

昭合

○取鄆　舍至　叉以 以節　非謀 非請

○大鹵　晉伐鮮虞　後世變詐 末世變詐　相高 並典

合棄疾圍蔡　同上　後世詭謀詐力

合荀吳伐鮮虞　謀夷宜矣而崇卒則非 晉夷非矣而鄧叛則王

○合滅陸渾　崇卒 猜華　禹服之內 王都之側　與王師 與伯圖

八 合通篇

兩志攘戎之兵深明王伯之辨焉

去疾入　展與奔　俱重謀誤　展與乃莒子 去疾復以國氏　展與莒子也乃爲不稱爵　從傳無味改此

欵奔　合比奔　懼人而失 奔人而失臣

○會申　盟平丘　皆合盟之變　則未有不以爲賊云云 則未聞其盟中國云云

○徐越伐吳　會奔　從其有 失國有　皆原也類而進

春秋于聖賢之後兩國事而予焉

○合比奔　朝吳奔　則人敗 爲人則　宋亦可畏矣　兩紀逐臣刑罰之禍烈矣

暨齊平　及齊平北首止　葵丘不以平掩惡 不以盟掩善　此與盟平丘傳比

事有美惡不必惡盟而貴平也

棄疾圍蔡　盟平丘　赤 亦　與防從稱

吳魁　荀吳伐鮮虞 有恤患之心與淵淵之不仁不智、得用兵之正與中氏鮮虞之不仁不義、

○合黃父 怨待人 正待人

△合會扈 原情 權事 俱謀義無成、

○晉伐鮮虞　會平丘 效尤 作戒 俱有制治未亂

、、合盟平丘 詐 力 俱有流禍、

圍費傳脫伐莒慭奔北郎闘舍至　忠禮之道强臣失之、而賢臣得焉、

、會平丘添弓如晉北執意如召陵侵 係失諸侯 称失諸侯 此與意如至傳比、

、或出弓如晉　弓會陳　意如至　鄆陵同、

、會平丘　如晉疾復 此乃臨深履薄云云之味 此乃憂患疾疢云云之味

觀服貳事伯之事、皆不自强也、

盟平丘　執意如 感脅諸侯 称辱望國 加會平丘不與盟同、

○朝吳奔　吳滅巢 入郢之兆 亡郢之兆 四事去讒爲范 賈三土地爲大　外夷用讒而棄險亡也 闕

比孫齊出父奔　慭奔 如意 吳奔　朱奔 無帙　觀讒臣惟臣之害有國者可鑒已、

吳伐鮮虞比前晉伐鮮虞此傳而比也、一詐一正、皆符吳事、

○合滅陸渾 近王 近義 纔免于貶 纔得無貶　兩免伯兵之貶、用師之意可求矣、

公至自晉　孫齊 國也 俱不善處

○滅陸渾　黃父 俱平訟 俱在靖王室上論　愛存王室而貶與褒俱慎矣、

○長岸　滅巢 失人 失守　外夷見夌賢與險兩失也

△宋公伐邾　會奔 善其意 論其世 俱善善長　春秋扶善皆不妨過厚焉、

○三鬼　二雩 講武 與災 皆務本　經于望國之戎祀而深明本計焉、

吳滅巢　齊侯取鄆 皆不能保其土地人民 須切保邑起邑上立論

○黃父　會扈 不輕貶 不輕貶 俱重王事　待人之法、正與恕有並用焉、

隱定合

、歸朋　歸三田 垂法 序績 俱以天自處

、會滕　夾谷 議突夷 識用夷 其策不可施三句 于人爲失禮三句、

盟唐比歸三田加蔑宿客石門歸濟西讙闡 書印讙防 書來序績

、觀魚　夾谷歸田 遺使伯 納妾子 訴縱欲 訴遲欲

○秋七月、完盟歸田 明天人一理 賞人物一身

桓定合

、滕朝　入鄆 俱奉天討 名鄆 賞鄆

○合歸田 立法不嫌自專 紀績不嫌自序　從聖人脩經立說

四會郎　執幾 譏僭全王德 譏紛息禍亂　講武討罪者、皆譏其非地焉、

同生比入郢上加札聘下加柏舉 譏縱 命詐

敎鄭朝比朝歌　滕朝　邾奔　敎鄭朝　會扈　執意如　召陵侵

懿惡 貪利 俱備其貶、上下有兵戒

御廩災、樠季 不書新作 不書敗越、俱敬祭、

入櫟比會戚傳脫衛奔　比歸　舍中軍　樂施奔

譏禮 譏權 出獻公 季食民 救棄疾 陳移國 各出本比單主譏禮譏權、

比朝歌傳脫、衛奔　盟吳歸　會扈　栢舉 設險之效 貪利之效

莊定合

救　召陵侵　無功必罰，無功必賞。專命，專命故。

合柏舉　中命不計功，違命不計德。

合入郢　郢犯也，郢違也。但不計其功。

上加伐衛下加柏舉　君子行法俟命，故其與奪如此。聖人心無毀譽，因善惡而施褒貶。

圍郕降　夾谷歸田　非義無以服人心，非理有以化強。

師還　今尤專伐，與廢文。加公伐邾大蒐，只于兩邊引起。

經重用眾，不以君臣抑焉。

伐宋傳脫　完盟　戰韓北　歸田　墮費　南掇齊，西掇魯。管仲飾兵，孔子秉禮。

伐邾　圍成至　聖作功，但有法。

殲遂傳脫用入郢　北櫟李　上申晉仇，下夫差立庭。

追戎　夾谷至　志武備而修文德，而化戎。

入蔡　荊聘　柏舉　入郢　命進退之法，命討之公。聖心恕而公，不令善惡相掩也。

曹殺傳蔡丘　甲氏北　柏舉　入郢　命討歸之王，命討歸之天。上易垂朧甲氏同。

春秋公命討之權，惟王與天而已。

閔定合

慶父弃　圍成至　賢臣執政未久，聖人得政未動。

僖定合

聶北救　召陵侵　兵力有餘而不逞，大合諸侯而無功。兩伯際于玄擴，經本勢以明之旨。

城邢　叔仲幾　率卑從高，以得而勝，專討當以執。

合柏舉　不計其亂，不計其功。天子不能正此，天王不能定其命。

夷丘　吳入郢　不以小勝掩大罪，不以小善掩大惡。皆與為善以動，與我起。

△次陘　柏舉　上加伐楚同。

伐楚次陘　召陵　柏舉　入郢　鄭邦定功罪，荊天行賞罰。

侵陳　夾谷歸田　伯政勤人，王道感人。各明得子法言。

邢狄伐衛　吳入郢　功近德大，善小惡大。

新作南門　樹李　不和誅附，信杏會侮。兩稽經之所削，君道子道見矣。

城濮　柏舉　罪誅罰首功，予功。

王所　執幾　非獻非正其本于初。

河陽　從祀

翟泉　執仲幾　正長，謹刑。俱重不與。

文定合

伐楚救江　召陵侵　失討，出師。周王叔桓公同行，劉單公任命。各有桓文。

晉侯伐秦　夾谷歸田　因改過見伯德之脩，因剿過見王道之化。

滅庸　胡豹歸　皆言其自取。

宣定合

放胥甲父　狄歸　主操縱，皆私。兩觀同罪異罰者，伯國無政刑矣。

平莒郯伐取　夾谷歸田　秘則大不行，顯則小能行。

入陳　柏舉　討罪不計食，伍患不計功。

合入郢　功過各不相掩。聖心恕且公，義取其多而惡懲其大也。

△圍鄭　入郢　經紀外兵功過各不相掩也。加入陳伯平同。

滅蕭　入郢　但不以善懲惡　添入陳圍鄭柏舉同、
圍宋　胡豹歸自伐而入伐自滅而入滅　皆是挑楚
無婁加會防　會衞比圍郕　伐宋　三卿伐　此與圍郕傳合齊桓征伐但以斷移
盱卒比楊李出　遂如　萬如　行父如　歸父如　入吳　楊李　黃
池　入吳獨叔肸不與獨會稽不書　兩觀不見于經者、弟道子道見矣、
成定合
武宮　煬宮行父報戰鞌之功意如酬不入之績　皆不宜立
琅郭比朝歌傳歸父　朝吳奔　會厄　召陵侵　叔孫因楹貪執聯貪貨推
歷數權臣之禍、可以立戒矣、
會伐鄭　趙鞅歸既知不可既叛亦命者　知義不從義知命不受命、皆所譏也、
春秋三發　合題發　六九
△城中城　墮郈費　以讒為骨、一反一正、
觀蠻城之與揖、知險之大端大用焉
△曹伯歸　鞅歸　俱縱罪失刑上云無以為天下之共主下云其能無予取見刑典關係甚重
襄定合
○城虎牢　得寶玉大弓分地分器　但重世守廣之下陽云云恰對定之弓云云
會戚加會柤比　柏舉　入郢　因順逆而進退因善惡而進退　各體兩朋字皆上壽藍下闔閭
帛伐　夾谷歸田　武功之盛文德之功
請糴　夾谷誠服蔡理化淮　加會邢歸田同
闈圍奔　胡豹歸自伐入伐自滅入滅
昭定合

舍申　胡豹歸不立命而委命不造命而委命
厭愁　召陵侵有存小之心而阻于力者怨之有擴外之勢而阻于利者賊之
合柏舉力不能而心可原心不然而功可錄
薗費　滅沈以所惡于上者使下以所惡于前者先後　南蒯公孫駙
執意如　執祁犁　皆誅其意　意在貨財意出列卿　兩序伯討、以共利與私也、
朝吳奔　叔戍奔俱讒吳不能以忠信自任戍不能以肺腑終身　觀二臣見逐知違讒賊要矣
○長岸比朝歌戰雞父　柏舉　召陵侵　鞅叛形勢之效形弱之效　俱以威服六下起
宋公伐邾　柏舉不計貨不計鄰
舍至加蔡郎圍比　夾谷　隨費理賢俱制內外之弓
黃父　楊李示臣道教忠示子道教孝　下與二入吳同、
春秋三發　合題發　七十
定合
執幾　執樂祁專上侵私下陵
新作門觀　墮費越禮習僭用禮革僭
滅沈　圍郈虐小討叛　但非反己上以惡前者先後下以惡下者非也
阜鼬　蒯聵奔祝鮀宋朝　衛有巧令之臣、可以觀世矣、
入郢　楊李胥依忠差立孝
○夾谷至　墮費外服內順　禮也
合圍成至順理之故得政之淺　上加歸田同、
○歸三田　墮費外服內順　加夾谷墮郈同、俱主禮字、
叔戍奔　蒯聵奔戍不保其爵聵不安其身　皆為公失正家之道、無意不義而之、

隱哀合
○會潛　黃池　以會夷之道、以會戎之道、　各有升降三義
○觀魚　曹陽　歸鄆獻魚　違忠言而聽辨言其害政一也、
○獻羽　益來　明前之隱、昭後之美
桓哀合
○假許　益來　諱以辭其汲、不諱以著其改　聖人望君以善諱不諱皆是焉
合歸益　望改過、彰改過
合國書伐　自印新、自省
滕薛　獲麟　經修而帝王之法行、經成而帝王之瑞應
公會鄧　黃池　治內待夷、治內禦夷　待禦之道要卽在中國而已

盟唐至　吳救陳　危內抑外　各有居夷沂海皆重傷中國
有年　獲麟　德逆致祥、德成致瑞　異宜
巳卯烝　益來　修德後瑞、修成後瑞
戰郎　國書伐　未有書戰者、未有不書四鄙者　經之特筆原加兵致師者之罪也
莊哀合
遇垂比吳伐我傳脫盟戒　札聘　宋楚平　麥斐　減札旗國
狩禚　閽祭　志仇、復仇　天心、人心
○突救　黃池　行法侯天命、以人勝天
盟筏　閽祭　復報怨非天理、直報怨是天理
盟何　閽祭　平怨、報怨　但存宜

伐宋　用田賦　民宜息不宜困見內外之得失焉
八荊聘　入邾益來　戎、物　經嘉恭義而彰改過皆不念其前非也
○獻捷　用田賦　聯侍、傳後世云、云之意　觀聖人抑外而譏內者皆為後世示意也
閔哀合
救邢　益來　聖人許恤患而遷善者其情見乎詞焉
八季歸　益來　諱、不諱　明此可以宥納汙之德、明此可以行賞罰之條　各有聖人之情
僖哀合
遷夷儀　遷州來　志義、失誅　但自遷為文
六月雨　獲麟　德修致瑞、經成致瑞
會首止　黃池　扶伯、尊王　以會而及、及以會　王儲內伯秉信者所必尊也

圍陳納頓　吳救陳　皆不以夷狄止中國
文哀合
彭衙　國書伐　兵之道、息兵之成
晉侯伐秦　歸益　戒過、恭改、恭過前去加秦伐晉益來同
經于內外之改過皆欲顯其善焉
合歸讙闡　但託詞于改過
○納捷菑　入邾益來　諱過、彰過、不諱內彰大過
滅庸　閽祭　謀同、復仇　但誠其罪
合遷州來　從秦、不遷、遷于歸而遷
宣哀合

○西國侵鄭　國書伐（鄭曰侵鄭 以田賦始）俱有師之老壯在此小亦

、楚人侵鄭　會吳伐齊（反之正 變之正）鄭齊事迹須叙分疏

齊狄伐秦　執戎蠻子（資戎 好戎）俱本王畿說

洩冶傳比吳伐我脫子哀奔　晏齊如晉　華元聘　國佐聘

（善處亂 善謀國）智 忠 俱得人臣之道

入陳　圍蔡（討罪不計亂 復仇不計亂）

、合吳救陳 俱傷中國

○戰鄢傳比吳伐我郲　宋楚平　衰婁　書救　偪陽（華元 圍 偪 衆 書 衍 [illegible]）

歷觀[illegible]之能而不能者愧矣

戚襄合

、新築　吳救陳（惡首亂 善解紛）善解紛 貴達恕　春秋欲息天下於攻伐而示意焉

戰箄　伐邾伯舉（總鄭 懲鄭 列書三 [illegible]）

、合戰鐵 法左傳（讓功 不功 荀子 范叔 鄭 衆書 良）

△入州來　遷州來　蔡殺士而遂誅臣禍之招也

○鍾離　黃池（示小 示林外 之意 之道）

郳陵脫　伐鄭　伐鄭　伐鄭或只用叔伐冬伐比　入吳　入吳

屢紀兵事見儀興力之不可恃焉

○曹伯歸　黃池 俱有天下不能一朝居句分王道伯業

明天下之討罪宜討罪而抑夷矣

小伯分

△作三軍　用田賦（變軍制 變田制）（示譏僭 示勤本）（史克之鑒 伯告之對）

藏魚　會申　黃池　入吳（誠感人之服之久 力勝人者報之速）

同圍齊　圍蔡（罪宜討 仇宜復）

札聘　晏姑圍戚（辭圍 爭國）俱用恕

昭哀合

、會號　黃池（紀當先伯主 紀當先伯主）皆以扶中國

△會申　黃池（不以人合天 不以人勝天）兩紀夏之屈于夷而有感于天人之際焉

圍貲　越入吳 俱以出爾反爾北

、平丘不與　入邾益來（昭齊 彰美）俱不諱

△公不與盟　國書伐（我 鄭）俱本自反

處吳歸　用田賦（存制也 存井田）法有不可廢者聖人兩因事而存之焉

○朝吳於　曹陽歸（讒言 讒言）（無極 公孫疆）兩觀國君之所惑聽言者可以鑒矣

公至自晉比吳伐我主君臣自疾

（號 出 城 北 丘）入吳　宋楚平　衰婁（衛 華元 圍 佐）俱處危困而能自保

△宋公伐邾　圍蔡（怨貪 怨暴）

定哀合

▶召陵侵　吳伐我（聽命 從國）（以柄 元佐 以文照 照照）聽命下敵者皆誤于其臣焉

栢舉　圍蔡（雖在 圍蔡 僞定 作合）（恤患不計仇 復仇不計義）（聖人道大德宏 聖人本無怨）

○合入邾益來（聖人道大德宏而樂與人為善 聖人道隆德大不念舊惡）

合吳救陳（進吳 罪伯主之怠 抑吳 傷中國之衰）加楚圍蔡結伐陳同

2062289
S
Z121.5
15

〻〻不舉　入郢　入邾　歸邾　晉不抗惡　吳不抗晉、兩觀贊罰之不相掩而明

須執經若發

夾谷至　吳伐我　相君能化強，讓國不自強

若搭會鄫　子貢辭　召康子　或察舉盟、辭侯　或會鄖　邾隱公　俱主聖賢卻敵之功、若

搭國書伐　進而御敵　退而御書

加歸田比　黃池　入吳　理力　吳效　亦傳而也地，以天下莫大于理而至

泉不與從起微

○歸三田　讙闡　順誠　亦傳而合　兩紀歸地而知化強感人有道矣、

、合獲麟　秉禮誠人　修經格天　兩觀聖化皆以天致者也

○公爲貢　會鄖　孔子使　子貢全魯

六

歷觀化強之事，見聖賢之有益于國矣

○兩圍郈　兩入吳　主強力不足恃，全在柔之理上　各出一比同

隨郈費　用田賦　孔子有若　仲由爲宰　冉求爲宰　兩觀華借變制見聖賢有難易矣、

合獲麟　亦主感人格天

○圍成至　曹陽歸　少正卯　公孫彊　皆誅亂政　以忠孝合

晉陽叛　陽生入　人臣無以有己　人子無以有己

檇李　圍蔡　與蔡復仇一朝一怨

哀合

、遷州來　曹陽歸　背楚誰吳　背亂奸宋　公子駆　公孫彊　皆外叛

〻國書伐　越入吳　甲胄勝晉　往兵不利　俱不取

21101000488071